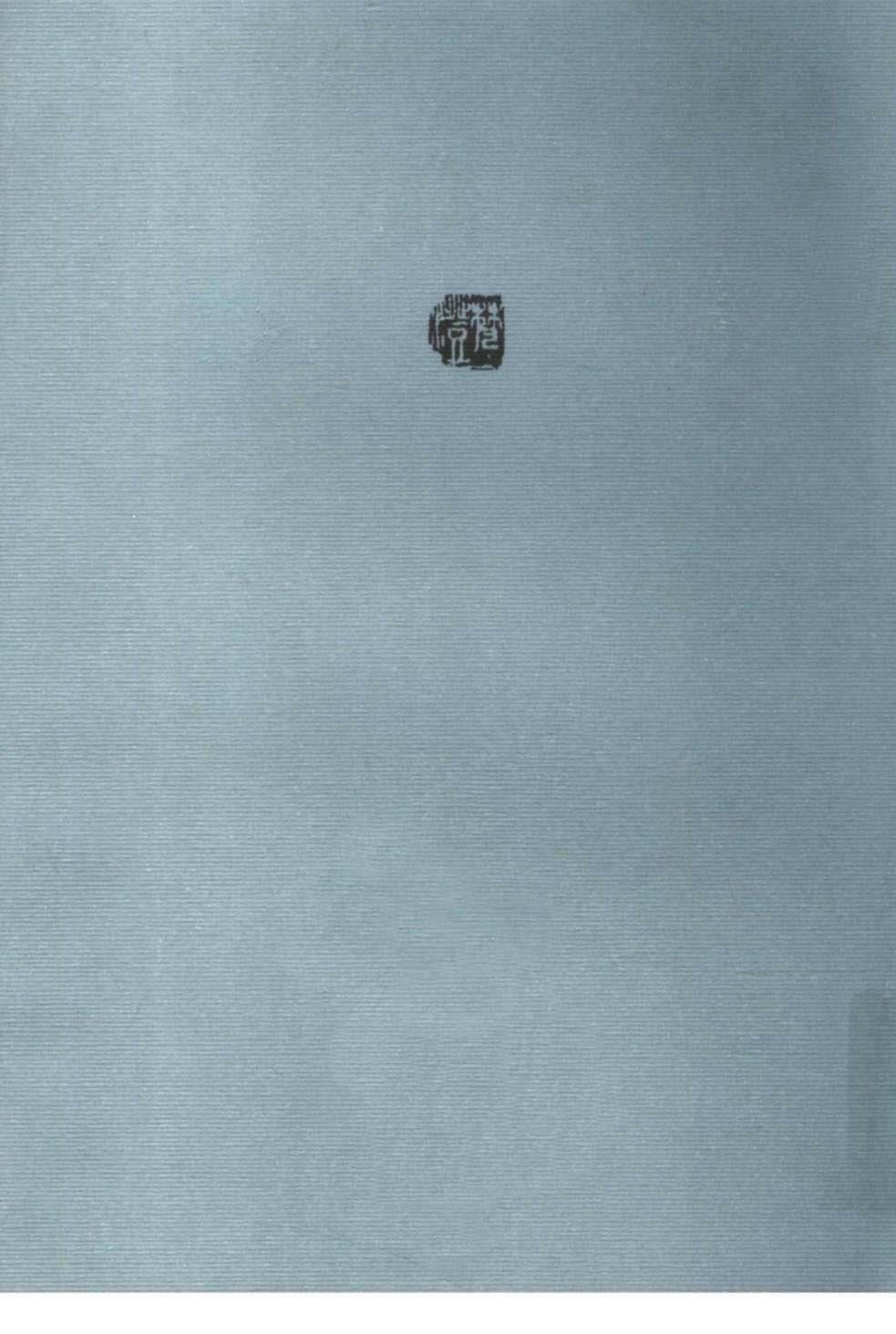
徐梵澄文集



徐梵澄文集

第十卷

母亲的话·三辑

母亲的话·四辑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说明

“神圣母亲”或“母亲”，皆表尊敬义。其为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另一精神大师，法国人，院母密那氏(Mira)，生于1878年，寂于1973年。密氏出身贵族，从小多才艺，后倾心于精神哲学，致趣于玄秘学术。曾想游历中国，值北洋乱世，未果。往日本时，途经法属南印度之琫地舍里，遇在此避难并隐居的室利阿罗频多，两人论学相契。后母亲由日本返回巴黎，变卖房产，具备款项，于1914年3月29日(此被定为该院之重要节日)再度登岸南印度，从此开启六十年之伟大的精神事业。

1926年，阿氏退隐，母亲遂全面主管院务，她亲手把一“阿施蓝”(修道院)建设成为世人瞩目并敬仰的“阿罗新城”。由她所翻译的阿罗频多重要著作，有若干种，然这《母亲的话》，皆为她所自撰和讲说。甘地尝读并叹曰:“此滴滴甘露也!”

此文集收入《母亲的话》，凡四辑，分别出版于1956、1958和1978年，今分作两卷。尚余有四辑未出版。

卷十目录

第 三 辑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第 四 辑

第三辑



答　问

一

1. 超心思者不能心思化

果如所料，我收到的问题，有如雨注，要让我以心思方式，解答我在二月三日的超心思底体验。

你们要我说明那经验，化之入思维，直到一个新学系可以安定了，使你们可舒适地安坐于你们新底心思构架里。

我抱歉不免要使你们失望了，原来这绝对不可能。设若你们要了解我所写下的呢，那么，努力去求到一超心思底觉知。

你们得十分提防这一倾向：是以一新底武断信条代替了一旧底；惯常这么说："哦！凡那一切皆是错误了；可是我们现在正制作一好底实际底行动指南，那，方是真确底。"

一个心思底构架永不会是真确底；我不肯作。可是我不得不用凡人所了解的语言，但我尽可能使之不相联贯，以免过于心思化了。而这不但于我在这里（按：即公开演讲时）或书面所收到的问题为然，也于凡此一主题所属的问题为然，向我提出可没用处。

我劝凡人总是同此一事：“作一番努力，工作，启开你自己，一委身于这新底‘力量’（按：即超心思力量），于是，有一日到来，你会得到体验的。”

有了体验，你会真正懂到这些问题多么无用。

2. 美的意识

要修这瑜伽，人应该至少要有一点美的意识。倘若没有，便脱略了形体世界的最重要底一面。

有此一美，此一心灵之尊贵，——这是我所非常敏感的一事物。是这一事物推动我，在我内中激起大底敬重，常是。

是的，这心灵之美，现于面；这么一种尊贵，一种整体实践之和谐。时若心灵在身体中显明了，她便使人有此尊贵，此美，此皇华：一皇华气象，从个人本体“圣堂”中透露出的。于是，即使是无有特殊美丽的事物，也着上了永恒之美的意味，“那”永恒之美的。

像这样我看见过有些面庞从一极端变到另一极端，经一闪电。某人身上已有这种美，这种和谐，这种神圣庄严之度，于是，突然，起了阻碍和困难之见，过错与不尊贵之感，——于是在外表上顿然变形，宛如相貌之解体！可是仍然同此一面庞。这有如一电光突闪，这是可怖的。这种痛楚与卑鄙之丑恶，——在各宗教中译为“罪恶之毒楚”者，——这给人一表相了！即使在其本身是美丽的形貌，也变到可怖了。可是同此一形貌，同此一人。

于是我见到罪恶之感是多么可怕，它隶属于虚伪世界到什么

地步了。

3. 真底超人

我们于今达到了一确然,因为已经开始有实践。我们有明证,即在某些条件下,寻常人类境界可能被超越,而且一新知觉性境界,可能发皇了,那至少会容许心思人与超心思人之间有一明觉底关系。

可确然肯定,会有一种人出现,介于心思人物与超心思人物之间,是一种超人,仍然具有人类德性,并且局部仍有其气质,便是说,在他最外表底形式上,他仍属此动物原始之人,但已将充分转化了他的知觉性,以致在他的实践与他的活动中,他属于一新民族,一超人之民族了。

可认这种人为过渡之人,因为,可预见的,这种人会发现新手段而产生新有体,不由古老底动物方法,又即是那些新有体,将有真实是精神底诞生,将构成那新民族——超心思民族——之原素。

可称这种人为超人了,以其渊源而论,仍属于古老底产生法,可是以其成就而论,与超心思底实践之新世界,有其明觉而且活泼底关系。

好像是,甚至必然是,所以组成此中间世界之本质,——这中间世界是正在发皇了,——是一种质素,更丰富,更雄强,更光明,更有抵抗力,有某些新性格,更微妙,更侵澈,而且有一种本生底宇宙性之能为,好像其微妙度和精深度,能在一更广大倘非全般底方式上,容许震动之感知,而且它取去那分别之感觉,如人以古旧本质即寻常心思本质所起的。有一种微妙震动,使全球底宇宙底感知为一自然且自动之事。以此本质,分别和分化之感,自然且自动地完全消失了;而此本质,于今几乎遍处弥漫这土地氛围。

这是人在醒境中可以感知的，简单只需稍稍集中，使知觉性凝敛，设若人内敛，从寻常底外照返观，这外照也显得愈加勉强且虚伪了。这外觉，这外观，从前是很自然底，则现为虚伪，不实，而且完全不自然了；这于事物之为事物者，反应全不如实，这属于一种运动，不与任何真是真实底事物相应。

这新感知是愈自明确坚定了，这变到愈加自然，旧底存在之方式，有时甚至难于重寻，好像它已滑失于烟雾迷茫底过去里，——近于不复存在了。

由此，可以结论到，一自一个身体，显然以古旧底动物方式形成的，既能体验这一知觉性而自如，自在，不费力，不离出自体，这便证明其非例外独特之事，简单只是一大实践之前驱征象，而这一大实践，倘非绝对普遍，无论怎样也可为多少个人所分有，而凡此辈个人，一经分有，便失去了其分别为个人存在之感觉，将化为一活生生底集体。

这一新底实践，竟可说以雷电之速度在进行中，因为，倘若我们以寻常方式计算时间，自从超心思本质透入土地氛围，与土地氛围之质素中所起改变之时而论，其间不过两年，稍稍比两年多一点。

设若事情是以此速度发展下去，则大为可能，几乎明确是室利阿罗频多在某信中所写下的话，成为先知底预告了，他写道："超心思知觉性，进到实践着的权能的局势时将在一九六七年。"

4. 以身知

如其初端发展程度，——或许方式非甚明显，却是必然，——超心思底生活，必为这宇宙进化中次一实践者，看去愈加明确了，最难达此超心思生活之手段，便是智识活动。

可以说，从心思生活达到超心思生活，比较起从人生某种性灵感动，——好像是物质中的神灵“当体”之光明底辉射或返照，那么一回事，——达到超心思知觉性，远过困难了；从性灵感动而达到超心思知觉性，比较从最高智识推理，达到任何超心思底震动，远过容易。或许是语言文字欺骗我们了！庸许是因为我们称之曰超心思者，希望以超上底心思活动达到它，可是事实甚为不同。似乎是由此甚为高尚，纯洁，尊贵底智识活动，人走向一种抽象，冷淡而无能，一冰冻底光明，诚与人生相隔甚远，而与超心思底真实之经验相距又更远了。

这一新本质，正在世间广布，活动；其中却有一热力，一权能，一如此深密底喜乐，以致一切智识活动，在它旁边显得冷淡，枯干。这是为何愈少讨论这些事愈好。一瞬当机，一度深沉真实底爱之涌出，一顷间在神圣“恩慈”中的深沉交感，比较所可能作的一切解说，使人更接近目标，近得多。甚至，可以说，一种感觉，精炼，微妙，明白，光辉，敏锐，深能透入，比较至微妙底解说，更向你能启发了。又倘若我们更推此经验稍远，好像时当人达到转化身体之工作了，时若人体中某些细胞比其他许多细胞更有准备了，更精炼，更微妙，更粘柔，开始具体地感到当前是神圣“恩慈”，神圣“意志”，与此“知”，非智识之知而是同一性之知，时若人感到这甚至在身体的细胞中了，时则经验已如此全般，如此迫切，如此生动，具体，可触，真实，以致其余一切，似梦皆虚。

如是，亦可说，真实如此，时若循环将已圆成，两极端相接合，时若至上者将显示于最属物质者中，而此经验乃真实有归结。

好像是人永远不真实了解，直到人以身体而了解了。

5. 灸治

时若你作了一错误而不知其误，由于无知，则很明显是一旦你知道这是错了，无知已祛，你便不再作此错误了，倘若你是好意，因此你出脱那你可犯此错误的情境。可是，设若你明知这是错误而仍作之，则可说在你内中有点什么是颠倒了，是已自愿选择在错乱的一方面，或不善愿或甚至反神圣底力量的那方面。

这亦复甚明显，设若人已选定要居于反神圣底力量那方面，或设若人是如此软弱而自相违戾，不能拒绝那引诱而与之相于，则从心理观点这事是远过严重了。这可说是有点什么在某部分已腐坏了：一个反对力量已在你内中建立了，或竟是你于那些力量有天生底同情。要纠正那个，比纠正一无知远过困难。

改正一无知，这有如解除一黑暗，——你燃上一灯，黑暗消失了。可是既知其为错误又重犯此错误，这有如既已燃上一灯，又故意将其熄灭。这全然是故意重造黑暗，因为软弱之辩护于此不立。

时常有神圣“恩慈”，帮助已决定要自加纠正的人们，他们便不能说：“我太软弱，不能修正自己。”毋宁他们应当说他们尚未下此决心自加修改。在有体中某处有点什么尚未决定作这事，那便严重。

软弱的辩护是一托辞。“恩慈”有在，要给无上力量与任何已下决心的人。

这意义是只有不诚而非软弱。而不诚便常是启对敌方的一张门。这意义是对于错乱颠倒者有些秘密底同情，那便严重了。

在无知而加以启明一事，则如我所说，燃上了灯便够了，在明知故犯，则需要灸治了。

6. 心思底诚实

问:"心思底诚实"正确说意义是什么?

答:是一心思之不试行自欺。在事实上这不是试行,因其于此非常成功。

好像是,在凡人寻常底心理机构上,心思的几乎是恒常底功能,便是给予一解释,于在欲望体、情命体、心思之较属物质部分、和身体的甚属微妙部分中所发生的事,为可接受。

有体的各部分有一种同谋,要加以一解释,甚至一舒服底辩正,于凡我们所作的事,为的是尽可能避免那些苦痛底印象,由我们所犯的错误和不甚可意的冲动而起的。除非人已受过或不得不受过了一番特别训练,心思总是给自己一种解释,无论人作了什么,一充分是护短的解释,使人不致烦恼。只有在外间的反对或环境之压力下,或发自他人的运动之迫促下,然后人一点一点地同意于不那么优越地自视,及重视其所为了,开始自问是否事物可较其那样更好。

自发地,最初一运动便是自加辩是,自加宽恕。人便自加防备,于是全然自发地,人要自明其是对的,纵使是在至微小底事上,绝对不关重要的事上;这便是人生中一普通态度。

于是以这些道理,一皆归之于己。唯独遇到环境强迫时,始给予他人或某人,可是起初总是自处非常宽裕。"事情是那样的,因为这应当那样,因此之故便至于那样,"——而常是他人或环境中之错过。真也要作一番努力,——除非,如我已说,人已受过一番训练,或养成了一习惯可自动地作这事,——方始懂到事情或不是那样,或许自己未曾正确作成所当作的,或返应所当返应的;而且纵使人已开始见到了,还需一番更大底努力方加以认识……公开承认。

时若人开始见到已作成一错误了，心思的第一运动便是将其事抛后，在前面加上一笼罩，一美妙微小底解释之笼罩；只若不被强迫要举此示人，便将其藏匿了。这便是我所谓缺乏心思底诚实。

起初，人是由习惯而自欺，可是时若已开始不自欺了，在有体中本能地有一运动要尝试，要试行自欺，以便可意。于是，又要迈进更大一步，一旦懂得已是自欺了，坦白承认说："是的，我是欺骗自己了。"

凡此一切皆如此习惯了，如此自发自动，甚至自己亦感觉不到；可是人要在自身中建立一规则时，则可有极大兴味底发现。人见到自己是怎样恒常生活在一自愿底欺骗里；人是自动地自欺，无需反省，自动地在自己所作的事上加盖一愉快底掩饰，使其事不在真姿态上出现，而这又是为了那么无意义底一些事，毫不重要的一些事。人还可懂到欺骗，倘若见到他的错误可能在人生本身上发生严重后果，——保存自我的本能驱人如是，这是一保卫，——但这还与那无关，这是属于绝对无关心，无后果的一些小事，人只须向自己说："我是错误了"的事。这便是说，要作一番努力，达到在心思上诚实，一番大努力，一番训练。我自然不说故意说谎以避免被捉住的人，因为，尽人皆知，那是不应当作的事。

谈起心思底诚实，这是说起以极恒常且极持续底努力而后能做到的一事。

人捕到自己，不是么？突然一下，正当自己在头脑中某处，或在情心中，在情心中比较严重，某处，给自己一微小底解释，非常优待的。仅是能不放过，在此坚持，直面自己，自问："你相信这真是那样么？"然后，倘若人是非常勇敢，倘若加上一极强底压力，结果会向自己说："是的，我明白知道这不是那样。"

有时候，这要许多年。要时间是过去了，要人在自己内中已大

大改变，对事物的观念不同了；要与环境在另一关系上相对，以便全般明白见到自欺到什么程度了，即使在当时以为自己是诚实的。

也许要已超越了这虚伪境，即我们所认识的这世间生活，甚至高等心思生活，然后圆满底诚实方能臻至。

这是直到人已臻于超上境，入于"真理"界，乃能真实见到事物之为事物，能见到事物之为事物，然后能生活于事物之真理中。于是一切虚伪自然脱落，而已往底解释更无存在之理了，亦皆消失，因为更没有什么事要解释了。

事物将是自体明显；错误的可能性消失了，"真理"在形相中辉映出。

7. 丧气

问：时若在我们内中有一番努力要作好，可是见不到任何进步，则感到丧气了，最好是怎么办呢？

答：总归是不沮丧。沮丧不引到什么出路。起初，第一事要向自己说起的，是人几乎完全不能知道自己有进步或无进步，因为，很寻常是，似为停滞状态者，乃一长期准备，——有时非常长久，但无论怎样不是无尽期，——先于向前一跃进。

有时好像是我们只在计时间，过了若干周或若干月，可是突然在准备中的某事物出现了，于是我们见到这已是一够重大底改变了，在几多点上而且同时。

应当，像瑜伽中的一切事一样，求进步之努力，是为了爱进步之努力，应当是向进步的企慕和努力之喜乐，在其本身皆足够了，全然不计结果。凡在瑜伽中之所为者，应该为了为此事之喜乐而为，不顾所愿得的结果。究竟，在人生中，在一切事上，结果常是不属于我们的。设若我们愿取正当态度，则应当自动自发地作着，感

觉着，思维着，努力作，因为这是人应当作的，不因为人愿得这个或那个结果。

一自我们想念结果，我们便开始作讨价还价了，这便揭去了努力之全部诚心。你作进步之努力，因为你在内中感觉有此努力和进步的需要，严切底需要；此一努力，是你向内中神圣“知觉性”的礼敬，向宇宙间神圣“知觉性”的奉献，是你表现你的谢忱，奉献你个人之方式，而此将有无进步为其结果，不关重要了。时若将决定了进步的时候来到了，你便进步了，却不是因为你愿望它。

设若你愿望进步，设若你作一番努力例如自我克制，超出某些缺陷，克除某些弱点，匡正某些不完善处，你便希望多多少少当下便得到你的努力之结果，则你的努力失却全部诚心了，这成了一番讨价还价。

可是有两点得记住：第一，我们不能判定结果应当是什么。要信托“神圣者”，对自己说：“是了，我将出之以凡我所能为的努力和集中，是‘他’将判定什么可给还交换，倘若真有什么应当给还交换的话；在我，却不知道结果应当是什么。”

在我们内中有什么转化了以前，我们是否确然知道此转化所当取的方向，路道，和形式呢？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只是一想象，而且通常我们界划，限制，将所当得的结果化为渺小，肤浅，相对了。我们不知道结果真可能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我们事后方知。时若那到了，时若转变已成，然后，倘若我们回顾，我们说：“呵哟！原来如此，我是走向那……”——可是只到事后方知。那以前，只有朦胧底想象，比较真进步，真转化，全然显得肤浅且幼稚了。

于是，第一事，我们有一企慕，但我们不真知道我们应得的真实结果是什么。这只有“神圣者”能知。第二，设若我们向“神圣者”说：“我给你我的努力，可是你知道，应当我得到一进步作为报

酬,否则我全不给你什么,"——这便是讨价还价了。如是如是!

自动底作为,为之因为不能另外怎样作,且以之为善愿之奉献而为,唯一真有价值之事。

8. 观心灵

问: 以人的心思,能否看出他人的心灵呢?

答: 这些事物,皆不是崭然分割和隔别,如人所说起的;正为此,在自己也很离分明透澈见到有体的各部分,除非人已有过长期训练,与长期研究和观察的修为。在心灵与心思,情命,甚至身体之间,没有分隔的封闭舱室。在心思中有心灵的一种渗透;在有些人这很大,可以见到。是心思部分与性灵体有一种微妙接触者,方能在他人感到有心灵之现前。

那班人有能量到某一程度进入他人的知觉性中者,至于能直接见到或感到他人氛围中的心思活动,思想者,那班人能传达自己的意思,使人了解自己而不需用文字语言者,是他们乃能辨别某人有一活泼底心灵,和某人的心灵是沉睡了。心灵的活动,给心思的活动以一特殊色彩,它更轻清,更明觉,更光辉,而这是人可感到的。例如,看某人的眸子,人可相当准确地说出此人有一活泼底心灵,或在此人的眼中见不到他的心灵。有许多人能感到,——许许多多人!我是说在进化了的人中间,不是么,——能说出这事。

可是自然的,要精确知道到什么程度某人的心灵是已觉醒而且活泼了,到什么程度它统制其生身而为之主宰,应当自己有心灵知觉性,因为唯有那乃能在较决定底方式上下断语。可是并非全不能有此一种内中震动,使你说:"哦!此人有一心灵。"

于今,明显的,寻常凡人所称为"心灵"者,除非他们是人道之士,只是情命活动。倘若某人有一强健,活泼,好自动底情命体,统

制了身体的活动，与人与物与事有一种非常生动底或深密底接触，倘若某人对艺术，对一切美的表现，有其显著底好尚，普通人总不免说也不免相信其人有一活泼底心灵；可是那不是他的心灵，是他的情命体之生动，统制了身体的活动；这是最初之不同处，分别开始在发展着的人，和仍居于惰性中的人，居于纯物质生活之冥顽中者。那起初总是给予相貌却也给予活动以一种震动，一深密震动，这便常留下一印象，其人有鲜醒底心灵，如实不然，这是他的情命体发展了，有一特殊底能力，一情命体远较其生理惰性为强，给出一种震动的深密性，生命和行动之深密性，为情命体未发展的人所缺少的。情命活动与心灵活动之相混淆，是很普通底误会。情命震动比心灵震动，如实在凡人知觉上远较容易见到。

普通是要见到某人的心灵，须要心思非常沉静；非常沉静，因为，时若心思活动，则所见到的是心思的震动，不是心灵的震动。

时若观察某人是明觉其心灵且生活于其心灵中者，所得的印象是下降，深沉而又深沉入乎其人，遥远，遥远，非常遥远进到其内中；而通常若只是观看人的眼睛，很快便可见到震动着的一个外表，对此观察生对照，可是得不到那印象：是下降，下降，深沉下降，好像进到一洞穴里，内中非常深远，深远，而又深远，——然后人得到一微小底回应，非常安静；否则，普通是进入了，——可是也有人所不能透入的眼睛，是像一张门样关闭着的，——终也有开着的眼睛，人进入了，旋即在其后方甚近处，遇到有个什么在震动，那里，像这一样，有时也发光，闪烁。于是，人倘若误会了，便会说："哦！他有一生动底心灵。"——这不是那，这是他的情命。

要发现心灵！应从外表内敛，深深退下，深入，深入，再深入，下降而又下降，进到一异常深远底洞穴里，寂静，无动，于是在那里，有个好像是一……什么，是温暖，恬静，是内容丰富，而且非常

安定,也非常充实,好像一种柔美,——是了,那才是心灵。

而且设若人坚持,在自己亦明觉,则产生一种充实,那给人一种印象,是一圆满底什么,且包含了多少不可测之深度。而且人感觉设若进到那里,便会有秘密自然启露,有如极平静底水面上,返映着某物之为永恒者。人不复感觉为时间所限制了。

人有此印象:已永恒是且将永恒是。

这,是时当人已触到心灵中枢了。

进者,设若与心灵的接触是够明觉且完全了,这便解放你对外表形相之奴役;人不复感觉人之生活徒是因为有此一形躯。普通有体之寻常感觉,便是系缚于此一外在形躯,以至于倘若想起"自我",便想到"身体"。个人底真实,以为便是这身体底真实。仅是倘已作一度内中发展之努力,试行求到自己有体中较安定底一支点,然后能开始感到是此一物,乃非常明觉,在一永恒方式里,透过一切时代和一切交易,而且,即此某物乃应当是"自我",可是这已需要一够深透底研究了。不然,时若你想:"我去作这事,我需要那物",这常是你的躯体,一种志愿,为感觉和情绪的反应之混合,皆多多少少是纷乱的以及更加纷乱底思想,皆混合一处,为一冲动,一吸引,一欲望,这个或那个志愿所发动,是这暂时成为"自我"了,可是也非直接是,因为离此头,此胸,此臂,此足,及一切动的部分,人见不到这自我;凡此皆是紧相联系的。

只是已有很多返照,很多观照,很多研究,很多观察了,然后人乃开始注意到这一个多多少少是离那一个而独立的,而此物之在后者,能运动此身体,或使之不动,它且不全般自认与运动,与行为,与实践为一,是有一动荡。可是要经过很多观照乃能见到这。

更进,又需更多观照乃能见到此第二物,有在于此者,此明觉底活动意志,本身为另外一物所推动,是那乃观看,判断,决定,试

行以其决定基托于一知识上；但那久后方到。时若人开始见到此最深处之另一物，则见到其不但有能力推动此第二物，即活动意志，亦且有一甚为径直甚为重要的作用，发生于反应上，情绪上，感觉上，而且，终者，是此观照，观察，判断，决定之部分，能在有体之一切运动上有其管制，这方是管制之始。

时若人已明觉这个了，乃把住了线索，时若人谈起管制，乃知道是这，方有管制之权能。

学到观照自我，如是。

9. 心思损经验

问：为什么，以何种机械程序，心思表呈可以耗丧一经验，使之损失其大部分在知觉性上发生作用的能力呢？

答：设若，比方说，你要消除一不良底念虑冲动，于是，由一恩慈之功效，有一力量是为此而发出了，它便开始在知觉性上活动了。于此，如或你拉这力量到你，可以说，要将其表呈，自然你使之不集中了，你分散了它，耗丧了它。

可是整个还不止此：若向他人说起，简单这一事便自动地开放了你，接纳凡从他来的事物了；常是生起了互换。这么，他的好奇心，他的愚暗，他的善愿，有时甚至是他的恶愿，皆来参预，修改，使之变形。

反之，设若你愿意将你的经验说与你的老师，而他又同意于听取，这事情便是他将他的力量，他的知识，他的经验，加到那力量的工事上了，他帮助其发生效果。

10. 思想的能为

问：可是因表呈而起的损失仍然存在呢？

答：是的，但他可补偿。

文字之好之有用，仅是由一特殊底恩惠，它使人与事物相接，但在其本身，文字没有任何价值。

事实上，理想底情况，有些人已局部实践了的，是传达真本理念，以及某事物甚至高于理念者；境界，——知觉性境界，知识境界，认识境界，——由震动直接传达。时若你思维，心思质料在某种方式下震动，一随你的知觉性所给与你的思想之形式；是此一震动乃他人的脑子所当感知的，设若其已调整合度。

究竟，文字语言之有用，只在吸引他个知觉性，或他个知觉性中心之注意，使之注及此震动且接受之，可是，设若他不注意，设若他没有在相当底沉静下接受之的能力，任你倾吐若干启罗米突长的言说，他还是全然不解。有时甚至达到一种状态，脑子放射某些震动是甚为活泼了，它只能接受分明而且精确底震动，否则达到它的，只是一朦胧底混合物，纷乱且不精确，起一迷茫，松散之物的印象，唤不起理念。于是人说话，自己听到声音，可是毫无效用，——于是这不是言语之声音的问题，这是震动中之精确性的问题。

设若你能放射出你的思想，在一全属精确底方式上，设若它是一生动而且明觉底事物，从你的知觉性中放射出去，出而寻找他人之知觉性，设若，不妨说，你知道你所要说的，于是你的思想与此精确度俱来，它唤醒相应底震动，与此相应底震动俱来者，是思想或理念或相应底知觉性境界，则你被了解了；但设若所放射者是松散，不精确，设若你不是明确知道你所要说的，你还要试行了解自己所说的，而另一方面，他人的注意力尚未充分被激醒，或他心中有事，正在他处活动，那么，你可说上几个钟头的话，可是全般不被了解。

事实上，这是最寻常发生的。倘若你能见到他人知觉中你所

试行传达的事物之结果，这常是给你此幻形镜的印象。你们从来没有见过幻形镜么？它将你加高，它将你加大，它将你某部分增肥，同时又将某部分减瘦，以致你当前见到你自己的一丑怪滑稽相，——是的，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正是一样，在他人的知觉性中，是你所说的呈似一完全丑怪底滑稽相。人想象自己是被了解了，因为听到了语言的声音，可是人未尝传达。

倘若你愿在心思质料上有点微小效果，第一事是学清晰思维；不是一语句底思维依赖乎文字的，却是一思维之能超出文字者，离了文字而能自明者，与一事实相应，与知觉境界之一事实或与知识之一事实相应的。稍稍试行无文字的思维，你可见到你是在什么地方了。

于你所愿传达给旁人者，你已有全般明白而且精确底了知。这便在一特殊方式下震动了，这有能力将心思质料纳于一形式中，于是，后下，为徇凡人的习惯起见，在其周遭组织成一些语言文字，要试行在那里，远在下处，给知觉性之震动以一文字上的形式，可是此文字形式是十分次要的。这是思想能力之一颇为粗糙的外包。

这思想能力，在寻常所称为语言的才能中可得一例证。而且这是一事实，这现象发生也还可发生。你思维，便是如我所说那样思维，全不依乎语言文字，你有事物之明确视见，且有传达此视见之能为，能托出此一知觉性现象；于是你在大群众之前，或少数人之前，可是他们说多种不同底语言，如实每人却惯于止以某一种语言思想，因为他们是如此长大的，而你，你便放映出你的视见，你的知见，你于事物之经验的震动，为了吸引群众之注意，你说出许多话，无论用何种语言，为你所惯熟的，那不关重要，但你的视见和你的放射皆够明确，能自加直接传达到他人的脑里，而且，自动地，在

其脑中翻译出为听众的语言。于是,在外表,你说的是法语或英语,可是每人以他自己的语言得解。人相信这是一奇事,但这全不是奇事,这全然可解,这几乎是一初端事物,时若人进到我所称为思想境界里。请注意,我不是说超心思底事物,——这不是一超心思权能,这简单只是思想之真境,便是说你开始思想了。

进者,设若你在一亦没思想的听众之前,这便会自动地发生了,只是真实思想的人非常少。可是,时若他们以强大底力量思想,这便除去全属肤浅而且现实底见解之障碍;这便会升起,进而寻找一更高底知见境界,然后,在每人,这再下降到他所自有的语言境界。于是事后每人皆全然诚实地说起他的经验:“哦!那个,他是说这种语言”,另一人说:“对不起,他是说这语言”,而第二人说:“不是,不是,他是说那语言”,……事实是每人所说的皆是真话,也许他用的全不是任何他们所举出的语言,除是他普通所用的,另外一种或两种其他的。但这便是那,先升而后降,好像无线电波,震动。

11. 消遣

在生活过程中,人多少趟遇到一种空虚,一闲时,有时几分钟,有时更久,人便作什么呢?立刻人试寻消遣,于是发明这种或那种蠢事去消磨时间。这事,这是一普通事实。人,从最小以至最老者,度过大部分光阴于求不至于感觉无聊。在他,无聊是大妖怪,逃避无聊之法便是作愚蠢事。

虽然,有一比这较好底办法,便是记忆。倘若人有点余闲了,不论是一小时或几分钟,便可说:“到底我有时间可集中了,可自加收敛,可重加实践我有生之正道,将自己奉献于那‘至真者’和‘永恒者’。”每遇不为外间环境所羁,倘留意这么作,便可见到自已在

路上进步非常快。与其浪费光阴于空误，于作无益之事，于阅读一些减低知觉性的书报，——这还是拣较好底事说，不说起其他鄙倍之事远过严重的，——与其寻消遣，求使时光原来已经很短的变到更短，而见到在自己平生的晚年，已错过四分之三的机会了，于是又加倍服方剂，可是那亦无功，——毋宁更好是稍守中和，明审，耐心，沉静，而永不错过给了你的机会，便是说，利用在你面前的空闲底一分钟，用之于真实目标上。

时若你没有什么事作，你便激动，奔走，寻朋友，散步，——只说最好底事，我不愿说那些显然不当做的事，——与其那么着，毋宁安安静静坐在天空下，海滨，或树荫下，一皆就便，这里是一切皆有，试行实验凡此之一，了解为什么人生活，学到应当如何生活，想想自己所愿做的和所应做的事，什么是最好底方法以脱出无明，虚伪，痛苦，人生活其中的。

12. 生活无痛苦

很明显，所以特殊征表人之为人者，乃其心思能力，能观察自己生活。动物则自动地机械地生活，若其自观察生活，那应当是在极微小程度，无重要性，因此它平安，它不自加苦楚。即算有时动物痛苦，因为遭了意外伤害或者生了病，那苦痛也减轻到最小度，因为它不见到，不将其映示到知觉中，到将来，在它的疾病或意外损伤上它不作什么理念。

于人，则已开始永远忧念什么会来到了，这种忧念，倘非唯一原因也是主要原因，成其苦楚。以此自加客观化的知觉性，便开始耽心，有苦痛底想象，忧念，楚毒，对将来底患难之预见，这便使大多数人类，——不是较少知觉而是最知觉底人，——生活于一永恒底苦楚里。人是过于知觉了，不能漠然无感，可是又不够知觉，不

知什么会发生;诚然竟可无误地说,在世间一切造物中,人是最可怜了。人类是习惯于像这样,因为这是一隔代遗传情况,从远始祖先传下的,这却真是一可怜底情形。唯有以精神底能为,自跻于超上水平,代动物底无知觉性以精神底超知觉性,这便在人之有体中,不仅加进了官能,能见到生存之目标,能预先见到其努力之结果,亦且介入了一明见底信心,信仰一超上底精神权能,人可自加委顺,付托,授之以其生活与其将来之处理,如是,乃抛弃了一切忧虑。

人要重降下到动物水平,失去他已得的知觉性,显然是不可能了;以此之故,于他只有一法,一条路,离出这我所称为可怜底情况,于今他沦陷其中者;而达于一超上境界,其间忧虑为信托底归依所代替,且确然于光明底圆成,——这一法,这一条路,便是改变知觉性。

如实说,没有比这更可怜的境况了,要负一生存的责任,而于此生又没有得到启钥,便是说,没有把握到线索,可以领导而使之解决一切问题者。动物不立什么问题,它生活,它的本能驱策它,它依赖一集体知觉性,其间有一本生底知识,那高于它自体,可是其事皆属自动自发,它无需立志愿,作一番努力要必是怎样,很自然便是那样,且如其于生存不负责任,它便没有忧虑。在人始生起责任感了,有应当依靠自己之忧虑,且如其无有必需底知识,一永远底苦楚随起了。这苦楚不会止息的,除非全般依顺一高乎他的知觉性之知觉性,他对之能全般信托,委之以自己的忧虑,付之以指挥生活和组织一切之责。

如何能解决一问题呢,倘若没有解决此问题所必要的知识?而且,不幸是人相信他得解决,他的人生上一切问题,可是没有必要的知识能作。是这,便是一切苦楚的渊源。问题永是这:“应该

做什么?"于此还加上了更锐利底一问:"什么会发生呢?"——而同时多少皆是不能答出。

正因此故,凡精神修为,皆始以必须委弃一切责任,而投顺于一高上原则,否则,平安便不可能。

虽然,知觉性已经赋予人类,使他进步,使他发现他所不知者,使他发展为他尚未是者;如是,可说有一高上境界,高于不动和静定底和平之境,这是一够全般底保证,使人能保持这求进步的意志,蓄储求进步的努力,使其解除一切焦虑,一切于结果和后效之忧劳。这比较凡人可称为"清净道"的方法,已是进了一步,那些方法是基于弃斥一切作为,汩没在内中之一静定和寂默里,是抛舍了全部人生,因为人已立刻感到倘无和平,便不能有内中底实践;而且很自然的,人以为不会有和平,时若长此生活于外在情况里,在此忧劳的境界中,有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无其解决之知识。

更进一步,便是直面问题,但是安详处之,守之以确然性,皆对无上"权能"的绝对信心所起者,无上"权能"能知,能使你作为。于是,不抛弃作为,人可从事于作为,在一超上底和平里,雄强而且活泼底。

这,或可称为人生中神圣干预的新一方面,种种神圣力量参与到生存中之一新形式,精神实践的一新方面。

13. 世界情势之紧张

有一事似是显明了,便是人类已达到某一普遍底紧张状态,——努力中之紧张,行动中之紧张,甚至日常生活中之紧张,——一过度活动,如此超量,一扰攘不宁,如此遍漫,似乎全人类已达到一点,在此或则当打破一种抵抗而升到一新底知觉性里,或则复堕于一黑暗与惰性之深渊。

这种紧张是如此全般又如此普遍,显然是某个事物应当破拆出了。这样下去可不成。如今世界情况,可认为一确然底表征,有一力量与知觉性与权能之新原则混入了物质中,以其正本压力,产生了这尖锐情况。在外界,可期待“自然”所用的旧法,每当她要作成一场大乱,可是另有了一新痕迹,——除对选拔底少数人这非显然可见,但即是这少数人也够广远分布了;而且这新痕迹也不限于世界某一处,某一点,在全世界各地皆可寻到迹象,——这是一意志,要寻到一向上底,新底,更高底解决,一努力,要升到一更浩大,更概括底完善。

某些理念,属一更集体底性质的,可以说,皆正在世界上发展,活动,这两事相耦同行:最大最全般底毁灭之一可能性,一种发明,疯狂地增加这大灾难之可能,而这灾难,其重大将为前所未有,然同时又有新生,或毋宁是显示,显示许多理念和意志力,皆远过高上,也远过广普,倘若可得到了解,将给人类一救治,比从前更浩大,更完善,更美满的。

这一战争,这场冲突,愈来愈明显,有征,可见了,一方是上升底进化,与愈加完善化且神圣化底实践之种种建设力量,另一方是种种毁灭力量,愈加强盛底毁灭力量,一种轶出了任何管制的疯狂之力量,于是两方有如赛跑,看谁先达到目的地。好像是一切反神圣底恶势力,情命界的力量,皆已降到世间了,以此为其阵地,可是同时一最高最雄厚底精神实力,亦已初度降到世间,给大地带来了一新生命。是这,便使战斗愈加尖锐化,愈激烈,愈可明见,可是好像亦愈决定,这便是为什么人可希望随后达到一解决。

曾经有一时期,不甚久远,人的精神企慕,指向一寂静底和平,无活动,脱离了这世间一切事,逃出人生,正为了避免冲突,为了超出斗争,为了免除那一番辛苦;一精神底和平,随紧张,战斗,努力

之休止，亦止息了任何形式下的苦难，而这，便被认为神圣底精神生活之唯一真实表现。是这，被人称为神圣底“恩慈”，神圣底救助，而且，仍在现代，这忧悲苦恼过度紧张的时代，此一尊严底和平，在所有的救治中最被接受，最被欢迎，为人所要求人所希望的一种治疗，而在许多人，还以为这是神圣参预的真现象。

如实，不论人所愿实践者为何，应该始于建立这一和平，圆满而且不动；这是一基础，庶几在上可有所建立。但是除非人只想到除外底，个人底，自私底解脱，则人不能自止于此。

神圣“恩慈”有另外一方面，进步的一方面，可说为通过一切阻碍的胜利，可将人类提举到一新底实践，开启一新世界的门，可使不仅少数选拔之士能得神圣实践之益，也将使其影响，例证，权能，给全人类开拓出一更好底境况。

这便开辟了将来的实践之路，及已预先见到的可能之事，其间一部分人群，——凡自觉或不自觉启对了新力量者，——将好像升到一更高尚，更和谐，更美满底生活里。倘若个人之转化于此非必然常给允许或可能，至少将有一种整体升举，一全体的和谐化，那将使一新秩序可能建立，今之混乱和斗争之苦难可能消失，而代之以全体的和谐事功。

可是有不能被提举的人们，拒绝进步的人们，自然会丧失心思知觉性之用，重复堕到下于人类底一阶层里。

我可告诉你们一般经验，我所得到的，可帮助比较明白了解。这是我在二月三号得到超心思底经验后不久，其时我仍在一境界里，其间此器世间之事皆仍好像那么遥远，那么矛盾。有一班来客已请求允许来见我敬礼，他们有一晚上到了体育场。那是一班富人，便是说他们有多过生活所需的金钱。在他们中间有一位着纱丽的妇人；她很肥胖，她的纱丽披上，是可以掩蔽身体的装饰。当

她弯下腰要受到我的祝福时,纱丽的一角启露了,现出了身体的一部分,袒露了腹部,偌大底腹部。我几乎吃了一惊。……有肥胖底人,毫没有什么起拂逆感之处;可是我突然见到那颠倒,那藏在这腹中的鄙秽;那像一极大底瘤子,表现有贪婪,罪恶,卑鄙底嗜好,污贱底欲望,像任何动物也不会那么自加满足的,尽其丑恶,尤其是尽其颠倒。我见到一卑鄙底心思的颠倒,为用于最卑下底嗜欲。于是,顿然,有什么从我跃出了,一句祷词,像一句《韦陀》:“主呵!是这乃应当消失的!”

人很可懂到物质上的贫困,世间财富分配之不平均,皆可改变的;人想象经济底和社会底解决办法皆可救治,可是那么一种可怜境况,心思底穷苦,情命底颠倒,那是不能改变的,它不愿改变。凡属于那一类的人,预先皆已判决当散坏了,——这便是“原生罪”的意义:始于心思之颠倒。

人类的一部分,人类知觉性的一部分,能自结合于超心思而自加解放的,将完全转化;他们进向将来之一真实,在其外形上尚未表呈的;那一部分极近动物之简单性,“自然”之原始性者,将重被吸收入“自然”,全般同化。可是人类知觉性的这一腐败部分,由于其心思之恶用而成此颠倒者,将被消灭。

这种人类是未成功的尝试之一部分,得加消灭,正如在宇宙历史过程上,有其他敝恶不熟底种类早已灭亡了。

过去有些先知,尝有这启示录底视见,可是如惯常那样,事物总是混杂在一起,而他们未曾随其启示录之见识而有超心思底世界之见,这超心思世界将要到来,提起同意着的这部分人类,且转化这器世间或物质世界。于是为了给生于那中间的人们,人类知觉性的这颠倒部分中的人一点希望,他们便教示以信心而得救赎。凡有信心于“神圣者”在物质中之牺牲,当自动地得救,在另一世界

里。唯独信心，无了解亦无智慧。他们未尝见到超心思世界，未尝见到“神圣者”在物质中之伟大“牺牲”，乃内入之牺牲，这将终于“神圣者”在物质本身中全部显示。

超心思世界，将消灭心思之干预人生所造成的颠倒，丑恶，凡此畸形变态之总聚，增剧了苦难，贫乏，道德之衰弱者，将消灭这鄙秽和拂逆之全部地带，那使很好一部分人生化为如此可憎者。是这将被消灭，是由于这，人类在许多点上无限地低下于动物生活，在其简单性上，以及其所具有为自发自然者上，而且，不论怎样说，在其为和谐者上。

在动物的痛苦，从来不是如此鄙恶，可怜，如其在很完整一部分人类中为然，这部分人皆颠倒了，由于运用一心思，全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

人应当超上，升入“光明”与“和谐”里，或重堕下，下到一属动物且健康底简单生活里，没有颠倒。

14. 降世应身

今天有人请我说点“降世应身”的事。室利阿罗频多在这题目写过文章，向我提出这问题的人，最好开始读室利阿罗频多所写的。那个我便不讨论。

但我可告诉你们一非常古老底传统说，比公开承认的这两系传统还古老，这是说，从精神底和玄秘底观点看，韦陀系和巴比伦系，那一系却像是这两系统的渊源。那传说是这样的：由于反动力量之作用，——据印度说法是“阿修罗”的力量，——世界已是沦入黑暗，无知觉，与无明中了，如我们所知道的，而未能依其“光明”与“知觉性”的自然律则发展。于是“创造底权能”便恳求“太始”，求一特殊干预，庶可拯救这破敝底世界；答应这祈求，有一特殊“元

体"从"太始"放射出来了。这是一"爱"与"知觉性"之"元体",直接投入了最无知觉底物质,以便在其间开始"觉醒"工作,觉醒到原始底"爱"与"知觉性"。

在古老传统中,人述及这一"有体",在一非常黑暗底洞底上躺着,深深沉睡;在其沉睡中,从"他"发射出原始光明的光线,这便一点一点扩张到"无知觉性"里,这便停居于这"无心知性"的一切原素中,以便在此开始其"觉醒"工作。

设若人知觉地进到"无知觉者"中,仍能在那里见到同此一奇特"有体",永是在沉睡,永是在继续其放射工作,发舒他的"光明",他还要这么作下去,直到"无知觉性"不复是"无知觉性"了,直到"黑暗"已从世界上消灭,而且全部创造皆醒转到"超心思底知觉性"。

可注意的,是这奇怪"有体",非常像另一个我某一日见到过的,那却在另一极端,在有色界与无色界的边际。但那个是在一黄金色底光辉里,微红,而这在沉睡中的"有体",是金刚石底白色,发射淡白色底光线。

诚然,他是一切"降世应身"的渊源。可以说是宇宙第一"天神降世",渐渐他换上愈加明觉底生身,终于在一已可追寻的"神人"系统里显示,皆是直接从"无上者"降下的,为了圆成准备世界这工作,使之因持续底进步,能有准备于接受且显示"超心思底光明",在其全般里。

分隔各个降世天神之空间,似乎变到愈短而接近了,像这样,一随物质之已有准备了为准,其作用竟可急转直下,其运动愈来愈快,也愈来愈明觉,亦且愈来愈有效,能决定。

此一作用将进而增乘,自加深密化,直至全宇宙化为"无上者"之圆满"应身"。

在每一国度，在每一传统里，皆表呈过这事实，在一特殊方式下，有多个不同底限际，多个不同底细节，多个独特底分殊，可是在实际，凡此诸故事之渊源皆只一个，这便是我们可称为“无上者”在最黑暗底物质中之直接底明觉底参与，不经过一切中介者，以觉醒这物质向“神圣力量”之企慕。

二

15. 静坐时见相

问：若在静坐时见相，是不是对呢，例如见到一张门开着？

答：倘若那有结果，便一切皆对。无论方法如何，有结果总是好的。为什么呢？你所说的相，不必然是可笑的，这皆是心思之相，若其发生效果，便完全正当，若其给你一经验，便皆正当。

每人有他的特殊方案。某些人可能有种种意相帮助他们；反之，另外某些人具有较抽象底精神，只见到理念，更有其他的人，即甚以其感觉或情绪而生活的人们，则有其心理运动，内中情绪或感觉的运动；这依乎个人而异。有一活泼底物理心思。特殊能造形者的人们，便见到形像，但不是凡人皆见到同一事物。普通这很寻常只是一感觉，一情绪，而非一形相。

例如，我要你们深降到自己内中，有人便集中于一个感觉上，可是另外有人有此印象，是下到一深井里，真有一级一级下去的见相，进到一至深且黑暗底井里，于是下之又下，降而又降，有时竟终止于一张门前；他们便坐在那门前，有意思进去，有时那门也开了，于是乎进去，乃见到一大厅堂，或一室或一窟穴，从那里，设若又继续前进，或又达到另一门，又停下，费了气力这张门又启开了，于是前进更远；倘若赴之以毅力而能继续这经验，则有一时分人会达到

一张门,性格是特殊坚固或庄严的,于是费一大集中之力,那门开了,人突然进到一光明的房子里,乃有接触了自己的心灵之经验……

我看不到,见相有什么坏处。

问: 可是这只是一想象呀,不是么,母亲?

答: 想象? 这是什么一想象呢? 你毫不能想象不存在于宇宙间的事物。想象不在某处存在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唯一之事是人不以其想象安置于其正当位置:或者加之以其原所未有的德性和品格,或不然,则加以解释,作一很好底解说。可是凡人所想象的,总是在某处存在,唯一事是知其在何处,安置之于其正当位置。

自然,设若有此一相之后,你是在一张要开的门前,你便以为真有此一生理之门在你身体中,这便错误了,但设若你计到这是你的集中之努力所取的心思形相,这便完全正确了。设若你行散于心思世界中,你可见到其间充满了这样底形相,种种形相没有物质底真实性,可是在心思世界中存在的非常好。

你不能强力地思想某事,而在你的思想不取一形相。

想象便是形成之权能。如实,无想象之人,便是那班不在心思界上创造形相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未能给与一具体权能之人。想象是作为的一极高强底手段。比方说,倘若你某处有点痛苦,而你能想象你正在消灭它,或解决它,或去掉它,以某些形像之助力,那么,你成功必定圆满。

有人说起过这故事:某君正脱头发,脱的出奇,受到威胁,在几星期之内,便会完全光秃了。有人便告诉他说:"你要想象,当你梳栉时,头发正在生长了,长的非常快"。于是此人每梳栉时便说:"哦! 我的头发在生长,哦! 生长的非常快"。事情果然是那样发生了。可是普通人做的,总是向自己说:"呵呀! 我的头发又掉了

这许多了，我必定会秃顶。必定，会是那样”。——明显的，事情果然是那样。

16. 如何训练想象

问： 应如何训练想象呢？

答： 凡人空泛所称为想象者，是一非常复杂，非常殊异之事。

这也许是那观察和纪录之能为，著录在这一或那一心思境界中的形相。有艺术境界，文学境界，诗的境界，行为境界，科学境界，——凡此皆属于心思，这不是一很高尚和很抽象底心思，只是在物理心思以上的一心思，而且，不为我们所明知，恒常经过个人心思或集体心思，自加倾注，以自加表曝于行事中。

有些人，由一特殊底能耐，与这些境界相联接，它们采集有在于其间之这一或那一形成，取之而与以表现。表现之能力也随人而异，可是那些有能耐能启对凡此境界的人，能在其间有所见，且收摄那些形相而与以表现的人，不论是在文学，在绘画，在音乐，在事业，或在科学，皆一随其表现能力之程度，或为大才干人物或甚至天才。

有高上底天才。这是那班人，能启对一更高境地，一更高力量，那便透过心思诸层，在一人类底心思中成形，在世间自加启示为新底真理，新哲学派别，或新底精神教理；同时便有托生世间的伟大人物之工作与行事。这一种想象，可称为“真理”之想象。

这些高尚力量，时若其降到土地氛围上，便取得生动，活泼，雄强底形式，扩充于世间，准备下新底时代。——这两种想象，皆可称曰高等想象。

重新下降到一较寻常底水平，凡人在自己皆具有那种能耐，在或大或小底度量上，能给予他的心思活动以一形式，且能运用此形

式，无论在寻常工作上，无论是创作或实现某事。平常我们时时在创造形相，创造形式。我们将其发送到氛围里，甚至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作这事。它们便散出了，彼此掠过，遇到伴侣，有时它们联合，相得甚欢，有时互相冲突，便起争战，因为寻常，很寻常是在这些心思想象中，有一小小愿力原素，要试行自加实践；且如每人试行发放他的形成，使得活动，为要事情如他所欲望的发生，这便造成一普遍底混乱。设若我们的眼睛能看到氛围中凡此诸形式，则真可见到非常可惊的事了：是战场，波浪，迫进，退守，一大聚小小心思元体的，这些元体皆常常放射到空间，正在要自加实现。凡此诸形成皆有一共同倾向，即是愿要自加实体化，在物理上自加实践，又因其数无量，世间不够空地方，使其一一皆能显现，于是互相排挤，相推移，我们便试行迫去那些不与我们相和洽的，或则组成军队前进，秩序井然，永是要夺取时间与空间中可得到的位置；比较那无数无量底创造，这真是一非常微小底地方了。

有人作些形成而不自知，——人人如此，——常是从这事被推到那事，常时希望，愿望，欲望，失望了，有时又满意，有时又绝望，因为它们不曾管制也不曾主宰这些事。可是明智之开始，乃是见到自己在想，见到这现相，明见如许生动底小元体，皆欲自加显现的，恒常投射入氛围中；凡此皆发生在心思氛围中，我们在自己带着的。一旦我们见到了且加以观察了，我们能开始作一番筛漏，便是说，扬弃凡不与我们的志愿或最高企慕相合的，只留下那些形成，凡能帮助我们进步和正常发展的，使之得显现。这便是活动心思之管制。

多少趟坐下之后，人见到思想开始自成形相了，自说一故事；倘若人稍已历练了，不但可见到这故事展开，如其所愿，在人生上，在他的生活上发生的，亦且能割去一部分增加一细节，圆成这工

事，编成一有趣底故事，使其间一切皆与我们的最优越底企慕相和同，而一旦人已装成此一构造，和谐，美满，尽其可能为的完善，于是放开手让这鸟飞去了。

倘若这作的很好，这常终于实现了。是这，为常人所不知。

可是这事自在时间中实践，有时是很久以后，于是人已忘记他的故事了，记不起曾向自己说这事，人已大大改变了，想上旁底事，编造其他故事，对那已不发生兴趣了。设若人不十分留意，时若第一故事之结果达到了，人已距离很远，更记不起这是自己所造的故事之结果。这是为什么自加管制是那么重要，因为，设若在你内中有多种相冲突的志愿，——不但是志愿，亦复是种种倾向，趋势，生活之准则，皆相反对，——则在你的生活上造成战争了。比方说，时若你居于最高水平，你造成一美妙故事发放到世间，可是在次日或即在同日，也许时间稍后，你已下降到一更属物质底水平了，于是那高处之事，对你显得有点……虚无缥渺了，你再开始作些形成，非常具体，非常实用，而这些亦不常是甚有趣味，它们亦复以此散出去了。

我认识有些人，在天性中有那么相违反相冲突的许多方面，以致某日他们能作出一个形成，是弘大，光明，强有力，甚可实现，而在次日，又作出一个形成，为失败，阴沉，黑暗，是一无望之形成，——两皆飞了出去。我能在环境中追踪那实现着的美好事物，和那阴暗事物，毁坏前者在实现中所成就的；在人生大事的路线上，亦如在细微末节上，便如此发生。凡此，皆因为人不自观照其思想，因为人相信是自己的矛盾运动的奴隶，因为人说："哦！今天，我感到不大好。呵哟！今天，看事情有点发愁"，——人说这话，好像这是一无可避免的不幸。可是，倘若人退后一步，或上登一级，人能见到凡此诸事，能多安置于其位，保留，毁灭，或驱逐凡

所不愿的,将其全部想象之力,唯独运用于所愿的,及与最高尚企慕相和合的。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管制自己的想象。

这是非常有趣的。倘若学到了作这事,循常轨作去,则更不会有感到无聊的时候了。然则不复是像一片软木,在水上飘来浮去,任一浪一浪打它到这里那里,毫无抵抗,人是像一飞鸟伸张两翼了,在波浪上飞行,任所如往。

17. 白魔术

问: 白魔术是什么呢?

答: 人称魔术之有益者为“白魔术”,为害者为“黑魔术”。究竟这皆是些名辞,没有意义。

魔术?……这是一种知识,已减损为纯属物质的公式了。这是些数目字或文字,或文字与数目字之相合,简单是,倘若给人念出或写下了,纵使是没有内中能力的人,也应当有效果。这在玄秘法中,有如化学公式在科学中,不是吗?有化学公式结合某些原素,以此产生其他某物,纵使你无心思底权能,无情命底权能,甚至亦无物理底权能,只若你遵循某公式一成不变,你可达到所预期的结果,——简单有记忆力便够了。如是,在玄秘法中人也试行同样底事,将声音,字母,数字,文字相结合,由凡此之本原性质,有权能得到结果。如是,第一个愚痴来了,倘若他学到这个了,精确地奉行所教给他的,便得到或相信他得到了愿得的结果。

但是,例如以“曼荼罗”(mantra,咒语)而论,这便是一玄秘法。除非这咒语是师尊所授,而与此咒语同受其玄秘或精神权能,则任你念上千遍,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在真底玄秘法中,要有那品格,那能耐,那内中底天才,方能利用其知识,而这,便是他的安全保障。真底玄秘法,不是第一个来到的愚痴便能作的。而这已

不属于魔术了，——既不是白魔术，亦不是黑魔术，更不是金魔术，根本全不是魔术了，——这是一精神权能，要经过一长久底训练而求，终于只能以一神圣“恩慈”而得。

这便是说，一旦人已接近“真理”了，则已有了荫蔽，可避免一切江湖骗术，一切讹诈，一切欺蒙。于此我有无数异常确切底证明。那班有真底玄秘权能的人，由于这内中真理之能力，便同时具有解除任何魔术之权能，不论其为黑为白或为任何颜色的魔术，简单止运用一点滴这真理。

没有任何事物可抵抗这一权能。在运用魔术的人，这是众所周知的，在多个国家但特殊是在印度，他们时常特别谨慎，从来不用他们的方术用于打击瑜伽师或圣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公式，以他们的甚肤浅底微小机械力量送出去的，会像一个球样击到墙壁上，打到那所以保护精神生活的人之真能力上，自然会返跳，其魔术公式回落到他们自己身上。

瑜伽师或圣人却毫无所为，他甚至不必志愿要有保障，这是自动之事。他是在知觉性和内中权能的一境界里，那自动地保护他不受一切低等事物的侵袭。自然，他也可自愿地运用他的权能保障他人。那邪恶形成打到他的氛围上反跳，便自动地保护了他，可是设若这邪恶形成是挥到他所保护的某人身上，或某人简单求他帮助，他能运转他自有的氛围，他的晕光，环绕那为恶性魔术所射击的人，于是反跳程序在同一方式上发生，那邪恶形成很自然便返击其作者。可是在这情形下，瑜伽师或圣人或哲人的明觉底意愿是必需的。应当给他知道这事情，且要他已决定干预了。

这便是真知识与魔术之分别。

18. 科学对玄秘法

问：物理科学以其进步，是否可启对玄秘法呢？

答：这只是一文字上的问题。他们绕了一个圈子，又达到同一事物；他们正作出惊人底发现，而那是凡有玄秘知识的人在几千年前早已知道的。

论最近代底医药学，应用科学的发明，比方说，他们正触到一些事物，像那样，起了使人惊奇底兴趣，而那些事物，极久远以前早已有给人知道的。他们表彰出来，有如新底奇迹；可是究竟已颇古老了，他们的奇迹！

他们将终于作玄秘法，为之而不自知，因为，归根说，一旦人接近事物的真理，无论其如何微小，而且倘若在研究上是至诚，不单以外表现象而自足，真要寻找出一点什么，人便深掘又掘深到现象以后了，于是人开始进向事物的真理，一自接近它了，人便发现同一知识，古人在其内中发现上已表彰过的。

这其间只有方法和路径不同，可是所发现的将是同一事物，因为原来没有两个可发现的——只有一个。那必然是同一物了。一切赖乎人所取的路径；有些人走的快，有些人走的慢，有些人直达目标，有些人绕一大圈子，可是费了多少气力！像他们那样工作，……总归是甚可尊重了。

现在，他们正在发现，例如用催眠术可以代替麻醉剂，而其结果好过无限；诚然，催眠术便是玄秘法之一种，——在这上面加了一现代名词，使其事物现代化，——是非常薄弱，非常微小底一形式，而且比较玄秘权能，是异常有限底一种，可是这究竟也是玄秘法之一式。例如有人试用催眠术在伤口上接合皮肤；那事的细节我记不起了，可是那事是要手臂联系在足腿上十五天。若用习惯方法，用石膏或绷带使其不动，则十五日以后，肢体已不能动了，皆

已生长到僵定,又需要好几星期治疗,然后动作恢复自如。在这一治疗上人却没有束缚什么,没有用物质方法加以固定,没有用绷带,没有用石膏,皆未尝用;催眠者简单对其人发了一命令,要她将手臂保住那位置,不动。于是她便将手臂保持那状态十五天了,没有用力,没有辛苦,没有需要用自己的意力参预其间,——只有催眠者的意力在发生作用。而这事美满成就,手臂安于那规定的位置里,过了十五日已后,催眠力量解除了,人向她说:"现在你可以动了",她便活动。然则这是一进步。

人不久会相遇了,这会止是一文字上的问题,——那么,倘若人不太顽固,人能于文字的价值达到谅解。

19. 催眠术的效果

问:有人说催眠术在受了催眠术的人身上,后下有一坏效果?

答:不然!倘若某人行使催眠术,为了强加自己的意志到他人身上,很明显,这能作成很大底损伤;但我们是说一种催眠术,倘若可以这么说,是人道主义方式的,是为了固定底理由。

人可避免一切坏影响,倘若催眠者没有坏底用意。

设若你愚昧运用化学公式,你能造成一爆炸了,这是很危险的;同样,设若你愚昧运用玄秘公式,——或行之以自私,便比愚昧更坏,——你能造成不幸结果了。但这不是玄秘法不好,或催眠术不好,或化学不好。你不会禁止化学,因为有人造成了爆炸!

问:要学玄秘法,人要有特殊底才质,可是?然倘学科学……

答:但为了学一切事,皆要有特殊底才能!

听我说:倘若你不是艺术家,你可工作多少年,劳劳于大笔,小笔,彩色,帆布,花费多少钱,用过多少力,画出的还是可骇人。倘若你不是音乐家,你可自加拘束好几个钟头去弹钢琴,弹不出任何

雅调。常常是需要特殊才能。甚而至于一体育家,倘若你不是天生一体育家,尽你愿意尝试多久,你只成就一点什么,非常普通而且平凡。仍然是较好于那班根本不去尝试的人,可是这不是说人便自动地会成功。

其次,设若远进一步,凡人在自己内中皆具有无数潜能,为自己所未知,仅是人作着所当作的,且作以应作之方,然后能发展。进步有两种;一种是于已具有的才能,官能,机能,可能性,皆使臻于更完善,——这普通是由教育而得,——但倘若你循一较深远底发展,而接近一更深奥底真理,则你可能在已具有的才能上增加新才能,好像是潜卧于你的有体中者。

你可以增乘你的能性,将其扩大,增加,你可顿然发皇某一事物,你想是未尝有的。我已多少趟向你们解释这事了:时若人发现了在内中的性灵体,同时便有事物自加发皇,且自加显露,全出乎意料之外,是从前完全不能做的事,且以为在自己本性中原来未尝有的事物。

在许多例子中,我已说过这一例子了:一年青女郎,出生于一很平凡底家世,未曾受到很高底教育,写一手不甚正确底法文;她未尝训练过她的想象,绝对未尝有任何文学意识;好像那不在她的可能性范围以内。那么,每当她有此内中经验时,是与她的性灵体相接触了,而此接触已是灵活,当前,则她写出可惊叹的事物;时若她从这境界下堕,落于寻常境界,她竟不知把两句话正确联在一起,这两种写作我皆保存在我手里。

人在自己内中深处有一天才,自己不知。

应该设法使它出来,……可是它只睡在那里,自加显现是它所最喜欢的事,——应该启开门。

20. 星象的语言

据普遍说法，月亮是联系于精神力量，精神进步，精神企慕。

上弦向望之月，通常被认为精神企慕转化之象征，精神之圆满，则象征以圆月。月光总是被认为对视景，对诗底灵感，以及一切超凡俗底活动非常有益。关于星，则可得到种种故事和传说，——例如某神圣人物生世时之天星出现，——可是凡此一切，皆是甚属文学性质的象征。

有一甚普遍底信仰，据说天星在人的命运上有特殊影响；甚至可得到一大部基于此信仰之学说，依据天上星辰之各个位置，可给人以充分底预言，说在你一生中可发生些什么事。

人在思想的初期，则译述这事谓星辰有一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上。似乎更合逻辑也更真实，是思想这为个人命运的一种记事或记录，因为在宇宙底一性中，一切皆相系合；倘若人知道解读个人与宇宙事物间之关系，人可在太空星辰的位列上，见到一画像，象征地表呈某甲或某乙个人的生存。

经验证明这一种记录，在星命学上所谓算命术[①]，不是一绝对底事，星理之定命不是无可避免的，由于这事实，倘若人修瑜伽，且在精神修为上发展，人可超出星命之律则。这是一种在物质界上的记录，记录宇宙生命与个人生命间之关系，这一关系可以改变，由于高上知觉性之一界，加入了这物质知觉性一界。

凡此，人可称之曰半知识；这皆是极原始底实验，要握住宇宙生存和个人生存间相互依倚之一些线索。凡此诸事物，皆可算种种语言文字，使我们能录下某些半成就底知识而加以固定，殊非绝对律则，或无可致辩的事实记录。这是一些试验，实习，要了解事

① 即我国之所谓“八字”。

物之为事物者,可是这些实验甚不完全;这于某些头脑可有其吸引力,但究竟只是依约接近之方,倘求趋向事物之真理。

倘若人够深入人类心思底知识,则可见凡此知识,如我们在心思知觉性中外在所得的,皆不过是一些文字语言,够复杂了,使我们彼此能互相了解,但只是极遥远地与事物之真理相应。

有一直达之道,由于同一性,远过其有效能,几乎可说可使你用手指触到事物的机括之启钥,一直接开启的钥匙,无需以一复杂科学自表,而与知觉和意志的运动相应,无需一切心思之复杂以自证明,——如是,宇宙真实性在其全般便化为一象征了,可在其真元上直接被见到。

21. 凡人有无精神有体

问: 是否凡人内中皆有一精神有体呢?

答: 这依乎你所称为"有体"(être)者。设若以"当体"(presence),代"有体",——是的,凡人内中皆有一精神当体。设若你称"有体"为一有组织的全体,充分自体明觉,独立,有自加肯定底权能,且能统治你的本性之其余部分,——则未也!这独立底全能底有体之可能性,是有在于凡人中,可是实现则为长久努力的结果,有时这要延到多生。

在每人,即使是在初始,这精神当体,这内中底光明,是有,——如实,它是遍在。有许多趟我还见到这在某些动物中有。这是好像发光底一点,是在某一种管制,某一种保障之基础上;这是一事物,使人与其余的创造物之间,虽在半知觉中,有相当底和谐之可能,使无可挽救的祸灾,不致恒常和普遍。倘若没有这一当体,情命之暴力和热狂所造成的纷乱,将是那么样,能在不论任何时分造成一普遍底祸乱,一种全般底毁灭,将阻碍"自然"的进步

了。感谢这当体，这精神光明，——人几乎可称之为一精神知觉性——在凡有体及一切物内中，纵使有一切错乱，纵使有一切热狂，纵使有一切暴力，仍能有极少量的普通和谐，使“自然”的工事得以成就。而此一当体，在人类是全般明白，即使是最原始底人。

虽是在最邪恶底人中间，那班给人以印象是天魔降世或恶鬼生身的人们，仍然有点什么，加之以一无可抵抗的管制，——纵使是最坏底人，也有不可能之事。倘若没有此一当体，倘若有体全为恶势力所统治，情命力量所统治，则不会有此钤辖。

每趟种种恶势力之一大波浪在地球上展开，那么可怕，给人一种印象，没有任何事物可停止那蔓延着的恐怖和祸乱了，可是时常在某一时分，出乎意料，亦不了解，有一管制干预了，波浪给扫去，祸乱便不致全般。这是由于物质中此一“当体”之故。

但唯独在某些特殊人物，经过一长久，很长久底准备工作以后，那延到多少生世，这一“当体”便化为一知觉底，独立底有体了，充分有了组织，为其所寓之宅中的全能主人，够明觉，够有权能，不但管理这一寓宅，亦复管理在周遭的一切，在一光辉和事功之原地里，愈加推广……也愈加有效能。

22. 新生

如实，时若仍有犹豫或疑惑，时若仍自问要知道是否已实践这在我们内中的永恒心灵，这便证明真实底接触尚未实现，因为，设若那现象已发生了，则随之必有某一无可表述的事实，那么新，又那么有决定性，以致疑惑与问题皆不可能了。这真是一新生，在这名词的绝对义度里。

人变为一新人了，无论其道为何或此后道上的困难为何，这一识感不会离去了。这不是像其他许多经验一样，为一可退缩之物，

回到背景中,让人在外表止有一朦胧底记忆,使人难以把住,而记忆渐刊落了,钝滞了,——这不是那个。人已是一新人,不论什么事发生,他决定是。即算是心思之一切无能,情命之一切困难,物理之一切惰性,也无从改变这新境界:在知觉性之生命中,有一决定底断隔。这以前人是什么,这以后人是什么,不一样。人在宇宙间的位置及与宇宙之关系,在人生中的位置及与人生之关系,在觉知中之位置及与觉知之关系,皆不一样。这是一真反转,不更能改变的。这是为什么倘人向我说:“我愿意知道是否我已与我的心灵相接触”,我便向他们说:“这已够了。倘若你提出了这问题,这便证明你没有”。你不必需要一答案,你自己已给出答案了。时若这是那呢,这便是那,而这从此便完,——这不更是其他底事。

我们既说起新生,我可向你们重提室利阿罗频多所说过的,写下的,肯定了的,而且反反复复说过的,他的瑜伽,即大全瑜伽,只能始于这经验以后,非在这以前。

如是,便不当存此妄想,想象已能开始知道超心思是什么,或在任何方式上加以批判,无论多么微小,倘若尚未得到此一经验。这是为什么,倘若人要在路上前进,首先应当很谦恭地走上新生之路,已经实践了,然后可意想自己能得到超心思底经验。

为了安慰你们,我可向你们说,由于你们此刻生活于世间,——不论你在这事明觉或不明觉,甚至不论你愿意或不愿意,——随你所呼吸的空气,你吸收此一超心思底原素,正在地上氛围中漫布着的,它便在你内中准备那些事物,会突然显现的,一自你已采决定步骤以后。

是否这会帮助你采取决定步骤呢,是一另当研究的问题,因为那些已发生的经验和将愈要发生的,现在正有一全般新性格,人不能预先知道会要发生什么事,应当加以研究,有了深沉研究以后,

乃能确定说这超心思底质素是有利于此新生工作或否。后下我将会向你们说起。现在最好是不顾及这些事，简单止走上向精神生命的新生之路。

时若你已取了这决定步骤，那几乎是全体一切问题，你问自己的或问我的，皆能解决了。

无论怎样，你对人生的态度，会那么不同了，你会了解人说过精神生活，他的意义是什么。从那时分以后，你亦复会懂到一大事，一非常大底事，即如何无私我而生活。

直到那时，人始能明白。那以前是整个人生那么依乎私我，好像不以私我，不由私我，便绝对不能生活和动作；但在这新生以后，人可望私我一笑，说："朋友！我不再需要你了。"

23. 经验的表现

有一点甚可注意，即室利阿罗频多所说四种活动或实践，——宗教，玄秘法，精神哲学，和精神经验，——于人之发展和转化皆为必需者，非全皆平等为人类所可接近。

那能付之实行，或可说，能被了解，——虽那不必然是一了解，——为人类大众，即几乎无外生活于物理知觉性中的人们，所能知能行者，便是宗教方法。恰是因为这托基于"信条"及固定修持。简单是由于一信心的行为，或一集体提示，尤其是集体提示，大多数人类尚未达到充分内中发展者，可以结集于宗教之途。

作玄秘法，则需要已进到发展之第二阶段，在情命界上更加明觉，庶几能与种种力量的活动发生关系，在处理它们为不可免的。

治精神哲学，则仅有已达到够完全底心思发展之人，在智识界上充分明觉了，方能有益地采用这方法；否则，那皆是死底文字，倘若你没有心思的运动才能，以遵循思智的一切伎艺。

末了,室利阿罗频多在《神圣人生论》中某处说过,要遵行精神经验之途,必须在自己有一精神体,必须是人所称为"重生者",因为,倘若人在自己没有一精神体至少是已到自体明觉的一点,人可试行摹仿这些经验,但只是粗疏底摹仿或假冒,不是真实。

因此,要同时能顺这四条路前进,行之于本身而有全般利益,应当已是一完全底个人,于此四主要原素中,属凡人底和精神底本性者,堪过明觉底生活。

自然,这内中底发展,不常是明显的,人可遇到某一个人,在其内中有一明觉底精神元体,有准备于最美丽底经验了,而外表他好像十分鄙朴且不完全。

亦复无须如所说的次序而遵行此进步了,可是设若我们愿要我们的实践是整体,和我们的有体的转化是完全,便应当能利用这每一道中所具有的菁华。

性灵底或精神底知觉性,给你以深沉底内中实践,与"神圣者"的接触,外间缠缚之解除,但为了使此一解放得有效能,在其余有体上发生作用,则应当是心思已充分开启了,能含纳"知识"之精神光明,应当是情命已够雄强了,能操纵现象之后的力量而加以主制,应当是身体已多方锻练了,调整了,使能在每日每时之姿态中,表现深沉底经验,整体地生活之。

设若于此诸事之一有缺,则结果不完全。人可轻易掠过凡此诸实践之一,可借口说其非中枢事物,最重要底事物;而且,诚然,忘弃外在事物,不能阻止你进到与"至上者"的精神交通,可是这仅无碍于逃出世事而已。

倘若我们要成为一完全,圆满底人物,有一整体底实践,则我们要在心思,情命,身体上能译出我们的精神经验。倘若我们的翻译愈完善,乃一完全且具足底有体所为,则我们的实践也将愈整体

而且美满。

为了愿修大全瑜伽的人，没有什么是无用的，没有什么应当废弃。大体是要知道将每一事物安置恰如其位，使统治归于真有权统治者。

24. 为何修道无进步

问：为什么我们在这修院里得不到我们应有的进步呢？

答：哦！这是非常简单的！这是因为太容易了。倘若要走遍全世界乃能寻得一导师，倘若要捐弃一切，为了求得一教言的只是最初几字，那么，这一教言，这一精神助力，变成非常可宝贵的事物了，正如一切难得之事物一样，于是人作大努力，要自己值得上它。

这里，你们中间大部分是非常年轻便来了，在这年龄还没有精神生活的问题，精神教育的问题；那会全然是过早于成熟了。你们已生活于此氛围里而自己却不明知，你们惯于见到我，听到我，我向你们说话，好像全向儿童说话一样，甚至我还和你们玩，好像人和儿童玩一样；你们不要做旁底事，除了走来坐下，听我说话，你们只要问我一问题，我便答复；我从来未曾拒绝向任何人说任何事，这是那么容易。只要生活，睡眠，饮食，作运动，上学校，便够了。你们在这里生活，正如你们生活于任何处。于是人习惯了。

设若我已订出严格规律，设若我说："我不会向你们说什么事，除非你们真是作了一番努力来听"。那么，也许你们会作此一努力，但那不与我的理念相合。我相信氛围和例证的效能，优于严格教训。我倚重某事物在有体中觉醒，由于陶染，甚于规则训练之努力。

也许在一切之后，有个什么准备，有一日它迸发出来。那，是我所希望的。

有一日你会说："是了，我已在这里如此久，我应可学了那么许

多,实践了那么许多,我甚至想也没有想到,——只是如此,一时又一时”。……好了,想象那一日,你会突然觉到某事物你从来未尝注意到的,在你内中深处,渴于真理,渴于转化,已准备作自愿底努力以自求实践了。那一日,人便会走的非常快,以巨人的步武前近。也许那一日已到了,也许人顿然感到一无可抵抗的需要,要不更生活于无知觉里,于无明里,于此境界中,为事而不知其故,于此感觉事物而不解其所以然,于此人有自相矛盾的志愿,于此人实了无所知,于此人生活是由习惯,由常轨,由反应,人只是让自己生活下去,——有一日,人感觉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在每个人,发生的事情不一样。最寻常的,是须要知道,要了解;在他人,是须要作应当作的事,如其应那么作;更在他人,这是一空朦底情绪,以为在这人生之后,这人生是如此无知觉,如此唐劳,如此空无意义,应该有什么得发现,使人值得生活,有一真实性,有一真理,在此虚伪与幻妄之后。

人顿然感到凡自己所作的,凡自己所见的,没有意义了,没有存在之理,但有某一事物是有意义的,而且究竟人生于世,是为了某事;而凡此一切,凡此运动,凡此纷纭,凡此力量和能力之耗费,这必有一必然之理,一目的;然则人在内中所感到的这不安,这不满,这需要,这于某事之渴望,这当引我们他去了。

于是有一天,会向自己提出这问题:“究竟为什么人生出呢?为什么人死去呢?为什么人受苦呢?为什么人作事呢?”

人不更像一架小机器样生活了,几乎还不到半知觉的。人愿要真实地感觉,真实地知道,真实地作为。于是,在寻常生活中,人寻求书卷,寻求比自己知道多一点的人,进而访求可能解释这些问题的人,可以除去无明之障蔽者。在这里,却非常简单。人只须作每日所作的事,但作之以用意。

人往“三摩地”①(samadhi),人观室利阿罗频多的照像,人来到我这里接受一朵花,人坐下听讲,人作其习惯之事,但是自己内中有一问题。

设若人提出那问题,便得到解答。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更愿人生如其为那样,因为我们不更愿虚伪和无明,因为我们不更愿受苦,不知觉,因为我们不更愿变乱和恶意,因为室利阿罗频多来了向我们说:“无需出离世俗而求到‘真理’,无需捐弃生命而求到心灵,无需舍却人间或具备某项有限底信仰而与‘神圣’相交接。‘神圣者’遍在,在一切中,而且,‘他’若是隐藏了,是由于我们不肯费力去发现”。

我们能够,简单由于诚心底企慕,启开一张在我们内中封闭了的门,寻到那某一事物,将变更整个人生的意义,可回答我们的一切疑问,可解决一切问题,可引我们趋向所企慕的圆成而不知之者,向此一“真实”,唯独能使我们满意,且给我们一喜乐,一平衡,一力量,一生命,皆为悠久者。

凡此一切,你们听过多少次了。

你们听到过了,——哦!甚至有人那么听惯了,以致这对他们如喝一杯水一样寻常,或开一窗使阳光照入。

我们已稍稍试行了,但于今我们进而严肃地试行。

出发点:立志。真实地发愿,需要它。次一步:思维它,超乎一切。有一日会到来,很快,人不能更想旁底事了。

这便是唯一有关系之事。

于是,人表呈其企慕,让其至真底祈祷从衷心迸发,那表现需

① 此指院中室利阿罗频多之墓。

要之笃诚者,于是……好吧,看什么会发生。

有些事会到来,这是必然的,会发生一些事。在每人,这将取一不同底形式。

各人自有其程式。

25. 精神定理之结论

有人问我: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生存的精神定理之心思结论”,意义是什么?

这也许是其人不明白“定理”一名词的意义。

“定理”,是由推理而达到的一项真理之陈述。这名词是十分具体地用在算学上,且用于一切外在科学上。从哲学观点看,这是同一事。在如此一案里,生存的精神定理可如是表述:“绝对者”在相对者中或“一”在多中。但为要解释“心思底结论”,便要谈哲学了,我相信你们为此很少准备;此外,设若人真要知道这意义是什么,则人得此印象,哲学常是在真理之边缘,好像一正切线,那是近了,近了,可是永不接触,总有一点什么脱走了。正是那一点什么,如实说,便是整个。

要了解这些事,……只是经验,生活这真理。不是以寻常识感方式去感觉,而且在自己内中实践此真理,此两境之具体存在,同时,同在一时间而其情况正相对待。凡有言说徒增纷扰,唯独经验可给人以此事之可触底真实性。

“绝对者”与诸相对者,“一体”与多性之同时并在,非二境之相踵,非此一境由另一境而生,而是有如一境可由两对待方式见到,一随人所取与“真实性”的关系之位置。

文字语言,本身漏走经验。表之以语言,这不是应当作的退后一步,而是降下了一步,于是真元底真理脱走了。用语言文字,简

单只可视为一条多多少少可达之路，以达到那事物本身原非可表呈者。而且从这观点看，没有那一表呈优于另一个；一切中最优底，是有助于凡人能记忆，这便是说，那一方式，其间“恩慈”的干预已凝定于思想中了。

可能是没有两个方式是同一底，每人应寻得他自己的方式；可是于此不当误解，这不是以推理而“思得”，这是以企慕而“获得”；这不是由研究和分析，而是由企慕之深密与内中开启之至诚。

倘若人真实且除外对向精神“真理”了，不论所加之名为何，时若一切余事皆成次要，唯此为急切而且必然，那么，只需片刻作深密底，绝对底，全般底集中，便可得到回答。

在这种情形下，是经验先到；只是在后，有如一结论且如一记忆，表呈乃更为精确。像这样，人可确然于无有差误。表呈能是好或不怎样好，这毫无关重要，只要人不以此作成一武断信条。

这表呈于你是好了，这便是其所应当是之全，设若你要将其强加于旁人，无论它是什么，纵使在其本身甚为完善，则它化为错误了。

正是为此，凡诸宗教时常铸成大错了，……时常。因为宗教总是要将一经验之表现标准化，且将其强加于凡人，视为一无可诘难的真理。那经验是真实底，在其本身为完全，能起信，——在有其经验的人而已。其人所作的程式亦复优胜，——在其人；可是要将其强加于他人，便是一重大错误，有全是大不幸底结果，……常是，而且常是引人远于，非常远于“真理”。

是由此之故，凡一切宗教，无论多么美妙，总常是引人到最恶劣底失中。一切罪恶，一切恐怖之事，在宗教之名下犯的，皆是人类史上最黑底斑痕，而皆是简单由于此一原始底小错误：要那于一个人为真实者亦于大众或集体为真实。

应当指路……开门,可是每人应走他的路,经过那些门,走向他个人的实证。

唯一助力,人能得到且当得到的,是“恩慈”的,那在每人一随他自己的需要而自表为其程式。

三

1. 新年寄语(一九五九)

“在最坚硬,最严刻,最逼窄,最窒息底无心知之极深处,……我触动了一全能底机括,它将我一下抛到一无相无边底浩渺中,其间一新世界的种子在震动。”

——精神经验(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

这是此“寄语”的由来:

昨晚在课堂中,我见到儿童费了一星期去预备我们读的一课书上的问题,没有人提出一个。瞌睡很是可惊了!全般缺乏兴趣了!下完课之后,我问自己:“可是在这些头脑中,究竟有些什么事呢?除了他们个人的微小事物外,便毫不生兴趣?究竟在其内中,在这些现相以后,正发生些什么事呢?”

于是,在静坐时,我便开始降下到周环我坐着的人之心思氛围中,要寻求那微小底光明,那回应的事物。实在说,我真是被拉下了,好像进到一崖洞里。

在这洞里,我仍然看到我所看到的:我下降,好像进到两峭壁之罅隙间,其岩石好像是比玄武岩还坚硬底什么造成的,黑色,同时好像金属,其边沿那么锋利,——给人一印象,设若人只触上便会被磔死。这洞好像无底,走不完,愈进亦愈狭隘,愈逼窄,像一个漏斗,直狭隘到那地步,虽是知觉性也几乎没有地方可通过了。底

深不可见，一黑洞，而那下之又下，再下，没有空气，没有光明，只有一荧明，好像是岩石顶上反射下的光，一种荧荧之色，从彼另一方来的，那也可能是天光，但不可见。我继续滑进这裂隙，见到黑色崖石边沿，好像剪刀剪出似的，而且光如新剪，棱角那么锋锐，看去像刀。这里一把刀，那里一把刀，那里又一把刀，遍处是，周围全是。我被拉引，拉引，拉引，降下，降下，降下，这已更无止境，也变到愈碍，愈闷气，愈窒息了。

在物理上，此身亦复随后便分到这经验。一手搁在椅臂上是滑下了，又另一手，其次头亦以一无可抵抗的动作垂下了。于是我向自己说："总是一样，这应当终止了，因为这样继续下去，我会见到头碰在地上！"（知觉性是在旁底地方，因为我从身体之外看着自己）。我又问自己："但是在这洞底究竟有什么呢？"

几乎我还未曾作成这一句问题，便好像我已触到了一弹簧，原来在洞的最深底，一个弹簧，未给我见到的，可是它立刻发生作用，以一极巨大底能力，一下将我直抛到空中；我已被投出这裂隙以外，投入一无边际，无形相底浩茫里，是无尽底安舒，——不正确是热，而使人得亲切底温暖之愉快印象。在那度够辛苦底下降以后，这是一过度底安舒，愉快，极端愉快。我的身体立刻随顺这运动，我的头一下便正直了。我全体验了这一切，却未曾分毫将其客观化；我未尝计及这是什么，未尝于所经过的事寻找任何解释；这是那样，便是那样，我体验了，这便完。这经验是绝对自发的。

这是全能的，为无尽之富足；这没有任何种形式，任何界限，——自然我与之同体为一，是以此而知其无界限，无形相。这好像是——我说"好像"，因其不可见，——好像这浩茫是以无数不可见的微尘所成，——说微尘却不在空间占方分，（并无空间，岂不是吗？）温暖，深金黄色，——但这只是一印象，一翻译。而凡此又

皆绝对生动，以一似是无限底权能而生。却又是不动，有一完满底不动性，使人得一永恒之感，但有一运动和生命之深密性，难行底，内在底，— 是内在，自体内涵，而静(内在与外在对言，倘若有此一外在)。这是一无数量底生命，也无能怎样说起，除了以相状之言表之为一无限，而有一深密性，一能力，一力量，一和平，———永恒的和平，———寂静，一平安，一能作一切事之权能。

我未加思量，我未加以客观化，我很舒适体验到，很舒适。而这经过很久，在静坐之余时。

这好像包含了一切可能性之财富；而凡其间之无形相者，有权能化为形相。

当这时我又自问："这是什么，与什么相应呢？"后下我自然得到答案了，而终了，今日早晨，我自语说："是了，这是为了我在明年发出的寄语。"于是，我便移写，——自然，人不能作叙述，此外，这本是无可说的：这是一心理现象，而其形相只是以心理境界对自己叙述之法。这便是我所录出的，明显在心思方式下；我未尝叙述何事，我仅是牒出一事实——

"在最坚硬，最严刻，最逼窄，最窒息底无心知之极深处，我触动了一全能底机括，它将我一下抛到一无相无边底浩渺中，其间一新世界的种子在震动。"

普通无心知总给人一印象，是一无定，无动，无形之物，中性而且灰色，——时我进到了无心知界，在他时，这便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事；——可是，在我昨日的经验，这是一坚硬，严刻，凝固了的无心知，好像它是为了作一抵抗而固结了；这是一心思底无知觉，一切努力皆是徒然，没有什么能透进。这一无心知，较纯物质底无心知更坏。这不是原始无心知，这是一心思化了的无心知体，倘若可以这么说：凡此严刻性，坚硬性，狭隘性，固定性，反对性，皆由于心

思之有在于创造物中而起，这是心思所举到无心知者中的。当心思尚未显示时，无心知者不是像这样的：它未曾有形相，亦有无形相之物的粘柔性，——这粘柔性已不现了。

这经验的开端，是一表相，甚足以表现心思在无心知者中的作用，它使无心知有侵略性了，——从前她不是那样的，——侵略，抵抗，顽强。如实，这不是我的经验的出发点，我不过试行窥入这班人的心思底无心知性；而这心思底无心知，拒绝改变，这是另一个所不为的。纯物质底无心知性，无有体之姿态，她不实在，不以任何方式组成，可是这一无心知性，是一有组织的无心知，因心思势力之发端而组成的，——这便坏过百倍！这已变为一个阻碍，比较从前大的多了。从前，那没有抵抗力，毫无所有，真是不心知；于今却是一无心知性，在拒绝改变中组织了！于是我写下："最坚硬，最严刻，最逼窄，——这理念是一个事物，压迫着你，压迫着你，——最窒息。"

其次我写道："我触动了一全能底机括"。这精确意义是：在无心知者之最深沉底深处，有一无上底钤辖(ressort)，使我们接触到"无上者"。因为，在无心知性之深处，有"无上者"存。是"无上者"使我们触到"无上者"：这便是全能底机括。

常是同此一理念：极高底高度接触极深底深度。宇宙有如一圆圈；人尝表象之如一蛇自衔啮其尾，这便是说无上之高者，衔接最属物质之物而无有中介。这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但这是一经验，如我所得的。

末了我说："一无相无边底浩渺中，其间一新世界的种子在震动"。这无关原始创造，这是有关于超心思底创造。这一经验，与回到"无上者"中，即一切之原始，不相应；我全有此印象，我是被抛到超心思底创造之原始中了："无上者"的某一事物已经客观化，有

超心思底创造之一明确目标。

事实上有此全部印象:为权能,温暖,黄金不像流质,而像一粉末。每此一物(不能算之为末屑或段片,至甚不能算为尘点,除非取点之数学底意义,在空间不占位置的),有如生动底金尘,温暖底黄金尘粉。——不能说非常明丽,也不能说阴暗;也更无所谓光明:一大聚集黄金之微点,舍此无其他物,——可说其触到我的眼睛上,面部……有奇巨之能力!同时,有种感觉,是富足,是一全能的和平;这是丰盛,是充实。是动之极度,比凡人所能想象者为无限速,可是同的是绝对底和平,圆满底静。

这全能底机括,这是最完善底形像表所发生的事,这应当发生,也将发生,为了每个人:顿然一掷,人投入浩茫中了。

2. 精神经验

这经验我方才说完的,又随之此另一个,如其时便记下了的,是这样: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之经验。)

如实说,人也许永不能脱除敌对力量,除非且直到人已出现于"光明"中,决定地,超出低半球以上。在那中间,"敌对力量"这名词的意义消失了:只有一些进步之力,敦促你前进。但是应该出离了低半球,为了要这样看事物;因为在下方,它们在其反抗神圣方案上皆是非常真实的。

在古代传统中有此一说,人不能在此高上境界中生活二十日,而不舍弃他的肉体,回到无上之"太元"。可是在现代,这话已不复真确了。

正是这一圆满底和谐境,超上一切打击,乃随超心思底实践而成为可能。这便是那必将实现者,为了凡注定了得超心思底转化

的人。敌对底力量明知这事，知道在超心思世界中，它们自动会消失；更没有什么用处了，便不要费什么事，皆会融化去，简单只因为超心思底力量当前。于是它们愤怒奔突，否定一切，一切。

可是两世界间的联系还未曾造好，正在建造中。这便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三日之一经验的意义：在两世界间造成一联系。因为两世界皆已有在于此，——不是一个在另一个之上，——而是一个在另一个之内，在两个不同底方程里，但两者之间没有交通；可以说其相覆盖然未接合。在二月三日的经验中，我见到在这里和在他处的某些人，已属于那超心思世界，在他们的有体之一部分上，但未有系合，未有关联。在世界历史上这时辰恰到了，正应当建立此联系。

十一月五号的经验，是在两世界的联系之建造中新进了一步。我所投入之处，诚然是超心思底创造之元始：即凡那温暖底黄金，那浩大底，生动底能力，那至尊统治一切的和平。而我又一度见到，凡诸价值之现行于超心思世界中者，与我们的价值毫无关系，即使是最高智慧的价值，即使是我们所认为最神圣底价值，时若我们恒常生活于“神圣当体”之前；那完全是另外一会事。

不止在我们的赞美和皈顺“主上”的境界中，亦复在我们的同体为一的境界中，同体为一之性质不同，随人在此一方面之为何人而异，随人在此半球之进步，或人已度入彼一方面，出现于另一世界中，另一半球中，超上半球中，……而异。

在那一时分我曾有的与“至上者”的关系，其性质或种类，与我们在世间所有者敻乎不同，虽是同体为一，其性质亦异。凡低等运动，人知道的很明白，皆必然不同；而在这，这我们世间经验的最高峰，这同体为一，因之而得有“无上者”之统治与生活，——是了，他统治，他生活，方式不同，一随我们之在此低半球中，或我们之在超

心思底生活中而异。在那一时分(十一月十三日之经验),所给予经验之深密性者,乃我之恰合见到,微妙地,两知觉性境界在同一时。这几乎好像是“无上者”本身不同了,这是说,我们对“他”的经验不同。虽然,在这两事上,是与“无上者”的接触。是的,或许是我们之所见,或我们的翻译法不同;但经验的性质为异。

在那另一半球中,有一深密与充实,这在此世,译为他的一不同底权能了。如何表述呢?——不可说。好像知觉性本身的性质改变了。这不是某一事物,比我们在此世间所能达到的高峰更高,这不是“更进一步”,我们达到极端了,在峰顶,……是性质之不同了,性质,是在这义度下,即有其一充实,一富足,一强能,——这是依我们的方式的一翻译,可不是?——可是有个什么事物脱走了,……这真是知觉性之一新底翻转。

时若我们开始过精神生活,便发生知觉性的一翻转,这便是我们已进入精神生活的证明;是的,倘若人进到超心思世界,又再度发生知觉性之一翻转。

此外,可能是每一新世界开启时,便会更有这样一种新翻转。如是,即算是我们的精神生活,较之凡俗生活已是那么全般底一翻转,她是,她现出是,较此超心思底知觉性,此超心思底实践,某一物还更那么全般不同,其价值好像正相反对。

人可这么移译出之(但这非常不精确,过于小化了,变形了):这好像是我们整个底精神生活,皆白银制成,而那超心思底生活,是黄金制成;好像凡此间之精神生活,皆是一白银底震动,不是清泠,而简单是一光明,一直射到极顶之光明,一光明为完全纯洁,纯洁而且深密,但是在另一个中,那超心思者中,有一富实与一强能,这便成为整个分别了。凡此性灵体及我们现在底整个知觉性,其精神生活之全,对寻常知觉性好像是如此温暖,如此充实,如此神

奇,如此光耀,好了,凡此光辉比较那新世界之荣光,皆现为淡薄。

以此方式非常好解释这现相:联续底翻转,使常新底创造之丰富一阶段一阶段显出了,遂使凡在前者比较后者显得贫乏。在我们凡对寻常生活为最大底富足,对知觉性之新翻转显为贫乏。我的经验是如此。

前一夜,时当我试行要了解究竟缺乏了什么,倘我可能全般地,真实地使你们出离困难,那努力使我记起某日我曾向你们说起的,即"权能"的问题,转化的权能,实践的真权能,超心思权能:时若人进到那中间了,升入那一境,则在那一时刻可见到那真是全能,对我们在此之为我们者而言。于是我又见到,感到两个境界在同一时。

但是只若这实践犹未是完成了的事实,这将仍然是——一进步,——一进步,一上登,一夺得,夺得了土地,人愈是上达;时若这仍非新底翻转,则似乎一切又得从新作过。这是此下界经验之重复,——这在上方重现。

每一趟人总是有此印象,人是在事物的表面上生活。这一印象,重复又更重复;在每一新底胜利后,人有此印象:直到现在我只在事物的表面上生活,——在实践之表面,在"皈依"之表面,在权能之表面,——总止于事物的表面,经验的表面。在表面之下有一深处,唯独达到了那深处,方触到真事物。而且每一趟是同此一经验:好像是深处者又化为表面了,一个表面具足其所为表面者,是不精确,不自然底事物,一勉强底摹写,使人得此印象这又不是真生活底一事,是一抄袭,是一仿造,——是一形象,是一返照,不是事物本身。人进到另一地带,有此印象,发现了"源头"和"权能",事物之"真理";于是随后此一源头,此一权能,此一真理,又依次对更新底实践永是化为一现象,一摹仿,一抄写了。

其间应明白认清我们还没有拿到钥匙，钥匙不在我们手中。毋宁是我们知道它在何处，而我们只有一事可作：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完全底皈依，全般皈顺神圣“意志”，不顾什么事发生，即算在黑夜。

有黑夜也有白日，黑夜又白日，再黑夜，多少黑夜，但人应抱住这皈依之意志，抱住它，好像在暴风雨中，而将一切委之于“至上主宰”的手里，直到有一天这永是“白日”了，全般“胜利”。

3. 知默

从个人发展的观点看，亦为了仍在道路之始的人们，知道在自己所不了解者之前沉默，是最能帮助进步的事之一。知道不但在外表沉默，不说话，亦复知道在内中沉默，使心思不复纷争扰攘如其常所为者以固执其愚庸，使其不试以一原不能知解之工具去了知，使自省其弱点，使其简单地静静地开启，等待那时分到来，能接受“光明”了；因为唯独是光明，真实底“光明”方能予之以知解。这不是一切它所学到的，所观察到的，或一切所谓经验，它于人生之所有的；这是迥乎不同之物，全般超出了它。在这另一物——“恩慈”的表现，——自加显示于它内中以前，倘若非常沉静，非常谦虚地保守沉默，不试行要解知，尤其不试要批评，则一切事当进步的更快。

那嘈杂之声，凡一切文字，一切理念在头脑中作出的，是那么一场震耳欲聋之响，阻碍你听到真理，设若真理欲自加显现。

学学静默。时若有一问题待解决了，与其在头脑中纷纭于一切可能，一切后果，一切所应当作的或不应当作的事，设若保持静默，而加以一善愿之企慕，一善愿之必需，则很快解决便到了，而人既沉静，则能听到。

时或你陷于困难中，试试这办法：与其兴奋激昂，纷纭搜索一切理念，积极活动以寻求解决，不安静，感痛苦，在你的头脑中东奔西跑，——我不说是在外，因为在外凡人也许仍稍有常识，不那么作，而是说在内，在头脑中，——毋宁保持镇静，而且，一随你的本性，赴之以一热忱或一和平，一深密化或一扩大化，或凡此同时皆用，祈求“光明”，等待那要来到的。

如是，路程将大为缩短了。

4. 人与超人间之等级

问：人与超人之间，能否有中介底等级呢？

答：或许会有很多。

人与超人？你不是说超心思底新族类？如实，你是说我们所称为超人者，便是说，以寻常人类方式出生的人，却试要转化其生理体，如其以寻常人类出生所受者；其间有无等级？局部底实践，必然会有无数量。一随各个人的能量不同，其转化之程度必异，而且必然会有大数量底尝试，多多少少是徒劳无功，或多多少少获有结果，然后达到有似乎超人者，而且，即算在他们中间，也将有些尝试，成功或大或小。

凡勉力要超上寻常自性的人，凡试行在物质上实践那深沉经验，使其人与神圣“真理”相关联者，凡不着眼于“彼方”或“上方”，而试欲在外表上，身体上实现其在内中所实践的知觉性之改变的人们，这皆是超人学徒（apprentis-surhommes）。于此，在其努力之成就上，有无数底分别。每当我们试行不作凡夫俗子，不过寻常生活，而要在我们的动止上，行为上，反应上，表现神圣“真理”，时若我们为此“真理”所统治，而非为一般底无明所管制，而且，一随我们的努力之成功，好了，我们便皆是或甚好或不甚好底学徒，在

路上前进已甚远或未甚远。

凡此，皆是阶段。克实说，这问题是要知道在这趋向“转化”的赛跑中，二者谁先到，那要依神圣“真理”以转化他的身体者呢，还是依旧习惯，身体趋于坏散，直到它那么变形了，以致不能继续生活于其外在整体中了。这是“转化”与“颓化”之赛跑，因为只有两事能够为终点，许人说其成功到了什么程度：或则成功，便是说变成超人，——于是人自然可说：“现在我方达到结果了”。——或则死去。直到那点，寻常是人总“在道路上”。

此乃二者必居其一：或达到目的，或生命顿断，使前进暂行终止。论其在道路上，每人皆多少已行远了，但直至人达到了尽头，方能说人在那一阶段。是最后一阶段作算。只有几百或几千年后的人重来，回顾已往，乃能说：“曾经有这么一阶段，那么另一阶段，这样底一实践，那样底另一实践”。……那便是“历史”了，那事。那将是此事之历史观。直到那分际，我们全皆在进行中，在工作中。

其间我们在何处，而且我们将达到什么地方，最好是不过加思索，因为这牵挂你，便不能好好前奔。最好是唯独用心于前奔，不想他事。这是唯一最好底跑法。人注视所愿达之处，将所有的气力投入前进运动中。已到了什么地方，不计。我说，那是“历史”，后下会到的。

我们的事，有史学家会向我们说，——因为或者我们还在，——说我们作了什么事，如何作的……此刻所需要的是做去，——这是唯一重要事。

5. 反对神圣者

我见到一事，百次中至少有九十九次，这是凡人给自己的辩

解。事实上我见到几乎每人写信告诉我："我被反对力量猛烈攻击了"，这是他们所举出的一理由。这是有些事物在他们的天性中不肯退让，于是将全部过咎推到反对力量上。

如实，我已愈加趋向某一事物，使凡此反对力量的任务，减到只为一试验者了，——这便是说，其所以有在于此者，是为了试验你们在精神寻求中之诚心。这是一些事物，在作用上且为了工作是有其真实性的，——这有其巨大真实性，——可是时若人已度过某一境地了，凡此皆损减了，到了不那么分明，不能怎样割划出的地步。在玄秘世界中，或毋宁是倘若人以玄秘眼光看此世界，这些反对力量皆甚为真实，其作用亦甚真实，全然具体，其面对神圣实践之态度，是积极相敌待的；但是一自人度出这境地后，进入精神世界了，舍"神圣者"即为一切之外更无何者，或无物而不神圣之界，则这些"反对力量"变为全部游戏的一部分了，也不能更称其为反对力量：这只是其所取之一态度；更明确说，只是"神圣者"在他的游戏中所取的一态度。

这亦复是室利阿罗频多在他的《综合瑜伽论》中所说的对偶性的一部分，对偶之物之重被吸收。我不知他说过这没有，我不相信有，但这是同一事。这又是另一种看法。他为我们说起过这些对待："个人性者、非个人性者"，"自在主宰、权能"，"神我、自性"，……还有一个："神圣者"与"反神圣者"。

6. 精神的任务

问： 精神的任务是什么呢？

答： 可以说，这是"无上者"与显示间的知觉底中介者，同时是显示与"无上者"会合之处。

精神能了解最高底神主，与之相通，同时它是最高神主与最外

在底显示间之一中介,为最纯洁,也最少变形。是精神以心灵之助,指点知觉性向上,向"神圣者",而且是在精神中,知觉性始能了解"神圣者"。

可能说,人所称为"精神"者,是"恩慈"带进物质世界之一氛围,使此物质世界能觉醒到它的渊源之知觉,且使它企慕回返到渊源。这诚是有如一种氛围,解放着,启开门,以释放出知觉性。是这容许有真理之实践,且给予企慕以其成就之一切权能。

自高处观之,人可说,是于此一作用,此一光明底和能解放的势力,凡给我们开路进向至上真实,提拔我们出乎愚暗泥泞之胶粘,给我们开启一切门户,给我们指路,引导我们走到当往之处者,简言之,是于神圣"恩慈"在世间所造的氛围,以救之出乎其所堕入之黑暗者,我们乃加以"精神"之名。

心灵,便好似它的个人底集中,它的个人底代表,在人类中者。心灵是人类所特具的一物,她只存在于人中。她好像精神在人中的一特殊表现,他界之有体皆无心灵,但皆能在精神中生活。可说心灵是精神遣到人类中的使者,一特殊底助力,使之动作更快。是心灵乃容许有个人的进步。精神在其原始形式中,只有一较普遍,较集团底作用。

精神,此一时尽着一救助者和向导者的任务,但它不是物质显示之全能主宰;是要待"超心思"自加组成一新世界了,然后精神乃成为主宰,统治"自然",在一明显可见的方式里。

人所谓"新生"者,是生入精神生命,生入精神知觉性,这在自体负戴了一点精神的什么,在个人则由乎心灵,乃能开始统治生命,为生存之主宰。可是在超心思世界中,是精神将为此全世界,及其全部显示,全部表现之主宰,明知,自发,而且自然如是。

只要是谈起精神,只要这是人读到过的一事物,朦胧知其存

在，可是对知觉性为一不十分具体底真实，则这表示人尚未曾生人精神。时若人已入生于精神中，则它化为一个事物，较全物质界远过其具体，远过其生动，远过其真实，远过其可触知。而且是这，乃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真不同处。时若精神世界是自然真实了，时若其为真实底，具体底存在，成为人可在其间自由呼吸的氛围，则可知道人是度到那方了。但只若其仍为稍许朦胧而不甚明确之物，——人自然听到谈起，知道其存在，但它还不是具体底真实，——那么，好了，这表示新生尚未得成。若长此仍自谓："是的，我所见的，我所触的，我所患的病，我所遭的饥饿，使我感到的沉重底睡眠，凡此皆真，凡此为具体"，这表示人还未曾度到彼面，还没有生入精神。

如实，极大多数人皆好像囚人，一切门窗皆已关闭，于是他们感觉窒闷，这是很自然的；但他们自身带了开这些门窗的钥匙而不加利用。诚然是有一长时期他们不自知是有了钥匙；但既经知道了很久以后，既经有人告诉他们了以后，他们迟疑而不肯用，而且疑惑其是否能启开门窗，或甚至门窗开启了是不是好，而且，纵使有了印象，究竟开启了或者是好，他们又有此畏惧："门窗皆开了会发生什么事呢?"于是怕起来了。他们怕自己消失于此光明于此自由中。他们愿安于他们所谓"自己"。他们爱好他们的虚伪和他们的奴役：在他们中间有些什么爱好这，而且于此固住了。在他们留下了这印象，倘若没有他们的界限呢，他们不会生存下去了。

是为了这缘故，这旅程乃如此长，为了这缘故，乃如此困难；因为，设若人真同意于不要再是自己了，则一切皆变到非常容易，迅速，光明，快乐，——也许不是凡人所想象的快乐和容易的样式。究竟说来，极少有人不爱战斗的。又更少人会同意于不更有黑夜了，不以为光明只如黑暗的对反。"没有阴影便不会有绘画了，没

有战争便不会有胜利了,没有困苦便不会有喜乐了”。这便是他们所思想的;只若人犹是这么思想,则他没有生入精神里。

7. 在物质中敬拜至上者

在一切宗教的人道礼中,尤其是玄秘法的,各种仪文节目皆非常详尽规定了:凡所诵说之言,凡所作之姿式,皆有其重要性,极微细处违犯了规则,做了极微细底错误,皆可招致大不幸底结果。在物质生活上同然,设若人行过真生活法之入道仪式,人能转变物质生存。

设若人视身体为“主上”的殿堂,则医学,比方说,乃庙中执役之人道礼,而各专科医生,乃各种敬拜仪式之执事祭司。如是医药乃真是一祭司道,也应该这么处理它。

同样,这事可说上体育,以及一切科学之从事于身体及其功能者。而且,设若人视全物质世界为“无上者”的外套和显示,于是人可以说,一般而论,凡物理科学皆敬拜之仪法。

人时时总是回到同此一事上:绝对需要纯全诚实,纯全不欺,和所作的事之尊严之感,庶几可以作其所作,如所必须。

设若人能真实地,完全地知道一切详细节目,生活的仪式在物理生活中于“主上”的敬拜之一切详细仪文,这真是可赞美了,——知道了,不再犯错误,永不再有差错。人完成这仪式了,成之以入道礼之完善。

四

1. 宗教是否必需

问: 在人的寻常生活中,宗教是不是一必需呢?

答：在社会生活中，宗教是一必需，因为她的用处是纠正集体自私性，而那倘没有这管制呢，会发展过度了。

集团知觉性的水准，时常低于个人知觉性水准。这是很可怪的，时若多人集合成群，或大多数人相聚，这与其智慧之降低似乎成正比例。这么，一群众的知觉性是远下于个人知觉性，而社会的集团知觉性，必然又下于组成它的个人之知觉性了。

在寻常生活中，个人自知或不自知，总有一宗教，可是他的宗教的对象，有时属非常低下等级：其所崇拜的神，可能是成功之神，或金钱之神，权势之神，或简单是一家神，儿童的神，家族的神，祖先的神。经常是有一宗教，宗教的品质随各个人非常殊异，可是在凡夫难于生活和继续生活，和在生活上坚持，倘没有某一事物好像一理想的基础，作为他的生存之中心。大多时是他不知道这，设若人问他的理想是什么，他亦不能表呈，但他有一个，依约地，在他好像是生存中最可珍贵之一物。对大多数人，比方说，这便是安全：生活于安全中，在那境况里人已确然于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这是大目标之一，——倘若能称这为目标，——人事的大推动力之一。还有人则安乐是重要事，更有他人则这是愉快，享乐。

凡此诸物所处皆至卑下，人很难动意加以理想之名，但如实这是宗教之一种，好像是值得人奉献生命于其间之一物。有许多势力，试欲强加于人，用此为其基础。不安全，不稳定的情绪，是一种工具，一手段，为政治或宗教团体所利用以影响个人的。人在这些理念上玩把戏。

每一政治理念或每一社会理念，是某一理想的一种低等表现，这理想可算是一原始宗教。一旦已有思想的官能了，则必然有企慕，企慕某一事物之超于每一时分的粗重日常生活者，是这给人以能力和生活之可能。

自然,这可说上个人亦如集体,其价值正与其理想、其宗教之价值成正比例,这是说他们安置于他们的生存的顶上之事物。

如实说,不论人知之或不知,每人有他自己的宗教,纵其时已隶属于任何大宗教,有声名与历史者。这是定然的,即算人已记熟了教条,遵守一规定了的教仪,而各人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了解,依他自己的方式行事;只有宗教的名称是同一,但同此一宗教,不是在凡相信是奉行着的个人为同一。

人可说,设若这向未知者与在上者的企慕未曾得到一表现,则人类生存将很是困难了。设若在每一有体内中深处未尝有一希望,希望较好底一点事,希望某种命令,不论其为何,则很难有必需的能力以继续生存。

但是,只有极少数个人能自由思想,而信奉一宗教事情容易多了,接受之,采用之,参加这宗教团体,远过易于替自己表划出自己的敬信道。于是在外表人是此教徒或彼教徒,而其实这只是一外表现相而已。

2. 集体祈祷

问: 一集体祈祷的效果和价值怎样?

答: 有种种不同底集体祈祷,正如有种种不同底集团。有一无名之集合,一群众,以环境之偶然而聚,无有内中底同调合节,是为某一事件之力量所推移,例如一国君或一吸引群众注意的人物,是在一危急境况中了,生了病,或遭了意外,人民便集合起来,要知道消息,亦复要表达他们的情绪;这是由环境之偶然,许多个人聚集了,这便是说,了无内中底联系,除了是属同一利害关系。

有这种例子,群众自动祈祷,为了使某人恢复健康,那他们所特殊关注的人。自然,同此一群众,可能为一反对底目的而集合,

是憎恨的目的，他们的呼声也算是一种祈祷，向敌对和毁灭底力量祈祷。

凡此运动，皆自发底运动，没有组织，未曾预期。

亦复有个人的集团，是环绕一理想，或一主义，或一所愿成就的事业而结集的；在他们中间有一组织着的联系，即同一目标，同一志愿，同一信仰的联系。他们能以一有规则底方案集合，作共同底祈祷或静虑；然则倘若他们的目标是高尚底，他们的组织是完善底，他们的理想是雄强底，这一团体能以其祈祷或静虑，有大势用于世界情事上，或他们自体之内中发展和集体进步上。这种团体必然是甚高过其他团体，但没有那盲目底强力，为普通群众所有的，群众的集团行动所有的。那猛力，那紧密性，它们却代之以一意愿底，知觉底组织之能力。

在多个时代，世界上曾有过这么组成的团体。某些在世间有过历史性底生命了，有过历史性底作为，但普通于大众于凡俗总是未尝甚有成功，未甚于例外底少数个人。常常是它们被猜忌了，受到攻击，迫害，时常它们是在一暴猛底而且甚为黑暗甚为愚昧底方式下被解散了。

某些这种团体，半宗教性，半武士道性质的，在一种信仰或毋宁说一信条周遭组成，有其决定底目标，在世界上曾有过一非常有趣的历史。而且，决定地，以他们个人的努力，为了集体底进步做下许多事了。

有一理想组织，倘若整个好好实行了，可能成为一异常雄强底全体，只若其组成的分子，皆有同一目标，同一志愿，而其内中已充分发展了，能赋予其内中底一体性，目标，动力，企慕，作为之一体性，以一非常联贯底形躯。

在一切时代，人道的中心组织皆试行过这事，方式是多多少少

颇属愉快,而且在一切玄秘传统中,于此总认为一异常强大底作为之手段。

倘若集团底一体性能够达到同一底结合,有如个人底一体性,则它可增乘个人的作用与权能。

惯常是,若聚集多少个人,则此团体的集合价值,远低于每个人分别而论的个人价值,可是在一充分明觉而且同格同调底组织,则相反,个人的作用之能力可以增乘。

问: 人能否以个人的努力增加信心呢?

答: 信心,诚然是神圣"恩慈"给我们的锡赐。这有如一张门,突然在一永恒真理前启开了,由此我们能够望见几乎触到这真理。

正如在人的上升之一切事一样,必须作一番个人的努力,尤其是在开端。可能在某些特殊环境下,为了某些理由全脱出了我们的智识以外的,信心忽然来到了,全非所预期,几乎不曾请求过;但在最通常情形下这是一回答,对一愿欲,一需要,一企慕之回答,回答有体内中某物,在寻求着,愿望着的,纵使其不甚明觉,也不甚有系统。无论怎样,时若信心是给予了,时若人已有此内中突然底照明,要在一恒常方式下保持之于活动底知觉性中,个人的努力绝对不可没有。人应该保持其信心,愿得有信心,应当寻求她,培植她,保护她。

人类心思,有一不健全底可弃底习惯,即疑惑,辩驳,怀疑主义。在此是应行使人力的:必须拒绝其进来,拒绝而不听,更进而不随从他。没有更危险底游戏了,在心思上与疑惑和怀疑主义相戏。这皆不仅是仇敌而已,这皆是可怕底陷阱,一旦人掉下去了,便有奇巨底困难自拔不出来。

有些人以为这是一非常庄丽底心思优美,以理念为戏,加以讨论,反对其信心,以为这给你一非常高尚底风度,如是你便超出迷

信和无明了；可是正在听取疑惑和怀疑论的提示之处，人坠入更重大底无明中了，也离开了正道。人进到纷乱中，错误中，矛盾相纠结之萦回小路中，不常确定能够走出。人那么远离了内中真理，以致看她不见了，有时亦与心灵全失去了接触。

必然，应作个人的努力，保守信心，使之在自己内中长大。这以后，很久以后，有一日人可回顾，而见到凡所发生的事，即使是好像最坏底事，皆是一神圣"恩慈"，使我们在道上前进；于是，可见到此个人的努力亦是一"恩慈"；但在达到那境界以前，应已前进很远，作过多少战，有时竟是受过了多少苦。

坐下取一惰性底被动态度，说："倘若我应有信心，我会有的。'神圣者'会给我。"——这是一懒惰，无知觉，几乎是不善愿的态度。

要内中底火焰长明，便应加薪，便应守住此火，便应将人所要抛弃的一切错误之燃烧物投入其中，凡足以稽迟前进，覆暗道路者，皆作为燃烧物投入其中。倘若你不增养这火，它便在你的无知觉性和惰性之灰下熄灭，那么，不复是多少年了，而是若干世纪，若干生得度过，然后你方能达到目标。

人应当看守自己的信心，有如看守一无限贵重底生命之摇篮，而且要极小心地保护它，防备凡足以变换之者。

在太初之无明与黑暗中，信心是神圣"权能"之最直接底表现，来战斗和征服的神圣"权能"的。

3. 精神提拔心思

问："精神性帮助心思逃出它自体"①，——这是什么意思呢？

① 室利阿罗频多著《神圣人生论》二、二十四。

答：时若心思确信自体为人类知觉性的最高峰，在它以外在它以上更没有什么了，则它以为自体的功能是最完善底功能，它亦完全满意于进步，它在此功能的限际中所能作的，增加了清明，正确，复杂，柔软性，粘柔性在它的运动里。

它常有一自发底倾向，是非常自满了，满意于它所能作的；设若没有一力量比它的更大，一权能比它的更高，使其在一无可抵拒的方式下学到它的界际，它的贫乏，它永不会作一番努力从正门走出：解放到一更高且更真实底有体之形态里。

时若精神力量能够活动了，时若它开始发生势用了，它便动摇心思的这自我满足，而且，以持续底压力，它开始使其感到超出它以外，尚有某更高更真实之物，于是心思所固有的虚矜，有少许一点点退下了；又自心思一旦感知它自体是有限，无知，不能接触到真实底真理，则解放开始了，开始有启对某在彼方之事物的可能。但是它应当感到这在彼方者之权能，美，力量，然后自加投顺。它应当明见自体的无能和界际，在某个超越它的事物之前，否则它何尝能感到自体的气弱呢？

有时仅一度接触便够了，有个什么在这自我满足之上破开一小罅隙，于是醒觉了这向彼方之欲望，需要一更纯净底光明了，随此觉醒，遂起了一企慕，要胜得这些；随此企慕，解放也开始了，于是有一日，人抉破了他的界限，迸发到无尽底“光明”里。

设若未尝有这恒常底压力，同时自内起又自外来，从上下又从最深处升出，则永不会有何改变。

即使有了这，仍需要多少时候事物方可改变哪！在这低等自性中是多么顽强底抵抗，又多么盲昧且愚蠢执着有体之动物形态，对解放是怎样拒绝！

在显示之大全中，有一无量底“恩慈”，恒常在从事于拯救世界

出离苦难，出离黑暗与无明，它适陷于其中者。在一切时，此“恩慈”从事工作，永无休止；虽是如此，又需要多少千年万年，使此世界醒觉到必需有更真实，更伟大，更美丽底什么。

每人可依其在自身中所遇到的抵抗力，度量此世界所反对“恩慈”的工作之浩大抵抗力。

进者，唯独是人已了解凡此一切外物，凡此一切心思构架，凡此一切物质工事，皆属空虚，无用，除非皆已完全奉献于此“光明”，于此在上之“力量”，于此正欲自表曝之“真理”，然后人乃有准备于决定底进步了。如是，唯一真实有效果之法，是一完善，全般，热烈底奉献，将此有体奉献于“彼”，那在我们之上者，唯独有权能改变一切者。

时若人启对自己内中的“精神”了，便可得到此一超上生活之先尝味，唯此超上生活乃值得过，于是起了自跻其间的志愿，臻至该处之希望，必为可能之定信，终于亦有了力量以作此必需底努力，更起了决心要走到尽头。

起初得觉醒，其次乃能克服。

4. 如何胜过困苦

问：如何胜过困苦呢？

答：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困苦的原因无数，而其性质亦大相悬殊，虽困苦的原因总是一致，出自反对神圣意志之一初始行动，为了解之方便计，人可将困苦分为两汇：分明不同，虽在实际上可见皆常是混在一起。

第一汇是纯自私性底，出自这种事实：感到自己的权利给剥削了，夺去了其所必需，感到违忤了，被侵夺了，受欺骗了，受伤了，诸如此烦……凡属这一汇的困苦，皆分明是敌对作为之结果，这不单

是开了知觉性之门对向反动势力,也是其在世间作为的最强底手段之一,一切中之最强者,设若加上其自动和自然底后果:在强者的憎恨和欲望复仇,在弱者的灰心和愿意死。

另一汇苦,其初始原因是"离别"之苦,乃"敌对者"之所为,在性质上全然相反:这是一种困苦,生自神圣底慈悲,是爱之困苦,悲怀世间之患难,不论其原始,其因果为何。但是这种困苦,属纯粹心灵性格,不属任何自私性,任何自高性,她充满了和平,力量,行动之能力,对将来的信心,对胜利的志愿;她不怜伤,她安慰;她不自认与他人的无明运动为一,她治疗而且照明。

这自然可喻,在其纯粹真元,唯独为神圣圆满者乃能感到这一困苦;可是局部地,暂时地,有如自私性的浓云之后的电光,她能闪现,在凡有广大和慷慨底心量的人们中。虽然,最寻常是在个人知觉性中,这与那忧愁和微末底自尊相混,那是凡抑郁与衰惫的原因,但是倘若人很儆醒,拒绝此一混杂,或至少将其消灭到极微小度,则随即可见到这一神圣慈悲,是托基于一崇高和永恒底悦乐上,唯独有其力量与权能,解放此世界出乎忧患与无明者。

这一种困苦,只是随"敌对者"全然消灭了,其行动的一切后果也皆消灭了,然后亦将从宇宙间消失。

5. 求自我发展

问: 如何找到自我发展的真转机和真阶段呢?

答: 如何找到么? 寻哪! 要志愿,赴之以坚忍,应该以这为最重要底事。

时若人作了内中必需底努力以发现自己的心灵,与她结合,使她统治生活,最寻常发生的事,则是一种发现的奇妙底美悦,而第一本能是向自己说:"现在,我已有我所要得的了,我已得到无尽底

喜乐了”。于是更不复关心他事。

此外，这几乎在凡已作此发现者皆然，而且，甚至还有些人将此经验提高到实践原则。他们说：“在此发现以后，一切皆已成就了，更没有其他的事要作了；你已经达到了目的，路程之尽头”。

如实，需要有大勇气再向前进，应当是这被发现出的心灵，是一勇猛战士心灵，一点也不满意于其自己内中的悦乐，于他人的不幸则以此理念自慰说，迟早凡人皆会要达到那里的，而人既已作此一努力，他人同样作也好；亦复有其他的人，转而自慰说，由这内中底灵明境界，人能以一大仁爱与一深慈，帮助他人也达到那里，若凡人皆将已达到那里呢，那么，世界也可完结了，这于不爱受苦难的人们更好了。

但是……总有一“但是”，人是否确然于如此即是“无上者”自加显示时的本旨和目的呢？

凡此创造之全，凡此宇宙显示，至佳只像是一非常坏底玩笑，倘若仅是达到那里而止。若原是为了出离，则为何要开始呢？要作了这么多战斗，受过了这么多痛苦，造成了这一点什么，至少在其表面是那么恶剧似的，戏剧似的，究竟是作什么用呢？设若这简单是教你出离，——则更好是不曾开始。

可是倘若人进到事物的本原里，倘若，不但祛除了一切自私性，亦且祛除了私我，全般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且那么完全又那么无私意，致使你能识得“主宰”的方案，则人可知道这不是一坏玩笑，这不是一条曲路原是为了转回——却稍稍辚伤了——到出发点；这全然相反，是为了全创造可学得有体之悦乐，有体之美，有体之崇高，一超上底人生之皇华，以及此悦乐，此美，此高华之永远底，永远进步底发展；于是，一切皆有意义了，于是人不悔已经战斗，已受苦难，于是人有实践神圣目的之热忱了，直扑入实践，确然

于目标和胜利。

要知道这,应终止为自私,为一分别有体,在自己身上打回旋,离绝了无上“渊源”。这是所应当作的:祛除私我,——于是能识得真目标,这是唯一之法。

祛除私我!让它像一件无用之袍服一样卸掉。……

结果是值得所当费的气力的。而且人不是全然孤独在路上行,倘若人有信心,人得到帮助。

倘若人与“恩慈”仅有过一秒钟的接触,——这神奇底“恩慈”,提挈你,使你跑,甚至使你忘记你应当跑,——设若人仅有过一秒钟的接触,则人可努力于不忘记她。且以一儿童的天真,一儿童的单纯,对之毫无复杂事者,自我奉献与此“恩慈”,让其作一切事。

所需要的,是不听从抵抗者,不信反对者,必有信心,一真实底信心,一信心使人全无计较全无打算而舍去自己。信心哪!说:“给我作这个,我让你作。”

这是最好之法。

五

1. 至上平衡

人普通总以为时若一创作达到其可能性的最高度了,那便是完成。但恰恰是这理念,我起而反对。完成不是一峰顶,它不是一极端。原来无有极端:无论你做什么,总永是有一较好的可能,而且正是这较好的可能性,乃进步的真谛。

在“自然”所作的一切中,她总是进到极限,时若她见到她不能再前进了,她便毁灭一切,又重新开始。人不能称此为一完成,因为完成不能被毁灭。完成可存在,仅是当时“自然”不更能毁坏她

所已作始者了。但据目前而论，尚无她所未尝相续随其所制作之程序与度量而毁坏者的先例，时当其判断所制者为不充足或非合乎她原意所要作的。因此人不能说，她在她的创作上已臻于完成。

如是，人类像其现在这样，不能进步无限；他除非出离自己，不能臻于完成。他应当度到一高上族类，或委弃此一族类而创出另一族类。人类是过渡体。在通常言语可以说："哦！他是一完人"。但这是一文学意像。人类于今所可达的最高度，也许是一静定底平衡；但凡为静定者可以破灭，由于缺乏进步。

完成不是一静定境，它是一平衡，且是一机动性底平衡。

人可由完善更臻于完善。人可想象一境，其间不必须如"自然"在其现在的进程中一样，降下一级以便能够前进。在新境界中，不是得勉强退回以便再能起始前进，而是能永远前进，不必停止。

完成可达，在个人，在集体，在地球上，在宇宙间，时若在每一时分，容受性在质上和量上与那要自加显示的力量相等。

那将是自上而降与自下而应者间之无上平衡，一在恒常进步中的实践。

2. 吃果子

一个桃子应在树上熟了，这是一种果子，应在太阳光中采摘。当太阳晒在上面时，人到了，摘下，咬着一口。那绝对是在天堂似的！

有两种果子是像这样的：桃子和青梅(reines-claude)，青绿或金黄的。是同一样，也应当在树上暖熟时采摘吃，这便给你一种滋味，有如在伊甸园中的。

每种果子，应以一特殊方法吃。

究实说,这便是地上“天堂”和“智识”之树的象征:吃了那“智识”的果子,人便失去运动的自发性了,人开始客观化,学习,讨论,于是,“一自他们吃了那果实,他们随即充满罪恶了”。

我说每种果子应以一特殊方法吃。凡人一随自己的本性,依自己的真理而生活,应自动地发现其运用事物之方。时若人随自己本体的真理而生活了,亦不需学什么事,自动会作,一随内中底律则。时若人至诚随顺其本性,自动而且至诚,则是神圣了。一自人思想,见到自己作为,而且开始讨论,便随即充满罪恶了。

是人的心思知觉性,充满全部“本性”以罪恶的理念;及凡此带来的苦楚呵!动物全不是像我们这样不快乐,全不是,全不,除非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那些被败坏了的。被败坏了的,皆是就人而生活的。狗便有罪恶和过失之感。这因为它们的整个企慕是要像人,人便是神;于是有作伪和撒谎:狗撒谎。人却喜爱这,说:“呵!它们多么伶俐!”

它们失去它们的神圣性了。

人类,在螺旋纹底进化上,真也到了不是有趣的一点了。

3. 大虫比人神圣

问: 但一条狗岂不是比一只大虫更知觉,更进化了,在螺旋纹上更高,便是说,更近于“神圣者”么?

答: 这不是知觉与否的事,人比大虫更进化,于此毫无疑惑的影子了,可是大虫比人更神圣。不要将事义混淆,这是两桩全不相同的事。

不是么,“神圣者”遍一切处,在一切中,永不当忘记这;一秒钟你也不当忘记这:他是遍一切处,在一切中;而且,在一不知觉可是自动因此是至诚底方式下,凡在心思显示以下者,皆神圣而无混

杂，这是说，自动，一随其本性；是人以其心思乃转到了罪过的理念。自然，人是远过知觉！这不庸辩议，固已明白，因我们所称为知觉性者（所谓“我们”称之，即是说，凡人所称为知觉性者），是将事物客观化和心思化的权能。这不是真知觉性，这是人类所称为知觉性者。于是，一随人类方式，诚然是人比动物远过知觉，可是随人类亦有罪恶与妄倒俱起，这皆不存在于我们所称为“知觉底”境界以外，而且这也非真知觉，这简单是在于将事物心思化，有些能量将其客观化而已。

这是一上升之曲线，是的，这曲线离“神圣者”很远，而且应当上升高而更高，以重新寻得，自然地，一超上“神圣者”，因其为知觉底“神圣者”，而其他虽皆神圣，然非自知，自发地，本能地自知为神圣。而且凡我们的善、恶的伦理观念，凡此一切，皆我们投到创造上的，以我们的变形了颠倒了的知觉性投上的。这是我们发明的。

我们是变着形底中介者，介于动物的纯洁与天神的神圣纯洁之间。

4. 古典中的神

问：古事记中的神，以及希腊和埃及神话中的，皆有没有真实存在呢？

答：人可发现种种相似点，在古事记中的神与希腊和埃及神话中的神之间；这能是一有趣味底研究问题。在近代西方世界，凡此天神，——希腊的神，以及其他一切“邪”神，如他们所称者，——皆只是人类想象之产物，不与宇宙间任何真实相应；但这是很重大底错误。

要了解宇宙生命的机构，甚至此地球上的生命机构，应当知道如实这皆是真实底和生活底有体，每个在其固有的境域里，而有其

独立底真实性。纵使人类不存在，它们是存在的。这些天神大部分在未有人类以前便已存在。

在一非常古底传统中，也许先于巴比伦和《韦陀》两系，这两系是那传统的两支，创造的历史不是从形而上学观点叙述的，也不是从心理学观点叙述的，而是从一客观观点；而这历史亦如我们的有史时代以后的历史同真。诚然，这不是唯一观看法，但这一法与其余一切看法同样正当，而且，无论怎样，它承认凡此神圣有体之具体真实性。

此诸有体，属于宇宙的进步底创造，自体尝临视宇宙的形成，从最属以太质诸界或最微妙诸界，一直到最属物质界；这是神圣创造“精神”之降临。它们是进步地下降的，经过种种真实体，即愈降愈加——不能说浓厚，因为这不是浓厚的；也不能说属于物质性，因为如我们所认识的物质在那些界上并不存在，——即愈降愈加具体的真实体。

根据玄秘学派和其他传统，凡此真实体之地带或真实者诸界，皆得到各个不同底名称，以各种不同底方法分汇，可是有一真元底同似，而且设若人在这些传统中回溯够远，则几乎只见其有名相随各个国土和各种语文而不同。在近代，西方玄秘学者的经验与东方玄秘学者的，仍然表呈甚大底同似。凡去发现这些不可见的世界的人，于其所见者作下的报告，皆几乎是全般同似，不论他们是这一地或那一地方的人；他们用的文字不同，可是经验非常相像，而且其处理诸力量也同一。

这些玄秘世界的知识，是基于微妙体之存在，及与诸微妙体相应之微妙世界的存在；这皆是心理学方法之所称为“知觉性境界”者，可是这些知觉性境界，真实是与诸世界相应。玄秘法的程序，于是有在于知觉此诸内中有体或微妙体的各种境界，且有在于既

充分能为之主宰，则能将其一一相续启露。如实，有各微妙性的一整列阶层，为增上或为减下，一随所向；玄秘法的程序，便有在于从一粗重体启露一较微妙体，如是类推，直至极微妙到属于以太的境界了。人于此由相续出体作用，乃进到微妙而愈微妙底躯体或世界中。这有点像是每一趟人度入另一次元。物理学家的第四次元，不是其他什么，只是一玄秘知识之科学底移写。姑另作一表像说法：可以说此物质身体是在中心，——这是最物质底，最凝厚，也是最微小的，——较微妙底内中诸体，愈加张大而汩没此中心物质之身，透过它，愈张大亦愈推广，好像水蒸汽出自一有小孔之瓶，在其周遭围绕了一层白雾；微妙性愈增，则其张大亦愈远，趋于弥漫宇宙，终于将自己宇宙化了。这一程序全然是具体底，给人以这些不可见的世界一客观经验，甚且允许人在这些世界中作为。

在西方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些神非简单是主观底，不是出自想象，——以为多少是一种狂妄底想象，——而是与一宇宙真理相应。

凡此地域，皆充满了有体，各存在于其自界中，而且，倘若人在某一界醒觉，心知，——比方说，倘若出离此一较为物质底身体，醒觉于无论那一高等界上，——则与那一界的人与物，正如与此物质界之人与物，有同样底关系；这便是说，有一完全是客观底关系，与你对这些事物的理念毫不相涉。自然，当人愈接近物理世界，物质世界，这同似也愈增大了；而且甚至有一时这一区域可在另一区域上发生直接作用。无论怎样，在室利阿罗频多所称之高上心思界中，你发现一具体底真实，全般不依乎你的个人经验而独立：你回到那里，你重新见到那些事物，只有当你缺席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事为不同。你与那些有体有些关系，正和你与诸物理有体之关系同一，只有这异点，这些比较粘柔，轻软，直接，——例如，有此一改变外形的能力，可见底外形改变，一随你所自处的内中境

界,——可是你能够与某个订一约会,你可到约会处,又重遇到同此一有体,有了些不同,是你不在的期间发生的;这完全具体,结果也完全是具体。

虽然,至少应该略略有点这种经验,然后可明白这些事。否则,倘若人确信凡此只是人的想象和心思形成,倘若人相信此等天神有这样或那样底形相,只因为人是那样想象的,而且彼等有此缺点或彼性质,只因为人想象其如是,——凡那些人说上帝是依人的形像造的,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中,——凡此等人决不会明白,这对他们现得十分可笑,全属愚痴。应该体验过一点点,接触过一点点这事,庶几知道这为一具体之事到什么程度。

自然,儿童知道许多,若人不将他们毁坏了。有多少儿童每晚回到原处,继续过着在那里开始了的一种生活。若使这些官能未随年龄而毁坏,则人可将其保留。当我曾经有一时期于梦境甚有兴趣时,我能真正回到一个地方,继续我曾经开始了的工作,例如访看某些事物,排置某些事物,作一组织工作,或发现工作,或探险工作:人走到某一地方,正如在生活中走到某处一样,于是休息,又回来,又再开始,——人在所中辍之处再开始其工作,继续下去。你可见到有许多事物全不依赖你,在这种义度下,即许多改变全非你所能作主的,当你不在那里的期间自动发生了。

但是为了这,应当自己生活这些经验了,应当亲自见到,应当以足够底诚心和自动性生活过了,庶几见到它们独立,不依赖心思形成。因为人也能作正相反对一方面的事,深切研究心思形成在事情上的作用,——这,这是非常有兴味的,但这是另一境域。这研究使你非常谨慎,非常明智,因为这可见到人能幻蔽自己到什么地步。所以二者皆得研究,梦与玄秘真实,要知道二者间真元底分别。一个依赖我们,一个自体存在,绝对不依赖乎凡人于此所有的

思想。

时若人在此境域上工作过，则可如实觉知倘若研究一主题了，在心思上已了解某事，这可给经验一特殊底色彩；经验可能是至为诚实且为自发，可是由此一简单事实，即人已识知这主题且研究过了，这便给予以一独特底性格；然倘若人于此问题毫无所知，全般不晓得什么，经验到时，纪录可能是全般诚实和自发，多多少少也可能是适当，但它不是事先心思形成的结果。

自然，这一玄秘知识或经验，在世界上不常有，因为，在那班内中生活未甚发展的人其外在知觉性与最深内中知觉性之间，真有一些闲隔底空处；联续着的有体诸境界缺乏了，应当建置。于是，时若人初次进到内中，他们迷惑了，他们有此印象，自己是坠到黑夜里，进入了无物，无体中！

我曾经有位丹麦朋友，一位画家，他便是这样的。他要我教他出离他的躯体；他时有很有兴趣底梦，以为值得劳此一神，明觉进到那里去。于是我使他"出神"了，——可是那成了一可怕底事！……当他作梦的时候，他有一部分心思仍然明觉，活动，这活动部分与他的外在有体间有一种联系，于是他记得某些梦境，但那只是一非常局部底现象。出离自己的躯体，那意义是应当渐渐经过有体之一切境界，倘若有系统地作这事。那么好了，在微妙物理体便已经几乎非个体化了，而且，一更远去之后，便没有什么了，没有形成，没有个体化。

如是，时若要人静虑，叫他们内返，进到自我内中，他们便发愁了，——自然如此！他们有此印象，他们是灭无了，而且有其理由，没有什么了，没有了知觉性！

这些事对我们好像极其自然，明显；对毫无所知的人呢，这皆是荒谬想象了。比方说，倘若你移植这些经验或这种知识到西方，

那么好了,除非你只是往玄秘人士之林,他们会瞠着你,……设若你转过背去,人便会很快说:"这班人皆是妄人!"

话说回来,谈到天神且作结论,应当说凡一切有体之未曾有地上生存者,——天神或魔鬼,不可见的有体和权能,——皆没有"神圣者"所赋予人类者:性灵体。是此性灵体给人以真底爱,恩,慈悲,深厚之仁,皆足以补偿其外在底缺点。

在诸天神,错误便不存在,因为他们随其本性生活,自动无有拘束:这是他们天神的风度。可是倘若人自处于更高上观点,若作一高上视瞩,一整个的视瞩,则可见其缺乏了某些仅属于人类的品质。由人之能爱,能作自我奉献,人可能有同于天神的大底强能,甚且更大,时若人不自私,时若他能超出他的私我性。

设若人圆成了所望于他的条件,人便比天神更近于"无上者",可能更近。他不是自动如此,他有其能力如此,有此潜能性。

设若人之爱能纯无混杂而自加显示,则它是全能的。不幸,在人之爱中,有一对自己的爱亦如于对所爱者的爱;它不是使你忘记你自己的爱。

5. 精神能量

问: 倘若人有很少精神能量,能不能增加呢?

答: 我不知道是否可说人有很多或很少精神能量。这不是那样的。

要过精神生活,所需要的是知觉性之对转。在任何方式上这不比各种官能或可能性,如人在心思境域所具有的。我们可说某人没有多少心思能量,或情命,物质能量,说他的可能性是很有限了,于是人在这情形下可问用什么方法发展他的能量,便是说,获得新能量了,——够困难底一事。但过精神生活,这是启开自己,

启对自己内中另一世界。这，可如此说，是将其知觉性翻转过去。人类寻常知觉性，即使是在最发展了的人，即使是在有大才能和有大实践的人，是一对向外方的运动。一切能力皆向外推，全知觉性皆向外扩张，而且倘若有什么转向内里呢，那是极少，极希罕，极零碎，其发生也是由极特殊底环境之压力，猛烈底震撼，人生所给予的震动，恰合是意在稍稍转回这外向底运动。

可是凡曾过一精神生活的人，皆同有此经验：突如其来，其有体内中某事物翻转了，这是顿然一转，而且有时完全内转，且同此内转之时，转向高处，从内转而向上，但这不是一外在底“高处”，这是内在，深沉，异乎人在物理上所见为高处者。

某事物真实是还转了。有一决定底经验，于人生之观点，看人生之态度，于人生之关系中所取之地位，皆顿然转变了，在有些情形下这全是明定了，不可更变。

一自人转向精神生活和真实性，人便触到了“无极者”“永恒者”，更没有或大或小底能力或可能性的量上的问题了。说人过精神生活有或多或少底能量，是以心思方式诠表精神生活，但这完全不是一适当底说法。人所能说的，是人已多少有准备，使这一翻转在一决定底且完全底方式下发生。

究实说，是心思之能量，从寻常活动退转，进而寻求精神生活，乃有可度量。但时若人犹在此心思境域中，在这境域中，在知觉性的这一界上，人不能替他人作什么大事，不能为一般生活；也不能为特殊个人作什么大事，因为在自己尚未确然，未有明定底经验，知觉性没有建立于精神界中；而且所作的一切努力，终于心思活动，那是有其利亦有其弊的，但没有多少能力，无论如何不会有此精神感染之权能，唯一真实有效力者。

唯一真有效能之物，便是将人自己生活其中的一知觉性境界

传授与旁人的可能;但这权能人不能发明,也不能模仿,也不能作有之的模样;这是自发的,时若人自己已建立于此境界中,生活其内,非是要试行生活于其内,时若人已在其间。这也是为什么凡真有一精神生活的人,不能被欺骗过。

精神生活之一模拟,可以在仍居心思境中人上造成一幻觉;但是那已在自己实践过这知觉性之翻转的人们,与外在有体之关系全不相同的人们,不能被欺骗,也不能自欺。

是这班人为心思人物之所不了解者。长时若人只处于心思知觉性中,纵使是极高底心思,从外间看精神生活,人便以其心思官能判断,以其寻求,自误,改善,进步,再寻求的习惯判断,想象凡精神生活中的人亦同样如其无能,这是一非常重大底错误了。

时若此翻转已经发生了,则凡此皆已完毕。人不再寻求了,人见到。不再推理了,人知道。不再摸索了,人直进达目标。时若人已达到稍远了,——只稍许远一点点,——便知道,感到,体验到这至上真理,即唯独无上"真理"在活动,唯独无上"主宰"愿望,知道,且以人类而作为,然则如何有错误的可能呢?"他"所作的,"他"作了,因为"他"愿要作。

对于我们的多错误底眼光,这也许皆是不可思议的作为,但这皆有一意义和一目的,领导于其应领导之处。

倘若人真诚愿要帮助他人和世间,人可作的最好底事,便是使自己成为所希望他人是为者,——不单是作一例证,而是因为人变成了一放射着的权能之中心,只以其存在这一简单事实,便强迫余人自加转化了。

6. 道德完善的理想

问: 什么是一"道德完善的理想"呢?

答：有千百种道德底完善。每人有他的道德完善的理想。

普通人所称为道德底完善者，便是具有一切性质被认为道德性质者：不更有何缺点，永不自欺，永不犯错误，时常是如人所认为至善者，有一切美德：这便是说，实践心思底最高概念。取此所有的性质，——这有许许多多，可不是呢？——所有的美德，凡一切人所思为至美者，至高贵者，至真者，而整体加以实践，使一切行动皆为此所领导，一切运动，一切反应，一切情绪，全体；这便是生活一完善的道德理想。这是人类心思进化之极峰。

没有很多底人作这事，可是究竟曾有若干，也仍有一些人。普通是人总以为这便是精神生活。时若人遇到像这样的一个人，便说："哦！他是一伟大精神人物。"——却是不然。他可能是一大圣人，他可能是一大哲士，但不是一精神人物。

此外，这已经很好，而且极难成就；在内中进化上有一时期，甚需要试行将以实践。显然，这已非常超胜了凡人，仍为其冲动，无明底和外在底反动所领导的人。这已是在某种程度下能为自己本性之主宰。而且必当度过这时期，因为这一时期，人已开始主制他的私我，其间人已准备让其脱落了；私我犹在，可是已充分衰微了，近于完结。这是在度到另一方面以前的最后一阶；而且，确然地，设若人想象自己可以度到那方面而不须经过这一阶段，则有此危险是要大犯错误了，而且以为美满底自由，是完全底弱点，这是对自己的低等本性而言。

纵使是最完善最可惊底心思体，要从之度到真实底精神生活，而未尝有一期间，不论多么短，实践了这道德底完善之理想，几乎不可能。有许多人，试要缩短路道，且愿确定其内中自由，而未尝克服其外表本性的一切弱点，——他们冒着欺骗了自己的大危险了。真实底精神生活，全般底自由，是远超于最高底道德实践之一

物，而人应当小心，庶不使此一假冒底自由，成为快意和对一切规则的藐视。

人应当是高而又高，常是更高；毫不下于最高底人道所成就者。

应当自动地能成为凡人类所视为最高者，最美者，最完善者，最无私者，最广大者，和最善者，然后展开精神底翼翅，从上而下瞰这些事物好像仍属于个人自我，然后进到真实精神性，那更无边限者，整体生活着“无极者”与“永恒者”的。

7. 如何发展直觉

问： 人如何可发展“直觉”官能呢？

答： 有各种不同底直觉，人在自己具有这些能性。它们时常颇为活泼，但我们不辨识，因为我们不充分注意在我们内中发生的事。

在有体之深处，情感之后，在那一知觉性中，那几乎与阳明综(plexus solaire)同高度的知觉性中，有一种前知，好像一先见的能量，但它不在理念的形式下自表，毋宁是在情绪的形式下表露；它几乎是识感之知见。例如，时若人要决定作某事了，有时感到一种不自如或内中底拒绝；而且普通是倘若人听从这甚深底指示，则可见到它是很正当的。

在其他场合，好像有一物是推动着，指示着，坚持着，——我这不是说那全是发自情命体的运动，以及发自更下者，不是么，那些冲动，——而是说有些指示，在情绪之后方，发自有体的情感方面者；在那里，人亦能接到一够明确底表示什么是应当作的了。这皆是直觉的形式，或一高上本能的形式，由观察亦由研究结果而可培植的。自然，应当为之以至诚，极客观底方式，毫无偏袒。倘若人

欲以某一态度看事物，又介入以此一偏好，则一切全归无功。进行应当是好像人在观察在身外发生的事一样，属于他人的。

这便是直觉之一形式，也许是第一形式，通常显出的。人可得到另一个，但观察到它则有许多困难，因为，人所习惯于思维与动作，不由冲动而由理智，在作某事之先反省一下，则有一程序从因到果异常迅速，发生于半知觉底思维中，而且那么快，使人见不到推理的全线索；这已够使人迷惑了。你有此印象，这事有关直觉了，但这不是一直觉，这是异常迅速底下心知底推理，那提起一问题而直趋于结论。不应将这事与直觉相混。

在寻常脑经的作用中，直觉像是突然堕下的一物，好像一缕光明。

倘若人有此能量，一心思视见的能量之发端，人有此印象：这是一物自外来到，或从上而下，好像是脑经中一小小震动，一缕光明，而且它绝对不依乎一切推理。

时若人有一问题要解决，无论是什么问题，人普通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这里，在两眉之间，在恰恰高于两眼之处的一中枢，知觉底意志之中点，但倘若你如此作，你不能与直觉有联系。你能与意志，努力，甚至某种知识之源头发生关系，但这是在外在底几乎是物质底境域里；而设若你要与直觉相接，则当尽可能使心思寂静，保持其不动，注意；应当使整个心思之官，在头盖上，倘若能够的话，还稍高一点点，作成好像一面镜子，非常寂静，极端不动，对向上方，在一沉默底注意里非常集中了。这亦复可学得如何做到。可以学学作成这事，这是一必须有的训练。倘若成功了，于是人虽或许不是即刻便能，亦能有此诸缕光明之知见，从一尚未认识的境域落到这镜子上，而由明知底思想翻译出来；这思想又与其余的思想毫无关系，因为至此际人已保持之使之寂静了。这便是智识底

直觉之一真实开端。

这是一可循着的修为。在很长久期间,人可试习而无成功,但是一自人成功于使此明镜不动而且注意了,则总常是得到一结果的;这结果不必须是以一精确底思想形式到来,但常是有一种自上而下的光明之感。时若人能接受这光明而不顿时进到扰攘底活动,在平静和沉默中接受之,使之深深进到有体中,于是,过了些时候,这翻译出来成为一光明底思想;或为一非常精确底指示,在此,在这情心中枢。

自然,首先得达到发展这两种能量,其次,一旦有何结果了,随即便应加以研究,察看后果,极注意观察所参进者,所可能变形者,或多或少明知的推理,自己所加上者,亦或多或少明知的低等意志,自己任其参入者;而且是由一深切底研究,如实几乎是每一时刻的研究,无论怎样是由日常且极恒勤底研究,乃能达到发展其直觉。这是很久,非常久,而且有些埋伏;人可能欺骗了自己,可能于试欲自加显示的某些下知觉底意志,误认为直觉,于人所不肯公开接受的某些冲动的指示,亦误认为直觉;总归是有种种困难,人应当有备于此。

虽然,倘若人坚持,则必然成功。于是有一时分,人感到好像一内中指导,某一物甚可明见地引导着你,在你所作的一切事上。可是为使此引导达其权能之极,自然于此应加以心知底皈顺,应当诚笃地决定遵从此指示,为高上力量所给的。倘若人作这事,则人跳越了多少年的研究,人可极迅速地摄得结果。但应当为之以诚,和一种内中自动性。倘若人愿做这事而无此皈顺,人亦可成功,赴之以坚忍和毅力,正如人之发展个人意志,使之成为一绝大底权能,亦可成功,但那需要许多时间,一大劳苦,而且你遇到许多困难,结果亦非常不定。

作皈顺吧，至诚且全般奉献自己，则可超越这些阶段了，你会走的远过其快；可是你不要作打算，因为那毁败一切。

此外，不论你愿意在一生做些什么事，有一事是绝对必要且为一切之基本，便是集中注意力之能为。设若人达到能集合注意力和知觉性之缕缕光明于一点，又能以一坚强底意志保持此一集中，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抵抗它，没有，从最物质底身体之发展起，以至最高底精神发展皆然。但这一训练，应当为之以恒，几乎可说以无可动摇的方式。我不是说应常是集中于同一事物，我是说人应当学到集中。

而且，在物质上，或做学问，或作运动，为了一切或身或心之发展，这绝对不可没有。个人的价值，与其注意之能量成正比。

自精神观点视之，这更属重要了。没有任何精神阻碍，能抵抗一深透底集中之能力。例如，性灵体之发现，与内中"神圣者"之结合，高上境域之启发，这一切皆可由一深密和强固底集中之能力而得，——但应该学到如何作这事。

没有人间甚至超人间之任何事不是以集中之权能为启钥的。

你可成为最好底体育家，你可成为最好底学者，你可成为艺术的，文学的，或科学的天才，你可成为最伟大底圣人，用了这一官能，——而且每人在自己也具有一甚微小底初端，这是对凡人皆给了的，但是有人不加培植。

六

1. 精神层级

问： 与"神圣者"体认为一，时若达到了，便是成为"神圣者"了，什么是精神底层级呢？

答：每人接触的“神圣者”，只是他所愿接触的。你所期待于“神圣者”的，便是你有所见于“神圣者”中的；你所愿望于“神圣者”的，便是你有所会于“神圣者”中的。“他”可现出你所期待于“他”或愿望于“他”的那一表象。

进者，他的显示，常与每人的容受性和能量相配合。你能有一真实底，真元底接触，但此一接触，将限于你自己的容受性和接近法之能量。只是你能超出一切界限乃能遇合“神圣者”于其全，于其整体。这遇合之能量，也许正是所以组成有体之真等级者。

因为，虽每人在自己持载了“神圣者”，因此凡人皆有同一与“他”结合的可能性，然其接近之方，将是局部或全般，一随每人的能量而定，克实，则随他在神圣等级中的地位而定。可以说，虽此文字语言亦甚使事物变形，在凡人的接触之质皆同，便是说，在人所体认的同体为一那一点上，那同体为一是完善的；但是此点之数量，人自认同一于其上者，则随各人大不相同了。

假想你随你所选择的某一道而往接近“神圣者”；例如，知识道。如人普通之所作的，你自限于唯此一道了，遵行下去，从你的知觉性和你的生活上，消减去凡一切非此者。这样你只追寻“神圣者”的一方面，你便前进快的多，而且，你的接近法也径直且切近得多。

但是，设若你不仅自限于这唯一路道，而是以一可说为球面之方式前进，概括接触“神圣者”的一切可能之法，自然，其结果将更全般，但前进则困难得多，慢得多。而且，你愈要你的接近法为整个，则自然也愈困难，复杂，长久，辛勤。

但纵使你只遵循一条道路，在你达到目标之际，便是说，时你与“神圣者”同体为一了，你的同一化在其自体是完善了。但她是局部底：她同时是完善亦是局部。你诚然与“神圣者”为一，你诚然

已得到了“神圣者”,但只在一点上。

能与“神圣者”在其大全中体认为一的人,从宇宙实践的观点看,其在层级上必然远高于仅在一点上能体认“他”的人。

这便是精神层级的真义,其存在理由。否则,这不会有何基础,因为一自那时你体认为一了,你便完善地是一体。从这观点看,凡与“神圣者”结合者,皆同等为完善,但不同等为完全。

2. 同一化之偏至

问: 时若人在一点上同体为一,人能否见到此同一化虽为完善,究竟仍属局部呢?

答: 这可能发生的;一切皆可发生。但我想这不会寻常。普通是,人已那么充分从自己消减去凡不属所行之道者,以致没有存留什么,使人见到此同一化非是全般。人有同体为一之经验,自己消失于“神圣者”中了,更没有老师,也没有学徒,既没有“主宰”,也没有企慕者:一切皆是“神圣者”。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会受此一教呢?应当纵使有了消减之工作,人在知觉性中仍已保存了一原素,不参加此同一化,因其需要另一接近法,一个原素能感到它还不满足。

然则一切皆依乎其完善性,企慕者以之而从其有体消减去凡非其所遵之独一道路者。显明的,例如,人在其知觉性中,保住敬或爱的原素使之眠藏,那么,时若人已遵行智识之道,则在同一化之际,将缺乏了一点什么,则人将在一境界中,了解到经验怎样是不完全。但倘若人已那么消减之无余了,有谁会见到结合不是完善,除了在一点?

问: 但不管一切,他们仍有全般底幸福哪?

答: 他们有美满底幸福,永恒,无极,一切。

3. 显示中的分别

问：那么有什么分别呢？

答：分别只存在于显示中。

时若人体认为一了，人自动地出离了显示，除了那所体认为一的一点。倘若人所追寻目标是出离显示，例如，倘若寻求“涅槃”，那么，人便出离显示了，便完；时若人已出离，便没有任何分别，也没有任何层级。可是一旦人进到显示中了，便有一层级，这便是说，倘若我们以超心思世界的实践为例，便不是人人皆将在同一水平，照同一模型制出的，有同样底能量，和同样底可能性。总是同此一虚幻：凡人总幻想这是某一事物的无尽底重复，永是与其自体相似。这不是那样。在实践中，在显示中，总有能量的，作为的，和显示的等级。但是倘若目的是出离显示，那么，自然地，你由那一点出离便很少关系，因为你出离便是。

一切依乎人所自树的理想。时若你已选择出离道了，要人于“灭无”(Pralaya)，仍有其余全世界在继续的。但那在你全不关心。你的目的既在出离，则你出离便了。但那并不使余人亦皆出离。你独自逃出，或者还有他人，则是与你同求达此一目标，且行此同一路道的。

这恰合是那一问题，在此间曾置于室利阿罗频多之前，且在法国曾置于我前面者：应该限制自己的路道，首先达到目标，其次，在这以后，再携着其余一切人而开始整体转化的工作呢？或是应该前进，不抛开任何事，不消减道路上任何物，同时取起一切可能性，在所有一切点上同时前进呢？换句话说，应该退出人生和作为，直到人已达目的呢？这便是说，知觉“超心思”，而在自己已经实践，——或是应该包举全部创造，而以此整个创造进向“超心思

者"呢?

人可想象事物按部就班前进;人前行,走进一步了,则结果使一切余人进步了;于是再走进一步,又再使余人前进,如是继续下去。

这给人以一印象,人是未尝前进。但全体是像这样在进行。

4. 接受神圣"爱"

问:应当作什么呢,为了接受神圣底"爱"?

答:神圣底"爱"是在,并其所有的深密性,所有的能力,一奇巨底能力,但谁觉知它呢?大多数人毫不感觉什么。他们所感觉者,无外是与他们之为他们者,他们容受的能量成正比例。

试想象!你实地沐浴于一氛围中,全有神圣底"爱"在震动,而你竟不觉知!有时,很稀罕,几秒钟,你有某一事物的印象,是的,你便说:"神圣底'爱'临于我了!"但全不是那一会事。你有了一开启之处,有时像针头那么小,"爱"便流注于你了,因为"它"是像一活动底氛围:一旦有一被接受的可能,"它"便流注。

而且也不但"爱"而已,一切神圣事物皆有在于此,全在,恒在,在其全深密性中。只是人不接受,因为人封闭了,阻塞了,大部分时间是为他事忙着。

大部分时间人是充满了自己。全宇宙存在于你的私我的工事。你在中心,宇宙周绕你而转。设若你注意自己省察,你将见到那是这样的;你于宇宙之所见,是你在中心,宇宙在周围。你所见到的不是宇宙,是你,乃你在宇宙中所见到的。那么,像人这样充满了自己,更无给"神圣者"的余地了。

但"他"是在此的,常在。

而且凡一切神奇之事物之有在于你的周围者,你见到么?有

时见的,在那时分,当你恰恰稍能多有一点点接受性的时候,或者在睡梦中,你不那么无外地忙碌于你的小事的时候,你可能瞥见一点什么事,而且你见到,你感觉到一点什么事。但普通是,一经醒觉后,这一切皆由那充满了他自己的可怕的私我抹除了。

起初,应该能出离私我。其次,你开始见到事物之如其为事物,稍后高处看了。为了看事物如其真为事物者,则应该绝对像一面镜子一样:沉静,和平,无动,不私,无偏好,而且在全般容受性境界中。倘若你是像这样了,你会见到许多事物从前未尝注意到的,可是皆原在于此,开始在你内中活动了。你于是可在这些事物中,而非无外地封闭于这一极微点,即宇宙中之为你者。

5. 出离私我

问: 要出离私我,人应该取什么态度呢?

答: 这与其说是一态度,毋宁说是一意志,应该志愿乎此。而最可靠的办法是自奉于“神圣者”。不是试要将“神圣者”拉到你自己,而是自我奉献。那么你不得不稍稍出离你自己了。

不幸,每当人思念“神圣者”,第一事他们所作的,便是尽可能将其拉向自己,而最寻常是他们得不到一点什么,便呻吟:“我呼吁过,我祷告过了,我没有得到回答,什么也没有到。”可是倘若你问他们:“你奉献自己没有呢?”——“没有,我拉请。”——“哦!是为了这没有什么来到了”。

这不是没有什么来到,而是你拉引时,你那么自封于你的私我里,以致这造成了一堵墙,在你所当接受者与你自己之间。你自处于囚室中,而你惊奇在你的囚室中你感觉不到什么。

一囚房,而且还没有窗户。

你得将自己投出去,奉献你自己而无保留,简单只为此奉献之

喜乐，于是乃有一机会，你可感觉到一点什么。

6. **心思底努力**

问：勉强使自己感到不存在，唯有“神圣者”存在，这是不是出离私我之一法呢？

答：这是一种心思底努力。作些心思底虚构，人不会达到什么大成就。应当这是自发底，深密底，在有体中燃明着的火焰，企慕的火焰。

倘若这事只在头脑里发生，则没有，没有什么成就。

问：虽然，似乎人能作的努力也只是心思底，要如何作乃使之化为自动底事呢？

答：为什么你肯定这努力只是心思底呢？

我相信，一转化的努力，出自有体之性灵中枢者，与一种心思构架，以得到什么为目的者，——这其间有一很大底分别。

只若努力长此是心思底，则它没有能力，或有一只是异常微小底能力，极端有限。而且一切时中你遭遇反对。你有此印象，你费了极大底力结成一志愿，而此外这也非常勉强，你试要扑得某物，而一分钟以后，一切全皆消逝了。

在我觉得好像用头脑而修此瑜伽，非常困难，除非是人为它所摄。意志不是在头脑中；意志，——我所称为意志者，——这是一在心中的事物，这有作为之能力，实践之能力。

无外地专在脑中作的事，这便属乎无数底进退起伏。例如，构成一理论，不使立刻随之而有事物之横断，呈出一切反对理由者，几乎不可能。于是，——这是心思的最大技巧，——它于任何事皆能证明，任何事皆可辩论，不管是什么。而人一步也不曾前进。

7. 定命

问：高等定命可干预低等定命么？

答：有许多层叠外加的知觉性地带，原畴；在每个这样底知觉性的或行动的原畴里，有一定命性好像是绝对底。但是，在某一原畴中，有其直接上一原畴之参预，——例如情命之参入物质，便将情命底定命性介入物理底定命处，则必然改变物理底定命性了。

如是，倘若由企慕，由内中底志愿，由自我之奉献，由真实底皈依，人能接触到高上诸区域，或甚至最高境，则将从那最高处降下至上底定命，以改变凡诸中层的定命，将能在一时限可说竟不存在的时限中，成就否则将需要若干年或甚至若干生世所成就的事。

例如，设若某时你在一危险境况中，又倘若你能不在此所处之境域中战斗，而能在一大跃进中超越一切境界，在知觉性中层叠至最高境者，设若你能接触那室利阿罗频多所称为“超上者”，在圆满底皈依情况中，则是“它”将作为，且改变一切，不论是什么样的环境，而产生凡人所称为“奇迹”者，因凡人不知其如何发生的。

唯一底秘密，是知道攀登至最高处。

8. 扶鸾

问：扶鸾或自动写字，是何种力量，而且人应如何进行呢？

答：这依乎其人。有时，全没有何种“力量”。是扶着那乩笔的人的情命或心思震动；在百分之九十八的场合，他们所发出的，是他们自己的下知觉底理念。倘若他们是与不可见底元体相接，那可能是种种有物，但没有什么是值得甚为推许的。

几乎可用绝对底方式说，这不是凡人所想象的。最寻常，人是试要请召他们所称为某死者的“灵魂”，是他们的家里某人，或某友，或某个他们所爱的而愿与之交接的人，此外他们又发出些最愚

痴底问题。幸而他们不成功于摇撼那些亡灵。

从这观点看，人可说的只是这样：倘若你与某逝者有一爱的关系，深而且诚，他舍此身去了，而你自己倘在一平静且有充足底气力的境界里，则他在情命上能随意托庇于你的氛围里，是他们所爱的人的氛围，时间或长或短。这暗许那关系曾是非常密切，非常相亲；倘若你不是那么无可救药一位唯物论者，到了全不能有直接心思知见的地步，你能与此人有心思关系，与之相感通。这是一够稀罕底场合了，因为普通总是倘若你的氛围够安静，而且强固，真能作为庇荫了，那舍离了躯体的人，可进到其间，而得到深沉底休息，惊扰了便大为坏事；你能做的最好底事，便是以你的爱包围此人，让他安息。

以此而推，纵使能以这办法——我可形容之曰非常粗鄙底，与此人相交通，这么作也不正道。但一般而论，有此能量，有此必需底官能，堪庇荫逝者的人们，——作一过渡底栖托——，幸而皆没有这奇离可笑底意想，要敲拍乩盘或书版(planchette)，以惊扰其所爱者的安宁。

虽然，也有例外。可能有时发生这种事；亲爱底某人舍其躯体而去，托庇于你的氛围里，他却仍有兴趣于你的生活过程；是他愿意与你保持接触。这么我知道有一场合，是一位丈夫死后仍继续帮助他的妻，由自动写字法给她以劝告；皆是异常良好底指点！

但是有由于不正底好奇心而从事于这活动的人，他们便得其所应得的了；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一氛围，如实是充满了相当数量的情命小元体，这皆是未曾满足的欲望，及非常低下品级的情命运动之产品，以及情命世界中较重要底有物之解散的结果；终于这成了一大群，岂不是？而大多数人之不能见到在这情命氛围中所发生

的事，必然也是一种保障，因为这不是十分可意的；但设若他们过分到要与之相接触，开始要作自动写字，或转动盘子，或作不论什么这类办法，由于不健康底好奇心，那么，所发生的事是一个或多个这类小元体，开他们的玩笑了，从他们的下知觉底心思中，收集了一切必要的指示，然后以这些供给他们，作为明显底证据，说它们即是被召请的亡灵。

这些故事的例子，我所有的，多到可给你们写下一本书，因为那班人作这样底事时非常自信，他们亦写下证明，以证明他们的经验之正确性，而其证明又皆那么奇离可笑，竟充分可以表示有某人是向他们寻开心了。最近我还得有一例，有人想象是与室利阿罗频多相感通了，启了他识感上的启示；这是全属滑稽事。

无论怎样，普通情形，——哦！最寻常，——是你自己的力量，你的下知觉底情命力量，心思力量，乃你所加到乩盘中的，是你对你自己作了识感底启示。人能做许多像这样底事！……曾经有一时期，恰恰我要向人证明其所召请者，除了他们自己外不是旁底什么，于是我寻开心，简单由意力的集中，打响家具，搬动桌子，等等。

至若自动写字，你只须收摄你的知觉意志到自己内中，然后保持被动，使你的手不动，于是手便会开始运动起来；但你内中有一小角落于此是有兴趣的，愿意这些运动有其意义，于是这一小角落诉予下知觉心思，这便开始作些启示。究竟说来，整个这会事是一陷阱，除非科学地进行，但科学地进行，则可见到这全不会引到什么结果，完全没有，只是消磨时间于人所信为有趣的方式上了。

亦有这种场合，真是情命元体摄持了你，这便可能变到非常危险；幸而这种事不常见。

这是很久以前了，当我在法国时，曾见到一个例子，有一人由这类实习，与一情命元体发生关系了。恰合那人是一赌徒，而且把他的光阴费在投机生意上。每年一部分时间他消磨在蒙得羯罗(Monte-carlo)，作轮盘赌，另一部分时间，他住在法国南部，在证券交易上投机。真实有某物在利用他，多年给他以指示，皆绝对正确，恰当，由自动写字。时当他作轮盘赌，则告诉他："在这数目上下注"，于是他赢了。自然，他甚爱幸此一"神灵"，给他这么有用底启示了。在证券交易所，那"神灵"同样也告诉他："下那一注"，且给他一切指点。那人便变到巨富了。他在他所有的朋友面夸诩那方法，他因之而致富的。

有人儆醒他提防，向他说："你得留心哟，这不像很诚实底模样，你应提防这一神灵。"他便与他忿争。过了些日子，他又到蒙得羯罗，尽是下大赌注，因为他必然常是赢的；他会押倒银行了，人人皆很怕他。于是那"神灵"告诉他："押下一切，将你所有的钱押在那里"……他那么做，这一下全输了。但他还有在证券交易上留下的钱。他对自己说："这是一晦气"。他又和惯常一样，得到一很精确底指示："像这么作"。他又那么作了，——一切输光。最后作结论那"神灵"又对他说，——这真是要开玩笑才对，——"现在，你应自杀了。放一粒枪子到脑袋里去"，他便那么听话，照着做了。这故事的结束如此。这是一真事。然则至少人可说，这事是危险的；最好是不做这一类的事。

不是的！或者这皆是一些把戏，没有什么意义的，或者便是极不健康底贱业。

9. 自动写字

问： 室利阿罗频多，不是像这样写出过一本书么？那本《瑜伽

修持》?①

答：不是，而又不是！那全不是这一会事。不应将事物混淆一处。室利阿罗频多知道他是与谁相交接，他是以自动意志做这事，他选择出其人，那与我这时所说的微小元体毫无关系，没有，完全没有。那是另外一会事，直接在心思界经过的，不应将其混为一谈。那毫不相干。

设若人有其知识，有其管制，有其权力，而且有此能量，自处某种被动性境界，则很可能以手力借与何人，自愿地，且知道其是谁，且在超上一界里；但这已要求有一绝大底知觉性，一绝大底自我主制力，不是凡人皆可有的。应该有内中极大底发展，庶几可见到是与谁交涉于特殊某一界上，自愿假借与此经验，充分明知其原由，而不失其自制自主。不是任何人皆可那么自娱的。至若要使乩盘走动，只须充分自欺，它便走动。

以普通方式而论，这不是一条好底接近之路，因为，在内中世界，在内中发展的境域里，这与一种需要相应，如人之需要读小说。

心思尚未充分发展的人，仍在一答摩性且半属惰性境界的人们，便需要读小说而醒觉。这不是一甚可称道，或无论怎样，不是一很高上底境界之表征。如是，在内中发展之境域里，情形正与此相应。时若人犹在甚初始底境界里，尚无深密底内心生活，便须体验一些传奇故事，或给自己虚构一些神奇故事，于是人体会这一类经验，便相信自己作着非常有趣底事了。这好像传奇一样——甚至还不是文学上的传奇故事，而是庸俗传奇故事，通常刊在报纸末

① 室利阿罗频多，实曾以自动写字法，随手写成一小书，名《瑜伽修持》(Yogic Sadhan)。并云其著者为罗易(Mohan Roy)，乃印度教中领袖之一。每夕神降，则自动写出一篇。数夕而竟。该书早已绝版，译者曾偶尔得读，细加玩索，皆平正通达之言，绝无非常可怪之论。

版的。

室利阿罗频多向我说过，有些人是需要这个的，因为他们的心思那么钝滞，以此可得到点撼动，这使他们稍醒觉一点，——是同样底事。有些人或许需要作此种运动，使其沉眠且顽惰底情命稍稍觉醒，这便使其在人生中感到一点小小活趣。但是究竟！人不能说这是有什么大价值的事。这皆是消遣，娱乐。

而这亦从来未曾用于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人可说："哦！这有在于使你知道有一内中生命，一不可见之生命；这些经验使你和那些你所不见的事物发生关系，足以证明另一世界存在。"——但这不是真实。

除非你在你内中有一精神有体，能觉醒且过着它自己的生活，凡此诸事物竟不能教给你一点什么。我认识许多人，共中尤其有一位是一科学家，聪明，尊贵，作过高等研究，成了一工程师，占有重要职位；这人是所谓"精神"学会之一的会员，他发现了一个"中介人"，真有异常特殊底能量者。他参加其一切降神会，意在学习，庶使自己确信且得到具体底，可能底证明，有此一不可见的世界存在。他验看过凡人所能看见的，在极严格底管制下，以最合科学的方式，——一切管制皆查验过了，以至细微末节。他向我说过他所曾见的最奇怪底事。我手中有一片料子，是一种甚像于今之胶塑品，没有织造的，——但这是很久以前了，那时代人没有胶塑品，那还未曾发明，——放在我手里，非常小底一片，扯破的，上面有一非常有趣底图案。他向我说明那事的经过。"中介人"已进入半眠状态了，便有一人出现，穿着这种料子做的长袍；那正是作实物变化。这人在他面前走过了，他不免颇为粗野，便从那衣上扯下一片以作证明，他保存了那一小块。那时"中介人"大叫了，于是乎一切，可不是？一切顿时皆不见了，……可见那一小片仍在他手里。他送

给我,我仍然还了给他。

这诚是一十分具体底事,岂不是? 他仍然有那一小片。他不能说这是一幻相。但是,纵使有这一切,纵使有最不寻常底故事,多到可以写成一册书,他仍然是一点也不信。他也不能解释任何事,他便自问,到底谁是蠢,是他呢,还是其他的人呢,或还是……?而这事没有使他的知识前进半步。

人不能相信那些自己内中所无的事物。

你所能有的一切外物证明,永不能给你此一知识。时若你自己内中发展了,能与这些事物有直接底内在底关系,然后你能知道那些是什么;可是任何物质证明,不能给你此一知识,倘若你在自己内中,无此有体能有此知识。

凡有其内中有体的人们,这一日或那一日"生命"会负起觉醒他们的责任,使与必须相接触者相接触,使他们能知。由此可得结论,关于这类事物人所可说的,至少是它们毫无用处。

讲　说

七

《法句经》讲评[①]——

1. 八正道、四谛

这里的问题是四"真理"与八条达到消灭苦痛之路[②]。

---

① 一九五八年圣慈公开讲《法句经》，每周一讲，经年始毕。

今此所出，即其一部分。所用乃法文译本，然讲中时复评骘该译文之不当，盖据理实云然，非校对原文而后知者也。该译本较之华文古代译本，自有出入，今以华文旧译名词附注，以便研佛学者参考。

② 谓"四谛"与"八正道"。据吴天竺沙门维只难等译本，此为下卷《道行品》第二十八："八直最上道，四谛为法集"。

四个高贵底“真理”是：

(一)人生，——在寻常生活的义度下，即是指无明与虚伪中的生活，——是与痛苦纠结而不可解，身上的痛苦和心上的痛苦。(注：苦谛)

(二)痛苦的原因是欲望，因分别生之自性之无明而起。(注：集谛)。

(三)有一脱除此痛苦之方，使苦楚停止。(注：灭谛)。

(四)此一解脱是由遵徇“八一之路”，一点一点净化了无明之心。第四“真理”称为包含于“八一之路”里的方法。(注：道谛·谓八正道。此译 l'octuple Sentier 曰“八一之路”，亦可曰“八复道”，即一道而为八重，单数，即八道而实一道也。)

“正道”在于修持，经八个阶段，如下：

(一)“正见”。——见事物适如其为事物，这便是说有一纯洁，正确之视见，和最高明之见。

如这《法句经》所说，有三种情况，表征此生存：(甲)痛苦，(乙)无常，(丙)没有一固定之我。(注：此所谓“三法印”，即“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出四则增一曰“涅槃寂静”)——但这点不是全般这样，毋宁是在此心理组成上没有一固定底，经久底，和分别底人格，在个人底知觉性中，没有真实底持续；是为此之故，比方说，在寻常境况中，人没有过去诸生世的记忆，亦无通贯前后诸生的一明觉底持续之感。

第一点乃是正见，可不是么，而正见便是见到苦痛之与寻常生存相联系，见到一切事物皆不久长，见到在个人知觉性中无持续性。

(二)“正当底用意或欲望”。(注：“正思维”。此字梵文作 samyaksamkalpah，音译前字“三藐”，义为“正”，然后字“三羯波”

有多义，兹略举数种：（一）愿望，志愿，（二）目的，目标，原意，（三）欲望，意欲，（四）思想，理念，想象，幻想，返想，（五）思心，情心，（六）誓愿（如守某戒等事），（七）冀望（如得神圣行业之益），（八）筹度，……等）。然则华文译“思维”，亦犹未尽善，而此法文译亦未尽非也。Intentions ou desirs justes。可是这不恰当，不应用同此一名词，“欲望”，因为人恰合告诉我们不应当有欲望；这毋宁更是正当底企慕。应当用“企慕”（aspiration）这名词代替“欲望”。（注：译“正志”得之）

“自除一切执，于一切众生，心起慈悲想”。——要在恒常底慈悲境界里。于一切皆极善愿，常如是。

（三）“正言语，不伤毁任何人”。（注：“正语”。盖治佛学名相，往往不厌苛细；于此通义“正语”即“正言语”，然在儒书故训，言语二字大有分别：一“出言曰语，答述曰语”；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克实此第三道当曰“正言语”，于原文之义乃尽赅）——永不要说废话，要明智地避免说一切恶意底话。

（四）“正当行事，和平，诚实”。（注：“正业”，Samyakkarmantah，如梵文原义，当曰“正业成”）——这是从一切观点皆当如是，不独在物质上，也在道德上，心思上。心思底诚实尤其是难得的一事。

（五）“正当生活法，不危害任何物命”。（注：“正命”）这是比较容易了解的。有些人却推此一原则到极端，违反了一切常识，例如有些人将一手帕蒙住口，庶几不吞下微生物，以及有些人行路之前要扫地，以免践踏虫蚁。这皆似乎太过分了，因为生命全由毁灭而成，如其实际如是：倘若人正确了解此经文，则意义当是人应免除一切作恶的可能性，不故意于任何生物起任何危害。在此可概括一切生物；而且，倘若人引伸此诚与此仁心，推之于宇宙间一切生

物,这很有益于人的内中发展。

(六)"正当努力"。(注:"正精进")——不于无益之事上费无谓之力,却储蓄其所有的能力,用以超出无明,解脱虚伪。此一事,为之真可不厌。

第七原则乃确定此第六者:

(七)"正当儆醒"(注:"正念",Samyaksmrtih,法文译 Vigilance juste,字义微有出入,理实相通)。有活泼且儆醒底精神。不生活于一半睡眠半醒觉底状态中,于半不知觉底状态中:让生活便那么下去,听任什么会发生!那是凡人皆做的。人时时醒觉了,发现自己已是荒废了时间,于是人便作一番大努力,在过后一分钟又重新堕入昏睡。作些事不那么激烈却更有恒,更好。

(八)最后,"正当观照",(注:音翻"三藐三摩地",义译"正定"。)——无有私我性,思念集中于事物之真元上,深沉底真理上,及所当达的目的上。

2. 真地狱

正如在此一切教言中一样,常是有多个了解之方式。外表方式够普通了。在一切道德原理中,人总是说同样底事。例如此《法句经》中所说的"地狱"(Niraya),有人以为是一种炼狱,其间人以其罪恶受到惩罚,——也有另外一个意义。这名辞(Niraya)的真义,是人在其周遭所造的那么一种特殊氛围,时若人作事不是与外在底道德规矩或社会法相违背,却是与自己本体之内中律则相违,即是人人自己所具的那一真理,应当统治我们的知觉性的一切运动,和我们的身体之一切作为的。内中底律则,本体之真理,这是凡人内中的神圣当体,这应当是我们的生活的主宰和向导。

时若人养成了习惯,听省这内中律则,服从它,跟随它,试行渐

次愈加让它领导生活，则人在身旁造成了一真理，和平，和谐的氛围，这自然在环境上生反应，可以说，形成了自己生活其中之氛围。倘若人是正义，真理，和谐，慈悲，了解，完全善愿之人，则此一内中态度，若愈是诚实，完全，则它愈在外间环境上生反应，这不必然减少人生之困难，可是这给予其困难以一种新意义，于是使人可直面困难以一种新底力量和明智；而另外转若是人只随自己的冲动，服从欲望，极少谨慎自将，进至生活于全般冷嘲里，非笑他自己的生活之能于他人有影响，以及他的行为之多多少少底坏影响，这种人便造成一丑恶，自私，冲突，恶愿的氛围，这必然愈进愈加在他的知觉上发生作用，给他一生存之苛刻，这终于变成一恒久底苦楚了。

自然，这不是说其人不会在其所从事者上成功，或他不会得到他所欲望的；这些外在底利益能够消失，只若是在其人内中深处仍有一星诚实之火花不灭，使他值得遭不幸。

设若你见到一坏人变到不幸而且可怜了，你应立刻尊敬他。这是说内中诚实之火焰尚未完全熄灭，有个什么仍对他的坏行为生反动。

末了，凡此更引我们达到这结论，永远不应当依外在表相而判断，而且，凡你在外表环境上所下的判断，必然常是错误底判断。

要瞥见"真理"，至少在知觉上要退回一步，进到本体中更深一点，试求见到现象之后方种种力量的活动，及种种力量活动之后之神圣当体。

3. 仁爱而增健康

这里所举的一策是常常慈悲。不要以此为寻常俗套的教劝之一。这是说起一够有趣底事，竟是非常有趣；我加注解说："你当慈悲，你便会脱去一切困苦，常足常乐；你会辉射出你的平静底快

乐”。

要常是仁爱,离弃苛刻底批评,不更见一切事物中之不善,勉强自己只见到神圣“恩慈”之伟大仁爱底“当体”,你将见到不但在你内中,亦复在你周遭,有一沉静底喜悦,和平底信赖,光明底希望之氛围,它渐次愈加展开了;不但你自己会感觉快乐和安静,即身体上的毛病,大部分也会消失了。

这是很可注意的事,人身消化之一切机能,于一种心境异常敏感,即讥评底,不善意底,酸楚底态度,严酷底裁判。不更要其他什么,而消化机能便被扰乱了,而且这是一恶性循环:消化机能愈错乱,人愈变到不善愿,多讥评,不满意于生活,于人,于事,如是人便出不来了。可是只有唯一治疗,便是明智地出离这态度,绝对不取,不加到自身,由于恒常底管制,取一愿乐底全般仁爱态度。试行这事,你可发现你将更健康了。

4. 卸除责任

在我时常觉得,人所举的可变为明哲的理由,皆是薄弱底理由。“不要作这事哪,这会给你痛苦;不要作那事哪,那会使你生恐怖。”……于是知觉性愈加枯干了,便到顽梗,因为它怕有忧愁,怕有痛苦。

我宁许人说有知觉性之某一境界,人能以企慕和内中持续底努力而得到,其间喜乐无有参杂,光明无有阴影,且恐怖的一切可能性皆消失了。这是一境界,其间人不更为自己生活了,凡人之所作为,凡人之所感觉,凡一切运动,皆是对“至上者”所作的一贡献,在一绝对信忱里,卸却了自己的一切责任,将负荷移交给他,那已不复是重荷了。

这是一无可言喻的喜乐,不复有自己的责任了,不复要想到自

己。这真是那么可恼，那么单调，那么乏味底事，要想自己，要劳神于什么应当作，什么不应当作，什么会对你好，什么会对你不好，什么是应避免的事，什么是应寻求的事，呵！多么麻烦呢！然时若人生活像这样，全然开启，像一朵花一样，开对太阳，向着“无上知觉性”，“无上智”，“无上光”，“无上爱”，那知一切，能一切者，那便负着你的责任，而你更无任何烦恼了，便是理想情况。

为什么人不此之为呢？

人不想这事，忘记作这事，旧底习惯回复了，尤其是在后方，在无心知或甚至下心知中某处深藏，有此奸诈底疑惑，溜进你的耳朵说：“哦！但是设若你不注意，你便会不幸了。倘若你忘记看管你自己，你不知道什么会发生了。”……而人便如此钝，如此钝，如此阴暗，如此愚蠢，竟听信了——于是人开始注意自己，而一切皆毁坏了。

又应当重新开始，灌输一点点明智，一点点常识到细胞里，再学学不要自讨忧愁。

5. 展翼

除去一切欲望诚然不是容易事，有时得费上一生，而且，如实说，这似乎是一非常消极之法，虽则在人发展的某一时期，这一种训练行之甚为有益，甚至必不可少，倘若人要不自欺的话；因为，人开始泯除大底欲望，完全是明显的，而且，那么扰恼着你，使你竟不能对之稍存幻想；其次来了更微妙底欲望，所取的形式是应当作的事，必须有的事物，有时甚至是内中所发出的命令；于是要费很多时间，很大底诚意，然后能发现之，超越之，终了似乎人已完结这些可诅咒的欲望了，在物质界，在外在事物上，在人情界，在感情和情绪上，在理念的心思界，可是这又更在精神界中遇到了，而在此，欲

望更加危险，更加微妙，更加深透，远过为不可见，且戴上了一外表形相，那么一圣貌庄严，使人不敢复称其为欲望了。

进者，时若人已达到克除这一切了，发现出它们，拔出它们，除去了它们，人不过作成了工作之消极底一面。

佛陀说过，或有人谓他说过，时若人已消除一切欲望了，则必然可入乎无尽底安乐。这或许是一种稍已枯干的安乐，但无论怎样，这在我觉得好像不是最便捷之道。

设若人一下把住这问题之大体，以勇气和决心自投向里，与其作此欲望之围猎，那么长久，劳神，痛苦，容易受绐，毋宁简单地，全般无条件将自己奉出，投顺于无上“真实性”，无上“大愿力”，无上“有体”，一皆委之于“他”，作整个自体和自体之一切原素之一跃，毫无打算，这是最便捷最激烈之法，以泯除私我。人说作这事困难，但至少这有一温暖，一热情，一热心，一光明，一美丽，一恺切和有创造性底生活。

是真，没有欲望了，便没有剩下多少事物可支持私我，而人得此印象，即知觉性已那么僵化了，设若私我已堕入尘土，自己的一点什么亦复堕入了尘土，人可全有准备于度入“涅槃”了，即纯粹简单之灭无。

但在此我们所称为真“涅槃”者，是私我之销融于“至上者”的光辉里。此之一法，便是我所称为积极之法，即自我奉献，整体，全般，完善，无保留，也无交易。

徒然是在这事实中，不更想自己了，不将什么更归到自己了，不更为自己而生存了，却想到为无上美丽者，光明者，喜乐者，强能者，慈悲者，无极者，便有一如此深沉底喜乐，没有任何可与此喜乐相比。

这是唯一值得的事，值得一试的事，其余一切，皆好像是在同

一点上计进程。

这分别，好像是要攀登一山，得周还盘绕，迟缓，劳苦，一步一步，要走上几世纪，和舒展不可见的翼翅，一直便飞上峰顶。

6. 真底孤独

这已十分确定了，即独食，独眠，独行，独自生活于山林里，完全不足使你得“精神”之自由。

人已经认定大多数那班孤独地隐居山林中的人，成了其周遭的一切动物和植物的朋友；而且这根本不是事实：倘全然孤独便可得到权能进入内中观照，而生活与无上“真理”相交通。也许这比较容易，时若由环境之力，你没有事作了，可是于此我未尝尽以谓然。人总可时常发明一些事作，而且，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好像是倘若人已达到在困难中仍能宰制本性，倘若致力与永恒底“当体”在内中孤独相于，全保住周身环境如其为“恩慈”所赐与我们者，则人所得到的实践，较之更无限真实，深沉，耐久。

逃避困难为了克服困难，这不是一解决法。这却是很动人。对寻求精神生活的人，有个什么在说：“呵哟！坐在一树下，独自一人，安于静虑，更没有什么引诱要说话要做事了，像那样应该是多么好呵！”因为是有一极强底形成在这义度下，但这是非常虚幻的。最好底静虑，是人突然而有的，因其摄住你，有如一命令式底必要。时你不能另外怎样作，除了集中，静虑，更深远观照入现相以外。不必须是在山林的寂静里便有这来摄住你，而是时若内中某事物已准备好了，时机已到，时若真底需要有了，时若“恩慈”与你同在。

在我，觉得人类已是有了一进步，而真底胜利，是在人生以内要得到的。应当知道如何在一切环境中独自与“永恒者”和“无极者”相于。应当知道如何无挂碍，而在一切行事中与“至上者”为

侣。如是,这乃是真胜利。

7. 快乐

这些偈中有一偈非常有趣,可这么译出:

> “快乐的是无所有的人,
> 他以光明诸天之喜乐为食。”①

“无所有”,这不是全不用什么事物,没有任何物可用。

“快乐的是无所有的人”。这便是说,没有其所有之意识。若事物归到他,他可以用,亦知其非他所有,而皆属于“无上者”,而且,为此同一理由,若事物离他而去,他亦无悔吝,仍觉非常自然,以为是“上主”给了他又收回了,使他人可以享受,而其于物之有与无,皆有一同等底喜乐。时若人有之,则如同“恩慈”所赐而接受,时若其离去了,被收去,则可安于一无思的欣喜里,——因为是具有之意识,使人对事物起执着,使你成了它们的奴隶,否则,人可生活于一恒常底喜乐里,在事物长久底川流里,去了,来了,过去了,同时若其在此,使人生富有之感,若其离去,使人起离执之乐。

---

① 据吴维只难,竺将炎等译本,此偈似是卷下,《安宁品》第二十三,第四章,作:
“我生已安,清净无为,
以乐为食,如光音天。”

此较之法文译本,颇有出入,此牵涉问题甚广,阿难老年,已闻沙弥诵“若人寿百岁,不见水老鹤”云云,谓异乎其所闻,而沙弥已怪阿难老不晓事,可见天竺诸古本,或巴利文或梵文,原自有同异。吴时佛法入中国未久,其译事之辛勤,已于此经序中见之。当时名相皆未甚确立,故有难于深究者。近代欧西翻译内典,亦颇参考我国藏经,似于名相等诸家犹未一致,又不可一概而论。兹从法文译出,竟亦无从取华文旧译为据。但附志以便读者参考而已。

喜乐！喜乐是生活于“真理”中，安于与“永恒”与真实底“生命”，与永不熄灭的“光明”相交通，——“喜乐”，是自由，依真底“自由”而自由，与神圣“意志”恒常一往相结合的“自由”。

“诸天”，是永生不灭者，不系缚于物质生活之盛衰倚伏，并其中之一切狭隘，卑鄙，不实，和错误。

“诸天”，是已转向“光明”者，生活于“权能”和“知识”里，——佛所说的意思是如此，这与宗教中的神无干。这是那些有体，有神圣德操者，能生活于人的躯体中，但已脱除了无明和虚伪。

时若人无所有，则可如宇宙一样博大。

8. 希望的使信

这里有几偈劝嘱，非常有益：“节度言语，和调制心思，莫作恶行。”这皆极好。

这里，这是激烈，然亦非常好：“时若人犹未割断男女间的欲情之最后根株，则仍是具有受了拘禁的精神，有如一犊子随系母牛而饮乳”。

最后说：“减除你对自己的爱，如人在秋天割断莲花”。这皆是静虑的好题目①。

这些劝嘱，似乎是说与那班开始修“道”的人，从智识观点说。很可见到是一班农夫，头脑简单的人，应当向他们说：“你知道，是

① 此二处一似是《爱欲品》第三十二末章，文云：
“伐树勿休，树生诸恶，断树尽株，比丘灭度”。
“夫不伐树，少多余亲，心系于此，如犊求母”。
次是第三十四《沙门品》第二四、二五章中语：
“弃慢无余骄，莲花水生净。学能舍彼此，是知胜于故。
割爱无恋慕，不受如莲花。比丘渡河流，胜欲明于故”。

不值得劳神作多少计划的,因为你不知道明日在你会发生什么事。你聚积财富,你在家中趾高气扬,你为明日和以后的日子作计划,你不知觉‘死’在阴伺你,不论在任何时分,她可击倒你”。

虽然,又有一智识发展,稍前进了一点,这些事无需说起了,——要将其体验!生活于这种觉知里,觉事物全是无常,而且从来不应执滞,倘若要自由而与世界一同进步,且一随永恒底旋律而发展。这是可懂到的。但重要的是加以实行。而在这里人有此印象,这些事是向从来未尝加以思索的人们说的,于是有其活动力量的全部能性。

究竟不论一切现象如何,人类在进步着,——尤其是在心思上进步了。有些事不待更说……或者,便要到仍在非常原始底阶段的国度里去说,然而理念总是遍处蔓布的;在最非所期待的地方,却发现到感受性和了解。

人真有此印象,在上一世纪,尝有一光明漫遍世间,使某些理念,曾是理念力量,新理念,有动摇人的权力者,皆失去其真实性了,——化为陈旧。有一种新底光明在工作。

在实际,进步不很大,甚至也许在某些点上还有退步,但在心思上,在理解上,在对事物的智识见界上,真实有一大底转变。

似乎人是以加速度在道上前进,某些事物曾有巨大底重要性者,在新发现之前变到几乎寻常了。如人生之为人生是不好,遍处是错乱,遍处是痛苦,遍处是不安,遍处是混沌,遍处是无明,这我们全皆知道了,——可不是?这似乎是那么翻来覆去说了的事,使人厌烦了。

但人能出离这,取道于一全般实践,全般转化,一新光明,能使事物秩序化和谐化者,——这方是人所应带来的一希望的使信。是这,方是真实,方有发动力。应当建造的是一新生命。

于是一切似是无从越过的困难，——哦！皆自体堕散了。

时若人能生活于光明和喜乐里，还会贪恋黑暗与苦痛么？

9. 羯磨

这种不幸底“定命”，有时人感到重压在生活上的，在印度称之曰“业”(羯磨，karma)，这是前生多世的后果；是的，这是得销除的一物，它重衡在心情上。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是性灵体从一生度到另一生，每一生，在世上是一新底进步一新底增长之机缘和手段；但可能是性灵体之投生用意，是要阅历某一种经验，要学到某一事，要由某一决定底经验发展某一官能。于是在那生，在那要完成此一经验的一生，为了这缘故或那缘故，可能是多生，心灵不是恰恰降落到它所应到之处；任何品位之错乱可能发生，处于一汇相违忤的环境，——这可能发生的，——降世全已误投，心灵遂舍去而等待一较好底机会。可是在其他场合，心灵简单是处于不可能之境，不能恰合作她所愿作的，她发现自己是被拉引到不顺遂底环境里。不独在客观底观点为不幸，即于她自体之发展亦为不利，这便使她有重新开始经验之必要，寻常是在远过困难底情况里。

而且设若——什么事皆可发生，不是吗？——设若在第二度尝试又是一失败，设若情况再度使她所欲作的事为不可能；例如她发现投在一躯体中而其意志不足，或思想变态，或自私性太强，其尝试乃终于一自杀，则那更可怕了。这种事我见到过多少次，这造成一可怖之“业”，重复多生，多少生，然后心灵乃能胜利而作她所要作的事。每一趟情况总是更加困难，每一趟总是要费更大底努力。亦偶有此说，谓人竟不能出离。如实，于过去的潜意识底记忆，造成了一无可遏止的欲望，要逃避困难，而人又重做同一愚蠢

事,或一更大底愚蠢事;其困难已属如此重大了,又更增上一种。亦又有些时分——时分或环境,——了无一人帮助你,或教示你,或领导你,人全然孤独了,不知道何所凭依;于是情势变到那么恶劣,环境是那么可憎……

但是设若心灵已作了仅一度诉予,设若她有了仅一度与神圣“恩慈”之接触,则在下一生,人发现自己在一种情况中,凡此皆可顿然扫除。在那时候是需要一大勇气,一大坚忍,但有时一真实底仁爱便够了;而且,倘若有信心,一点点,很小一点点便已足够,于是……一切皆扫除了,但大多数情形是需要一淡泊派底大勇猛,一坚毅和忍耐的能量;要抵抗——尤其是前生自杀过的人,——要抵抗那种引诱再作这蠢事,因为那成了一可怕底顽痞。亦复有此一习气,不肯直面困难,这便转为一逃避。时若困苦到了,反而逃避,逃避,不如吸收这困苦,好好把住,便是说,在内中不搅动,不退让,是的,尤其是自己感到“我支持不下了”的时候,绝不退让。保持头脑尽可能冷静,不随那运转,不顺从那震动。

这便是所需要的,止此而已:于“恩慈”有信心,于“恩慈”有知见,或更好是诉予之深密,或更好是报答,报答,纠缠解散了,断除了,对此“恩慈”之神奇底爱之报答。

没有坚强底意志,这是困难的,尤其是,尤其是要有抵抗之能量,抵抗引诱;那是经过诸生的最不幸底引诱,因为它的能力增聚了,每一失败给它增加了力量。一非常微小底胜利却可将其消灭。

更可怕的事,是人没有力量,勇气,不屈不挠。多少趟人们来说:“我愿死,我愿逃走了,我愿死”。——人对他们的答复是:“可是给你自己死去吧!人不求你让你的私我生存!你既愿死,便给你自己死去!要有此勇气,此真实勇气,给你的私我性死去”。

但因为这是一“业”,自己便应当作一点事,“业”是私我的建

置;应该使私我做点事,人不能替它全作一切事。这是真际:"业"是私我的行为之果,时若私我退位了,"业"亦消融。人可帮助它,可救治它,可给它以力量,传之以勇气,但它应当利用之。

有那么一道鸿沟,介于人之真为人者和我们之为我们者之间,这有时使人昏眩。但不能任此昏眩下去。不要动。安静到像石头一样,直到这事过去了。

普通是,倘若时候到了,"业"可被"恩慈"吸收而且克服了,那些精确事实之为此"业"之原因者的形像或知识或经验也到了,于是,在那时分,人可开始发动清除了。

但是,这恰恰是在最痛底一点上,这里是提示最强之处,在此应受住这一打击,否则这永是得重新开始,永是得重新开始。

有一日,有一时会到来,这事是应当作了;人应当作真实底内中发动,作解放的。如实说,于今在世间有一机缘,不是经过几千年后不会表呈的,一知觉底救助,助之以必需底能力。旧时曾信没有任何权能可以销除"业"果,除了销之以一系清净化之行事,使"业"果能转变,泯灭,平除。但是,用着超心思底权能,可以成就这事,无需经过解放程序之一切格度。

八

1. 喜乐有创造

是不是应登上精神发展的一够高底等级,然后真能作成自我奉献呢,因为,时若人在过一种多少不知觉底生活,则自我奉献多多少少只能是心思底,而且这不甚真实。应当怎么办呢?从开端便始之以自我奉献是不是可能呢?

这依乎其人。在某些人,性灵底运动,情感底冲动,比智识底

理解更强。他们对“神圣者”感到了一无可抵抗的吸引而不自知，于此事之可能是什么，所代表的是什么，亦无任何理念，没有，毫无任何智识概念。但只有一种冲动，吸引，一需要，———明显底需要。

这班人，倘若由“恩慈”的效果，倘若他们有一心思然不给他们以苦恼，不诘问，不讨论，——那么，他们进步很快。

而且，这对于寻常见解全然是神奇者，即是一旦他们达到了那一奉献程度，由他们的性灵得与神圣“当体”体认为一，则在他们突然来了一表现能力，在他们的本性从来是全未知道的。

我曾在法国见过一事，这是很久以前了，一非常年轻底女郎，从来未曾受过教育或训导。她是歌剧团的一舞女，一非常好底舞女，正如习惯是那样，她八岁时便加入了，便是说，还全然是一小孩，而且本应当学历史，地理，算学，她却只学跳舞。可以说她不知道如何表白自己；她的聪明显然有，但全然未经培植。于是像这样她被吸引了；她感到一急切底需要寻求“神圣者”，奉献于“他”。

她于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舞蹈了；而且她真实是舞蹈得很入神。于是，忽然一旦她愿要发表她所感觉的了，便开始写出书信，奇妙地诗化了。她说出可惊底事，又以更惊人的方式出之，多少页那么写下去，而且异常轻易。

但是在她内中有个什么将她拉向后了，拉她到其所卸却的旧底本性里，于是每当她一度重新堕入寻常知觉性里，——于日常生活之需要，每时分之所必须有者……这知觉性，——便一切皆消失了。她甚至不能再写一行而不作非但是法文上的错处，并且拼错无数字。而且所写的全是鄙俗之词。

这证明时若人达到真实底知觉性了，便不会更有何问题呈现。你之所应是为者，你便是为；你之所应知道者，你便知道；你之所应

当作者，你便有能力作成。而且凡一切似是底困难顿时皆消失了。

在我告诉你们的这一事上，所拉她向下的，不是出自她自己的什么事，而是从旁人来的。然而不幸，这正是最寻常所发生的：在人生中，人总负担某些责任，这些便阻碍你前进。

这样，某些人有此情感冲动。其他的人，则理解居先。他们甚有智识，他们有研究，他们知道玩弄理念与文字。他们可给你在一切哲学上，一切宗教上，一切人文概念上作精明底讨论，——但是他们也许需要许多年方能前进一步。

因为，这一切只在头脑里经过。

而且是许多事在头脑里经过。我常常向你们说过，头脑是像一公共场所，不管是什么皆可在那里出，人，直行，横过，在其间兴起很多扰乱。正是有以理念为游戏的习惯的人，要前进是最为困难。这是一有趣味底游戏，引人入胜，给你一印象你全然是不平凡，非在平凡生活水准上。但是这剪割翼翅了。

不是头脑有飞翼，而是心有。

是的，这是必有底需要。没有其他底事上算。这便是一切。只有这个。

而且，究竟人会自笑这些障碍和困难的。这些能对你作的什么，皆不算什么事。人亦复笑所费的时间。路道长远又能怎样呢？更长久可有企慕，致虔敬，和自我奉献的喜乐。

因为这是唯一真实底喜乐。

而且这喜乐，时若其消褪了，这是因自私——某种要求，人所称为一需要者，——参杂到这奉献里。否则那喜乐永不会失去的。

这是人所获得的第一事，这是人所实践的最后一事。这是胜利之表征。

时若你犹未能处于一恒常底，安静底，和平底，光明底，不易底

喜乐里,则这是你仍有当作的事,使自己纯洁化,有时甚至要大大工作。但这已是表征了。

是与分离之感俱来,乃有痛苦,患难,困厄,无明,及一切无能。是以绝对底自我奉献,忘记自我,在一全般底敬奉中,忧患乃消,且为一喜乐所代,无足以障蔽的。

而且,唯独时当这喜乐将在此建立了,在此世间,它乃能真实是转化了,而且将有一新生命,一新创造,一新实践。喜乐应当先自安立于知觉性中,然后物质转化方可实现,非在其前。

注意:我这不是说凡人所称为喜乐者。那甚至不是真底喜乐的一滑稽画,倒毋宁是,我相信,一魔鬼底发明,使你迷失道路的;出自娱乐,遗忘,漠不关心之喜乐。在我,我是说一喜乐,为圆满底“和平”,无阴影底“光明”,“和谐”,大全底“美”,和无可抵抗的“权能”;那“喜乐”,即神圣“当体”本身,在其真元里,在其意志里,在其实践里。

是与敌对者俱来,患难进到世间。唯独“喜乐”能加以克服,不是旁的,——将其决定地,终竟地克服。

是“喜乐”有所创造,是喜乐将要成全。

2. 喜乐能克服

问:你说唯独喜乐能够克服敌对,可是为要达到那喜乐,岂不是首先得克服敌对者?

答:应当超越它,且漠视它。

是有一事应当先作,这是真的;这便是自己得脱出它的势力;但脱出它的势力与克服敌对者,其间有一分别。

克服敌对者不是一小事,应当有一权能,比它的远过其大,然后能加以克服。但人能完全脱出它的势力;而且一旦人已完全脱

出了，则自我奉献能够完全，随自我奉献则有喜乐俱来，久在真克服敌对者或它消失以前。

敌对者将要消失，只当其在世间已不复需要了。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其为必需，正如试金石，要试知人是否纯洁。

但是倘若你已变为真是诚实，——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谓至诚，便是说在有体中没有任何事物来反对奉献之意志与企慕，没有任何事物假托要继续过其独立底生活，(假托有无数，皆充满了狡狯，邪恶，甚为欺人；却不幸是人类有一大天生底倾向，是自欺，而且愈是自欺，愈是不认识到。)——倘若你变到真是诚实，敌对者甚至更无从接近你。它亦不尝试，因为那会进到它的毁灭。

独是有些人在他们自己有一种战斗本能，他们不满足于脱出敌对者的势力。他们自信有此能力，进而与之战斗。那么，有时倘若他们没有全般准备，便自致于一极坏底境地。

这皆是很困难底场合。

这班人，唯独对神圣"恩慈"的信忱可以救度。因为，纵使他们作愚蠢事，总时常有某一事物，在最后一顷间，来救他们脱出苦恼，这有点像母猫及时抓住了小猫，当其正要溺死了，因为它相信可在水上行走。

但是总常常说过，不要试探上帝。不应该作一未成熟的冒险事，心中以为"神圣者"会时常提拔你出离苦难。那不好。因为这未曾帮助工作，倒使其变复杂了。

3. 个人与集体修持

"当他接受人生，他不但要负起他自己的重担，而且也要加上一大部分世界的重担，作为他自己已够沉重底负担的增益。因此

他的瑜伽,较其他一切的,更有一种战斗性格;可是这不单是个人底战斗,这是一个集团底战争,在一广大底战场上。他不单是在他自己要战胜自私底虚伪和纷乱的种种力量,而且更应当视之为世间同此反对底无尽底力量之代表,将它们克服。它们的代表性质,给它们一更顽固底抵抗力,一种几乎无尽底重现之权。时常他发现他虽坚执地胜得了他个人的战争,却还得在一列似乎无穷尽底战争中胜之又胜,因为他内中的生存已经那么扩大了,不但包含了他自己的有体,及其明确界定的需要和经验,却是与他人的有体也休戚相关;因为在他自我中他包含了这世界。"①

4. 扩大自己

问:人应该如何进行呢;倘若修持不是个人底而是集体底?

答:应该扩大自己。

工作是更复杂了,也更多纠纷;要求一更大底能力,更大底大度,更大底耐性,更大底宽容,更大底忍受性。

虽然,倘每人完善作成他所应当作的,则全体只形成一人为全体作修持。设若你们是五十人修大全瑜伽,而只有一人作此工作,则他是为全体工作。但是设若五十人中每人为全体工作,则他整个只为一人工作,因为人人皆在为此全体工作。那应当在全体造成一体,够充分了,使其中各人彼此竟不复分别。而那是理想方式;合诸人为一体,独有一人格,同时为自己又为他人工作而无分别。

如实说,自从我认识室利阿罗频多,这便是最初呈现的一问题。应否出离尘俗作一深密底个人修持,便是说,与他人竟不更有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二章。

任何接触，先达到目标，然后出而理会旁人呢？抑或应当让凡有同一企慕的人来集，任一团体自然且自动形成，于是全体一同趋赴目标呢？这两个可能当时便有。

那决定不曾是一心思底选择，全不是。很自然地，自动地，这团体形成了，好像出自一命令式底必需。于是便无所选择。

而且一旦人已这么出发了，便完，只能像这样走到尽头。

倘若人要孤独地作其工作，则绝对不能全般地作，因为全物理体，无论其怎样完全，纵使其是十分优越底质素，纵使其出生是为了一十分特殊底工作，它永远只能是局部而且有限。它只代表一个理实，世间的一个律则；这可能是非常复杂底一个律则，但它只是一个，——如人在印度所称为"达摩"者——，而转化之全，不能由此单独成就，不能由一身成就。

而且正是由于这，自动地，多性创成了。

人可孤独地臻于自己的完善，人可在其知觉性中度到无限而且完善。内中底实践原无边际。可是外在底实践，反之，必然是有限际，那么倘若人要有一普遍底作为，至少要有少数物理生身之人。

一很古老底传统说谓其数当十二。可是以近代生活之复杂，这好像不够。应当有一代表着的团体。

而且，这是为何，虽然你们一点也不知道，你们每人代表困难之一，为了转化皆应当克服的。而这便生起许多困难了，这不是只有一个困难；我相信某时曾说过，你们每人代表一应当解决之"不可能"；必时当凡此"不可能"皆解决了，"工作"乃能完成。

但现在，我比较和洽了，我不便说"不可能"，只说"困难"，因为也许那皆已不复是不可能了。

是因为修持上这集体性质，以致从开初，——现在是有更强大

底理由了,因为我们的团体已增大到这样多人,——每逢有人来找我说:“我在外边有许多困难,克服不了;我愿意到这里来,因为这能帮助我”。我便答说:“不是了！在这里尤其困难,你的困难将大大地增多,因为这不更是个人私自底困难了,而是集团底困难。在你自己所已有的之上,会加上一切磨擦,一切接触,一切反抗,一切从外而来者,当作试验,恰恰触在弱点上,最敏感的处所上。这里,你会听到那些字,那言语,恰恰是你所不愿听的,人会作那些手势,恰恰是能使你着恼的;你会反复发现自己在一环境,一运动,一事实,一对象之前不管是什么,——总恰恰是一切事中那事你所不愿其发生的。恰恰是那会发生,反反复复自会出现,因为你已不是为你自己作瑜伽,你是为一切人在作瑜伽而不自知,自动地”。

于是,时若有人来向我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平和,安静,闲暇,为了修我的瑜伽”,我便向他们说:“竟大不然了！你赶快到旁底地方去,不论什么地方你会远过安静,除开这里。”但设若有人来向我说:“我感觉我应献身于神圣工作。我来是为工作,使自己有点用处,而且,我准备取起不论那种工作”,那么,我说:“这很好,倘若你有此善愿,有耐心,有能力。可是为了要寻求必需底孤寂,为了你的内中发展,则到其他不论什么地方皆比较好。倘若你不能在你自己得到平和与孤寂,充分独离以进到自己内中,倘若你不能在寻常生活境况中作这些事,则必然不是在这里你能做到;而你的第一困难,恰将是你感到自己为一切物,一切人所侵袭了,而且你不能孤独自处”。

而且于一切人这事皆一样。有坏脾气的人,例如喜发怒的,到这里变到比在寻常外间更坏,因为在寻常外间环境中,他们被人生的一切必需所管制了,——设若他们向主顾发怒,比方说,他们便被撵走了。可是在这里不撵走人,只向他们说:“试试管制自己

哪”。也还有一理由，为何你的困难在这里增加。因为这里是实践的地方。

在人生中，你是不知觉底，你度过你的全部生存于半知觉中而此全属迷茫。你对自己毫不认识什么，除了一外貌，更无其他；而且你是且常是不能完成你的使命，因此你不遇到阻碍，你不在困难的核心，——人只是一相貌，你也全在此相貌中。那么，你的过失皆微小，你的美德也微小，你的才具庸凡，你的困难也庸凡。你全然是且永常是庸凡了。

唯独时当你开始走上实践之路了，然后你的可能性变到真实，而且，顿时你的困难变到更大了。很自然的，事情深密化了。

5. 直面“不可能”

问：你说每人代表一“不可能”。在这场合下，每人应不应集中去解决这可能呢？

答：不必需自己集中在这上面。但每人应直面这个，不论其知之或不知。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已向你们说过这事了。时若你代表一胜利之可能，你在你内中常有某个事物反对这胜利，那是你的永久底苦恼。

每人有他自己的困难。例如有些人应代表勇猛，无畏，在一切危险一切战斗前能支持而不怯弱，那人普通总是在其有体内中某部分为一可怕底懦夫。而他便应当与此斗争，几乎是在一恒常状态里，因为那代表他在世间应得到的胜利。

同样的，有些人应是善良，充分了仁爱和慷慨，总是在其有体内中有体某部分为刻薄酸楚，有时甚至还是坏。而他便应当与此斗争，庶几能变为那另一个。诸如此类，推而至于一切细节皆然。

如是，时若你在某部分见到一非常黑暗底阴影，——非常黑

暗，——某一真是苦痛底事，则你可确然于你内中之有与那对等的光明之可能性。

6. 自私性与私我

自私性是一相当容易纠正的事物，因为凡人皆知道那是什么。那很容易发现也很容易纠正，如或人真实愿意作这事，倘若坚持。

可是私我是远过难于把捉，因为，根本说，要见知其为私我，便应该已出离它，否则人不能发现它。人全是以此而成，自顶至踵，由外至内，从生理身直到精神体，皆由私我而成。它参杂于一切中，人从来不顾到它是什么。应当已克服了它，已离出了它，已解脱了它，至少局部如此，即算在有体某处的很微小底一部分，庶几可觉知这私我为何者。

私我是那帮助我们个人化者，且阻碍我们神圣化者。将此集合为一，你便发现私我了。没有私我，如世界是像这样组成了，则不会有个人；而有私我，则世界不能变到神圣。

合逻辑而作结论，必是："好了，我们首先化为知觉底个人，其次遣去私我，那么我们将神圣化了"。独是时若我们已化为知觉底个人了，我们已那么习惯于以私我而生活，以致竟不复能认出它了，于是需要大劳苦一番，然后觉知它存在。

然而凡人皆知自私性是什么；时若你要将一切皆拉引到自己，于他人了不关心，这便称为自私性，时若你自处于宇宙中心，一切事物将只以对你相关而存在，这便是自私性。但是，这非常显明，必然是盲自然后见不到人是自私，凡人多多少少皆有点自私，——诚然，有一限量的自私也是寻常所许——，但即使是在寻常生活中，倘若人太过分了，那么，会正面受到一击，因为既人人自私，人不甚爱他人的自私性。

这是一明白底事实，这是公德的一部分，——哦，应该稍许有一点点自私，但不要太过，要不甚触目！至若私我，没有人说起，因为没有人识觉它。这是一位那么亲密底伴侣，竟使人不复识觉其存在。虽然，只若是它在那里，人永远不会有神圣知觉性。

私我，便是那使人知觉其为与他人分别之一人者。假使未尝有私我，则人不自见其与他人分别为另一人。人会有此印象，是一全体中之一小分，——一极大底全体中之极小一部分。而你们每个人，非常确然地，全然知觉自己是分别之一人。那么，是了，是私我乃给你这印象。若长此你如此知觉，这意义是你有一私我在。

时若你开始有此知觉，一切皆是你自己，而这又只是千万亿其他同此一人中之一极微点，如你之遍在，时若你感觉你自己是在一切中，于此无有分别了，于是你知道你已在到不复有私我的路上了。

甚至还有一时分，已不能这么思维，或这么说："这不是我"，因为甚至这么表白自己，说"一切"是你，或你是"一切"，或你是"神圣者"，或"神圣者"是你，这表示仍有点什么存留。

有一个时分，——这来如电光一闪，而且这难驻，——是"一切"在思维，是"一切"在知，是"一切"在感觉，是"一切"在生活。甚至不复有印象是……你达到那里了。

那么那很好，但直到那时，仍是有私我的一小角在某处：普通那是观察者，作观察之见证人。

所以不要肯定你已不复有私我了。那是不精确的。只说你已在往不复有私我的路上，那是唯一正确底说法了。

我不相信那事已在你发生，可不是？——还不曾！然而这是必不可少，倘若你具有此意要知道超心思是什么。假定你是超人类的候选人，则应是你断然离弃你的私我，超出它，因为，倘若你仍

保持着它,超心思者对你终于为不可知,不可即之一物。

但是,倘若由一番努力,由一番训练,由一进步底克制,你已胜伏你的私我,超上了它,尽管只是在你的有体之极小一部分,这便成了某处一极小底窗户,由此窗户,极为小心地望去,人能瞥见超心思者。于此,这是一诺言。时若人见到了,则发现其那么有趣,以致立刻人会希求脱去其余一切……凡属私我者!

请好生注意,我不是说应完全解除整个私我了,然后能瞥见超心思者,因为那样几乎会是一不可能之事。不是,除去了一点点私我,在你的有体的任何部分,在一角落里,甚至只是心思的一小角落;倘若这是心思体和情命体,则好了;但是倘若偶尔,——哦! 亦不是因为偶然——倘若在若干努力之后,你已与你的性灵体相接触,那么那里,门是大开了。由于性灵体,你可顿然有一够明白底美丽视景,见到超心思是什么;只是一视景而已,不是一实践。这里,这便是出脱之大门了。可是纵使不曾达到这优美底实践,性灵底实践,倘若你已成功解放了你的心思或你的情命体的一部分,这亦有如在门上开了一眼孔,一钥匙孔;由这一钥匙孔,你可有一小底非常小底视景。而这便已非常有趣,引人入胜。

7. 真实理由

凡愿遵行真实路道者,自然会遭受一切恶意的攻击;那些恶意不单是不了解,而且普通总是憎恨凡其所不了解者。

倘若你被他人所说的一切恶意底蠢话所烦恼,因此而起忧愁,或甚至感到沮丧,则你必不能在路上前进怎样远。而这些事之来到你,不是因为你不幸,或者你的命运原应是苦恼;完全相反,这是因为神圣"知觉性"与"恩慈",严肃采纳你的决定,让环境为路上的试石,要看你的决意是否至诚,而且你是否够雄强以直面这些

困难。

因此，设若某人嘲笑你，或说点什么不十分是善意底，则第一当作的事，便是观察自己内中，要看到这弱点或缺陷是什么，竟可使这样底事发生；而且不感到愁苦或忿怒或忧悲，因为他人不赏识你所思为你自己的真正价值；反之，应当感谢神圣“恩慈”，向你指出那弱点或缺陷或畸形，你所应当料正的。

如是，与其不快乐，你反而可充分满意了，从他人所要加于你的不善上，得到益处，一大益处。

此外，如若你真实要遵行此道和修瑜伽，不应是为了旁人欣赏或尊敬你而为；所以修瑜伽之故，因为这是你的有体之一命令底必须，而且因为你不如此便不快乐。他人是否尊重你，这绝对没有任何种重要性。事先你可向自己说，倘你距离凡夫愈远，于世俗之道愈生疏，人愈会不尊重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人不会了解你。而且，我重复说一句：这没有任何种重要性。

真底诚实：这是在道上前进，因为你不能另外怎样作；自我奉献于神圣生命，因为你不能另外怎样作；是试要转化你的有体，出现于“光明”中，因为你不能另外怎样作；因为这是你的人生之正理。

时若是像这样了，你可确然于你之已登正途。

8. 进步的喜乐

时若人作一番努力，便愿随即有报酬；人时常是太急迫了。要事情赶快作完。

如实，这是因为没有这进步的喜乐。因为，倘若有，即算人已实践其所安立为目标者，例如，使超心思底生命实现于世间，人仍不能禁住这么想：“这亦仅是时间的永恒中之一阶段。此后又有其

他的会来到，于是又更有其他的事物，更有还更有……如是乎无穷。时常应当前进”。是这，便充满你以喜乐。

至若另一理念：这已完成了，人已实践其所愿者，于是人得坐下，享受其所已作成者，——哦！这多么难耐！人立刻变衰老了，钝滞了。

可以说，永恒底青春，便是恒常底增长与无止境底进步。——在能量，可能性，行为的领域，知觉性的扩充上之增长，与在微细处的实践上之进步。

人类生活分相续诸期而进步。以你之前进为量，有些事物在一形式里陈旧了，改变形式。

自然，现今是时若人已登阶梯之最高一级了，便又下来。但这很是不幸的，这不是像事物之应当那样，这是一坏习惯。时若人的生长已停止了，比方说，便可利用这使你生长之力，化之为一增善此身体之力，使之变到强健而又强健，坚实而又坚实，有其健康，愈进愈能抵抗。人可从事体育，以变为躯体美之模型。而且同时人可培成德性的完善，知觉性与智识与能力的完善，终且可求神圣“实践”之圆成，在其所具的一切至真至善者中，在其圆满底“爱”中。

而且，时若人已达到在于今世界实境中所可能产生者的最高峰了，人还可召降多一种“权能”，转化此世界为那新“权能”的形像。

但这不是懒惰者所可作的一事。这是为了爱进步的人们的。不是那班人，如其来向我说：“哦！我在平生做了许多事，现在我愿休息了，你可否在修道院中给我一位子呢？”我回答他们说：“不是这里。这不是一休息的地方，因为人已做了很多事，这地方是为了还要做比以前更多的事”。

那么，在前些年，我把他们遣到罗摩那大炼师（Ramana Maharshi）那里去："到那里去，你去作静虑，你好好休息"。现在这不可能了，于是我将他们送到喜玛拉耶山，向他们说："去坐在那永恒白雪之前！那对你有好处"。

九

1. 心理完善化

有人问我这詹葡花（champa-fleur de frangipanier）所象征的"心理完善"是什么。心理完善非只是一，而有其五，正如这花之五瓣。我们说过：诚，信，敬，慕，依，为五。但事实上每逢我给人这一朵花时，不长是这同一之心理五完善。这是一非常流动底事；这依乎环境及人的需要。

无论在那一场合，五者之第一事，常时存在于一切结合中，便是诚。因为，倘若不诚，人便不能前进，虽半步也不能前进。

可是，这也可用另一字翻译，曰：明。我这么解释：倘若我当某人之面，我便望住他的眼睛。若此人是诚或明，我便透入他的眼中下降，于是我见到他的心灵，清清楚楚。但是，那恰是这经验，有时我见到一点云翳。我继续下去，于是我见到一障蔽。而我再继续下去，则有时那是一堵墙；其次便全是黑暗了。于是应当通过这一切，要打开孔窍通过去，而人还不十分确定，是否在最后一分钟竟置身于一铜铸的门前，那么坚厚，永远不能通过，以致见到他的心灵为不可能。于是我可随即说此人不诚。我亦后可用较文学底方式说，此人不明。是这，这是第一事。

另有一物，显然是必不可无的，倘若人要前进，这便是信。人也可用另一字，似乎比较有限，但在我觉得更重要，便是"托"。因

为，这是一经验问题，——倘若你的信心不是以于“神圣者”的全般信托而成，你很容易保留此一印象，你是有信心，渐会进到失去对神圣“能”与神圣“善”的一切信托，“神圣者”于你有“信托”之信托，——触脚石有这么三个。

其一，有些人肯定他们于“神圣者”有一不动摇底信心，他们说：“是‘神圣者’作成一切，能作一切。凡在我或在他人所发生的，凡此一切，皆‘神圣者’的工作，且唯独是‘他’的。”可是倘若他们以逻辑将思想推衍下去，过了一些时，他们开始归咎“神圣者”之作最可骇底恶事，在世间发生的一切坏事。他们将见其为一真底魔鬼了，残虐而且可怖，——倘若他们未尝有信托。

或者，还有第二，他们甚有信心，但他们说：“究竟，我于‘神圣者’有信心，但这世界，我明白看到它是怎样的！从初，我受过多少苦，不是么；我是非常不快乐，比我的一切邻人皆更不快乐(因为凡人总是比其邻人更不快乐)。真的说，人生对我是恶毒的。然而‘神圣者’总是神圣哪，‘他’是至‘善’，全‘仁’，大全‘和谐’，如何使我这般不快乐呢？‘他’必为无能，否则，倘其那么善，为何使我受如此之苦呢?”——于此，这是第二个触脚石。

还有第三个。我要说那班人，有凡人所称为过度底和误会底谦虚者，他们说：“必然‘神圣者’已抛弃了我。我全没有什么好，‘他’于我毫无可为，我只有脱离这游戏，因为‘他’觉得我彀‘他’不上!”

然则除非人在信心上加以对神圣“恩慈”全般和整个底信托，人会有这些困难的。

其次，敬。这是心理完善化之第三事。是，敬是非常好的，但除非这随附以许多其他事物，则亦甚可自误，且遇到许多困难。

人有敬奉之忱，又保持了私我。于是你的私我使你作种种事，

一由于敬奉，和种种自私到可怕底事。这便是说，人只想到自己，不想到旁人，也不想到世界，更不想到工作，竟不想到什么是应当作的，——只想到其敬奉之忱。于是人变到自私的可惊了。那么，时若你识觉“神圣者”为了任何一种理由，不热烈酬答你的敬奉之心，如你所望于“他”者，则感到绝望了，又将堕入我方才说起的同样这三种困难里：或“神圣者”是不仁——我们读过多少这样底故事，热心的敬拜人咒骂“神圣者”，因为“他”对他们不像从前那样仁爱而且接近了。他退回了：“为什么你离弃我？你让我跌倒了，魔鬼！”他们也许不敢这样说，但他们是如此想，——或否则他们说：“哦！我必定已犯了那么一严重错误，以致被离弃了！”于是乎堕入绝望里。

敬奉应随附以另一运动：感谢之忱。这感谢的情绪，因为“神圣者”存在，这谢忱满是惊奇，真实充满你以一崇高底喜悦，因为“神圣者”存在，因为宇宙间有个什么是“神圣者”，而且不单是有此畸形怪状，如我们所见者，——因为有“神圣者”，因为有“神圣者”在此。每一趟若有至微细之事物，使你接触到神圣存在的这无上“真实性”，心里便充满了一种喜悦，那么深密，那么神奇，一种谢忱，如在一切事物中之有至味者。没有任何事物可给人一愉快，有如感谢之喜乐。人听到鸟在歌唱，见到一朵花，望住一小孩，证见一慷慨之举，读到一美丽诗句，观看落日之景，不论什么这类事，——而突然一下这袭入你，这一种感情，但这么深沉，这么紧密，因为世界显示着“神圣者”，因为有什么在世界之后是“神圣者”。

于是我发现有敬奉而无谢忱，便十分不完备。应当同时有感谢存在于其中。

其次论到第四种完善化：企慕，而这我们亦可翻译之曰勇猛。

这是一勇猛,即无上冒险之兴味。此无上冒险之兴味,此即企慕,——那企慕整个摄住你,毫不顾计无保留且无退转之可能性,将你投入发现"神圣者"之一大冒险,遇合"神圣者"之一大冒险,实践"神圣者"之一更大底冒险;然则人投入此冒险而不返顾,没有一分钟会自问:"什么事曾发生呢?"因为设若人问什么事会发生,则永不会起程,永是将两脚立在地上,在那里,固定了,怕会丧失了什么,怕失去了平衡。

是为此我说勇猛。但如实这是属企慕。这是二者合并。一真实底企慕是充满了勇气的一事。

于是,再有完善化之第五事:皈依。如实,这是英文所谓"surrender",但法文中没有恰当底一字足表此义。我们只好以"soumission"一字表之,没有更好底字。室利阿罗频多向我们说过,这皈依乃修瑜伽的第一绝对条件。然则这不单独是所必具的质素之一,也是第一必不可无的态度,庶几能开始修瑜伽。设若人未决定作全般底皈依,则仍不能起修。但为了使皈依得以完全,凡此其他诸德皆所必具:诚,信,敬奉,与企慕。

而我在此再加上一事:忍耐。因为,倘若你不能直面困难而无沮丧亦无退转,或托词这太困难;倘若你不能遭到打击而仍一样继续,如人所说"包容"它们——你受到打击是因为你的缺点,你将其搁在袋里包容下来,继续前进不懈,——倘若你不能坚忍为之,你便不会前进多远;在第一回合,时若人失去了习惯底微小生活之视景,便会感绝望,退出这长征了。

忍之较实际底形式便是耐。除非你已决心重新开始一千次于同此一事,倘若必要的话,你不会达到什么地步。人到我这里来是绝望了,说:"可是我相信已经作好了,可是又得重新起始!"倘若人告诉他们说:"但这不算什么,你也许得重新开始一百趟,两百趟,

一千趟”，他们便失去勇气了。你向前走进了一步，你相信你是坚定了，但时常会有点什么在稍前处又要生起同一困难。你相信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又得重新解决；其表呈在现相上微微有点不同，但那问题总是同一。

这么，有些人已有一美丽底经验，他们便叫："这终于作成了！"于是事物平静下来，淡褪了，自加隐蔽了，可是突然一下，某事物全非所预料的，一绝对庸俗之事，好像全无趣致的，出现在他们前面了，阻塞了路。那么，人便悲叹："我所作的这进步究竟有什么用呢？倘若又得重新开始！为什么？我作了一番努力，我成功了，我达到了某个事物，而现在好像我全未尝作什么事，这真是无望了"。因为还有此一"我"在，而此一"我"没有耐性。

倘若人有耐性，便说："这好了，我便重新开始，只若长此仍有必需，一千趟，一万趟，一百万趟，倘若必须，但我会走到尽头，无人有权力能在路上阻滞我"。

这是非常需要的。

现在，总括说，我们将皈依置于这一序列之首。这便是说我们承认这事实，倘要修大全瑜伽，便首先得下此决心完全皈依"神圣者"。没有其他之法，只是此法。其次为五美德或心理完善化：

"诚或明
信或托
敬奉或感谢
企慕或勇猛
忍耐或坚毅"

忍耐有另一形式，这便是忠实。要忠实！人已作一决定，便忠实于此决定，这便是忍耐。倘若坚持，会有一时分到来，获得胜利了。

胜利是属于最坚持者。

2. 永生精神

问:“其规律不是心思之管制情命冲动,而是一永生精神的坚强底不动性”。①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呢?

答:这像白天一样明显。所需要的,是一永生底精神之强大底不动性。其余一切皆属次要。这便是说,精神应当知觉其永生性,于是而有一强大底不动性。

因为这是一事实:时若精神知觉其永生性,它便臻于充满了能力的一不动性。这不是一惰性的或无能力的不动,这是一强大底不动性,为动作的基础:凡人之所为者,皆依于精神之全能底不动性,而这精神是永生的。

但任何解释不能给你这个,要有经验。

而且,这常是同此一事:这头脑,这点微小底脑经,不能了解。可是一自那时分人有经验了,便明白了,——那时分以前却不能。人能有一种想象,但这不是了解。要了解,应当体验。时若你知觉你的永生精神,你将知道其坚强底不动性是什么。否则,这皆是文字而已。

你也许不了解如何人能同时不动而又强能?是这使你疑惑?是的,我回答你,最大底能力是在不动性中。这是至高底能力。

姑且取一非常微小底肤浅应用之事为喻,或可使你了解。例如某人走来侮谩你,或说些使你感觉不愉快的话,而你即开始震动,与其忿怒或恶意相合调,你便感到十分衰弱而且惶苦;普通你便作蠢事。但是设若你能成功在你内中,尤其在头脑里,保持一全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三章。

般不动性，拒绝接受这种震动，立刻你便感觉一大力量，他人不能动摇你。而且倘若你能保持异常寂静，即算在身体上，异常沉默，异常安定，在你内中亦遍一切处，时当那暴力加到你，倘若你没有任何内中反响的震动，这便有一大能力不但加在你，亦复加在那人身上。

这颇可给你一点理念，知道不动性之能力。这不是精神生活中的什么大事，这是物质生活上的一事，外在，日常可见到的一普通事。

在不动性中有一奇巨底能力：心思之不动性，识感之不动性，身体之不动性。倘若你能像一堵墙一样，寂然不动，则凡他人之所投掷于你者，皆反堕于其身。而且这作用是顿时的，——这可制住一刺客的手臂。只是不应有不动的模样，而内中是纷纷扰扰！那不是我说的这意思。我的意思是一整体底不动性。

3. 心灵平等

问：这与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心灵的平等，是不是同一事呢？

答：心灵的平等是一条路。这是一手段，这也可是一目的。但这不是其结顶。

也有这样底人，我已向你们说过，他们声称凡所发生的事，皆神圣“意志”的表现。凡是者，世间如其是这样，便是神圣“意志”之表现。因此，他们说，智慧要求人接受凡所发生的事，毫不动眉睫，毫不动情感，没有一丝反动，因其既是神圣“意志”之表现，则我辈之顺从是自然明白的了。

这一概念，恰是趋于帮助人得到心灵的平等。可是设若你采纳这概念而不容受其反对说且作一综合，则自然在人生中你只有坐下而一事不作了。或无论怎样，你永不会试要使世界进步了。

我记得从前，这又有若干年了，向你们诵读过一本法兰士

(Anatole France)的书,——他有极优美底风趣。我记得那书是《孔雅德》(Jérôme Coignard)。他似乎这样说过:凡人会十分快乐的,设若他们不忧劳于改善人生。一切不幸皆始于这一愿望,要将人和物改善。这便是我方才和你们说的,却在另一形式里:设若你要安静,自得,常是满意,且自处于完善底心灵平等,则你当自信"事物皆如其所当然",而且,倘若你信宗教,则应向自己说:"它们皆如其所当然,因为皆是神圣'意志'之表现"。而我们只有一事可作了,便是保持十分静定,因为静定比激动好。法兰士向你们说同此一事,却是转过来说的:人生是非常安乐,甚堪忍受,且甚可接受的,假使在脑中不置念其应另外怎样。一自那时分起他们不满意了,自然也没有人满意了。

而且,假使凡人皆有此识度,说事物皆是如其应当那样;人死去是因为应该死去,生病是因为应该生病,与所爱者别离是因为人应该别离,诸如此类,而且人处于贫穷之境是因为人应该贫穷,——而这样可推至于无限,可不是?——也没有受苦或反动的意识,这是愚蠢!然则困苦始于这意志,事物应该是更好:时若你是生病了,为什么不要生病呢?不要生病则你更加会病了,你如说:"好吧!这是'上帝的意思',我忍受我的病!"至少你会安静,这也许有助于你之痊愈。而且,为什么贫穷人要变富足呢,失去了儿女或失去了父母的人,为什么要不是那样呢?设若凡人皆愿要事情便像其那样,则凡人皆可满足。

这是一个观点。只是或许神圣"意志"不全是如此。也许这倒像那象,象奴,和婆罗门的故事,你们皆知道的;在路上的婆罗门不肯让路:"不行,我内中的上帝要在此停住"。驱象的人回答说:"对不起,我内中的上帝叫你走开!"

向法兰士的答复或许正确当是这样,有一比人的意志为超上

底“意志”,是那要事物动转,变易。然则人只好顺从,使其改变。

4. 作为之缠结

问：在这里写着:“既在工作道上我们所首先应当解放的结子是作为……”①为什么作为是结子呢?

答：因为人执着于作为。

结子,是自私之结。你作一行为,由于一种欲望,——一种欲望,你或称之曰需要,或一必须,或不论什么,——这便是结子。所以应当除去欲望。

可是设若向人说:“作其事业而不粘执于结果,要知觉这不是你在作事,而是‘神圣者’在作”,则百趟中九十九趟又半,他们会回答说:“但是,倘若我这么觉到,我便不再动了,我再也不作什么事”。因为常是一需要,一欲望,或个人的冲动,使他们作事。

于是室利阿罗频多告诉我们,为了实践《薄伽梵歌》的教言,第一事当作的,便是解除联系欲望于作为之结。而且这是一事实,是这乃所当作的,内中一微小底手术。时若人已施行了这一小手术,则可见到人能绝无任何个人的动机而行为:人是被一种“力量”在推动,那高于私我的力量,亦远过强能。于是乎时若你作什么事,作为之后果不复回转到你。

这是一知觉性的一奇妙现象,而且十分具体。在人生中,时若你作一事——不论其为善、恶或无记,——立刻你引起一列后果,皆归到你身上。此外,你原是为了要得某些后果方作某事。设若我将手拍此播音机,举例说,我寻求其后果,这是在此播音机上发了声响。事总是有其后果的。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三章。

但是设若你解散纠结,让那"力量"自上而来或自他方而来者,由你而作为,使你作某些事,诚然你之所为必有后果,可是皆不会再回到你了,因为不是你发动这作为的,而是那从上的"力量"。于是后果会回到高处,或则由那使你动作的"力量"向导,愿望,指挥,管制着。于是你便感到绝对自由。

这一经验之来,其初有如闪电,一顷间,随即退去了。唯独人已全有准备于转化了,乃来而长驻。但有时某些人在一生中只有几秒钟这样底经验,随即那运动引退了,知觉性境界引退了,可是记忆犹存。于是他们模仿这。又碰巧这是知道谈论的人,则向他们的门徒说:"时若已解散了欲望的结子,唯由'神圣者'以自己而作为,则所作的事没有任何后果,道德底或其他底。而且你可作任何事,你可刺杀你的邻人,你可凌暴一女子,你可作凡'神圣者'所要你作的事,而你永远不食其后果"。

这也是他们所作的了。他们以这经验当作一件外衣,掩罩他们的恶行。这只是附带说起,使你们提防那些人,假冒其所非是者。

可是事实非常简单,因为,立刻,他们遭受其假冒之后果。

这么我曾有一非常显著底例证,某一"出家人"(Sannyasin)对某人发怒了,因为他不愿作他的门徒,——这已足证明他距离其所假充已臻至的境界甚远了——,而且因为他具有某些法力,他便作了一极强底巫术,去毁灭此人。恰好所谈的这人与室利阿罗频多相接触。其结果是,那位"出家人",以其所谓神圣"意志"而作为者,其巫术返堕到他自己身上去了,而且那么有力,竟使他死去。

简单恢复真理便够。没有什么其他要作的事。

这故事的教训是不应当假充,应当是本质。应当全是诚实,不以美妙底理论隐盖其私欲。

我遇到过多少这样底人,假冒有完善底心灵的平等与全般自

由，隐藏在“一切皆神圣‘意志’”这公式后，但事实则是在思想上以他们的意志代替神圣“意志”，而且距离实践其所假冒者还甚遥远。那是一班懒惰人，不愿作何努力，宁肯保持他们的本性像其那样，不肯工作而将其转化。

5. 法力

问：这班人也有法力么？

答：有的。有些人有大能力。但那些能力是从情命界而来，而且与情命元体相联系。

能力有种种。只是这些能力在真底神圣“权能”之前皆支持不住。对那是没有任何可抵抗的。可是面对寻常凡夫，他们有很大底能力。

6. 作法为害

问：那么他们能够为害了？

答：很多。不单是他们能够，亦且是他们实为。他们作很多害人的事。多少人被追寻，遭荼毒，因为他们不幸是遇到了一所谓“出家人”(Sannyasin)①，这数目是非常大，非常大。

在行人道礼之际，他们便接受情命界的一种力量之外加，而这在一切中是最危险底事。这虽非每次必然如此，然也是最寻常发生的事。

因为诚实是一种美德，在世间那么稀罕，倘若人遇到了，便应低首致敬。诚实——我们所称为诚实者，便是说一完善底忠实与

① 自然，可明白这只说那班穿着赭黄色袍服的人，其唯一目的，便是掩藏他们的自私自利底热狂，于此一普通为人所尊敬的衣服障蔽之下。至若有一纯洁底心的人，其服装简单只是外在底表相，表其整体奉献于精神生活者，这里自无问题。

明:当使没有任何部分有任何事物假冒,隐藏,要混作非是者。

7. 痛苦

“这些应该牺牲掉,在这名词的更苛刻底意义上,不论行之可以由反映而投出任何痛苦在求道者之知觉性上。”①

问:这是说什么痛苦呢?

答:怎样,这从来未曾在你发生过么?时若你有一种运动,是你所不爱的,比方说,愤怒或怨恨或不诚的运动,你将其抛出去,时若你作一努力,不要再有这运动了,这不使你感到痛苦,不?这是痛苦着的。这好像是拔除了什么。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这痛苦。那个你所抛弃去的坏事物,在被弃时给你轻轻一击,好像是临别赠礼。

因为人总是在此幻觉里,以为痛苦属于自己。

这不是真的。痛苦是一外物强加于你的。而且同此一事,在一切细节上可精确相似发生,而你可能是连痛苦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反之,有时这甚至能充满你一陶然底喜乐。然而这恰恰是同一物,同一事。可是在一场合下,人是启对了种种敌对力量,所愿将其从自身抛弃的;在另一场合人却不是那样,人已隔离得够远了,那些力量已不能更生效果。那么,不复感觉到负底一面,代表“敌对者”的,人唯独感到“神圣者”的正底一面:是神圣“恩慈”在促使人进步,随此神圣“恩慈”,人感到神圣“喜悦”。但普通是人不与此促使进步的“恩慈”同化为一,而与此所要抛弃的卑鄙事物同化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四章。

为一，——那么很自然的，人感到像它，便受痛苦了。

这是一种经验，容易得到的，倘若你只稍稍知觉。试拔除你的一小小卑鄙运动，你便明白了。假使你无论多么少量与那事物同化为一，你便感到拔除之痛苦；假使相反，你能与那下来解放你的神圣“力量”同化为一，你便感到神圣“恩慈”的“喜乐”，且有你所作的进步之欢欣。

倘若你与自下而来的力量同化为一，你便受苦；倘若你与自上而来的力量同化为一，你便快乐。这我不是说愉快享受。不要相信以为人若跳跃，舞蹈，叫喊，游戏时，便必然与神圣力量同化为一。人可能不如此，人也可能如此。我不说这个；我是说神圣底“喜乐”，内中底“喜乐”，无有渗杂者。

每趟遇有阴影过去，你可向自己说：“留心，敌人在那里了”。

这在全部等级上皆是真的，从至微小底事到至大底，从极简单底不舒适到痛苦一直到不堪忍的大患难：敌人是在那里。

8. 神圣火焰中心

“设若工作应该区分，则区分应该是在那种工作，最近于神圣火焰的中心点的，与那种工作，很少为这火焰所触到或者为它所照明的，因其距离比较远，或者，分开强盛光明炽着的燃料，与那积薪，倘若积薪在祭坛上堆的太密，可能以其潮湿，重多，散漫而过充实，损减这火焰的猛炽。”①

问：这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心理而论，与何者相应呢？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五章。

答：我以为这因人而异。每人应找到那些活动，足以增加他的企慕，他的知觉性，他于事物的深沉知识的，以及那些活动，相反的，将其机械化，且将其带到与事物之一种纯物质底关系中的。这难作一普通规律。

如实说，不是某事本身有关重要，而是人作此事的态度。

一全物质方面的事，如说抹地板，比方说，倘若为之以一完善化与进步的意识，可引到一非常深沉底知觉性，而被誉为高尚的那些工作，如研究工作，或文学，艺术工作等，倘若为了获得荣誉而为，或为了满足自己的骄矜，或着眼于物质利益，则不会有助于你的进步。这区分依乎内中态度，甚于外表事实；这几乎可应用到一切上。

至若纯为获利和个人的缘故而作的工作，例如为了维持生活，则恰可比拟这湿薪，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堆积太密，使火焰不能扬起。这有点什么是潮湿底，窒灭底。

这引起我和你们说此一事，我也曾多次告诉过你们的：在我的这一世间生存之始，我遇到过许多人，他们自许有一很大底内中企慕，对某一较深沉较真实底事物有向往，但不能前进，他们说，因为他们是被束缚了，被制服了，作了这一粗暴底必需之奴隶，必须挣钱而生活，而这便那么使他们重荷，占去了整个底时间和精力，以致没有留下什么可使其从事另一种活动，无论内中底或外在底。我时常听到人这么说，我也看到过许多这样底穷人，——我不是从金钱观点说他们穷，说他们是穷人，因为他们感觉到拘束了，拘禁在一窄狭且窒息底物质需要里。

那时我还非常年轻，我便时常向自己说，有朝一日倘若我能，我会要创造一小世界，——哦！异常小，——一小世界，其间凡人可以生活，无须分心于饮食，起居，衣饰，以及生活的种种迫切需

要，庶几可见到倘其全部精力，以这保障了的物质生存之安定而解放了，将自动地转对神圣生活与内中实践。

好了，到了我的生存之中段，——便是人普通所说人生之中年，——这工具是给我了。我能实现这事，便是说，创造那些生活情况，如我向你们所说的这些。于是我又达到这一结论，原不是所谓物质上的需要，妨碍了人们自奉于一内中底实践，而是一荒怠，一答摩（tamas），企慕之缺乏，一可怜底“听其自然”的态度，一“我不管”的精神，而且，又恰是那班在最困难底生活环境中人，有时乃最能反应，且有最深密底企慕。

我期待得到相反的证明。

我将很爱看到相反的证明，但至今还没有看到。而且，由有此一团能力未经利用，由这可怕底拘束不复存在了，无须战斗而食，而有居处，而在背上有衣可披，由人已确然于可有这一切了，那么，好了，这一团能力没有用处，人便用之作蠢事。而最不幸底蠢事之一，便在于运动舌头：谈论，谈论，谈论，忙于一切自己所不当管的事。于是我知道，这十分简单是未经利用的力量之流溢了。

那么，在工作中的区分，也许不全是人所相信的那样……

9. 瑜伽异于宗教

问：瑜伽与宗教间有什么分别呢？

答：呵呀！我的孩子！这好像你问我狮子与狗之间有什么分别！

设想一个人，在某种方式下听到过某一事物是人所称为“神圣者”，或有个人的感知，是有个什么这种事物存在。于是此人开始作种种努力，——意志之努力，训练的努力，集中的努力，——去寻找“神圣者”，要发现“他”是什么，要认识“他”而且与“他”结合。那

么,可说这人是修瑜伽。

现在,倘若这人记录了他所用的一切方法,于是将其组织为一固定底系统,将凡其所发现者,皆建为绝对规律:"神圣者"是像这样,要求到"神圣者"便应当这么作,作这一手印,作那一仪式,而且应当是你承认那便是真理:"我认识那便是'真理',我充分附属它,而且,你的方法是唯一好方法,存在的唯一好法",……倘若那一切写下了,组织了,排成了固定底法律和仪式,这便变成宗教了。

10. 宗教与实践

问: 由这一方法——即宗教——人是否能实践"神圣者"呢?

答: 在内中具有精神底命运之人,与生来是为了实践"神圣者"的人,为了知觉"他"且体验"他"的人,必然会达到那里,不论所走的是那一路。这便是说,即算在宗教中也有人有了精神经验,发现了"神圣者",——不由于宗教,普通是不管宗教,不相干,——因为他们有内中底向往之跃进,而且是这向往之跃进引其达到目的,不顾一切困难亦经过一切困难。凡事对他们皆好。

但时若这班人要发表他们的经验,他们自然用那些语言名句,属于那一宗教,他们在其间教养大的,于是他们又限制其经验,不得不将其极加范围了,怎样又将其宗派化。但在他们自己,很可能是他们越轶了一切形式,一切范围,一切成规,有过真实经验,在其原本简单性里。

11. 宗教的助益

问: 在现代世界中,大多数人岂不是信仰这宗教或那宗教么?他们岂不得到助益?

答: 或许他们现在又开始信仰一宗教了,但有一很长久底时

期，正在这世纪之开始，人们已经贬斥宗教，至少是凡智识人士，因为他们发现其与知识相违。只是最近他们又开始回头了，转对一异乎纯实证论的什么。

普通人信仰某一宗教，由于社会习俗，以免使自己不体面。在有许多村庄里，比方说，不参加宗教仪式是困难的，因为会被所有的邻人指目。但这与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一点也没有。

我讲一故事给你们听：第一趟我到印度来时，我是坐一条日本船。在这条日本船上，有两位牧师，却属于两个不同底教派。我记不起是那两个了，他们两个皆是英国人；我记得仿佛一个属英国国教派，另一属长老会。

于是星期日到了。应该在船上举行一宗教仪式，否则人会像邪教徒，像日本人那样！于是乎得作一礼拜，但谁来主持呢？应当是此英国教会牧师呢，或还是长老会牧师？几乎争闹起来了。终于有一位尊严地退让了，我不记得是谁，我相信是那英国教会牧师。于是长老会牧师领导仪式。

这便在船上的客厅里举行。要走下几级方到那客厅里。凡男子皆穿上了外衣，——天气极热，我相信是红海中，——着了裲裆，戴着硬领，穿了皮鞋，领带系得很好，头上一顶帽子，臂下挟一本书，几乎是排队从甲板上下到客厅里。女子也戴着帽子来了，甚至还有人拿了一柄伞，亦复皆持着一本书，一本祈祷文。

于是他们皆填塞在那下面，长老会牧师讲了一会话，便是说，他布了一番道，所有的人皆非常虔敬地听过了。这皆完毕之后，他们走出来了，人人皆似乎很满意，好像是完成了他的任务一样。于是，自然的，五分钟过后，他们又在酒吧间，开始喝酒和打纸牌了，他们的宗教仪式便已忘掉了。他们尽过了责任，那便完结。

于是那牧师走来问我，甚为客气地，为什么我未曾参加他的

仪式。

——先生,抱歉得很,但我不信宗教。

——哦!哦!你是一位唯物论者!

——我么?全不是。

——那么,为什么呢?

——倘若我告诉你,你会感到全不愉快。我不向你说起或者比较好。

他却那么坚执,使我终于不得不说:“请你假想我感觉你们不诚,你不诚,你的群众也不诚。你们到那里去是为了尽一社会责任,从一社会习惯,但全不是因为你们真有思慕要与上帝发生关系”。

——“与上帝发生关系!可是我们不能作那个哪!凡我们之所可能者,是说些好底言语”。

于是我同答说:“正是因此我没有去,因为这不使我发生兴趣。”

此后那牧师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向我表明他是到中国去,要感化“邪致”人(paieñs)。于是我变到正言厉色了,说了这些话:

“听吧!在你的宗教尚未产生以前,——这还不到两千年,——中国人已有了很高底哲学,他们已识得到‘神圣者’的道路。时若他们想到我们西方人,他们便以为是野蛮人,那么,你为何去感化那班比你知道得多的人呢?你将用什么教他们呢?教他们不诚?作空洞底仪式?而不遵循他们的高深哲学,和一种无固无必之度,足以引导他们到一高等知觉性的?”那位可怜底人便那么窒塞了气!他向我说:“咽!我恐怕,我不能被你的话所说服!”我便回答他:“我不是试要说服你,我只告诉你这情势,我不十分见到,为什么野蛮人要去教化文明人,教以他们比你们很久远以前便

知道的事。”

这于是终止。

12. 心与身

问：为什么心思体着上了一物质身躯呢？

答：人，便是说，心思有体，托于一物质之躯，是为了在他自己可寻求到神圣“本体”，神圣“当体”。

为什么？人可想象这是一奇怪程序。但是，有一事为必然，这奇妙事物，物质中的神圣“当体”，为性灵体的形成之渊源者，正本属于人世生命。

这一土世界，我已向你们多次说过，只好像一小星球，无重要性，从天文学观点看，在一切星宿和一切世界中；其形成是为了作宇宙的一象征，成为一集中之点，以便转化工作，神圣转注的工作。

而且，是为了这缘故，在此物质中，此物质或许在宇宙一切物质中为最黑暗也最无心知者，乃有神圣“知觉性”降下且直接托体，直出自无上“渊源”，不经过任何中介。如是，两极端相交接了：“无上者”与最无心知者，而宇宙之循环于是乎圆。而且这是为什么此尘世生命为最方便底手段，倘若可这么说，或最迅速底路道，以觉知“神圣者”。

这如此真实，即使是宇宙之伟大个体，若其要为“无上者”所转化，或与之结合，必取物质生身，因为这较方便，而且，以此方式，它们能重与“太始”相结合，更快，也更好，无事乎经过有体之一切境界前进，不论从“宇宙”有体之任何境界，回到那“太始渊源”。

降为人类生身，在其间发现神圣“当体”，是比较容易。这好像一蛇自咬其尾；倘使人愿与“神圣者”相结合，则进到尾端不必作一大周转，因为头正咬住尾端。

十

1. 超心思的降临

问：你说过："超心思者是降到大地了"，这正确意义是什么呢？你又说过："所允诺的事已经完成了"。所允诺的是什么呢？

答：这真是愚蠢了！很久以前这已经允诺过，这已经在很久很久以前说过了，——不单是在这里，自从地球之开始各种预言皆作过了，由各个先知，在各种传统里；人已说过："将会有一新天和一新地，会产生一新民族，世界会要转化，……"诸如此类。

2. 新民族

问：但新民族在那里呢？

答：新民族么？再等待几千年，你会见到了。

在心思初显示于土地氛围时，与第一个人类出现时，其间几乎经过了一百万年。但现在事情进行的比较快了，因为人在等待，——他有一朦胧理念，——他在某一方式上等待超人到来。而在初猿猴必然是未期待人类之出生的。它们未尝思想过这事。也许，为了很好底理由，它们本不甚思想。但人却想着了；他期待着，于是这会进行的更快。但更快，意义是也许还要几千年。

过几千年我们再讨论这事了。

在内中已有准备的人，开启了而且与高上底力量有关系的人，已多少直接与超心思底"光明"和"知觉性"有个人的接触的人，凡此诸人，皆能感到地上氛围中之不同了。……唯有同似者能认识同似者。唯独在个人中的超心思知觉性，能识知"超心思者"在地上氛围中活动。还有那些人，由于某种理由已发展这知见者，亦复

可以见到；可是另外有些人甚至不觉知这稍在内中之一有体是什么，有些人会感到甚难于说出他们的心灵何似，这班人必然没有准备，不能知见土地上氛围中有什么不同了。他们还有一大段路得走。因为他们的知觉性多少是除外地集中于外在体，心思，情命，和身体，事物必有一矛盾和异常底现象，然后方可使他们认识。于是他们称之为奇迹。

可是那恒常底奇迹，有多种力量干预，改变着环境和性格，在全世界发生作用，人却不称之为奇迹了，因为人只看到现象，而这又现得非常自然。可是设若你稍稍返照一下，你不得不说至微小底事物也是神奇底！这简单是因为你不返照，因为你取事物如其为事物，而不提出问题；否则，日常你便有千个机会说："是呀！但这十分奇妙，这如何发生的呢?"很简单是你只惯于一纯肤浅底视见。

3. 应取的态度

问：我们对这新底"知觉性"，应取什么态度呢?

答：这依乎你愿要以此作什么！设若你看这像一新奇事呢，你只须观看而且试行了解。倘若你要这"知觉性"转化你自己呢，则你当开启，而且作一番进步的努力。

4. 得益

问：从这新底显示，人是以个人或以集体而得到益处呢?

答：你为什么提出这一问题呢?

问：因为许多人来到这里，问："我们如何可由此得到利益?"

答：但为什么他们应该由此得到利益呢? 他们有什么权利要得利益呢? 徒然因为他们是坐火车来到这里?（究其实，这只是

如此。)

我知道有些人来到这里,这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记不起了,必然是二十多年前,而第一趟修道院中有某人死了,他们便表示大不满意:“但是在我,我相信这瑜伽是可使我们长生的,我是为此而来。若是人要死,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是了,这是同一事。人们坐火车来到这里,——这一趟比上一趟大概多了一百五十人,——简单是因为他们要得到“利益”。但也许是正因为这使他们得不到利益了。因为这显示不是为了给利益与谁,不论其为何人,不论其在何事。

5. 克服困难较易

问: 他们问是否他们的内中困难会比较容易克服?

答: 我重复说同样底话:因什么理由又以什么权利他们要求这应当比较容易呢?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在他们那方面?为什么这应当比较容易呢?——为了满足人的懒性和惰性,或怎么?

必然,在一切场合而且时常人有此“利益”观念。但这是一点得不到什么的最好底法子。

人在这里要欺谁呢?“神圣者”?——那不很可能。

这亦是同一事,在那班要求会见和的人。我试行使他们了解他们来的人数太多,倘若我人人皆见,则每天的时分不够了。于是他们说:“我已费了这么许多累,我又从这么远处来,我是从那里某处又那里某处来的,多少个钟头的路程……”这便是一切,给多少要得多少,讨价还价。我们这里不是一商业机构,我们说过我们不经营商业。

6. 人数

问：人数是一天一天增加，这可是什么事物的表征？

答：自然，这会增加到多而又多。是为此，我不能作从前这修道院只有百五十人的时候的事。只要稍具常识，人应当懂到这个的。我与一千四百八十五人，这数目是精确的，我相信，与三十人或甚至一百人，这关系当然不同。这一逻辑是够容易了解的。但凡人皆愿是最先得到利益。……

7. 自化为超人

问：母亲，当心思降到土地氛围中时，猿猴未曾作何努力要自加进化为人类，是“自然”作的努力呀，但是于今……？

答：但这不是人要自化为超人！

不是？

试试看！

是这，是另外某一事物将进行工作。

只是，——是的，有一个“只是”，我也不愿意要那么狠！——现在人可能合作了。他可能投效于此程序，以善愿，以企慕。他可尽力帮助之。这是为什么缘故，如我从初向你们说过，事情会进行的更快。我希望其更快，……但即算最快，这也仍然需要一些时候。

听罢，这里有一问题：你们全在这里，你们已听到说起超心思底显示，不止一次，也许是百次了：你们自己讨论过，你们思量过，你们希望过，愿望过。有些人是为此而来到这里，有意要接受超心思底“力量”而化为超人，——这是他们的目的。然则为何你们全体，或几乎是全体，皆对这“力量”那么陌生呢？以致当其来了，甚至没有人感觉到呢？你能给我解答这一问题么？倘若你有了这问

题之解答,你们便会有此困难之解决。

而我还不说外边的人,从来未曾思想过,从来未曾麻烦过,甚且从来未曾知道可能有某物如“超心思者”可以接受。我只说将其生活建立在这企慕上的人。而我亦不怀疑其诚实,一分钟也未尝疑惑:他们工作过,有些人三十年,有些人三十五年了,说:“时若超心思的来到了,……时若超心思的来到了,……”这是他们的复唱语。必然,他们也真是在尽可能最好底态度里;人不能梦到更好底态度。然则为什么其内中底准备,让我们说,是那么不完全,以致其震动来到了,他们未尝以同一性的惊动而立刻感到呢?

每人的目标,就个人说,是自加准备,进到与此“力量”发生单独关系,多少相接近,以便帮助,或者,倘若人不能帮助,至少是已有准备,时若那“力量”显示了,能认识它,向它开启。不是像一陌生原素,在一个世界里,其间你所怀藏在你内中者未曾显示,而是顿然一下,径直全般进到这超心思氛围本身:便是这“力量”在那里,环绕着你,透入你。设若你与此“力量”曾有一点点内中底接触,立刻你会认识它,不是么?

无论怎样,这是在已稍有内中接触的人所发生的事;他们认识得,他们感觉到,他们说:“呵! 那里,这来了!”但这事是怎样的呢,百数千数人,不用说少数几人真是唯独愿望这个的,唯独思想这个的,将其全部生活建筑在这上面的,如何一点也感觉不到什么呢? ……这意义究竟在那里?

必然的,唯独同似者认识同似者,那是一明显底事实。……个人与此“力量”单独相接触是可能的;甚至那还是一必需底程序,如室利阿罗频多写过:有一些人,由他们的内中底努力,和他们的企慕,与这“力量”发生关系了。这便是我们所称为向“超心思者”之上达。假使那班人,由一内中底臻至,这便是说,脱除了物质知觉

性,已触到“超心思者”,自然,一旦那临到便会认识了。但是必须他们在先已有过接触,否则来了如何会认识它呢?

而且这宇宙间的运动便是这样:某些个人,为先驱者,前锋,与那应当显出的新底“力量”相交通,由于内中底努力和一种内中底进步,于是将其接受到自己。而且这是因为有像这样的呼召,那事已可能了,显示的年代,时代,时辰是到了。事物皆是这样发生的,显示便是这样产生的。

而凡已有准备的人必已认识它。我赶紧加上说,某些人已曾认识……然究竟是,这总有一等级,从那班人起,他们认识到超心思底震动,立刻说:“呵! 那里!”——直到毫无所感觉的人们。应当承认,有多数人,数目颇不少,已经感觉到一点什么,可是其内中底感觉是非常钝滞,他们没有那种习惯,深入内中,作内中自我观照。他们想这事发生也和许多其他的事一样,不是一特殊而且独一之事。这在有些人为然。他们感觉到这好像一内中底闪烁,他们未曾以超心思者这理念联上,未曾认出其所感觉者。此外便是那大部分人,全没有感觉到什么的。

而那班提出些问题的人,来这里的人,坐火车来的,要吸收这个,好像吞下一杯糖水,设若他们从前未尝有任何准备,他们如何会能感到什么事呢! 而且他们已谈起利益:“我们愿意由此得到利益”。

归终说,很可能是他们也有点诚心,——不很多,因为多则是使人疲倦的,——非常小底一点点诚心,这便会好好给他们几下打击,使他们走快一点! 这是可能的。我想实际是这会发生。

但究极,这一稍过商业化的态度不是十分有利益的,一般而论。

倘若,至诚地,人企慕,而有些困难,也许那些困难会减少。我

们希望着。然则这是可给的答复:要至诚,则人会帮助你。

8. 下降与显示

问:你近来说过:"于今以这胜利所发生的,不是一下降而是一显示。这不止是一个人底事:'超心思者'已迸发于世界游戏中了"。

答:可是我方才给你们详细解释了呀!这真是可惊了!

我们看吧:你上登,你摘得了某物,从那上面取了下来,这便是一"下降",这是一个别运动。倘若这个别运动充分发展到允许有普通性质的可能,这便不是一"下降"了,这是一"显示"。

我所称为"下降"者,这是个人底运动,在一个人底知觉性里。时若一新世界出现于一旧世界里,——例如心思在土地上展开,——我称之为一"显示"。

你可另作称谓,倘若你愿意,这在我一样,但应该彼此相了解。我说上臻,下降,但自然是没有上臻——既无高,亦无下,亦无向,——这只是一说法而已。人说起上臻,时若人有此印象,是升起到什么,说下降,是时若已取得那什么,便带下到自己内里。可是倘若门已大开,如洪流倾注,你不复能说这是一下降了。这是一力量之展开。懂么?

我不真正执着我用的名相,但我也向你们解释,而且彼此了解为好,否则解释不完。

于今,对那班提出迷惑性底质问的人,你可这么答复:最好底接受方法是不要拉,而是给予。倘若他们愿自奉于新生命,新生命会进入他们。可是设若他们要拉引新生命到他们内中,则他们以自私性而将他们的门关闭了。这便是一切。

9. 顿悟

问：要达到超心思，是不是凡人皆必须经过所有的阶级，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高等心思，精神化心思，宇宙化心思，等等……？

答：室利阿罗频多详尽向我们说过，每人是遵循他自己的路，照他自己的法式，而且，没有两条路是相同的。

可能是时常会有这种次第，但阶段之长短及其重要性，大大因个人而异。在此某人，过程可能非常快，快到几乎像顿时，好像阶段原不存在。在其他底人，这可能经过多少年。阶段之长短，一随各个人中的抵抗力之性质而大为殊异。

显然是有一现象必不可无，倘若人要实践能够安定：这便是知觉性之翻转。因为经验发生了，触到知觉性，有时生起大大底照明，随后又退去，回到后方，于是外表在你的寻常知觉性中，你没有任何有了大改变的印象。这可反复多少次，重出于多少年；顿然，你有一种启示，好像一种照耀，你发现你已在真实知觉性里，你有此印象，已摄得了那真实事物；其次，或渐或顿然，这好像经验是已退后了；你寻求，你发现不出在自己有什么大不同。

这些经验之来，有如预报者，有如诺言："看哪，那会来了"。人来向你说："要有信心，这会像那样的"。而且，这可能时时重复。显然，是有进步，但这一进步甚为迟缓且欠显明。

可是某一日，顿然一下，也许人已自充分准备了，也许简单因为时候已经到了，已如是定告像这样一种经验来到了，在发生经验的那一部分有体，有了知觉性的一全般翻转。这是一种现象，非常精确，非常具体。最好底方式说之，是一完全底反倒。知觉性与有体其他诸部分之关系，与外在世界之关系，已完全改变；绝对像是一颠倒。时若这颠倒发生了，知觉性不复回到原来底位置（或"格位"，status，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有体的那一部分为经验所触

者,已经安定了。

只若这翻转尚未发生,这是既来又去,人前进了,于是又有此印象在停住,人又再进,又在停住,有时人有此印象,是退转了,而这是无止境的,——而且如实,这是无止境的。这样可经历多少年又多少年。但时若这知觉性的翻转已发生了,——不论是在心思中,或在心思的一部分中,在情命中或在情命的一部分中,或在物理知觉性本身,在此身体知觉性中,——这便完成了,你不再后退了,你不再回堕到你从前那样。而这,这乃真是表示你已进了一步。在这以前,则皆是准备。

已经有过这一翻转的人,知道我是说的什么;否则,人也不能了解。常时有人试行描述瑜伽,说过这经验,他们比拟之为三棱镜的翻转:将镜子放在一面,则光是白色;将其转过,则光线分解了。是了,绝对像是这所发生的事:你恢复白色。在寻常知觉性中,便是光的分解,于是你恢复其白。但这也只是一意像,一比况,这亦不是那。这现象十分具体,好像你将里面的东西放在外面,将外面的东西放在里面。甚至也还不是那;但是设若你能翻转一球,一皮球,——这是做不到的,岂不是?——将里面翻到外面,将外面翻到里面,这便像是我所要说的。

而且人不能说"感觉到"这翻转:这没有"情绪",这几乎是一机械之事,——这异常机械,("母亲"说到这里,取了她旁边的桌上一物,作一倒转手势)……有许多有趣的事可说,即实践,成就(siddhi,"成就",例如这知觉性之翻转)之顷间,与发展即"多波西亚"(tapasya)的整个工作间之分别,说这如何发生的……因为,修持(Sadhana),"多波西亚"(tapasya)是一事,成就,"悉提"(siddhi)又是一事,全不相同。你可作几世纪的修持,你好像时常是在一切圆线上,愈行愈近于实践,愈行愈近,但仅是给你以"成就"了,然后,

一切皆改变了，一切皆翻转了。而这是无可表述的，因为一下置之于语言名相，这立即逝去了。可是有一分别，本元底，全般底，——在企慕，心思底紧张，甚至最高底，最光明底心思之紧张，与此实践（或证悟）之间：这在上决定了的事，自永古已如此，绝对离个人的一切努力，一切等级而独立。不是么，这不是人所一点一点臻至的，这不是由一点恒常和规则底修为所达到，这不是那；这是某一事物，顿然来到，顿然自立，而人不知其如何，亦不知其何故，可是一切皆改变了。

而且于世界，于全宇宙，将亦复如此：这来了，这来了，这进行的非常柔缓，可时到了某一时分，顿然一下，这便成就了，完了，——不是完结：是起始！

普通总是初次与性灵体相接触时，得到这一经验，但这只是局部底：这只是知觉性的或活动的那一部分与性灵相结合者，有此经验（而且这可在不论有体的那一部分）。在发生此经验之时，知觉性的那一部分之得此经验者的位置，完全不同了，其与知觉性的其他诸部分及与世界之关系皆倒转了。这便不再改换。而又设若你有此意志或此殷心或此能量，将你的生存的一切问题，你的有体的一切活动，你的知觉性的一切原素，接合到你的有体的这一部分，它们便开始自加组织：你的有体将化为一整体，一独一底多体；一多性底单体，是复杂，但有组织，周于固定底一点集中。于是那中枢意志，或那中枢知觉性，或那中枢真理，便有权能统治你的有体的所有诸部分，因为它们皆已整秩有序，而且，全皆周此中央“当体”组织了。

在我觉得好像不能离脱此一必需，倘若人愿意是或倘若人应当是神圣“力量”之一知觉底工具。因为神圣“力量”可能发动你起作用，神圣“力量”可推动你去行为，利用你作其不知觉底工具，倘

若你有至少量底善愿和诚实。但是，为了要作一知觉底工具，能够同一化，且能作皆有意志而且明觉的运动，则必需有此内中底组织；否则，你常是遇到一混沌状态在某处，一纷乱在某处，或一黑暗，一无知觉在某处。于是自然，你的作为，纵使其无外地为"神圣者"所领导，不会有表现之全然美满，如人具有一周环神圣"中枢"之明觉组织时所能有的。

这是一辛苦底工作。不论在何时，不论在什么环境里，你能作这事，因为在你自已具备了这问题的一切原素。你无所需于外，无求于这工作之自外的助力。但这需要一巨大底坚忍，和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很常时在有体中有坏底皱纹，由种种事物而来的熏习：由古先遗传底畸形，亦复由于教育，由你出身的环境，而且还由许许多多缘故。这些恶劣底皱折，你试加以熨平，可是又起了。

于是，又得重新开始工作了，时常，许许多多次，而不感到沮丧，然后方得最终结果。可是没有何事，没有何人，没有任何环境，能阻碍你做此工作。因为你在本身荷戴了问题也荷戴了解决。

姑说一真理，人类所苦的最通常底病，是无聊。人所作的大部分蠢事，是为了避免无聊。是的，在我，我可肯定说任何外在方法皆不好，无聊追随你且将永是追随你，不论你作什么去避免它。如果你开始这工作，组织你的有体及其一切运动，与其一切原素，皆周绕此中枢"知觉性"和"当体"，这便是最稳准，最全般，最熨帖的对一切无聊之可能底救治。这便使生活得到奇巨底兴味，一未曾有底多异性。你更没有闲暇感到无聊了！可是这得坚忍。

而且还更有趣的是，这一工作，这一和谐化，这一组织，使有体集中于神圣"中枢"，这只是在一物理生身且在此地上方能作到；这也真是物质生活之原始真元之理。因为，一旦你离弃此物理生身了，你便不能做这一工作。

而且又更有堪注意者，是唯独人类，乃在其本性中枢有一神圣“当体”，在其性灵中，这自我发展，组织，觉知有体之一切原素，这工作在例如情命界诸有物便不可得，心思界诸有体也不可得，甚至在其他有体，如习惯上人所称为“天神”者，亦不可得：倘若它们要作此工作，时若他们真要自加组织，变到完全明觉，便得生为人身。

如是，凡人皆生而有身，而甚至不知其故！大部分人度过一生，而不知其为何，舍弃其身亦不知其为何，于是他们乃得无限地重新开始同此一事，直到有一日他们遇到了某人对他们说：“留心哪！你知道，这有一存在之理。你生世是为了这工作，莫失掉这机会了！”

而人已浪费了多少年……

10. 卜之以书

问：偶然翻揭一本书，在其中寻找一征象，这有没有意义呢？应该怎样作方可得到一真实答案呢？

答：应当集中。而且这依乎你要什么。

倘若你有一内中问题，你愿得到解决，你便集中于此一问题。设使你要认识你自己的情况，于你自己所处之境有照明，你便纯朴自加表呈，要求那光明。或者，很简单，倘若你好奇，要知道不可见的知识有什么可告诉你的，你便静定一会儿，沉默，翻开一本书。最好是用一裁纸刀，因为这尖锐：当你集中之时，你用刀尖刺入书中某处，再参详那尖端所指的一段话。

倘若你知道集中，便是说，倘若你真实是以一种企慕为之，愿得答复，这时常是答复的。因为像这一类的书中（语次，神圣“母亲”指着一本《综合瑜伽论》，她适才念过一段的），在启示的书中，总是有一聚力量，——至少是从高等心思中出来的力量，或者，最

通常是,从最高知识而来的精神力量。

每一本书,因其所包涵的文字之故,是好像力量之一储藏库。普通人不知道这,因为他们不知道利用,然如实也是这样。同然者,在每一形象,每一照片中,也有一聚力量,小小底一聚,代表以此为其形像者之力量,性格,和权能,倘若其有权能。而且,设若你是诚恳,有一企慕,你会放射出某些震动,于是你的企慕心之震动,进而与书中或相中与之相应的力量相遇合,于是一高等知觉性给你以答复。

每全中之一分,在潜能上包涵全中之一切。这是颇难于解释的,但你可从一个例子上懂到:时若人作巫术了,倘若他们有某人的一片指甲或一缕头发,这便够了,因为其中在潜能上有凡其人本身所有之一切。而在一本书中,在潜能上(未曾表现,未曾显出),有写此书之人内中的知识。这么,室利阿罗频多代表一了解与知识与权能的全体;他的每一本书,同时是一象征又是一表呈。他的每一本书,在象征上,在潜能上,包含他内中之所有。而倘若你集中于此书,你可由此书回溯到其渊源。而且,甚至读过一遍这一本书,你能接受到远多于简单是书中所有者。

时常于所读的有一种读法和一种了解法,那给你所寻求的解答。这既非偶然,也非娱乐,亦非一种消遣。诚然,人也可“那么”作,但完全不能达到什么,你得不到任何答复。但倘若你严肃作这事,倘若,严肃地,你的企慕试行自往集中于此一工具即这一本书上,与其中所包涵的能力相接触(这好像一蓄电池,包含了能力),固执要得到一答复,那么,自然地,那其中的能力——或毋宁是这两种力量之结合:你所放射的力量,与涵蓄在此书中的,——会引导你的手和你的裁纸刀,恰恰指到那处,表明你所应知道的。可是再说一遍,设若你不诚意且无心信为之,则这全不会有何结论。设

若为之以至诚，则有一答复。

某些书含蓄能力极强，甚于其他底书；某些书给出结果欠明晰。普通是用包含格言和短句的书，其言事是在一精明简括底形式下的，人最能成功。

自然，回答的价值，依乎包含于书中的精神力量的价值。倘若你取一部小说，则它不向你说出什么，只说愚蠢事。

11. 机动化观照

问： 室利阿罗频多所说“机动化的观照”①，是什么意思呢？

答： 这是一观照（静虑），有权能可转化你之为人的。

这是一种观照，使你进步，与静定观照相反，那是不动且相当有惰性，一点也不改变你的知觉性上，或你的有体之态度上的什么事。一机动化的观照是一种转化的观照。

通常，人没有机动化的观照。时若他们入乎观照，——或至少他们所称为“观照”者，——他们进到一种不动性里，其间无有什么动的。他们出来亦如他们进入，在他们的有体中既没有改变，在他们的知觉性中也没有改变；而这愈是不动，他们也愈快乐。他们可那么永远观照下去，那永不改变什么，在宇宙间既不改变什么，在他们自己也不改变什么。这是为什么室利阿罗频多说起机动化的观照，恰恰与习惯底观照相反。这是一种能转化的观照。

12. 静虑

问： 应该怎样作乃能有机动化的观照呢？那方式岂不是不同？

---

① 见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四章。

答：你所谓方式是说什么呢？——静坐修观的方式？我想是企慕应该不同是态度应该不同，内中底方式。

但是这在每人不同。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知道为什么作观照。是这乃使观照得其性质，使其属这一种或那种。

人可静虑，为了向神圣“力量”开启，人可静虑，为了拒却寻常知觉性，人可静虑，以进到他的有体之深处，静虑以学到自我奉献：人可静虑一切事物。人可静虑为了深入乎平和，安静，寂默，人普通总是这么作的，但在此也不甚成功。但人亦可静虑，为的是接受转化的“力量”，为的是发现当转化之处，为的是追踪进步之途。人也可为了非常实际底理由而静虑：时若人有一困难待解决，一解答得找到，时若人愿在某一事上得到帮助。

我想人人皆有其静虑(观照)之方。可是倘若人愿此观照成为机动底，则应当有进步的企慕，而此观照应有裨益于此进步，于此实践；然后观照乃变为机动化了。

13. 橘与橘皮

我相信要了解事物，其最大困难之一，生自一矫置之纠纷，将物质置于一边，将精神置于另一边。是这一愚蠢办法，使人什么事也不懂了。

有精神又有物质，这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倘若人不属于精神，便属于物质，倘若人不属于物质，便属于精神。但你所称为精神者是什么，所称为物质者又是什么呢？这是无数量底一聚事物，一列等级，无有终尽的。你说起精神，但它何自而始呢，你的精神？始于你所不见的么？那么，比方说，你将情命界的一切有物也安排在精神中了，因为在你的正常状态中，你见不到它们。

亦复有些人说：当你生活时，你是在物质中，死后，你便进到精神中，那便是一切了。然则从物质解放出精神，你死去，你便解放你的精神了。——是这一类胡说使人全不了解什么。这与世界像其实是那样毫不相应。

对今之人类知觉性，诚然有不可见的事物存在，多于可见之事物无限。你所认识的，对你为可见的事物，亦你所知觉的事物，几乎像一枚橘子的皮之与整个橘子的关系；而且，还有甚者，这些橘子的皮非常薄！你倘若只知道橘子的皮，你于一橘子没有知道什么。

事情几乎皆好像这样。凡你于宇宙所知之一切，只是一点点肤表底外壳；而且，还有，并此你亦知道的不正确。其余所有的一切，皆避过你了。

14. 数字

问： 人常时说起过或预言过，这些数字二，三，四，五，六（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对修道院有一特殊底重要性。这话可对？

答： 我可以一玩笑答复你，倘若你愿意：于今人在讨论改换日历；倘加以改换，则数字皆换了，这整个“历史”便会断送了，皆完！

这是一成俗。

明显的，倘若成俗普通化了，正如换日历这事一样，这可作出一强能底形成。但这是应当极广被之后，乃可化为一强能底形成。（我所称为“形成”者，是那些形像，人可以一力量使之有灵气，可以取为象征。）

亦复有些人给自己造了一些形像，用之为自己所用的象征；对他们自己，这可能很有用处，很有价值，例如说，梦之象征。但这只对他们有价值而已；这一事纯属主观。至若事关日历，这是几乎为

全人类所采用的,你的象征可能为用于一更广阔底原野上;可是其原始仍为同一,这是一成俗。

人曾是开始从某一日起算,——附带说,其选择某日也是全然武断的,——于是历算数目便达到如今这样了。我们已习惯于此,自然,从我们小时起是这样;但这成俗可随人所出生之地或社会团体而异。有些人计算不同。在他们,则其他底数字,其他底时分,有其象征底意义。比方说,人只需进到一回教公团里,则可发现他们的数目字全然不同,你若向其说二,三,四,五,六,他们会全不知所谓。

但是倘若你的形成,——你在其中出生的,而且为你所采用的,——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你可以这形成为工具在他们发生作用。你由一形成而发生作用,只到那其为大众所采用的限量。

这些事物,可有用地取作象征和工具,以建立物质世界与较微妙世界间之一种接触。你可能这么利用,但这便是一切了。

倘若不是亿万人用今之日历,而只有三、四人,则不会有什么效果可说这些数目字有何象征义。亦仅止于此三、四人是象征底了。这不是此事物本身有何关系,这是人所利用之的限度为有关系。

在天星和星命术上人犯同样底错误。这非常简单只是一语言,一成俗,倘若这成俗通行了,人可利用之作某些事,但这只有一相对底和比例底价值,与采用之的人数相对和成比。

必然,在此相对世间一切皆是相对。可是人不好如文如义刻板去理会事物,因为这会使很微小底脑经,更狭隘了。

人愈是原始,人愈是简朴,这些事愈增其迷信价值。迷信者,简单只是个别之事的不正确底通则化而已。

你们知道那人在梯子下过的故事。在梯子上端，有工人在作工，由一不幸底巧合，将他的工具掉在一行过的人的头上了，按之这是一事实，那人的头被打破了。见证此特殊事件的人，便将此作为一通则，后来他们告诉你说：在一梯子下走过会遭不幸的，按之这是一迷信。大凡这类事皆如此形成。

此外，许多知识恰有同样底渊源。倘若某一药物，举例说，由于善巧因缘之和合，已治愈多少病人，于是人立刻宣布此一药物于治某一疾病为全能。但这不是真实的。你可以同此一药物，以同一方式，施用于一百人，而不会有在两人的效果为相似，有时它们径直相对反。不是此药物本身之功德治好病；相信此一药物也是一迷信。

归根说，在科学与迷信之间，只有一非常微细底分别。这也许唯独在于人发表意见时之谨慎。倘若像科学家一样，人谨谨慎慎说："好像这应该如此，……或者人可说，……种种凑合到假想是……"那么，这便不属于迷信了。但时若人说："这即是如此"，这必然是一迷信了。

因此，设若以三，四，五，六，或二，三，四，五，六，这有何特殊事情在你发生，使你可有内中底或外在底启示，你可宣布这是一特殊日子。倘若在你没有什么事发生，则对你这全不是怎样一特殊日子，这将是与其余的日子一样。

有一极古老底传统说，比《韦陀》传统还要古，说："倘有十二善愿底人聚合求祷，'神圣者'便必当降临"。很好，这可能是一真理；或者这亦是一迷信。也许这依乎此十二善愿者及他们之为何人；也许这亦依乎其他底事。在我，我相信也许这是那么发生的，最初，曾有十二人聚合（偶然他们是一十二人，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何故），而其企慕那么结合了，一种企慕那么深密而且那么强能，

以致他们有了回答。但必曰十二善愿之人结合于一共通底企慕中则定可降召“神圣者”,这便是一迷信了。

虽然,在事实上,这最初一趟必然如是发生过,而注意到这事的人,便这么表述:“倘有十二善愿底人聚合其企慕,则‘神圣者’不得不降临”。而我可告诉你们说,自从那事以后,有过大量的十二人聚合于同一企慕中了,没有降下过“神圣者”! 但是传统之说,仍保持其不变。

我们今晚远多于十二人了。不妨试试看那是否成功!

(静坐)

15. 学生文凭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七日说

问:为什么“教育中心”不发给学生文凭和证书呢?

答:大致已经一世纪了,人类患着一种病,似乎愈加蔓延了,而且直到我们这时代,已进到其尖锐化时期,这便是我们所可称为“实用主义”者。人,物,环境,事业,似乎皆只从这除外底角度得到估价,衡量。没有什么会有价值,除非是有用。毋庸说有用者当然比没有用的好。但应该首先懂得所谓有用者为何,对谁有用呢?对什么有用,为了什么有用呢?

诚然,愈进愈如是,自命为文明底各民族,称有用者为能取进,获得,或生产金钱者。凡事皆从金钱角度加以裁判,估值。这便是我所称为实用主义者。而这一疾病异常容易传染,虽儿童们自己也逃不出。在那一年龄,人本应有美丽,伟大,完善的梦想,——据庸俗常情这也许太过崇高了,但对这鄙陋常识必已甚超上,——他们现在梦想金钱,已劳心如何赚钱。

如是,时当他们想学问,他们最极致只顾到那能于他们有用

的，庶几后下他们长大了，他们能挣很多底金钱。

而于他们变到最重要底事，是准备通过考试而有成功，因为是有了文凭，证书，头衔，他们乃能得到好底地位，得到许多金钱。

在他们，学问没有其他目的，没有其他兴趣。

要学以求知，研究而识得“自然”与生命的秘密，自加教育以增其知觉性，自加训练以为自体之主宰，以胜过自己的弱点，无能，无明，自加准备在人生之途上进向一更高贵，更浩大，更慷慨，更真实底目标……他们几乎皆不作此想，认此一切皆有如乌托邦；唯一重要事是要实际，准备和学得赚钱。

儿童若染了这病，在修道院的这教育中心是不得其所了。这是向他们证明，我们不准备他们通过任何考试和官方底竞赛，而且，我们不给以文凭或头衔，他们在外间世界用得着的。

这里，我们只收那些企慕一更高和更善底生活者，渴于求知与求完善者，殷心期望更全然真实底将来者。

最初，从财政观点看，我们的事业所建立其上的原则，是这样：金钱，不是要用来增进金钱的。这一理念，以为钱应赚钱，是一狂语和一颠倒。

金钱造来是增加富足，繁荣，生产性，于一集团，一国，或者，更好是，于全世界。金钱是一工具，一力量，一权能，在其本身非目的。而且正如一切力量和一切权能一样，是由运动和流通，乃增进而且增大其效能，不是由于聚集和停滞。

我们在此所试行的，是向世界证明，与之一具体底例证，由一内中底心理实践和一外在组织，可以造出一世界，其间人类痛苦的大部分原因皆可消灭。

十一

1. 理智之度入超心思

问：于今超心思者已下降了，为什么人不能直接从理智心思度入超心思呢？

答：谁说人不能呢？

室利阿罗频多在此发表了一番叙述[1]，人应当作什么乃可与超心思者相接触，准备其显示之场；但于今这既进到土地氛围中了，我见不到为什么一精确而且一致底程序，应该强加于其显示上。设若它高兴直接照明一个工具，它觉得是方便，或有准备，或是适合者，我也见不到它为什么不应那么作。

而且，我重复说：谁说过那不能另外怎样呢？——没有任何人。室利阿罗频多在这里所叙述的，是另外一事，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所发生的事。要显示得以出现，这是必要底准备。但现在我见不到为什么且以何根据，要将一特殊程序加到超心思底作用上；为什么它不应有自由去选择自所当有的工具呢？

我想人可预见一切可能性，而且凡至诚底企慕，全般底奉献，必将得到答复；而且其程序，手段，过程，转化，在其性质上必多到无数，——这全不是事物皆当以某一方式作而不能另外怎样作。

究实说，凡人，不论其为谁，已有准备可接受了，可接受超心思底知觉性和光明，虽只一少分，或独特某一方面，必然会自动地接受它。而且这知觉性和这光明的效果将是无量数，因为，必然是，这将适合于每人的可能性和能量，一随其企慕之诚而异。

---

① 《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五章。"母亲"读出一段，随以讲解。——原注

倘奉献愈是全般，企慕愈是深密，则结果可能愈是整体而且深密。可是超心思底作用之效果，在其显示上将是无数；多，不可量，无限相异；不必然随着一条精确底路线，而于尽人皆同，——这不可能，因为这与超心思底知觉性之性格相违反。

甚至氛围之质素也改变了；其结果之相异必无穷，——然而可识。这便是说，人可分辨寻常运动之结果和超心思底作用之结果，因为这将有一独特底性质，一特殊性格。

但这不是说不论何人，不论何时，不论以何方式，突然可化为一超心思底天才。不应那么期望。

我几乎要说，倘若人止是感到自己比从前少愚蠢一点点，这已是有点成就了。

2. 超心思之入教育原地

问： 在教育原地中，这势力也会显示么？

答： 你为什么要禁止这一原地或另一原地呢？

问： 因为我们于今所遵循的教育制度，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仍是“人类智慧的一光耀底贫瘠”。

答： 你是说你所施于你的学生的教育么，可是？但是很久这已应改变了！

人有一可悲底习惯，即抄袭从前所作的，和他人所作的。我很久以前便向你们说过了。那非难是：“应当作这事，因为这是遍处所作的”，我便答复：“也许正因为这缘故不应作这事！因为倘若他人皆作则亦作，这有什么好呢？”

问： 可是倘若没有你的参加，人又如何能做呢？

答： 但你为什么问我这个呢？首先，你得改变你们的教育制度，一随超心思底原则。至少得试行。你不必问，你应当做。倘若

你永在同一壕堑中行走,你可在其中行至不穷。应当试试走过来。

恰合是我时常在讨论这问题。我相信即是今天,或也许昨天,我在辩护人有权利安于其无明中,倘若他于此满意。我不是说精神义度下的无明(这无明之世界,我们皆在其间),我不是说那个。我说这无明,是依教育的经典概念。那么,我说倘若有些人不愿学,而且也不爱学习,他们有权可不学习。

人有责任所当向他们说的唯一事,便是这:"现在,你到了一种年龄,你的脑经是正有准备了;它正自建造。你所研究的每一新事物,好像在你的脑中增加了一卷圆。你研究的愈多,思想愈多,反省愈多,工作愈多,则你的脑中的小卷圆也变到愈复杂且愈完全。而且,你正年轻,这正是最好作的时候。是为这习惯的缘故总是趁年青时学习,因为这比较远过容易"。而且也是明显的,时若儿童还不很觉知自己,则应使他服从某些规制,因为他还没有能力自加选择。

这年龄非常不定:这依乎人,依乎每个人而异。可是究竟通常以为在七年之间,从七岁到十四岁,人开始接触理性年龄了。倘若人得到帮助,人可变为甚合理性者,从七岁起,到十四岁止。

在七岁以前,有些天才则当别论,——时常总有天才的,各处皆有;可是一般底律则,是儿童尚未觉知他自己,他们尚不知为什么做事或如何做事。恰当这时期,应给他一种注意的教养,教其专心作其所作的,培成一小小底基础,足使其不完全像一小动物,而是属于人类,由于一初原底智识之发展。

在这以后,便有一七年的期间,他应当学到选择,——选择他所愿成为什么。倘若他选择了愿意有一丰富,复杂,发展了,在功能上甚雄强底头脑,那么,则应当教他工作;因为是由工作,由反省,由研究,由分析,以及种种随属者,人乃形成一脑经。

到十四岁了，你便已应知或已准备知道你愿意成为什么了。于是我说，设若有儿童近乎这年龄了，确然表白："智识发展在我毫无兴趣，我不愿学，我愿意在寻常愚蠢的方式下仍其愚蠢"，我见不到凭什么权力人可强加以学问，或为什么应将他们一概打成一水平。

他们有些是在下，有些属于另一阶层。有些人可有惊人底能量，而对于智识发展不感觉兴味，人可警告他们，倘若他们不工作，倘若不学习，长大了到了旁人之前或许会感到苦恼。但是倘若那对他们一样，倘若他们愿过一非智识底生活，我认为人没有权柄去勉强他们。

这是我常与学校里的教师的争论！他们来告诉我：倘若他们不工作，他们会变愚蠢。我说：设若他们乐意要是愚蠢，你凭什么权柄可去干涉？

人不能有强迫底知识和智慧。这便是一切。

现在，倘若相信你可抛弃一努力，不作一切学问，你便可成为天才，超心思底天才，在这么一番交易中，请不作此一幻想，这在你不会发生。因为，纵使你触到一超上底光明，由于一内中底企慕或由一神圣恩慈，而你在脑中会没有什么能够表现它。那么，它会安止于一极迷茫尘雾似底境界里，也一点不会改变你的外在生存。可是倘若你高兴是那样，任何人也没有权力来勉强你另外是怎样。应该待到你将有充分底知觉性能够选择了。

明显的，有儿童是十四岁了，还是像五岁的儿童一样。可是那班儿童，没有多大希望；尤其是那班在这里住过的。

然则这已完全改变你于教育这事上的观点了。

究实说，唯一之事你当勤恳为之的，便是教他们认识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他们所将走的路。教其观照自己，了解自己，——

教其立志。这比教他们某一时曾在地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或地球如何形成的,或甚至……重要超过无限了,其实,那些事,皆是一颇为需要底基础,倘若你愿在世间过寻常生活,因为,倘若你那些皆不知,立刻你在智识上会受打击:“哦,那人,他是一呆子,他不知道什么事”。

可是究竟你也可取起书本来研究,不论在何年龄,倘若你好学,且有此志愿;为此你也无需进学校。在世界上实已有足够底书了,可供你学习一些事物。而且,甚至还有远多于必需的书。你可穷究许多问题,简单只走到图书馆去。你会有可充塞到这里的!

(作手势)

但是,所最关重要的,是知道你所志愿的是什么。为了这,一极少量的自由是需要的。这不应当是在一拘束或一强迫之压力下。你应当是愿意作事而作事。设若你是懒惰,那么,好了,你会知道懒惰的意义是什么……你知道,在人生中,懒人总是不得不比旁人做多十倍的事,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做得不好,所以不得不重新再作。但这些事皆应由经验学得。人不能将其教会你。

心思,设若人不加以约制,是一飘浮之物,不精确。倘若人没有养成习惯,将其专注在一点,它便全时在飘浮。它来来去去,不在何处休止,而且它在一世界的不定性中游移。于是,时若人要集中注意力,这便使人感痛苦了!需得作一点小小努力时,像这样:“哦!这如此使人疲倦,使人痛苦了!”于是,便放弃不作。人便好像生活在云里雾里。你的头脑(像是这样的,大部分人的脑经皆是如此),总是在云里雾里:它没有精确性,没有准定性,没有明朗性,总是烟雾迷茫,——空洞而且迷茫。你对于事物只有印象而没有知识。你总在一种依约近似中生活;你能在内中存守种种相矛盾底理念,皆由印象,识感,情绪,情感而成,——种种这样底事物,与

思想极少关系，皆是空空洞洞底事。

但是倘若你要达到有一种思想，在某一点上是精确，具体，明朗，决定，则必须作一番努力，收敛，确定，且集中你自己。而第一趟你作这事时，实际是感觉痛苦，那么使人疲倦！

可是设若你不养成这一习惯呢，那么你一生生活在飘荡中。时若是关系实际的事，倘若你当前有，——因为，舍一切不论，人总是当前有多少大大小小底问题得解决，皆属实际性质的，那么，你便不能提取问题的一切原素，取之互较短长，从一切方面考察这问题，超出它以上而见到解决，你不能这样做，却只是在某个灰色且不定底事物之漩涡中飘浮，这便像许多蜘蛛在你的头脑中爬来跑去，——你把捉不定这一事物。

我这只说最简单底问题，不是么？我不说决定世界或人类的问题，甚至一国家的问题，——一点也不说那些事。我只说你日常生活的问题，每天的事，——这成了十分散漫底事。

是为了避免这样底情形，所以人向你说，时若你的脑经正在长成之际，与其让它养成那样底习惯和性格，却应当试行给它一点点准确性，精微性，自加集中的能量，能选择，能决定，能取事物相互较量，试行运用理智。

因为，自然是不必说了，理智不是人类的最高能量，人应当超出它；但这亦复非常明显，倘若人并理智还没有，则会是过一种全不联贯的生活，甚至不会知道如何合理地行为；一点极小底事会使你全般颠倒，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更毋庸说怎样去补救它。

另一方面，那在自己内中已建立一活泼且明朗底理智境界的人，他能抵对种种袭击；情感的袭击，或无论那种试验的袭击；因为人生也全是这些事形成的，——不可意的事，或欺诈的事，一纵然微小，却与感觉到的人相称；而在感觉到的人，它们自然是很重大

了,因为这是合上他的度量的。可是理智却稍能退后一步,看到这一切,笑着说:"哦!不然,不必为这一点小事生烦恼"。

倘若你没有理智,你会像一片软木浮在大海狂潮上。我不知道是否那片软木在其境况中受苦,但在我觉得那好像不十分有益。

这便是一切了。

现在,记过这一切话了,——而且我不止说过一次,我想我已向你们说过多少次,而且,我还准备向你们再说上无数次,只若你愿意,——既已预告过你们,我便让你们完全自由,随你愿意作海上的一片软木,或你愿意有一分明,精确底知见,和一于事物的充分知识以便前进,——好了,简单是进向那你所要到之处。

因为,甚至要能遵循自己所已选择的路,也需要相当底明决。我全不固执你们要作学者,远非如此!因为那么人又偏堕于另一极端:人脑中充塞了太多底事物,更留不出一点空地给超上光明;但总有一必不可无的极小度,庶几不致……是了,不致作软木。

3. 体育

问:母亲,有人说我们在功课上一般不充分,由于我们太着重游戏,这可是真?

答:谁说过这话呢?那班不爱好体育的人?枯干底老教授不能更作运动的人?那样么?(我不要你举出人名。)

那么,我相信不是这样。

你们记得室利阿罗频多在我们的体育杂志上第一次发表的一文,——他是以一非常严厉底态度答复那班人的。

我不以为是这样。我全然深信本不是这样。我倒是相信(而且我将此一切责难归到我自己),人是给了你们一想象不到的自由了,我的孩子们,——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何处儿童们可这么自

由，——而且，诚然，要知道如何利用像这么一种自由，也是颇困难的。

虽然，这实验是值得一试作的。你不知道尊重，因为你不知道事情是如何的，倘若其不像这样；这里一切对你现得非常自然。可是，自己知道组织自己固有的自由，这是十分困难的。虽然，倘若你达到给自己以必有的训练了，——而这是为了高尚理由，不是为了通过考试，作一番成绩，取悦教师，得到许多奖品，或为了一切寻常底理由皆为儿童所有的：不被责骂，不受惩罚；我们除开这一切理由，——好了，设若你成功给你自己一种训练了（各人有他自己的，无须追随他人的），简单是因为你愿望进步，愿望从你自己发挥出最佳者，那么……哦！你会远高过那班受学校里的普通训练者。是这，乃我所愿试行的。我不说，请注意，我不说我失败了；我还有极好底希望：你会知道由此一独特底机会得到益处。但总归一样，有一事是你所应得到的：这是一内中训练的必需；没有训练，你不能达到任何处，没有训练，你甚至不能过寻常人的普通生活。可是，代替普通社会的，或普通教育机关的成俗底训练，我曾愿望，而且我仍然愿望，你们可有一种训练，是你们自己加到自己的，由于爱好善美，你们自有的善美，你们的有体的圆成。

但是，倘若没有那个……请注意，倘若人未尝训练身体，则人甚至在两只脚也正立不起来，则仍其为婴儿一样，在地上爬行。你会什么也不能做。你不得不自加训练；否则，你会不能在社会上生活，你会全然不能生活，除了独自在森林里；而且，还有，甚至像那样我也不知道是否可能。这全般是必不可无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不知道已多少趟。这不是因为我对于成俗底，社会底，或其他底训练有非常显明底拂逆，所以你们得避免受一切训练。我宁要每人得到他的训练，在他内中企慕的诚意中，在他自我实践的志

愿中。

其次,凡知道的人,不论教员,导师,或不论是谁,凡知道的人之目的,其存在理由,便是教育你们,帮助你们。倘若你在某一事件上似觉困难时,你便将你的问题请教他们,他们以其个人的经验,能告诉你们说:“不是,这不是像这样的,或者这是像那样的,应该作那事,应该试这事”。那么,不是用力强迫你们吸收一些理论,原则,以及所谓纪律,和一种多多少少是抽象底知识,他们在那里可以给你们一教导,从最属物质的事物,直至最属精神的事物,每人在他的范围里,每人随其所能。

十分明显,设若将你置于世界上而没有一点技术底学识,你会作危险事。取一还不知事的小孩,第一事他会作的,倘若他有火柴,比方说,便会烧灼自己。所以,在这方面,即算从纯物质观点看,倘有知道且能教导你们的人,是好的;因为,倘其不如是,每人得由他自己的经验学知,则需要多生方可知道最必有底学识。这便是用处,教授和导师的真实用处。他们多多少少已实际学得了,或由一特殊研究而知道了,而且能告知你所必不可不知的。那么,你省下了时间,省下了很多时间。这便是他们的用处:能答复问题。

如实说,你们应有一够活泼底头脑,乃可有问题可设。人说你们对我永无所质问,或这是那么稀罕。但这证明心思的一可怕底怠惰哪!

在某些时候,我向你们说:“不必问,自己试行去寻找某些内中底事物”,那是很好了。但时若我在这里,而且向你们说:“你们没有问题提出么?”则只有沉默。然则证明你们没有好奇心了。而且我不要你们必须问我方才念过的书上的问题;我常是准备回答不论何人所提出的任何问题。那么,我愿承认我们在问题上不十分

丰富！我不常有机会向你们说些什么事。

我赶紧向你们补充说，倘若你问我科学上的技术问题，物理或其他科学，我会很容易答复你们说："我一点也不知道，研究你的书本或问究你的教员去"，可是设若你问我的范围内的问题，我常常会答复。

那么，最后一次尝试了：这里有什么人有问题问我没有？

（沉默）

这真是可惊羡！（母亲笑了）那么好了，这便是一切。

4. 阴暗底出生

上一星期，我向你们讲过关于人出生的事：如何心灵进入身体；而我亦讲过这身体之形成是出以颇不圆满底方式，几乎尽人皆如此，——例外却那么少，毫不足道。

我说过，人由此一阴暗底出生，带来了一物理底负担，皆是一些事物，倘若人真要进步，普通便得抛弃的；于是有人引据我的话："人是用力强迫你来的，人是以一环境强加于你，以遗传的律则强加于你"。写信来问我，这"人"是谁？

明显的，我应该能说的更明白一点，但我想我已够清楚了。

身体是一男子和一女子构成的，为其父与母者，而这夫妇甚至没有任何方法可问他俩要将其带到世间的有体是否愿意来，或是否与其命运相合。而且，是由他俩所形成的这身体，他们由必需的力量而强加之以一遗传性，一环境，而且，到后下，加之以一教育，这些皆几乎常是其将来生长的阻碍。

因此，我在这里说过，而且重复说（我相信是够清楚了），这只是生身父母与物理之躯的事，并无其他；而托生的心灵，无论其意在发展或已充分发展了，便要与此动物出生所强加于它的种种环

境奋斗，奋斗而求到它的真道路，而且，重新寻得圆满底自体。这便是一切了。

现在，还有其他的事要问没有……？没有人有何疑问？

5. 心灵之托生

问：做父母的是否可能生出……求得他们所愿要的心灵呢？

答：求得？为了这，他们应有一种玄秘知识，普通是他们所没有的。但无论怎样，所可能的，是与其像动物一样为本能和情欲所驱而做这事，且甚至常时是并无此意愿，倒应是志愿而为之以一种企慕；他们应自处一种企慕的几乎是像祈祷的境界中，可是？要他们将构成的形躯，可能为一个心灵的安宅，一个心灵，他们所能召降其托生于此形式中的。我曾经知道有些人，——那种人不多，那种事也不常见，但究竟我认识过有些人，他们选择特殊环境，以集中与静虑和特殊底企慕而自加准备，想求到在他们所将形成的躯体中，降生一特殊底有体。

古代在某些国家，在现代亦复如是，有了妊的妇女，总是安置在特别环境里，其间一切皆美丽，和平，安乐，物理情况十分和谐，庶几使婴孩形成于可能最优底境况里。显然这是人所当作的，因为这在人类的可能性之限度以内。人类已充分发展了，可不致使这为一十分特殊之法。然而这究竟成了特殊例外之事，因为很少人想到它，而有无数量的人生孩子，甚至本非所愿。

这便是我们所愿说的。

要召降一个心灵是可能的，但至少在自己也要有点知觉性，且愿作人在最优底境况中所能作的事。这是甚为稀罕的，但这事可能。

问：母亲，倘一躯体已形成之后，那在此托生的心灵，便不得

不托生于此躯体么?

答:我不十分懂到这问题的意思。

问:身体的形成纯依乎一男一女;可是在儿女中出现的心灵,在形成了的躯体中出现的,便不得不在其躯体中出现么?

答:你的意思是问心灵可否在各不同底躯体间作选择?

问:是的。

答:可不是么,这是非常例外的,舍一切不论,要一知觉底心灵,在此浩大底人类聚集中,随其自愿而托生于一身体。这是一极稀罕底事实。我已向你们说过,时若一心灵已充分形成了,是知觉了,而它愿托生,普通总是从它的性灵界上,它望地上何处看有一相应底性灵的光明。亦复在其前世托生时,在其离去以前,在其舍离土地氛围以前,普通总是这心灵以其在那终了的一生中所得的经验的结果,多多少少已选择将来一生中的情况(不是在一切细节上,却是在大体上)。但这皆是例外之事。可能,在我们,我们尚可讨论这一事,但在大多数人,在浩大人群中,即使在受了教育的人们,皆不会有这一问题。所来到的是一在形成中的性灵体,多多少少已经成形了,而且有形成之一切等级,从一火星变到一小小底光明,直到充分形成了,而这便延到数千年。这么一上登,心灵变为一知觉底有体,有其自已的志愿能决定它的生世之选择,这总要数千年。

那么,你是要说一心灵,它可说:"不是,我拒绝这一躯壳,我去寻另一身体"……我不说这不可能,——一切皆可能。事实上有婴儿生下便死去之事,这可以说是其中未尝有心灵托生。但这亦可能是为了他种理由;这也可能单由是形成之不善的缘故,人可能定说。我不说这必不可能,可是一般而论,时若一知觉底,自由底心灵,选择在世间再投生于一躯体了,甚至在其出生以前,它已在那

躯体上工作。它没有任何理由不接受甚至那些违难,可能由其父母之无明而结果出的,因为它已选择了这一处所,为了某种缘故却不是无明的缘故,它在这里见到了一光明,——这或许简单是一可能性的光明,但终于是有了一光明,而且是为了这个它方来到这里的。然则,这很好说:“呵!不是,我不喜欢这个”,但它会到何处选择另一个使它欢喜的呢?这也可发生。我不说这必不可能,但这似乎不应太寻常发生;因为,每当心灵从性灵界望到世间而选择它下一投生的地方,它是以足够底明智为之的,不像会犯重大底错误。

亦复有这种事,心灵之投生是因为其已经起程了。其起程可能有种种理由。极小时便死去的婴儿,生了几日或几星期之后便死去,这可能是为此之故;通常人总是说因为心灵仅需要一点点经验乃完结它的形成了,它在几星期的人生中便已得到,于是乎去了。一切皆可能,而且,如要说明心灵的历史,便需要说那么多故事,如说明人类的历史一样。

然则武断说定:“这是这样,不是像那样;这会发生而那不致发生”,——这是幼稚之见。一切皆可发生。有些情形比其他较常见,则可归纳而论;但人从来不能说:“这事不可能,这常是像这样或常是像那样”。事情经过不是像那样的。

可是在任何场合下,在一切场合下,纵使是最好底场合,纵使心灵是知觉地来到了,纵使它知觉地参与物理躯体之形成,只若长时身体是以习惯底动物方式形成,则它仍得奋斗,改善由此人类的动物性而起的一切事。

必然,父母有其特别底形成,它们的健康特别或好或坏;即使将一切事物皆作最好底计算,他们仍有一大聚遗传性,习气,下心知中的甚至知觉性中的形成,发自其原本底出生者,发自其所生活

的环境及其所过的生活者；而且即使他们皆是特出底人，他们也有大量事物全与真实底性灵生命相违者，——即使是最优秀底人，即使是最知觉底人，也皆如此。甚者，还有许多事会发生。甚至人费了很大底力去教育儿童，它们将与各种人物接触，皆对他们有影响，尤其是最年幼底时候；这些影响进到下心知中，他们后下得与之奋斗。我重复说这话：即使是最好底场合，由于身体现在这么形成的方式，你不得不直面无数困难，多少皆是从下心知出来的，浮到了表面，是对这些应当奋斗，庶几可得全般自由，和正常发展。

6. 玄秘光明

问：室利阿罗频多这样写着："可是，在情心以内，或在情心以后，有一更深沉底玄秘光明……"[①]这玄秘光明是什么呢？

答：这是爱。

问：随后室利阿罗频多又写着："这，倘若不是我们称为直觉者，——因为那虽不属于思心，却由思心而下降，——却仍有与'真理'之直接接触，比较人类的智识在其知识的虚矜中，更为接近'神圣者'"。[②] ——室利阿罗频多这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答：这不是直觉，这是光明，这是由爱而有的知识，由爱而有的了解；因为直觉是属于智识，在其表现上是如此，无论怎样；可是这，这是一种直接底知识，几乎是由同一性而知，从爱而来的。

7. 内中底神示

问：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内中底神示"是什么呢？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五章。

② 同上。

答：神示？这是占卜，预见，对征象的了解的能为，——这有在于性灵体中。例如先知们，便不是以心思而说预言的，而是由一直接接触，超出感情和识觉以外的。室利阿罗频多甚至说过，《韦陀书》，还有其他的，皆不是以思心写成的，不是从头脑发出的。诗颂的形式自动从性灵体中跃出，发之为文字。

问：倘若人与自己的性灵体接触了，这意思是人即有此能为吗？

答：多多少少，是的。接触愈圆满，则能为愈大。

这亦依乎有体的外在可能性。但我已向你们解释过多少次了。我已向你们说过，时若人与其性灵体相接触，某些官能便自动发皇。而且，比方说，有毫未曾受过智识教育的人，可能突然有甚属惊人的表现能力，便是这么自动发生的，由与性灵体内中相接触。

8. 思智的工事

问：母亲，倘若情心能为用于一更直接底知识，则思智之作为知识的中介者又干什么呢？

答：心思不是一知识之工具。

可是，它能利用知识以组织行事。而且，这是它的真职分——行事之形成与组织。是它，将灵感的各原素加以统纪。

倘若它唯独作这一事，从上或从心灵的神秘中心接受灵感，简单计划行动之方案，在粗枝大叶上，或细微末节上，为了生活的一切小事，或为了世间的大组织，则它充分圆成它的事功了。

人感到这非常确，例如，时若人要组织自己的生活。有这么一个智识的官能，立刻将每事置于其位，作好一计划，加以组织。

可是知识不出自心思；它出自心灵的神秘深处，或出自一高上

知觉性，——而心思将其在物理世界集中，组织之，所以给人一作事的基础。

心思还有另外一个用处，时若人与其理性相接触，与知识的理性中枢相接；因为纯粹理性，在一切情命冲动上，有其强能底管制；凡有情命世界而来者，以理性之助，皆能为用于一有纪律和有组织底作为中。可是它当服役于某个超于它自体者，一超上理想或神圣"知觉性"，——而非满足于它自体。

这是心思的两职事：为管制之一力量，管制之一工具，与为组织之一权能。这是它的真地位。

9. 由爱而实践

问：唯独由爱便可实践"神圣者"么？

答：是的，我的孩子，必定是。甚至这还是最直接底路。

人能实践"神圣者"，这便是说，体认与"神圣者"为一，充分知觉"神圣者"，且成为"神圣者"的一工具；但是，自然的，这却不是实践大全瑜伽，因为这实践只在一条路线上。

10. 抑郁与喜乐

问：可是倘没有心思底发展，人会不能表现"神圣者"么？

答：人不能在智识上表现之，但人会能在行为上表现之，人会能在情绪上表现之，人会能在生活中表现之。

问：有时候，倘若人有一种抑郁，便经过很久；可是有一非常情之喜乐，便不经久。

答：是的，这是很真实。

问：那么，应如何方可使之经久呢？

答：可是，有此抑郁者，与有此喜乐者，不是有体之同一部

分呀!

倘若你将喜乐与愉快混为一事,愉快属情命体者,则是一非常易散的事;而在人生中,人生像其现在这样,必然是不愉快多于愉快的机会。愉快简单是一可意底感觉而已,而且这是一极致容易退去的事物,人不能长久保持它,因为倘若人继续保持此愉快的同一震动较久,不但它会变钝滞,亦且它变成不愉快,或甚至使人感拂逆了,——而这恰恰是同一种震动。那么,很自然的,它来了又去了。

可是,倘若你说起喜乐,那全是另一会事,——那是一种温暖,内心的一种照明(人在头脑中亦复能有喜乐),一幸福底明照。那,那是一种美德,尚未至于充分发展的境界的。

虽然,喜乐是存在的,在一恒常方式下存在于有体之真理中,在有体之真实性中,在于你的真"自我"中,在你的心灵,在你的性灵体中,喜乐长驻。

那与愉快毫无关系,那是一种内中底福乐。

可是人很少在能感觉它的境界中,除非已充分明觉其性灵体。是为这缘故,这时或到来,倏然脱去,——因为必需底心理条件尚未具足。另外则几乎在恒常底方式下,人是在一寻常情命境界里,其间极微小不愉快底事,很自动造成抑郁了,——设若人为乏弱,则为抑郁,设若是一刚强人物,则生起反叛了。凡未经满足的欲望,凡受到了阻碍的冲动,凡与外界之不可意底接触,很容易且很自动地造成一抑郁,或造成一反叛,因为这正是事物的寻常状态,——在于今的人生中是寻常底。

唯一可能经久的事是喜乐,倘若与自己的本体之真理发生了关系,因为它包含了喜乐,在一永久底方式下。

11. 心中双重作用

问：可是在心中，人发现双重作用：纯粹情感的，和情命冲动的。这一混杂如何是可能的呢？因为两个的根蒂皆在心中，不是吗？

答：但不是在同一处。

这无关于我们的生理心房，这有关于心之中枢（母亲正指胸中央）。可是也有种种深度不同。

你愈到外表，这混淆愈甚，自然，情命冲动和甚至是纯生理反应，纯生理感觉，皆相混淆。你愈进到内中，则混淆愈少。而且，倘若你进到够深远了，你发现情绪是全然纯洁，在其后。这是一深度的问题。

但在寻常一切时，人是抛到外面来了；在一切时，人是过着那么一种肤浅底识感生活以致这几乎好像人是生活在身外。一旦人要稍许自加省察了，稍许自加管制了，要认识发生的什么事，随即人常是不得不将某个存在，恒常在于表面的事物，敛退或引到内中。是这外表知觉性乃接受一切外间的感触，乃使你与发自他人的同样底震动相感应。而且，这好像在你之身外发生。

这是寻常知觉性之恒常外散。

以一运动为例，一灵感，出自有体之性灵深处者，（因为有一种灵感是发自深处的，即使在不知觉其性灵的人也如此。）它为了使人得见，不得不来到表面。这，如理如量，它愈近于表面，则愈与它毫无关系的一切事物相混杂，可是这些事物皆要利用它。比方说，一切欲望以及情命的一切热情，一旦遇到有一深沉力量透到表面了，便攫夺之为了其自体之满足。或者，在一班生活于其心思中之人，他们要“理解”其经验，加以估价，加以批判，于是是思心攫夺此灵感或此外发之力，为了它自体的利益，为了它自体的满足，而这

便参杂进了,于是一切皆败坏了。而且这恒常是如此的;恒常是有表面底运动参进深沉底灵感,使之变形,加了障蔽,污染,全般败坏了,而且那么彻底,竟使人认不出其为灵感了。

12. 冲动与灵感

问:为什么外在底冲动与深沉底灵感相接触时,不自转化,却要毁掉一切呢?

答:哦!对不起,也有一交互运动,那便依乎分剂。凡此诸事皆非不可救治的,否则,便不会有任何进步的希望了。由中底灵感必然发生作用,它不是全般被吸收或毁灭了,——不是那样。它发生作用,但被混杂了,失去了它的纯洁性和本来底权能。终究,总归有所存留,结果依乎各种力量之大小,而其分剂依个人而甚不相同。

在某些人,时若内中性灵体作了一决定,遣出一力量,那全般是可见的,显见是一性灵底灵感。有时人可见到,有来自心思和情命者,好像阴影移过了;但这皆是不关重要的干预,不至于真改变性灵底灵感之性质,设若人不让其得势。

到了一时期,人若立意呼召深沉底灵感,投顺它,它能几乎全般纯洁地度过,且使你随顺神圣"意志"作为。

13. 随顺心灵

问:说是这么的:"随顺你的心灵,而不是你的心思,只投向外貌的……"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实行这个呢?

答:这纯是一个人底问题。

第一条件,便是接受心灵的灵感,——我们方才所讨论的,——因为,倘若人不接受,则如何随顺其心灵呢?应当已稍觉知自己的心灵。时若灵感到来,则自然不用说,是服从它而非服从

推理的智识了。

但如何作，用什么办法，这是纯粹个人底事。每人当发现他自己的办法，而各人的办法不是相同。一切皆依乎其程度，人觉知心灵之灵感，及与之同一化的程度。

人不能对凡人皆发施同一救治。

14. 内中光明

问：室利阿罗频多说，应当在内中寻得一光明，然后投顺神圣"权能"。于今超心思者是降临了，这会比较容易么？

答：很好，那是内中底光明了，在如今。困难是什么呢？你在那里见到一反对或一矛盾呢？你的困难是什么呢？

问：这降临的结果是什么呢？

答：等待这在你发生，你便会知道了。

好吧。假想在一黑暗底房子里，你放一盏煤油灯，用煤油燃着的，像那些时候一样（这已有六十年了，人在屋子里燃着煤油灯，代替蜡烛；那比较好一点，但终于也差不多了）。那么，你用那个照明你的居室了，后来，突然有人发明了用电力照明的工具，于是你的煤油灯为美丽底电灯所代了，光明大过十倍。

你的困难是什么呢？你的问题？

你常有一光照明内室，——你的内中之室，——但代替一盏煤油灯，这已是一电灯了，这便是一切。

你不懂么，不懂？这不是十分难懂的。

问：要见到这光明。

答：见到么，——哦！……进到房子里，你便会见到了。

15. 启开内室

问：如何进到那房子里呢？

答：你拿着一片钥匙，启开门。

应当找到钥匙。

或者，你坐在那门前，直到你已寻得了那一句术语，那理念，或那力量，能够开启的，像《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一样。这不是一玩笑，这是非常严肃的。应当坐在那门前，自加集中，直到已发现了那钥匙，或那一术语，或那权能，足以开启的。

倘若人不试，则门亦全不自开。也许再过上几千年会自开，但你是随即要开的，——那么？要其立刻启开，便应顽强地守在门前，直到人发现了那工具。这可能是一片钥匙，可能是一句话语，可能是一力量，不论什么，总归你得守在门前，直到它开启。

而且你不想其他的事。

只想你的门启开。

问：没有一个钥匙孔有光漏出来么？

答：一个钥匙孔！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一条缝由之而光明外漏么？……也许有外漏的，但也许人亦见不到！

它是外漏的。

但这又是另一问题了：应该睁开眼睛。应该学到睁开眼睛，学到看。

太小底婴孩便看不见；太小底动物也看不见，太小底猫便看不见。它们看不见，要过几个钟头或几天。

应该学到看。

16. 恒常扩大与完善化

自从二月末以来①，我接到大宗问题："超心思将如何发生作用呢，要接受它应作什么事呢，它将在什么形式下自加显示呢"，等等。我已尽我之所能答复了。可是在室利阿罗频多所著《韦陀论》一书中，在某页上有一注解，以这注解，他答复过这些问题了。我常时对人说：设若你稍费一点力读室利阿罗频多所写下了的，你的许多问题会不成问题，因为室利阿罗频多皆回答过了。可是终究可能是人没有时间，也没有耐性，复没有意志，更没有所需要的一切；人不读书。书是发行了（我相信，甚至毫不吝惜已发给大众），但很少有人读。好了，这里是室利阿罗频多的答复。我不将英语读给你们听，我已非常克实译成了法文。试行想想，此外若有特殊问题提出，我会答复的。听吧：

"超心思底世界，应由'神圣意志'在我们中间造出或形成，为一恒常底扩充和自我完善化之结果。"

"自我完善化之结果。"②

这便是说，为了希望可接受，利用，且在自己形成一超心思底有体，而且，依事理之必至，可接受，利用，形成一超心思底世界，便首先得有知觉性之扩充，和"恒常底"个人进步，——不是有了跃进，和一点小企慕，一小小努力，随即又还堕入昏睡状态里，——应该这是有体之恒常理念，有体之恒常志愿，有体之恒常努力，有体的恒常底当务之急。

倘若你只在每天有五分钟记起宇宙间有某个事物，如超心思力量者，而且以为究竟是"倘若那在我自己也自显示，便很好了"，

① 一九五六年二月。

② 见《韦陀论》，第四六三页，注解第二〇，此书华文尚无译本。

在其余的时间,你又想旁底事,忙旁底事去了,则不会有很多底机会,那或来到在你内中严肃发生作用了。室利阿罗频多是以清楚精确底方式说明的。他没有向你们说是你作这事,他说这是神圣"意志"。那么,不必来说:"呵呀!在我,我却不能"。——人不是叫你作这事;但应该是在有体中有充分底企慕和随顺,庶使有体之扩充,知觉性之扩大,成为可能。

因为,克实说,凡人皆太微小,微小,微小,那么微小,竟没有地方可安置超心思者了。这如此微小,已充满了人类的一切寻常微细运动。应当大加扩充,使可有容纳超心思者的运动的空间。

其次,也应当有进步的企慕:不满足于自己之是这样,于自己之所为,自己之所知或相信是知道的,而是要有一恒常底企慕,企慕有多于此者,有胜于此者,企慕一更远大底光明,一更浩大底知觉性,一更真实底真理,一更博大之善。而且,尤有甚于此者,一永远不竭底善愿。

这非数日间可作成的事。

此外,我相信从这观点看,我已作过敬告了,而且,我宣说大地已经接受超心思底力量而加以显示时,那意思不是说显示必然会明朗,立刻成就,每人顿然被运送到光明之极峰,可能性与实践之极顶而毫不用努力。我随即说过不会这样;我甚至说这需要颇长久底时间。但终究人诉说其降临也没有使事情变到比较容易,而且,在许多场合,反使事情更困难了。我抱歉,但我于此无能为役。因为,其咎不在超心思底力量。这错处是在接受它的方式上。我知道有些场合,企慕真实是至诚,合作是美满,其间则从前好像异常困难底许多事,立刻皆变到无限容易了。

但是这里有一大分别,常有的,在玩弄理念与文字的心思之好奇,与有体的真实企慕之间,——以为唯独是这,乃实际且真确有

关系，真元是这，而非其他，——这企慕，这内中底意志，以为舍此而外，他事都无价值，这实践，舍此而外，他事都无关轻重，而且，舍此以外，人亦无其他存在之理，无其他生活之理。

然正是这乃所必需，倘若人愿意超心思者能出现于肉眼之前。注意，我不是说生理的转化，因为那，尽人皆知：你不能期望从今天到明日便化为光明身，粘柔，去掉体重，能自由行动，能在十二个地方同时现身，以及其他这类的事……不是，我相信你们足够有理性，不期待这随即发生了，——那需要一些时间。

虽然，终究这简单是知觉性的功能，简单只是相当底自我主制，对自己身体之管制，于事物的直接知识，同体为一的能量，和清明底视见，代替这朦胧而不精确底视见，只见到表相的，而且那么误人，那么不真实，——那么僵石化了的。一更直接底知见，一内中底知见，那，那应当会来到的；而且来到很快，倘若人已准备了。

简单地，若有此一感觉，觉到人所呼吸的空气是更灵动了，觉到人所有的力量更耐久了；而且，不复是时常扪索，好像盲人一样，要知道应当作什么，却有了内中清明底，正确底示知：是这，——不是那，——是这。这皆是人所能立刻得到的一切事物，倘若人是准备了。

17. 流星

问：人说倘若见到一流星飞起，而同时人企慕某一事物，这企慕便会在同一年里实践了。这可是真？

答：应当是在那星可见之时，那企慕表呈了，而这为时甚暂。可是倘若一企慕可在那么一瞬间表呈，则这表示是它已长时在前，在知觉性之前方了。（我不是说外在事物，自然，我只说精神底企慕）然则必是那主统你的知觉性者，很快便能实现了。

我曾有一机会作过这实验,恰恰是这样。正在一星流过时,知觉性中迸出一句话:“要实践我身体的神圣结合!”

在那一年尾之前,这做到了。

但这不是因为星的缘故! 这是因为此一事占据了我的整个知觉性,——我只思想这事,我只愿望这事,我只是为此事而作为。那么,这普通需要一生方能作到的事(常说是至少三十五年),在十二个月完结以前便作成了。

可是那时我只想这一事。

因为我只是思想这一事,所以恰当星的光亮闪过时,我能表呈这一企慕,——不是只有一空洞底印象,——用明确底字句表明,为:“要实践我身体的神圣结合!”

然则所关重要者,不在于星,而在于企慕。不是必须有了飞上去的星乃能迅速实践,——所必要的,是有体的整个意志皆集中于一点。

18. 坏思想

问:为什么坏思想会来呢?

答:我没有向你们说过为什么坏思想来到么?这皆是像世界一样古老底问题,我已回答过百遍了;可是终究你没有听进耳。

有那么多理由,如坏思想之多。每个以一特殊理由而至:这可能是由亲和性,可能是由受激恼,可能是因为人将其招致,可能是因为人处于一可被其侵袭之境况里,可能是凡此诸因一时皆有,也还可有许多其他缘由。

坏思想之来,因为在你内中某部分有与之相应者;否则,你可以见到好像某个事物在你面前过去了,它们不会进到你内中。我假定这问题的意思是:为什么,突然一下,你想起了坏事。因为阶

段很不相同。

我已向你们解释过，心思氛围，比一公共场所在人群聚集的时候还乱：这是无数量底理念，属多种性质多种形式的思想，又交织成那么复杂底一团，以致不能精确认识出什么，你的头脑是在其间，你的心思更在其间；它浴于其中，有如人浴于海。于是乎一切来了，去了，经过，转动，撞着，进进出出。

假使你明觉你所生活其中的心思氛围，则很显明那会几乎使人发狂了！我想个人脑筋的限度是全然必需底，在生存的一极长时期里，因为这像一清滤器。

要能出离这一切，且充分生活于心思氛围里，像其这样，见到它像是这样，（此外，在情命氛围也是一样，或许那还更丑恶！）便应当刚毅，有一极坚刚底内中指南。但不论怎样，不论你见到或不见到，感到或不感到，事实是在，便是这样的。然则不能问坏思想何自而来，——它遍处皆是。它为何来——又何处去呢？你在其中呀！

能管制这知觉性之清滤器，使你明觉某些坏思想外于其他者，这是你的内中态度，你内中的种种亲和性，你内中的种种习性（我是说心思，不是说性灵），你的教育，你的脑经的发展，等等；是这，这乃有如一种清滤器，由你的私我作成的，有些思想可以漏过，有些便透不过，——自动如此。这是为什么你所得到的思想的性质，可能对你是一颇严肃底指示，示明你的德性之类别，——那在你可能是甚属下知觉的，因为凡人没有真认识自己的习惯，但那足以示明你的普通倾向。姑且用稍简单底方式说明这些事，比方说，你以一乐观派的人为喻，那么，普通总是乐观理念来到他那里；在一悲观论者呢，总是悲观理念了（我这是就一般而论）；在一层反叛气质的人，总是些反叛理念；而在非常孱弱底人，则是“羔羊”理念，姑且假定羔羊亦有其理念！这样，这便是普通底正常情形。

现在,倘若你恰好已决定要作点进步;走上了瑜伽的路,便有一新底因素参入了。一自你愿有进步,立刻你便碰到了抵抗,凡在你内中或在你周遭之不愿进步的;而这一抵抗,自然化为一切相应的思想了。

假定你愿意在对食物的执着这事上作一点进步,比方说,那么,好了,几乎恒时会有那些特殊思想来到你,甚关注于食物的,什么应当吃,什么不应当吃,应该如何吃,不应该如何吃;这些理念皆会来到你,对你也现得十分自然。而你在内中念向自己说:"哦!我多么愿意解除这一切;凡此一切营营扰扰,成了这样底阻碍!"而它们也愈来到,潜袭,直要到进步已真在内中作成了,你已在知觉性上高升了一度,在高处下看这些事物而各措之于其所宜的位置——在宇宙间不是甚大底位置!这样于凡事皆然。因此,你的事务与你的亲和性,使你几乎在一矛盾底姿态下联上了不但是那些理念,与你有亲和性,与你的有体之态度有关系的,亦且是一些反对理念。倘若你不曾从起始谨慎小心,保持一明辨的意度,则你会化为一心思的战场了。

倘若你知道上升一等级,简单只是在观测底心思之域中,不复全属乎寻常物理心思的,则你能见到这整个游戏,这一场战争,这一切冲突和一切矛盾,好像一新奇事物,不触到你也不感染你。设若你又再上升一等级,能见到你所愿达的目标了,于是渐渐一点一点有所明辨了,能分辨那些是有利于你的进步之理念,你保持之,那些是与进步相反的理念,可有损害且将其变换的;于是乎你从高处乃有此能力静静避除之,不会别样受何感染。但倘若你只安于这一水平,在这一混乱与争冲之场,你有危险会遭大头痛了。

最好作的,是你实际作些要特别集中的事:作研究工作,要劳动身体的工作或职事,不得不留心的,不论什么,使你得勉强集中心力

于所作的，而不复是这些游荡的牺牲品了。但假若你不幸停滞于其间，又看到这情形，则必然如我说过，你会感头痛；因为这是一问题，应当解决，或则由降到实际生活中，且作实际努力上的集中，或则由上升，从上而下瞰这一切混乱，以便加之以秩序化和管制。

可是永不应停留在这同一界上，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一界，既无裨于身体的健康，也无补于道德之健全。

19. 达到真理知觉性

问：室利阿罗频多这样写着："总之，可以稳妥肯定说，任何所提供的解决，可能不外是临时底什么，直至达到了一超心思底'真理知觉性'，以此而事物的现相皆安于其适当地位，其真元启示了，以及在其内中之直接资取自精神真元者，也启示了。余时，我们唯一的安全保障，是发现精神经验的一个指导律则，——或否则解放出一内中的光明，可以在路上引导我们，直至在我们上面达到了或者在我们内中出生了那更伟大底直接底'真理知觉性'。因为，我们内中的其他一切之仅为外向者，一切非精神意识或视见者，凡智识的构造，表呈，或结论，'生命力'的暗示或煽动，物理事物之正性底必需，皆有时候是半光明，有时候是假光明，最佳只能为用于一时，或者作一点微小用处，其余则或者留滞，或者扰乱我们。……"①你能向我们解释么？

答：凡此一切，有时是参杂了的光明，便是说，这皆是减损了的知识，参杂了无明；有时是虚伪底光明，便是说，全不是知识。那简单是些理念，概念，观看法，感觉法，——凡此人所认为是知识的，在人类寻常知觉性里。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五章。

20. 身体上的需要

问：身体上的需要，亦复是虚伪底光明么?

答：室利阿罗频多说过，甚至身体的需要，普通所认为迫切底，且谓其本身包含了真理，也只是一甚属局部底真理，便是说一似知识，或甚至一虚伪事。

这与一切现代理念相违，必然。常人总有此印象，其所称为身体的需要者，乃绝对律则，而且，倘若人不服从，倘若加以违拒，便对身体犯了严重底错误，而不得不遭受其后果了。但这些需要，皆是非常局部底光明，只是一看事物之法，或者竟全是错误，——根本不是光明!

假使极慎重研究这问题，另可见到所谓身体的需要，依赖乎人对之的心思态度到什么地步。例如，食物。有些人实是死于饥饿，倘若八天不吃东西。又有其他底人故意作这事，以绝食为瑜伽的一原则，修瑜伽的一必需。在他们则绝食八日之后，身体和起初一样好，有时还更强健了!

究竟说来，于一切事，这只是一比例，一度量的问题。明显的，是常不吃东西便不能生活。但是，亦复明显的，人必需吃食这一理念，亦复不真。如实，这是可研究的一主题:“心思态度之于身体之重要性”。

室利阿罗频多不以为身体的需要在其本身包含了真理，他说:“这不是那样，这只是你所有的一理念，一印象。这不是一真事物在其本身包含其真理的”。

21. 道德之助

问：还有道德，不是有用么?它岂不帮助增上我们的知觉?

答：这依乎其人。有些人它帮助，有些人它毫无所帮助。

道德是一全不自然而且武断之物，而且，在大多数场合，在最高尚底人们，它阻碍了真实底精神努力，以一种道德上的满足，以为人是走正道了，而且是诚实人，尽过了自己的职责，在人生之一切道德需要皆已满足了。于是乎，人便那么自满足，不更动作了。

人很常时说，要一正义之人走入上帝之途，异常困难，——这也是十分真确的，因为正义之人，过于满足于自己了；它有此印象，是已实践了所应当实践的，——他不复更有企慕，甚至并一点基本底谦虚也没有，那使人类要进步的。

而所谓萨埵性人者①，普通总是十分安乐地坐在他的美德中，从来不想出离。

这便使你距离神圣实践万里之远了。

所有助者，是倘若人还没有寻到内中底光明时，给自己也作下一些规则，自然，皆不应作得十分板滞和固定，但是，也应是够明确，以免完全轶出正路以外，或犯下无可弥补的错误，使人毕生遭受其后果。

为了这，在自己建立一些原则是好的，但应与各人的本性相合。倘若你采取一社会底集体规律，你便随即奴役于此社会规律之下，而这便几乎根本阻止你作一番转化之努力。

22. 超心思律则

问：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这精神或超心思律则是什么呢？

答：这是每个有体之真理。

---

① 依印度名词，“萨埵性”人，是为知识，平衡，光明的原则所推动的，对待“剌阇性”人，随其欲望与热情而生活的，以及“答摩性”人，在惰性与黑暗中生活的。

每人在自己有他的精神律则,他的超心思律则。这不是在凡人皆一般同。这在每人是他的有体之真理,这便是说,他应当在宇宙间实践的那事物,他应当在世界上占有的那位置。

此即他的有体之真理。

23. 与—取

问: 人说:"你给与愈多,你取得愈多"。这话于身体之能力亦复为然? 人能不能作一体力工事,似乎超出他的能量以外的呢?

答: 设若人不发施,则永不会取得。儿童的最大力量,为了生长,为了发展,恰恰是这,它发施而毫不计较。

自然,时若人发散了,便应加恢复;但儿童一日不能作的,他第二日能再作。那么,倘若你不稍轶出你已臻至的限度以外,你永远不会进步。例如从事体育的人,倘若他们进步,那正因为他们渐进地超出他们所能作的以上。

这整个是一度量问题。容许恢复的时间应与发散的时间成正比。

但是,倘若人胶执于在某一时人所能作的:……第一,这不可能,倘若人不进步,便会退后。因此,宜乎常常作一点点努力,作多过所已作的,试比前一日或前一时所作的,稍多作一点点,作得更好一点,——那么,人是在向上之路了。

唯独是努力愈增加,则愈当增加接受之能量,接受之机会。例如,倘若人要发展筋肉,使其作一进步底努力,则当同时作所必需的,——按摩术,水治法,等等,——以增加其接受之能量。

还有,要休息。一番休息,不应是沉沦入无知觉中,——那普通使人更疲劳,过于没有休息,——而是一知觉底休息,一番集中,其间人自开启,吸收宇宙之力。

身体的可能性之限度是那么有伸缩性的！作过按方法，合科学，且循理性的训练的人，能达到某些绝对使人愕然的结果。他们从身体得到一些成就，对于无知及未经训练的人，简直神奇，徒然因为他们训练有方。但是必然的，他们也得进步地超出他们之所能作的，不独是从美满的观点看，亦复从能力的观点看是如此。设若人常怕作得过度了，则人必然又重下堕，失去其能量。

24. 改善睡眠

问：为什么人早晨醒来感到疲劳，又应如何作方可改善睡眠呢？

答：倘若人早晨醒来感到疲劳，这是由于"答摩性"，没有旁的，是一巨大"答摩"聚。我开始修身体的瑜伽时，发现到这个了。时若身体尚未转化，这是不可免的。

应当平直躺在床上，舒弛一切筋肉和神经，——这是人很容易学到的一事，——好像如我所说是一条布单放在床上一样，更没有剩下其他什么了。倘若人在心思上也能这么作，则可除掉一切糊涂梦魇了，那使人醒时比入睡之前还要疲困：这是脑神经细胞仍继续活动而未经管制，这便使人极困顿了。所以要全般弛散，一种完全底平静，没有紧张，其间一切皆止息。但这只是一开端。

此后，人便作一自我奉献，尽可能完全，奉出一切，由上至下，从外至内，和一种对私我的抵抗之消除，亦尽可能完全，于是人开始默念自己的咒语，——倘若有咒语便默念此咒，或者，不论任何一字句对你有一种权能的，一句从内心流出的话，自发地，好像一句祷告，综括你的企慕的。这么背诵了若干遍之后，设若你对此习惯了，你便进到定境中。由这一定境再进入睡眠。定境经过那么久，如其所当然，而且，十分自然，自动地度入睡眠了。可是人从这

睡眠醒觉之后,可记起一切。那睡眠好像是定境的继续似的。

究竟说,睡眠的唯一目的,是使身体得同化定境之效果,庶几此效果遍被采纳,使身体作其夜间的自然工作,消除毒素。这么醒觉之后,没有任何来自睡眠的沉重的痕迹:定境的功效继续了。

即使是从来未曾入过定境的人,默念一咒语也很好,念一咒语,一文句,一祷告,然后入睡。可是那些文语应在其自体有生命:我不是说一智识底意义,全不是这一类,而是说有一震动。对于身体,其功效非凡;那便开始震动着,震动着,震动着……悄悄地,人让自己去了,好像要入睡似的。身体渐渐愈加震动,愈加震动,愈加震动,于是人便去了。这便是"答摩性"的救治。

是"答摩性"乃造成不良底睡眠。不良底睡眠有两种:一种使你感到沉重,钝滞,好像人失去了昨日所作的努力之一切效果;另一种消耗你,好像全时间在打仗里度过了。我已提到过,倘若人将睡眠分割为数段(这是可制成的一习惯),则夜间改善了。这便是说,在预定底间断时能回到寻常知觉性和正常企慕,——应知觉性的呼召而返……可是不要用一闹钟,因为人在定境中时,被惊醒起来不好。

在睡眠之前,人可作一心念,说:"我将在某时起来"(人在儿童时代,这事做的非常好)。第一场睡,应当算到至少要三小时;最后一段,一小时便够。但第一段至少要三小时。根本应该睡上七小时;在六小时里,不够时间做什么大点底事。(自然,我是从修持的观点说,使夜间也有用。)

能利用夜晚是最好底事,这有双重效果:一负性底功效,这使人不还堕于后,失去人所已获得的,——而失去所已得者是苦的,——还有一正性底功效,你作一进步,你继续前进。人利用夜晚,更没有疲劳的痕迹。

有两事得加抑制:堕到无知觉的钝滞里,则下知觉与无知觉中

之一切事物皆起而侵袭你，穿透你；另一事是情命与心思的过度活动，其间人实际是在战争中度过，——极猛烈底战争。人出离时是好像遭了一顿打而鳞伤了，——他们是受了打，不是“好像”。我看只有一法，即改变睡眠的性质。

十二

1. 精神与物质为一

“因为，在个人底爱之后，为其愚昧底人间形相所阴暗化了，隐蔽着一神秘，非心思所能摄持者，即‘神圣体’之神秘，‘无极者’的神秘形相的秘密，这，我们只能由情心之极喜，与纯净且升华了的识感之热忱而达的，其吸引，即神圣‘吹笛者’的号召，‘大全美丽者’之主制底策动，只能由一玄秘之爱与企慕而摄得，且摄持我们，这玄秘底爱与企慕，终于是化‘有相者’与‘无相者’为一，体认‘精神’与‘物质’为一。是这，乃‘爱’中的精神所寻求的，在此‘无明’之黑暗中；是这，乃它所寻得的，时当个人底凡人之爱，已化为‘内在神圣者’之爱，化身于此物质世界中者。”①

克释拏(Krishna)，神圣底“吹笛者”，是内在底并宇宙底“神圣者”，即无上底吸引之权能；罗阏(Radha)，心灵，性灵底人格，回答“吹笛者”的召唤。今晚某人请我说点关于罗阏知觉性的事，便是说，在真元上，关于个人心灵回应“神圣者”的召唤的态度。但这恰好是室利阿罗频多在这章书里所写下的，是这在万事万物中皆能感到“阿难陀”(喜乐)的能量，由与唯一神圣底“当体”体认为一，且由自我之全般奉献于此“当体”。然则我想我也没有多大事物可增

① 《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六章。

加;我所能说的,或将界限且减少这经验之完全性。

此一经验有其能量,能化一切事物为一久长底极乐,因为,不见事物于其乖刺底外相中,人只见到遍处皆是神圣底"当体","意志",和"恩慈";而且每一缘会,每一原素,每一环境,每一形相,便化为一门路,一细节,由之可更亲切地且更深沉地接近"神圣者"。乖刺不见了,丑恶消失了;只有神圣"当体"的光华,在一"仁爱"中,在一切事物中辉射的。

是明显的,从实际观点看,应当能居于高处,恒常而无动摇,庶几能在此一境中,以免使自己遭际颇不愉快底后果。也许是由这缘故,凡愿意生活此一境的人,多从尘俗退隐了,经"自然"而得其宇宙接触。

我当说,这并不是要使人感到憎厌,时当人周围是些树木,花草,甚至禽畜,而不是些人,则实践这知觉性境界,远过容易到无限了。这远过容易,但亦非必不可无。而且倘若人愿要这境界真属整体,便应当随时有之,不论在谁人或何物之前。

有无数传统说和故事,像这样的,例如我们最近在电影中看到的般赫罗(Prahlad)的生事,皆绘示这一点。而且,我不单是相信,并且我自己尝有甚属显明的经验,即是倘若面临一危险,或一仇敌,或一恶意,而你能安于这一境况,在凡事见到"神圣者",那么,危险便失去作用,恶意愿也不能损伤你,而仇敌,或者他改变了,或者他逃跑了。这事,这是一确然底事实。

但是我还加上一小语,有其重要性的。不应当故意寻求这一境界或这一知觉性,因为它是一保障或一帮助而寻求它。有之,应当是至诚,自动,恒常而有;应当这是有生之一态度,平常,自然,不用力,——然后这便有效能。但设若你试行略为模仿这运动,作此一念你将可得如此如彼的结果,那便不成功了。于是在你的愚昧

中，你可说："哦！但是人告诉我这般，却又不是那样！"这是因为某处有其不诚了。否则，倘若你真实是至诚，便是说，这已成为一整体底，自动底经验，则它是全能。

倘若望着某人的眼睛，你自动地能在其中见到神圣"当体"，则极恶底意念也会消失，最坏底阻碍也将化除；而，一无穷底喜乐之火焰将明盛，有时在他人亦如在你内中一样。设若在他人中犹有极小底可能性，在其恶意上犹有一极小底罅隙，——它便辉射出了。

2. 二元性的趣味

问： 在许多神秘者，尤其是在维师鲁派神话中，总是见到有多少眼泪，多少焦急：罗阏哭了，而"天神"没有到，………"天神"使她苦恼……那意义是什么呢？

答： 那个么，那是人犹在路上时，其时还没有达到目标。他们有那一切，在那上面非常坚执，因为……因为他们爱延长此人间之程，简单是如此；因为他们乐于此人间之程，而且因为，如我已向你们说过，倘若你愿安于人生中，与人生相接触，则在经验中必然仍存留有一相对性。这是他们喜爱那样，——这是使他们喜爱与"神"争吵，这是使他们喜爱感到离别，皆是足以增加美悦的事。

因为他们在凡人知觉性里，他们愿意安于其处。

一既有了美满底同体为一，从那一刹那起，这一切皆消失了。于是这好似是失去了一出戏剧的喜乐。人生中便有个什么失落了，——便是说，它的幻相。

他们仍需要一合理底份量的幻妄；他们不能径直实践"真理"。

究实说，要更没有离别之情，便应在自己实践了完善底同一性，但一自完善底同一实践了，那么，故事便完，更没有什么可

说了。

正是为此有人说过,设若这世界,设若这创造已实践与“神圣者”圆满同一,则不会更有创造了。设若你实践了这圆满底同一,更无任何分殊的可能了,而且设若全宇宙已实践了这圆满底同一化,则更无宇宙了;那将是回返于“般赖耶”(pralaya)。

这解决,便是在这剧的正中去寻找“阿难陀”,这是人亦取亦与的地方,这里一人好像是二;而且正是因此,维师鲁派人及一切神秘者,皆保持二元性之趣味。

否则,在同一性中只有同一。设若同一是完全而且圆满,则更无客体化。

这,我已在某处说过,我说过那始于同一性之“阿难陀”,而且,在全创造整个循环之末,那终于结合之“阿难陀”①。设若未曾有此循环,则永不会有结合之“阿难陀”;只有同一性之“阿难陀”。

这也许稍觉微妙,但这是一事实;而且,也许恰是使此同一性之“阿难陀”,得其结末和极顶,倘我可以说,于结合之“阿难陀”中,乃成此一循环。

---

① 语竟,有人问“母亲”说:“这‘那’是什么呢?宇宙?”于是“母亲”回答说:“我说‘那’,是有用意的,为了要不成专语。我不喜欢用‘创造’这名词;说了人随即会起此印象,是一特殊创造了,仿佛从无物中作成了一物。——这是‘他自体’!而且这不是‘宇宙开始’,这是‘宇宙已经开始了’……如何说呢?这不是宇宙作运动之发端!而且,倘若人说‘上帝已开始宇宙’,这便错了,——凡此一切,皆是那么固定了的理念!倘若我说:‘上帝已开始宇宙’,人立刻见到一人格性底上帝,已决定开始宇宙了,——这不是那样!

“我说那,是与‘仁爱’相关而言,关于‘仁爱’的显示,此‘仁爱’亦即无上‘阿难陀’。室利阿罗频多也曾说过:超乎‘有体’与‘非有体’以外,有一个什么是在,它显示为无上‘爱’,而且同时是此‘有体’与‘非有体’。‘那个’的第一显示,便是同一性之‘阿难陀’,——克实说,这是同一性在‘阿难陀’中自体明觉了;于是,它便行此一长程,经过一切显示,且经过‘爱’所取的一切形式,又由结合而返于‘一体’。这便增益此‘阿难陀’,结合之‘阿难陀’,倘若未经此一循环便永远不会有的。”——原注

但是，设若有圆满底同一，则其中不得有结合，这结合的情绪不存在，因为这暗许必有某事外于圆满底同一。其间可能有圆满底结合，但没有圆满底同一性。

不要试行以文字或以你的脑经去了解这些事，因为这两个名词，表全般不同底经验。可是结果相同；但其一是富于另一之所未有者，富于一切经验，——一切宇宙经验之财宝。

3. 结合不恒常

问：倘若结合的经验是知觉地作成了，为什么有些神秘者仍继续有种种热情，像人在寻常生活中所有的，而且他们还哭，他们还悲伤呢？

答：这也许是因为结合不恒常。

4. 文学意像

问：但罗阏在她的企慕中是诚恳的呀！

答：在我，我相信这只是文学，我的孩子！究竟这必然是为了给你一副艺术底绘画，描出人生之为人生者！

5. 企慕之机械化

问：维师鲁教派便是基托于这上面。

答：但那皆是生活于情命中的人，他们爱那样。哦！人不能说这些事，因为……

恰好在这里，我有另外一问题，一非常小底问题，但不是缺乏趣味的。

这是某人，试作准备要接受“超心思”，而此人，正确说，作了一度反省，非常诚悫，很少人有此勇气自白的。这是他所说的话——

“我开始静虑了,开始以热忱和殷心祷告;我的企慕是深密的,而且我的祷告充满了虔诚;于是,过了一会之后,多少是长时之后,——有时很久,有时很暂,——那企慕变到机械化了,祷告也纯是文字底了。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不是一某个人底事,这是绝对普通底一事。我有多少趟说过了(可终于皆是附带说起的),有些人假充静虑每日可数小时,而且以祷告度过整天,我能确定说,其四分之三的时间,必然会是绝对机械底,便是说,失去了一切诚心。因为人类天性不是为此而成的,人类心思也不是像这样造成的。

要集中和静虑,应当作一种练习,可称曰集中的“心思筋肉训练”。真是应当作一番努力,——有如作筋肉的努力,例如,举重,——倘若你要集中是诚悫而不虚伪。

为了祷告的冲动,情形也是一样:突然一火焰明炽了,你有一热心底迫进,上大热忱,于是你表之以文字,那,倘要是真实,必皆为自动自发。应当那是发自内心,径直,不经过头脑,出之以热忱。那样,这便是一祈祷(倘若只是在你头脑中挤排的文字,那便不是一祈祷了)。如是,倘若你不投燃料到此焰火中,过了一时期之后它便熄灭了。

倘若你不使你的筋肉休息,倘若你不懈弛下来,你的筋肉会失去紧张的能力。然则很自然的,甚至还是必需的,运动的深密性止息于一相当时期之后。

自然,习惯于举重的人,比较从来未尝举重的人,能举持更久。这是同样底事;有集中的习惯的人,比无此习惯的人,能集中更久。但对于凡人,有一个时候,应放开自己,弛缓下来,以便重新起始。因此之故,倘若当时或几分钟后,或几小时后,运动变到机械化了,这便是说你已懈弛,则更无须假作你在静虑了。做点其他有用底事比较好。

倘若你不能作一点点劳动,比方说,来平衡这心思紧张之效

果，你可看看书，或试行记录在你所发生的事，你可发表意见。那么这便发生一驰散，一必需底驰散。但静虑时间的长短，只有相对底重要性；其长短简单只给你在此活动的习惯之量度。

诚然，这很能增加，但时常有其限度；既达其际限，便应当休止，这便是一切了。这不是不诚，这只是不能。你已不更静虑而仍假装在静虑，则变为不诚了，或者你在祷告，有如许多人在庙里或教堂里，举行仪式，背诵他们的祈祷文，有如背诵读得颇熟的课本。那么，这便既不是祈祷，也不是静虑，这简单是一职业。那不甚有趣。

6. 敬拜女神

问：奉于杜迦(Dourga)与羯黎(Kali)女神的敬拜，有什么精神价值没有呢？

答：这依乎谁是作此敬拜的人。

为了瑜伽之整体性与完全真理，重要是不范限其企慕于此一形式或彼一形式。但是从精神观点看，不论其所崇敬的对象为谁何，倘若其运动是至诚底，倘若其自我奉献是整体底和绝对底，其精神底结果可能是一样；因为，不论你取何者为对象，由之(有时甚至不愿，或反之)你常臻于至上“真实性”，一随你的奉献之诚心为准则。

这是为什么人可说，不论你崇拜“神圣者”的那一方面，甚至不论你选择谁为导师，倘若你在自我奉献上至为完善且绝对诚心，你必确然达到精神目标。

但是在那里在结果不相同之处，这是倘若你要实践大全瑜伽；在这场合便无须自限于某一道，甚至在你的奉献之路上亦然。只是这两事截然不同。

精神底实践，——如其在昔所思议亦如其在今仍普遍周知者，——便是与“无上者”结合，不论在那一形式下，或在你内中，或

由于某一形式:这是你的有体之融入"无上者"结合入"绝对者",几乎是你的个人性不见于此融合中[①]。而且这绝对依乎你的自我奉献之至诚与完整,甚于你所作的选择与你之自愿奉与谁何。因为你的企慕之诚意本身将导你越过一切界限而求到"无上者",因为"他"既有在于你内中。

不论你求之于外或求之于内,不论你求之于一相或求之于无相,倘若你的企慕是充分诚实,倘若你的决断是充分诚实,你必确然达到目标。

但是倘若你要作辅佐运动,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过的,便是说,在自己已实践此结合之后,再回到外在知觉性和外在世间,且转化此外在世间和外在知觉性,那么,在这种场合下,你不能自限于任何一方式,因为否则你便不能完成你的工作。

克实言之,应该是你当能得到与"神圣者"之合一,在一切形式,一切方面,一切路道上,人所用以达到"他"者。而且应该是你超出这些,寻找出一条新路。

是故,第一点应当在你的思绪上弄清楚的(而这一点是异常重要),便是这大全瑜伽不可与其他精神实践混为一谈,其他的精神实践可能很高,但其所概括的原地异常有隙,因为它们仅在深度上

---

① 语后,有人问"母亲",说:"你为什么说'几乎是'呢?消失(个人性)还不完全么?"

"母亲"回答说:"在某处,我相信是在自我圆成瑜伽里,室利阿罗频多说过,或毋宁是让读者自去体会,关于那班自愿消融于'无上者'中的人,说这是一不能作成的事,因为'无上者'不愿是这样。但室利阿罗频多说此却未明言,只是一暗许,附带涉及。那意思是,超出'有体'与'非有体'以外,大全之'极峰'必然包括一形式(或可称之曰真元底形式),属此个人性者,这个人性已不复与'太一'相反对,甚至已无可分辨,而已包含于此'太一'中无有分离。但是人所能用的这些名相语言,说之毫无意义!人已将其消灭为一幼稚底解释了。这便是为什么我说'几乎是'。"——原注

作一运动。

可不是吗？你能以你的企慕穿透一孔隙，不管经过什么作一深度上的运动；一切皆使乎你的企慕之深密性与诚心（依乎诚心，这是说在你的自我奉献之为完全，为整体，为绝对的度量下）。但这不依乎你所选取时形式。必须是你不得不经过此形式，进而寻求在其后者。

但是倘若你要转化你的本性和你的有体，倘若你要参加一新世界的创造，那么，这一企慕，这一尖锐底和线上的一点是不够了。应当圆包总体，将一切涵括于其知觉性里。自然，这远过困难了。

7. 象征

问：人类天性中这一神圣原素是什么呢？——总要求象征，为了它的精神上的满足之充实？

答：哦，我今天刚给你们读的么？[①]

---

① “在任何敬拜道中，象征，有意义底仪式或有表现底形象，不但是一美底原素，有动力而且使其丰富，亦且是一物理底工具，以之而凡人在外表上，开始确定他内心的感情和企慕，加以肯定，使之机动化。因为倘若没有一精神底企慕，敬拜则为无意义而且空虚，若企慕而无行为与形式，则是一失了形体的权能，对于人生没有全般功效。不幸是人生中一切形式的命运，皆是化为凝固了，纯属形式，因此无所生产；虽然形式与敬拜，为犹能进入其深义中的人们保存了它们的力量，可是大多数人，则视仪式为一种机械底虚法，视象征为一无生命底标志；而且因为这杀戮了宗教的灵魂。敬拜与形式终于得改变或全然被抛弃。甚至在有些人，一切敬拜道与形式，正为了这理由皆以为可疑而且拂逆；但很少数人能不用外表象征的助力；甚至在人类天性上，有某一神圣原素时常需要它们，为了它的精神满足得以成全。象征时常是正当底，只要它是真实，诚恳，美丽，可悦，甚至可以说一精神知觉性而无任何美底或情绪底内容，则非完全或至少非整体是精神底。在精神生活中，行为的基本是一精神知觉性，永恒长在而常自更新，常发动自加表现于新形式里，或常能更新一形式的真理，由于“精神”之贯注；而这么自加表现，使每一动作化为心灵的某些真理之活象征，便是其创造底视见与冲动的真性质。精神寻求者应该这么处理人生，转变其形式，在其真元上加以光荣化。”（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六章）——原注

这刚刚是有体的那部分,不满足于抽象者,它不满足于逃避人生或泯除人生,让人生便那么样下去;这是有体的那一部分,它要成为完整,它要完整地转化了,或者,无论如何,要整体地参加内中敬拜。

在一切凡人中,有此一必需,一需要,——一绝对底需要,——要在物理上翻译出其内中所感觉的和所愿欲的。有一班人我认为不正常而且畸形,那是常常要逃避人生而自求实践;其实,皆是普通天资稍弱的人。但是有其权能,力量,在内中有一种很厚重底平衡的人,便感觉一绝对底需要,要在物质上实践其精神底实践;他们不满意于走到云里雾里,或形相已不复存在的世界里。他们有此需要,要他们的物理知觉性,以及甚至他们的身体,参加到他们的内中经验里。

于今,人可说,那种需要,要信从或追随一种宗教,或参加入某一宗教,如皆已制定者,竟是出自人类的"群"性。

真实底事将是每人可得其敬拜或崇信的形式于他为属个人者,而且,在一自发底和独自底方式上表现他与"神圣者"的特殊关系;这方是理想情况。

另外一方面,人信从一宗教,因为是生于此教中,或因为人认识某些人为其所爱慕或所信仰者皆修习此一教,或者,因为时当人走到这处或那处祷告,敬拜,自己感觉在祷告上在敬拜上得到助力了,……这皆不是天性甚强的表相,我宁肯说,这皆是一种弱点的表征,无论如何,是缺乏原始性的表征了。

但是,要以内中底企慕和敬拜翻译为物理生活的形式,这全般是正当的,而且这比自切为二片的人远过诚悫,所谓二片者,是一方面过其物理生活,全然是那般机械而且平凡,另一方面则时若他可能,他有此时间,或这使他起兴会,便敛入自己内里,逃避物理生

活，物理知觉性，去到高处，多多少少是遥远的，寻求他的精神喜乐。

凡试欲化其物质生活为其最高企慕之表现的人，必然是属更高贵，更直爽，且更诚实底性格，胜过自分为两片的人，如其说外表生活愈无重要性，永不会改变，便应像它那么样接受之，而且，究竟只有内中态度乃可算数云云。

8. 基本美德

问：什么是当培植的基本美德，使自己好准备入精神生活呢？

答：这我已说过多次了，但这是一机会可重述一次，这一便一是一至一诚（c'est-lasin-cé-ri-té.）。

至诚，这应是全般而且绝对，因为唯独至诚是精神之路上的唯一保护。设若你不诚，则走进第二步你必然会跌倒，碰破鼻子。有种种力量、意志、势力、元体，在旁守伺此至诚之上的最小一罅隙，而且，顿时会由此一隙中冲进，开始使你解体。

因此，在未作任何事之前，还未开始，还未尝试之前，首先必须确然于你之至诚，不但是尽你所可能为至诚，亦且有此用意要变到还要诚笃。

因为这是你的唯一保障。

9. 美德之集体化

问：培植这初始美德之努力能否集体化呢？

答：必然可能如此。而且，这便是昔时在入道会社中人所试行过的。到如今，在若干多多少少是秘密底社会中，或人数很有限底团体中，人总是试图使此集体甚相团结一致，而且试作一够完整底集体努力，使其结果为团体的结果而非某个人的结果。

可是,自然,这使问题复杂到可怕了。每越多人相聚,人总试行造成一集团底整个;但是,要使一种美德在一集体底方式上实现,这要有奇巨底努力。虽然,这非不可能。

10. 永不当忘记

有人向我提出一问题,颇属微妙性质,但似乎有一特殊兴味。这是关于某人问为了愿望“神圣者”,什么是那真底深密性,应当加以与“神圣者”结合的意志里的。于是那人如此说:他在自己的这一企慕中发现两个不同底态度,尤其是在向“神圣者”的企慕之深密性里。而运动之一,其中有一种忧惶,有如刺痛;另一,则其中有一种焦急,可是同时有一大喜悦。

这观察是非常正确的。

所提出的问题是这个:“何时人感到这深密性与忧惶相参,何时人感到这种深密性之包涵着喜悦?”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曾有同似底经验,但这一经验,它是非常真实,非常自动。而这答复非常简单。

一自性灵底知觉当前,且与企慕相结合,则深密性换上另一夐乎不同底性格了,好像充满了一无可言说的喜悦之正本真元。这一喜悦是好像包含在其余一切中。不论企慕之外表形式为何,不论其所遭遇的困难或阻碍为何,这喜悦是在那里的,好像是充满了一切,而且不顾一切它支持着你。

这是性灵当前的明确表征。这便是说,你已和心灵知觉性建立了一接触,多多少少是完全,多多少少是常住,但在那一时分,是性灵体本身,性灵知觉,充满了你的企慕,与之以真实底内涵。而且是这,自翻译出为喜悦。

时若这不在那里呢,企慕可来自有体的各部分;它可能主要是

来自心思，它可能主要是来自情命，甚至它可能来自身体，它可能来自三部分之合，它可来自其他种种结合。但普通是，要有深密性，便应有情命力同在。是情命体乃给予这一深密性；而且有如情命体同时是大多数困难，阻障，矛盾的争冲之场，是企慕之深密性与困难之深密性二者间之磨擦，乃造成了这忧惶。

这不是应停止其企慕的理由。

应当知道，应当了解这忧惶的原由。于是，倘若人能参入此只是多一个原素，加到企慕里，便是说，于神圣"恩慈"的信托，于神圣"回答"之信心，这便平衡过一切可能的忧惶，人可能企慕而无畏无扰。

这便引我们到另一事，正当说不是一问题，而是这问题之需要解说，需要注释，或阐发。这事恰是关于"恩慈"。

我已在某处说过或写过，不论人所有的于神圣"恩慈"的信仰或信托为何，不论人所有的能量为何，能见其在一切环境中，一切时分，在人生一切点上工作，人永远不能达到了解"她的作用"之神妙无边，及此"作用"自加完成之精微正确；人永远不能摄得"恩慈"之到什么地步——

作成一切，

在一切之后，

组织一切，

领导一切，

使向神圣实践之进步，尽可能为迅速，完全，圆满，而且和谐，在此世间环境下。

一自人与"恩慈"相接触后，在时间则无一秒，在空间则无一点，不向你照明彰示"恩慈"的这永久工作，"恩慈"的永恒参预。

一旦人已见到这，人便感到人还是未到最高处，因为人永远不

当忘记,永远不当有恐惧,忧惶,悔恨,退缩,……甚至痛苦。倘若人已与这“恩慈”相结合,倘若人遍处见到她,人便开始过一种极喜的生活,全能的,无限快乐的。

(长久沉默)

而且,这将是可能底与“神圣工作”最好底合作。

“……我们内中秘密性灵体出现,作为牺牲之领导者,乃至为重要了;因为唯独这最内中本体,方能带来精神在行事中,神灵在象征中的充分权能。唯有这,即算其时精神知觉性尚未完全,能够保住象征的永久新鲜,与诚实,与美,防止其化为死板形式,或一腐败底或败坏着的魔术;唯有这,能够替行事保住其权能与意义。凡我们的有体的一切其他诸分,心思,生命力,生理或身体知觉性,皆过于受了‘无明’的拘束,不能作为一准确底工具,更毋庸说作为一无错误底冲动之渊源或领导者。这些权能的大部分作为和动机,常是胶执于古旧底律则,欺人底标榜,‘本性’所怀旧的卑下运动,而对于某些呼声与力量,号召而且迫促我们超出自己,转化自己为一更伟大底有体与更宽广底‘本性’者,皆遇之以吝固,惊怪,或反动,或阻滞着的惰性。在大部分,那反应或是一抵抗,或是一有条件或模棱两可底勉从;因为即使他们皆赴此号召,它们仍偏向带来它们自有的自然底弱点和错误,加到精神行动里,——倘若非知觉地如此,则自动地习惯如此。时时刻刻,它们皆运动到利用性灵底和精神底势力,是为了私我,可发现其运用这些势力所带给我们的权能,喜乐,或光明,为了一低等生命动机。这以后也一样,即算求道者已启对超上底,宇宙底或内在底‘神圣之爱’,若是他试行要将其倾注到人生中,他便遇到这些低等‘自性’力量之颠倒与障蔽的势力。这些常常是牵人堕入陷阱,灌注冲淡着的原素到那高等浓

密性里,试要攫住降下的'权能'归于自体,为了私利,且将其屈降为一张大了的心思,情命,或物理底工具,为了欲望与私我。'神圣之爱',本是'真理'与'光明'的新天地的创造者,它们反将其禁锢于此,作为一莫大底权威,和升华的光荣化之力量,要在旧底土地之泥泞上镀金,且以其琼瑰翠玉之色,渲染古旧底不明朗不真实底诸天,即痴情欲望底幻想,与心思底理想化了的迷梦之天。倘若那种假冒被容许了,高等'光明'与'权能'和'福乐'便退回去了,于是还堕入更低下底格位;不然,则实践乃留系于一不稳定底半途地位和混杂状态,或者为一低下底喜乐所蒙蔽且甚至埋没了,而那不是真底'阿难陀'。是为了这缘故,那'神圣之爱',在一切造物之内心,而且是一切救赎和创造的力量中之最强者,至今仍然最少当前出现于尘世生命中,最少成功于救赎,最少创造。人类天性不能在它的纯净状态中承受它,正因为它在一切神圣能力中为最雄强,纯洁,稀罕,深严;所能摄持的一点点,立刻败坏了,化为一虔诚派的情命热狂,一无保卫的宗教底或伦理底感伤主义,一识感底或甚至识情色欲底神秘主义,属于染了玫瑰色的心思,或热情混浊之生命冲动的;用了这些虚伪假冒,补偿其不能留住那'神秘底火焰'之无能,以它的牺牲之火舌,可以重建这世界的。只有最内中底性灵本体发露了,以其充分底权能出现,然后可能领导此进香客的牺牲,经过这些埋伏陷阱而安然度出;时时刻刻它捕捉,揭发,驱除心思的和生命的虚伪,摄住'神圣爱'与'阿难陀'真理,分别之于心思热狂之兴奋,分别之于误人的生命力的盲目热情。但一切在心思,生命,和生理体中在其核心为真实者,它皆拔出而将其带上旅途,直到它们皆立于高处,精神为之一新,形貌高华尊上了。"①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六章。

(解)

这是一答复,最强,最完全,也最真实,答复一切问题,那么许多人在脑中所有而未敢提出的。

那么多底人疑惑"保护"之效能,路道的安全,因为他人迷途了。在他们的自私性中,他们以畏惧而战栗,本应当向自己说今晚我所读给你们听的这段话,而这便是一切或大底或小底不幸事件之原由,威胁着那班修瑜伽的人,未曾有此必要底小心为充分纯洁和诚实者。

任何"保护",任何"恩慈",不能救那班拒绝其必要底纯洁化的人。

而且我还加上说:畏惧是一不纯洁,最大底不纯洁之一,最直接从反神圣底力量而来者之一,皆是要摧毁世间神圣作为的;而凡欲真实修瑜伽的人,第一职事,便是以全力,以至诚,以极忍,尽其所可能者,从他们的知觉性里将虽是畏惧的影子也除去。

要在道上前行,便应是勇猛,永不应将此一卑下,小方,衰弱,鄙陋底运动即畏惧者转给自己。一不可克服的勇猛,一纯全底诚心,一至诚底自我奉献,要到那种程度,不计算,不讨价还价,奉献自己而绝无受报的意思,将自己皈顺去而绝无以此可受到保护的意思,有信忱而不要证明,——是这些,乃为行此道者所必不可无,而且唯独是这,真实能庇荫你免除一切危险。

11. 觐见之事

问: 为什么在觐见日①人感到一不同底氛围呢?在那些日子

---

① 在觐见日,外来贵客与院士,皆鱼贯行过"神圣母亲"之前(昔日则室利阿罗频多主座),冀直接得其精神助益。此乃八月十五日(一九六〇)之谈话,即室利阿罗频多诞辰也。——原注

应如何行止动静呢?

答:不同底?你设此一问!

有一侵袭,是许多或多或少为阴黯与陌生底原素,可能以善愿而来,这是可能的,但亦复具有一几乎是全般底无明,于是这些皆突然倾注到这氛围里;那么,自然地,倘若人仅少许启对了这所发生的,便会感到重压,压在这突增的无明之重量下了。

我不肯说这里便没有无明!可是,究竟那分剂不同。这里,总归一样,有一番知觉性之处理,恒常在进行,不论是昼或夜,可见或不可见;而且,不管人是愿意或不愿意,不管一切,人总是吸收的,过了相当底时候,这便发生作用。

倘若外来的人数不多,这可改变一点点,但不足以留下一痛苦底印象。但时若其为像这样一大群人,全体突入,则全部水准顿时降低了;则除非人能敛入自我,将头伸到水面上,不为这一片无明之洪水所淹没,设若不能将头抬到水上,——那么,人必然感到甚不舒服了。

问:不是,母亲,这是一喜乐的氛围。

答:你感到这是一喜乐的氛围!

那么,这属个人;这纯是个人的事。你应能保守它。

这是因为,在那时分,在你有醒觉的记忆,某种集中。甚或你所算为喜乐者,只是一情命底愉快,可不是?

不是一种兴奋?你什么时候感到这喜乐呢?

问:今天是在觐见以后。

答:我相信这是与那些人的现象一样,有些人在生日便比较更能感受,有些人需要某事的记忆以觉醒他们的感受性。

有一时期,时当室利阿罗频多亲自接见人客,每次事先总有某些力量的一度集中,或某种实践的一度集中,是他所要发施于大众

的。于是，每度觐见标识前进了一步；每一趟是加上了某些事物。但那时期是外来的人非常有限。那是以另一方式组织的；那是必需底准备之一部分。

现在，这种特殊底集中，发生在其他时候了，不特殊是在觐见日。而且这在其他机缘上，其他环境里，发生的远过寻常。运动已远过加速了，前进接踵而上，远过其迅速。也许追随是更困难；或者，无论怎样，倘若人不用心随从，则比前时更快便落后了；人有此印象，自己发动已迟，或者已被遗弃了。事情是改变得快的。

而且我还应当说这些觐见的时分，有这么一大群人涌进，全无用于内中底进步(这是说修道院内中)，而是用于对外底渗和。已往那些日子的用处是稍有不同的；那是主要为前进更远，有一更广大底境界，达到更遥远底地点。可是于今集中减少了，有此一大群众之不便，群众常是有的，但近年来已远过增大了，不像初时，初时未尝有这么一浩大群众；也许群众之质分亦稍不同。

那么，你方才所说的喜乐，竟可是一种兴奋，或一更活泼更紧张底生活之印象，而不是在结果上有一更伟大底“当体现前”。也许人将自己置于一更能感受的境界里，或所接受更多，但不是有“当体”之深密化；如我所知不是。

所以是在你自己内中你得寻出这缘由，及保持此喜乐之办法。

问：每度觐见日你所给的寄语是什么意义呢？例如，今日你所给的，是一朵花的照片，象征超心思底显示的？

答：是的，正如我方才向你们说过，这数千份发散到世界各处。这是此事之外展，扩张影响，分发使信，达到更远底地方之一法。凡在一使信中所说的，皆已研究过，证明过，实习过，在先。于是在觐见日便分发了。起初既有其实验，其次乃公开宣布。在先的运动是个人发展；在觐见日，便将其散布了。

室利阿罗频多时常说起过两种运动：个人底形成，庶几独自达到目标，以及世界的准备。

因为个人的进步，虽不能正确说是为全体的境况所稽滞或增益，然二者之间仍有某种平衡。个人运动常是远过其迅速而且透彻的；它进行更远，更深，也更快。集团运动则作成一基础，有窒碍，但同时也支持。是这两种运动间之平衡乃为需要了。那么，个人如走的更快，便更应试行伸张且巩固这集体底基础。

12. 八月十五日

问：母亲，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有何玄秘底（或简单底）意义没有呢？因为，在历史上，许多重要事皆发生在这一日？

答：你正确说是什么意思呢？八月十五日是室利阿罗频多的诞辰。因此在地上生命界这是有极大底重要性的一天，从物理观点看。还有呢？

问：在八月十五日，其他许多重要事皆尝发生……

答：什么，印度的解放么？因为印度的解放恰在八月十五日？那么，应该有人告诉你为什么这发生了，你不能自己单独寻出理由，不能么？这需要说明么？我相信室利阿罗频多也曾写过文章，不是么？在他所发表的那篇宣言中，他没有说过么？

（沉默）

是的，这正是那事……

今天，有一个贺片送达我手里（正如"普假"拜神节或新年，或这个那个节庆人所送的贺片一样），在这卡片上这样写着（我不很正确记得那文句了；此外，写的是英文），总之，这是 greetings"恭贺我们国家的诞生这可纪念的一天"。这是某人送的，那人，我想，很久以前便已自称为室利阿罗频多的信徒了。

这在我仿佛觉得是唯有人类所可能的愚蠢之绝大丑怪之一。设若他这么说："在这室利阿罗频多的诞辰及其自然底结果，国家的诞生这可纪念的一天"，那么便非常好了。可是在此却舍弃了重要底一点，反说起另一点，那非常简单是其结论，一自然底结果：这应当是像这样，这不能另外是怎样。

但人们总常是这么想的，颠倒过了。常常。他们倒果为因，他们褒赞结果，忘记了原因。

正是因此，世界正是头在地上脚在空中行走。非常简单，没有其他理由。

（沉默一会之后，"母亲"提出另一问题。）

13. "无为"

这里，我有奇巨一集问题。今天我又收到一个。这一问也许引起给人最难解决的问题；而我也不太清楚，恰合在这觐见日的氛围里，提及这么一个问题是否甚为恰当。可是这又是一兴味无穷底事。人愿得到一充分可满意的解决，因为，同时可得到启开最后一门之钥了。

时若人要得到宇宙存在问题之一解答，则常常发现自处于两种可能底态度之前。人可说，从实际观点看，宇宙既是存在，如其是此而存在，则最明智之法，为如其是此而处置之；而且，倘若人不满意，那么，试行加以改善。但纵使人采取这纯实际态度，问题犹在："如何加以改善呢？"于是人重新发现自己又在同一事实之前，解决似是不可能了。

这里：神圣"意志"，与显示它的"恩慈"，皆是全能，而且不能有任何事物非此神圣"意志"与这显示之的"恩慈"。合逻辑的态度（恰在这本小书，我每星期五读给你们听的，名叫"无为"，——Wu-

Wei——所描述的)①,便是一圆满底和平,一全般底弃舍;将一切私人底努力和私人底意愿抛开,投顺神圣“意志”,让其在自己内中发生作用。

注意:这完全不是容易事,这也不是好像那么简单。但终究倘若诚实地取这一态度,必然随后便有内中圆满底和平,纯无参杂底福乐,而且,不论你的生存之遭际为何,这使你全然无动于中。

这常时是为个人得救所设之方法,而且我还可附带说,在这本小书,——此外,这书其实写得非常好,而且甚为有趣,——那圣者将其所说弃舍之境界,比拟为一大海,平静,碧蓝,安舒,浩渺,为深沉底力量所推动,起潮于当起之时,退潮于当退之际。但一实际而且稍为客观底思智之士,会立刻答复你说:“诚然是的,但海上也有飓风,也有可怖底风暴,浪潮之啸涨,岛屿之沉没。而这些,或可说为‘神圣者’的另一面,但这不曾带来了和平,至少不是像那圣人所说的那样。人应当是在另一知觉性境界中,庶几遇到这样底场合犹能安宁;不应当以海为比喻!”——那么,问题又重新安立了。

室利阿罗频多,在《神圣人生论》中,将这皆研究过了,而且他告诉我们,实有进步底进化之决定底征象。一进化自然趋向一目标,而且,假使这是一进步底进化呢,人可保持此见,以为一切皆是神圣底“恩慈”和“意志”之表现,但是,同时,不是一切皆如其应是。一切皆遵顺神圣“意志”,但一切皆非其应是,否则事情不会动。

于是我们在此又重新面对这一问题了。

某人问我的问题是这:“于今那‘超心思者’是在地上显示了,则自然应当随之是神圣‘恩慈’将为全能底了”,于是问我:“这是不

① “无为”乃基于老子哲学写成的一小说,亨利波列著,巴黎出版。Henri Borel-Librairie Fischbacher, 33, Rue de seine, paris. ——原注

是正确呢?”

神圣“恩慈”常是全能底。

虽然,倘若我们以此世界像它这样,比较那多少是理想底世界,如我们所能想象者,时若我们出离我们的无明知觉性,而入乎我们所称道的一较神圣底知觉性,则如何这总常是不好呢,倘若“恩慈”是全能?

好像应当是者之见,越轶了实行,——而这便是整个问题生起之由来。人是在前或在上见到那实践,也许不是在随后一步,但终归是有一日将要实现的事,于是,如人所见,便说:“可是这一概念比较现在所实践的远过神圣了;因此,设若‘恩慈’是全能底,这将立刻实现”。(我正看这一问题,好像凡人的思智所安立的是如此,或者这近乎试要使我自己能够了解。)

但是人所称为一全能底“恩慈”是什么呢?我不想讨论一平凡人物的概念,以为全能底“恩慈”便是立刻能实现其所欲者,或其相信是善者;我不说起这,我们除外这儿戏之论。可是设若承认有人于某一理想世界,其间凡此一切事物在我们甚觉可骇怪者皆将消失了,有其更深,更高之见,一种内中知见;那么,人真是感到直面一好像似乎不可解决的问题了。

这在甚属凡庸底思智中,以一非常朴率而且幼稚底方式,便翻译为:或者神圣“意志”是某一事物,在我们为不可思议,(而这亦不足奇!)不可思议,而且几乎奇丑巨怪,倘若其容许事物是现在这样,——或者,“恩慈”本是无能。

我要提醒你们,使你们谨防这陷阱,这是“敌对者”的大诘难。这用在扰乱心思,煽动叛乱;可是究竟说,这当作一陷阱倒是设计得很好的。

于是有人来说:“这是因为你在无明中,所以你看到像这样;改

变你的知觉性，进到与神圣‘知觉性’发生关系，则你所见不同了”。这是完全正确的。我适才已向你们说，我再重复说，倘若你做到出离了无明，而且，倘若不论怎样微小，你能与神圣“真实性”融合，你便能过一种极喜底生活，其间一切皆为神妙，崇高，其间“恩慈”自显于一切事物。因此，你是给自己将这问题解决了，只若你能永久安于这一境界中，——而这不是很容易底事。

可是究竟这有可能。但这将你引出世间了，这阻止你参加尘世生活，而且尤其是，倘若凡人皆要照这样改变，我想，一个永恒期还不够使世界一切原素皆改变过来。

于是问题又重新安立了。不管在什么方式下，不管你取那一条路，这问题总会又在你面前出现。

有一解决。

想想吧；我们另一趟再讨论这事。我愿你们也作一点努力，因为这是有益的。因为这是在人类知觉性中的一种冲突，时常呈现的；因为是这一种冲突，作为一切反对的基础，反对一具体工作；因为是这一种冲突，使人们（我说甚至那班在这境域已甚启明的人）时常混淆精神生活和生理底物质底创造之毁减为一谈，因为那对他们为唯一逃遁之方：“我们逃避物质底真实性，我们便逃避这问题了”；因为要在那一境界中不更有此问题了，便应出离人生，——按照他们的意见是如此。

有一解决。

这将在另一会讨论了①。

我今晚给出解答了，在班上给出两次，未尝说。

① 讲后归院，“母亲”作了这么一注释。

14. 升天节

问: 这解答与八月十五这日子有关系么? 而且在玛利亚升天节(La fête de l'Assomption——在公教会中的)与室利阿罗频多诞辰之间,有无关系呢?

答: 是的,而且他自己也说过这事。玛利亚童贞之升天,是"物质"之神圣化。而且这是前一天神降世(Avatar)之目标。

十三

1. 证会表相

问: 一鹿穿过树林去饮水,但有什么可证明它过去了呢? 大多数人见不到任何痕迹;他们或许甚至还不知道鹿是什么,即算那班知道的人,也无从说它走哪儿过去了。但作过狩猎的特殊研究的人,一追踪者,则可发现明显底痕迹,他们不但能说哪一种鹿走过了,还能说出它的大小,年龄,性别等等。同样的,应当有人有精神知识,同于猎者,能发现某人与超心思者有关系,而普通人之未经训练其心思者,则必无所见知。人说超心思者已降到大地了,它已自加显示。我读过关于这问题的所有的文字,但我属于无知者流,既未见到什么,复未感到什么。有其知见更经过了训练的人,可能告诉我,以何种迹象我可认识某人与超心思者有关系么?

答: 有两个无可诘难的表相,证明人与超心思者发生了关系。

第一:一圆满而且恒常底平等性,

第二:在知觉中的一绝对确然性。

要平等性为圆满,它应当是无变而且自发,不用力,平等观于一切环境,一切事会,一切接触,物质底或心理底,不论其性质为何,给人的震动为何。

确然性则为绝对且无可议，属于一由同一性之必无误失的知识。

2. 进化速度

前几天我在翻译课堂上[1]，找到了《神圣人生论》的一段，我想，今晚在你们或许感觉兴趣。室利阿罗频多是讨论“自然”的运动，他解释如何从好像是冥顽底物质中，有生命出来了，其次如何从生命中，有心思出来了，且如何从心思会有超心思者或精神生命出来；他作了一概括，指明这所需要的时间。我把这一段先读给你们听，其次说其与我们现在这情形的关系：

“进化‘力量’的最初黑暗底物质运动，是以永劫底迟缓性为标志的；生命的进步运动缓缓前进，但究竟步武已比较快了；它集中于千万年的数字上；心思能更缩紧‘时间’的迂缓底闲旷，几世纪大步跨越；但当知觉底精神参与时，极端集中了步武的进化速度乃有可能。”[2]

我读出这一段文字给你们听，因为有人问我关于“超心思”的作用的问题，我加以答复，以超心思的显示与心思的显示相比，这，根据近代一切科学底发现，从动物或猿类的脑子，进化到原始人类的脑子，大致过了一百万年。而且我也说过，由此之故，不必希望这事在几个月里或几年内成就；这显然会要较长底时间。有些人

---

① 直至一九五八年，“神圣母亲”每周授课三小时，教法文翻译。所译皆室利阿罗频多之著作，凡法文本之《人类大同理想》，《社会进化论》，《神圣人生论》之最后六章，及《综合瑜伽论》之一部分，皆如是译出者。——原注

② 《神圣人生论》第二部第二十六章。

似乎相信我宣告过要再经一百万年方有超人！我愿修改这一印象。

室利阿罗频多告诉过我们：如进化发展在知觉性的等级上升起，则其运动愈速，而且，一旦“精神”或“超心思者”参与其间，则这可能进展更快。因此，我们能希望在几世纪后有超心思底人类可以出现。

但即使是这，对于某些人又是大不相投，因为他们相信这与室利阿罗频多所常允诺的相违背，即是说时候到了，超心思底转化已有可能。但一超心思底转化，不应与一新人类之出现相混。

室利阿罗频多所允诺，且显然使我们于今在这里的人感兴趣者，是时候到了，人类中有些选拔之人，圆满履行了精神化的某些必要底条件，将能够转化他们的身体，以此超心思底“力量”，“知觉性”和“光明”之助，而且，既不复是动物人了，会是超人。

这一诺言，如室利阿罗频多作下了，因为他知道，超心思底“力量”已到了可显现于大地上的一点了。如实，这很久以前早已降临于他；他知道它，他知道其功效是什么。

而如今它又这么宇宙化而显示了(我是说普遍化)，自然，转化的可能之必然性，又更增大了。更没有任何疑惑，凡将圆成或正圆成其条件的人，皆正进向这转化。

那些条件，室利阿罗频多已在《综合瑜伽论》中详细讨论过，更详细见于其最后论超心思底显示诸文。除了加以实践，也没有旁的。

3. 实践方法

问：如今超心思者已显示了，实践的方法是什么呢？

答：我今天读给你们听的，似乎是最原本底开端条件，因为这是最普遍底[1]。

每人可一随他自己的本性而走上他的道路；总常是对某一道有倾向，甚于其余。在遵循行业道的人，要感觉凡人底人格本不存在，唯独有神圣"力量"在工作，这是更困难的，在遵修智识道的人，则比较非常容易，甚至立刻发现这个了。在修敬爱道的人，这是本元底，因为他之得进步是在于奉献出自己。但是对修行业道的人，这最为困难，因此，在他，第一步便是作这里所说的，我们方才读过的《综合瑜伽论》这一段，这便是说，在他内中造出这完全对于行业之果毫无执着的态度，其作为是因为那本是所应当作的，且以似乎是最好底那方式去作，而不顾其后果，将其后果委于一"意志"，较自己的意志为超胜者。

人不能作一普通规律去决定诸道的重要性之次第；这是一无外专属个人的事。于是有一时分，人可非常明白，显然没有两条路是相似的，每人是走他自己的路，而那便是他的有体之真理。必然，倘若人从够高底地方看，必能看到前进的速度之不同；但那并不会与外在表相常常合拍；而且，可以较轻松地说，并不常是最聪明底人便走的最快！

（沉默）

在我觉得仿佛不再能作什么普通规律……事实上，"恩慈"是遍一切人。但应如何作乃使之发生作用呢？这很难说。

倘若人能见到之，感觉到，可说经验到它的作用，知觉它的当前和它的运动，那么，人便有此运动的，进步的和实践的喜乐；但这不是说倘若人体验不到这喜乐，则"恩慈"的作用便不存在，而实践

---

[1] 文见拙译《瑜伽论》第一部第六章。文长不备录。

亦不存在。

归极论之,凡"神圣者"的存在之一切形态,凡显示的有体之一切相,为了表现"神圣者"皆为必需。是这显示之在其全般,在其整体,乃进向一增上底,无极底,永恒底圆满。这不是每一原素,分别独自如是,这是一全体,好像神圣"真理"的集体底全般表现,一切皆在前进,恒常地,永远地,进向一更大底圆成。明日之宇宙,倘若人可这样说,必然比昨日之宇宙更神圣;而昨日的又较前日的更神圣。如是,人可说是"神圣者"在"他自体"的表现中,乃永远进向"他自体"的一显示,愈进愈圆满,愈进愈神圣的。

因此,每一原素只有尽可能完善地显示它自体的律则,尽其在全体中所应是者,作到最高限度其所应作者。然则是知觉底,启明底,也可说几乎是无关心底发现,发现各人自体的这一真理,乃是在他第一最关重要的必需。

4. 悦乐基础

问: 悦乐是不是最高境界呢? 倘若是,可否说时若人失去了喜乐,便在知觉性上是下降呢?

答: 室利阿罗频多说过,宇宙是建筑于存在之悦乐上,悦乐便是宇宙之基础,亦必须是宇宙之目标。因此,这意义在实际上是:悦乐为最高境界。

但是,这还待向你说么,这所谓悦乐,不是如人类寻常知觉性所了解的! 如实,这原始底悦乐,超出了一切普通所谓最高境界,从瑜伽的观点看,如所谓圆满底严肃性,圆满底心灵平等性,绝对底无执着,与"神圣无极者与永恒者"之同体为一,必将你提出一切偶然性以上的。与此境平行者,人可达到另一境界,即是圆满,全体,遍是底爱之境界,即是大慈之真元,"恩慈"的最美满底表现,消

除一切无明与错误之后果的。这两境界，常被视为知觉性的极峰；它们皆可说是个人知觉性与“神圣者”结合之后所能臻至的最前线或极端界限。

可是，此外还有点什么；恰是一圆满悦乐之境而非静定底；一进步底显示中之悦乐，在无上“知觉性”之圆满舒展中的。

我所说的这两种境界之第一种，常常领导人至于退出作为，至一几乎是静定境况；它很容易领导至涅槃（如实，这一道是常为寻求“涅槃”的人而开的）。但我所说的这种悦乐之境界，真元是神圣底，因为它自由，全无有于一切反对和矛盾的可能性，原不与行业相离；反之，它导向一完整底行业，在其真元上为美满，全部脱出了一切无明，及一切对无明之奴役。

倘若人已经有了进步，有了更大底了解，更完全底开启，与神圣“知觉性”有一更亲密底结合，则人能在这道上经验到这悦乐，感觉到这是使人生得其真实意义的事物。可是倘若人在寻常人类知觉性里，这悦乐非常容易变形，更为一种事物全不像它本来了。因此，很难说人丧失了那悦乐，便在他的知觉性中下降；因为我所说的这悦乐，是不能更失去的。倘若人已达到那里了，超出了我方才所说的这两境，便是说，全般离执与亲切结合之境，完满底仁爱与慈悲之境，设若人已到了这两境之外，而且发现了神圣底悦乐，实际上从那儿下降便不可能。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便是说在瑜伽道上，倘若人为这神圣悦乐所触到，纵使在闪过的方式下，触到了旋复退去，则显明的，人必有此印象，是从一高峰降到了一颇黑暗底深谷里。

但是有悦乐而未离弃执着于先，则将是一异常危险底赠予了，甚容易假冒。寻求悦乐之前，未得实践离执，似乎不是一甚明智之事。首先应当超出凡可能底对待；正是超出了苦与乐，患难和幸

运,热心与颓唐。倘若人超出这一切以上了,然后人能企慕悦乐而万全。

但只若犹未实践离执,人很容易将悦乐与人类寻常幸运之一喜跃之境界相混淆,那可全不是真事物,甚至也还不是这事物之伪品,因为这两种经验的性质如此不同,几乎相反对,使人不能从一个度到另一个。然则,倘若人愿安全登上此途,在我觉得似乎寻求平和,完满底平静,完满底平等,知觉性之扩大,更浩大底理解,寻求自由,即从一切欲望,一切偏好,一切执着之下解放,必然是所当先具备的条件。这便是内中与外在底平衡之保障;在这平衡上,在这基础上——这基础应是非常坚实,——人方可建筑其所愿建筑的一切。但是基础应当先有,不可动摇。

(沉默)

5. 镇静

适才有人问我,说我所讲的"应当镇静"的意思是什么。

这是很明显的,时当我向某人说:"你应当镇静",则我的意思是说好些不同底事,一随情形而异。可是第一必不可无的,便是心思底镇静,因为,普通这是所最缺乏的。时若我向某人说:"你应当镇静",则我的意思是:"试行免除激动底,恼乱底,惊慌底思绪;试行使脑经静定下来,停止回旋于你的一切想象和观测,一切心思底虚构之间"。

人可有正当道理加上另一问题:"你向我说:'应当镇静',可是应当作什么才得镇静呢?"——这答案几乎常常是同一样:首先应该感觉有此必需,其次愿望,其次企慕,其次试行。

要试行,有无数办法,为许多人所主张且尝试的。那些办法通常是冗长,勤劳,困难;许多人未达目标以前便已感沮丧了,因为他

们愈是试行，他们的思绪在脑子里愈是纷扰杂乱。

在每个人这办法不同，但是首先应当感觉，——为了任何种理由，不论是因为人倦了，或因为是厌了，或因为人真愿超出其生活之境界，——应当了解，感觉到这静定的必需，这心思中的和平之必要；于是其次方可一连试行凡已知的和新底方法，以达到结果。

现在，人很快可见到有另一镇静，为必需，甚且迫切，这便是情命底镇静，这便是说，没有欲望。唯独是倘情命未经充分发展，而人命其镇静，则它便睡去，或者停工；它说："呵！不行！我干不下去了。倘若你不给我所需要的粮食：刺激，热情，欲望，甚至欲情，我宁肯不动，我一点事也不再做"。于是这问题颇微妙化了，也许更困难一点；因为从激动而落到惰性里，诚与一进步相距甚远了！不应以镇静与惰性或昏睡底被动性混为一谈。

镇静是一甚为积极底境界；有一积极底和平，不是冲突之对待，——一活泼底，传布着的，强能底和平，镇服着而且安定着，秩序化，组织着。时若我说："要安静！"我便是说起这个。我的意思不是说："去睡去，应该被动而且不动，不再做一点事"，远非如此！……真实底镇静是一非常大底力量，一非常大底权能。如实，人可说，倘若人从另一方面看这问题，凡真实是雄强有力底人，常是异常镇静。唯有虚弱底人乃生激扰；一旦人真实是强健了，人便会是和平，安静，镇定，有此忍受之能力，直面反对底浪潮，从外冲来，希望推翻你的。这真实底镇静常是力量的表征。安定是属于强者的。

甚至这在物理方面亦复是真。我不知道你们观察过动物没有，如狮子，老虎，象。但事实是当其无所动作之际，它们皆那么全般静定！一头狮子坐着望你，似乎常在说："哦！看你多么纷扰！"它用那么和平底一种智慧之相观看你！而它的全副精神，能力，物

质力量皆在那里,集合了,聚蓄了,集中了,而且——了无激动之阴影,——时若命令发出,便已准备动作了。

我看到过有些人,许多人,竟不能安定半个钟头,坐着而不躁动。他们要动一足,动一手,动一臂,或动着头。他们整个时间总是躁动,因为他们没有保持静定的力量或能力。这一种能量,能随所愿时安定不动,能随所愿而结集其所有的能力,且将其施使,能随所愿而凝聚的那么完全,或将其发为作用而行之以具足底安定,虽在作用之中,这,这常是力量之表征,——这可能是一身体力量,这可能是一情命力量,这可能是一心思力量。可是倘若你是稍微有点激动了,你可确知必在某处有一弱点;而且,倘若你的激动是全般,则你的弱点必是全般。

虽然,倘若我对某人说:"你应当镇静",我可能向他说了各种事,这在乎某人;可是,明显的,最寻常是:"你得安定下你的心神,不要长时在脑中营营扰扰,不要像用铲子翻动你的理念,静下来吧!"

在大多数人,经验只以其能加说明而存在。经验在其自体(与某一力量相接触,知觉性之一扩大,与"神圣者"的某一方面相交感,——不论何种经验,——有体之一开启,破除了一障碍,度过了一阶段,开了新底门),凡此种种经验,除非他们能以文字说明,且在精密思想中实质化,则好像皆未尝存在!但恰恰是此一表现之需要,此一译述之需要,使大部分经验失去了在个人知觉性上生作用的能力。为何你已有了决定底,明确底经验,比方说,你已启开了性灵体之门,与之已有交通,知道了那是什么意思,而此经验仍不能留住呢?这是因为在你,此一经验没有充分明可触知的力量,除非你能以之向你自己说明。可谓经验在你不曾起始,直到你能将其说明。那么,好了,待至你能将其叙述,它的大部分深密性及

其能量，所以为内中外在转化之用者，皆已消失了。是在这里，人可说凡表现，说明，常时是一下降。

6. 欲望心灵

问：室利阿罗频多说的“欲望心灵”是什么意思呢？

答：这是那使你生活，行动，作为者。“心灵”(âme)这字，从另一字而来，意义是“使之有生气”(animer)。这便是给身体以生命的。倘若你没有这个，你将是一惰性底物质，像石头或植物一样；也不全是不动底，——可是植物似的。

有些人说，倘没有欲望，便是说，倘没有这欲望心灵，永远不会有进步了……在寻常生活中，这是一甚为有用之物；可是时若人既决定修瑜伽而寻到“神圣者”时，这有点累赘。

（沉默）

这便是一切？

7. 受赐

问：时若我们来到你面前受分赐，有时感觉自由而且欢喜，另外有些时候，一点也不感觉什么，竟是空虚。这是什么意思呢？①

答：时若人欢喜，这意思便是人开启了，于是接受那“力量”；时若人不感觉什么，这意思是人已闭拒。

但什么使你开启又什么使你闭塞呢？——这在各人不同；这依乎许多事。你没有注意到在你的分别么，是这依乎外间环境呢，

---

① 从前，直至一九五八年，“母亲”每天有一象征之物赐，常时为一朵花，许每个院友在她面前走过，直接从她受到精神助益。按：此事行之四十余年，未尝间断。——原注

亦或是依乎你内中什么事物，可是呢？有种种不同底缘由，使人有时感到更生动，更充满了力量和喜乐。

普通在寻常生活中，有些人甚至由于他们的体气，由于他们的结构之方式，是与“自然”在某种和谐中，好像他们呼吸于此同一旋律；这班人惯常是欢喜，满意的；他们成功于所作的，避免掉许多麻烦和不幸。这是与人生与“自然”的节律相和同的人。

于是乎有些时候，人是与正在活动的神圣“知觉性”接触了，与“恩慈”相接触；于是一切皆渲染了，着上了这“当体”的色彩；而那些普通看去好像是钝滞且无趣味底事物，也变为可悦，可喜，可吸引人且有教示了；一切皆生动，一切皆震动；充满了允诺和力量。那么，倘若人对之开启，便感觉更强健，更自由，更快乐，充满气力了；一切皆有了意义。人了解为什么事物是像其那样，人参加了这普泛底运动。

也有其他底时分，为了任何一种缘故，人感到阴郁，闭塞了，落到了一个坑里；于是更感觉不到什么；一切事物皆失去了趣味，兴致，价值，人好像是一块行动着的木头。

可是倘若人成功于知觉地与他的性灵体相结合，人能恒常在一接受性的境界中，内中的悦乐，能力，进步之境界中，与神圣“当体”相交通。时若与那相交通呢，则遍处见到“她”，在一切事物上见到“她”；于是一切事物皆得其真意义了。

这依乎什么呢？——一内中底节律。也许是一恩慈。无论在何场合是依乎对某个超出你的事物之接受性。

8. 转化欲心

问：母亲，一心灵已充分发展了，若其投生托体，是不是转化此欲望心灵，较少困难呢？

答：人不能说。在原则上，是的；但在事实上，个性愈是形成了，这虚伪底欲望心灵愈强大。个性已形成到很好的人，安布得很好的人，在自体生存，绝少依赖环境，较其他底人，进到与神圣“当体”相接触，远过困难；因为他们有一分别底生存，安排，组织，皆非常完整，普通是自给自足了。要转变某一人格，倘若可这么说，甚为自体存在，甚为自体实践着的，较之，比方说，转变另一人格，充满了善愿，却仍启对着种种势力的，远过困难了。时若个人建造得非常好，有他的人格之意识，有他的自我生存之意识，则很难使他懂到自己只是神圣“力量”的一简单工具，远过于另外某人感到自己是比较流动者，好像这样（作一手势），不十分精确，没有十分明定底界限，没有一建筑完整的个性；他比较容易懂到，在他自己，他不算什么，而使他作为的，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另外底一力量。然则，你不能说发展到很好的心灵便少有困难；这依乎什么场合。

你所要说的，我想是，倘若你与你自己的（真实底）心灵相接触，是否比较容易蜕除这欲望心灵。但那另是一说。首先得发现了自己的性灵体，与之同体为一；其次，你方能从事于你的欲望心灵，使明知其愚蠢。

（长久沉默）

9. 接见

问：在修为的现在这情形下，与你的个人接触，用处是什么呢？这与你个人相接触，可帮助我们到什么程度？

答：你所说个人底接触是什么意思呢？见到我，和我谈话，什么？个人呢，团体呢，怎样？

问：个人。

答：哦！要接见！

这依乎人以此作什么用。

这很难答复，因为这是纯个人底问题；这依乎其时，这依乎人所处之境界；而且尤其是，我重复说，这依乎其运用，倘若你知道如何正当利用这一接触。

（沉默）

可不是么，倘若人内中是开启了，倘若人是有接受性的，人可一直到微妙生理体中，接收凡所需要以备整个进步的。在事物的正当秩序下，外表底接触，只当作一极顶和一助力，使身体——物质生理知觉性和身体——能遵从内中有体的运动。

但设若你相信这一接触可代替内中底接受性，你便错了，这没有大用处。比方说，凡人完全闭塞了，在内中不接受一点什么，没有接受力量的开启处，而相信在我前面坐上半个钟头或一个钟头闲谈，便有功于其转化，则他们重大错误了。

可是倘若他们内中开启了，已与“力量”相接触，也作过努力要使自己转化，那么，在某一时分，一度谈话，或一度物质上的接触，或当前相见，能帮助其作一更整个底进步。

人可生活在极近处，日常生活显然是在近边，而全没有取得什么，至少在自动底知觉性中如此（也许可发生一极迟缓且深沉底作用，但我觉得那好像总归会发生似的）。又倘若人在我这边，思想在他处，欲望在他处，所忙着的事又是在他处，则绝对没有用；那不会引到何处。

重要底一点是建立一内中底关系；是这，真的，乃所关重要的。于是，在某些场合（也许不很寻常，这依乎各个人），当面会见可增益一点什么，得到一更具体，更精确底实践。但倘若内中毫无所有，则全无用处。

（沉默）

普通底错误是相信人当自外而始，然后达到内中。事实不是这样。人应自内而始，然后达于外表，时若人是在内中准备了。

问：时若人来见你，人尽可能是要最好，便是说，要有最好底思想；但时常相反，那一天所有的坏冲动，坏意念，一切皆顿然兴起了。

答：也许是为了要除去那些。

倘若其来了，你可作之为牺牲，要求除掉它们。这也许是正理：这是因为"知觉性"用于清净化。隐匿事物是毫无用处的，将其推到后方，这样，又想象其不复存在了，因为人已将其隐障。直看自己为何如人，只要已准备弃除生存的这样底情况，比较好得多了。

倘若人来见，让一切坏底运动发到表面，出现；倘若人物其奉献出去，倘若人说："是了，我是这么一种情形"，同时有企慕要不是这样，那么，这见到我的一秒钟甚有用处；人能，是的，在几秒钟之内接到助力将其除去。反之，若人来见我好像一位小圣人，走去亦满意了，没有接收到什么，那便不甚有用。

"知觉性"自动地作为；这好像光线，照明那不明之处。然所需要的，独是在一种心境里是愿要给出，除弃它们，——不是把持且保守它们。设若至诚地，人愿要将自己从之脱出，消灭之，那么，这很有益。

（沉默）

究竟，在我也可提出一问：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是否普通如此，但终究一样），为什么人愿有好底思念而且是自己的最好境界，倘若来见我；为了什么理由？

问：在你面前有坏运动，这非常丑！

（哄堂大笑）

答：倘若人要将其保存，是的，这非常丑；但是，倘若人要将其抛弃呢？这也许是一出脱的机会。这诚然是一出脱的机会，因为，在我面前，皆恰恰现出如其本原；若离了我颇远，则皆着上种种美丽和虚伪光明的彩色，误使人得之非如其本原了。时若那运动是鄙陋，而人在我的氛围中见之，则它明确现出是它本来那样。然则这便是抛弃它的时候了。

（沉默）

奉献出人所有的最好的，这非常优雅，而且这受到欣赏；但奉献出人所有的最坏的，这远过其有益；也许甚至这还更受到重视，——只在这条件下，献去是为了弃掉它，以后不再取回了！

10. 扩大知觉性

问："时若你有困难，你便得扩大自己。"——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答：我说"困难"时，我自然是说瑜伽路上的困难，如不了悟，有限度，那些好像是妨碍且阻止你前进的事物。我说"扩大"时，是说扩大你的知觉性。

困难常起于私我，这便是说，个人的反动，多多少少是自私的，对于环境，事会，你的周遭的人物，以及生活上的细节，你之所起的。困难亦复起于你之感觉自己好像封闭在一个贝壳里，阻隔了你的知觉性之自合于更高更大底真实性。

因为人能很好想念自己是要浩大，要遍是化，一切皆"神圣者"的表现，不应当有自私性，——人可想念许多这样底事，——可是这不必定为一救治。因为，很寻常，人知道所应要作的事，然而不作，为了这或那个理由。

但是，倘若有时人得直面一忧愁，一患难，一反叛，一痛苦，或

一种无能为力之感，——不论什么，一切在道路上皆可对你发生的事，刚刚是所谓困难，——倘若你能物理地，这便是说，在你的身体的知觉性中，有此一印象，是将自己扩大，展开（不是么，你感觉自己好像某个事物折叠很紧，一叠又一叠，好像一块布料，一折再折又还再折叠），那么，倘若你能感觉到那使你在动作上不能动弹者，是好像一块布料，折叠得太紧，太密，好像一个包裹，捆扎得太紧，封闭得太固了，于是，缓缓地，一点一点，你将凡此折叠展开，你将自己舒放开来，——人将自己平铺而且扩大，尽可能扩大，尽可能开放到那么远，在一种完全底被动态度里弛缓，如我所说以“面对光明”（不在此困难上抑屈自己，不在此困难上折叠自己，可说不以之封置在你自己身内，反之，却尽你所可能开展，尽你所可能作的那么完善，将你的困难呈献于“光明”之前，即自上而来的“光明”），倘若你在一切境域中这么作，——不单是心思上，因为有时这不容易，而且你或许不能成功于其间，——倘若你想象是物理地，几乎是物质地这么作，那么，一到你已完成了展开且舒放自己时，你非见到多于四分之三的困难已经去掉了。于是，再加一点点接受“光明”的工作，最后底四分之一也消失了。

这比以思想而战胜一困难远过容易，因为倘若你开始与自己商榷，你将见到正反皆有理由，而且皆足以引人，竟至倘无一超上底光明，则完全不能自拔。在此，你却无须与困难相战斗，你无须说服自己；简单地，你只将自己舒展于“光明”之前，好像你在太阳光中直躺在沙土上，你让“光明”做它的工作。这便是一切了。

11. 自忘

问： 什么是最容易忘掉自己的方法呢？

答： 自然，这依乎各个人；各人有他所独有的方法忘掉自己，

而且对他是最好的。可是,明显的,也有一颇普通底办法,可以在各个不同底形式上运用之:这便是从事于其他什么事。与其忙于自己的事,毋宁忙于替他人或其他许多人的事。或某一工作,或一有趣味且需要集中的活动。

而这仍是同一事:不是返到自己,只想自己,或顾到自己,倘若我可说,有如世界上唯一可宝贵之物;设若人能自舒展,从事其他的事,不恰恰是你自己的事,那么,这是最简单也是最迅速底办法,可以自忘。

也还有许多其他的,但这一法是凡人皆可达到的。我的孩子们,这便是一切了。

现在,倘若你们对这问题或其他问题没有什么话说,我们便静默了。

12. 自然(Spontanéité)

我假定你们中间大多数人在星期五来听读"无为"①。倘若你们听了,你们便会记起有一要是"自然"的问题,而过真实生活的真实方式,便是自然地生活。

所谓自然,老子的意思是,与其被个人底心思底,情命底,或身体底意志所推动,毋宁应当止息一切外在活动,而让自己为中国人所称为"道"(Tao)者所领导,所推动。道,他们认为即是"神明"或"上帝",无上"原则"(太极),万物之"本原",能创造底"真理"(理);总之,是凡人所能有于"神圣者"的及所当达到之目标的一切人类意念。

---

① 无为(Wu wei),乃华文音翻,见前注。

要是自然[1]，这意义便是个人不志在结合，组织，决定，努力，以求实践。

我给出两个例子，使你们懂到什么是真实底自然性。一个，无疑，你们皆知道的；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在一九一四年开始写《阿黎耶》杂志时期[2]。他在那时所写下的，既不是一心思底知识，甚至也不是心思底创作：他在脑经中保持了寂默，便用打字机写下去；于是，从高处，从超上境界，凡所应当写下者，皆降下了，皆已制就，他只须用手指在打字键上活动，记录之而已。是在这心思底寂默境界，使知识甚至及其表现，得从上流下，由是他写出了每期印七十二版的整个《阿黎耶》月刊。而且，正是为了这缘故，他乃能作这事，因为，倘若那应当是一番心思底构造工作，则这么一种劳力全然是不可能的。

像这，这便是心思底真实自然性[3]。

而且，倘若人又更前进，人便不应在事先想好和结合所当说的什么，或所当写的什么；简单只须能在心思中保持寂默，以之转对高上知觉性，有如一容受器，而且在心思底寂默中，如理如量，表现自上而至者。那么，这便是真实底自然性。

当然，这不是十分容易；这需要一番准备。

其次，倘若人要降到行为之域中，这尤困难了；因为寻常是如果人要合理作点事，普通在事先总得想好人所要作的什么，而且安

---

① 按：原义是“自发自动”。

② 我们不妨记起，是在《阿黎耶》月刊上，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二〇，六年之间，室利阿罗频多一口气发表了大部分他的著作：《神圣人生论》，《综合瑜伽论》，《社会进化论》，《人类大同之理想》，《薄伽梵歌论集》，《韦陀之秘密》，《将来底诗》，《印度文化之基础》，——这只聊举其大者。——原注

③ 按：即“自动自发性”。

排一下再作。不然,便会被种种欲望和冲动播荡了,那和“无为”这书中所讨论的灵感相距太远了,简单会是低等本性的运动推动你作事。

因此,除非已达到圣智和离执的境界,如在这小说中那中国圣人所臻至的,最好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怎样求自发自动,因为这是冒险,会变成一切冲动和一切最纷乱底势力之玩具。

可是,一旦人已上了瑜伽之途,愿要修瑜伽了,则甚为必要的,是不作为自己的心思形成之玩具。设若人要信赖自己的经验,则应当谨防在自己内中建筑成所愿有的经验的意念,例如,人对它所构成的理念,人所期待或所希望的形式。因为,心思底形成,如我多次说过,是一真实底形成,一真实底作品,而且,以你的理念,你创造出一些形相,皆颇不依乎你而独立,而且好像自外而回到你,且给你一种印象,这便是经验了。可是这些经验,不论为所愿望,或所寻求,或所预见,皆不是自然底经验,且难免是幻觉;有时甚至还是危险底幻觉。

因此,时若人遵循一种心思训练,便应特殊小心,不在事先想象或愿望某些经验,因为这么你会造成这些经验的幻觉。

在瑜伽领域中,这甚为严格且甚为强毅底自然性,全般是必不可无。为此,自不应有野心,欲望,过度底想象,及我所称为“精神底浪漫主义”,对神奇者的兴味,——凡此皆当异常谨慎地消除,倘若人要确然前进而无畏。

现在,说了这一大段预先解释的话之后,我且读给你们听我所写下的,是人要求我批评的话;这皆是简句,可能需要解释。我写下了这些话,也许是从我所读过的即我方才所谈起的,得了一点灵感,但终归是作为个人经验的结果:

“应是自然,为了能是神圣”。

这便是我方才所给你们解释的。

于是这问题生出了：如何能是自然呢？

“应是完全简单，为了能是自然”。

又如何能是完全简单呢？

“应是至诚，为了能是完全简单”。

那么现在，这是什么呢，至诚？

“至诚，便是在自己本体中没有任何分化，任何矛盾”。

倘若你是许多段片合成的，而这些段片不单是不同，亦复常是十分相互矛盾，则必然，它们在你的有体中造成一分化。比方说：你在自己有一部分是企慕神圣生活，企慕知道“神圣者”，与“他”结合，整体地生活着“他”，其次又有另一部分有所执着，有欲望（则名之为“需要”），而且，不但寻求这些事物，并且倘若没有得到，便完全烦恼了。还有其他底乖谬，但这是最盛的。还有其他底，例如，愿望完全皈依于“神圣者”，全皈顺“他的意志”和“他的指导”，同时，若有此经验来到，即外乎“神圣者”人则无是，亦无所能，甚且亦不存在；便是说，倘若“他”未在，则人不存在，人不能做一点事人便完全不会是什么（而且在修道上这是一普通经验，时若人至诚试将自己奉献于“神圣者”，这自然会到来，作为全般自我奉献之道上的一助）；可是，有体之某一部分，若遭遇这一经验了，便进到一猛烈底反叛，说：“但是，请原谅！我必得是！我必得是个什么，我必得自己作些事，我要有一人格！”那么，是必然了，这一部分完全毁坏那一部分所作的。

这不是例外场合，这是十分寻常的；我可以给出无数有体中像这样底矛盾乖谬的例子：一部分试行前进了一步，另一部分来了，便毁坏一切。于是人得长时重新起始，而长时又被毁坏。是为了这，乃当以至诚做此工作；倘若人见到在自己的有体中有一部分向

另一方牵引，便应慎重地把住它，好好训练它像训练一小孩，使其与中枢部分和合同调。这便是至诚之工作之为不可少者。

进者，自然地，应当是有一贯，合调，和谐，在有体之多种意志中，庶几能有一有体，在其作用与倾向中为简单，正直，而且一致。仅是时若整个有体皆已集中周环唯一中枢运动，然后人乃能是自然。因为，倘若在你内中有某个事物已转对“神圣者”，期待其灵感和推动，而同时有有体之另一部分专求达私自的目的，从事于实践它的欲望，则人不复自知是在何处了；不能更确然于什么会发生，因为一部分不但能破坏亦复能全般反对另一部分所要作的。

归终说，设若人愿遵行“无为”中所给的教言，则这已可推举了：既非常分明见到所必需的和应当作的，亦不可用太大底热忱和猛力去实现其方案，因为过大底热忱会妨害了和平，寂静，安定，于神圣“知觉性”之可由个人而自加表现皆为必需的。

那么，我们又回到这里了，平衡是不能没有；谨慎避免走相对底极端之道为不得不然。过大底忽遽亦得避免，无耐性则妨碍了前行；而且，同时惰性又将重石縶住了双足。然则在一切事上，如佛陀之所谓“中道”还是最好的。

13. 宇宙心思创造思想

问：如何我们的思想能是宇宙心思的力量所创造的呢？

答：因为宇宙心思的各种力量，透入我们的头脑；我们是浴于种种力量中！而我们于此并不觉识。我们不是封闭于一囊中的事物，与其余一切无关，——凡一切力量，一切震动，一切运动皆穿透我们，经过我们。因此我们有一些在迟留中的心思力量可用，便是说，可为形成着或创造着的心思权能所利用；这些几乎可说皆是自由底力量。一自某种思想从外而来，或某种力量或某种运动穿进

我们的知觉性，我们便随即给以一具体底形式，一理则底形相，以及种种精确度；可是在事实上，那力量属于一个领域，人极少知觉到的。

但这不是一特殊事实，时或偶然发生的；这是一恒常之事。倘若有一经过着的力量之流，随附一特殊思想形成，则见到它从这人度到那人，而且，在每人它形成出这光明或这力量的一个中枢，与已自愿示者相亲和，这便是所谓我们的思想。

但我们的思想，几乎可以这么说是原来没有这会事。克实论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如同一公共场所，在我们的自然情况中我们总是这样，——一公共场所，一切力量在经过，好像：来了，去了，进来，出去，推攘扰嚷，甚至争吵。——倘若我们竟不是这样，而是一集中了的知觉性，在一企慕中转对上方，而且开启了，超过人类心思的界限，启对超上底事物；那么，倘若如是开启，这便使超上底某些事物下降，通过有体所有诸层次；这些事物与我们的知觉底脑经相接触，在其间取得了一形式，不复是一宇宙力量之创作了，不复是强大过我们的某一个人心思之创造了，而是在我们上面的一光明的直接底表现和创作，并且，倘若我们的企慕和开启允许，那光明可能是至上极品底光明；这乃是唯一场合，方可说此思想是我们的思想。否则，其余一切，简单只是过程之记录；我们记录下一种力量。衣之以文字，那全然是一宇宙底和集体底力量，那进来，出去，推动，从这人变到那人，一随其所欲。

14. 思想之形成

问：但是思想如何在宇宙心思中形成呢？

答：理念发自一高于心思的渊源。有一心思境域，远高过寻常心思，其间有理念，即理念型，真实是理念原型；这些理念降下，

着上了心思质素。一随接受者之品质,或者他们保存其全部底德性及其原始性格,或者他们变形了,着上了色彩,自在个人的知觉性中改变了。但理念甚超越了心思,它本属甚高上之一源;可是不论其为宇宙心思或人类心思,其功能则一;个人的运动只是代表宇宙运动。层次不同,但现象是同一。必然,这已不复是"思想"如我们所认为思想者;这皆是宇宙原则(但这是同一事),即诸宇宙所建立于其上的宇宙原则。

究竟说来,宇宙只是一人,只是一个性,在永恒底"创造"中。每一宇宙为一人,形成了,生活了,消散了,另一个又形成,——这是同一事。在我们则个人为人类底个体:从宇宙观点看,个人是宇宙底个体;这是一切宇宙中之一宇宙。

15. 发问之权

问: 倘若人不实行你所说的,有没有权利提出问题呢?

答: 人常有权利作一切事。倘若你愿意,可以提出一切问题。实行呢?其实这在乎每人选择,不是吗,选择他所愿实行的或他所不愿实行的,他以为有用或无用的。这是人所不能强加的一事;应当自由而作。但是问题人可常常提出。

那么,我也提出一问题:"为什么人不实行呢?"你知道么,你,知道为什么人不实行?("母亲"周转问)你呢?你呢?……

16. 应作什么

问: 也许是因为懒!

答: 是了,这是主要理由之一。那么,人以很好底理由掩饰其懒,其最初一理由总是说:"我不能,我不知道"。或者:"我试过,但不成功",或者:"我不知道从那一端开始!"不论什么理由,不是么,

最初一个出现的。或者，人不实行，因为人觉得不值得作此一番努力，——这亦是懒惰的一部分，这需要太大底努力了！但不努力人便不能生活呀！倘若人拒绝作任何努力，必至并立起也不能，不能行走，甚至不能吃食。

在我，我相信人不实行，起初因为这不是一够具体底真实，足以主管生活上的其他事物；因为努力与结果好像不相称。但这种努力只是一开始；一旦人在其中了，这不复是同样。

你问我你应该作什么。比较好，却是问你应该是什么，因为人生的一切环境和活动，皆没有太大底重要性。所关重要的，是我们对之反应的态度。

人类天性使之如是其然：倘若你集中于你的身体，你便生病；倘若你集中于你的情心和情感，你便不快乐；倘若你集中于你的思心，你更不会了解什么了。

有两个方法出离这不安定底境况。

其一是非常艰苦的：这是一严肃而且持续底苦行。这是强者之路，命里注定要走这条路的人所行的。

另一在乎找到某个事物，值得费一番劳苦集中其上的，转开你对你个人微小自我的注意了。为了作这事，一伟大理想是最有效能之工具，但有许多事物也归到这一汇。最寻常的，人们选取结婚，因为这是人人可作的。爱上某人，爱子女，使你忙碌，不得不稍许忘记你个人。但这很少成功，因为爱不是一普通底事物。

他人奉献于艺术，他人奉献于科学；还有其他底人选择了社会或政治活动，诸如此类。

但在那里，一切亦依乎诚心和毅力，以之而遵行你所选择之道者。因为在那里亦复有困难和障碍得克服。

如是，在人生中，不努力和不奋斗则毫无所得。

倘若你既不准备努力也不准备奋斗，那么，最好是承认这事实，即人生是凡俗且无大兴味的，你简单退让认许这明白事。

17. 教育之一体

不是由“一致”而得一体。

不是由方案和方法之一致，使你能得到教育之一体。

一体之可得，是由恒常参照(或默或显，随事而异)我们的教育之中枢理想，中枢力量或光明，存在之理及其目标。

真实无上底“一体性”，自表于“分异性”中。是心思理则乃要求同一性。论实际，每人应求得且施行他自己的方法；他所了解的和他所感觉的。唯独这样，教育乃能有功效。

18. 关于答问

自然，人在这些旧“话”上标以日月，但凡人皆是不注意日期的。如何将那参进这些现在的事物，又全在夐乎另一界上的呢？

有一种经验，人全然是超出时间了，这便是说，凡前，后，上，下，凡此一切皆为同一。在这一体验中，在这一同一化之时，更没有过去，和未来了。而且真实这是唯一知道之法。

一随经验之发展，这些旧“话”给我一印象，好似某人在一花园周绕闲行，说出园中有些什么。但有一时分人是进到花园里了，于是人稍清楚园中是些什么。而我开始进去了。我正开始。

第四辑



答　问

1. 最大胜利最少喧声

问：你今年所给的“寄语”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会有若干伟大底胜利？①

答：这意义也许是一非常简单底事：最好是使事情作成而不谈起。在我，我相信其意义便是这样：最可取是不谈起事之将然于其未然之前；否则，这便是我所称为打鼓了，打大鼓。

这好像有人问你：“这事会如何呢？”会见到的！等等吧，至少应有点惊奇！而我便回答他们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立刻处于现在这样底世界之知觉性里，对世界已宣布会有奇特的事发

---

① 此段问答在一九五六。是年之“新年寄语”为：“最伟大的胜力，皆是最少喧声的。一新世界的显示，不是打鼓去宣布的。”见拙译《母亲的话》第一辑。——译者注

生，全然不能想象的，——因为我有趟已向你们说过，倘若人开始想象其事，这意义是其事已是存在了；要你能想象某事，应当是它已存在，否则你不能想象。

是的，在我们的高等有体中，我们能有一很清晰，很精确，很光明底知见，知见事物是什么。可是，倘若人下降到物质知觉性中，人不得不说："是了，我不知道"；时若其将在那里，我会告诉你那会是如何的，——或许我甚至无须告诉你，你能看到它。我希望你将是能见到的人之一，因为在这事上还有人不能见到。

然则又有什么用呢？走去向人说："这是在那里了，你知道，这是像那样的。"——这有什么用呢？他们会答复你，像在那天演剧所说的："但在我，我看不到什么呀！"你记得吗？是演"聪明人"那一剧，——你还记得在"聪明人"那一剧中，那使者说"神圣者"是在那里了，"他"谛听你，"他"当前存在；于是有人回答说："但是我没有看见呀！"这事便是一样的。

这正像来访修道院的人，向你说："但是这里没有精神性！"他们如何能见呢？用什么官能呢？

可是究竟说来，我有很好底希望，时若什么事物显出了，你将能够看见。

自然，倘若突然有光明底现示，或外在物理形像完全改变了，那么，我相信虽是一只犬或一只猫，不管是什么，也会看见的。但是为了那事，需要时间，那不是一下便得的，——那还很遥远，远在后下，那以前却有许多大事发生，而且比那重要得多，你记住。

因为，只是花方开放。但是花开以前，应当是其生存原则先有在于那植物的根柢里。

2. 大改变

问： 倘若有某种显示，那会是纯粹精神底呢，便是说，只有修瑜伽的人能够见到，或者亦会有其效果在此实际世界呢?

答： 我的小孩，你为什么把这事放在将来呢?

许多年来，已经有特殊底，幻想底效果在世界上了。但要见到那个，应当稍稍知道；否则，人会以为那是很普通而且寻常底事，——因为人甚至不知道那是如何发生的。

然则这也许恰合会是同样的事；可能有奇巨大底改变，幻想似底作为，而且，我的上帝，人会说："但是，自然，这是那样底了。"因为人不知其如何发生的。

世界上的一作为么? ——这是恒常的。这是一事物，自体扩充，遍处作为，遍处给以冲动力，新底指向，新底理念，新底志愿，——遍处如此。可是终究人不见其何由而成，人想这便是凡人所谓"十分自然"的。

这是"十分自然"的。但这是另一自然，与寻常物理自然不同。

究实说，这是够合逻辑的，该应知觉到"精神"，方可见知"精神"的工作。倘若你不知觉"精神"，你如何能见其工作呢? 因为"精神"所作的事之结果，必然是属物质的，在此物质世界；而且，既是属物质的，你便觉其十分自然了。你所知"自然"所作者为何，且你所知"精神"所作者又为何呢? 凡"自然"之所为者，——我是说物质"自然"——人知道得非常少，几乎无有，因为人长时得学一些事物，推翻一切从前相信是已知道的。

又其次，又如何分辨纯粹"自然"的工作，和"精神"以"自然"而作之工呢? 应当知道分辨这个和那个了。倘若人没有一全般清朗且明定底知觉性，知觉什么是"精神"，又如何分辨呢? 又如何认识"他"? 又如何见到"他"的工作呢? 这在我似乎是非常简单底

逻辑。

这世界会继续下去的。事物会不断发生。而且也许会有很少数几个人,可知道其如何发生的。这便是一切了。

而且,假使人在此时突然不经过过渡时代,回堕入古代世界里,——假定两、三千年前;哦,甚至也许不必那么久远,——只一千或两千年前,便会是那么一窒闷底对比,或许很少人会支持得住。但是,像这样,这便是"那样"作成了,用了"自然"的可爱底迂缓性,及她的一切幻想,人感觉这十分自然了,甚至于此无所觉知。

这不是一画像,这不是文学,时若人说倘你进到真实知觉性中,倘若你改变了知觉性,那么,世界本身为了你而改变了。而且,这不徒然是一现相或一印象:人见到异乎寻常知觉性里所见到的其他事物;其关系改变了,其原因改变了,其结果也不同了。非复只见到一不透明底什么,——人见不到后方,这是一表面,一外壳;仅是这为人所见到,而且,甚至见不到什么推动着它,什么使它存在,———一切皆倒转过,是这反现为不自然且不真实了,而且几乎不存在。于是,时若人以这方式看事物,不必勉强,这是正常方式了,不需费力作静虑和集中,以及巨大底努力,来看事物像这样了,时若这已是你的自然底正常之见,那么,人可在一全般不同底方式上了解一切事物,——自然,这世界不同了!

预先一小段底路程是不可少的,走过了这小小一段路程的人,便有种种事物,种种推测和问题,在他们更不能成立了。

可是回到我们的本题,我所要说的,很简单是在某一日,在人来问我要一寄语之时,——我给出是因为人要,——人问我要,说:"哦!我们要将其印行,你不能使人将其送下么?"那么,我怎样作呢?我看看来年,——要能说点什么,应该是我得看看了。于是,在看时,我同时见到人物的一切想象,他们的一切推测,他们的一

切发明,关于这所谓奇妙底一年内会发生的事。我见到这个了,我又看已是之事,——今兹在前已有的事,——这在某处已是像那样了。于是立刻我计及最好作的事,是不说出这将是什么。

有如人期待听许多热闹和宣告,我只说了我所说的。这便是一切,没有多底什么。这是一切我所要说的:“我们不必说起了,这比较好,比较可取。”除此以外我没有说什么:“比较好是不说起,不发大声宣告某些事,因为那无帮助。让事物依其更深底律则进行,无须发怔,好像无知而呆看着的人。”

而且,尤其不应当来说:“你知道,事情会是那样了。”因为,这使事情变到更困难。我不说将然之事会不然,但也许这会发生更多困难,倘若人谈起。那么,较好是听事情自成。

归根说,倘若人要非常清醒,——非常清醒,——只须自问:“好了,在一万年内,我们正进行的这实现,会成什么呢?在时间进程中之看不到的一点,一准备,对将来的实践之试图。”哦!最好是不激动了,作我们所能作的,保持静默。这便是一切了。

现在,有些人需要搅起乳沫。但那应当去问诗人,不必问我。我不是诗人;我满足于做。我爱做,甚于说。

3. 主制

问:主制自己与主制我们的生活环境,这两事是彼此相离而独立呢,亦或是相互依倚?

答:这依乎你所自处的观点。例如,一位警察长,在环境上有某种主制,但普通对自己不甚有主制!

(哄堂大笑)

很明显,应始之以主制自己,否则在生活上不会发生任何作用,除了增其混乱。

问：可是维卫迦难陀（Vivekananda），比方说，不能主制自己的怒气，而他在周围的生活上却有大底主制。

答：这是第一趟我听到这样说了。他未能主制自己的怒气么？这事是谁说的呢？

问：这是写在他的传记上。

答：这是他自己说的？这故事真实可信？

问：是的，有时他大发脾气。

答：可是他自己知道么？

问：他自己知道的很分明。

答：无论怎样，他在周围环境上没有一"大底主制"；他有一大影响，那全然不同。人不能主制外物，倘若未能主制内中底事物，因为这是同一事。

维卫迦难陀有一影响，这便是说，他能以他的势力，在他人中间觉醒某些运动，帮助他们主制自己；但那不是他主制，而是他们自己应以此觉醒而自加主制，——我说"他"，但这不论是谁，不是吗，这是一普通规则。

主制，便是知道处理某些震动的知识；倘若你有此知识可处理某些震动，则你有主制了。而且最佳底实验场所，便是你自己。你起初在你自己有此主制，于是，既有之于你自己了，你能传播其震动到旁人，或在旁人中造成这震动，到那种程度，你能体会自己与他们为一了。可是你既不能在你自己处理这震动，你又如何在旁人中处理之呢？你能用语言，你能以势力，鼓励他人作所当作的事，以便学到主制自己，但你不能直接主制他们。

主制某事，某一运动，简单是以你之在场，以好底震动代替坏底震动，无需语言，也不必解释。这便组成主制的权能；不在于言论和解说。用言论和解说，甚至由放射某些力量，你能在

某人发生影响,但你不能主制运动。运动之主制,这是一种能量,能以一更雄强,更真实底震动,对抗另一运动的震动,且能停止它。

我给你非常简明底例子。两人在你面前争吵;不但吵闹,亦且要打起来了;你向他们解释这是不应当作的事,你说出很好底理由要他们停止,于是他们停止了。这便是你在他们有影响了。可是,倘若简单地,你只面对他们,只望着他们,发舒一种和平,安定,沉默的震动,不说一句话,不作任何解释,则那一种震动不更能存在了,它自然堕下。这便是主制了。

正是同样底事,在治疗愚暗。倘若你需要文字语言解释某事物,这不是真知识。倘若我要说出一切我的话,使你们了解我,这不是一主制,这简单是我能发出一种势用在你们的智慧上,且帮助你们了解,觉醒你们的求知欲,求自加训练,等等事。但是,倘若我不能只望着你而不说什么,使那可使你了解的光明进到你,则我未尝主制愚暗境界了。你懂么?(问者作"是的"之相,意思说"懂了")好的。

然则我颇可以决定底态度说:倘若在历史上是真确的,维卫迦难陀有忿怒的运动,未尝能主制自己,便是说在语言和行动上气愤到不能自主,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他是对他的环境未能有主制。他只能在他人中激醒相似底震动,而且,或许在他们的这方面的弱点,能使其认为正当了。他可用语言向他们说:"无论如何你不要发脾气",但那会一点也没有用。永恒底事是这样:"做我所说的,莫做我所做的。"

4. 教学

问:这问题在课堂上发生。

答：哦！哦！你们向学生发怒？

问：不是，但为了加他们以管制或训练，倘若人还未能主制自己，又如何可能呢？

答：那么，不可能哪！

问：但倘若要作像你所说的主制，那得需要一生。

答：哦！那真是可惜哪！（哄笑）但你另外又愿意怎样作呢？例如，你有一学生未受管教，亦不服从，并且卤莽；这代表在氛围中某种震动，并且，不幸是，这非常容易传染；可是倘若你没有，你，在你自己，没有相反底震动，规则，秩序，谦虚，镇定，和平，无能扰乱的和平，你没有这种震动，你如何可希望有一影响呢？你将告诉他那不应当作吗？——或则这变到更坏，或者他会嘲笑你。又倘若偶然你在自己没有管制，不免大发脾气，那么，完了，你一生便失去了一切可能性，在你的学生上还有何权威。

教员没有一具足底平和，一百炼不磨的忍耐，一无可动摇的静定，而妄自尊大，则不会达到什么地方。

要作一好教员，要是一圣人和英雄。

要作一好教员，要是一大瑜伽师。

要有美满底德操，庶几可求学生有美满底德操。

你自己不做的，便不能要人做。这是一律则。

那么，你要观察在内中已是者与应是者之分别，这一分别可给你在课堂中的失败之比例。

这便是一切我所能贡献给你们的。

我还可加上说，既谈到了这里，我们要求这里许多学生，当他们长大了知道了一点事之后，也教他人。这我想有些人懂得是为什么，但亦复有些人，想这是因为总归怎样服点务方好，而且本来需要教员，有了便好了。但在我，我可向你们说，——因为这是一

事实——我从来未曾要在这里受了教育的人再教课,而不见到这将是为了他为最好底方式,可以训练自己,于所应教的学得更好,且达到一在内中的完善化,倘若未当教员,倘若未尝有这特殊严格底自我训练的机会,是永不会有的。

凡为教员而成功的,在这里——我不是说一外在底,造作底,或浅薄底成功,——却真成了好教员者,这意思便是说他们能作一内中底进步,能非个人化,抑制自私性,主宰自己的运动,而且有一明见,与对他人的理解力,以及不磨的耐性。

倘若你经过这种训练而成功了,那么,很好了,你在这里没有荒废光阴。

我要求凡担任教课者,担任于这种精神中。

这是非常好的,是优雅,是服务,且是有用;这自然是好,这是一非常好底事;但是,这也只是一方面,也许是这问题的微小一方面。重要底一方面,是一"恩慈"已给了你,使你能达到自我主制,达到对问题和对他人的了解,倘若无此机会必永不可得的。

倘若你在这么多年教导他人未尝得益,那意义是你荒废光阴了,至少废弃了一半。

5. 学生自由

问:你方才所说的,是关系每个教员本人,他的内中态度,但学校的普通底组织,外表底,应当怎么办呢?因为,现在教员中间有许多争论。

答:争论?我希望不太多!

问:是讨论。

(哄笑)

答：我可告诉你普通的原则，不是么，至若组织的细节……你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你自己的？

问：你已告诉我们普通原则，但在实行的细节，许多意见不同了；那么你愿意我们所取的真路是什么呢？

答：但起初你得告诉我是从那一观点。组织，这是非常空洞之说；倘若关于研究纲领，这是一够庞大底主题，不能像这么论定。至若教学方式，这纯是个人之事(此外，在两方面皆属个人)。普通方案是容易的，这便是说，已够明确发表了；除非你说出某一事件，譬如说，有许多纷歧底意见和讨论……

问：譬如，取这一点说：你说过应该给学生完全底自由。有些人解释这，说是不应有固定底功课，因为应该让学生自由作其所愿作的，上课或不上课听便，等等。但倘若没有固定底钟点，则组织变到非常复杂了，如何安排功课呢？

答：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我什么时候说过应当让学生自由来上课或不来呢？对不起！事情不好混乱！

我说过，而且我重复说，倘若有一学生，对一门学问感到完全陌生，然而有，譬如说，文学和诗的能量，对算学却不感兴味，或无论怎样，无甚入处，倘若这学生告诉我："我不愿上算学的那些课"，我不能向他说："不行，绝对应当上那些课。"

但是倘若一学生已决定选一种功课了，这便是一绝对基本底训练，应按表到课堂，在那里规规矩矩；否则他便全不配进学校。我从来未尝鼓励学生在上课的时间闲荡，一天到课堂了，一天又缺席，从来未尝这么说；因为，在开端，倘若他不受这全般基本底训练，他决不能在自己达到一点管制；他将永是作了他的一切冲动和幻想的奴隶。

倘若你不愿研究某一门学问，那很好，人不能强迫你去学；但

你既决定了作某事,不论其为什么事,在人生中便应诚诚实实去做,有训练,有恒性,有方法。而且,无有幻想。我从来未尝赞许人作他的冲动和幻想的玩具,从来未尝准许。而且你永远也不能从我得到这允许,因为那么人便不复是人了,人会是走兽。因此,这一问题已经定案了,不容讨论。

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哄笑)

问: 那将待下回了。

(哄笑)

答: 好的。将其推到下一回。我们姑止于此。

6. 友道

"我们最好底朋友,是在我们自己最佳者上爱我们的人,却不要求我们异乎我们自己。"①

问: 你能给我们解释这一语么?

答: 我似乎有很强底意致,要向你们说出种种矛盾底事! 但是究竟……

我写那话的时候,正思惟一事,人普通总是忘记了的:人要他的朋友们,及我们周遭的人,不是他们之为他们者,而是人所愿他们是为他们者:人自己形成了一理想,而要施之于一般人。这使我记起托尔斯泰(Tolstoi)的儿子,我在日本时遇见的。他正在环行世界,希望在人民中造成大同。他的原意是优美的,但他的办法似乎不那

① 拙译《母亲的话》第一辑。

么好了。他以一沉定底严肃态度说，倘若世界上的人说同一语言，倘若世界上的人吃饭，穿衣，作事皆同是一样，那必然可造成大同了！当时有人问他想如何实现这理想呢，他答说从一国到一国，宣传一新底然是世界底语言，一新底然是世界底衣装，一新底然是世界底习惯，这便够了。那便是一切；而且那是他有意要作的！

是了，每人在他的微小境域里是像这样的。每人有一理想，每人有一概念，什么是真者，美者，高贵者，以至神圣者，而是这一概念，他要加到旁人身上，甚至还有些人，——这种人是很多的，——要试行以他们自己于“神圣者”的概念，强加于“神圣者”上！他们普通是毫不沮丧，至死为止。

我写下这语，是有见于这一自发底态度，此外，这还几乎是一不知觉底态度。如实，你可确然于倘若我向你们中间某人说：“这，便是你要试作的了”，他便会愤然反对而且确断说：“怎么！我生平未尝这样！”虽然，时若人于他人有其意见，尤其是于他人的行为有所反对，这恰是因为责备他们未尝是我们所想象他们应当是的。倘若人时常记起在宇宙间不能有也不应当有两事相同，因为相同底第二个便没有用处，而宇宙是为了无极限底多数之和谐而建成的，其间两个运动，更有理由是两个知觉体不能相似，倘若人永不忘记这，则如何能望他人应当合上自己所有的理念或理想呢？每人应是他之是他者，一随他所自有的真理，而不是随顺你的真理，你的理想，或你的理念之皆属于你者。

你所应当学的，便是将宇宙间事物之乖互谬戾者，和谐化，综合化，应时化，团结化，一一安置于其位次。全般底和谐，纯然不在于同一，而在于一组织中，各个安于其位。

这应当是在那态度的基本上，人有权期望于一真实朋友的：他不应当希望你像他，反之，却应愿望你为应当是你者。

于是我写着:“我们最好底朋友,是在我们自己的最佳者上爱我们的人。”在一比较积极底方式上,我将说:那人鼓励你下降到你自己的更低下底水平,或推引你和他作同样底蠢事,或和他一样邪气,或赞同你所有的一切鄙陋,那人不是你的朋友。可是,寻常,太寻常了,人与某人做朋友,是在他面前若自己在最卑下时也不觉得惭愧的。人与那班人做朋友,不上学校而在外闲逛的,往偷花园里的果实的,嘲笑他们的老师的,做一切卑鄙事情的;这是为什么我说:“那班人皆不是你的好朋友。”可是,他们皆是比较阿好底朋友,因为他们从不给你一印象你是错了。而或有人来向你说:“我说,与其闲逛不做事,或作蠢事,毋宁上课去,你相信那是不是比较好!”——对这人,普通总是说:“你讨厌,你不是我的朋友。”

这里有些孩子是甚使人有厚望的,在班上总是成绩最优,严肃工作,我对之甚有希望,可是全然被这么一种友谊毁坏了。既讲到这里,我今天向他们说为此我感觉到非常难过,而那班人我不称之为朋友,却称之为死敌,人应当防备,有如防备传染病一般。人谨慎避离有传染病的人;普通总是将他们隔离,使病不至蔓延。可是邪行和恶行的传染,卑鄙,虚伪和一切下流事的传染,其危险超过无限,与一传染病不能相比了,是这么当非常小心避免的。应该视为良友者,是那拒绝参加一坏行为或丑行为的人,鼓励人拒绝一切卑下诱惑的人;那人方是朋友。

是那人方可交朋友,而不是加强你的坏倾向和参加你的坏行为的人。

究竟说,人只应该交比自己更明智底朋友,其交接使你尊重,帮助你上达,进步,行为更良,见识更明白的。说到归极,人所能得的最好底朋友岂不是“神圣者”?——那个“神圣者”,对之人可说

出一切话的，发露一切事的，因为他是一切仁爱之源，一切权能之源，能泯除一切过失只若不再犯[1]，能开辟向真底实践之道路的；那“神圣者”，能了解一切，救治一切，帮助你在路上不馁气，不错步，不跌倒，且引起你直达目标的。是“他”，乃真朋友，好日子和坏日子的朋友，从来不使你失望的。时若人以诚心呼求，“他”总在那里，来领导你，来支持你，在最真实底方式中爱你。

7. 寻求

“人起初盲昧地寻求，甚至不知道他是寻求他的神圣自我……”[2]

问：如何人是寻求什么而不知道他是在寻求呢？

答：有许许多多事物，你思想着，感觉着，愿望着，甚至做着，而不知道。你充分知觉着自己和在你所发生的一切么？——全不！倘若，比方说，突然，出乎意料之外，我问你：“你正想什么呀？”——你的答复，百中之九十九次，会是：“我不知道。”而且倘若我这样用其他底话问你：“你要什么呢？”——你亦复会说：“我一点

---

① 稍后，“母亲”在这一句上加以注解：“只若人长是再犯错误，则无有可泯除者，因为人在每分钟将其重新造出。时若某人做了一错事，不论严重或不严重，这一错误在人生上有其后果，为一应当消尽之‘业’(Karma)，羯磨，可是神圣‘恩慈’，倘若人求助于‘她’，则有此力量可割去那些后果；但为了这，是人不应当再犯此错误。不应当以为人可继续作那些同样底蠢事，至无极限，而神圣‘恩慈’会来消灭那一切后果，也至无极限，这不是那样的事。过去能完全被肃清，涤尽，以致它在将来没有任何后果，但条件是人不以之作为一永远底现在；应当是你自己在你自己停止那坏震动，不是无极限地再生出那同样底震动。”

② 室利阿罗频多《思想与瞥见》。

也不知道。”再问:“你感觉怎样呢?”——“我不知道。”唯独能立刻答复这样底精细问题的,是惯于观察自己生活的人,返观自己,集中于需要知道在自己发生些什么事的人。在人生的某些环境中,人是专念着人所感觉的,所思惟的,所愿望的,于是人可说:“是的,我正要这事,我正想这事,我正感觉那事。”但这皆只是在生活的某些时分上是如此,非全时。

寻求什么是人之为人,寻求为什么人生于世,物理上生存之正当理由为何,在此下界,在此形成之生存之理为何,——大多数人生活着甚至一次也不这么自问!只有一极少数选拔之士,有兴趣向自己提出这问题。而动手工作以求此答案者,其人数更少,因为除非有机会寻到某人知此答案者,这机会不甚容易求到。

假定,举例说,你手里从来没有拿过一本室利阿罗频多的书,或任何其他的作者,哲学家,或圣人,皆奉献了一生作此研究者的书,假定你是在凡俗世间,——好像凡俗世间亿万人,从来未曾听到说过,只除了(而这亦复不是寻常)某些神名,或某派宗教,而那又甚是习惯,不怎样是信仰,并且,很少告诉你为什么你活在世上,——那么,好了,你甚至想也不会想到要思索这事。日复一日,人是这么生活下去,在每日的环境中;时若人还年幼呢,便想玩,想吃,而且,稍长,想学;再后,想生存的一切环境。但直面这问题而向自己说:“可是究竟我为什么生在这里呢?”有多少人这样作呢?在某些人,这思想从来未尝有,除非他们临到一灾难;时或见到他们所爱者死去,或者他们置身于特殊痛苦和艰难底环境;于是他们方转回到自己(倘若他们够聪明的话),方自问:“可是究竟我们生活的这悲剧是什么呢?这作什么用?这目的是什么?”只是在这种时分人方始寻求,自问。而且是远到后下人方学到人有一神圣“自我”,是人所寻求要知道的,但那是远在后来了。虽然,一自出生于

此物理之身躯那时分，在有体中，在有体之深处，便有此性灵当体，推动整个有体进向自我发现。但是有谁知道这呢？谁识得这性灵体呢？这一发现，亦复是只在特殊环境中有，而且，不幸，太寻常要这是痛苦底环境。不然，人便生活下去，略无反省。可是在有体之深处，人有此性灵，寻求，寻求，又寻求要觉醒知觉性而恢复其结合。但人一点也不知道哪！

当你十岁时，在你，你可知道？不知，岂不是！虽然，在你的深处，你的性灵体已愿要且寻求它自体。或许这还是那使你到这里来的。可是那么许多事发生，而人竟亦不问为什么；"那是这样，因为那是这样哪"，这便是一切。

这会是很有趣的，要知道你们中间多少人，在我告诉你们这事以前，曾问过自己如何自己会到这里的。哦！最寻常这答复是简单的："我的父母在这里，所以我在这里。"虽然，你们不是在这里出生的；没有人在这里出生，可是你们全在这里。你们没有问过为什么吗？——那是这样，因为那是这样哪！于是在向自己发问，与给自己一外在底答复之间，——够使人满意的答复，庶几持之成理，乃向自己说："也许这是一命运的指示，我的生存的正理之指示。"——这是要走多远底路！

每人得到些理由，多多少少是外在的（此外，这皆没有大价值），在可能最平庸底方式上去解释一切。可是有一深奥底理由，是你们还不知道的。你们中间有些人有意于知道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么？你们中间有多少人这么自问："我留在这里的真理由是什么呢？"

你自问过这问题没有？你？

（问者答）

我不记得了。

你呢?你呢?

只有一些人,到了这里,是在外间世界生活过了,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愿要求,能说:“我来是为这个或那个缘故”(而这至少是局部底解释)。但还有最真实,最深奥底理由,仍可能被忽略了,这便是说,他们在“工作”中有特别当实践者。要知道那,应该在路上已走过许多阶段了。

究实,唯独是人已觉知其心灵后,已与其性灵体同化为一之后,乃能顿然有其个人经过各世代的发展之全景。于是人开始知道了,然不在其前。

那么,我可向你们担保这变到非常有兴趣。

这改变了人生中之位置。有那么一大分别,介于这两者之间:迷茫感觉到,对于某一事物,一力量,一运动,一吸引力,一推动力——将你在人生上推进的,——之揣摩着的印象,(可是这还是那么迷茫,那么不定,那么云隐,)这大大分别于对人生之意义有一清明底视景,精确底见知,全般底了解。唯独是在那时分,人能追踪他的命运的线索了,能分明见到目标,和达到它的路。但这是由连续底内中觉醒而发生的,有如诸门开启,顿然现出新底视平线;如实是一新生于一更真实,更深沉,更持久底知觉性。

直到那时,人是生活于一云雾里,扪索着,在一命运之重压下,有时可压破你,给你一种感觉,是那么样造成了的命运,无可奈何。人是在他的生活之负担下,这一负担是非常沉重,强迫你在地上匍匐,而未能高举,未见到一切线索,一切引导着的线索,一切线索之联系事物在一起,在单独一进步运动中,趋向一证悟,那将变到明朗的。

应当出离这半知觉性,人普通认为十分自然的——这是你的有体之“正常”状态,你甚至不充分从之退转,使你能见到且惊奇这

不定性，这精确性之缺乏；另外一方面，知道自己在寻求，且知觉地，志愿地，固执地，有方法地在寻求，这是例外情形，几乎是“非正常”了，可是唯独这样，人方开始真实地生活。

“我现在所不能作的，便是我以后将能作者之表征。不可能的感觉，便是一切可能的开始。因为这时间性底世界曾是一矛盾和一不可能，所以‘永恒者’从‘他’的本体创造出之。”①

第一步人便踏到最大底困难里！

你们知道这为什么好像矛盾呢？这简单是因为室利阿罗频多省略了思想联系之关键，领导你们一步一步从一个思想走到另一思想。这没有旁底事。这属乎近原本底简朴。

我只向你们作一简单注解：什么时候一个事物对你现为不可能呢？——是你要试作的时候。倘若你从来未要试作，它永不会对你现为不可能。

又如何你会要试作呢？——因为它在你的知觉性里某处。倘若其未尝有在于你的知觉性里某处，你永不会试作了；而自那一时分起它已在你的知觉性中了，则很明显这是你将要实现的事。唯独不在你的知觉性中的事，你不能实践。这不是比这还有什么复杂道理了！

唯独应是这么说而未尝这么说，室利阿罗频多在一种方式下向你们说，好像在你的思想上作一鞭笞。这便是矛盾话的好处，它强迫你思想。

① 室利阿罗频多《思想与瞥见》。

8. 不可能而可能

问：那么，这“不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答：在世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除了那出乎你的知觉性以外的。如你的知觉性能增长，今日之未存在于你的知觉性中者，后下能在其中，因为知觉性增大，在时间之永恒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现今这时(我曾将这已向你们解释过一次)，在某一时分，在某些环境里，有其不可能者。可是从永恒底眼光看，在时间之无极里，没有这事，没有什么必为不可能。其证明，便是一切将是。一切事物(不但是此时之可思议的，亦复是此时之不可思议的)，一切，非独为可能，且皆将实现。因为我们所称为“永恒者”，“无极者”，“无上者”，“绝对者”，——我们加之以许多名称，事实上这是永恒，无极，绝对，——在其本体中不但包含一切已是者，也包含一切将是者，永恒，无极；因此，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属时间和客体性的有体之知觉性里，事物不皆是在同一时间为可能；要使其可能，必须想到空间和时间。

但在显示之外，一切皆是，同时是，永恒是，在可能性中，在潜能性中；而且，是这“大全”，不可思议是因为“他”未显示，将自加显示而变为可思议。

室利阿罗频多是这样说的：“因为这时间性底世界(这便是说，这一世界不是全在同一时在同一点上，在时空以外，一世界变为时间性和空间性底，自相联续，自体展舒)，曾是一矛盾和一不可能，所以‘永恒者’从‘他’的本体创造出之。”究实，对“那”超乎显示以外者，一时间性底世界真实为一矛盾和乖谬；这甚至是“它”的对反。另一方面，对时间性底知觉性，相反的，那非时间性底知觉性为不可思议和不可了知。

我们不能思议什么事物不在时间和空间者，因为我们自己是在时与空里。我们试行接近要达到了解一点点“某个事物”，无可表白者，一并为全，永恒是，又超出时间以外者。我们能尝试，我们用种种语言文字，但我们不能达到了解，除非我们超出时与空。好了，设若将这问题反转，对“那个”在时与空以外者，时与空皆为矛盾且不可思议了，这不存在，这无有；这是因为这为一矛盾，“永恒者”从“他”的本体中将其放射出，这便是说“他”将“他”的无有化为有，——人可用一诙谐底语调说：为了要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他”若犹未化为时与空，“他”必未能知道这是什么！

但回到这一散策的开端，我们见到，要有不可能者的意念，要想某事物为“不可能”便先得尝试。这是极端实际的，非常具体，且甚使人得到鼓励，因为，举例说，倘若在这时候有此印象，要了解我所说的为不可能，这便是说你已试加了解了；而且倘若你试加了解，这意义便是这已在你的知觉性内中，否则你不会试行去了解，——正如我是在你的知觉性内中，我的语言是在你的知觉性内中，室利阿罗频多所写的亦在你的知觉性内中，否则你与此不会有何接触。但是，在此一时，在你的了解为不可能，因为在你的脑经里缺乏某几个微小细胞，不是旁的，这非常简单。若那些细胞以注意，集中，努力而生长，倘若你已好好听讲，作了了解的努力，几个钟头，几日或几月之后，新底皱纹在你的脑经里形成了，则一切皆变到十分容易。你自己甚至会惊奇，竟有那么一个时期你未曾了解：“这如此简单！”但时若这些皱折未起，你可作努力，你甚至可弄到自己头痛，你还不会了解。

这是鼓励着的，诚然，因为唯一所需要者，便是志愿着而又有耐性。对你今日之为不可了解者，过了些时候会全般明白了。

可是应注意，不是必须每日每时要将自己弄到头痛而试行了

解;一非常简单之事已足尽可能好好听,有一种志愿或企慕或甚至欲望要了解,那么便是一切了。你在知觉性上开启一小窍,使新底意思能进去;你的企慕凿开了这一窍,在内中好像开了一口,一小洞,在那封闭了的某部分上,于是你让其透进。新底知见便会工作,它在你的脑经内中便建造起了解的必要原素。你更不必需思量了。你试行了解其他底什么,你工作,你研究,你返照,你思惟种种事物;于是在几个月之后,——也许一年,也许几月,也许更久,——你重新打开旧书,读同一语,而那对你便明朗如石上清泉!简单是,因为那所需于了解者,已在你的脑经中建造成了。

然则,不必到我这里来说:"我对这研究不合适,对哲学我一点也不会懂,或我永远不会作算学";这是愚昧,这全是愚昧,因为没有什么你会不懂的,倘若你使脑经有时间自加扩大,成全。而且,你能从一个心思建造变到另一个(这与所学者相应),从一门功课到另一门(而功课,这是说语文),从一种语文到另一种,在你内中建造出一物又一物,全皆包含之,而且,还有更多其他底东西,非常和谐地,倘若你谨慎为之,且在此中肯费时光;因为每一种这样底获得,与内中一形成相应,而且你能以此种形成增至无限,倘若你费时光而且用心。

我全不相信你有所不能度过的限制。

但我十分明白见到人的心思形成,而更有一种懒惰在必要底努力之前,——这一懒惰和这些限制有如疾病。但这皆是可治之病,除非你有一全是缺陷底头脑构造,你缺乏了某个事物,在你被形成之际有什么被"忘却"了,——那么,比较困难。这较之大为困难,但也非不可能。有些人是那样的,像是一失败之作(按逻辑说,较好是其不继续存在,但究竟习惯不是如此,这不在人类寻常理念中)。但倘若你是一正常底有体,那么,肯费此力亦知其方法,你的

生长能量是几乎无限的。

有人说过每人属于一型，例如无花果树永不能变橡树，一棕树永不会变成大麦。这是很明显的，但这是另一事。这意义是你的有体之真理，不是你的邻人的有体之真理。但在你的有体之真理中，一随你自有的建造，你的进步是近于无限的。其为有限，是由于你以之为有限，由于不知真实程序。否则，没有什么是人所不能作的，只若人知道其成作之方。

9. 势力

有人提出了一问题，关于最近我所说的，分辨意志和愿欲的时候。我说过愿欲，——即室利阿罗频多所称为小欲望者，——皆是一些运动，非发自一高上知觉性降入有体而发为行事者，而是一些外来的冲动或势力。

我们保留“意志”这名词，诠表那在个人知觉性中，为发自有体之真理的一命令或一冲动之表现，即发自个人的真理，发自他的真有体，他的真自我者。而且我们已论过，凡一切冲动，行动，运动之发生于有体中而非此者，皆为愿欲。我已向你们解释过，在事实上，可未尝自知或有时亦知你是被外来的势力所推动了，穿透你而你甚且不见，在你中间兴起那你所称为“意志”者，愿某事之是如此或某事之非如彼，等等。

于是有人问我这些势力之性质是什么，请将其作用加以解释。

这些势力在性质上甚为殊异。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之，亦可从几乎是机械观点研究之，普通总是后者表达出前者，这便是说，机械现象，是心理现象之果。

很少有这样底人，其有体之意志，足以表现深沉底内中底超上底真理；即算在最优秀者，其是这样的时分亦复少有。个人底知觉

性,大大越溢出此身体;我们甚至看到微妙生理体,较之情命体仍属物质底,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几乎可见,有时大大越溢出此生理身躯之可见的范围。而此微妙生理体,是由活泼底震动组成,与他人的微妙生理体之震动相接触或相参混,这种相互接触产生势力;自然,较强底震动压伏了其他的。举例,如我已多次向你们说过,倘若你有一思想,这思想着上了微妙震动,便化为一个元体,而浮游,飘行于地上氛围中,尽其可能要试行自加实现,可是你的思想,是亿万思想中之一;有一种多方交织的相互作用,这到那种程度,以致事物发生,不如人所相信的那么简单,那么合方案。

你所称为你自己者,这个人有体,封裹于你如今的知觉性之界限中,是时常被这种震动所穿透的;这从外而来,最寻常自呈于提示的形式里;这些提示,除了少数例外,起初发生于心思境域里,其次它们化为情命底,再其次化为生理底。(我不妨精确说,这里无关于纯粹心思,而是说生理心思;诚然,生理知觉性本身,有一心思底活动,有一情命底活动,有一纯属物质底活动;而一切在你的生理知觉性中,在你的身体知觉性与身体活动中所发生者,起初是在心里的那种震动之形式下进来的,因此是在提示之形式下。)通常大部分时间,这些提示穿进你而你一点也不知觉;它们进来了,在你中间觉醒了任何一种反应,其次乃在你的知觉性中兴起,好像这是你自己的思想,你自己的意志,你自己的冲动,因为你未尝知觉那渗入之程序。

这种提示是无数量的,林林总总,性质甚相殊异,但是人可将其分为主要底三大汇。起初(而这在一寻常知觉性很少见知;犹可见知者,只是某些人于其自体甚深研究过,观察过,反省过的),便是我们可称为集体提示者。

时当人出生于世,他必然是生于某一国土,生于某一环境中;

由于他有肉体生身之父母这事实，他是生于一国家的，社会的，文化的，有时还是宗教的团体里；一集团习惯，惯于怎样思想，了解，感觉，理知；种种构架，起初是心思底，其次渐化为情命习惯，终于化为物质有体之姿态。将这事说的更清楚一点，你是生于某一社会或某一宗教中，在某一国度里；这一社会有一集体概念，是它所固有的；这一国家，有一集体概念，是它所固有的；这一宗教，有一集体构造，是它所固有的，而且普通是非常固定了。你出生于其间。自然，时当你尚幼小，你于此绝对不知觉，可是这发生作用于你的形成上，这一迟缓底形成，一时加一时，一日加一日，经验上加经验，于是，一点点一点点，造成了一知觉性。你置身于其间，像罩在一玻璃钟里；这是一种构架，笼罩着你的，而且，在某一方式下保护着你，可是在另一方式下大大范围着你了。凡此，你吸收着，甚至你不察觉，这便成为你自己这构架之下知觉底基础。这一下知觉底基础在你的一生发生作用，倘若你不着意于将你自己解放出来。要从之将你解放出来，首先你得于此知觉；而这第一点是最困难底事，因为这一形成异常微妙，形成于一个时期，其时你还未成为一知觉体，你突然从另一世界闷顿而降到这世界里；一切事情皆已成就，你一点也未曾参与。因此，在你甚至全不会想到其间还有什么可知，更毋庸说什么还得除掉。但时若为了某种理由，人知道这集体提示之势力了，人便立刻见到需要一非常勤苦非常长久底工作，方可将其除去。然而问题不止于此。

你生活于周围的人们中间，那些人皆有其欲望，愿望，冲动，这出于种种原由，在他们的知觉性中，成了一个人底形式。比方说，你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朋友，伴侣，他们每人各有其感觉和愿望的方式，而且，凡与你有关系的人，皆有所期待于你，正如你亦复有所期待于他们。这所期待的什么，他们不常时是表白了的，但这

是在那里,多少在他们有体中为明觉,而这便造出形成了。这些形成,一随各人思想之能量,及他的情命之能力,多少皆颇雄强,但它们皆有其所固有的微小能力,普通与你的成对比;这到那种程度,以致你周围的人所愿所做所希望所期待于你者,皆在提示之形式下那么样进到你,极稀罕明白表呈,而这,你便无抵抗地吸收,并且,在你内中,突然一下,醒觉了一同似之欲望,一同似之志愿,一同似之冲动。这从早到晚,从晚到早时时发生,因为这些事在你睡眠时亦不停止;反之,常时它们更深锐化,因为你不复有醒时知觉,那到相当限度儆觉且保护你的。

这是普通的;那么普通,竟十分自然,又那么自然,竟至需要特殊环境和全般独特底机会,方可使你察觉。终者,不必说你自己的反应,你自己的冲动,你自己的愿欲,对他人亦有同似底影响,于是这化为一奇妙底混和物了,其间最强者的理由须常是最优胜的!

倘若这问题便止于此呢,则人犹可从这纠纷退身,但还有一错综杂乱。这一土地上的世界,这一人间,时常为邻界的力量所侵袭,便是说,情命界的,即微妙境界超出四重土地氛围以外者的①;这情命界,不在性灵力量和性灵知觉的势力下,本原是一恶意,错乱,不平衡的世界;甚至充满了人所能想象的最反对神圣的一切事物。这情命世界恒常渗透物理世界,而且,既比物质世界远过微妙,它寻常是全然不可见的,除了在罕有底几个人。于是有许多元体,有体,意志,个性,充牣于其间;皆有种种用意,利用种种机会以图快乐,倘其为微细有体;或成大害,出大乱,倘其为具有较大底能量之有体。它们皆有极巨大底侵彻与提示之能力,而且,遍处凡遇有最小底孔隙,极微底亲和性,则皆奔入了,因为这是一游戏,使之

① 即由四原则所组成:物理,情命,心思,性灵。

喜乐。

外此，他们皆饥渴于生人的某些情命震动，这对他们好像是珍馐美味，嗜好恣餮；那么，它们的戏法在于刺激起人中间的邪恶运动，使人放射出那些力量，它们可甚容易啖食。凡此种种运动，如忿怒，如暴行，如热狂，如欲望，凡此诸事使人突然放射出许多力量到身外者，恰是此等情命元体所欢喜的，因为，如我已说，它们嗜好此物，有如珍馐。而其计策亦甚为简单：它们送给你一点点提示，一点点冲动，一点点震动穿进你，于是由于感染或由于同情，在你唤醒必有底震动，使你放射出那力量，是它们所愿吸收的。

于此，认识这影响是颇为容易的，因为，只要人是稍稍诚实，留心观察，则见到有体的一部分，一原素，在内中顿然醒觉了，响应一个势力，一冲动，一提示；有时，人甚至感觉到某一非常具体底事物进来了，在此身中产生了同似底震动。举例说，倘若你发怒了，你试行管制之，你便观察是某个事物从外而来或自下而起，真实是摄持了你的知觉性，在你中间唤起忿怒。我不是说凡人皆能如此察识；我是说那班要试了解其自体且管制之的人。这些反对底提示较易见到，较易，举例说，较易于你对另一有体——与你同性格者，另一凡人的志愿或欲望的反应，那能在你发生作用，而不给你以明朗底印象，它是自外来的事物；震动在其性质上甚为相同，甚为相似，则应当远过注意，有远过锐敏底识力，庶可觉到这些运动，好像皆发自你自己者，如实不是你自己的，它们实从外而来。

问题便是如此。救治呢？——这常是同一：善愿，至诚，明察，忍耐，——哦！一不倦怠底忍耐和一种坚毅力，使你确信此日所未成就者，他日你可成就，使你继续试行，直到你已成功了。

这又带我们回到室利阿罗频多的格言了：倘若这种管制，今日在你好像全不可能，这意义便是这不但会可能，而且后下一定会

实现。

10. 疾病

问：倘若某人生病很严重，这是一纯生理现象呢，抑或是他的精神生活之一困难？

答：这在乎人。倘若这是关于一修瑜伽的人呢，这显然是他的精神生活上的一困难。倘若这人不修瑜伽，在最寻常底方式下过寻常生活，这便是寻常之偶然事。这绝对依乎其人。外表现相可能是相似，可是内中底原因绝对不同。没有两个相同底病，虽则人将其标目，且实行分类；事实上多人是依他自己的情态生病，而他的情态又依乎他是什么人，他的知觉性境界，和他所过的生活。

我们已多次讨论过，疾病皆是平衡失调的结果，但这平衡之失调，可起于各人的全然不同的各种环境里。对普通人，知觉性集中于外在物理生活中者，平衡之失调纯系生理上的。但一自在这表面生活之后有一发展着的内中生活，则疾病的原因变动了；这常时是有体各部分间之一不平衡的表现；一方面是内中底进步或努力，另一方面是生活和身体的外在情况之抵抗，这两者间没有调整得好。

即使从寻常外在观点看，很久远前便已经公认，疾病总是源于生命力之低落，由于道德上的原因。时当人在正常平衡状态中，生活于正常生理和谐中，身体有其所自有的抵抗能力；其最属物质底本质，发放微妙震动，这便有力量抵抗疾病，甚至所谓传染病，(如实，一切震动皆有传染性；可是究竟有些疾病被认为特别有传染性)。那么，倘若人在各机体功能之和谐境况中，且在一充分底道德平准中，则人便立刻有充分底抵抗力，使此传染触不到你。可是，倘若为了某种理由，失去平衡了，或者，比方说，由一种抑郁，或由不满意，或由道德上的困难，或由过度底疲劳，至于衰弱了，这便

减去了身体的正常抵抗力，而启对疾病了。

倘若这是发生于某个修瑜伽的人呢，则情形完全不同了，这便是说，平衡失调的原因改变了，皆属于不同底性质；那疾病普通是一内中得超过的困难的表现，每人应自己找出原因来，为什么会生病。

否则，在寻常生活中，在大多数场合下，这是畏惧，——不论是心思底畏惧，或情命底畏惧，以及，几乎常时是生理底畏惧，细胞的畏惧，——乃大开传染之门。心思底畏惧，倘若人稍有自制之力和人道底尊严，则能将其泯除。情命底畏惧更为微妙，需要较大底管制。至若生理底畏惧，则要真瑜伽功夫方能制胜了，因为身体的细胞，对凡其所感到不愉快的，苦痛的，皆怕；一或有一点点不舒服了，即算了无关轻重，它们便不安，它们怕不舒服；要克服这，应有知觉底意志之主制。

普通总是这种畏惧，开了疾病从入之门。我不说起前两种，心思底和情命底畏惧，凡为人而要是为人者，在这字的最尊贵底义度下，便应当克服的，因为这是一懦弱。但生理底畏惧甚难镇伏。倘若人对身体有几微底管制，人可减少其效果；然这不是免病性。是物质生理体的、身体细胞之畏惧的这种颤动，乃扩张一切疾病了；倘若没有这个，甚至最猛烈底侵袭也能击退。

有一班人，有一情命底平衡，充分，至于没有任何畏惧，即算在身体中亦如此；他们生活于一自然底和谐中，虽在其身体生活之节律中亦然，则自发地，他们将疾病减低到最微度了。在另外一些人，相反的，有病总是变到尽可能的那么坏，那么严重，有时濒于危境了。一切皆依乎生活运动之此种节律运动，是否够和谐，足以抵御外来疾病的攻击；不然，则不免于畏怖之震栗，服属于这种本能底忧惶，将极微小一点不愉快底接触，化为一痛苦和极坏底事了。而且，有全部移变，从那种人能通过最严重底传染和疾病而了无所

婴者起,一直到在最微小一机会上便病倒了的人止。常常是,一切依乎个人的体气,以及,在作进步努力的人,依乎其自我克制;直到那一时分,身体变为超上"意志"之服习底工具了;那么,人可从之得到一正常底抵抗力,防御一切打击。

但时若人已能泯除畏惧了,便已几乎自处于安全之境。取时疫为例,所谓流行病,如近来甚为猖獗的,百分之九十九皆是畏惧所酿成的,一种畏惧,变到甚至是心思底了,最卑贱底一种,为报纸上的文字,无用之胡言乱语,及那所属的一切事所引起的。

11. 药物

问:医药的用处是什么呢?因为,纵使人有一非十分不知觉底身体,且祈求神圣恩慈,仍见到颇需要一点医药,倘若施用一点点药物,便发生良好效果。这意义是身体需要一点药物呢,抑或是心思体或情命体中有点什么不良?

答:医药的用处吗?在大多数场合,这简单是帮助身体有信心,只在乎用得合理,便是说,不使自己中毒。是身体自加复原。时若它要复原,它便复原了。于今这是一已经全般公认的事实了,即算是最属传统派的医生也承认。他们向你说:"是的,我们的药物是一治疗,但不是药物治好病;是身体决定了要治好病"。时若人给身体施一点药物,它对自己说:"现在,我会好了",当其自说"我会好了",它可也真好了!几乎在一切场合,有药物可能帮助——稍许帮助一点点,——只要人不乱用。但是,倘若你不循理路,你必定完全走错;你治好了一病,但普通你总是又惹起了一病,而且那更坏。

可是终究一点小帮助,一点点什么使身体得到信心,使它说:"现在我已用了这药,这一定会好了!"这便大有帮助。它决定要复

原，它果然复原。

在此，亦复有可能性之全部格度，从那瑜伽师起，他在那么一种完善底内中管制之情况下，以至他能服毒而不中毒，一直到那种人，倘有一点极微细底不舒适，便急忙寻医生，而且需要种种药物，方可使身体得其必需于复原的运动。这是从全般优越底主宰起，直至为奴隶止，而这亦复全般，奴役于外在底助剂。一切皆可能。这好像是大琴键盘，非常复杂也非常完全，人可弹奏，身体有如琴身。

12. 心思治疗不足

问：能不能由一番心思底努力（例如，病了不服药），使身体能懂到呢？

答：这是不够的；一心思底决议不够。不是，在你的躯体中有微妙底反动，不服从心思底决定。还需要点旁底什么。应该接触其他境域。应有高于心思力量的权能。因为，凡从心思发出者，总不免隶属于内中底讨论；你作一决意了，但你可确然于必有什么会干预，那或许不公开推倒你的决议，但会于其效能性致疑。岂不是么，倘一决议而成为微小疑惑的对象，便足够使其失去一半效力了。倘若你说："我要怎样"，而同时在你内中有个什么在潜伏着，在后方，要问结果会是什么，那么，这足够使全部毁坏了。

心思作用之活动是极端微妙的，任何普通人工方法未达到完全能控制它。举例说（这是修瑜伽的人皆所明知的事，关于管制身体），倘若，此一勤苦瑜伽修习，人已达到能主宰自己内中某事物了，如身体的某一弱点，或对某种不平衡之开启，以致那平衡失调之处没有了，过了长时期，也许多少年，不再发了；那么，很好，只须某一日，某一时，突然你的脑经中有思想掠过："呵呀！现在这已成功了！"便可使一分钟后全部皆转回。因为，人已接触到那已弃去

的事物之震动了,在人可受伤害的一界,思想之界,于是纠纷再起。

这是在瑜伽上周知的现象。只须牒述人所得到的胜利,作心里上的牒述,加以一想,这一简单事便足以毁坏全部瑜伽的功果,存在了多少年的。倘若要避免这个,便不可没有一心里底寂静,足够阻止外来的震动入侵。而这是那么难得的一事,以致真是要度过了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低半球"而达到"上半球"了,——无外是精神底,——庶几不再发生。

不是的,人不是在心思界得到胜利。心思启对着种种势力,种种相冲突的潮流。一切心思建置,在其本身负戴了它的反对。人可试行将其管制,使其尽可能不侵袭,但其反对者存在,是有在于其间,而且,只要一极细小底弱点,稍许缺乏了一点点警觉,略一不小心,这便进来,毁坏一切工作了。在心思上人达不到什么大事;那结果总是混杂的。应有其他。应从心思界度到信心,或高上知觉界,乃可安全作为。

对身体发生作用之最强能底手段之一,便是信心。其人之心为单纯,其思想不甚复杂者,不是么,简单底人,心思的发展不甚庞大,可是有一极深密底信心,这班人对他们的身体容易有一大底效力。有时这使人吃惊:"怎么? 这里有一人,有大底证悟,是一特殊人物,而他是一切身体上的小事之奴隶;另外一方面那一人,是非常简单,看来粗鲁,却有一大信心,则度过一切困难和障碍,好像一常胜英雄!"

我不说一高尚文化人物不能有信心,但那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常有这心思反对着,讨论着,寻求了解,虽被说服,要求明证。他的信心欠纯洁了。或者,便须在进化旋纹上高升一度,从心思达到精神;那么,信心便着上了另一质素,属非常高尚底一品。可是我现在是说日常生活,寻常生活,这么,一非常简单底人,有一极诚挚底

信心，能够有倘若不是对身体的主制，至少也是一自发底运动，较那已达到极高尚发展者的大得多。

13. 效果因人而异

问： 母亲，我有一个人问题向你请教：一不可治的机体上的病，被你的恩慈治好了，可是一全属功能上的病却未治好，是在同此一身体；如何会是这样的呢？

答： 这是一太属个人，太属私人的事了，这答复为不可能。在每人情形绝对不同；不深究功能的细节，人便不能作一解释。

而且，对每一物，每一事，可有那么许多解释，正如有那么多知觉境界。从最简单底分法，人可说有一物理底解释，有一心思底解释，有一精神底解释，等等。对同一现象，可有无数解释之一层次。没有一个是全般真实的，而凡此皆具有一分真理。而且，终究说，倘若你要进到解说的范围中，你不得不常用一个事物解释另一事物；你可无穷尽地于凡存在者作此周转，以一物解释另一物而达不到你的解释之尽头。

究极，时若人观看之于其全体，于其真元，则最明智底事人所可说的，便是："这是这样，因为这是这样了。"

14. 罪性

"罪恶是有一时期曾恰当于其位的，至今犹存，则不当其位了；没有其他罪性。"①

---

① 室利阿罗频多《思想与瞥见》。

问：例如凶恶，也曾恰当于其位么？

答：正合你的问题给我见到了，因为我接到凡人的一切问题。

凶恶而杀戮么？凶恶而使人受苦么？但这一样是“神圣者”的表现，我们常是回到同此一事；但这在其形相上是一变态底表现。你能给我说明那后面是什么吗？

凶恶是室利阿罗频多最感到拂逆的事情之一，可是他常常说过这是一种深密性的变形；人几乎可说是爱的深密性之变形，某事物变了态，那是不满于中和一项的，而需要走极端，那自有其正理。

我常知道凶恶，如虐待狂，是一种强暴底，异常猛烈底感觉之需要，以透过一厚层毫无感觉的答摩性，——需要一极端，方使答摩性能有所感觉。也许是在这一方面可找到解释。

可是，究其源本，常有此一问题永远未经解决：“为什么这竟变到那样？为什么那一切皆颠倒了？”那后面有非常美丽底事物，异常深密，较我们，我们人类所能支住的雄强过无限，是神奇底事物，但为什么那一切在此世间，变到这么可怖呢？我谈到这一散策时，这立刻呈于我之前。

罪恶这意念，是我所不了解的一事，我从来不懂；原生罪这一事，在我见为人类所能有的最奇怪底理念之一，——罪恶与我，从来不合！那么，自然，我充分与室利阿罗频多同意，原来没有罪恶，这自可明白，但是……

有些事，如凶恶，可以称为“罪恶”，但我只见到这一解释：这是一极端强烈底感觉之需要或趣味的变形。我注意到过，在凶暴底人们，是在那凶暴之顷，他们有其“阿难陀”；他们感到一深密底喜乐，因此，这是其辩正；唯独是在那么一种变态中，使人感拂逆了。

至若事物之不当其位，这理念在我很幼小时便懂得了。只是到后来我方得到一解释。从教我玄秘学的人那里得到的，因为，在

他的宇宙开辟论中，他解释各个宇宙相续坏(pralaya)，且说每一宇宙，是“无上者”显示“他”自己的一方面，每一宇宙，是建筑在“无上者”的一方面上，又一一回到“无上者”(他数说那些方面已相续显示者，而且有其逻辑！那真是非凡，——我将其讲稿保存下来，但如今忘记放在什么地方了)。而且他说这一趟(我不记得他说这在相续中是第几趟了)，却是一不会再转回的宇宙，而是循着一变化的进程，几乎可说至于无限；这一宇宙是一平衡(不是静止底平衡，却是一进步底平衡)，这是说，每一事物是恰当其位，每一震动，每一运动恰当其位；而且人愈下降，每一形式，每一活动，每一事物，其于大全之相属，皆恰恰是在其适当位置。

那使我很感兴趣，因为后来室利阿罗频多讲的是同样底事，没有什么应该是坏事，只是事情不当其位罢了，——其位，不单是说在空间，也是说在时间；其在宇宙中之位，始于诸世界，诸星球等等；而每一事物，恰恰在其正当位置。那么，时若万事万物皆当其位，从最巨大者至最微细者，整个便会进步地表现“无上者”，无需乎退转以再事新底吐生。是在这方面，室利阿罗频多建立了这一事实，即在这一创造中，这一宇宙中，一神圣世界之圆成可以显现，——即室利阿罗频多所称为“超心思者”。平衡，是这一创造的真元律则，是为这缘故，圆成在显示中将可实现。

15. 事物各当其位

问：在这义度下超心思底“力量”所要除遣或试行除遣的，最初是些什么事物呢，庶几使一切皆在其位，于个人和宇宙？

答：除遣？她会“除遣”什么事物么？——倘若我们接受室利阿罗频多的理念，她会安置万事万物各当其位，这便是一切了。

有一事必然得止息的，即是畸形或变态，便是说，“真理”上的

虚伪的蒙罩,因为是那当负我们在此世间所见的一切的责任。倘若将蒙罩揭除了,事物便完全不同,完全不同;会像我们所感觉的,时当我们出离了此一知觉性。时若我们离出此一知觉性,进到"真理知觉性"了,这会到那一地步,人竟惊奇还有忧愁,困苦,死亡,以及那一切事;会惊奇,在这种义度下,竟不知道这如何会发生了,——时若人真已转到另一面。但这么一种经验,惯与那种经验相联,即如我们所见的世界之非实,而室利阿罗频多说,不必须有此世界之非实性之知见,方生活于超心思底知觉性中,——只有"虚伪"之非实,不是世界之非实。这是说,世界在其自体有一真实性,离"虚伪"独立。

我假立这是"超心思者"的第一效果;在个人的最初底效果,因为这始于个人。

这一新知觉性境界,可能必当化为一恒常底境界,然则会有这一问题生起了:人如何能仍与世界在其畸形里相接,像其现在这样?因为,我自己见到一事;时若这境界在我很强,非常坚强,强到它能抵抗一切外来的轰击了,倘若我讲点什么话,人们一点也不懂,一点也不懂。因此这必然消除一有益底接触了。

一微小底超心思底创造,一行为之核心,在地球上超心思底光明之一核心,比方说,又会怎样只取此世界呢?这是否可能呢?……人很可想象,一超凡夫底创造和超人的核心,便是说,从前是凡人,由于进化及由于转化(在这名词的真实义度下),已成功显示超心思底种种力量了,但他们的渊源是人,而他们的渊源既是人,则必然有接触;即算是一切皆已转化了,即算器官皆已转化为力量的中心,总依然有其仍为凡人者在,好像着了色。这皆是那些有体,据传统说法,会发现直接超心思底创造之秘密,无须经寻常"自然"程序的,而是由他们乃会产生正本超心思底有体,据理说,

他们必须是生活于超心思世界中了。那么，这些有体（或人物）与寻常世界的接触，又如何成办呢？如何想象“自然”的转化，一充分底转化，足使这超心思底创造可产生于世间呢？——我不知道了。

自然，要像这样底事情发生，需要够长久底时间，我们知道的；也许会有等级，程度，有事物出现（在现今我们所不知道，或我们想象不到的），将改变世界上的情形，——这是预先见及后下几千年了。

这问题犹在：是否可能仍用这空间观念，我是说，这地球上的空间[①]，是否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其间可创造将来超心思世界的胚胎或种子呢？方案是有了，在一切详细节目上，但这一方案，在其精神及其知觉性上，全与如今地球上所可能者不相符合；虽然，在其最属物质底显示上，又是基于地球上的情形。这是一理念，说一理想底城市，为一理想底国土之核心，可是与外间世界的接触，纯为肤浅，而且在其效果上极端有限。而人又已应该想象——这却是可能的，——一充足底权力，同时作对侵略或对恶意的保障（这不会是最难得的保障），又防止渗入，混杂。但这，还是能勉强想象的。从社会观点，组织观点，内心生活观点看，这皆不成问题！问题是与凡未经超心思化者之关系，以阻止渗进，混杂，便是说，使此核心不再堕入低等创造，——这便是一过渡时期的问题。

凡对这问题思索过的人，总常想象某个事物为其余的人类所不知的，例如喜玛拉雅山一峡谷中为其余世间所未知的某处。但那不是解决，那全不是解决。

不是，唯一解决，便是玄秘权能，但这已暗许在能作出任何事

---

① 后来有人问这一句话的意义，母亲笑着说：“我是从那一方面说！这是说那一方面，空间一观念已不复是那么具体的。”

之先,必有若干个人,已达到了实践的大完善境。但人可想象,倘若这可成办,人或能在外间世界有某个孤立底地方(没有接触,可不是么),在那地方一切皆恰当其位,有如示范。每一事物恰当其位,每一人恰当其位,每一运动恰当其位,——且是在向上底,进步底运动中恰当其位,而无退反(便是说,全与寻常生活中所发生者相反)。自然,这必假定先有一种完善化,假定先有一种一体化,假定"无上者"的各个不同方面皆能显现;而且,必须有一特殊底美,一大全底和谐,与一充分底权能,足以制胜"自然"之种种力量而使为之役;举例说;纵使这地方为毁灭底势力所包围,亦皆无能作为;保护是足够了。凡此,则要求组织这么一团体的多个人,皆已有极度底完善化了。

(沉默)

诚然,人永远未尝知道如何形成了最初底人类,最初底心思底实现。人不知其为孤立底个人呢,亦或是团体,是在许多人中间发生的呢,还是在孤独中发生的?——我不知道。但在此可能有将来超心思底创造一事之同喻。不难想象到在喜玛拉雅山或在原始森林的岑寂中,有某个人已开始创造他周围的超心思底小世界;这是很易想见的。但同此一事是需要的,他应当已经达到一种完善化,使他的能力可自动地阻止入侵,自动地他的世界得到保障,这便是说,一切陌生底或反对底原素,皆被阻止临近。

人说过这样底故事,关于生活于理想底孤独中的人们。这非不堪想象,全非。时若人已与那"权能"相关联了,时当其有在你内中,人很可见到这是一儿童游戏;甚至到那种地步,竟可能改变某些事物了,向周围的震动和周围的形体发施一感染,则皆自动地超心思化了。凡此皆有可能,但这只在个人阶段上。而另一方面,且以在这里所发生的事为例,个人甚至处在这一切混沌嚣杂之中央,

是这里便有困难了！岂非由此一事本身，可见在实践中达到一种完善化为不可能么？但在那另一事上，在森林中的孤独者，那一例证全不足以表明其余人类便能追随；而在这里所发生的事，已是一远过辉煌底作用。这是凡在某一时当发生的，必然会发生；可是这问题仍在：这能同时发生呢，或在另一事实现以前：个人，单独一个人超心思化了？

论实践，显明是在集团或群众的情形下，远过完全，整个，善美，而且或许远过圆满，不比任何个人底实践，那常常必然是在外在物质界上为绝对有限了，因为那只是有体之一形态，显示的一形态，震动的一微尘聚给触到了。

可是就工作之容易的观点看，我相信这是无比的。

（沉默）

这问题仍在。一切人，如佛陀以及其他，已先实践了，然后方与世间接触，那么，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据我所见及者，人之住世，岂非以求实践之为全般乃为一必要条件？

16. 为人类服务

"野心的最寻常形式之一，便是为人类服务这理念了。凡对此等服务理念或工作之执着，便是个人底野心之一表征。"①

问：你为何说这是野心呢？

答：你为什么要替人类服务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野心，这是在人中要变为一伟大人物。这还难懂么？

---

① 拙译《母亲的话》第二辑。

问:"神圣者"遍在。然则倘若服务于人类,岂不服务于"神圣者"?

答:这可奇了!在这事上最明白底说法便是:"神圣者"在我自己内中。倘若我专为自己服务,这也是向"神圣者"服务了!

诚然,"神圣者"遍在。然没有向人类服务的需要。没有了你,"神圣者"一样将他自己的事做得很好。

我很见到你不懂。但是真实说,倘若你了解"神圣者"之有在,在万事万物中,怎么又会牵连到服务人类呢?要为人类服务,你当比"神圣者"更明白替人类所作的什么。你比"神圣者"知道的更清楚要如何服务?

"神圣者"遍在。是的。事物则不现得是怎样神圣。在我,我只见到一个解决:倘若你愿帮助人类,便应尽可能完全取起自己而将其奉献与"神圣者"。那便是解决。

人说"神圣者"是在一切事物中。为什么事物不改变呢?因为"神圣者"得不到反应。一切事物对"神圣者"无反响。要在知觉性之深处寻求然后见到"他"。你要作什么事来服务人类呢?向贫民施食?你可供养百万人。那不会是解决。问题仍其一样。给人类以新底更好底情况?"神圣者"是在于其中。为什么那不改变呢?"神圣者"应该比你更知道人类的情况。而你又是什么呢?你只代表一少分知觉性,和一少分物质。这便是你所称为"我"者。倘若你愿帮助人类,世间或全世界,唯一可作的事便是以此少分全般奉与"神圣者"。为什么世界是不神圣呢?明白的,世界是混乱。然则问题的唯一解决便是奉献去凡属于你的。将其全般,整个奉献于"神圣者",不单是为了自己,也为了人类,为了世界。没有更好底解决。而你要如何帮助人类呢?你甚至不知道他需要什么。也许你于所服事的权能知道的又更少。而且,你如何能改变某一事

物而不曾先改变了你自己？

无论怎样，你不够强，不能做这事。你如何帮助旁人，倘若你没有比他更高底知觉性？这是一非常幼稚底理念！这是儿童们，说：我要起一公共宿舍，我要起一疗养院，我用汤莱施给穷人，我宣传一学说，提倡一宗教……等等。这简单是因为你自认比旁人好，比他们知道得更清楚他们应作什么或应是什么。这便是此一事：服务人类。你要继续这一切？这未曾改变了什么大事。开一医院或一学校，不是为了帮助人类。

17. 慈善事业

问：总归一样，这有过帮助？倘若停办一切学校……？

答：我不相信人类变到更快乐，或有了怎样大底改良。这尤其是给你一种情绪："我是个什么"。是这，我称之曰野心。

有些人，准备给学校捐钱，倘若你向同是那班人说有一神圣工作要做，"神圣者"已决定要那么做，纵使他们已心服这诚然是"神圣者"的工作，而仍不肯捐钱，因为这不是公认的慈善事业之一，没有作了什么好事的满足！是这，我称之曰野心。我有例子，有人能捐数十万卢比开办一医院，因为那给他们一种满足，是做了一点伟大底，高贵底，慷慨底事。人将自己光荣化了，这便是我所称曰野心。

我知道有滑稽人物说过："'神圣者'的国度不会那么快降临的，因为那班可怜底慈善家，还会有什么事作呢？倘若人类不再有患难了，慈善家便会失业了。"这是很难脱出的。虽然，这也是一事实，世界永远不会脱出它在其间的现在这境况，除非它自奉献于"神圣者"。凡为美德，你皆可颂扬，皆会增加你的满足，于是乎满足你的私我；却不帮助你真实知觉"神圣者"。正是世界上乐善好

施和聪明底人,最难被感化。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太满足了。一个可怜的人,在平生做了许多蠢事,立刻悔改说:“我不算什么,我不能作什么。随‘你’愿意将我怎样吧。”这种人比较更直道,远过接近“神圣者”,胜似那聪明且充满了智慧和虚荣的人。他自己晓得他是那样。

好施和聪明底人,替人类做了许多事的,过于自满了,无从有极微少底理念要改变自己。这普通是那班人,会说:“在我,倘若是我创造了这世界,我不会做得像现在这样,我会创造出比它好得多。”他便试行修好“神圣者”所做得不好的。据他们的意见,凡此一切皆属愚蠢而且无用。不是以这态度使你可属于“神圣者”了。在你和“他”之间,总会有你的私我,自觉其智识底优越性,去裁判“神圣者”,且确然于不致错误。因为他们自信,倘若是他们创造这世界,必不会造成上帝所造的这一切蠢事。而凡此皆生于骄矜,虚荣,自满;恰恰是有这么一颗粒,在要为人类服务的人们中。

他们会给人类什么呢?——毫无一物!纵使他们给出最后一滴血,给出他们脑子中所有的理念,囊橐中所有的银钱,这不足以改变个人,即永恒中之一秒。他们想象他们能服务于永恒?有高过人类的许多有体来过了,带来了光明,牺牲了性命,而那也没有改变多大底事。然而,一微小人物,一微生物似底有体,如何能真有助益呢?这是虚矜。那答辩是:“倘若人人作其最好的,那么一切皆会好了。”我不相信;此外这也不可能。在某一方式上,宇宙间每一事物皆是作其最好的。可是这“最好的”毫无价值。除非全般改变过,没有什么会改变的。应该是这最好的得改变。应该是代替无明之位,产生了知觉性,和能量,和知识(即明)。否则人永在同此一愚蠢上转圈子。

你能开百万医院,这不会防止人不生病。反之,人会有一切方

便和一切鼓励,要生病了。人是深染了这类理念。这使人的知觉性泰然:“我已生到世间了,我应帮助他人。”人向自己说:“我多么不为私利!我去帮助人类。”凡此一切,只是自私而已。

如实,第一个人类与你相关的,这便是你自己。你要和缓苦痛,但除非是你可改变受苦的能量为快乐的必然,世界不会改变。这会永是同样,人只是绕圈子,——一文明,一灾难接着一灾难,但事物不改变,因为有个什么缺乏了,有个什么不在,便是知觉性。这是一切。

究竟,这是我的意见。我给你说出其价值如此。倘若你愿意建立医院,学校,你便做去;倘若那使你快乐,于你更好了。那可没有甚大底重要性。我看到“文森先生”(Monsieur Vincent)电影片时,感到非常有趣。他见到倘若他施食于十个贫苦人,一千个来了。这便是科柏(Colbert)告诉他的:“你施食给穷人,好像将他们产生了!”那并不是完全错误的。终究说,倘若你的命运是办学校和施教育,看护病人,开医院,这是好的,你便去作。可是不要看得太严重。这是一冠冕堂皇底事业,你为了你的愉快而作的。你可说:“我做这事,因为这使我愉快。”但不要说起瑜伽。你那所作的不是瑜伽。你相信你正进行举办一大事业,这便是一切了,这是你个人的满足。

18. 创造世界

问:有人说维薵涡密达罗[①]也创造过一新世界呢?

---

① Visvamitra,维薵涡密达罗,神话中人物,为 Kanya Kubja 国王。一日出猎,遇隐者婆喜史多(Vasistha),欲得其乳牛,隐者不与。强夺之而战,战而败,忿然修苦行,依次得“大仙人”,“大梵仙人”等号。相传其神通力极大。故有创造新世界之说云。

答：他作了什么呢？告诉我。他不满意于此一世界，又创造了另一个么？那世界在何处？

自然，最初一理念，最以为自己比那创造了这世界者高超。因为人以为他作得太坏。这是可能的，你可说他创造得太坏。设若你想象你能比"神圣者"作得更好，我也不说你错了。我说你却不能说你没有野心。我不说他们有错；我只说他们是有野心。不过如此。证明是，唯独是做好事的人，是好施，和善，无私底人，最难受感化；他们的私我太巨大了。他们的公道，慷慨等理念那么粗重，竟没有留给其他事物的地方，没有留给"神圣者"的地方。

能作好事以前，应该深深返到自己内中，作一极重要底发现。这是人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事物存在，这便是"神圣者"，时若你尚未作到此一发现，你不能在道上前进。但这又是如此厚大底一个壳子！倘若你有哲学思想，你可自问："我所称为'我'者是什么呢？是我的身体么？——它常常改变。它不是同此一物。是我的感情么？——我的感情常常改变了。是我的思想？——它不断造成又不断毁掉。这不是'我'。那么，'我'在何处呢？什么给了'我'这持续生存的意识呢？"倘若你诚心继续参究，你退后几年了。这变到愈加迷惑。你继续观照。你向自己说："这是我的记忆。"但即算人失去了记忆力，人也还是他自己。倘若你至诚更深究下去，则有一时分到来，一切皆消失了，唯一事物独存，这便是"神圣者"，神圣"当体"。一切皆不现了，消融了，一切皆好像奶油在太阳里融解了。时若人作到了这一发现，那么可见到自己只是一团习惯。常是不知道"神圣者"和不知觉"神圣者"的在说话。在每个人，百千数个"我"在说话，说以百千数不同底方式。皆是不知觉，改变着，流动着的"我"。今日说话的"我"，不是同于昨日之"我"；倘若你远远观察，这"我"消失了。只有一个剩下了，这便是"神圣者"。这是

唯一人能常见其不异的。

19. 善愿

问：人以善愿能帮助世界么?

答：以善愿,人能改变许多事物,唯独这应是一种善愿,异常纯洁,了无混杂。可是十分明显,一种思想,一个祈祷,完全是纯洁而且真实底,若放射到世间,便作其工作。但这完全纯洁且真实底思想在何处呢,时若它度进人类的脑中?便有些降等了。倘若你能在自己,由内中的知觉性和知识之努力,超过,便是说消融和废掉一个欲念,真实地,你能够以内中底善愿,由知觉性,由光明,由知识,来销释一欲望,则你起初在你个人,会百倍快乐,远过于满足了那欲望。于是这便会有神妙底效果。这会使世间有其反响,你意想不到的。这会扩大。因为你所创造出的震动,会继续自加扩大。这是增大着的事物,好像滚雪球。一个胜利,不论其多么微小,在你的操行中所得到的,这便是一胜利,在全世界可得。这便是我方才要和你们说的;一切事物为之于外而无改于内中本性,——医院,学校等——为之皆由虚荣,为了自己是伟大的一种感觉,而一些微细幽隐之事,在自己内中胜过的,却带来了一大过无限底胜利,虽其功效隐而莫睹。凡你内中的一切运动为虚伪且与真理相违,便是神圣生命之一否定。你的微小努力有一些极巨大效果,虽你甚至没有认识他们的满足,然皆是真实,而且,恰恰有其非个人底和普遍底效果。

倘若你真愿意作点什么善美之事,你可作的最好的,便是在至诚中争得你的微小胜利,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如是,你便给世间作你所能作的到最高度了。

20. 个人胜利

问: 我们的胜利会给全世界发生作用么?

答: 这不会改变全世界的。因为你的胜利于全世界是太微小。这需要亿万人。这仅是一极微小底胜利,倘若拟之于全体。但这与他事混合。

人可说,这有如人给世间胜得了作某一事的能量;但要这发生作用而相当有效果,有时需要若干世纪;这是一比例上的问题。你可与你周围的人作此实验。这应该出于至诚,不应为之以要得某一结果的意思,却只因为是你要获得一胜利。倘若你已获得这胜利,这必然在你周遭的人上发生影响。可是,设若这其间参杂了一商业原素,设若你作某事是因你要得到另外某事:"我要胜过我的缺点,但那某人也得胜过他的呀,"那么,这事便不行了。这是一商人态度。"我给出这个,但我要取得那个"。这便毁坏一切了。这既非纯洁,也无诚心,这是一讨价还价。

应该没有任何事物来参杂入你的诚心,你的企慕,你的动机。你作事为的是爱"神圣者",为了真理,为了圆成,没有其他动机,没有其他意念。这便产生效果。

21. 整个"神圣者"

问: 室利阿罗频多说的"神圣者的一整体底理念",这是什么意思呢?

答: 每人皆给自己造成一"神圣者"的理念,一随他个人的好尚,他的理解的能性,他的心思的倾向,甚至他的欲望。人给自己所愿望的"神圣者"造成一理念,是人所愿望遇到的,那么,自然,人大大限制其实践了。

但设若人达到能了解"神圣者"便是我们所能知见的一切,而

有无限多于此者，则我们已开始进向整体了。整体性是一至难为人类知觉性所达到之物，人类是以范限而开始觉知；可是究竟，作一点点努力，而且，在那班知道以心思活动而游戏的人，可能充分扩大自己，以接近某个整体事物。

你给自己造成一"神圣者"的理念，岂不是，那与你自己的气质和你自己的概念相合。那么，倘若你愿要稍离出自己，而且，恰好试修一大全瑜伽，便应当试行了解"神圣者"不但是如你所想象的或你所感觉的那样，而且是如一切他人所思惟所感觉的那样，——而且，更有甚者，还是无人能思惟感觉的某事物。

这么，倘若你了解这个了，你便在整体之道上走了第一步。

本能地，甚至不自度量，人们固执要"神圣者"当合上他们的概念。因为，全属自发地，他们并不反省，便向你说："哦，这个，这是神圣的，那个，那却不是！"他们知道什么呢？而且还有些人，脚还没有踏上道，来到这里，看到一些事物，见到几个人，便向你说："这一修道院与'神圣者'无关，这一点也不神圣。"可是倘若人问他们说："什么是神圣底呢？"他们又窘迫不知所答；他们于此毫无所知。

而且人知道愈少，判断愈多；这是一绝对事实。人知道愈多，对事物愈少下裁判。于是会到一个时期，尽人所能作的，只是牒述一事；要判断却不可能。人可看一些事物，观其如是，观之于其因缘，观之于其所占之位置，知觉其所占之位置与其所应当占到的位置间之悬殊(因为这是世界上之大纷乱)，然而不裁判。简单观察而已。

于是更有一时分会到来，人感觉无从说："这个，这是神圣底，那个，那却不是"，因为有一时分人见到整个世界在此一方式上是那么全般而且周遍，以至于真可说，不能拔掉什么而不扰乱全体。

又再进一两步，则人确然知道，凡使我们震惊，好像是"神圣

者”的反对者，非常简单是些不当其位的事物。应该是每一事物恰当其位，并且，还应是够柔顺，可抟捏，在一进步底和谐组织中，可容纳一切新底原素，恒常加入显示了的宇宙中的。宇宙是在一内中重新组织的恒久底运动中，而且同时，倘若可这么说，它自加扩大，或自行愈加复杂化了；它愈变愈完全，愈变愈整体，——而这是无极限的。而且一随新原素之自加显示，如量，一切重新组织皆当托于一新基础上而再为，由此这事是没有一秒钟不是整个在一恒久底运动里。但倘若这运动是随顺神圣底秩序，它是和谐的；和谐到那么善美，竟至几乎见不到，难以察识。

于是，设若人自这一知觉再下降到比较外在底知觉，自然人开始非常精明地感到那些事物，是帮助你臻至于真实知觉性的，那些事物，是阻碍了道路，或引人后退的，或甚至打击前进的。于是观点改变了，而人不得不说：这是神圣底，或这有助于趋向“神圣者”；那是反对“神圣者”的，那是“神圣者”之敌。

但这是一实用观点，为了行动，为了物质生活中的运动的——因为人还没有达到那一知觉性，超过了这一切的；因为人还未臻于这内中底完善化，使人无须更战斗的，因为人已超过了作战地带，或作战时期，或作战之必需。但在达到这境界以前，在其知觉性及其行为中，必然有战斗，而倘有战斗，必有抉择，倘有抉择，应有识度。

最妥善的有识度之法，便是归顺神圣“意志”和指导，尽可能求其为明觉，自愿，而且为尽可能完全底归顺。于是人不会冒着犯错误的危险，误以虚伪底光明为真实底光明。

22. “神圣者”的吸引

问：一切事物皆为“神圣者”所吸引。敌对底力量也为“神圣

者"所吸引么?

答: 这依乎观点,人不能这么说。因为是有一潜在底吸引,可是那么蒙蔽了,那么秘密,以致人难说其存在。

在物质中,有一惰性的现象,(这虽然只是一现象,可是究竟……)向"神圣者"的吸引,为一可能性,甚于为一事实;这便是说,这是将要发展的一个事物,但还不是在可见底方式下存在。

人可说一切知觉性,无论其知或不知,——即算其不知,——皆落向"神圣者"中。但应该已有知觉性庶几能肯定这事。

纵使是在人类中,在此时算是地球上最知觉底有体,也有大部分是潜能地被引向"神圣者",却自己一点也不知道;而且甚至还有人故意拒绝这吸引。也许在其违拒中或在其后,有个什么在准备着;但这既非自愿,亦未自知。

在事实上,终究一切皆将被"神圣者"吸引。唯独是有直接底路,亦有纡萦之道,人极久似乎离得很远然后接近。而且有些人,取了纡萦之道,而且有此用意,要尽可能长久在其间徘徊。那么,现得是皆属与"神圣者"作对的有体了。

虽然,属于优越气质的人,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一绝对空劳且无用底战斗,不会有结果,但他们乐于为之。即使这会引他们至于灭亡,他们已决定要为之。

亦复有些人,自奉于罪恶,——这一恶行或那一恶行,例如沉湎于酒,或注射麻醉品,等事,——而他们是明知这会引他们至于毁灭,至于死亡。但他们选择了要这么作,明知。

23. 觉醒与善恶之相对

问: 他们没有自制。

答: 常是有一时候,凡人皆有自制。而且,倘若人未曾有一趟

说是的，倘若人未曾取此决定，则人不会作的。

没有一个人的身体没有能力和那能量，足以抵抗外加于它的事物，——倘若让其自为。有些人向你说："我不能另外怎样作"，这是因为在他们自己深处，他们不愿意另外怎样作；他们已承认要作他们的恶行的奴隶。有一个时候人是同意了的。

而且我还进一步，说："有一时候人是承认了是要生病。倘若人必不肯接受疾病，人便不生病。唯独人们皆那么不知觉自己，和自己的内中运动，以致甚至见不到他们所作的。"

但一切皆依乎人看事物的态度。从某一观点看，世间没有什么事物全是没有用的。唯独在某一时分可容许可采纳的事物，在另一时候又不然了。当其不复可采纳的时候，人开始说其为坏事，因为其时已醒觉了一种意志，要将其驱逐出去了。但在此宇宙的历史中，——甚至可说只在此世界的历史中，为了缩小问题，姑限于这一小星球，——我以为凡存在之物，在某一时期皆有其必需与重要性。这是依进步为准，事物被斥革，或更代，以属于将来者代替属于过去者。于是，于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之事物，人说："它们是坏"，因为人试行在自己寻得一杖杆将其拨出去，破除那习惯。可是在某一时期，它们不是坏事，而其他的却又是。

有些生活的态度，感觉之方式，作为之风格，人有在自己的有体中很久容许了，那不生烦恼，对你全不现得是无用，坏，或必将其泯除。可是突然，某一日，人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而看事情的方式改变了，人看到某些事物，说："怎么的！这在我中间？我负戴了这个？但这忍受不了，我不要它了。"于是，这突然对你现得很坏，因为是弃去它们的时候了，因为它们与你所取的态度不合，与你的进步，你在世间前进的行程中之进步不合。那些事物应是在旁底地方，皆不当其位了，于是

乎你感觉其坏。

但也许同样底事物在你觉得很坏的，在他人，在较低度的人，将现得很好了。

总常是有比你更阴暗，更无知觉，更坏，更无明者在。然则境况之于你为坏者，不复能保持了，应当革去的，也许对他人，对比你的品位较低的人们，却非常光明了。你有什么权柄说："这是坏的"呢？人只能说："我更不要了——我不更要，这与我现在的生存姿态不合，在我，我要到另一地方，这些事物更没有其地位的；它们更不当其位了，它们应当到旁底地方得其位置！"可是人不能裁判。不能说："这是坏"。至多人只能说："这对我不好，这在我是不得其所，这应当出去。"这便是一切了。于是人在路上将其抛下。

这便大大使进步容易，像这样思惟，这么感觉，远胜于坐在失望中，向自己诉说种种可哀之事，人是如何，所处的是如何可怜境，有什么缺陷，又有那些不可能之事来侵袭你，以及这一切。人只说："不是，不是，这些事在此已是不当其位了，它们可到旁底地方去，当其位且受欢迎之处。在我，我却前进了，我是攀上一阶梯，我进向一更纯洁底光明，更好，更全般底光明；然则这些爱黑暗的事物，应当离去了。"但这便是一切。

每一趟人在自己内中看到某个事物，对我们现得真是丑恶的，那么，好了，这证明人已作了一进步。然则与其自哀且感觉无望，人应当自足了，说："呵呀！这很好，我便前进了！"

24. 选拔

问：室利阿罗频多写着："'无上者'已将他的光明底手，按到一个选拔底人之容受器上，以显示'他'的神奇底'光明'与'权能'

与'阿难陀'。"①是"无上者"选择一人将作他的工具呢,还是人选择要变为工具?

答: 这是随你所愿。

人不能知道是谁起始的! 但普通总是二者同时发生。

倘若你要有先后之次第,则显然"神圣者"存在于个人之前,然则应该是"神圣者"第一趟选拔了。但这一选拔,乃为之于人世生命以前。在人类寻常知觉性中,这可能是其一,或是其二,或二者同时。在事实上,或许是"神圣者"在先见到这人或那人是有准备了! 可是已有了准备的人,普通是起始不自知,于是他有此印象,是他作了这决定和选择。但那应该是一印象甚于为一真实。

而且一旦人已被选拔,便无可拒绝了,不能逃开,即算要试行怎样做。

问: 人被"神圣者"选拔了之后,他能否从生下便懂到呢?

答: 甚至在他出生以前。

也许他的出生,正是这选择的结果;普通总是这样的。但不论在人生那一时期,这可能发生的。在那班命里注定了的人,这在出生以前;普通他们是来到世间,原有其用意,为了规定了的目的。

你很愿意知道是否这在你发生了,是么?(哄笑)那么好了,试试罢,——试行知道:怀着这一内中企慕,作些集中,再试。倘若你得到结果了,你告诉我;我会告诉你那是否正确。

---

① "以显示"三字出法文译本。原文英语此为一句,直译则为"'无上者'已将他的光明的手,按到他的'光明'与'权能'与'阿难陀'的所选拔底人底容受器上。"增 pour manifester,文意愈明。(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第九十二页)

25. 分层组合

问：“神圣者”只选拔一个人来显示“他”呢，或“他”也选多少人？

答：他选多个人。

但在此亦有一分层组合。人一点也不会了解精神生活，倘若不了解真底分层。

现在，这是不时髦了。在人类思想中，这是人所最不爱好的一事。但是从精神观点看，这是自动底，自发底，无可置议的。于是，倘使这分层组合是真实，则凡人皆有其位置；而且于每人在他所处的位置，他个人的真理是绝对的。这便是说，每一真实是恰当其位的原素，与“神圣者”有一完满底关系，——当其位。虽然，在整体，有一分层组合亦是全然绝对的，但为了要了解精神生活，首先得了解这个；而这不十分容易。

每人能够成为“神圣者”的圆满表现，在他自己，只要他知道他的位次，保守之。

问：倘若他们不知道这分层组合呢？

答：但他们无须知道他们是层级化了，不必需要知道。这只是当你要实际组织一精神社会了，那么，在此不得不将分层制度实行。可是普通在这世界中，像其这样，在这分层组合中有那么多漏洞，以至这好像是一团混乱了。

完善底分层组合，便是一全般底分层组合，既不关心于时间，亦不关心于空间。可是时若你要在物理上使其实现，这变到非常困难了。这好像人要织成一块料子，偏要留许多空洞；而这些空洞，便破坏整个底和谐了。常是缺乏人才，缺乏等级，缺乏了棋盘上的棋子，——缺乏了这些。于是这便现得是一团混乱。但是，倘若整个是表现了，每一事物皆恰在其位，这将是一美满底和谐，美

满底层构了。

在某处,——不是在物质世间,而是在已显示的宇宙中,——有此一完善底分层组合;它存在。但它还是没有在地上显了。

也许这将是超心思底转化的结果之一:世界将已准备了,有准备于一分层制的显示,为完善,自发,本元是真实底——没有任何种强迫,——每人将有他自己的完善化之知觉。

问:但精神底分层组合正确是什么呢?因为人谈到分层组合时,意思总是暗指高等原素和低等原素的次第?

答:是的,——然这完全是错误的。这是说,在物质上,它是这样,但这非我所称为分层组合者。

问:然则分层组合是什么呢?

答:这是功能之组织,与各人固有的性质在行为中之显示。

人多少趟要试作比拟,但那皆毫无价值,因为凡在物理上我们所知道的事物,没有能与那情况相应者。总是有高等或低等的意识,如你所说的。

例如人以身体的各种功能比较这分层组合。那么,这常给人以这印象,头是在上,脚是在下的,——那么,这便麻烦了!

问:每一原素同时是整个"神圣者",那么,如何还能说分层组合呢?

答:每一原素与"神圣者"有一直接而且圆满底关系。

问:但它们不能变为整个"神圣者"么?

答:是的,一切皆将变为"神圣者";但不是"神圣者"的大全,因为"神圣者",是这一切。你不能取"神圣者"的一少分,说:"这个,这是'神圣者'了"。虽然,在其精神知觉性中,每人皆与"神圣者"有一圆满底关系,这便是说,每人亦是"神圣者"如其尽可能为完善。但为了重新建造"神圣者",是整个"神圣者"乃为必需了。

而正是这组成这分层制之真元本身;但每人既在其自己为完善,则不能有卑下或高上的感觉了。

我不相信人类心思可能了解这。我相信这应当加以体验;一旦人已体验了,这非常简单,这现为明白简单。但要以心思去了解,则不可能,这像是不可能。尤其是心思,为着要了解无论什么,必得析破一切,使一切成对反;否则它不了解,它在混乱中了。由于它的功用本身,它使自体不能了解。

26. 成就

问:人如何能说某事是"已成就了",倘若它还没有显示,例如说"神圣者"已选择了一个工具,而其时任何事物皆没有出现?

答:是的,在内里,在那尚未显了的世界中,已经有了决定,在那里已成就了;只是那待出现到表面。

这恰是那与此独特相等的事,我已向你们说过几趟的,关于印度的自由。到过某处之后,我向室利阿罗频多说:"印度是自由了;"我未曾向他说:"印度会是自由",我说:"她是自由了"。那么,好了,那时这已成为事实,和后来这事表达于物质世界,在这地球上,其间需要过了多少年呢?那是在一九一五年,而印度之解放,时在一九四七年,这便是三十二年。这恰是抵抗的精确形象。

在个人,这是一样底事;有时这也需要那么多年,有时又进行得快点。

27. 见到印度自由

问:你说你曾见到印度自由了么……?

答:不是,我没有看见,我已知道。

问:那时你向室利阿罗频多说"印度是自由了",那时印度已

完全自由了么?

答: 我只是说一九四七年所发生的事,这便是外人的统治已经告退了。这便是一切,没有其他什么;不是她的道德底或精神底自由,那我一点也未曾说过。我简单只说她已脱除外人的统治了。甚至对室利阿罗频多所提出的一问题,我还答复说:"不会有暴力,不会以革命而成就的;是英国人自己会决定离去了,因为这地方会保持不住,由于世界上某些环境变换。"结果只是说这一事,其间没有什么精神问题。

事物总是那么发生的。我在一九一五年告诉室利阿罗频多的,正确是那年。这全在那里了,这已在;我未曾揣测,也未曾说预言,——这已是一事实。

然则在此,这可精确给你一形像,在已成事实与外表实现之间,需要多少时候。在个人,也是同一事:他是被选择了,他已选择了;他已选择了"神圣者",且已被选择;而这是一决定了的事实;这不可避免会要发生。人无从逃避,即算试行。唯独是这可能要待很长久底时间。

问: 母亲,你说印度在一九一五年已自由了,但她是像现在这样自由么? 因为印度还没有完全自由;她是分化了。

答: 哦,这是你所要知道的!

这,细节却未尝有呢! 不是,应该曾有一可能性是不像这样,因为,那时室利阿罗频多遣出了一信使,他明白知道可能避免随后发生的事。[1] 倘若那时人听了他的话呢,则不会有分治。因此,那

---

① 我们回忆一九四二年,英国派克里浦斯(Sir Stafford Crips)提出"改革方案",——那些改革方案尚未计及印度的独立,却可使其臻至,——室利阿罗频多特遣一使者到德里,劝负责当局接受之。但他未得到了解。倘若那方案给接受了呢,印度或可避免了巴基斯坦的分治,以及随后的乱动。

分治未尝宣告了。这是一人事的变形;无可辩驳是一人事的变形。

问: 然则如何能说"无上者"的决定是无可逃避的呢,倘若"他"已选定了印度应当自由?

答: 不是,不是,这不是那样的,我的孩子!

这是一事实,如是而已。是"神圣者"即是印度,是"神圣者"即是自由,是"神圣者"即是隶役,是"神圣者"即是一切,——则"他"是如何选择了呢?

这主张你到高处看,你方可懂到这样底事。时若你还没有攀登阶梯到那地步,这是难于懂得的。

28. 论自性

"最佳,我们只有一点相对底薄弱底自由,我们愚昧地称之为自由意志的。但那在基本上是虚幻底,因为是'自性'之诸态以我们的个人意志而自加表白;是'自性'的力量摄持了我们,而非为我们所摄持者,乃决定着我们所当愿望的,及我们当如何愿望。'自性',而不是独立底私我,在我们的生存的任何时分,乃选择我们所当寻求的什么对象,无论是以推理的意志或由未加反省的冲动去求。"①

问: 你可能向我们解释这一段么?

答: 我已向你们解释过这个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相信是你作决定:然是外来的冲动作决定。你相信你是知觉你的意志,然这一知觉不是你的。你全是"自然"(即"自性")的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许多力量建造成的,那皆表现一高上“意志”,而你不知觉。

但仅是人已能出离他的私我后,即算只是一时,方能懂得这个;因为,私我,——而是这乃发施其力量,——确信是自己作决定。可是倘若人留心观察,则可见到,他为种种力量所推动,那皆不是他自己。

29. 论一体

问: 然则心思底和情命底意志是什么呢?

答: 这是一非个人底事物之表现。倘若人小心分析,则可见到,例如,凡自己所思惟的,皆是他人已经思惟了;这是一些周流着的事物,经过你,然你不在你的思想的源头上。凡你所有的反应,皆起自使你得有生者之遗传,起自你生活其间之环境,起自那些印象,皆应集于你,且组成了某个事物,好像是你自己者,却皆不是由你生起,而简单是被感觉到被经验到的;你在过程上可知觉到它,但不是你创造成的,不是你产生的。

人可说,这皆是好像声音(语言,音乐,不论什么),被一工具收录了,以另一工具播出之,重传,例如留声机。你不说这是留声机乃造成你所听到的声音,不是么,你从来不会这么意想。但你既在此幻觉中,觉有你的分别人格,那些思想经过你的脑子而自加表现的,那些情绪经过你的情命而自加表现的,你以为皆发自你自己;但没有一点什么是出自你自己。那能创造这一切的“你”在何处呢?

应该是你深入,深沉而又深沉,进而发现你的有体之永恒底真元,以得到你内中的创造底真实性。一旦你已经发现那个了,你见到这与在他人内中的是同样底事物,那么,你的分别底人格在何处呢?没有什么留下了。

是的，这皆是记录和传播之工具，然而时常有种种变形，——变形是可能变得好，也可能变得坏，也可能是够大底改变；内中底结合是那么样的，事物从一人达到另一人，不是原来的正确底复制，因为工具是异常复杂。但这只是独一且同一事物，为明觉底一个“意志”所推动，而这一“意志”，全般不依各个人的意志而独立。

佛陀要使他的弟子了解这事，便向他们说：每一趟你放出一震动，例如一欲念，于某独一事之欲望，这便从一人流到另一人，从一人到另一人，经过这宇宙间绕了一转又回到你了。而且这又不止一事，却是一世界的事，你又不是唯一传播中心，——凡属个人皆为传播中心，——这在其间便造成了那么一大复杂综合，以至你不认识自己了。可是这些震动，纵横于此绝对是独一且同一原野中；只有震动之复杂与交切，乃给你一种印象，某个事物是独立的或分别的。

但是既无独立底亦无分别底事物；是唯一“本质”，唯一“力量”，唯一“知觉性”，唯一“意志”，以无数量方式而变动。

而且这是如此复杂，使人更无从计量。但设若人退后一步，且追寻这运动，不论是那一路线的运动，人分明见到这些震动持续引申，近而愈近，近而愈近，近而愈近，而且，如实，只有一个一体——“物质”之一体，“知觉性”之一体，“意志”之一体。而这，这便是唯一真实性。在外表，这只是一种虚幻，——分别之虚幻和分异之虚幻①。

30. 自外来者

问：欲望也一样？

---

① 此佛说译者未知其所据，然甚与大乘缘起之说相类。典籍一经翻译，往往真相不见，然理实犹存。

答：这全不属个人。而且这是很容易辨认的；在一切事物中这是最容易辨认，因为百次中有九十次，那是从旁人来的，发自某一环境，或许多情境之集合，或某一震动，来自旁人或几个旁人的。这很容易辨出。这是一种震动，突然在你觉醒起同似底事。岂不是，某事物给你一震惊，这一惊便产生一反应，好像你触到一琴键，那么好了，这一欲望的震动来了，在某方式上撼动你，你便反应。

甚至在年幼时，倘若人注意，也可察觉这事。人恒常生活于恒常底集体提示里。我不知道你们参加过丧礼没有，举例说，或进到有丧者之宅，——自然你必须稍稍观察自己，否则你见不到什么，——可是，倘若你稍事观察，你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为此逝去者哀伤或悲苦；那是和许多人一样，这发生了，而且由社交环境之凑合，你碰巧进到那宅子里。在那里，突然一下，不知为何也不知如何的，你感觉到一大情绪，一大忧悲，一大苦恼，于是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这么不快乐?"很简单，那震动进到了你，不是旁底事。

我告诉你这是容易观察的，因为我自己有过这经验，我在极小底时候，(那时我未曾知觉地修什么瑜伽，还没有；也许我作着瑜伽，但未明知。)我观察得非常清楚；我向自己说："必然，这是他们的悲哀给我感到了，因为我没有特殊理由要为这人之死去而极伤感。"可是，突然一下，眼泪也充满我的眼里了，我感觉到咽喉气塞，几乎要哭，好像我有一大悲哀，——我那时还是一小孩呢，——立刻我懂到："呵！这是他们的悲哀传到我内中了。"

在忿怒也是一样底事。这是很明白，人突然接到这个了，甚至不是从何人得的：却来自氛围中，——这有在于其间，——它顿然进来，它起初普通袭入你的下身，其次上升，其次推动你，然后你发怒了。一分钟以前，你未曾发怒，你全般是你自己的主宰，你没有任何发怒的意思。而这那么强，一下袭来你竟无从抵抗，——因为

你不够明觉，让它进到了你，它便应用你了，——你，……这所谓“你”者，这是说你的身体；因为，好像是，(诚然我说“好像是”)它与你的邻人的身体分别。可是，这只是你的眼睛的幻觉，因为事实上，恒常有人所称呼分子者，甚至物质分子，好像一种放射一样，从身体出，与他人的相混；倘若人非常敏感，便在一个距离外因此而感觉到。

例如，有人说盲者得到了一种敏感性，识感的那么一种微妙底知见，以至他们接近一对象时，他们在一距离之外感觉一惊动。人可非常容易作这一实验；比方说，轻悄悄地接近某人，不发一声，将手置在他的非常近处，——敏感底人立刻会察觉了。你未尝行使你的意志，要他感觉到，你未尝使任何心理因素参与其间，你简单只作了这实习，纯粹是物理底实习，你只不声响地接近他，不要被他听到，——是敏感底人顿时会感觉到了。

这便是说，这身体是似乎止于此了，但这只是我们的眼睛是这么造成于其间之方式。假使我们有较微妙底视识，有一较伸展开了的格度，那么，我们会见到有个什么事物是离出身体，——正如有个什么事物出自他人身体，——而这一切便相参混，相互发生作用。

31. 机动力量的一体

问： 室利阿罗频多所说“机动力量的一体”，是什么意思呢？

答： 那便是我所说的，有一机动底力量推移一切事物，时若你觉到它了，你会见到这是唯一且独是底“力量”，运动一切事物；甚至你能追踪其运动，见到它如何以人以物而作为。

从那一时分起，你明觉此“一体”了，——“力量”之一体，“知觉性”之一体，“意志”之一体，——那么，好了，你不复会再有这种知

见,以之你似与他人全般分别,以此你不知道在他人发生的事,使他们于你为陌生人;以至好像你是封闭于你的皮肤中,而与他人没有其他接触,除是全属外表且肤浅底一种。但这正是因为在你尚未实践这"知觉性","力量","意志"之一体的知见——甚至是物质底震动之一体。

是复杂性使知见困难;因为我们的知见官能,皆太是线条似的,太简单;以至倘若我们要了解,我们立刻为无数量事物所袭击,皆几乎是互相冲突的,而又在那么一复杂底方式上相混合,使人不复能见知其线索而追踪这些事,——人突然进到一涡漩中了。

但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思惟一理念又一理念,正如不得不说出一字又一字,——他们不能同时说许多字,岂不是么?否则便呐呐不能出口了!那么好了,大多数人是这么思想的,他们想了一思想又再想一思想,整个他们的知觉性是线条似的进行。可是人开始见知事物,只是若人能圆球似的,球面似的见知,——圆球似的思惟,这便是说,大数量的思想和知见一时同运。

自然,直到如今,倘若人要描述事物,人不得不描述过一事又一事,因为人不能同时说出十个字。而且由这缘故,凡人所说者,实际不能表现真理,全然不能,——因为我们必得说出一事乃再说一事,从那时分起,说起一事又一事了,它们便不复真实。应该整个一时说出,正如要人达到能一时见知全体又一一在于其位。

时若人开始这样看,——看,见知,感觉,思惟,愿望,皆像这样,——则接近"真理"了。可是长此人这么看亦如这么说,——哦!这是一可怜底窘境了。

32. 轮转

"设若我们长此生活于这无明现相中,我们便是私我,便隶属于'自性'的诸态。奴役于现相,束缚于相对性,颠簸于善与恶,功与罪,忧与喜,苦与乐,幸与不幸,成功与失败之间,我们是无能为力地随顺'摩耶'的铁轮或金与铁之轮的旋转。"①

是的。有些人过快乐和安逸底生活,有些其他底人则生活可怜。这依乎个人的命运,这也许依乎人在世间要作的事,依乎其所处之阶段;这依赖许多事。这是很明显的,不是他们自己作此选择,因为在大多数人常是选择同样的事物。倘若问他们之所愿,亦会有分别,是的,但不怎样大。这会是够单调了。

大多数人,愿望他们所称为"安静",所称为"和平"者,有一随其分际的小组织,——这分际普通是微尘似的,——而这在乎过一种按常轨的生活,作常是几乎同一底活动,在几乎是同一底范围里,有一几乎是相同的环境,而这重复下去,不大有分异,却颇有充分底变换,庶使这不致使人感到太腻烦,但没有什么当破坏这常规底圆圈,所以成此所谓和平底生活者。在浩大底多数人,这便是理想。

于是,这"理想"的细节之实践,无外地依乎人所出生的国土,所出生的社会,及其周围的习惯风俗。他们有其理想,为其出生的国家和社会的习俗所形成的。

显然这有其例外,但那只足以确定这成规。一般地说,理想不甚广大,这是生在一够安乐底环境里,使一生不致有太多底困难,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与某人结婚,是不会给你以太多麻烦的,生孩子,健康且正常长大(亦复为了不要有麻烦),于是有一安静和快乐底老年,不要太生病,也为了没有麻烦。于是乎逝去,时若人已倦于此生了,又是因为不要有烦恼。

究竟,这是一最广被底理想。自然有例外,甚至还可发现完全相反的事。不然,这会够单调了,如人所怀想的这么一种生存。分别起于细节,因为在此一国土人喜好此物,在彼一国土却喜好彼物;其次是在人所出生的社会,有某些习俗,和幸福的一种理想,而在另一社会,又有另一习俗,和另一幸福的理想,——于是这便是全般。

倘若和欧洲人谈起,他们会告诉你没有比欧洲更美丽的了。我知道法国人,——不止一人,却是百数人,——说世界上没有比法国女子更美丽的了!我又知道一黑种人,其全部教育是在法国受的,有人问他何处有最美丽底女子,他说:"没有比一黑种女子更美丽的了。"这是十分自然的,不是么?那么好了,这便是如此。也没有更美丽底屋子,除了人所住惯了的,——人所出生或所长住的那一地方的屋子,——山水同然,食物同然,习惯亦同然。只要这过得够和谐,不遭太猛烈底打击,则人是完全满意了。

这是普通心理。于是人是这么周转,绕圈子,——有时这是铁做的圆圈,有时是黄金底圆圈,——可是人旋转又旋转,旋转又旋转,儿子,女儿,也将这么旋转,又孙子,孙女也将这么旋转又旋转——于是那便继续下去。这便是一切了。

33. 《薄伽梵歌》

"'自性'之为'冥性',是一不动以活动底'力量',——因为她

作出一所加于她的运动，但在她内中有此能知之‘太一’（无上神我）。……个人心灵，或在一形式中之知觉体，可与这经验着的‘神我’，或者与这活动底‘自性’自认为一。设若它与‘自性’自认同一，则它不是主宰，受用者，和知者，……”①

问：倘若“自性”成作所加于她的，如何又会有这一切变形呢？

答：这是《薄伽梵歌》的理论，这不是全般“真理”。

我在法国时，曾听到人说起这个。这是那班人解释《薄伽梵歌》，说不会有火而没有烟，——却不是真的。从那儿出发，他们说：“生命便是这样，你不能改变它。你所能作的一切，便是度到‘神我’那方面，成为一统治的力量，而不是一被统治的力量。”可是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这是《薄伽梵歌》的理论，却不是“真理”之全；这只是一看事物的一偏底形式，——有用，实际，方便，却不全般是真。

问：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室利阿罗频多的使徒，又宣传《薄伽梵歌》的福音而图救世呢？

答：这是他们的事了。倘若他们爱那么作，在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殊。

问：然则这与室利阿罗频多的瑜伽没有任何关系？

答：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但这是一狭隘之说，如此而已。他们捏得了一角，便以之为全幅。但这是于凡人皆然的。谁能摄得了大全呢，我甚愿意知道？每人只摄得了一角，便作之为其全体。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34. 神我

问：可是室利阿罗频多解释过……

答：哦！原来你是一宣传家！你为什么要使他们信服呢？倘若他们像那样是满意了，便听其满意好了。倘若他们来向你说："这是室利阿罗频多的理论，"你便有权向他们说："不是，你错了，这是传统说法，这不是室利阿罗频多的理论。"如是便了。但你不能向他们说："你应当改变。"倘若他们爱好这个，便听其保持好了。

这是一非常方便之论。我在法国看到过，在巴黎，在到印度来以前，我看到了这实用到什么地步。起初，这使你把住了一非常深奥而又极端有用底真理；其次，这使你避免了改变你的外在本性之任何必需。

这是那么方便的，岂不是！人说："我是像这样了，我何能为力呢？我从'自性'分离，我听其作所愿作的，我不是这'自性'，我是'神我'；呵呀，任她走她自己的路！究竟我不能改变她。"有些人承认这道理，即算读过且研究过室利阿罗频多的书；他们保持着，他们固守那理论，因为那舒服，人无需努力去改变自己的本性，——她是不能改变的；简单是你自居于你的象牙之塔里，从高处下瞰，任她作她所愿做的一切事，只说："这不是我，我不是这个。"这极为方便。是为此人多采纳它；因为他们想象自己是在"神我"里。可是倘受到轻微一刮，他们便堕落到"自性"里了，直落，于是乎发怒，或者失望，或者生病，如是如是。

虽然，我也听说过某人真个实践了这种与"神我"之同一化，而且他散播了一很神奇底氛围；可是他看这班人皆是危险底革命者，即凡欲改变土地"自性"的什么的人，凡愿望世间的事物应有所改变的人，例如，患难应当泯除，或者，人应终于消除死亡之必要，或者可有一进化，一光明的进步而不需要毁灭。呵呀！作这种思想

的人,皆是危险底革命者。必要时,应当将他们监禁在牢狱里!

可是,倘若人只要成为一明哲底人,甚至没有什么问题要怎样成为一大瑜伽师,应当能看这些事而一笑置之,不受感触。你有你自己的经验;尽可能试行使其变到真实,完全,但听各人凭他自己的经验。

除非,他们来看你像一位师尊,且向你说:"现在,请你引导我走向'光明'和'真理'",然后开始你有责任了,——但不在这以前。

问:是否应当示人以新底真理,而且使其信服呢?

答:倘若你已达到了这概念,即世界是"神圣者"的表现,在其全部复杂中,则此复杂性和殊异性之必需是安立了,那么,要使旁人信服,和你一样思想,一样感觉,在你会不可能。

每个人应有他自己的思想,感觉,和反应的方式;为什么你愿要旁人和你一样作,且像你一样呢?纵使假定你有了一真理比他们的大,(虽然这话毫不表示什么,因为,从某一观点看,凡属真理皆是真,——只是皆属局部,但既是真理,亦必是真,)然即从那一时分起,你愿要你的真理比你的邻人的真理为大了,你便开始出离真理。

这一习惯,要勉强他人思想象你一样思想,在我常常觉其为武断;这便是我所说的"宣传者的精神",这使你愈离愈远了。你可以更进一步,愿要人们作事,像你一样作事,感觉像你一样感觉,这便化为可怕底规版了。

无论怎样,我能向你确说,有一时分,人全不,全不感到有此必需,要使他人信服自己所思想者的真理。

35. 出神

问:要进到玄秘世界应如何作呢?

答：你知道“出神”(extérioriser)么？

你知道单是“出神”是什么意思呢？不是在哲学上或在心理学上，我的意思是说用玄秘法？在你“出神”时，你知不知觉呢？是不是有意为之呢？你知道出离你的身体而生活于一较微妙底躯体中，又出离那个躯体，而生活于更微妙底躯体中么——这么下去？你知道作这一切么？作过没有？没有，——我们另一趟再谈。

问：这在梦里发生。

答：在梦里？你在梦里知道你在何处么？

问：稍许知道。

答：稍许？这变到有趣了。

你在梦中走到何处呢？

问：常是在情命界中了。

答：哦！哦！你走到情命界中了，——没有什么不愉快底事发生么？

问：最寻常。

答：哦！你又如何出离这事的呢？

问：跑回到身体中了。

答：你的知识便止于那里么？

问：不是，有时呼唤“光明”，于是我看到不必逃跑了。但那不长久。

答：但你可随意进去和出来么？

问：不是随自己的意思。

答：你能不能回到一个地方，你曾经到过的呢？

问：不能，母亲。

你不多少次回到同一个地方么？

问：不是随自己的意思。

答：但有些小孩知道作这事哪，他们继续他们的梦。每晚他们入睡时，他们回到同一地方，继续他们的梦。

问：我小孩时，我作过的，母亲。

答：你不复是小孩了，这就可惜哪！

问：因为那时我不是要做事。

答：那么，你再回到成为一小孩，你又会知道作了。

没有比这更有趣底事了。这一种事，在晚上是非常愉快的：你开始一个故事；是要醒觉的时候了，你在最后一句加一止点，又回到你的身体了。在下一晚你再去，你又揭开那页，再开始你的故事，继续于你这出离的全时；你将一切事安置好，——应当安置得很好，使其美丽。又是回去的时候了，你又再加一止点，你向事物说："要这样安安静静呀，待我再来！"你又回到身体里，而且你继续许多晚上，你可写出一本美丽底神仙故事，——只要你醒后犹能记忆。

问：但这依乎人在白天过的安静？

答：不是，这依乎小孩的天真，他对凡来到他的事的信任，没有思心底批判意识，且依乎情心之单纯，依乎年幼而且活泼底精力——这依乎这一切，——依乎内中情命之慷慨：不应该太自私，又不应太贪得，不应太实际，太重实用，——总之，有种种他所不应是的，如小孩便不是。其次，又要有一生动底想象力，因为（这我好像向你们讲愚蠢事了，但这全然是真的），有一世界，其间你是至上造形者：这便是你自己的情命世界。你是至上底造形者，你可将你的世界作成神奇。倘若你知道利用这个，倘若你有一艺术家的，诗人的知觉性，倘若你爱和谐，爱美，你在那里可建造一奇妙底事物，那将有其倾向要推进到物质显示。

当我年幼时，这便是我所谓向自己说故事。这全不是用文字

说故事,在头脑里;这是进到一未开辟的地方,在那里建造一神奇底故事。时若你知道这样向你自己说一故事,而那真是美丽,真是和谐,真是强,真是布置妥善,那便会在你的生存中实现。——也许不精确是你所创造的形式,而是一物理上的表现,比你所曾作了的,多多少少有些变形了。

这也许要多少年;但你的故事将有此倾向,要组织你的生活。

但很少人知道说一美丽底故事;于是他们常参杂以恐怖,他们到后来又悔。

假设人能造出一弘丽底故事,其间没有任何恐怖,只有美丽,这便在个人的生活上会有一巨大底影响;而这,人却不知。

设若人知道利用这一能力,这在情命形相世界中的创造能力,倘若人在年幼时,非常幼小时,便知道利用这能力哪!因为是那时候,人建造他的物质上的命运。但普通是你周围的人,有时甚至是你的小朋友,尤其是父母和教员,他们打搅其间,给你破坏一切,以至只有极少底场合这能全般成功。

否则,倘若像那样做了,用了一小孩的自发底纯美,你可能组成一神妙底生活,——我是说物质世间的。

幼年的梦,便是成年的真实。

36. 同一化

问:人如何能了解"神圣者"呢?

答:变成"他"就是了,我的孩子。这是唯一之法,由同一化。

室利阿罗频多说过:"设若人在自己未曾具有'他'呢,则人永远不能了解'他'"。正因为"他"是我们的有体之真本元,所以我们能变成"他",因此了解"他",否则,这全然会不可能。

问:如何我们可在内中寻到"神圣者"呢?

答：这正是我方才所说的。

首先应该出发寻找“他”，应使此为生活中最重要之事。其次，意志应当恒常，企慕应当恒常，先此是务为恒常，且唯此为真所愿要的事，然后，人便寻到“他”了。

自然，倘若一生中在此只想上廿分钟，每小时三刻钟又忙于他事，则颇难有成功的机会了。无论如何，会需要若干生世。这不应该是消闲；这应该是有体之无外底当务之急，自己生存的正理。

37. 解释无尽

“凡一切‘无时间者’，皆向‘时间’中之活动迫进；凡在‘时间’中者，皆在超时间底‘精神’上面和周围旋转。”①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那是这样的，我的孩子，凡未显示者，皆要自显示，而凡已显示者，皆试欲返其“本源”。

这有如你问我：“为什么地球是圆的呢？为什么有此太阳和那些行星呢？”这是那样的；宇宙的律则是那样的。

大部分这些事简单是事实的陈述；但解释却没有，因为人给不出心思底解释。人可以给出，但人所愿解释的每一事物，是为旁一事物所解释，这又应以另一事物解释，——于是乎无穷。你能周行此宇宙，以一事物解释另一事物，但这全不解释出什么。人可作的唯一事，便是说：这是那样的。

是因为这缘故人说心思不能知道什么，它不能知道什么，因为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它需要解释。一个解释之有价值,只是以其给你一种能力在所解释的事物上发生作用为准;否则,这有什么用处呢?假若解释某一事物,这不给你以权能将其改变,这便绝对无用;因为,如我已说,你所给的解释,又需要另一解释,如是不穷。但是,倘若由一解释你得了在一事物上的权能,使此事不同于现在之为此事者,那么,也值得费一番力了。但其实不然。这,这仍然是绕圆圈,在一平面上这么绕圆圈,而不是跃向空中,进向一新底高处。

38. 增加悟性

问:人如何增加了悟呢?

答:了悟?好了,这是增加知觉性,这是出乎心思以外,扩充其知觉性,深化其知觉性,接触到一些境域,超出心思以上的。

(后下,此文发表之时,"母亲"增加了下面一段注释——)

现在我增加一事:便是经验。化知识为经验。经验会自动引导你向另外一经验。

但是"经验",我所谈的迥异乎通常习惯上人所称为经验者。这不是经验着人所已知者,——那是自明的,——这,非复知道和认识(即算是一知识高出了心思底知识,即算是一甚完整底知识),却是变成那权能,能使之是此者(ca est)。究本实说,这是变成事物的"多波士"(Tapas)——宇宙的"多波士"。

人常说在"显示"之物,便有"真,智,乐"(Satchidananda),置之于这一顺序:起初,"真",Sat,这便是说,纯粹"存在";其次,"智"(Chit),即于此"存在"之知觉;其次"乐"(Ananda),即"存在"的快乐,使之持续者。但在此"智"与"乐"之间,有此"多波士"(Tapas),便是说,"智"之自行实践者。是时若人化为此一"多波士"了,事物的"多波士",然后人有那予以改变的权能之知识。事

物之“多波士”，即是那管制事物之存在于“显示”中者。

时若人臻至于此，便有此感觉，有那么巨大底一种权能！——这便是宇宙底权能。人有此感觉，全般主制宇宙。[①]

39. 独一关系

“每一有体的绝对者，是其与‘神圣者’独一底关系，及其在显示中表现神圣者之方。”——母亲。

这便是人在这里印度所称为有体的真理或有体之律则，有体之法即达摩：即为个性之中枢与原因者。

每人在他自己具备了他的真理，是一独一底真理，专属于他所有，乃为他在人生上所应当表现的。那么，这真理是什么？

有人问我：“这有体之真理是什么，而且它如何将自体转移到物质生活呢？”

它是这么自加转移的：每一个人，与“无上者”，“本始”，超出一切创造以上者，有一直线底独有底关系。是这独一底关系，应当在他的人生中自加表现，由于与“神圣者”的关系之独特底方式。因此，个人是无外地直接地与“神圣者”相通，——人与“神圣者”的关系是无外的直接的。时若你在一能接受的状态中，这便是你如何从“神圣者”接受此关系之全，如你所能有的，而这不是一分配，或一部分，或一重复，却无外地独特地是那关系，每人与“神圣者”所能有的。因此，从心理观点，凡人是孤独地有此与“神圣者”的直接关系。

人是孤独地与“无上者”相于。[②]

---

① “多波士”俗义为热力，毅力；于此亦可曰“志力”。

② 此语乃“母亲”在五月十三日，一九六二，所加。

人所有的与“他”的关系，永不会有第二个同一的。既没有两个同样的，则无可取自你而给予他者，无可自你收回而给予旁人的什么。而且，倘若这关系从创造中消失了，则它会真个消失，——其实不可能。

这便使倘若人生活在他的有体的真理中，人便是创造的必不可无的一部分。自然，我不是要说倘若人生活如他相信是那样生活的，我是说倘若人生活在他的有体的真理中，倘若，由于发展，人成功于进与他的有体之真理发生接触，则立刻与“神圣者”有一无外底独特底关系，没有同似的。

这便是一切了。

而且，自然地，既是你的有体之真理，那便是你应在人生中表现的。

40. 允诺

有人向我提出了一问题，他觉得我颇轻于作允诺，而且，究竟我未曾守诺言。(也许我所希望于人类者多于其所能给我的，——那我可一点也不知道。也许这只是一纯系肤浅底印象。)

我说过近乎这样的话：在这修道院中的人，会知道超心思者之降临，——这，人不能责难我当其已发生时未尝预先通知他们，我未曾将其作为神秘！——而且他们将参预其间！我如实未曾禁止任何人参与！反之，我相信我鼓励过凡人皆自加开启，接受，试求从之得到裨益。

于是我说(这是用英语说的)，“从那时分，那转化着的‘恩慈’，将以最有效能的方式辉煌发射。”好了，我可质问任何人可说出与这相违反的！

但在此这又稍许增加了一点……我加上说：“幸而在企慕者

流，这快乐底将来(我不相信我是这样写的，但这不关重要)，这快乐底将来会给他们实现，纵使有一切障碍，未新生的人类天性会向之对立的”。我仍然继续希望这将是如此。

可是这人也许不甚耐烦，回答我说：“为什么一够大数目的修道者的困难反而增加了呢?”

有谁告诉你不是因为你已变到更知觉呢？凡你的困难从前皆有，只是你未曾知道呢！倘若你于今见到更分明，见到事物不是太有趣的，这不是“超心思者”之过，这是你之过！它给你一光明，一镜子，使你能更明照，非你从前所能；于是你微微有点不愉快了，因为照见的不常是很美丽。

(哄笑)

于是这人结论说：“‘超心思底力量’仍在这里活动么，虽则有一切障碍，未新生的人类天性会向之对立的?”诚然，我希望，是的！因为，否则，无事可为了，世界永远不会新生。但我已向你们解释为什么这对你们好像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你已稍更加知觉了，见到了从前所未见到的事物。

另外还有一原因。时若在工作着的“力量”增强，增其坚执，自然那抵抗之者亦抵抗之愈烈。而且(这里不得不说一些不太可意底话)，与其为你的微小困难，微小不便，微小不安，或为你的大缺点所催眠，倘若，与其被这一切所催眠，你毋宁试行看看那对方，看那“力量”增强到什么程度，“恩慈”更活泼，救助更实际到什么程度；一言以蔽之，倘若你稍许少一点自私，不那么集中在自己，而且，稍许放大一点眼光，也可涵纳不关切自己个人的事物，则也许你对这问题的看法会改变了。

那么，好了，这是我劝你们作的；你已试行我的这救治法，那以后再来讨论，这救治是：不太专想你自己。

究竟说来,这也许是你所最关注的问题,却非必然是最有趣的!

41. 体育

有人要我向我们讲点关于我们的体育的事,而且,在一普通方式上,兼说那心理基础,我们在此的活动是建立其上的。关于这些事,室利阿罗频多已写过一些文章,我自己也常常写一些,也向你们解释过多少次,但是,不无缺憾,我不得不承认这未尝进到你们的知觉性里。

我不要向你们所感觉的和你们所作的宣战,但我愿意使你们至少懂得,为什么事情在这里是那样作成,像其已那样作成,免得使你们滑走,在一自发底退缩里,钞袭凡是他处所作的,托词是事情原是如此作的,托词是你们的父母和曾祖父母,父母和朋友与朋友的祖父母,一切外间人士,皆继续作像他们所作的那样底事,而且他们认为那是作事之正常底,自然底方式。

我不争辩这事,在这义度下,即人类是"自然"之所创造,有一特殊目的,而且为了特殊作用,且有见于实践她的作用,她已创造出一些有体,且亦给了他们一些特殊习惯和特殊功能。因此,倘若你说起"自然底"事,我只能告诉你这不是"自然底",徒因其为"自然"的态度之故。

虽然,我相信已向你们说过,——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室利阿罗频多也写过,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再行开始,继续,且永是作他处所作的。而且我们使这事实,特殊在我们的教育中具体化;因为,我应当说,不开罪任何人,凡到我们这里来的人已经过了长段人生的,已有了一沉重底过去,则难于顿时改变他们的态度和观点,可是,你倘取很小底儿童们,还没有十分被贻

误的,——他们常是被贻误了,——还没有十分被寻常底教育,家庭的理念,父母的遗传等所误,则你有一机会将他们的知觉性导向真路,且可得实际且具体底结果。

如实说,我们没有什么可诉说的,因为我们已有显明底证据,即倘若人知道如何作,我们所标举的是可能的。

我们所标举的,即是在同一情形下,在同一教育,同一可能性,没有理由于所谓男子和女子间,作一绝对底,终究底,而且强迫底分别。在我们,人皆是独一心灵的表现;而且,如我在开始说过,"自然"已分别了她的表现,是要满足她的需要,实现她的主旨,这不结论到我们便应当盲目地服从她;倘若我们的需要和主旨是属另一性质,而且倘若我们不承认如"自然"所想念的身体的作用为终极,为绝对,则我们可试行在另一路线上发展知觉性。

人问过我,不止一次而是好几百次,尤其是外来的人,具有一切外间的理念:"为何你于男孩和女孩有同一体育方案呢?"有些人认此为可讥;有些人认为从身体的,物质的观点看这是一大错误。"为什么女孩不受到特别待遇,完全与男孩不同呢? ……"于是,举出最大理由"……像到处所作的。"

哦! 谢谢。然则为什么我们有一修道院呢? 为什么我们有一教育中心呢? 倘若到处作一样底事,我们没有需要重复作。我们不比他人作的更好。

人向我提出这些诘问时,似乎不能向我说更深底愚蠢事了。这是遍处作的么? 这便恰恰是不必作之的理由,因为倘若我们像他人一样作,那便完全不值得作了。我们正要介绍点什么到世间,是原来所未有的。可是倘若我们保守世界的一切成俗,世界的一切旧好,世界的一切构架,我见不到如何我们可出离常轨,做出一点新底事。

我的孩子们,我已向你们说过,用一切声调和一切方式反复说过:倘若你们真要留此而得益,可试行观察一切事,用一新底眼光和新底理解去了知,皆是基于某些比较高,深,广大,真实底事物,某些事物还未然,但有一日必然的。是因为我们要建造这一将来,所以我们取一特殊态度。

我告诉你们,我们有许多证明,全然是实质的,可证明我们的地位之正确性和真理。但是还不耐久。为什么呢?因为最容易是堕入寻常知觉性里,而比较长时把住阶梯之顶端,试从那高处看世界,没有更困难底事了。

我们不要服从"自然"的命令,即算这些命令有千年万年的习惯为背景。然有一事是确然的:时若"自然"反对事物之改变,便有这样底辩驳:"从来这常是如此的。"在我,我以为这不真实。不论她愿意不愿意,事物改变着,会有一日人将说:"呵呀!是的,有一日曾是那样的,但现在这不同了。"

那么好了,假定只有一时期,在一仍属信心和依托的方式上,我们正从事于造成此一改变,我们已到了一时分,事物皆转向且取一新去向了。只要求你们简单有非常小底信心和依托,而且任自己被领导。否则,你们失掉留在这里的利益了。如此而已。你将仍以同样底弱点和同样底习惯重新起程,如在我们以外的那样的人生上所见到的。这便是如此。①

问: 以体育而论,女子的理想是什么呢?

答: 我见不到为什么应当有一女子体育的特殊理想,另外又

① 按:神圣母亲昔年曾发行一小册子,题曰:《致女子论体育》,皆对女性的体育诸问题的答复。院中《体育杂志》第十四卷第三期,一九六二年八月出版者,第廿八——卅一页,曾摘要印出数则,兹亦译出于后。书之发端一语,为:为了对上帝的爱,你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女孩或男孩,而试行成为一个人么?

是一男子体育的理想。

体育以发展人的身体之一切可能性为目标，——和谐，强力，柔韧，善巧，轻捷，耐力……的可能性，——且增上四肢百骸的功能之主制，使身体成为一完善底工具，受知觉底意志之指挥。这一方案，平等于一切人皆是最好的；没有任何理由要给女子另外采择一个。

问：男子和女子在新生活中所负的是什么任务呢？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怎样？

答：为什么在这二者间作分别呢？他们同是人，试皆要化为能作神圣事业的工具，超出了性别，族姓，宗教，国籍等问题以上；他们皆是同一无极底"母亲"的孩子，同是永恒和独一底"神明"的企慕者。

问：在一女子，身体美的理想是什么呢？

答：在比例上有完满底和谐，柔性与强能，风度和力量，黏塑性，忍耐性，尤其是一优越底健康，不变不易，出自一纯洁底心灵，对人生的欢乐底信托，以及于"神圣恩慈"的不动摇的信仰者。

（此小册子结末语为——）

以一言结束：

我向你们说了这些事，因为你们要听。可是不要以此作为绝对底教条，因为那样便会失掉它们的一切真理。

42. 燃火

问：室利阿罗频多写着："内中性灵之火应该炽然，一切皆当投入其中，皆加了'神圣之名'。"[1]性灵之火是不是常燃呢？

答：它不是常燃。

---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问：那么如何燃起它呢？

答：由于企慕，由于进步的意志，由于向完善化之跃进。尤其是这求进步，求净化自己的意志，乃燃着了这火。有极坚强底意志的人们，倘若他们转向精神底进步和净化，他们便自动地燃着了内中的火。

每个人所要治好的缺点，或每个人所要作的进步，倘若人将其一切皆掷到火里，便会以一新底猛速炽然起来。而且这不是一画像之说，这是微妙生理体中之一事实。人能感觉到这火焰底热度；在微妙生理体中，人能见到这火焰的光明。而且，时若本性中有什么阻挡了前进，而人将其投到这火里，这便燃烧起来，火焰便增其猛炽。

这便是一切么？

问：时若人处在一困难中，如何能感觉到温柔和喜乐呢？

答：恰恰是倘若那困难是属个人或自私性的，倘若人将其作为牺牲，将其倾入这净化之火里，立刻人感到进步的喜乐。倘若人至诚为之，立刻便有一喜乐突起。

显然，与其失望而悲伤，这却是应当作的。倘若人作一牺牲，而且，至诚地，倘若企慕转化和纯静化，人立刻感到喜乐生于内心深处。即算困难是一大忧悲，人也可作这事而大有成功。人见到在这忧悲之后，无论其多么深切，有些一神圣喜乐。

43. 救助远人

问：人没有明知底玄秘权能，而欲保护或帮助某个在一距离之外正处于一困境或危险中的人，是否可能呢？倘若能，实际进行的方法是如何呢？心思能作什么？

答：我们不谈玄秘程序，虽如实就定义说，凡发生于不可见者

中的，皆属玄秘。可是终究在实际上有两个程序，不相除外而相成，人可分别运用，倘若人倾向其一有甚于另一。

明显的，思想成为工具之一部分，一很重要底部分。我已向你们多次说过，假使人清晰地强力地思想，则作出了一心思形成；凡心思形成，皆是离其作者而独立的一个元体，有其自有的生命，趋向在心思界中自加实现。（我不是要说你以肉眼见到你所形成的，但它存在于心思界中，有其所固有的一生存，且是独立的。）

倘若你已在一明确底目的上作了一形成，则其整个生命趋向于实践这目的。因此，倘若你愿帮助某距离以外的人，你只得非常明白地，在一非常精确且非常强力底方式上，形成出那种你所愿给出的帮助，和你所愿得的结果。这便会有效。

我不能说这是全能底，因为心思世界中是充满了无数量底这种形式，它们互相挤排，互相冲突；因此，最强盛且最坚持者，乃得最后胜利。

其次，给心思形成以力量和坚持性者是什么呢？——这是一情感与一意志。倘若你在你的心思形成上加以一情感，一亲爱，一温柔，一仁爱，和一种意志之深密性，一动力，它便有更多底机会成功了。这是第一方法。这方法是凡知道思想的人所可运用的，尤其是知道如何爱的人。可是，如我所说，其权能有限，且在世界上有很大底竞争。

可是纵使没有任何知识，设若人信神圣“恩慈”，信世间有一事物为“神圣恩慈”者，而此一“事物”，能回答一祈祷，一企慕，一请求；那么，时若人作了一心思形成，而又奉献之于“恩慈”，求“她”参与，而且有此信仰，“她”必将参与，——然后真实你有成功的机会了。

可以试行，你会很好见到结果。

44. 祈祷的内容

问: 但是,母亲,时若人至诚祈祷“恩慈”的参与,人期望一特殊结果,不是么?

答: 原谅,这依乎祈祷之内涵。

倘若人简单祈求“恩慈”,或“神圣者”,委之于“他”,则不期望一特殊结果。要希望一特殊结果,应形成其祈祷,应是要求某一事物。倘若你对神圣“恩慈”唯有一大企慕,呼求“她”,请召“她”,却不精确要求什么,则是“恩慈”将选择替你作些什么,这不是你了。

问: 这比较好,不是么?

答: 哦,这,这是另一问题了。

显然,这也许属一较高底品质! 显然,假使人愿求精确某一事,是将其表呈出所愿,在一精确且明朗底方式上。

自然,倘若人自处于一全般皈顺之境,完全将自我奉献了,简单使自己归依于“恩慈”,任其随愿施为,——这非常好了。但那以后,便不当讨论“她”所作的! 不当向“她”说,“哦! 我作那事是用意于要有这个”;因为,倘若人真有意要得到某事,最好以至诚表呈之,简单地,如所见者。

此后,便是“恩慈”当选择其作或不作了;可是,无论怎样,人已得清楚地表呈所愿望的。在那并没有不是。

或者,这变坏了,时当祈祷未被应允,于是人反动起来。那么自然这变到不好了。是在那时候应该懂到人所有的愿望或企慕,可能是不十分光明,也许人所要求的事,非正当于自己有益。那么,便应聪明点,简单说:“好了,唯愿‘你的意志’成就。”

可是,长时若人有一内中底知见和内中底偏向,将其表呈并没有害处。这是一很自然底运动。

举例说，假使人作了一蠢事，犯了一错误，而且真实地，诚恳地，人不愿再犯了；那么，我见不到要求这个会有任何害处。诚然，倘若人以诚心求之，—真正底内中底诚心，则有很多底机会被允许了。

不要相信“神圣者”爱好反对你。“他”全不爱那样！“他”能见到比你清楚，什么是于你有益；只除完全不得不违反你的企慕了。否则，“他”总是常常准备给出人所要求的。

这便是一切了么？

（沉默）

45. 恩慈

这里有三段文字，人要我作点解说。最后的颇像我们方才所讨论者的继续；我从这开始。

“倘若人是与‘恩慈’结合了，倘若人遍处见到它，我们的人生会是一极乐的，全能的，无限幸福的人生。而且，这将是与神圣‘工作’的可能最好底合作。”

第一情况不是那么容易实践的。这是人生中一知觉底生长，一恒常底观察，和一长久底经验之结果。

这我已向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常是一聚集因缘或某些事会发生了，与你的欲望或在你觉得似乎是最好的相违反，而你便起悔恨，向自己说：“呵呀！否则又多么好，像这样或像那样。”在小事如此，在大事如此。

于是年光过去了，事情展开去；你进步了，你变到更知觉，你了解得更清楚，于是，你回首前尘，你便见知——起初不免吃惊，其

次,到后下,不免一笑,——那些著名环境对你好像是完全不幸而且有损的,恰恰是在可能发生的最有益底事,使你作成所应作的进步。而且倘若你稍稍聪明,你会向自己说:"真的,神圣'恩慈'无量。"

于是,时若这现象在你多少次发生了,你开始懂得,纵使是人的盲昧和现象之误人,仍是"恩慈"遍处在工作着,每分钟是可能最好底事在发生,在那一时分世界所处的那一境界里。

这是因为我们的识见有限,我们因自己的偏好而盲昧了,我们不能辨识且见到其如此。但是时若人开始见到这个了,则人进到那种惊奇之一境,是非可描述的。因为,在现象之后,人见到这无极底"恩慈",神奇,可惊,全能,知一切,组织一切,布置一切,且引导我们——无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知道或不知道,——趋向一无上目标,这便是说,与"神圣者"的结合,知觉"神明"且与"她"结合。

于是,人生活在"恩慈"的"作用"和"当体"里,一种生活,充满了喜乐,惊奇,神妙底权能,而且同时充满了信托,那么和平,那么全般,以致更没有什么能够动摇它了。

于是人是在这完满底接受性与完满底随附之境界里,到那量度人便减少了世界对神圣"作为"的抵抗力;结果,这便是人所能奉与"神圣者的作为"之最好底合作了。人了解"他"所要的,而且,以其全体知觉性,人随附于"他的意志"。

46. 入定

问:定境,或"三摩地"境界,是不是一进步的表征呢?

答:入"三摩地",这是进到一个境界,出后不留任何知觉底记忆的。

在古时候,这被认为一非常超上底情景。甚且人以为这是一

伟大底实践之表征，——要作瑜伽或修为的人，常是试要进到这么一个境界里。人还说过这种境界的种种神奇之事，——人尽可说一切随所要说的，正是因为不记忆了，而且，既进入其中的人们，又不能说出在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读过，在种种所谓精神底著述中，关于定境或“三摩地”境的神奇之事，可是我从来未尝有过。于是我不知道这是否一劣性表征。我到这里以后，最初问室利阿罗频多的许多问题之一，便是：“你想‘三摩地’是怎样呢，那种定境，人无所记忆的？人进到一个情况里，好像是福乐，但出离之后，完全不知道发生过的事。”于是他望了我一下，见到了我的意思，回答我说：“那是无知觉。”

“什么！”我要得一解释，向他这么一问。

他便说：“是呀，你进到人所称为‘三摩地’，其时你出离了你的知觉底有体，进到你的有体的完全无知觉的一部分，或毋宁说，进到了一个境界，你对之全无相应的知觉性的，——你出离了你的知觉性的原地，进到一地带，那里你不复有知觉性了。你是在非个人性境界里。这便是说，一个境界，在其中你是不知觉了；这是为何自然你不能记忆一点什么，因为你未尝知觉到一点什么。”①于是这使我再得确然了，我便向他说：“是哪，这事从来在我未曾发生过”。他便回答说：“在我也不曾！”

（哄笑）

自从那时以后，有人向我说起“三摩地”时，我便向他们说：“好

---

① 在这原稿发表时，“母亲”又加上了下列的注解：“亦复有人进到某些境地，其间他们是有一知觉性的，但在这知觉底境界与他们的正常醒时知觉性之间，有一段空白：他们的个人性不复存在于醒境与此较深底境界之间；于是，在过程中，他们忘记了。他们不能将在那里所有的知觉，转运到这里的知觉中，因为二者间有一空白。

“甚至还有一玄秘底修为，在于建立起这中间诸地带，使人能记起一些事。”

吧,试行发展你的内中底个人性,你便可在充分底知觉性中进到那些正本底境界,且有与最高境界相通的喜乐,不复为此而失去一切知觉性,转回来带了一个零,不带回一种经验。”

这么你得到答复了。进步的表征,是其时不复有无知觉性了,时若你能上入正是那些境界而不入定。

(沉默)

可是文字上有一混淆。

时若你出离你的有体的一部分(例如,时若你全般明觉地进到情命世界),你的躯体本身能够入定了,但这不是“三摩地”。这毋宁是所谓昏睡或麻痹境。臻其极致,这便是麻痹境,因为有体的那一部分所以使之生动者,出外去了,于是躯体已半是死亡;这便是说,其生命已减少到那程度,其功能几乎是废止了:心房跳动已经弛缓,几乎难可觉知,呼吸亦难感到。是这,便是真底定了。但你当这时是充分知觉,在情命世界里。甚而至于由于某种修练,——此外那既不容易,也不是没有危险,——你可留下极少量的力在你的躯体中,可使之独立地知觉着,由一全般合法底修为,人能达到使此躯体保持其运动之自主,即算人是几乎完全出神去了。如是,在一几乎是圆满底定境,人能描述出外的那部分有体之所见所为的。这样只能是在修道上已经前进很远了。

亦有自发底和非自愿底这种境界的例子,却不全是这个,然是一同似:即梦游之境。这便是说,你已深睡时,在情命上你离出躯体,而躯体在一种自动底方式上服从已出离的情命部分之意志和作为。唯独因为这不是一志愿着的作为之结果,或一有管制且进步着的训练之结果,这么一种境界,不甚可取,因其可在有体中造成错乱。但这是我方才所说的一个例证,一个躯体四分之三已睡眠了,而可服从那出离的一部分,那部分本身是全然醒觉亦完全知

觉的。是这,便是真底定了。

我已多少次向你们讲过,我相信,时若人服习这玄秘修为,人可至于离此血肉之躯,作情命底出离,在情命世界中完全明觉地活动,作为;其次又让情命体睡眠,而作心思底出离,在心思世界中活动,作为,亦复完全明觉,且有同低底关系,——因为心思世界是与心思体有关系,正如物理世界与此物理身躯有关系。如是,依次可推,进步地且由一有规则的训练。我知道一位女士,是这么训练过了的,有其十分可惊奇的个人的官能;她在凡她的有体的境界中皆明觉,她能十二番离出她的身躯,便是说,一连出离十二个身躯,直到她达到个人知觉性的最高峰了,或可称为"无相者"的门栏,她能记忆一切,且将一切详细表述过。那是一英国女士;我自己还从英语翻译出过一本书,其间有凡她在那一切境界中所见所为之叙述。

这显然是对其有体之一伟大主制之表征。但这几乎是那一经验的反对,即出离其知觉性以进入一境界,其间人不复知觉了;这可说是正相反对。

(沉默)

这便引我到一点道理,是一介绍也是一善策。

我们读过了《综合瑜伽论》,前些时也翻译过《神圣人生论》中某些章段,其间室利阿罗频多对那些作修持的人,皆试行要有经验了,却因其于他们的知觉性境太强,有时引起不幸底结果的,说明了许多细节,作了许多解释和劝导。我对这问题作了一观照,于是人要我向你们解释我的观照。我说:"人应该常是大于他的经验。"这里便是我所要说的——

不论一番经验的性质,权能,神妙为何如,不应为其所统治,或至于管制你的整个有体到那种程度,以致你失去了平衡和接触,在一合理底和平静底态度里。这便是说无论以什么方式,你进而与

一力量或一知觉性发生了关系，那超越过你的，当时与其完全被这知觉性或力量所全般统治，毋宁你应当能够常常记起这只是千种万种经验中之一而已，而且，因此它没有绝对性，它是相对的。无论如何美好，无论其如何特殊，你能有且应该有更奇特的；你能有且应该有更美好的；无论其多么高，你常是还可升到更高，在将来。于是，不要失去头脑，只须将此经验置于一长列发展之系统上，保持一健康底身体的平衡，以致不失却相对性的意识。像这样，不会冒任何危险。

办法呢？知道作这事的人，常是发现这非常容易；但在不知道的人，这也许有一点点困难了。

有一个办法。

这便是永远不失去这一意念，即将自己完全奉献于“恩慈”，即“无上者”的表现。人奉献时，完全自致且自归于那超出了整个创造以上和以外者；而且，与其从经验寻求一私人的利益，毋宁将其作为对神圣“恩慈”的供品，而且人知道经验是自“她”而得的，则此经验之结果应奉还给“她”。那么，人便安全了。

换句话说：不要有野心，不要有虚荣，不要有骄傲。至诚奉献自我，至诚谦虚，于是一切危险皆得到保护了。如此，这便是我所说的人要大于他的经验。

47. 生命意志

“在其基本上是一黑暗且沉重底惰性原则；凡人皆为躯体所束缚，为其要求与欲望所束缚，缚于一微末底心思上，细小底欲望与情绪上，系于许多微小而无价值底功能，需要，忧虑，事务，痛苦，快乐上，皆无谓重复着的，离其本身却引不到何处，皆带上了一种无

明的徽志，表其既不知自体之为何，也不知往向何处。这物理底惰性心思，除了它的微小土地神祇之外，不相信其他神明；它也许企慕更大底安乐，秩序，愉快，但它不求上升，不求精神解脱。在中心我们遇到一更强底生命'意志'，有其更大底兴会，但这是一盲目底'神魂'，一颠倒了的精神，喜欢那些原素，正使人生成为一苦斗底纠争与不愉快底纷乱的。这是一人类底或狄鞞底欲望心灵，粘执于炫耀底彩色，错乱底声诗，猛烈底悲哀，激扰底歌剧，要间有善与恶，苦与乐，光与暗，卤莽底欢喜、与荼毒底痛楚错织交流。它喜爱这些事物，要多之又多，或者，即算它受了苦，呼号而起反抗，它却不能接受或乐于旁底什么；它憎恨而反抗高尚事物，而在其忿怒中，凡有任何较神圣底'权能'，擅能要将人生化为纯洁，光明，和快乐，且从其唇前夺去那强烈如火底刺激饮料者，它将加以践踏，撕毁，或钉上十字架。另有一生命中之'意志'，肯顺从善化底理想'心思'，为其贡献所引诱，要从人生提炼出一些和谐，美丽，光明，较高贵底秩序，但那是情命本性的一小部分，可能容易被其更暴猛或更黑暗更钝滞底同骖伴侣所压倒；而它也不真是乐于听从一高等呼声，高于'心思'的呼唤者，除非那呼声自加委屈，如寻常'宗教'为然，自加减低要求，低到对于我们的黑暗情命本性为较可了解的条件。凡此诸力，精神修道者在他自己中渐次识觉，也在他周遭的一切上觉到，却要不断奋斗而且战争，以脱离它们的掌握，解除那篡窃已久在他自己生存体一如在他周遭的人类生存上所施行的统治。那困难是大底；因其把握如此坚强，似乎如此无从胜过，竟是正了那讥嘲底断语，以为人类天性如同狗尾，——因为，要使之伸直，尽用伦理，宗教，理智之力，或任何其他救赎之努力，这终于常是回到'本性'之卷曲形。那更兴奋底'生命意志'之精力如此强盛，把握如此坚牢，其热情与错误的危险如此巨大，如此微妙地

固执或坚决地入侵,其攻击之忿怒,或其阻碍之可恶底抵抗,又如此顽强,真可一直打到'天国'的门前,以致虽是圣人或瑜伽师,也不能十分肯定自己已经解放的纯洁,或习性已成的自我主宰,可抵制其狡猾或暴力。……"①

(说)

时若人开始像这样看事物了,时若事物对你现似如这里所描述的,人已非常接近,非常接近那解决了。

最坏的,普通是一切物质真实性唯独现为真实,其他一切非此者,似乎完全居次了。这物质知觉性有权管制,指挥,组织生活,统治其余一切,这已那么被认为正当了,以致倘有某人试行触到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凡人便以为他是半痴,或一极为危险底人物了。在我这好像人已应该走过了一极长底道路,方可体认物质生活,如室利阿罗频多在这里所写的。而且我完全信念倘若人像这样感到,见到,如他所说的,则人已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救治了。

很难有其他人物,除了选拔底人物之天性,一些已与一较高底真实性有了接触,与神圣知觉性的某物有过关系的人,会这么样感觉此世间生存。而且,时若人能这么全般知觉外在知觉性的这一切衰敝,愚蠢,所谓物质底知识,所谓物理底律则,所谓身体的必需,其需要的"真实性"的这一切谎言,假使人开始见到这是错误,愚蠢,虚幻,黑暗,懦弱到什么地步,人真是非常接近解决了。

这便是我读这一段时所有的印象。

倘若比较起那寻常氛围,从我周围的人们传达到我的,我有此印象,若要见到事物是像这样,则应该已登上很高底峰顶,在解决

① 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的门前了。是因为我已这么强地感到，所以我要向你们说。

倘若人能再读这一段书，心服其真实性和绝对真理，那么，人已迈进一大步了。

（沉默）

48. 超心思之效果

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提出么？我却得到了一些（母亲出示一袋书面问题），但这些好像几乎属于另一世界。

有人最近问我一问题，关于“超心思者”，问其将在世间的效果为何？……或许，其最初诸效果之一，正是使人像这样看世间事物，如我方才给你们读出的。

有人向我亦提出了另一问题，我相信对那已答复过了；因为我随即向你们说过，若要超心思底显示之效果，对凡人皆为可见，可触，可知，那以前也许得经过几千年；虽然，我假定这些意念在人类知觉性上会起烦恼，因其起人生短促之感，且使人对此不耐；于是有人问我是否还要很长久，然后那内在于物质“自然”中的超心思者，方出现到外在知觉性上，而有其可见的结果。

这依乎人自处于什么知觉性境界；因为，在人类知觉性，显明地，我想这时间会很长，在另一知觉性，这又会很快，相对而谈；而在更另一知觉性，这已经成就了。这是一已成就的事实，但若要见知，便须能进到另一知觉性境界中，异于寻常物理知觉性。

室利阿罗频多说过（我相信我向你们念过，好像这是在《综合瑜伽论》中），有真实心思体，真实情命体，真实生理体或微妙生理体，而且他谈过凡此皆与寻常心思体，情命体，生理体同存共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人能与之相接触。那么，人可见到事物之在真理中者与其现相之分别了。

这么,在一已发展了的知觉性,“超心思者”已在某处实现了;在微妙物理界,它已存在,可见,为具体,自表于形相与动作中。时若人与此界发生关系了,生活其间了,人有一很强底印象,好像只需……可说凝缩这世界,以使其于人人皆可见。然则有趣的会是发展这内中知见,使你与超心思底真理发生关系;那是已经显示了,只是对你障隔了,由于缺乏了正当与其发生关系的官能。

(沉默)

可能是那些知觉他们的梦境的人,可能有一种新底梦,使他们与那世界相接,因为那在微妙生理体是可接的,在那些本身已有相应底官能的人。而且,这生理体必有一微妙势力,影响到外在物质,——倘若人准备了接受这些印象,将其容纳到知觉性中。

(良久)

现在,倘若没有人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便静默了。(母亲望着某一门徒)那里,有什么话要说么?哦!他呀,他已是在炽着的煤炭上了!

49. 回堕

问:母亲,已经实践过这一切了,人又投入低等心思而寻求解决。

答:懂到了之后,又回堕到同样底迷惘中么?这可惜了!

问:每天如此。

答:每天如此。这更可惜!那么,你想提出什么补救办法呢?

问:我问这事?

答:哦!你问我这事!在我,仿佛人若已见到事情是这样,那么,好了,倘若人有敏感性,便不更许其像那样了。真应是甚无感觉,时已见到那一切使人卑下到什么程度,而犹继续容许之。

（沉默）

是的，还有一事是我注意到的，且常使我惊奇。在我时常这现得十分正常，容易，几乎是基本底，从人的知觉性或本性中，消除那所认为不可容许的。从那时分人知道了，见到了其为如何，不愿更要了，这在我好像是简单到几乎是儿童的简单事。但我见到，在大多数场合，——在几乎一切场合，——倘我向某人说出事物之如其是怎样，我作出一真实图画，表出他所处是在什么情况里，或一个运动的性质，其所代表者为何，而且，我用力表明之；那么，据我的意思，他必然立刻会起反应，在我看是正常底反应，而且会说："呵呀！倘若这是那样，我不再要了！"然而，几乎是每一趟，我发现自己是临着一潦倒底事物，得到回答说："呵呀！你不使人高兴！"我承认，在我，这使我无所措手。那么，见明，这不够么？知道事物之不当在那里，这不够么？那应开发了你的一内中弹簧，给了你一机动力量，使你能拒斥一错误，竟使其不复回转！

可是，重新堕到一个错误里，而明知其为一错误，重复作已作了的讹谬，而明知其为讹谬，这在我似乎是奇离！已经很久了，——虽然，是就人类度量说，相对的，——是很长久了，我生在世间，而我还没有进到了解这事。这在我觉得，——这仿佛不可能。乖谬思想，乖谬冲动，内中底，外在底虚伪，丑恶之事，卑下之事，人或有之或作之，由于无明，——无明是有在于世间的——，可了解，人是习惯于作之了；这是一无知之事，人不知这应该另外怎样。可是一自那时分起，有知了，知识已有了，光明已有了，见到了某事物如其是怎样，则人如何更能开始作呢？这，为我所不解！

然则人是什么作成的呢！人是烂布做的？我不知道人是什么作的，是胶质？——这不能解释。而是没有弹力，没有意志，没有什么？一内在底机动力？

问：人讨乞"恩慈"!

答：呵哟！像一软体动物!

可是"恩慈"是在的,"她"是长在,"她"只求帮助人——人却不让"她"帮助。

(沉默)

而且,只须有这一感觉:"哦！我不能!"……这便足够阻止"她"工作。

如何接受人不能这理念呢？人不知,——人不能知,——然一旦人知道了,这便完了!

(沉默)

究竟……

50. 存爱

问：有人说:"要知觉'神圣底爱',其他一切爱皆应当弃除。"——可是其他的爱非常顽固,不容易离开我们,有什么好法子将其拒绝呢?

答：要透过去。

要透过去,看到那后面是什么,不要止于现相,不要满足于外表形式,要寻出这爱后面的原则;除非寻到这情感本身的渊源,不罢休。于是,外表形式本身会落掉了,你便将接触到那神圣底"爱",在一切后面的。

这便是最好底方法。

要拒绝这一个,为的是要寻到那一个,这很困难。这几乎不可能。因为人类天性是如此有限,如此充满了矛盾,又如此除外,以致倘若要拒绝在低等形式中的爱,便是说,人类的爱如凡人所感觉的,倘若在内中作一番努力将其拒绝,通常是全般将爱的感受性抹

煞了，变到像块顽石。于是，有时要等待若干年，或若干世纪，庶几爱的感受性和显示力，在自己重新苏醒。

因此，最好底办法是，时若爱在任何形式下来到了，便试行透过它的外表形象，试寻求那后面的神圣原则，使其因而存在者。自然，这是充满了陷阱和困难，但这最为有效。这便是说，与其终止其爱，因为爱的不对，毋宁应终止其爱的不对，而爱的对。

例如，凡人类之爱在其一切形式下，父母之爱子女，子女之爱父母，兄弟姐妹之爱，朋友和情人之爱，皆为无明，自私，以及凡人寻常所有的缺点所感染。于是，与其完全终止其爱，——此外这也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说，是非常困难，徒然枯干了情心，也毫无益处，——毋宁要学到好好地爱，以虔诚而爱，以自我奉献而爱，以自我否定而爱，不是反对爱本身，而是反对其低等变形。反对其侵占，执着，占有，嫉妒等一切低等形式，以及随此等主要事物俱起的一切情绪。不愿望占有，统治；不愿望强加自己的意志，幻想，欲望于人；不愿取得，接受，而是愿给予；不坚执他人有回忆，只满意于自己有爱；不寻求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个人的喜乐，和个人欲望的满足，而是满意于给出自己的爱情和人情，而不求报答。简单是以爱人而快乐，没有其他。

倘若这么作了，你便大大进了一步，以这态度，你便能一点一点在这情感中前进更远，必有一日可发现爱不是一属于个人的事；必发现爱是一属宇宙的神圣感情，是在以你而显示，或差或胜，然在其真元上是一神圣事物。

第一步，便是终止其自私。在一般人皆当如此，不独是要修其一瑜伽的人，在寻常生活中皆然；倘若你要懂到爱，起初便不当先爱一己，尤其是在一自私方式下；当自奉献于所爱的对象，而不要求任何回应。这是超出自我的一基本训练，过一种不太庸俗的

生活。

为修瑜伽,还可以加上一点旁底什么;这便是,如我在初所说,那意志要透过这有限底凡人的爱之形式,而发现在其后的神圣底"爱"的原则。于是必然可达到一结果。这比较使情心枯干为好。这或者稍困难一点,但无论怎样比较好,因为,像这样,与其自私自利而牺牲他人,那么,可让他人安于其自有的动作,专顾转化你自己,——不将其意志强加于旁人,这,即在寻常生活中,也是一进步,趋于较高尚也较和谐一点点的事物。

51. 权能

"……'意志','权能','力量',皆'生命能力'之本生质素;这里,便可见到那正当缘由,为何'生命'要拒绝认可唯独'爱'与'知识'为优胜,——因为它之推向某些事物的满足,较之皆远过率直,顽固,危险,可是仍在其自有的大胆热忱底方式上,敢进向'神圣者'与'绝对者'。'爱'与'知识',不是'神圣者'所仅有的两方面,还有其'权能'一方面。"①

问: 慈爱母亲,这段话我不甚了解。

答: 你不了解的是什么呢?

室利阿罗频多说,这情命部分,这情命体,是最大底阻碍,因为它未尝新生;倘若其全般皈顺"爱"与"知识"呢,则可能将其转化;可是如其主要性质是力量,能力,权能,它不顾皈顺有体之其他部分;而这是正了它之拒绝皈顺,因为这些德性,在其真元上也和其

① 见拙译《综合瑜伽论》第一部。

他的同样高。可是因为它未皈顺,它便没有同样底权能,同样底能量;而既不皈顺,它自体便无从发展。这里便是两难之处:它不皈顺,因为它有权能,而这权能无可利用,因其未尝皈顺。然则如何出此难题呢?情命体,若是皈顺了,将是一极强能底助力,极端有用;它将使整个程序进行快得很。但因其自觉有权能,便拒绝投顺于其他,而因其不投顺它的权能便无用。那么如何办呢?室利阿罗频多提出了这问题,他随后便加以解决,——倘若我们一直读下去,过了些时他将告诉我们如何出离这难题,——可是首先他陈述这难题,使我们认明这情况。

设若情命体是一凡庸之物,无其固有的性质,则其皈顺亦不困难,但亦全然无用。而实则反是;情命体是能力和权能的一种堡垒,——一切权能之堡垒。可是普通这权能是旁引了,它不是服事"神圣者"而为其所用,它是役于情命体本身,为其自体的满足。然则长此若其如是,则无由将其利用。应当使它学到这能力和这权能,在它所感觉的,若要有用,除非只是与世间神圣实践方案全般契合。若是它了解这个了,然后它能宁静,可说是受编,编入有体之整个,然后它发挥其充分力量,得其充分底重要性。非此则亦无用处。可是通常它的一切活动,往往皆只是那些活动,适足使事物起纠纷,夺去了事物的简单性,纯洁性,时常还夺去了事物之美丽与效能,因为它的作用是盲昧,无知,而且甚为自私。

52. 出离物理知觉

问:如何出离这物理知觉呢,它使我们一切时中皆无外地凝滞于物质环境?

答:有大多数量的办法。

有智识方法,有可称为感情方法,有艺术方法,以及精神方法。

一般而论,比较妥善是各人取其最容易之方,因为倘若人开首便取最难之法,则会毫无成就。而我们常是回到同此一事,如室利阿罗频多在其《综合瑜伽论》中所叙述的:智识之路,敬爱之路,或工作之路。但工作之路,正是那保持你于物质生活中者,且使你在其间得解决;这也许在一切方法中是最有效底一法,但也是最困难的。

在大多数向道者,静虑之法,从物质生活退处之法,以及抛弃物质生活方面的作为,诚然比较行业一道为容易。可是那些方法,使物理知觉性一如其旧,从来未尝改变它,而且,除非人变到像一头陀或一出世士,出离一切活动生活,长留住于一定境或静虑里,则也达不到什么地步。这便是说,有体有一大部分从来未尝转化。在他们,那解决方法全然不是将其转化,简单是弃绝,尽可能快出离其躯体。这便是寻常那些时所视为瑜伽者,因为,显明的,那容易的多。但那不是我们所愿望的。

我们所愿望者,是物理知觉性之转化,不是将其弃绝。于是,在这场合,如室利阿罗频多所推许的,以为是最径直且最全般底办法,便是皈顺于"神圣者";一番皈顺,人可作到愈进愈完整,包括物理知觉性和物理活动。倘若成功于此,则此物理体,不成其为阻碍,却成其为佐助了。

53. 以心灵力量直面人生

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以心灵的内中力量直面人生,作为环境的主宰。"

答:这恰恰是反对那方法,即拒绝一切物理知觉性及一切物质方面的作为者。"直面人生",这便是说"不转过背去!"这意义是,不逃避人生,而是直面对之如其如是,且召唤内中性灵力量为你之助,——即室利阿罗频多所谓"心灵的内中力量",——以此性

灵知觉之助，使你自己超出环境而为之主宰。这便是说，不是受制于一切所发生的事，及遭受其一切后果，却是超出环境而上，使那些事过去，有如事物之毫不干己，全不污玷我们的知觉性。这便是那意义。

54. 非所预料的逻辑

这里，问题如雨；可是在我开始回答以前，我要向他们说明一点事。你们应该已经注意到，我向你们讲说的方式不常是同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非常敏感于此分别，但在我，这分别是够大的。

有时，因为我所读到的，或者因为完全不同底缘故，——有时或随着某一问题，但颇稀有，——我偶尔得到凡人所谓一个经验，但这简单是此一事实，即进到某一知觉性境界；一经进到那境界了，便将其叙述。在那场合，那“力量”，那“知觉性”之自加表述者，通过个人的心思，运用之如同简单一“文字库”，而以一种亲和性，引出必需的文字以为其表白。于此，这便是真实教言，很难在书本上找到的，——也可能在书本中，但人应自己已在那知觉性境界，乃能发现它。至若说之以语言，声浪的震动至少可传播一点点经验，在敏感的人们，能够感染。

在另一场合，所提出的询问或所拣选的题目，为心思所传达，达到高等“知觉性”；于是心思得到一回答，再以语言表述之。这普遍是在一切教言所经过的，——假定教者有此能力，将问题直传达到高等“知觉性”，常时事实却也不如此。

我应表明，这第二个方法在我并不甚感兴趣。

很常时是时若所提出的询问或所讨论的问题，不可能使我进到一使我感兴趣的知觉性境界，我无限地宁愿缄默；而使我言说者，不过是一当尽的职责而已。我预先告诉你们，因为我往往打断

谈话,——倘若可称之为谈话,——而突然进到静虑;那便是在这么一种场合。

有人要我说明这分别,这是为什么我今晚向你们说起这事。

(沉默)

此外,我也接到其他质问,属实际一汇的。关于这些问题,我见到有点事可向你们说说。哦!这不是一有相之见,你们且莫期待什么非常有趣底事!不是,不是那样底事!有人问我(我翻译出来,这不是问题的本文),“超心思者”之现前,如实会作出什么样的分别?它会以什么方式改变一些问题之主旨,又如何必须重新考虑人生在这显示以后?要求我举出实例;我不十分知道那意思,可是,无论怎样,这是我所见到的,在一颇属数学的意态上,——虽则数学语言在我是颇陌生,——可是,我可称此为一数学意态,便是说,以一数学方式观看这问题。

我想,你们皆治过数学,能够知道结合的复杂性,若使在一整体中取出若干原素为基础,而作其结合,则可能达到的。我且举一例使这较明白,可是因为我不要用寻常用以教授你们的那些名相,我且举字母为例。

文字中有某个数量的字母,你若将所有的字母拼合,计算其可能结合之数,计算其可能组织的形式多少,你便知道这数目近于幻想到什么地步了。那么,好了。设若你取此物质世界,下到极微底一原素(人已达到了绝对不可见的事物,不是么,而且,无量数,你知道的),设若你取此原素为基本,且取此物质世界之全;再想象一“知觉性”或“意志”,乐于以凡此原素而作其所有可能底结合,又永不重复同一结合。

在数学上,人告诉你们原素之数为有限,因此,其结合之数亦有限。但这纯然是理论,因为,设若你归于实际,而那些结合又应

当持续相随，即使其以一种速度相续，迅速到其改变几乎不可见，则很明显的，所需要的时间以成此一切结合者，至少现得是无限了。这便是说，结合之数会是那么大，以致无从划定其止境。至少在实际上的一止境，——理论我们不关心，——实际上会是那样。

再想象我这所说是真实，在这义度下，即真实有此一“知觉性”，和一“意志”，持续地，无限地显示这些结合，而从来在一结合上不重复一次，——则我们会达到这一结论，即宇宙在永恒中，每一刹那是新底。宇宙在永恒中每一刹那既是新底，则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对没有什么为不可能；而且，不仅此也，即我们所谓逻辑者，不必然是真实；“创造者”的逻辑，几乎可说“创造者”的幻想，是无边际的。

因此，倘若为了任何一理由，或许是难于表呈的，某一结合不是继之以其最近的一个，而是另一个，为“无上自由”所选定的，则凡我们的一切外在底必然，以及我们的外在底逻辑，皆立地堕落。

因为，这问题较你所想象的，还远过其复杂。这不单是在一平面，在一境界，便是说，单是在所谓事物的一个表面，可有此一实际是无量的原素，容许有永是新底结合；此外还有深度，即是说其他方程。而且“创造”不徒是表面的结合之结果，而是这表面以下的深处的结合之结果，——即在其他名相下人称之为心理因素者。

于是我们在此达到这问题了：每一趟有一新底原素介入可能底结合之总和，便产生好像是界限的破裂，——一切过去的界限是消失了，新底可能性干入了，无限量地增乘旧底可能。

如是，你便有一世界，据古代知识是说有十二个深度或相续十二方程的；而在此具十二方程的世界中，突然降入有新底方程，于是，一切旧底公式顿时转变了，而旧底一切展布之可能，皆是——如何说呢？——皆是增速了，加上了几乎是无限底可能之数；而这

便在那么一方式上，即凡以前所有的逻辑，在这新底逻辑面前变到不逻辑了。

我这完全未说此宇宙如人类心思之所见者，因为这是一方程上的减省。我是说起其实事：为结合之一总和，相续自加实现，依照一秩序和一选择，显然全非人类知觉性所及，可是人类亦已稍许适应了，以巨大底研究的努力，如若干世纪以来在人类所追寻的，已达到能构成一点什么，够他实地可能摄持。

明显的，近世科学观念，已比较，例如，石器时代的观念，远近于一点什么，与宇宙真实相应者，在这没有任何疑惑的阴影。可是即使是这个，也正进到会突然全被超越，或许还被颠倒，由某个事物之加入，在人所研究过的宇宙中，未曾有过。

这改变，这突然一转变，加入了一宇宙底新原素，必然在观念上会搅起一大混乱，由此将出现一新底知识。那，在最普通底方式上，将是新“显示”的结果。

（沉默）

从一个观点看，全然局限了，外在且范围着的观点，人可注意到某些事物，不属于我的经验，但我听到说起的；例如，最近可数出许多所称为“神异儿童”者。我没有遇到过，所以无由说这些儿童真实之为神异者何在；可是究竟依据人所传说的故事，显然是有些新型，对通常人类知觉性现得是可惊的。是这种例子，我相信乃人所要知道的，因此了解所发生的事。

诚然，可能是事物发生，非人所惯于证见者。但这是一解释上的问题。

唯一事实我所确然者，便是我方才向你们说的；即可能底宇宙底结合之质，之量，之性格，将突然一转变，且在那么一巨大底方式上，或许使在人生上作研究者，茫然自失了。

现在，我们看吧。①

（沉默）

我还可加上微小一实际语；这只是一微细处的说明，但也将是一间接回答，回答那些问我的问题，属于所谓自然律，因果律，及所谓在物质界必然底后果者，尤其是从健康的观点说。人可说过，倘若不取某些防护，倘若不食如所当食，倘若不遵循某些规则，则必然有某些后果。

这是真的。

可是倘若你根据我方才所说的观照这事，即是说没有两个宇宙间的结合是相似，则如何能建树律则，而这些律则的绝对真理何在呢？

它不存在。

因为，倘若你是合逻辑，合稍高尚一点的逻辑，见到宇宙间两个事物，两个结合，两个显示，永远不会相同，则任何事如何会重复呢？那只能是一现相，但那不是一事实。建树那种严格底律则，甚至还不是遵守了真实律则（因为心思制造许多律则，而表面，在一非常恳切底方式上，似乎是履行这些律则而无憾；但这只是一外相而已），而且，无论怎样，这对你截断了“精神”的创造“能力”，阻绝了“恩慈”的真实“权能”。

因为，你能懂到，倘若由你的企慕或以你的态度，你以一超上

① 在这段谈话发表时，关于“新底原素”，神圣母亲又加了下面一段注解：“问题不是‘新事物’其义为未尝存在者；其为‘新’是以其在宇宙间未尝显现。倘若其原来未有，未曾内在，则永远不能现出！这是很明白的。没有任何事物能存在，倘若在全永恒中已存在于‘无上者’中，但在‘显示’中，这是新的。原素非新，但它新现，它从‘非显了’者中新出。新，何所谓呢？这意义不是一新事物！这是新的，对我们在‘显示’中为然。如是而已。”

底原素，一新原素，——我们今兹可能称之曰一超心思原素者，——加入现今存在的结合里，你便必然可改变其性格。而凡此所谓必然的且无可避免的律则，皆将化为乖谬了。

是你自己，以你对某些所谓原则之概念，和你的态度，及你之采纳，乃闭住了奇迹之可能性的门(人若知其如何发生时，它们便不成为奇迹了；可是，明显的，于外在知觉性，这有一奇迹的气氛)。也是你自己，当你用一种似乎全般合理的逻辑说："倘若我作这事，则那事必然发生；或倘若我不作那事，则其他某事又必会发生。"这便封闭了门。——这像是你在你和"恩慈"的自由作用之间，张了一铁幕。

假想那"无上知觉性"，真元是自由的，监临这宇宙显示，可能在其选择上任意而为，使事物之相续，不遵照人类思惟所及的逻辑，而是按另一种逻辑，非所预料的逻辑，——那是多么美妙呵！

于是，可能性不复有限制了，未预料的，奇异的，皆会没有止境了；人可能希望最皇华最可乐底事物，希望之于这尊上为自由底"意志"，永远乐玩一切原素，不息地产生一新世界者，——它可能在逻辑上与此已往的世界绝对不相干！

你可相信这会多么美妙哟！现在世界像其这样我们已足够了！为什么不听其至少变到我们所想象它应当那样的呢？

我说此一切，是要使你们每人尽可能少设立阻障于当来的可能性以前。这便是我的结论。

我不知道是否已使你们懂到我；但终究有一天会到来，我假定，你们会知道我所要说的。

55. 心思损减经验

问： 你能否给我们解释这里你所写的："在你们，经验只开始

于‘当你能将其叙述的时候’。那么，好了，时当你能将其叙述，它的大部分深密性，及大部分能量，所以作内中和外在底转化者，皆已消散了。”

答：我是说，经验是先于你将其在你心思中所作的形成，且超过之远甚。经验常是远先于将其形表的能为。经验有一充实性，一力量，一直接行动的权能，加于本性上，为当前的，顿时的。比方说，假定你在某种环境中，或由于一格外底恩慈，突然与一超心思底光明，或权能，或知觉性相接触；这好像在你的封闭了的外壳上顿然开了一窍，好像在这不透光的封套上划了一裂痕，你不复是与“真理”隔绝了，接触已经建立。立刻这“力量”，这“知觉性”，这“光明”发生作用，甚至生作用于你的身体细胞上；它活动于心思上，于情命上，于身体上，改变其震动，组合其质素，且开始其转化工作。你于此突然底接触、于此作用吃惊了；在你，这是一种境界，无可描述，无可言表，它摄持了你，而你却没有任何清晰底，精确底，决定底概念，这是“某事在发生”。那可给你一种印象，是一奇妙或巨大事物，但是，在你，这不可说也不可解。那，在其真元上，且在其真实权能上，正是经验。

渐渐地，如这作用延长了，而外在体已开始同化这作用，如量，有一种观察能力醒觉了，起初是在心思知觉性中；一种客观作用兴起了，心思中有个事物在观照，在察看，按着它的方式在翻译。这便是你所称为了解，这便给你一印象(说到这里，“母亲”笑了)，你有了一经验。但这，这已是经验本身之大度损减了，这只是一钞写，供你的心思，情命，和身体的方程度量之用，这便是说，某一事物，缩小了，收敛了，同时却给你一印象，这事物已明朗化。这便是说，这已降到你能了解的度量。

这是一时常发生的现象，而且是在最佳底场合。我不说那些

场合,其间,经验之力,为你的躯体之无心知所吸收,为一愈加无心知底运动所转移;我只说那些场合,你的心思清明,你的企慕也清明,而且你在道上已大为进步了。即算你的心思已开始转化了,时若其有此习惯接受光明,时若其能被光明透入,够有接受性能吸收之,一自那时分它要将其翻译为人类知觉性所能了解的方式起(我不是说寻常知觉性,而是说已启明的人类知觉性),一自那时分起,它要将其呈表,精确化,使可了解,它便将其损减了,缩小了,局限了;它将此经验化薄弱了,衰败了,涂抹了,假定它还是够纯洁,不使其虚伪化。因为,设若在有体中不论何处,在心思或在情命中,有其所容忍的不诚实,那么,好了,则经验虚伪化了,完全变了畸形。可是我说的是最好底场合,有体是诚实,服从管制,且在最优良底方式下发生其功能:表呈之以文字语言对人类心思为可了解者,必须是,必然是此经验的作用之一限制,一损减。时若你能以一明确且知觉底方式向自己说:"这个、和那个、还有那个,是已发生了",时若你能以可了解的方式叙述那现象,则它已失去其发生作用之权能,其深密性,其真理,及其力量。但这不是说其深密性,其作用之权能及其力量,未尝存在。它们尝在于此;而且在最佳底场合是经验之最高效果已发生了,在你未曾开始给它一可了知的形式以前。

我这是说最良好底场合。我不谈起无数其他场合,其人正开始有一经验,其人的心思便奇怪起来,觉醒了,惊诧说:"哦! 这是发生什么事呢?"于是一切皆消逝了。或者,只把住了一变了形式的,某一全失去了它的力量和真实性的事物的尾末。

第一事所当作的,便是教训你的心思不要动作:"总归是不要震动! 总归是不动心,让那事物充分发展而不要去知道发生是什么事;不要做衰惫人,安安静静,不动,等待着。轮到你常是会太

早,永不会太迟的。"应该能够若干时以至若干日生活一经验,不感到有将其表呈的必需。时若如此作,便可充分得到益处了。于是它起作用了,它扰动着本性,它转化着细胞,——它开始其转化工作了。可是一自你开始见到,了解,将其表呈,它已是属于过去的事。

56. 人死后如何,投生如何

过去这些时,问题总是关于进步的事,如何进步,什么阻碍了进步,又如何利用"超心思底力量"等等。这继续不断,我这里还有一大包!但我们也可变换主题,变换一趟。

有人问我一关于死后的问题:人死后如何,又如何投生一新身体。

无用于向你们说,这一题目是可充实几巨册的书,没有两个情形是相似的,实际死后的一生中一切皆有可能:有如在世间,人在血肉之躯体中一切皆为可能,而一切肯定,一化为概论,便变成武断了。可是,人可在某些细节上观察这问题,有时可作一些有趣底发现。

所问的是这样的——

"时若一特殊发展了的心灵离此躯体,它是否将微妙物理躯壳带去呢?它若再投生,它如何进到一新躯体中呢?"

要答复这问题,如我方才说过,已经是要写几巨册书,或若干小时一直讲下去!因为如实说,没有两个情形是相似的;一些同喻是有的,人也可加以汇分,但那纯是武断。我只要将这以下的文字念给你们听,因为这够起兴味了(哦!我不要怎样严肃,可说这是够有趣)——

"这些问题,皆是依一古印度传统而立,据《奥义书》(《唱赞奥

义书》与《大林间奥义书》)所说的波罗婆汉那(Prarahana)明王的玄秘智而记起的。

“据说人死后,在平生作了善事的人的灵魂,便取祖灵之路(Pitryana,即‘祖灵乘’),化为烟,为夜,等等,达到祖灵界,终至于月光天堂。《大梵经》以此便结论到这灵魂是带去了一切原素的,甚至微妙物理体,于下一趟投生皆为必需的。”

——于是一个问题是:“这是否对呢?在这场合下微妙物理体是否充分明觉呢?”

我们姑且保留这些问题,我且继续下去——

“此后《奥义书》又增说:及至消尽了善业聚,灵魂便出离月光天堂,达到天空,次入于气,次入于云,挟带了凡此之本性,降到地上为雨,入乎五谷,进到为父者之躯体里为养分的形式,终于乃造成婴孩的身体。”

这真是一颇为复杂的程序了,不是么!

(哄堂大笑)

可是我觉得这很起兴趣。而其问题(笑)——

“是否必须遵此一不定底碰巧底程序呢?灵魂岂不是以凡一切心思,情命,和微妙物理原素,围绕着它组成的,于下一生所必需的,皆直接投入另一躯体?它是否从微妙物理界取其原素呢?在那种场合下,这些原素又如何与遗传性格相和谐呢?尤其是,灵魂要经过父亲的躯体吗?”

问题如此!

唯一我所能说的,是有时事情可能像那样经过。可能,至少我希望,作此叙述的人,曾经观察到这种现象。我希望这不徒然是他的玄秘想象之心思构架。这便兴起某些实际问题……可是究竟说来,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只是看来有些困难,灵魂穿人雨水,这

又穿入种子，这又生长为植物，这再在多多少少经过烹调的食物方式下进到父亲的腹中，终乃进到婴胎而妊娠。我不说这不可能，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复杂了！

我可说，我见到过无数量已发展的心灵之转世，在那些准备投生或已生的人。如我说过，各个情形显然不同了。这依乎心理条件，甚于物质条件，可是这也依乎物质条件；这依乎要转生的性灵体的发展情况（我们用“灵魂”这名词，在这里是在性灵的义度下，我们所称为的性灵体者），这依乎它发展到的境况；这依乎它要自加投生其间之环境；这依乎它应要完成的使命。那便造成多种不同底情形了。这大大地依乎为父母者的知觉性境界；因为，不用说，这两者间有一极大底分别，一为志愿地生出一婴孩，有其知觉性底企慕，有向那不可见的世界之诉求，和一精神底热忱，一为偶然生一婴孩，未曾愿望，有时甚至全未想望。我不说在后者便不能有一性灵体托生，但普通这发生在后，不在娠妊时。

在婴孩的形成上，这造成很大底差别。

这若投生在受胎之时，则将生的婴孩之全部形成，受指挥且被统治于这托胎之知觉性：原素之选择，本质之吸引，种种力量之拣选，甚至已同化的物质质素之拣选；这是已经有其选择了，而这自然产生一些情况，全属特殊，以形成胎中之体，那是已经多多少少发展了，进化了，和谐化了，甚至在其出生以前。我应当说，这是完全、完全特殊的情形；可是究竟也发生。

有些更惯常底情形是正当出生之际，便是说人的最初一独立姿态，时当婴孩运动它的肺部，尽可能大声啼哭，在那时分，很寻常的，这种生命之呼号，使性灵底投托比较容易而且有效。

有时是若干日，有时是若干月过去了，那准备是非常迟缓，其入生是渐渐进步的，在一异常微妙底方式下，几乎不可测知。

有时这到来远在后时，时当婴孩自体已变成稍许知觉了，它感到与某物有一非常微妙可是又非常真实底关系，那某物从上而来，从极高处像是一种力量向它压下；于是它可能感到这关系必然需要，那某物是它所不知，它所不解，它仅仅感觉到；于是这企慕感召下性灵体，使其降入于它。

我这里只是说起比较寻常底场合；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这可在无数个情态下发生。我所说的这些情形，皆最惯常，如我所见到的。

还有某些时候，那要投生的灵魂，安寓于一高等心思的境域里，近于土地，已选定了它将来的住宅；或者，它可更下降入情命体中，从那里它可发生一更直接底作用。或者，它可进到微妙物理体中，在最近处控制其将来底身体之发展。

现在再论其另一问题，关于逝世。

那亦复依乎发展的程度，死亡的情形，而且，尤依乎有体之统一，及其出离此身体的时候的态度。在这里问题是关于已充分发展的有体，便是说，已充分发展了的性灵体；倘若是说一性灵体已得益于寄居一身体中而修瑜伽，则其情形迥乎不同。可是在较普通底方式上，我已常常谈起过，一切皆依乎有体的外在躯壳的情形，及其死去时的态度。而这态度必然是依乎其内中底发展及其统一。

设若我们取最佳底事例为说，某人已将其全部有体统一于其内中神圣当体之周围，他只是一个意志，只是一个知觉性，这么一个有体，将已是围绕着他的中枢性灵体，结集了一心思，充分发展了组织了的，一情命，绝对依服且愿合作的，一身体，服从，驯良，而且柔和。这身体，既已充分发展了，将有一微妙体(即室利阿罗频多所谓“真物理体”者)，无限地超过他的身体的限制，且有一柔顺

性，粘胶性，平衡性，使其足以附著有体的内中诸部分，而随顺心灵的运动，在其(我不说在其上升的运动)身外之游移。心灵将做什么呢，它又将往何处去呢？一切皆依乎其离此身体以前所决定的。这种能耐，在它周围能保持其有体，已充分在此生身中组织了且统一了的，便容许其有效能地选择它将要作的什么，——这亦复代表一个许多不同底可能性之园地；可能知觉地从一个躯体进到另一躯体，直接前去(也有某种场合，一个这样底有体，充分明觉且充分发展了，已从容准备好另一有体，将能够接受它且同化它的，于是，为使其离出此身体后不致停止其物质方面的工作，它往与另一性灵体结合，融入其中，加入其中，在另一血肉之躯里。这是极端事例，也极为稀有，但这是全属传统底玄秘知识的一部分)。从这极端事例起，直到在另一极端，性灵体既已完结其躯体中的经验了，愿在安宁中同化，而准备另一物质生存，在后下，——有时远远在后下。于是发生这样的事，在许多其他可能性之间：它在每一境域中，在微妙生理体境域中，在情命境域中，在心思境域中，——留下其相应的有体，它留下一种系链于其间，可是每个保留其一独立底存在，而它自体，则进到性灵本体之地带，真实性，世界中，在其间进到一同化底福乐底休宁里，直到它(笑着)如这文字所叙述的，同化了销尽了一切它的善业，有准备于开始一新底经验了。于是，倘若它的工作皆做好了，设若其所遗留于各境域中的它的有体的诸部分，或各层躯壳，皆已善为其所当为，当它重新下降时，则依次一一着上这些与它在过去一生同生活的诸部分，于是，以此知识和经验的富藏，它自加准备投生于一新躯体了。这也许在几百年或几千年后，因为，在这些境域中，凡已经组织成者，不必然归于散坏，如我们在世间所称为死亡者。一旦情命体充分和谐化了之后，它便永生。凡消解之散坏之者，皆是其内中的一切变乱，其恰合是毁

灭和解体的一切倾向；可是倘若充分和谐化了组织好了，若如是说，已神圣化了，它便永生。在心思体亦同然。甚至凡已充分发展且已含受精神力量的有体之微妙生理体，不必然在死后便散灭。它能继续一种作为，或者，它能在大“自然”的某因素中作其健康底休息，如在水里；普通总是在一液体里，如在水里或在树的液汁里，或者亦可能，如这里所写的，在云里。（笑着）但是它亦可继续活动生作用于物质“自然”的物质原素上。

我已给你们举出好多例子了。我可能这么说上若干小时，而且总是有新底例子可举！虽然，这只在颇普通底方式上概说此一问题，这启开了想象之门。

如是如是。

57. 常乐

问：这里写着是：“转化享受为一均匀底无对象底喜乐。”①

答：是的，这意义是它是无原因的。

通常是人有一快乐，一欢喜，或一享受，是由于这一或由于那一原因，——从最属物质的事物起，直到心理之事，甚至思想之事。例如，说一思想上的事，你读到一句书，这给你一甚大底悦乐，因为这事给你一道光明，一新底悟解。然则这种喜乐，这是一有对象底喜乐，这是因为你读到了这句书方有此喜乐，设若你未曾读到这句，这喜乐必未尝有。

同样，时若你听到了一美丽音乐，或见到一美丽图画，或一美丽风景，这使你欣喜；倘若未尝有这些事物呢，则你必未尝有此欣喜；是这些事物给你喜乐。这是一种喜乐，有其对象，有其原因。

① 室利阿罗频多《思想与瞥见》。

室利阿罗频多所说的，这种享受，这喜乐，这欢欣，不论其在什么程度上，或高或下，应该为一种内中底悦乐所代替，这传到全有体，为持续底，便是说，无需任何理由或任何原因而存在。其原因，乃是与神圣“福乐”相接触，这神圣“福乐”是遍在，在一切事物中的。一旦人与这遍在底和永恒底“福乐”交接了，便不复需要一外在对象，一外在原因而起其喜乐；它没有对象，且既无对象，它乃能继续常在。不论外在环境如何，不论所作何事，人总是在同此一悦乐之境界中，因为这悦乐不依乎外在事物，它依乎你的内中情况。人已经寻到了喜乐的源头本身，便是说，神圣“当体”，与“神圣者”的交接；既发现这喜乐源头本身之后，则不复需要任何其他事物以起其喜乐。以其无原因，故亦无止息；这是一恒常底情况。

58. 牧者

问：又写着说：“将动物化为‘牧者’；使你自己完全转化为克释挐。”

答：哦！这是一拟象。

动物表此物理身躯之一切本能，此身体之一切需要，及此身体之一切习惯，一切冲动，一切运动，食物的需要，睡眠的需要，总之，凡组成此有体的动物部分者。于是室利阿罗频多用克释挐(Krishna)一形像，如他所叙述的为牛群的牧人，——这只是一拟象之说。这意义是神圣“知觉性”，取得了这生理体之一切动作，它指挥而且领导其一切活动，其一切需要，管制而且统治在人身中这动物部分之一切运动。室利阿罗频多引用的是可称为印度神话者，以克释挐为“神圣者”的象征，以“牧群”为人的动物本能和需要的象征。于是，人不复是“牧群”中的动物，却变成了领导“牧群”的人，管制着它们的一切运动而不复为其所统治了。在寻常生活中，

人是被束缚于此生身之活动,及其所代表的一切需要,——需要食物,睡眠,活动,休息等等,——那么,不复在动物水平上了,便是说,隶役于这些事物,不得不顺从它们,人却是"牧群"的领导者了,如室利阿罗频多所称为克释拏者,便是说,为"神圣者"取得了有体之一切运动,领导之,指挥之,一循神圣底真理。

59. 人格宇宙化

问:又写着说:"转变分别了的个人为宇宙化底人格。"——时若人有了一宇宙化底人格,是不是便不复需要个人人格了呢?

答:但这是个人人格之化为宇宙人格呀!如个人寻常之为个人者,——这全般有限底个人,一渺小底个人,在百千亿万其他人中,一分别底微小个人,——不更有此感觉了,代此感觉者,是这分别底孤立底个人,在众人中这微小底人,乃知觉到宇宙化底个人,宇宙底人格,而且,自然地,化为神圣了,这是一转化。这是一物之转化为另一物。而室利阿罗频多不是说人丧失他的躯体,他不是说身体;他是说起情命知觉性,心思知觉性,分别底个人意识。

岂不是么,你,你只是那么许多人中间的一个人;那么,好了,不像这样,人却感到自己是一宇宙化了的人,各别和分隔的意识去掉了,这界限消失了。可是人仍在其身体中,人不必须丧失他的躯体;躯体是另外一事。

上一段他刚刚是说身体:"将动物化为牧人"。时若人已化为一神圣知觉性,一神圣人格,于是人可化为身体的一切活动之主宰,因为人超出了它们;人是不受束缚了,人不役属于其活动,却统治它们,乃有一较个人——这微小底分别底个人——的知觉性为大底知觉性;不复是隶役于有体的一切动物的需要,而是主宰它们。但这不是两个知觉性,一个加到另一个上,这是一个知觉性转

化为另一个。

（望着一个徒弟说）我相信她全然未懂！她望着我，好像全然目瞪口呆！

你自问，像这么一个躯体，你如何能异于你之为你呢？好的，是可能！（笑着）这是一可能发生的事！

（沉默）

60. 宇宙化之征

（检视书面问题多起）

这里恰是你的问题之一附问。人问我，一宇宙化底人格之特出征表如何？

最特出底征表，刚刚是知觉性的转变。不复感到自己是一微小底孤独底个人，与他人分隔了，人自觉是一宇宙化了的人，包涵一切他人，与他们亲切地联合了且同体为一。

人也问这么一人物如何说话如何作为呢？说话！这问题提出的不甚好，因为倘若人问其如何说话！那么，其说话一同众人，以其声音，口，舌及其言语！倘若是问其所说的性质为何呢，——明显的，若其表白一宇宙化底知觉性，而且，在另一方式下看事物，有异于凡人，则其表白之不同，一随其所见到的和所感到的。至若其作为，若其有体的一切部分部和谐一致了，则明显的，他的作为表现他的知觉性境界。

现在，也有某些人，在他们的有体的一部分有了决定性底经验，可是他们不必然，无论怎样不即时，将其传达到有体的其余部分。很可能是某人，由于修为或集中，或由于“恩慈”，已达到一宇宙化底人格之知觉性了，可是在身体方面，他仍继续在一全然是平凡底普通底方式上作为，因为他未曾留心于统一他的整个有体，倘

若他的一部分已是知觉到宇宙化了,可是一旦他开始眠,食,行动,作为,他和任何人之为动物一样。这样底事可能发生。因此,这仍纯然是一个人问题,这依乎各个人,依乎他的发展程度。

可是,倘若某人已留心于一致化,使他的有体的一切部分与此中枢真理同体为一,那么,自然而然,他全般会没有自私性而作为了,会了解他人,以他之与他们同体为一而来到他的,——他会像圣人一样作为。可是这依乎个人之已着意于统一他的全部有体于此中央知觉性的周围。

举例说,取最积极属于物质方面的事为例,如食物和睡眠,倘若他未尝用心于以他的,可这么说,新底知觉性,参入他的身体里,则很可能他的食物需要,他的睡眠需要,几乎是一样,他于它们皆没有多少管制。反之,倘若他已用心于统一他的有体,倘若他将此新知觉性参入组成他的身体之原素里,那么,他的睡眠可能是一知觉底睡眠,属宇宙性;他可能随意而知道这里或那里发生的事,在这人或那人,在世界的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所发生的事;而他的知觉性,自然而然地,既已宇宙化了,必使其与他所愿要知道的事物相接触。代替一无所知和无用处底睡眠,即是纯从物质观点,他将有一有益处底睡眠,而且全然明觉。

关于食物,情形也一样。非复为其需要的奴隶了,在一普通是够全般的无知中,无知于所需要的是什么,那么,代替这,他将完全明觉,同时明觉其身体所需要的以及统治之方。他将能管制他的需要,加以统治,加以转化,一随其所欲为者之必需。

但这事要求一大大底自我主宰,实践室利阿罗频多在这上一段所说的,便是说,非是在下而服属“自然”的律则,为那些律则所统治,被强勉服从,不然则会全般失去平衡,代此者,乃是人变成了主宰,从高处下看这些事物,人知道这些事物的真理,于是将其加

到身体上，身体寻常应当采取之，没有什么困难的。

关于这同一问题还有其他问没有？

61. 有秩序底直觉

问：这是什么意思呢，“转化理智为一有秩序底直觉”？

答：有秩序底直觉？

起初，时若人与直觉之领域发生接触，那是一种稀疏散漫底接触；便是说，时或有之，为了多多少少可解释或知觉着的缘由，顿然起一直觉，或者人为直觉精神所贯注；但这不是一以愿望而生起的现象，有了组织，且服从中枢意志的。而室利阿罗频多所说者，是倘若理智全部转化了，——他是说转化，是不是？——化为直觉之真元，直觉之本质，则全部内中运动，内中心思运动，皆化为直觉之一运动，自加组织，如人组织其理智，便是说，它随意志而起活动，答应需要，循一有方案底体系而兴起。这不复是个什么事物，倏现倏灭，人不知其如何，亦不知其为何。这是理智之为人类心思的高尚部分者的转化之结果，化为一光明，较心思光明为高上的光明，一直觉之明，于是它不是疏稀而无系统了，它变到有组织，有秩序了。

62. 精神化

“为何上帝如此猛烈地锤打‘他’的世界，践踏它又蹂躏它像一团发面，这么常常将它投入血的澡浴，投入熔炉的地狱炎炽里……”①

---

① 《思想与瞥见》。

究竟论之,整个问题是在于要知道人类是否达到了纯金的程度,或是否它还须经过熔炉。

这一事实是明显的,即人类尚未达到纯金的地步,这是可见而且必然的。

但是有点什么事已在世界史上发生了,这容许人盼望在人类中有选拔的一部分,也许是很少数一部分人,已有准备于转化为纯金了,于是这是他们乃能显示力量而无凶猛,显示英雄性而无毁伤,显示勇武而无灾祸。

但恰是如此,室利阿罗频多作此答案:“只若人类同意于精神化了。”与其说“人类”,我们会说“个人”:只若个人同意于精神化了,——同意。

在他内中某个事物要求着,企慕着,而其余一切皆违拒,要继续像其原来那样:这混杂底矿质需要被投到熔炉里。

我们此时是在地球上的历史中之一决定底转机,再有此一度。各方面有人问我:“什么事会发生呢?”遍处是一忧惶,期待,恐惧。会发生什么事?这只有一个答复:“只若人类同意于精神化了。”

也许少数个人化为纯金便够了,必其例证足以改变事情的进程。我们正面对此一必需,在一急迫底方式下。

这勇武,这英雄气魄,“神圣者”所愿望于我们的,为什么不用之于克服自己的困难,自己的缺点,自己的阴暗呢?

为什么不振起英雄气魄,直面内中锻炼的熔炉,庶几不需要再度遭受那么一种浩大底,狄毓式的毁灭,可将整个文明投入黑暗中的呢?

这便是置于我们面前的问题。这在每个人应以他自己的办法加以解决。

今晚，我答复许多问我的问题，而我的答案即室利阿罗频多的："只若人类同意于精神化了。"

而且我还加上说：时间迫切了，——从人类观点看。

63. 爱的容受

问：你在某处说过："人应是自己神圣了，然后能受得起神圣'爱'的压力"，这意思是凡人应变到神圣了，然后"爱"方能遍布地上吗？

答：你的意思是说神圣"爱"的显示，只在人已化为神圣之后么？你的意思是这样？

问：我们所了解的是如此。

答：哦！所了解的是那样！

但我不相信那是原意。

首先，我们且取历史事实，倘若有的话。这便是说，由于分离的力量的作用，知觉性已变为无知觉性了，而物质，像其这样创造成了，在一如此全般无知觉性的基础上，以致在"原始"与所造物之间，好像没有任何接触的可能。又是由于这无知觉性如此全般，遂致必须有神灵"知觉性"在"爱"的形式里之直接下降，而不经过过渡境域。是神圣"爱"之降入物质，遍彻之，在其组合上加入一新原素，然后方容许有上升，在我们觉迟缓，但是无间断，由无知觉升入知觉，由黑暗升入光明。因此，不能说"爱"之显示，必在创造物已化为神圣之后，反之，恰因由其显示，这创造乃能重复化为神圣。

但我在那处所尽的，与这无关。

我不是普通说这世界，而是单独说及人类知觉性；而且，必然，我是牵连说到这事，即此神圣底"爱"，使一切灵动，透入一切，支持一切，促进一切，使之进步而上升到"神圣者"，却未尝为人类知觉

性所见到,感知;而且,纵使为人所见到而如其量,他难于支持它,不但难于含纳它,甚至,倘若我可这样说,不能容忍它,因为它的力量在其纯粹状态中,它的深密性在其纯粹状态中,皆属一极强底性质,非人类天性所堪承受。唯独是它淡薄了,变了形,化为稀疏,变到阴暗,乃能为人类天性所接受。唯独时当它远离了它的真性,和它的真元本质,然后人乃接受它,此外,还赞许它,将它光荣化。这便是说,它应是已非常离了经,方可为人类知觉性所容受。若要人类知觉性采纳它,容忍它,承受它在它的充实和纯粹状态里,则应先自化为神圣。

这便是我曾要说的,不是其他什么。我确定说一个凡人,除非他自己升到神圣底高度,必不能接受,推许,认识神圣底"爱"。应当是他终止其为神圣了,方为人所容受。

但这是关于知觉性的一外在底,肤浅底现象;这无碍于此"爱"之在"恩慈"的形式下工作,几乎不为人所识知,而恒常遍处在工作。而且我以为实际当它未被识知时,乃工作得最好,因为即使是所谓人类的悟解,已经是畸形了。

这便是那句话的意义,不是其他什么。我那未尝说及一宇宙现象。

64. 型范

"身体的限制皆是一型范;心灵和心思皆应自加倾注于其中,将其打破,且恒常在较广大底范围中将其重新型铸,直到在这有限者与那无限者之间,寻到了一和谐的公式。"①

---

① 《思想与瞥见》。

问：——“型范”是什么意思呢?

答：倘若你没有此身体具备一精确形式，倘若你没有一已形成的个性，全然明觉，且具备一固有性格，则你和你们全体皆会彼此混融，人不能分辨你们了。即算你只微微进到内中，进入最近物质的情命体，那里便有这人的和那人的震动之那么一团混杂，以致非常难于分辨你们。设若你没有这身体，便会是无可分解的混凝一团。因此，是此形式，是此身体之显然为精确和固定底形式，乃使你们分别为这人那人。于是，这形式成为型范了。（向那儿童说）——你知道一个型范是什么吗?——是的！将某液体或半液体形式的流质倾入其中，待其凝固，人可将那型范打破，而得到形式精确的对象。那么好了，此身体形式，便作为一型范，乃使种种情命力量，心思力量，可取一精确形式，使你成为一“个人”，与他人分别。

只是一点一点，非常迟缓地，由于生命的运动，由专心和善良持续底教育，你方开始有感觉，专属你个人的，有情绪，专属你个人的，有理念，专属你个人的。一个人化了的心思，是一极稀罕之物，非受过长期教育不会出现。否则，只是一种思想之波流经过你的头脑，又经过他人的头脑，又经过大众的头脑，而这一切皆在一长永底运动中，其间没有个人性。人思想他人所思想的，他人又思想他人所思想的，于是凡人皆那样想，在一混杂里，因为，我重复说一遍，这是思想之波流，思想之震动，从一人传到另一人。倘若你注意观察你自己，你可很快见到，在你极少思想是属于你个人的。你何自取得之呢?得自你之所闻说，得自你之所阅读，得自人所教你者；在凡此一切中，有多少是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返照，纯属你个人的观察之结果呢?不多。

唯独是时若人有一深密底智识生活，有返照，观察，综合诸理念的习惯，然后，一点一点，一心思底个性形成了。

大多数人，——我说甚至是有教养的人，——在头脑中能有最相违反，最相矛盾的理念，而竟不自知其矛盾。像这样的我曾有多个例子，即怀蓄理念的人们，甚至尝有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意见，在一切充作人类智慧的高尚境界里，而竟在同一主题上有绝对相违反的意见，然自己并不觉知。倘若你观察自己，你可见到你有许多理念，倘若你愿其不相违忤而并在一处，则它们需要一大串中介底理念，发自思想之浩大扩充的，将其联系。

因此，在一个性将真实是个人底，而有其自具的性质以前，必将其盛在一个瓶里，否则它会像水一样散漫了，全然不会有形式。

有些人，在够低下底程度，认识自己只在其所负戴的名称。其认识自己与邻人相分别，也只是由名称之不同。若问之曰"你是谁?"——"我名叫某某。"稍后一些时，有些人回答其职业之称或其主要资格。例如说："我是画师。"

但是在某一水准上，唯一底回答便是名字。

而名字又是什么呢？一名词而已。在那后面何所有呢？毫无所有。一汇聚不确定底事物，全然不代表某人之有异于其邻人者。其所以异者，只因其有一不同之名。若凡人皆有同一名称，则大为困难分别其为谁为某。

在我最近为你们解读的一书中，曾有一处说起某个奴隶，若问他一个问题，他常是回答以他的名字。是了，在凡所称为奴隶者，这已是一进步了，一概称之曰奴隶，而全皆接受此同一名称，因此便是同一人，因为他们毫无个性；他们只有一种职业，而此职业在相续一系奴隶皆同，他们全体有此同一名称。则说出自己的名字，

已是一进步。

常人普通只以一种习惯而生活，这习惯难说是半知觉。人生活着。甚至不客观自己所作的，为什么作，如何作。作其事是由于习惯。凡出生于某一环境中的人，出生于某一国度中的人，自动地取得其习惯，不独是物质上的习惯，亦复是思想习惯，感觉习惯，以及行为习惯。他们作为而不观其所为，非常自然，若有人提示他们注意到这事，倒使他们惊异了。

终了，人有某种一定底习惯，在睡眠，言语，饮食，动作等事，作之像十分自然底事，不惊异其为何故抑又如何；全时皆在自动自发地作一切事，由于习惯；不自见其所为。而设若有人开始观察自己之所为，观察其感受，思想，则他好似一现形鬼怪。

因此，个性全不是通则，个性是例外，倘若你没有这种特殊形式皮囊，即你的外表躯壳，你的相貌，则人几乎无从分辨你们中这人那人，如我已说过了。

个性是一胜利；如室利阿罗频多在此处所说，这胜利只是一初步。时若你在自己已经体会到几乎是一独立人物，明觉自我了，其次所当做的，便是破除这形式而更远向前进。例如，设若你愿在心思上作进步，便应当打破你的一切思想形式，你的一切心思构架，以便另作其他的。因此，起初，需要一巨大底工作，自己个人化，其次，又应当毁坏一切已成作的，乃能进步。可是，若你不观察自己作为，而全凭习惯——自然非遍处皆如此，——工作，读书，发展自己的习惯，试行稍稍建设自己的习惯，则作的十分自然，甚至不觉到自己作为。

唯独是时若外在形式发生磨擦了，你乃开始感觉你与他人不同。否则，你便是这人或那人，一随你所负之名。唯独是，我重复说，时若有了磨擦，有些什么不对了，然后你见到有所不同，否则你

并不见到,你原非不同。如实,你们这人和那人,极少,极少有分别。

究之,原始是一,岂不是?而创造必是多。这应表出已是一浩大工作,使此多性明觉其为多。

设若人极注意观察这事,或许是倘若创作保存了它的原始之记忆,则也许它永未分化为殊异底多性。或许在每一有体之中心有一完满底一性之意识;而殊异性或许从来未曾表白。

这一性之记忆既失,则知觉殊异的可能性乃生;时若人进入无心知者中,在另一端,则又重复堕入一种一性,不知觉其自体者;其间分殊性如在原始中一样未尝表白。

在两端,同其无殊异性。在一个场合,是由对一性之至上明觉,在另一,是由于一性之绝对无知觉。

形式之固定,乃是一手段,由此个性得以形成。

65. 男女之别

问: 为什么自开辟以来,便有此男女之别呢?

答: 自那个创造开辟以来呢?你说那个创造?地球的创造?

起初,这是不正确的。有些种类无此分别;而且从初无此分别,这是第一。第二,地球上的创造纯是一物质底创造,这是宇宙创造的一种凝化和结局,可是在宇宙创造中,这分别不必然存在。一切可能性皆在,一切可能底事物皆存在过且仍存在,但这分别全然不在创造的基础上。

然则你的问题不立,因其不正确。

问: 但为何这分别存在于物质创造中呢?

答: 我向你重复说,从太初这不是如此的。一动物学家可能告诉你有些种类全不如此。是"自然"试用此法——"自然"试行过

许多事，她将此二者作为一，她作成了一切可能底种性。她试行此方式，或者，这在她似较可行。

可是在其他诸界，即算在此世间界，在此世间诸微妙界，即使在微妙物理界，和在情命界与心思界，倘若有诸有体如是分别，亦有其他非男性亦非女性。这是存在的。例如，在情命界，极稀罕遇到性别之不同，普通皆是无性别之有体。而我非常疑惑，天神世界，如人所描述者，是否大为人类思想所影响。无论怎样，有许多神圣是无性别的。因此，这分别简单是“自然”的一种手段，用以达到她的目的。这便是一切，没有其他。应当承认其如此。这不是一永恒底象征，——全不是。

有许多人，重大地把住这分别。倘若他们高兴，亦任他们作如是观，但这在其自体全不是一究竟之事，既非永恒，亦非圆满。这也许是高上心思的创造之理想，这是可能的，但仍然还不是全般，仅是局部。可是究竟说，有人若爱好此一分殊的，可如是观，倘若这使他们高兴！倘若这使他们感兴味。这有其好处，这有其不方便处，许多不方便处。

问：如你所说，在情命界没有这分别，是什么颠倒过这情况呢？

答：我不说其不存在，我是说这不是一普通律则，而且，相反的，人更寻常遇到无性别之有体，甚于有性别者。而且亦可能是在情命界中，此分别甚由地上的影响而来。然则怎样呢？这些问题的理由？你要达到什么结论呢？这是我要问你的。谁告诉你从创造开始以来便是如此呢？是那些人专要其长此继续这样么？我重复说，倘若他们高兴，这么决没有人打扰他们。倘若这使他们感觉有兴味！

66. 心思先转化

问：身体的转化，是心思和情命转化之后才有呢，或还是自动随之而来？

答：普通这种转化是自上而下，非自下而上。

明显的，倘若你彻底是一唯物论者，你会说形式之上升乃产生新底能量；可是究竟说来，这不甚正确，普通事情发生不全然是像那样，我很可争胜，要你去转化身体，倘若你的心思未经转化。你稍试试，看是怎样的！

你无从转动一指头，说出一字，走一步路，而没有心思参预；然则你要用什么工具转化你的身体，倘若你的心思未先转化？

倘若你长住于一无明境界中，——倘若我可以说，竟是全般无明，——你的心思安于其内，你如何希望你的身体转化呢？

67. 直接转化

问：有时身体作出一大抵抗。那理由是什么呢？纵使心思不参预，仍然有一大抵抗。

答：最大底抵抗在什么地方呢？在你的头脑里。这不独某个人为然。普通最反对改变的，是物理心思；岂不是，在自信其有效能上十分顽固，——哦！——在其于其无明之爱好上，于其思惟方式，于其看事物的方式，于其不要知道的方式之爱好上。

这便是一切？

问：母亲，我要求救治！

（沉默良久）

答：这，这便是救治。

问：于今“超心思”已降到大地，一直接底转变而不经过出生是否可能呢？

答：倘若这可能么？一切皆可能。你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是否这已经作成？

问：是的。

答：不是直到最属物质的一界；是直到可见的微妙物理界，是，由中介诸识而可见，即生理体诸识与微妙生理体诸识之间者；例如，好像人所感到的一气息，好像一阵轻风，好像某些微妙香气之嗅觉。自然，凡有内中视见者，可以见到；但是，较之最属物质的诸识，它们却无此永久性，为此生理身体所给予者，如我们在物质上所认识的。现相是有的，是，甚至视见也有，但是飘忽掠过。是物质中的安定性，固定性，乃所未尝得到。我是说有接触，甚至有触觉之相接，有知见，可是没有此物质躯体所给予的永久性。这皆是飘过底现象，自然，不给你那全然可触知的真实之同样底印象。可是那影响是恒常的，其参与也是恒常的，其知见也恒常，但没有这生理身体常于其自体为同似者之安定性；例如，时若它走出室去而又进来，其出其入乃同此一物，或者，时若你坐于某处，那么，身体占据一位置，这是非常具体的一方式。我无从说，因为我不知道一切在地球上所已发生的事以及正发生的事。但是据我所知，人还没有得到这个，这具体底永久性。

可是这仍是属于物质的，因为人有其视见，有其接触，有其听闻；可是，声音，它无须是极为属于物质的，微妙生理体之生命之震动，可使人很好闻到；这诚然是够奇妙的，声与香，似乎在微妙物理界是最有永久性的，甚于形色；而且有某一触识，非常非常具体。可是似这物理生身之粗重物质之当前，绝对决定且具体地占据一位置，且阻止他物之占同些一位置，这似乎还不可能。因此，直到现今人之所得者，应当是较最粗重底物质性为稍流动一点点。

68. 神圣"意志"之准可

问：这进步是否依乎人类知觉性呢？

答：你的意思是说为了一最完全底物质化？这依乎某一种处理物质之震动的权能；这权能必然是某种知觉性的境界的结果。而且一切依乎人所取的观点，因为没有任何进步可成，倘没有神圣"意志"之准可。究竟说，在这创造中没有任何事能发生，倘若没有这准可。

69. 两可能性

问：第一个超心思底身体，将是非物质的么，不经过世间出生的一变化？

答：哦！对不起，不应当混淆。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一纯超心思底创造，另一可能性是由一物理生身进步变化为一超心思底身体，或毋宁说由一凡人身进化为一超人身。这进步底转化可能需要许多年，也许年数很巨大，然后产生出一有体，不复是在动物这名词的涵义下之人，但仍然不是正当说为一超心思底有体，完全形成于动物性之外，因为其渊源仍必须为一动物渊源。可能发生一变移，一转化，足够解脱此动物渊源，但终归一样，那不会是一纯粹底完全底超心思之创造。室利阿罗频多说过，将有一中介种族(一民族，或许某些个人，我们不知道)，一过渡阶层，作为过道，或者可能延续，一随创造之需要和必需。可是倘若人从一个身体出发，如现在这样底人类身体，则其结果永不会与纯粹超心思底方法和程序所形成的人物相同。他或许在超人道上前进已甚远，在这义度下，即一切动物表相皆已消灭，但他不会有那绝对底完善，如一身体在其形成上为纯粹超心思的。

70. 再论男女分别

问：在那转化了的人类身体，会有没有男女的分别呢？

答：你说什么？

问：倘若“超心思者”接受这转化了的身体……

答：接受？这“接受”的意义是什么？

问：便是说“降人”这半人类底身体，会不会有一区分呢？

答：但这不是像那样呀！这不是一瓶子，人灌入一液体，不是那样的！

你问是否身体会保持其男性或女性形式？可能这会听进到那宅舍中者，那人居者去抉择。这使你非常感兴趣，这分别？

问：你告诉我们说不会有分别，但许多分别仍会存在。

答：从那一观点？倘若是身体形貌，这自然可知，——而仍不会如此之甚。从那一观点看呢？

问：由性别理念的观点，是有两性不同。这仍会存在。

答：理念！但这是思想着的人之错误！人很可过去，不思想。这些非常渺小底思想范限应当消除，在你甚至试行转化你的身体以前。倘若你仍处于这些渺小底纯动物性底理念之间，则不会有很大底希望于你之能以任何少许办法而转化你的身体。首先你应转变你的思想。这，岂不是，这仍是全在下层荡伏之物。倘若你不能感觉到一活着且知觉着的人物能完全自由，即算在某一形式中，无有于一切性别的理念，这便表示你直到颈项仍沉浸在原始动物性里。

问：在内中，人是感觉到的，可是在物质生活的实际里……

答：什么，实际？

问：在外表生活里，我还未曾实践这个。在内中……

答：你消磨你的时光在那上面思索？

但人可在二十四小时中过二十四小时,而没有作这一分别的思想,真应是被这事催眠了。你相信我向你说话时,我便思惟你是一男子,而我向多罗说话时,我便思惟她是一女子?

问:可是仍有一分别呀!

答:这全然不是必须!

问:在原则上我懂得。

答:在原则上!什么原则?

问:原是没有分别。可是当我接触某人时,我是对一男子或一女子说话。

答:是哪,这对你和对那人是非常可惜。应发生的事刚刚相反。时若你接触某人,和他说话,刚刚是那超出一切动物性者乃你所与谈话者;你所对而谈话者,乃是心灵,从来不是身体。人所要求于你又有多于此者,因为人要求你说与"神圣者",甚至还不止于心灵,要说与万有中的唯一"神圣者",—— 而且要明觉这个。

问:可是倘若人唯独自己是明觉,而对方是一野人?

答:倘若人唯独自己是明觉?你何由而知?且如何,又在那一界上你断定对方不明觉呢?

问:由其回答的方式……

答:但也许那人对你作同此思想!

虽然,在我,我可告诉你,时若你与某人说话,长此仍不是说与那神圣"当体",这意思是甚至在你自己犹未曾明觉这"当体"。然则是巨大底武断,去断定他人所处的境界。你于此何所知呢?倘若你,你不明觉他人中的"神圣者",凭什么权力你能说那人明觉或不明觉呢?你基于什么立场呢?基于你的渺小底外在智识?但它毫无所知!它全然不能知见任何事物。

除非你的视见恒常是见到万有中的"神圣者",不但你无任何

权力，亦且无任何能量去判断他人所处的境况。没有这一视见，自发地，不用力，而对某人下此一判断，这恰恰是室利阿罗频多所常说起的心思底武断。而事实在此是凡有此视见者，有此知觉者，能见到一切事物中的真理者，全然不感到有此需要去判断任何事。因为他了解一切，他知道一切。因此，一了百了，我当向你们说，一自那时分起，你开始判断人物，事情，环境，我便在最完全底人类无明里。

可如此概括说：时若人了解了，便不复判断，时若人判断，便是还不知道。

判断是最初诸事之一，先应完全从知觉性中涤除的，倘要在超心思道上走一步；因为这，这既不是一物质底进步，也不是一身体的进步；这只是很微小底思想的进步，一心思底进步。除非你从心思上已除去其一切无明，你不能希望在超心思道路上走一步。

诚然，你已说出了一巨大底事。时若你说，"我不能说与他的心灵，倘若他是一野人"，那么，你恰恰标出你自己是如此。这便是一切。

凡真诚有过神圣"当体"的经验的人们，凡真实与"神圣者"有过接触的人们，皆常说同此一事：有时，或甚且是恒常，是在那班最被凡人所谴责，所蔑视的人中，最被人类的"智慧"所贬斥的人中，能见到神圣底光明在辉动。

这不是空言，这皆是生活底经验。

举凡这些意念，好，坏，美，恶，高尚，卑下，皆是属于人类心思之无明的意念，倘若人要真进而与神圣生命相接，应先完全解脱了这种无明，应自跻于知觉性的一境界，其间这些事不复有真实性了。高尚和卑下的情绪完全消失了，代之者，是其他一性质甚为不同的事物。是一种能量，能渗透外表现相，透过假面貌，革除旧

观点。

这不是空言;这完全是真的,一切的现相皆改变了,全般改变;人生,万事万物,皆与其所现似者全然不同。凡此于世间的接触,知见,整个失去了其真实性。是这,现似为不真实,属妄想,如幻影,不存在。然有某个事物,某个事物却非常有实,非常具体,非常属物质,乃成为有体的真实性,与寻常观看方法全无共通之点。人有此一知见之后,——知见工作,神圣力量,在现相后工作着的运动,亦在现相之内且由此现相者,——则开始有准备于生活着某事物,较凡夫寻常底虚伪为真实了。但非在此以前。

这没有妥协。这不像出离一疾病而恢复健康,——这应转换另一世界。时若长此你的心思对你为真实,你的思惟方式对你为一真实事物,真实,具体,这便证明你还未到此地步。首先,你应转到另一方面去。然后你能懂到我所说的。转到对方去。

而这亦不真实,以为人可一点一点懂到了,这不是那样的。这种进步,不是那样生的。较真实的,是人像封闭在一壳子里,而在此壳子里正有事在进行,好像鸡雏在蛋里,——其内中正有事在,准备着。这是在内中,人见不到。在壳子中有某事发生,可是在外表见不到什么。仅是人已准备好了,然后有其能力破出壳子,出生于光明白昼中。

而这又不是人变到渐渐愈能知,愈能见;人是被封闭住了——被封闭住,——纵使是敏感底人,也有此可怖之感觉,是有某事物阻滞你见到,通过;人试行通过去,却发现自己面对一堵墙。于是叩着,敲着,碰着,而通不过去。

时若人犹在那内中,则人犹在虚伪里。唯独是有朝一日,由于“神圣恩慈”,人能够破出壳子,出到“光明”里,然后自由了。

这可能顿然成就,自发地,在出乎意料的方式上。我想不是人

能进步地透过。我想人不能渐渐敝破了，敝破了，直到可以望穿。直到如今我还未有过这种例子。毋宁是在内中有一种能力之凝聚，一种需要的深密化，一种努力之坚定，无有于一切恐怖，一切焦急，一切计度；一种需要是如此迫切了，以致人不复顾及后果。

人像炸药一样爆发，没有能抵御的，于是跳出圜墙，进到光明灿烂中了。

此后，人不会再落到后方。

这真实是一新生。

71. 集体瑜伽

（此讲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午后八时半广播）

有问我是否我们修一集体瑜伽，又集体瑜伽的条件是些什么？

起初我向你们说，要修集体瑜伽，则必须有一集体，我可以告诉你们成为一个集体，当有什么各种不同的必需底条件。但是昨晚我有了一象征底视见，见到我们的这集体。

在夜初，我有了这一视见，它使我醒来，有一颇不愉快底印象。于是我重复入睡，将其忘记了。但适才我想起这向我提出的问题，这视景又转回了。这以一极大底深密性回转来而且是在那么迫切底方式上，以致方才我要向你们说起恰是什么样底集体，乃我们所要实践的，根据室利阿罗频多的理想，在《神圣人生论》最后一章所描述的，——一超心思底，玄秘智底集体，唯独能修室利阿罗频多的大全瑜伽，且能实际践履之于一进步底和愈加神圣化的聚集团体中者，——这时，这视景的记起，变到如此迫促，竟使我说不出话。

它的象征非常明显，虽属十分惯常底一种，可是，正因其为惯常，乃属写实而不诬。设若我详细向你们描述这一视见，也许你们

不能贯串;其事甚为复杂。这是一巨大旅馆的相状,其间世上的一切可能之事,皆安顿于其各个房舍里,而凡此一切,又在恒常底变化中。

这建筑的许多部分,甚至整翼建筑,突然被毁坏了,虽则所有人客仍寓居其中,而又是那么一会事,即倘若人在此巨大旅馆中出离一下位置,则颇冒险了,回来会寻不到所住的房舍,因为它被摧毁了,而人又正在重新建造,却按照另一蓝图。这有秩序,也有组织,但同时有些不可思议的纷扰,凡此一切,皆适成一象征,必然可引用于室利阿罗频多在这里所写的①,关于身转化之必需,以及所将发生的一种转变,使生命可化为神圣生命者。

我的视见多少是像这样:在某处,在这奇巨底建筑中央,有一间房子,似乎是为一老母和她的儿女保留下的。那老母,一位老太太,主妇,是非常重要且大有权威,关于整个组织有她的意见。那女儿有一种运动和活动的能力,使她能同时在各处出现,即算她留在房子里,而那房子,还可说却不止是一间房子,倒是一分宅,其特殊形势是恰居中央。女儿常是在和她的母亲讨论一些事。老母要任一切事仍其那样,保持其自有的旋律,便是说,恰是此一惯性,毁灭一事物以便重加建造,又再将此毁灭,更重建造另一个,这便使此建筑成为混乱不堪的状态。女儿却不喜欢这样,她有另一方案。她要将尤其是某一异常新奇底事物,加到这组织里,一种超上组织,使凡此一切纷扰更不必需。终于彼此未能谅解,她便离开这房子,出作一番普遍观察。她各处巡视,看过了她所要看的,于是她便要回原房作决定底计量,——恰在这时发生一够奇巧的事了。她正确记起那房子在什么地方,可是每趟她前去时,或则梯子不见

① 神圣母亲正读着《超心思转化论》中一段("神圣身体")。

了，或则一切皆改，改变到使她认不得路；于是她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她走上，又走下，走出，再走进，到处寻索，——寻不出到那房子的路。凡此一切，皆有实际形像，甚为惯常，亦甚平凡，如常在此种象征视境中所见者，人又见到这旅馆的管理处，有一位女士像是经理，她保持所有的钥匙，知道某人住在某号房里。女儿于是去找到了这人，问她说："你能指出到我房子的路么?"——"当然，这非常容易。"凡在旁边的人皆带着奇怪底神情望着她，好像说："你如何可这样说?"但她立了起来，发命令似的要得了钥匙，那房子的门钥，说："我引你到那里去。"她走各条不同底路，可是那么纷歧，那么奇怪。女儿跟随着，非常留心不失见了她，于是，恰在那时明明是要到那所谓房子的地方了，顿然，经理和她的钥匙——皆不见了！这一不见之感如此深锐，以致同时一切皆失。

为了帮助你们了解这谜，我可告诉你们，那老母代表物理"自然"，如其如是，她的女儿，则代表新创造。经理，便是心思知觉性，如"自然"至今所作的世界的组织者，便是说，最高底组织着的意识，显示于物质"自然"，如其至今存在为物质"自然"中者。这便是此视境之解钥。自然，当我醒转时，我立刻知道所以解释此原似绝对不可解释的一问题者。经理和她的钥匙突然消失，是一明白底表征，表示她全不能领导那可称为新世界的创造知觉性者，到她的真正处所。

我知道了这个，但于此我没有那视见，这便是说，这是一仍有待于显示之事。那事物，尚未在此建筑中显示者，刚刚是那种知觉性，可将此凌乱之创造，转化为一真实底事物，真实怀蓄于念，愿望于志，实现于行者，有其处于适当地位之中心，一公认的地位，且有真实有效底一权能。

这象征是十分明白的：一切可能性皆有在于此，一切活动皆有

在于此,但皆在凌乱和混沌状态中。皆无组合,亦未归向任何中枢,更未环绕而统一于某中枢独一真理,知觉性,和意志之周际。于是我们回到集体瑜伽这问题了,且是何种集体方能使其实现。这集体应该是什么?

这必然不是任意底建造之一种,如人所为的,其间一切杂陈,凌乱无序,无有真实,凡此一切皆只为幻想底系带所联系,如在此以旅馆的墙壁所象征的。在人类寻常底建造,例如一宗教会社,其系带为寺院的建筑所代表,其衣裳相同,事业相同,甚至动作皆相同,我不妨详说:凡其人皆穿同样底制服,皆在同一时辰起床,皆吃同样底食物,皆聚而作同一公祷,诸如此类。这有一普通底同一性,自然,在那下面,是知觉性之混沌,各走各的路,因为这种同一性,直推到信仰和教条之同一,是完全虚幻的。

这是人类集团的最通常底典型之一;围绕一共同理想,一共同行动,一共同实践而团聚,联系,合一,但是在全般人为的方式下。相反的,室利阿罗频多教示我们说,一真实团体,他所称为玄秘智或超心思底团体,其存在唯独由于其中每人的内心之实践,由其中每人与本团体一切余人,有真实底,具体底一体性与同一性;这便是说,每人当感到自己不但像是在某方式下与一切余人相联合的一员,而是感到一切为一,皆在他自己。在每人,一切余人皆应是他自己,甚至有如他的身体,而且不是在一心思底和不自然底方式上,却是由一知觉性之事实,由一内中之实践。

因此,在希望此玄秘智集体实现以前,应是每人首先变成了或多多少少已开始变为玄秘智者。这是明显的。个人的工作应当前行,集体底工作随后;可是自动而无任何意志之勉强干涉,会发生这样底事:个人之前进,可说是为这集体的境况所管制,或甚至为其所抹煞。在集体与个人之间,有一种相互依赖性,是无从全般解

脱的，即算人试行要解脱。即算某人以某瑜伽，试行自加全般解税出凡间和人类知觉性境界，仍然在其下意识中，会多多少少联系于大众的境界，这是滞碍者，拉人向后的。人能试行加速前进，能试行抛下婴累和责任之全部重量，可是，不顾这一切，即使是那在最高境界的人，且在进化的行程上走在最前的人，其实践仍然依赖大众的实践，依赖凡间大众所处的境界。而这，自然拉人退后，这竟到那种程度，有时须等待若干世纪，待“大地”有准备了，方能实现其所当实现者。

这是为什么室利阿罗频多也说过需要一双重运动，在个人的进步和实践的努力上，应加以一番努力，即提高集体，使其作一必须有的进步，可以允许个人有更大底进步者，——大众之一进步，可使个人更前进一步。

为了这个，我相信有时大家作一番集团底静虑为有益；致力于创造一个共同底氛围，较之我昨夜所梦见的大旅馆稍有组织一点！

这么，人所可利用于这些静虑者，便是深入自己内中，进到尽其可能深远，去找到那处所，其间能感觉，见知，或甚至创造一个一体的氛围者，在那里，有一秩序与组织之力量，能将每一分子安置于其适当地位，创生一新而整秩底世界，超出此时所有的纷乱以外。

72. 超心思内在

“一超心思已有在于此，但它已内入，隐藏于此愿了底心思，生命，和物质之后……”①

---

① 《超心思之显示》，原书第七十八页。

问：什么是“内入了的超心思”呢？

答：和未内入者一样！

同一事物有多个说法。室利阿罗频多也说过，倘若“神圣者”未尝存在于万事万物的中心，“他”便永远不能在此世界显示，这是同一事；或者如他所说，真本在其渊源上亦在其至深底结构上，这创造是神圣的，这世界是神圣的；这是为什么此一神圣性有一日将能显了，变到可触知，充分表白，代替如今一切将其隐蔽者，使之变形者。直到如今，这神圣性的显示，为此世界所碍限，如我们所见者；可是其显示是无界限的，而在此心思世界之后，——在此心思世界中，人类是极峰和表率，——将有另一真实，如他所称为“超心思”者；如实这是接踵心思的一步；由像这样的世界看去，它自然会是超心思底，便是说，超出心思以上。室利阿罗频多也说过，这一新步武(或“等级”)，真会是一个世界变成另一世界，因为，直到现在，凡所创造皆属于所谓“低等世界”，这为“无明”所统治，托基于“无心知者”，而那另一世界，会是一全般翻转，凡所创造皆将属于一迥乎不同底世界；不复基托于“无明”，代之者，是“真理”之基托。这是为什么那将真实是一个新世界。但是，设若那世界之真元，原则，未尝先有在于这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之内，则不会有任何希望这个将转变为那个，将是两个世界那么完全不同，相反对，以致其间不会有任何接触，而且，必然的，一旦人出到那“真理”，“光明”，“知觉性”的世界中，人可说会是变到不见了，对此无外地属于“无明”和“无心知”的世界，会变到不存在。

纵使时或这转变将已成就，如何这两者间会有一关系呢？如何这新世界将在这旧世界上有一作用呢？这是因为，在其真元上，且在其原则上，它原已内在，闭住于旧世界里。如实，它已在于此：

在至深处，隐藏了，不可见，不可识，非显了，——可是它有在于此，在其真元上。虽然，除非从至上高处，有超心思底知觉性，力量，和光明，直接显示于这世界上，如一年半以前所发生的事，则这超心思者，在原则上潜存于这物质世界如其如是者之最深处，永远不会有显了之可能。其醒觉及其在下方之出现，将是对从上而来的接触之反响，这接触可发动埋藏于物质如其如是者的深处之相同原素。此外这也是正在发生的事。可是如我少久以前向你们谈过，这物质世界，如其如是可见，如是有效能，对普通知觉性是如此雄强，如此绝对真实，以致它可说是吞并了这超心思底力量和知觉性，当其显示之后；于是需要一长期底准备，庶几其存在单是能被觉到，感知，怎样在任何方式下被瞥见了。此一时“它”所从事的，正是这种工作。

这事所将占的时间，难于预见。这将甚依赖某数量人物的善愿和接受性，因为个人进步常是比集体快，而且，以天性而论，人类是命定了要显示“超心思者”，先于其余的创造物。

在这合作的基本上，必需地，必需有要改变的意志，不复是人之为人这样，事物也不复为事物那样。有多条路达到那里，凡诸路道皆好，时若其成功！人可于事物之如是者深感无味，热烈愿望出离这一切，臻于其他什么。人能够，而这也是比较积极一路，人能够在自己内中，感到有接触，有某事物积极是美且真，那接近了，自愿地抛下其余一切，庶几没有任何事物，重累这向新底美与真理之长征。所不可缺少者，无论怎样，是一热烈底志愿，要进步，愿意且欢喜地舍弃凡足以阻滞此行程者；从自己远抛障碍此进步者，走向那未知者，而具有热烈信心，信仰这是明日的真理，无可避免的，将必然发生，一个真理，非任何人，任何不善愿，甚至“自然”之愿，能阻止其变为真实，——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真实，此时正

自从事于要实现,而凡知道改变的人,知道不为旧习惯所负累的人,将有此幸福:不独是见知,亦且是实践。

人睡去了,遗忘了,让自己便那么活下去,——人遗忘,长时忘记。可是倘若人记忆,记起自己是正当一特殊底时分,一独特底时代,有此莫大幸运,这无可计量的特权,去佐助一新世界的诞生,则自然容易能除却凡为进步的阻塞和障碍者。如是,最重要的,似乎是记起这事。即算一时人还没有这事的可触知的经验,也当于此确然,有信心,常时记住,恒常唤起,以此理念而入睡,以此见解而觉醒;凡有所为,在后方好像一恒常底支柱,即为之以这伟大底真理,人是佐助一新世界的诞生。

我们皆能参加这事,我们皆能变成这新世界。而且,如实,时若人有如此神妙底一机会,便当有准备于抛弃一切,为了这事。

73. 难寻

问: 设若"超心思者"是隐藏于事物之后,为什么如此难寻到它呢?

答: 因为它是隐藏了!

室利阿罗频多解释说,设若万事万物之后没有超心思底真理,世界永远未能组成,即使像现在这样组织。人有此印象,有一知觉性具有一非常明确底意志,按照一非常精确底方案将万事万物组织成了,这不能是无明的亦不能是无心知的结果。

真本说,你的困难,见不到事物后的"超心思者"或"真理知觉性",刚刚表出你个人的无明与无心知的量度;因为出离了无明与无心知的人,见到这非常明白。困难依乎人自己所虑的无知觉的境界。但在已超出这无知觉的境界的人,全然不难寻到"超心思者";它分明可知见。

倘若人进到一稍属哲学或心理学和主观的见解，则很容易觉到事物的一种客观底非真实性；而凡于寻常知觉性为唯独真实，可触知，具体，可量度者，皆化为那么流动，几乎自体相违，没有真实性，除了在见知事物的知觉性中，——皆是一绝对可变换底真实，有时完全自相矛盾，一随知觉性的主见。设若我们将所有对于世界之各种解释，各种表白它的方式，一一陈列于我们面前，则将见是一系观念，有时绝对相违反，而仍是各层不同底知觉性，施于此同一个事物。如是，在一极端，可得到此肯定：凡存在者，皆是神圣“意志”之一整体底和全般底表现。某派思想家，依乎个人经验，肯定万事万物皆神圣“意志”在一完满底方式上之表现；而全在另一极端，又可得到此肯定：世界是一混沌，没有节律，也没有理性，其出现则人不知其如何，也不知其为何，其归往亦不知其何去，它无任何逻辑，任何理由，任何联贯性。它是一偶然。它是偶然如是，人不知其缘故。

那么好了，倘若你看这两极端，倘若你取凡所说的，凡所写的，凡所教的，凡所思惟的一切，关于这世界者，从一极端达到另一极端，皆陈列于你面前，倘若你能看其全般，则你将见到是关于此同一世界，其解释竟可全般不同，则这世界可以说只存在于看它的人之知觉里。

于此必定有个什么，但这个什么，应该是超出了人对之所思惟者，甚是出此以外，迥乎不同。于是人起一全般非真实且不可摄持之感觉。

真本说，世界的真实性全属主观，依乎个人的知觉。世界无任何客观真实性，因为，在一方面，人能说这是无上明觉底无上“意志”之结果，而一切皆为这所统治，而在另一方面，人能说这是一毫无任何存在理由之物，是一不可捉摸的偶然，——可是这两个相违反的意念，皆可施于同此一现相上。

你从来未曾思量过这事?

每人有他的理念,多多少少是明确,多多少少是有组织,多多少少是精详,是这理念他乃称之为世界。每人有他的看法,有他的感觉方式,有他与其余一切的关系,是这,他乃称之为世界。自然他自处于中心,于是全世界乃环他组成,一依他看,他感觉,他了解,他愿望之的方式;一依他自己的反应;可是,因其对每个知觉者为不同,这意义便是我们所称为世界者,在它自体,全然逃出了我们的知见以外。这应另是一物,应该我们出脱了我们个人的知觉性,然后能了解它是什么;是这,乃室利阿罗频多所谓从下半球达到上半球。在下半球,有如那么多世界如那么多个人,在上半球,有个什么是如其为是,其间一切知觉性皆当聚遇。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所谓"真理知觉性"。

如人类知觉性进步,如量,它愈进愈有此相对性之感觉,而且,在同时,有一种感觉,一迷茫底印象,是有一"真理",非由寻常工具所可知见,可是必以某种方式而可知见。

74. 人类的优越

"一精神底进化,一知觉性在物质中的进化,在一恒常发展着的自体形成中,直到形式能启示内寓着的精神,这,乃是世间生存的主音,中枢底重要动机。"①

问: 从形式的观点看,人是不是优胜于其他动物呢?

答: 我相信这够容易发现。

---

① 《神圣人生论》第二十三章。

室利阿罗频多说："形式能显示精神。""精神"的显示之性质，是知觉，了解，和最后，主宰。明显的，从审美以及纯物质形式的观点看，某些动物的形式是一样美，或许还更美丽，较之人类形体在其现在这样底颓唐状态中，——曾有过那些时代，某些人种似乎更为美好，且更为和谐，——至若其为"精神"表现的形态，人类的优越是毫无疑惑的阴影了，因为，只是人类直立这一事，已象征其有能力从上方看一切事物了。人目摄而统辖其所见者，非是常在以鼻子接近地面。显然，人可说鸟类却飞翔，但用着翼翅，难于有在智识上自加表白的工具！这直立的姿势，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当然，从力量的观点看，或论矫捷，论调柔，人类不比最有此种天赋的动物，可是论"精神"的表现，没有任何动物能与人类相比。他是完全为此而创造成的。我们能希望在这可能性上加以其他的，似乎恰是牺牲了的，——但也恰是因为人有表现思想生活的能力，能在自己发展出一些机能，在他只是潜在的。人有教育之能力，他的身体能够发展，经过训练。他能增加某些机能。你不能想象一动物，即算是我们所最欣赏的，能够，比方说，能够有体育，一纯粹身体的训练，——我不说进学校和学习什么，只说一有系统的筋肉发展；动物生下如此，只能利用其所有的，它依自有的律则发展，但它不自加训练，或者只在一最原始基本底方式上；它的原地极为有限；而人却能以一正常有系统的发展，矫正他的缺点和低能。他诚然是第一进步着的动物，能在一有组织的方式上增加他的能量，他的可能性，增加他的机能，得到非他自然而有的事物。没有任何动物能作这事。

设若我们将人比较更高上底有体，生活于"真理"中者，我们所愿变为者，显然我们能十分贬斥如今人类，我们怨其不完善。可是设若我们置身于那些在进化中恰前于人类的动物之地位，则当认

识人类是禀赋了许多能性与权力，为其他的所完全不能表现的。仅是这事实，他有些雄心，欲望，意志，要认识“自然”的律则，加以主制，以致能使之适合我们的需要，而且，在某一限度中，将其改变，这事是在任何动物为不可能，为不可思议的。

也许你会说我不惯于在一非常和善底方式上论人类，但这是因为人，人类惯于在一过于和善底方式上想着自己！

75. 知觉性之下降

问：这问题呈出了：是知觉性之下降乃发展出形式呢，或还是形式之发展乃迫促高等知觉性之下降？

答：没有知觉性之下降，便不会有宇宙。你的宇宙始于何处，又以什么呢？

问：在人类这场合，是动物人使心思下降呢，或是心思之下降乃……？

答：你是说：是否在中介体或在高等人猿，有个什么，以其企慕而使心思下降？可是企慕本身也是那以前的下降之结果呀！

十分明显的，没有什么可以显示，若其未先前包含于存在者中。人不能从无中发皇出什么有。可能者，是使原本有在的事物出现，显示，表白，发展，可是倘若原本无有，则永远不会有什么生起。一切进步，一切完善化，皆是某个事物的一番内中努力的结果，原有在于其中者，努力自求愿出。这便是说，在一绝对方式上，是先有原则，后有表现。设若未尝有一永恒“原则”，一无上“真实性”，——人可随意加此以任何名称，——则必永远未尝有任何宇宙，因为无中不能生有。

人类的心思之发展上尝有一长时期，其间人试要极严肃地证明是物质之完善化乃产生了“精神”，可是其说不立！（笑）凡你之

所为，你的行为的最少一分，便是充分证明，是你起初思念，然后行动，即算是在最微小底格度上。一生命而非一明觉底意志之果，将是一全不相续的生命。我的意思是，倘若“自然”未尝是一明觉底力量，一明觉底意志而有一明觉底目标，则永远未尝能有什么是组织成了。这只须稍稍观察便够，即算在非常微小底观察范围内，这所给与我们的，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便可全般心服。

人可能说，主宰了火，便是人类之优胜的一象征。凡有人类之处，便有明燃之火。

两事使人类显明超出动物的能为以上者，便是书写的官能，以及说出语言的能力。此一事是如此明朗为优胜，凡一切发展够充分的动物，皆极端敏感说出的语言，——这使其幻想。设若你向一个野兽说话，用一非常明晰，音节语调皆调整得非常好的方式向它说，它会立刻被吸引，真实起幻想了，——我不是说那些生活在人类近旁的动物。立刻它们会倾听，它们感到一优胜权能在表白。

76. 进化

（读《神圣人生论》中“人类与进化”章中一段竟，说——）

室利阿罗频多在此提出一辩解。这是观测此问题而加以解决的方式之一，但这不是说这便是他的观点。而且这恰是他一向在此书之所为，他提出各种论难，各个观点，各个概念，即已将全部各问题提呈于我们之前，然后进而予以解决。我们的讲读法却有一不便处，因为我每星期向你们解读一份，设若人止于其处，便会相信室利阿罗频多已是表白了他自己的见解。下星期我又向你们另读一段，你会见到室利阿罗频多又表出另一观点，有时径直（与前者）相反对，你们便会相信这又是他自己的看法，如是你们会发现一段又一段是一系自相矛盾之言。我向你们说这话，因为我听到

某些人说起,——那班人是疏略地看书也许不在一联贯底方式下读,可能他们却相信自己异常聪明而且渊博,——:“可是室利阿罗频多在这书里长时自相重复。他在每一段几乎向我们重叠说同此一事!”这是因为室利阿罗频多提出了一切看法,他表呈了所有的问题,终乃提出他自己的结论,证明他所欲教示的真理。于是他“重复”了!

自然,稍稍留心读,便够了,以免掉在这陷阱里。应当留心,不在一主题的中段便下结论,不要向自己说:“得了,室利阿罗频多说这是如此的。”他未尝说这是如此,他是向你们说,有些人以为这是如此的。他向你们指出如何同一问题为多人所表呈,而唯独是他已向我们说明一切观点以后,他乃说出他自己的结论,而且,使人生起无限兴味的,乃他的结论常是一综合,凡一切其他观点皆得其适当地位,只要其调整得宜。室利阿罗频多不将什么除外,他合并一切,综合一切观点。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记得所提出的问题:是有或没有个人的一进化?

有一宇宙底进化,室利阿罗频多已向我们证明了,但在这宇宙底进化以内,有没有个人的进化呢?在这段中,室利阿罗频多已向我们陈述一理论,完全合乎逻辑的,根据这,便全然不需要安立一个人底进化。全宇宙底结合是合逻辑的,能以逻辑说明,而无须介入一个人底进化。

可是倘若我们耐心继续下去,过了一些时候,他进而向我们证明为何及如何这个人进化之理,应当加入宇宙论的系统内。但我所要知道的,是这问题对你们有真实性没有呢?是否这与你们所了解的什么相应?是否你们已懂得可能思议一宇宙在进步中,在进化中,而无需个人之必然独自进化?

首先应该向你们提出些问题，要先问是否你们懂到宇宙进化与个人进化间之分别，而且问这两者是如何进行的。

“自然”在她的宇宙进化中如何进行的呢？

（听者）人死了又再生。

不是，那是另一事。你所说的，死了又再生，死了又再生，这是个人进化的程序；只要是在个人有某事物不死，因为，设若他完全死了，设若他已全般散坏，什么能再生呢？必然，有某事物应当历诸生而长存，否则不会是同此一人了。倘若没有什么长存，则不是个人在进步，简单只是“自然”之运用“物质”。

以简单方式出之，可说“自然”处置一聚“物质”，以此材料，她造成聚合，创生形式，这便成长，其次乃散解。形式不能像各个原素长存。为什么不能长存呢？因为“自然”需要物质、材料以重作形式。那么她破坏她所已作者，于是以此又再作出其他什么，这么下去，这可无尽地延续，不必个人进步，可是整体在进步。

假定你有些胶塑材料以作型体。你造出一形式，于是，当你造完之后，你见到它不中意，你便将它打破，重作浆泥，你又试行另塑一形。你已作成一进步了，你尝试，你配合，向自己说：“这个，这不行，我且试行那样，”你的形式造得好一点了，可是还不是你所想愿的，于是又再度销毁，加上水，作成浆泥，再开始另制一形式，这么你可无限地继续下去，——那常是同一质料，但不是同一形体，因为你的每一形制，有其自有之一存在之为形式者，一旦你加以销毁，则它散解无存。

你可试行将同一形式作到完善，或者，你也能试造他形，例如一犬或一马，于是，倘若你不成功，你可开始另作一犬一马，但你也能更作其他什么。倘若你建造一座房屋，而此房屋你感觉不中意，你便将它折毁，再建一座，按照另一模型，但第一座除了记忆无所存

留，倘若你愿保持此记忆。同样的，简单化，可以说“自然”是始以一物质，全无心知亦无形式的，于是她开始作一个形式又一形式；唯独不像我们每趟只作一个，她一趟便作上亿万。这简单是一比例问题，因为她处理极大量底材料，如此而已。但这意思不是说必然有某一事物是永恒底，一生命原则或一知觉性原则，进到了一形式里，而当此形式破灭以后仍存，以进到另一形式里。“自然”能非常简单像你治塑胶一样，作成，毁坏，再作成，再毁坏，如是无穷，其前所作者，除记忆外亦无所存。至若你如承认个人进化一说，则那是一个永久底什么，从一形式变到另一形式，而且，在每一新形式作一新进步，变到每一趟能够进到一更高底形式，直到此某一物变为一美满明觉底有体于进化之终。然则将有一个人底进化，副此宇宙底进化；这进化不是独立的，而是与“自然”的进化同时，且完成之，或毋宁是利用“自然”的进化为其个人进化的园地。这次你明白了罢？

这是有如在你所用以塑制的胶泥中，在其中心你嵌入一颗宝石，于是你联续衣裹以外形。那么，这颗小宝石，你由一形式转嵌入另一形式，——还是不然，这比喻不甚切合，因为这宝石会变到愈可珍贵，一依其从一形转入另一形，好似它愈变愈光明，纯洁，愈有一精确底形表。

那么，总括说，你相信是有一个人底进化呢或是没有？你在这事有过经验么？又你在这事如何能有经验？人如何能有个人进化的经验，不依“自然”的集体进化而独立？（对一儿童说）你能回答么，你？

（答者）除非人已明觉这在其自体为永恒的原则，人如何能知道呢？……

很好。那么这归到要问你了：“你是否明觉这在你有体内中的永恒原则呢？”

(答者)为什么它那么隐藏了呢?

也许,简单是因为未尝充分注意它。倘若人肯劳苦于开启门扉,则也许可以发现它。显然这是一位先生,——一位先生,或一位女士,或者是个什么,—不爱表露,不自用力于得外表上的注意;也许正期待有寻求他的人,也许他正非常沉静地坐在屋子的深处,是应当一张一张门开启。

在我,我却见它不是隐藏了,我发现它遍处显然,在一切时,在每一分钟,在一切事物。

寻求吗?我们进而寻求吗?

(静坐)

77. 企慕超人

室利阿罗频多在这里[①]说,每一种类是满意于该种类的特殊品性,满意于其建造原则,从不试行自加转化或变成一新种类。犬自足于其为犬,马自足于其为马,而从来不试行要例如转变为象!

由此出发,室利阿罗频多提出一问题说:人类会长此满足其为人呢,或会觉醒有成为异乎人者的需要,便是说,成为一超人呢?——这是此一段的主旨。

可是时若人习惯于室利阿罗频多的陈述,读到这段,则觉其内中诚有什么是不满意的。这里不是最属外在的形式问题,这有体之躯壳,倘若我可以说;可是人感觉在自体内中某个什么,相反的,有其迫切倾向,要超脱此形式,是这,乃室利阿罗频多所要向我们指明的,在他自加表白的方式上。

我见到家畜中,有的真实有一种内中需要,要成为其他什么异

① 见《神圣人生论》之“人类与进化”。

乎其自体。我见到犬有些尝是这样,猫有些尝是这样,马,有的尝是这样,甚至鸟类。其外表形式,显然是如其为是,可是在它们有个什么是生活底,可见的,作着一番明显底努力,要达到另一表现,另一形式。凡人类之已超越动物人的阶段,而成为人类人者,真实有一需要,——一种必需,我可称之曰无可改变的,——要成为异乎这半动物人的什么,异乎这全然不使人满意,在其表现上,在其表现工具上,在其生活工具上,全然不完善底动物人。然则问题便是这个:这迫切底需要,在其企慕上会充分有效能,以致这形式本身,这种类,可自加发展且自行转变?或者,唯独是此一事物,此有体中的不灭的知觉性,将出离此一形式,当其坏灭之后,以进到另一高等形式,虽尚不存在的呢?

于是问题生起了。这高尚形式会如何创造成?是否由一程序,我们能够或应当想象的,从这形式一点一点改变以创造出一新底,或是由另一手段,由另一手段我们所尚未知者,使这新形式在世间出现呢?

这便是说,会是一继续呢,或将是某新事物之顿然出现?在我们如今为我们者、与我们内中精神所企慕变是者之间,将有一进步底过程呢,或是会有一决裂,便是说,我们将不得不去掉现在这人类形式,以等待一新形式之出现,那会与我们现在之为我们者毫无关系?这身体,如今为我们的世间显示之工具,我们是否能希望其有自加进步地转化之可能,化为某事物之可能表现一高尚生命者,或者,将应全般损弃此形式,以进到另一形式,尚未在“土地”上存在过的?

这便是问题。倘若你愿意加以观想,这可引你更近向光明一点。

(此文原稿付印时,神圣母亲加以案语如下:)

为什么不兼有呢？

二者将同时会有，彼此不相除外。

问：是的，但是否这个将转化成那个呢？

答：这一个将转化，将变成好似那一个的初稿。而那一个，完善化了，将在这个仍存在时出现。因为这二者皆有其美，及其存在的理由，因此二者将并在。

心思常是试行选择，决定，——这可不是那样。即算是一切我们所能思议的，也还是远逊于那将是者。如实说，凡人有一深密底企慕和一内中底确然，将被召唤而实践它。

遍处，在一切范畴里，而常时，且在永恒里，一切将是可能。而凡为可能者，一切，皆会有在于某一时分里，——在某一时分，多多少少是延缓了，但一切将是。

正如人已发现种种可能者尝存在于动物与人之间，而无孑遗，同样的，也将有种种可能者：每个将依其自有的方式尝试。而凡此一切综合，将有助于准备将来的实现。

人可提出的问题是：人类是否会像某些种类从地球上消失了的呢？——某些种类是从地球上消失了。但不是那些种类有如人类如此长存者，我不这样想；而且，恰恰不是那些种类在其自身有些进步的种子，这进步可能性者，毋宁是使人有此印象，进化是循一曲线，愈进愈会接近一高上种类，而且，或许凡仍太接近低等种性者，将堕灭，有如已堕灭之种类。

人常是忘记了，不但一切可能，——一切，即算是最乖谬底事物，——而一切可能者，皆至少有存在之一时。

78. 最初人类型

问：亲爱的母亲，最初的人如何出现的呢？

答：室利阿罗频多恰合在此说[1]，倘若人自处于科学观点，这些理论一个继续一个，皆大不安定，却甚似乎一贯联续底想象，不像事实之可证明。人相信，因为这是一唯物观点，必更容易证明，可是极为明显，这远过困难。若人自处于玄秘观点，则发现传统之说，或许是基于记忆的，而如其完全超出物质证明以外，那知识被认为较科学底想象和推断更有问题。于内中底理则，这是最容易了解和接受的，可是在玄秘一如在科学方面，没有物质证明，曾有太初一人或太初多人，或曾有某个什么尚未为人类却几于人类。这皆只是些推想。

某些传统说，自然只是口传之说，而且从科学观点全然可疑；可是基于个人记忆，说最初人类，或最初一对配偶，或最初几个人，是依一玄秘方法而物质化的，有点像室利阿罗频多关于将来超心思底世界所宣称的，便是说，属于超上一界的有体，以一集中和物质化的程序，给自己建造或形成了一物质生理之躯。然则不是低等种性，进步而产生一身体为最初人类的身体。

依据精神知识和玄秘知识，是知觉性先于形式，知觉性自体集中乃产生其形式，若依据唯物论见解，则形式先于知觉性，且容许知觉性显示其自体。在有些人，于不可见的世界有所知识，且直接见到种种力量之活动的人，则没有任何疑惑为可能，必然是知觉性为它自体创造了一形式显示它自体。如事物之已经在"大地"上建立，这十分确然是一高等知觉性已进到一形式中，已帮助其转化，以使此形式变到能显示它，或在即时，或在几世代以后。在那些人，有视见和内中知识的人，于此绝对无疑，不能是其他怎样。有些人在另一端持事物者，从下方看事物，则不承认此说，但决不是

---

[1] 《神圣人生论》之"人类与进化"。

无知识应传授知识予智慧。然而现今事实正是如此。正如疑惑容易而知道较难，人类心思已习于疑惑一切，这是其第一运动，自然这样它不知道什么。

意念先于显示和表现，这全然是正确的。凡与往古有过径直接触的人，曾有记忆于一种人类原型，较今之人类远过优胜，曾经来到“大地”上，作为人类若臻其极峰时的榜样和允诺。

在生命中，有一种模仿的倾向，一种抄袭事物的努力。在动物生命中，人发现这类例证非常明显，这甚至始于植物生命。如是，人能非常容易想象，在动物生命中，曾有一种努力，要试行抄袭，摹拟，创造出这理想典型——由玄秘方式在“大地”上显示者——的一形似，这由一联续试行，由愈进愈成功的努力，于是最初人类型便产生了。

倘若凡此一切辩说皆真①，又设若不会更有一高尚底实践，则不会有何事可为。但幸而这不真实。

唯独室利阿罗频多曾说过多少次，只在一切皆完成之后，乃得到他所说所预言者的无可否认的证明，于是只有那些不肯信仰的人，乃不得不承认其错误，但也许他们为此早已不存在了！

然则只有一事可作，便是继续走自己的路，保持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确然，不顾虑反对与否定。

有一班人，为要安逸，要自己感觉舒适，便需要他人的支持和信心和确然性，——这班人常是不快乐的，因为，自然是他们常是遇到不相信的人，于是他们感烦恼，受痛苦。应当在自己内中求到确然性，不顾一切将其保存，走自己的路直到尽头，不顾任何代价前进。“胜利”是属于最坚持者。

---

① 同书前章中所牒述唯物论说。

要不顾一切反对而保持其坚忍,则支柱之点应当不可动摇;唯有一支点无可动摇,那便是“真实性”,无上“真理”的。

寻求其他的没有用。唯独是这无差失。

79. 性灵的进步

问:在一新生命中,过去诸生世的心思和情命体是否继续进步呢,虽则身体已是新的了?过去诸生世的经验,如何对我们有用呢?是否一切经验得重新经过?

答:这依乎其人!

不是心思和情命体,从一生到另一生发展又进步。除了在少数全然例外场合,且在进化的极高程度,这是性灵在进步。其事情经过是这样:性灵体更番活动又休息;它在身体中有一活动底生活,其时它经过身体的,情命的,和心思的一切经验而进步;其次,寻常是它进到一同化着的休息中,作出当活动生存时所造成的进步之结果,于是,时若此同化作用完结了,已吸收了其在世间活动生活时所得的进步,它又降下到一新底身体中,带来了它的一切进步之果;在一前进了的阶段,它甚至选择其环境,某种身体,和某种生活,它将生活其间的,为了在这点或那点上圆成它的经验。在某些最前进了的场合,性灵体在舍蜕身体以前,便能决定其下一生的某种要过的生活。

时若它已变成一几乎完全形成了的有体,且非常明觉,它便监临此新身体的形式,而且普通是以一内中底势用,它选择那些原素和本质,将要形成它的身体者,庶几使此身体可能适应它的新经验的要求。但这是在一非常前进了的阶段。此后,时若它充分形成了,若其回到世间是意在于服务,致集体之助,而参加神圣工作,则它成功于带到此已形成的新身体里,某些前生的心思和情命原素,

那些原素既已组织了，灌注了性灵底力量，便能保存，因此能够参加普通底进步。但这是一前进已极的阶段了。

时若性灵已充分发展，又全然明觉，变成了神圣“意志”的一个明觉底工具，它便在那种方式上组织情命和心思，使其亦能参加普通底和谐，亦能被保存了。

发展的一高等程度，有容许某些部分，至少是心思体和情命体的，虽身体坏灭而仍存留。比方说，倘某些人类活动的部分，心思的或情命的，已经独自特别发展了，这些情命和心思原素乃甚至“在形式上”自存，在已经充分组织了的活动之形式上自存；有如高等知识人物，特著是，专是发展了脑经，其有体之心思部分便保留此一结构，在一组织了的脑经的形式下保存起来，这有其自有的生命，可被保存到将来一生，以其全部所得者参加去。

在艺术家，例如某些音乐师，在一独特明觉底方式下运用了他们的手，情命和心思本质便在手的形式下存留了，这些手仍其充分明觉；它们甚至可能利用生人的身体，倘若此人有一特殊底亲和性，诸如此类。

否则，在寻常之人，其性灵形式尚未充分发展和组织，在性灵离其身体时，其心思和情命形式尚能支持一时，倘若其死亡是特为平和且集中了；可是倘若一生人突然死去，且在一热情境界中，仍有其若干执着，则其有体之各部分皆离散了，于是各在其自有的境界中过着或长或短一时期的自有的生活，然后消逝。

组织与转化的中心，常是身体中的性灵之当体；因此这是一重大底错误，若相信进步会继续于过渡期间，或者甚至如某些人所想象的，在两个生身之间的过渡期，进步还会更完全和更快；普通是完全不复有进步了，因为性灵体已入乎休宁，而其余各部分，在其自有的境界中过了一多多少少飘忽底生活者，皆消散了。

世间人生是此进步之场。是在此，在世间，进步乃有可能，且在此尘世人生期。是性灵体，由其自体组织它自有的进化，和它自有的生长，乃将一生的进步转达于另一生。

80. "自然"的秘密

"在进化底'自然'之最早诸期，碰到我们的是'她'的无心知的哑口底秘密。"①

问： 什么是她的秘密呢？

答： 从初室利阿罗频多告诉我们，隐藏在"物质"的深处、中心者，有一神圣"当体"，而整个地上的进化，作了是为着准备创造之还复其原，还于这神圣"当体"，即居于万事万物之中心者；这便是"自然"的主旨。

宇宙是"无上者"之一客体化，有如"他"从"他自体"而自加客体化，以自见，以自知，以自生活"他自体"，且是为了可以有一存在和一知觉性，能认识"他"为其渊源且明觉地与"他"结合，以在"变是"中将"他"显示。宇宙没有其他理由。大地是宇宙生命的一种象征底结晶，一损减，一集中，以使进化工作得更顺利进行和持续。而且倘若观看地球的历史，便可懂得为什么世界是创造了。这是"无上者"变到觉知"他自体"于一永恒"变是"中；其目的是所创造者与"创造主"相结合，在此"显示"中，作一明觉底，自意底，和自由底结合。

这便是"自然"的秘密。"自然"是实行底"力量"，是她做此工

① 见《神圣人生论》"精神人的进化"。

作。她取起这创造这似乎全为无心知底创造，可是又包含了“无上知觉性”和独一“真实性”的创造，她劳作，使凡此能生长，自觉，且充分实践其自体。

但她从初不举示这事；事物一点一点发展，这是为何在开初这是--秘密，在终了这将揭露。人类已达到了一点，其进化已足使此秘密可能揭露了，而在似是无心知中之所作为者，能明觉地，自愿地作为，而且，因此也远过迅速，且在实践的喜乐中。

在人类中，人可见到精神“真实性”已在滋长，行将全般自由地自加表曝。至若初时在动物和植物中，需要具有非常神明之眼方能见到。人已自已知觉精神“真实性”了，至少在其人类生存的高尚部分；他已开始知道无上渊源所望于他者，他合作于其实施。

“自然”愿望创造物明觉其为“创造主”本身之以自体客体化，这便是说，“创造者”与所创造者间无有分别，而其目标为一明觉底实现了的结合。这便是“自然”的秘密。

问：母亲，这里室利阿罗频多写着：“她的无心知的哑口底秘密”。为什么说她的“无心知”呢？

答：不是的！“自然”，她自体，不是无心知，是她的外表好像是无心知。事物以无心知者始，可是在此无心知的深处，有其心知，而此知觉性①一点一点增长。例如，矿物“自然”界，如石，土，金属，水，空气，凡此一切皆似乎全无知觉，虽则倘注意观察……而如今科学发现了这只是一现象，凡此一切皆只是凝聚了的力量，而且，自然是一知觉力量产生了这一切。可是，如显似为然，时若我们看一岩石，我们不想它是知觉底，它不给人以有知觉的印象，它

① 母亲于此自加增注云：“不是说知觉性增长，是说知觉性的显示、它的表现增长；它愈进愈表现它自体。”

现似全般无心知。

是象状为无心知底。它变到愈加有知觉;即使是在矿物界,有些现象启露一隐藏了的知觉性,例如某些结晶体。倘若人见到这是以何种精确性,详细度,和谐度发生的,倘若人稍微虚心看,则必然有此印象,是有一知觉性在其后方工作,这不能是一无心知底偶然之结果。

你见过石晶没有?你从来没有见过岩石结晶么?那很美妙,是不是!

还有海的运动,空气的运动,风的运动,人必然有些印象,是有一知觉性或甚至多个知觉性在其后工作。事实上正是这样。唯独全属外表的象状乃为无知觉。

如实,在每个有体中,整个进化的程序重复出演,好像人以旋风似的速度瞥过一看凡已成就者的全体,好像人必须在一闪光中重新生活过这全体,然后乃进次一步。

起程;长征,人乎无知觉性中,人乎黑暗中,遗忘中,无心知者中;其次,觉醒,回到"光明"里。

81. 思心的帮助

"对最高知识作一知识底接近,思心之占有它,乃一必不可无的帮助。"①

问: 这意义是什么呢?

答: 凡在精神世界对我们所发生的事,我们常是有种倾向,要

① 《神圣人生论》"精神人的进化"。

在思心上加以翻译;人要将其对自己解释,寻绎出结论,使某经验作为一行动之规律,从所发生的事取得心思上的利益,以使此经验化为实际有用的什么。这便是室利阿罗频多所说"思心之占有经验"。

可以说,人皆自动地作这事;不幸,经验的最好部分,便常常消逝了。要保存其无损,便应当自处于一境界中,经验未尝被心思化;可是倘若人生活于这外在世界中,这实际上不可能。这是为何有些人愿意享受其精神经验的,不要思习的干预,便自处于各种定境里,而谨慎避免再下到行动的水平。但是,倘若人愿意转化人生,倘若人愿精神经验有其效验在心思,情命,和身体上,在日常的行动上,便不得不试行将其在思心上加以翻译,承受其必然底损减,直到有一日心思本身也被转化了,能参加经验而不将其变形。

而我们所要作的却更困难了,因为我们要情命也转化,要使它能参加经验而不将其变形,而且,最后,要物理体本身,即这身体,也被精神作用所转化,不更成为经验的障碍。

这转化,恰恰是普通思想所最难接受的一点,因为这几乎是官能得改变过。一切机能皆当改变,为了使这转化为可能,而且人已习惯于那么与其活动和机能体认为一,以致会自问除了寻常思想的方式外,另外怎样思想是否可能。

这有其可能,仅是时当人有此经验,心思界中是完全寂静了,而精神力量及其光明与权能,降下经过心思,使其直接发生作用,而不必遵循其习惯方法,去分析,演绎,推理。然则必凡此官能,被认为心思的正常活动者,皆已停止,而精神底"光明","知觉性"和"权能",皆能直接表现,无需经过这些手续。

心思,在其最外表底形式上,是一行为的工具,一组织和实施的工具。它将一切意念整齐,使一一相联整,得出结论以起行为,

赋行为以动力。精神力量之直接产生者,是这组织与推动之能,它摄持心思知觉性,而无需这些分析,演绎,推理之程序。用了直觉,其事已稍许随这方式进行,但精神底干预,可这么说是一"超直觉",经验的视见与同一知之直接表现。

在这转化中有许多阶段,其起初诸步,皆有如这(精神)运动的一种心思上的模仿:凡分析,推理,演绎,以及断定结论这整个程序,皆几乎是自动地发生在一种心思的背景上,于是给我们以结果,对我们似乎是一直觉;但这还是这一切工事之果,却是以一巨大底速度产生的,而且,如我已说,在一种背景上为我们所完全不知觉者,以致在我们只见到出发点和结果,而不克追随此心思活动的全部开展,这整个进程的详细节目。那些心中异常火快的人,其心思活动极端迅速,而且当下即转,可给人以此印象,他们是有直觉,但那还只是一外表形式,几乎是直觉的模仿。直觉是一直接视见,用不着推理和论断。它已是一直接知识之表现。

但在达到这以前,为要达到外在知觉性,我们的一切经验皆需要经过寻常底心思方法,如观察,分析,推断,于是,经验的正本真元消逝了;只剩下了一非常枯干底外壳,已丧失其一切实践的能为,——几乎,几乎丧失。

在有特著智识活动的人,这几乎是一绝对底必需;他们必须摄持一切事物,一切内中经验,将其开始表呈。此外,倘若他们有表现能力,他们便将其安置于文字语言里;可是,时若人已生活过那些经验,又见到这堕落,这在乎经验与表现之间的下降路线,则见到在每一步是经验的深沉真实性退敛了,退入后方,而不往前进主制整个有体;这缓缓收敛,而有存于外者,只是一摹仿,枯干,僵冷,——这仍可以非常热烈底言语表出,但较之那事物本身,在其自体,在其深沉底真理中,这已是那么干硬,损减了。

凡一切真底喜乐，真底美，内中的热忱，奇妙底温暖，属此经验者，凡此一切皆向后退去了。人试将其保住，但它遁去了。而这表呈之能力，人付了太高底代价。

82. 心思的生长

问： 在我们此间的生活上，应如何了解“心思的生长”呢？其用处是什么？

答： 我相信有一次曾给你们解释过。我想是在关于教育的论文里，甚至已详细说明[①]。这完全可与对身体的训练之结果相比。

我们有肢体，我们有肌肉，我们有神经，以至一切组成我们的身体者；倘若我们不予以特殊发展，特殊训练，则凡此一切皆为其所能为，以表现身体中的“能力”，但这种表现非常拙劣，且非常不完全。无可否认的，若一身体经过了体育的最完全和最合理底方法训练，必能为许多事非此永不能为者。我相信没有人能够争论这事。那么在心思亦同是这样底事。人有一心思工具，有许多可能性和官能，但皆是潜在的可能性和官能，需要一番特殊教育，一番特殊训练，然后能表现“光明”。

必然的，在寻常生活中，是脑经乃为心思知觉性的外在表现之座位；倘若脑经未尝发展，倘若它是朴野，则有无数底事物不能表现，因为它们没有必需底工具以为表现。这将有如一乐器，缺了大部分音键，然则这成为近似，非一精确之物。

心思教化，智识教育，改变你脑经的组织，大大加以增益，因此，表现能更完全，而且更精微。

这不是必需，倘若你要逃避人生，往达未表现的高处；但倘若

---

① 神圣母亲有《教育论》一书，已收入《母亲的话》第一辑，且有单行本。

你要在外表传达你的经验,这便不是必不可无。

83. 乐器喻

问:但你说过,倘若人过于发展了这些分析和推理,诸如此类的官能,则它们变成了精神经验的羁绊,不是么?

答:倘若其未受管制,主宰,是。但不必然。这也许使管制稍许困难一点,因为一个人化了的有体,比一朴野底有体难于管制,——如个人化愈完全,则其私我愈加结晶,也愈加满足于其自体,岂不是?——但假定人已超越这困难了,那么,其在一十分发展了的个人之结果,无限地优于在一朴野未经教育的性格所得的结果。我不说其转化程序,或毋宁是其敬奉的程序不更为困难,但一旦得到了,其结果远过优越。

这很好用一乐器为譬喻,如我已说过,一个只有少数音键,而另一个十倍多。弄一只可有五音的乐器是较容易,但以一具有全部音键的乐器所能奏出的音乐,显然是非常超胜了。

这更好用另一譬喻,不说是一简单乐器,而是以一音乐合奏为比。一人,一充分发展了的人类个性,极似巨大音乐合奏之一,包含了百数又百数的奏乐人。这皆显然是极难主制和指导,但其结果能够弘美。

84. 见证转化

(读完《神圣人生论》“人类与进化”一章,讲——)

唯独一心思有兴趣于转化和创造;在动物中,心思知觉性不充分,不足以对进化程序发生兴趣。

动物没有任何工具以记录所发生的事,加以计度,加以忆持。这是为什么这部分大地的历史可说是消失了,应当有一心思底能

为，如人类的，参入了，庶使人能追随这转化的过程，保持其记忆。如实，人想象事物，多于记忆。显明是性灵体经过了这一切，但于此没有保持心思底记忆。性灵体的记忆是一性灵记忆，性格完全不同；它没有像这心思所具有的历史性格，能使之保持过去事物之一精确记录。

但于今我们在这新转化的这新出现的进门处了，如此章所说，我们行将见证此转化程序，从人类心思体化为超心思体，我们将有心思的这历史性能之利益，能追随所发生的事而记录之，因此，亦从这观点看，现在所成就的现相，在大地的历史上绝对是独特的。也许，几于是确然的，时若人将追随这转化程序直到末端，则将得到启钥，启开从前一切转化的秘密，这便是说，凡现在人所试欲了解者，人将在一适当底方式下知道于这程序重演之时，这趟是在心思体与超心思体之间的了。

因此你是被邀请特殊发展你的观察能量，庶使凡此一切不发生于一半梦境界中，而你非醒转到一新生命中，对这一切事如何发生的甚至全不知道。

应当全般醒觉，全般儆醒，与其留意于一些内中微小底心理现相，那皆是极陈旧底游戏(无论怎样，那皆全属于人类历史，已失却其新鲜了)，毋宁更好是加意于较普通底，更微妙底，更非个人性底事物，这将置你于甚有特殊趣致的新发现之前。

启开微妙智慧之眼，不偏视亦无偏好，无自私亦无执滞，看看这正在发生的事。

85. 狮子人

“不动而严肃底知觉性呵，你在世界的边沿醒觉守望，有如永

恒的一人首狮身像。可是对某些人你却泄露你的秘密:他们可成为你的皇华底意志,即无偏而择,无欲而行者。"①

这不动底"知觉性",这是"梦的母亲"②,是永恒的人首狮身像,它在世界的边沿醒觉守望,好像一待解释的谜语。这谜语,便是我们的人生问题,宇宙的存在理由。我们的人生问题是实践"神圣者",或毋宁是再觉知"神圣者"即此"宇宙",人生的渊源,原始因,和目的。寻找了永恒的狮子人之秘密者,便成为行动与创造底"权能"。

无偏好以选择,无欲望以施为,乃是最大底困难,在真知觉性之发展与自我管制之基本上。选择,在这义度下,便是说看清什么是真实的,使其存在;而且这么选择,没有任何个人底偏向于一事物,一人,一行为,一环境,这自然在一寻常人是最困难的。虽然,应当达到作为而无任何偏好,超出一切吸引与一切亲和以外,而唯独托基于那引导你的"真理"。一旦已循"真理"而拣定了所当取的行动后,便当施行之而无任何欲望。

倘若你留心观察自己,你当发现在行事之前,应当有一内中底冲动力,某个事物推动你的。在寻常人中,这动力普通是欲望。这欲望应当除去,代之以"真理"的清明底,精确底,和恒常底视见。

有些人称此为"上帝的声音",或"上帝的意志"。这些名词的真义皆已虚伪化了,因此我宁肯取"真理"这名词,虽则这仍只是一方面,那我们无由名相的"彼"之极有限的一面,可是"彼"正是一切

---

① 此下诸文,多有关早年问答,纪录出于速记,往往未臻完善。自一九五三年始有录音带,而所记始详。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一日追讲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祷思集》中一段。

② 梦的母亲,乃室利阿罗频多一诗题,见《诗与戏剧全集》第二部。

存在的渊源和归极。我故意不用“上帝”这名称，因为各宗教多已将此名称加于一全能底有体，异乎“他”的创造且处于其外者。这便不正确。

虽然，在物理界，这分别显然。因为，我们仍是一切我们不愿更是者，而“他”，“他”是一切我愿变成者。

86. 无偏好

问： 如何知道什么是神圣“意志”呢？

答： 人不知道，人感觉到。要感觉到，你应用了那么一种深密性，那么一种诚心，愿望着，以致一切羁绊消失了。若长此你犹有一偏好，一欲望，一吸引，这一切事物便给你障蔽了“真理”。因此，第一事便是试加主制，指挥，改变你的知觉性的一切运动，消除所不能改变者，直到他们变为“真理”的完善和永久底表现。

甚至愿望是不够的，因为人常时忘记了愿望。

人应有一企慕在其有体中燃着，正如一常燃着的火，每次你有一欲望，一偏好，一吸引了，便应将其投入此火。倘若你坚持为此，你将见到有真知觉性的一星光明，在你的寻常知觉性中出生。起初它是不分明的，远居于欲望，偏好，吸引，与亲和性的扰攘之后。但人应该进到这一切以后，寻到这真知觉性，那么安宁，平静，几乎是沉默的。

凡与此真知觉性接触的人，便同时见到一切可能性，甚至可拣取最不利底事，倘若那必需。但要达到那里，应该走过一长远底路程了。

问： 应当将偏好中和化呢，或将它们遗忘呢？

答： 不应当有。

时若心思寂静了，时若它已停止评判，不以其假充底知识自处

于前方,则人开始能解决人生问题了。应当避免评判,因为心思只是一行为之工具,不是一真知识的工具,——真知识是从他处来的。

倘若人免除评判,则可达到"真理"的知识,渐渐愈加精确,而世间十分之九的苦难将要消灭。

世界上的大错乱,大抵皆可中和化了,倘若思心能承认它不知道。

87. 另眼看事

"时若我们超出了欢娱,我们便有'福乐'。欲望曾是帮助者;欲望于今是障碍。"①

……这依乎人所处的阶段。

我自然是为那班人说,即诚心愿望变到知觉其真实真理,且原发表之于其生活中的人们……我想凡在这里的人皆如此。

而且我向教师们说,他们应愈进愈按照真理教人;因为,倘若我们在这里有一学校,这是因其必与世间千百万学校不同,这是为了给儿童一个机会,分辨寻常生活与神圣生活,真理生活——另眼看事。要在此间重复寻常生活,便无用处。教师们有些使命,要启开儿童们的眼睛,看某些事物非任何余处所能得者。

讲一九四九年四月为《体育杂志》所撰"集中与散乱"一文,如是言——

要解决一问题,学习一课业,需要大加集中和注意,凡人皆知——一智识底注意和集中。但集中不单是一智识上的事,它能

① 此下一问题涉及《思想与瞥见》中一段。参拙译《母亲的话》第二辑。

有在于有体的一切活动,包括身体的一切活动。你对神经的管制应当是那么样,能使你在所正做的事上完全集中,以此集中的深密性,你达到对外来底刺激立刻起反应了。为了达到这么一种集中,应该对于各种力量有一明觉底管制。

88. 能力聚散

你是不是觉知你所接受和发散的力量呢?

人多多少少是知觉到其所发散的力量,尤其是当其发散太过之时!这是关于种种能力的得与失之间的一恒常底交换。儿童在其理性年龄的前期,接受许多能力,大量将其散出,不加思惟,这便使其能联续游戏几小时而不感疲倦。但一随思想之发育,如理如量,人便开始衡量而且计度其能力之散发,——普通这是毫无益处的,因为除非你已有此知识,知道接受能力的方法,最好还是自由散放你所接受的,免其在体中郁滞。

首先,应当明觉能力之接受,其进到你的有体,及其施出。其次,应当有一种高超底本能,能感觉最有利底能力来自何处;于是与之相接,接之以思惟,或以安静,或以任何其他办法,——这样底方法有很多。应当知道何种能力是所需要的,来自何处,其内容为何。此后,便是对此所接受的能力之管制了。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吸收足够底能力,或者吸收太多,或不能同化其所吸收者,——一经接受充分一份力量了,便立刻将其抛出,如大动作,谈话,呼叫等事。应当知道将所接受的能力保持在自己内中,专注之于所要作的事,不用之于他事。倘若你能这么作,你便无须更用意志。只须聚合所接受的一切能力,明觉地运用之,集中以最高度底注意,而作一切所要作的事。

应该知道在所志于成作者上加一真价格,——即你的有体的

高尚部分所愿为者——,因为作人所欲望的事不难。

89. 集中

问:什么是集中呢?

答:这是聚合知觉性的一切散漫线索在一点上,在单独一理念上。能实行全般专注的人,便成功于凡其所为,他们时常作大进步。而且这集中之发展,正如肌肉;人能遵循各种锻炼方案,各种方法。人知道,如今,比方说,最弱而多病底人,能以锻炼而变到像他人一样强壮。不应有一意志像烛一样容易熄灭。

意志,集中,皆应养成,这是一方法上的问题,一按常规练习的问题。倘若你志愿着,你便能成就。

但不应使这样底思想,如"有什么用处呢"来减弱意志。这种理念,如"人是生就某种性格,无可改变",这便是一愚蠢。

90.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某弟子为儿童解说每年最短之日,相当太阳南斜度最大之时,约当十二月二十一,其后日旋向北。神圣母亲加释云——)

这是为什么久远在耶稣基督以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定为"光明"节。这节庆久已通行于未有基督教以先;起原于埃及,很可能是人定耶稣圣诞于此日,恰当"光明"之重新。

91. 能力更新[①]

问:如何每心思活动愈增,则更新自己的能力的能量愈减?

---

① 某次神圣母亲宣读一文,发表于《体育杂志》者。——一九四八年八月。题曰:"无尽底能力"。

答：在成年人，心思的运动，倾向于使能力交换的自发运动麻痹。直到十四岁，儿童是一小动物，除了很少有底例外；他们像动物一样，以同样底活动与同样底交换，自动地更新能力。但心思在有体中介入了一种不平衡；自发动作被代替了，代之以某事物，是要知道，管制，决定等等，于是倘要恢复这自动更新能力的能量，便应上登一级，超出本能以上，便是说，由寻常底心思活动，直径进到直觉。

92. 能力渊源

（于此神圣母亲继续读其原文二——）

“……虽然，有一个能力之渊源，那，一旦发现了，永不竭涸，不论人生的外在环境和物质情况怎样。这是一种能力，可称之为精神底，这不复是自下，自无心知底深处接受的了，而是得之自上，自宇宙的和人类的无上渊源，得自全能底和永恒底超知觉者的光华。它有在于此，遍在我们的周围，透入一切，为了要与之相接触且接受之，只须诚实地企慕它，以信忱和信托启对它，扩大自己的知觉性以致与宇宙‘知觉性’同体为一，这便够了。”

在这些文章里，我试用寻常名词解说一切瑜伽术语，因为这些杂志，皆是过寻常生活的人所阅读的，但亦有用于学习瑜伽的人，——我是说那些人，尤专意于纯粹物理底物质生活者，却试要在其物理生活上较在一般情况上更臻完善的人们。这是一非常困难之事，但这是一种瑜伽。倘若专用瑜伽术语，那班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便会起反感或激恼，因此要用他们的语言，以免用或可使他们吃惊的名词。但是在我平生，见到过许多人自称为“唯物主义

者”,而他们遵循一种训练,较之自称修习瑜伽者的远过严厉。

我们所愿的便是人类进步,岂不是?其声称过一种瑜伽生活与否,关系轻微,只要其作进步上必要的努力。

93. 静虑与集中

问:静虑与集中,其间有何分别?

答:静虑是一纯粹心思底活动,唯心思体有事于此。人静虑时亦可自集中,但这是一心思底集中;人能得到一种寂静,但这是一纯粹心思底寂静,而有体的其他诸部分,人使其不动,不起活动,使其不致扰乱静虑。你一旦可过二十小时在静虑里,而其余四小时间你将是一完全底寻常人,因为唯独是心思体从事于此,——有体之其余部分,情命体和物理体,人是加之以压力,使其不起扰乱。在静虑中,人对于有体的其他部分没有直接作什么事。

这非直接底作用能有影响,必然的,但是……我生平知道许多人,其静虑的能量殊属可惊,但出离其静虑,便是十分平庸底人了,有时还是坏脾气的人,若其静虑被人扰动了,便勃然大怒。因为他们学到唯独主制心思,不及其余。

集中则是一较积极之境界,——你能在心思上集中,你能在情命上,在性灵上,在身体上集中,你亦能整体集中。集中,或收聚自己于一点上的能耐,是较静虑为困难。你能敛聚有体的或知觉性的一部分,或者敛聚知觉性的整个,或虽只知觉性的段片,这便是说集中可能是局部,全般,或整体,而在每个场合上其结果将是不同。

倘若你有能量集中,你的静虑也将更有趣而且方便。但不集中人亦能静虑。许多人在静虑时遵循一串理念,——那是一静虑,不是一集中。

94. 圆满集中

问： 人是否能分辨已达到圆满集中之时，和自此集中出发而启对宇宙“能力”之时？

答： 是。你集中于某个事物上，或简单是尽你所能而摄敛你自己，时若你在集中上已臻完善，倘若你又能在一充分长久底时间保持这完善境，于是一门启开了，你便超出了寻常知觉性里。或者，你进到内中底奇妙境，一觉性里。或者，你进到内中底奇妙境，一福乐，一完全底知识，一整体底寂静。有许许多多可能性，不是么，可是现相常是同样。

要有这种经验，一切依乎你的能量，能保持你的集中于其完善的最高点够长久。

95. 梦的母亲

问： 要有这种经验应当每趟集中么？

答： 在起初，是的，因为人还没有那能耐保持其所获得者，支持集中于其最高度，——人又滑落下来，甚至失去了所曾有的经验的记忆。但是，倘若你一趟已走上一道了，第二次走上此同一道比较容易，由此可推。应当坚持于其集中，直到人臻于一时分，不更失去内中底接触了。

自此时分以后，便应长住于此内中底高上底知觉性里，由之而能作一切事。人见到自身和事物，知道什么是当作的事且如何作。

这是集中的第一目标，但不是最后的，自然不是！

要达到这集中，需要甚大底努力；一顿时底或虽很快底结果极少可能。但是倘若内中底门一次已启开了，你可确然于其必重新启开，倘若你知道坚持。

长时若此门未启，你可能疑惑你的能力，然一旦已开启了，便不复有怀疑的可能，倘若你继续企慕而且愿望。

这经验有一重大价值。

96. 免除抑郁

问：“梦的母亲”是什么意思呢？

答：时若他说起“不动而且严肃底‘知觉性’”，室利阿罗频多常常用诗的名词，甚有提示性的。他用“梦的母亲”这名词，因为他自处于在下者的地位，一在下者，观看，见知某个事物，为神秘，十分奇妙，不可即，而且几乎不可思议；可是倘若你从另一观点看，你可说这是创造底“知觉性”，宇宙之“太始”，宇宙之“母”，创造底“权能”，诸如此类。

问：倘若游戏作的不好，则我们感觉没有气力；倘若作的好，有大热心，则我们感觉气力来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答：这是完全确实的。要与土地的力量相接触，应该在自己内中建立某种和谐。倘若你很懂这游戏，知道如何作那些动作，又热心而大生兴趣，倘若你有某种雄心（也许颇有稚气），有意要赢，则如果你成功了，如理如量，你感到一种内心的喜乐，也许不很深沉，但这便造成一和谐，于能力之交换为必需的。反之，有人不知道如何接受失败，倘若一切不如意愿，便懊恼，发坏脾气，他们愈进愈加失去能力了。

亦复如是，倘若人滑落到抑郁里，便割断了一切能力的来源，——从上，从下，从各处的来源；这是落到惰性中最易之方。应该绝对免除抑郁。

抑郁是一深锐自私的表征。时若你感觉其来到了，便应说：“我是在一种自私病中了，我应该自己治好。”

97. 正确判断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神圣母亲讲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份在《体育杂志》所发表之一文，题曰："一正确判断"。即审查各种原素之足以使吾人之判断不正确者，遂加释如下——）

识官皆在个人的心理境界之影响下，因为有点什么是介于眼之视见与脑之接受间。这是甚为微妙的；脑经由神经接受眼之视见，这没有推理，这可说是顿然底；但在眼之视见与那在脑中起反应和鉴识的细胞之间，有一微细底过道。是脑经的这"鉴识作用"乃在情绪的势力之下。是在眼所见者与脑经所鉴赏者间的微妙震动，乃常使反应错误了。而这不是一好底信仰的问题，因为虽是最诚实底人也不知道所发生的事，虽是极平静底人，没有极烈情感的，甚至不感觉其情感的人，也这么被影响了，而未计到这虚伪化的微细震动之干预。

有时道德意念也参杂其间，使判断虚伪化，但我们应当远弃一切道德意念，因为道德与"真理"彼此相距遥远（倘若我说这话使某些人吃惊，我抱歉，但这是如此的）。唯独是时当人已克服一切引诱和拒违，乃能有正确判断。时若长此犹有事物引诱你和事物拂逆你，则不会有绝对正确底识感功能。

尽人皆知，比方说，有一偶然事件发生了，可能有两个，三个，十个证见人，但他们全不见到为同一事，——发生的只是一事，而没有两人在同样方式下见到。内中惊动了，他们只见到所发生的事之一小部分。

但有一调整印象之方——理念与对反理念，——这是将其视为一线的两极端，在此两端之间措置若干相联续的理念，则终可发

现中间有其和谐。也可发现这是一非常有趣底练习。

(继续讲读)"唯独倘人超出一切同情和一切反感,一切欲望和一切偏好,乃能全然无偏无颇衡量一切事物,这是经过识官,其知见纯属客观,好像一极精微且完善底机器的,而又加上了一生活底知觉性之明晰。"

我说"客观底知见"。客观地看,这是观看和判断,不加以任何从自己的什么,出乎一切个人底反感以外。应达到能看一事物,而不参杂以自己的感情成份于其间。

我还可加上说,这"完善底机器",若无一生活底知觉性之清明,亦不能作任何事。时若知觉性为一,你可由同一性而知;这便是说,在结合你的知觉性于那对象或人物,你所欲知道或公正判断的,你便进到与此对象或此人物作一内中底接触,然后能全然正确知。

……亦复如是,所以使事物变形且虚伪化者,乃于后果的顾虑。为了要有一全般真确底判断,便应知道无有欲望而作为,——千人中或有一人能作这事。几乎所有的人皆顾虑后果,或有野心要得结果。结果是无须顾及的;简单地,作一事因为人已见到这是当作的事,可向自己说:"我作此事,因此事乃所当为,至若后下发生什么,我不顾虑了。"

这明显是一理想,除非已臻至于此,行事经常是参杂的;因此,除非你为对"真理"的清明视见所推移,应视此为一规律,常为其所当为,因为是此而非其他乃所当作者。

98. 身体及其活动之转化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

(神圣母亲宣读,其次讲说一九五〇年八月份在《体育杂志》所

发表之一文。题曰“转化”——)

我们愿望一整体底转化，身体及其一切活动之转化。

从前，时若谈起转化，意思是专指内中知觉性的转化。人试行要在自己发现那深沉底知觉性，抛弃身体及其活动，有如一赘累无用之物，以便专注于内中运动。室利阿罗频多宣称那是不够的；“真理”要求物质世界本身，亦复参加这一转化，变成深沉“真理”之一表现。可是时若以此对凡人说，则许多人以为可能转化身体及其活动，无须纤毫顾及在内中所发生的事，——自然这也非全然正确。在能取起这身体转化的工作以前，——这是一切中最困难底事，——先应内中知觉性坚固且实地建立于“真理”中，在那么一种方式下，致使此转化成为“真理”的一究极底表现，——这一趟是“究极”了。

这转化的出发点是接受性，这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是得到转化的不可少的条件。其次便起了知觉性的变换。这知觉性的变易及其准备，人常喻之于鸡卵中鸡雏的形成：直到最后一刹那，鸡卵在本身似乎一般无二，它没有任何改变，唯独是鸡雏已完全形成了，绝对活着，乃以其小喙，在卵壳上啄破一孔，然后出来。在知觉性转变的时分，所发生的事与此同似。在一长久期间，你有此印象以为没有什么事发生，你的知觉性一切如常，而且甚至倘若你有一深密底企慕，你便感觉到一抵抗，好像你敲一堵墙，它毫无退让。可是时若你在内中已准备了，最后的一努力，用喙在有体的外壳上一啄，整个便启开了，你便投入另一知觉性里。

我说过，这是“基本平衡之反转”，这便是说，知觉性全般翻转过，可比为光明透过三棱镜时之事。或更好比你将一圆球翻里向外，这只在第四方程内乃有可能。人超出三方程的寻常知觉性，进到第四方程的高等知觉性，亦进到无数方程里。这是必不可无的

出发点。除非你的知觉性改变方程，它将仍其如是，见到事物的肤表，而一切深度皆将从你面前逃遁了。

99. 翻转知觉性

在这里，有没有人曾有过这知觉性的翻转的经验呢？能用法语说明他所感觉到的么？

（某甲）那像心痛，痛了一天：次日我起床后，便好像我出离自一极深沉底静虑，而我的一切思想，一切行动，好像是某个什么或某个人，在我头脑近旁看守的在指挥着。一切言语之出自我口者，皆为正确。

（母亲问）那痛是如何的呢？一压迫？一扯痛之感？一紧张？

（某甲）那好像有什么事情在我极不快乐，但夜里一切皆改变了；次日，那不安去掉了。

（母亲说）那无疑是心思之启对高尚知觉性，心思知觉性上升向高尚知觉性。或许是情感生命体中有了抵抗，所以造成心痛，那不安底感觉，在夜里随着知觉性解放到一高等境界而消失了。

（某乙）我在室利阿罗频多前面时，我感到好像一极尖锐底痛。我便祷告室利阿罗频多给我一点什么。于是突然那痛楚变成了极深密底快乐。

（母亲说）这是与你的性灵体的一接触。

（某丙）人常有此经验，是知觉性上升超出此土地。人似乎进到一境界，其间一切问题，一切疑问皆消失了，倒不是得一答案。那些皆无复有任何重要性。但这岂不同是一样，“从知识进到知识”。

（母亲说）这是内中有体之一开启，启对神圣“当体”于性灵中枢里，你在每一时分，不但知道什么应当作，亦且知道为什么应当

作某事，且如何作。你便有此视见，见到事物表相之后的真理。非复此寻常方式看事物了，便是说，从外表看，而且如此徒看外表，以致除了在极稀少场合，甚且不能知道他人想什么事，（要作一番大努力，你只见到事物之表面，丝毫见不到那下面所发生的事），那么，好了，在此内中开启之后，这与性灵中枢的神圣"当体"同体为一以后，你看事物便从内而外，外表化为从内中所见者的一多多少少已变形的表现，——你知觉事物的内中存在，而其形相，其外表存在，只是这内中真理之多少已变形的表现而已。是为此，我说基本的平衡是完全改变了。非复是在世界之外，视之如于你为外在的事物，你却是在世界之内，你见到外在表相，皆多少是拙劣地表现那在内中者，那于你为"真理"者。

100. 唯物论之说

与一唯物论者对话：

"死神，你说'真理'，但'真理'杀人，
"我答你以'真理'，这'真理'救人。"①

前些日子，在一工作的问题上，我偶尔从唯物信仰的观点，说明我的立场（我不知其现在怎样立说了，因为通常我不注及那些说法）。

在唯物论者流，凡人所有的一切经验，皆是一心理现象的结果，——是这，人达到一进步着的心思发展，（他们却不能说明为何及如何！）究之是"物质"发展出"生命"，是"生命"发展出心思；而凡

① 室利阿罗频多长叙事诗，Savitri 第六九七页。

所谓人的精神经验者，皆是心思的建造(他们用其他名词，但我相信这是他们的意思)。无论怎样，这是一切精神经验本身的否定，一个"有体"，或一个"力量"，或"某个事物"之超上且统御一切者之否定。

我重复说，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立说了，但在我曾遇到这么一种信仰。

于是我便说："但这是非常简单！我承认你的观点，除了我们所见者外，没有旁底什么，如人类像其现在这样；而凡所谓内中现相者，皆由于一心思作用，脑经作用；时若人死去呢，便死去了，——不是吗，时若这聚合相达到了其生存的尽头，它便消散了，一切皆消散。这是对的。"

可能倘若事物皆像那样呢，则人生对我会现得那么乏味，我会久已出离它了。可是，我应当随即说，既非由于一道德理由，甚至亦非由于精神理由，我反对人自杀；因为，这事在我看来，这是懦弱，因此，我未尝……我从来未尝逃避问题。

这是一点。

"于是，一自你既在此世间了，你便应走到尽头，即算尽头是一虚无，——你一直走到尽头，最好是尽最佳底方式走去，便是说，在你为最感觉满意的方式。而事情是我却尝有哲学底好奇心，稍研究过这一切问题，我发现自己面对室利阿罗频多的教言，凡他所说的，在我是感觉其于一切中最可满意；凡他之所教示的(我当说'所启示的'，但这非对一唯物论者说)，凡他所教的，于人类已形成的一切学派中，在我是感觉最满意，最完全，对凡所能提出的问题以最圆满底方式作了答复，而且，这在我生平最得到了助力，使我有些感觉，这是很有价值的事。因此，我试行全般依照他的教言，且试行整个体验之，生活之，在可能最好，对我为最好底方式上生活

之。倘若他人不信此教言，这在我全般一样，——他人信与不信，于我毫无分别；我不需为他人的信力所支持；在我自己满意便够了。”那么，更无话可说了。

这实验经过很长久，——在一切细节中，对一切问题，我是这样答复。及至到末了，我向自己说：“这当作一辩说是美妙的！”因为一切疑惑，无明，不了解，不善愿，否定的原素，一切来者皆立刻随此辩说而俱去，皆去了，——归于销无，皆没有效果。

那以后，一切皆采于掌中了，固定了，——你尚有何可说呢？

（沉默）

回答刚强底，深信底，诚恳底唯物论者（说“诚恳底”，是在他们的知觉性的范围以内），比较回答信了某宗教的人，远过容易！远过容易！

可是自然的，从智识观点看，一切人类信仰皆有其解释及其地位，——没有什么人类所思维的不是一真理的变形。困难不是在那里，而恰是在这事实，即宗教人物，皆有所信仰，信仰之乃其职责所在，若容许思心加以讨论，便是罪恶，——于是他们故步自封了，自然地，他们永远不能作一进步。至若唯物论者，相反的，他们假定是要知道一切，解释一切，——理性地解释一切。那么，（笑着说）正由此事实他们解释一切，人恰可引导他们如自己所愿往。

如是如是。

101. 宗教人物

问： 与宗教人物没有什么事可作了。

答： 是的。

但此外这也是不好。倘若他们攀援一宗教，这是此宗教这样或那样对他们有了帮助；恰恰帮助了某事，是要有一确定性的，不

必探求,而能依靠某一固定底事物,却不须负此固定性的责任,——有某个旁人负责,(笑着说)——如是便这么下去,若要将他们从此拔出,则是欠缺慈心了,——只好让他们像原来那样。我从来不和某个有一信仰的人讨论,让他保持他的信心!我谨慎不向他说什么有足以动摇他的信心者,因为那不好,——他们不能有另一信仰。

但向一唯物论者……"我不讨论,我承认你的观点;只是你没有何可说,——我已取得我的立场,你取得你的。若你满意于你之所有,便保守之。倘若那帮助你过活,那便很好了。"

"但你没有任何权利责难我或批评我,因为那是基于你的立场。纵使凡我所想象者皆是一简单想象,我宁有此想象而不取你的。"——如是而已。

102. 确然

(神圣母亲宣读一九五〇年八月份《体育杂志》刊所撰文,题曰"儿童所应知道的"——)

问:你说,人应当"确然于真理最后必将胜利"。但这一确然性似是非常不同,而且与人在寻常生活中所教者甚相反对?

答:是的。人通常以为在"自然"中事物总是结果不好。凡人皆知道一些故事;某某在平生享受过大成功之后,结局可悲;某些人曾有过异常底才能,末路却皆失掉了;某一国家在一长时代里作了绚烂文明的例证,——那文明湮没了,而其国家化成了那么一个悲凉局面,使人更记不起它曾经是怎样的了。似乎大地的历史,只是胜利继之以失败,而不是失败继之以胜利的一故事。

但是如实,一自问题是有关于宇宙底和神灵底事,人便应当有宇宙底观想和对事物的神圣底了解,庶几知道真理如何自加表白。

有一普泛底悲观，以为事物虽然开始得好，结末必坏；似乎常是弱点，虚伪，假冒为善，邪恶占了上风。这是为什么有些人以其自身的分量看此世界，常是说这世界是坏，我们只有作结束，尽可能快出离它。教师们尝教示这，但他们的教训只证明他们太短视，视见只属于其个人性大小。

按真理，“自然”的运动有如海潮的运动：它前进，它后退，既前进，又后退；这便暗示在宇宙生命中甚至在土地生命中，有其进步底前进，虽在表相上这为后退截断。但这些后退只是一表相，好似时当跃进之先退后一步。这简单是为了能前进更远。

你会告诉我这一切皆很好，但如何给儿童以此确然性，确然于真理必将胜利呢？因为倘若儿童读历史，倘若他观点“自然”，他会见到事物常是结局不好。

（一九六三年此段谈话将发表时，神圣母亲附加注释如下——）

“究实说，时若犹有死亡，事物经常是终局不好。唯独死亡给克服了，乃能使事物不致归结不好；这便是说，时若不复需要回到‘无心知’里以使一新底进步可作。

“生成长老的整个程序，至少在此土地上的，是如此，（我不知道在其他星球上事情是如何经过的！）传统说法是世界创生了，其次它便退归灭没（pralaya），其次又来了一新底，如此连汇；据那些说法我们是在第七个世界了，而既在此第七世界，我们便是那不更退转到灭没中者，乃会恒常进步，无有后却。此外，也是因此在人类中有永恒性的需要，有一不间断底进步之需要，因为时候是到了。”

103. 教儿童以

问：应当教儿童见到世间的神圣显示，而非结束不好的一面。

答：不然。倘若儿童想象“神圣者”是异乎此此间，则其一事物到头皆坏的理念会十分正当了。

问：应当教儿童以神圣正义的理念。

答：但我们毫无所知，因为这正义在这实际世界非显了。

虽然，倘若人观察事物够深沉，人可见到是有一进步，事物是趋于好又更好，虽然在表相上不趋向好。而且，在一稍高超底精神(人物)，有一甚为明确底意念，即凡一切恶，——究竟只是我们所称为“恶”者，——凡一切虚伪，凡一切违反“真理”者，凡所有的苦难，凡所有的对抗，皆是一不平衡的产品。我相信有人惯于从这一高上界看事物者，立刻见到这是如此。因此，这世界不能是建立在一不平衡上，因为那样它必久已消灭了。人感到在宇宙的源头上应曾有一无上底“平衡”，也许是如我们前日所说，为一进步底平衡，一个平衡，刚刚是与人所教示我们者以及我们惯常称为“坏恶”者相反。没有绝对底恶，只有一恶，即多多少少是局部的一不平衡。

人可以极简学底方式将这教给儿童；可以实物表明给他看，一物若在不平衡状态中，便会坠下了。唯有在平衡中的事物能够保其位置及其久表。

有另一德性，一自儿童在很小底年龄便应培养的：这便是一难过之感觉，他所感到的一道德上的不平衡，时若他作了某些事，不是因为人已告诉他莫作那些事，也不是因为他怕受责罚，而是自动自发地。例如，一儿童因作恶剧打伤了一同伴，倘若他在其正常自然状态中，会感到一不安，一忧苦，在他的有体内中，因为他所做的事，与他内中底真理相反对。

因为，不论有一切教训，不论一切思想所能思者，有个什么在其内中深处，是有一善美，优越性和真理的感情，然而不幸，已被一切与此真理相违的运动所反对了。倘若一儿童未被其环境所败坏，或为其周遭的可悲底榜样所败坏，便是说，倘若在其正常自动状态，没有人告诉他任何什么，那么，时或他作了些什么事与他的有体的真理相违反，则他感到不安。刚刚是在那上面应当建立他后下进步的努力之基础。

因为，倘若你愿望找得一教义，一学理，而将你的进步建立其上，你会永远得不到什么，或者，更正确说，你会得到其他什么，因为人所呈于你的教义，一随气候，时代，文明而异，而且全然互相矛盾。时若某人向你说："那个，那是好的"，另一人却向你说："那个，那是不好"，而且具有同样底逻辑，同样底劝诱力。因此，在那上面不能托基。宗教常是试行建树一教条，它告诉你，倘若你遵守该教条，则你是在真理中，倘若你不顺从之呢，则你是在虚伪里。但这永远未尝引导人到何处，这只造出了纠纷。

只有一真向导，这是内中底向导，不经过心思知觉性的。

自然，倘若一儿童受到了一不幸底教育，他便会愈加致力于息灭在他内中的这微细真实事物，而且有时他于此是那么成功了，以致他与之失去了接触，亦复失去了分别善与恶的能力。这是为什么我坚持于此，而且我说，即从最小底年龄，便应教儿童以此一内中真实性，——在他们自己内中，在世界内中，在宇宙内中，——而他自己，这世界，和这宇宙，只当作此真理的功能而存在，倘若这真理不存在，则他不会久长，纵使他存留一短时，而一切形成之后，将旋即消散。而这既是宇宙的有效能的基础，自然是这将胜利了；而且凡与这相违反者，不能像其一样久长，因为这即是"彼"，在宇宙基本上的那一永恒事物。

这自然不是说要给一儿童作哲学解释，但人很好可以给他一种感觉，时若他顺从这时常沉静底在他内中的微小事物，且阻止他作与之相违的事者，则他感觉到内里底安宁，满意，而且有时是深密底喜乐。然则在这么一种经验上可建立其教育了。人应给儿童以此印象，没有什么事物是能长久的，除了他内中的这真实满足，唯独是长久的。

问：一儿童能否像成人一样明觉这内中真理呢？

答：在一儿童这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是一知见而无语言和思想之纠纷，——有点什么是使他感到安然，也有些什么使他感到不安的(这不必然为喜为忧，只在其事深切时方来到的)。而且凡此一切，在儿童比在成人远过清楚，因为成人常有一劳动着的思心，蒙蔽了他于真理的知见。

给儿童讲些理论绝对无用，因为一旦他的思心觉醒了，他会找到一千个理由来反对你的理论，而他又是对的。

在儿童中的这微细底真实事物，这是性灵体中的神圣"当体"，——它也存在于植物和动物中。在植物中它不明觉，在动物中开始明觉，在儿童中它非常明觉。我曾知道有些儿童，它们觉知其性灵体，在五岁时胜过在十四岁，在十四岁时又胜过在二十五岁；尤其是，一自其进到学校，其间受到一深切底心思教育，将其注意力全引到其有体的知识部分去了，他们便常时而且几乎完全失去了与其性灵体的接触。

倘若你是一谙练底观察者，倘若你计到在一有体内中所发生的事，简单只看着眼睛！……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镜子；这是一习俗底说法，可是倘若眼睛不表现灵光，这便是性灵还远在后方，为许多事物所蒙蔽。你留心看儿童的眼睛，你可发现一种灵光，——人们说那是正直底，——然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它奇异地看此

世界。那么，这惊异，这是性灵的惊异，它看到真理，但还不大懂世事，因为它距离还甚远。儿童们有此，但一自他们上学了，变到更聪明，更有教养了，如量，这消失了，你在他的眼睛中可看到种种事：思想，欲望，热情，邪恶，而那种非常清明底焰光没有了。你便能确知其心思是已进到那里了，而其性灵却已远退到后方。

纵使一儿童还没有充分发展了的脑经以知解事物，倘若你简单传过去一种震动，一保护或温情或关心或慰抚的震动，你当见到他却反应了。可是倘若你取一比方十四岁的儿童，他在学校里读了书，父母皆寻常人物，而他已受不良待遇，他的思心便甚在前方了；在他有些什么是坚硬的，性灵体已退落后方。这样底儿童对震动无反应。人说他们是木头或膏泥制的。

问：倘若内中真理，性灵中的神圣当体，在儿童是如此明觉，则人不能更说儿童是一小动物了，岂不是？

答：为什么不呢？在动物中有时有一性灵真理，非常深密。自然，我以为性灵体在一儿童比在一动物较为成形，稍更明觉。但我曾在动物作过实验，仅为了求知；那么，我可向你保证，我很稀少在人类中遇到我在动物中见到的某些美德，一些非常简单且无矫饰的美德。例如在猫；我研究过猫，倘若人知道的清楚，它们确是奇妙底动物。我知道有母猫全般为其小猫牺牲，——人说起母爱，说之以赞仰之情，好像这是能为人类所特有，可是我曾见到这爱显示于母猫中，到那么一种程度，竟远超出寻常人类了。我曾见到一只母猫不肯触到它的食物，直到它的幼小皆吃到了其所必需。我又看到过另一猫八天不离它的幼小，不去满足它的需要，因为它惧怕让它们孤单；我还见到过一只猫教它的小猫从一堵墙跳上一窗，同一姿势重复作过五十多趟，而且，我可说，用了那么一种谨慎，聪明，技巧，是多少未受教育的女子所没有的。为什么是如此

呢？——因为没有思心的干预。这全般是自发底本能。但本能是什么呢？——那是在种类的才性中的“神圣者”之当体，而那便是动物的性灵；是一集体的性灵，不是个体的。

我在动物中见到过一切感情底，温情底，意绪底反应，一切情绪为人类所那么自信的。其唯一分别是它们无由述说之，亦无由书写之，于是我们视之为低等造物，因为它们不能潮涌我们以书卷，关于它们所感觉的。

问：我在童年时，倘若作了一坏事，我立刻便感到不安，便决定不再作此事了。于是我的父母来告诉我不要再作那事。为什么呢？我自己已决定不那样作了？

答：从来不要呵斥一儿童。人怪我责难为父母者！但是我见到他们的行为，我见到百分之九十的为父母者，仍然斥责一自动来告悔其错误的儿童。“你是捣乱，你走开，我正有事做”，而不肯耐心听儿童所说，向他解释他的错在那里，和他应该是如何作。而儿童，原是以良好态度前往的，回来感到损伤了，感到：“为什么人这么待我呢？”于是儿童见到父母也不完善，——这明显是当前这事——，他见到你也错，向自己说：“为什么他骂我呢，他和我一样！”

104. 要谦虚

(神圣母亲解说所撰“儿童应当时常记起的事”一文中少数性格，见《体育杂志》一九五〇年八月份。作如是言——)

这是在正确价值上审度自己。

普通人总是从过度重视其个人价值，到同样过度贬抑自己。一日他们说：“我是了不起”，次日又说：“呵哟，我毫无可取，我做不了一点事。”这好像一钟摆，岂不是？要正确知道自己是什么，没有

比这更困难底事；既不应褒大自己，也不应贬抑自己，而是应知道自己的分际，且知道如何进向自己所树立的理想目标。有些人自视极大，而且立刻想象他们能做一切事。例如，有些小官员，想象他们能胜得世界上一切战争，也有些小人物想他们在价值上超过一切人物。反之，我曾知道一些人甚有才能，却消磨着光阴于思想："我毫无好处"。普通是这两极端同有在于同此一人。然知道自己正在何处，而且正能走到何处，这种人极少。我们已避免说虚荣，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充满了虚荣，一旦你得了大成功之后。

试想植物也有虚荣！我是说亲手培植的植物。倘若人以语言或以情绪赞美它，倘若人羡慕它，那么，它们抬起头了——有了虚荣！在动物也一样。我告诉你们一小小有趣底故事。

在巴黎有一农园名叫"植物园"，其间有植物也有动物。其时恰好接来了一头雄猛底狮子。自然它是在柙里。它凶猛。在这柙里有一张门，它能隐藏于其后。游人来看它时，它总是恰恰隐藏了！我注意到这事，有一日，我走近它的笼边，便开始和它说话。动物对说出的话是非常敏感的，它们真听。我于是开始柔和地对我的狮子说话，告诉它："呵呀你多么美丽，你这么隐藏起来是多么不幸，人皆那样爱看到你……"于是，它听到了。其次，渐渐地，它斜睨着我，其次伸长了颈子正看我；其次伸展它的掌，终于将鼻端接到槛木上，好似说："这里终于有一人了解我了！"

105. 要慷慨

这里我不说物质上的慷慨，那自然是给人以自己之所有。但即使是此一美德，也不十分广布，因为一旦人变富足了，人总是想起保守其财富，而不想及施出。若常人所占有愈多，则愈不慷慨。

我要说起的是道义上的慷慨。例如，倘若某同伴得到了一成

功,则感到喜悦。一勇武底行为,一不自私底行事,一美丽底贡献,在其本身皆有其美,这便给你以喜乐。人可说道德底慷慨,在于知道认识他人的真价值和优越性。

106. 努力最乐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

(说所撰“生活的科学”一文,载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体育杂志》者——)

问:“一无目标的人生,是一无快乐的人生。”为什么?

答:倘若人有一目标,则可安静地遵循那引到目标的路。

问:不必需有一目标,也可安静走那路道呀!若干人没有目标,也十分安定地遵循其常轨,不作任何努力。

答:一目标给人以快乐。

问:有时需要一生以达到目标,然则只在生命末了乃有快乐?

答:一目标是一理想,一理想使人富足。

问:是的,但人可能有一全属物质的理想;亦不是理想给人以快乐了。

答:一目标给人生以意义,人生存在之理,这存在之理便暗许一番努力,是在努力中人乃得到快乐。

问:正对。是努力乃给人以快乐:为人而不知道作何努力,永远不会有快乐。真本懒惰底人永远不会有快乐,——他们没有喜乐的力量!是努力乃给人以快乐。努力使此有体震动到某一紧张度,这便使你能感到喜乐。

问:但给人以喜乐的努力,这是环境所加的努力呢,还是一趋向进步的努力?

答:你将两事混淆了。一是物理底,一是心理底。十分明显,

成就了一事，因为人已决定要成就之，和一事为环境——多多少少有利底环境——所外加，全不会有同样底结果。例如，这是周知的，人之修持瑜伽有时绝食。许多瑜伽训练包括长期绝食，修持者通常是十分满意为之，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置同此一人于某环境中，其间食物缺少，因为食物不可得，或因为此人无钱，则你可见到此人在一可怜底境况里，他诉苦说生活是如此艰难，虽则其情况皆是同一；但在这一场合是他已决定绝食，而在另一场合他之绝食是因为他不能另外怎样。这是明知的，但这不是唯一理由。

唯独是努力，不论其在任何境界里，——物质上的努力，道德上的努力，智识上的努力，这在自身造成了某些震动，这便使你进到与宇宙底震动相接触，而是这乃给人以喜乐。是努力乃将你从惰性里拔出；是努力乃使你能接受宇宙的力量。而在一切事物中，那自动给与喜乐者，给与虽是不修瑜伽的人，没有精神企慕的人，过十分平常生活的人，便是其力量与宇宙力量之互换。那些人并不知道这事，他们不能告诉你这缘故，但那是这缘故。

有些人简单是有如美丽底动物，——其一切动作皆属和谐，其能力皆和谐地发散，其无所计较的努力恒常召唤出能力，而且他们常是欢乐；但有时他们在头脑里没有思想，有时在心中没有感情，他们过着全似动物的生活。我曾知道这样底人：美丽底动物。他们是美好，他们的姿态也和谐，他们的种种力量十分平衡，而且耗散的不加计度，其接受亦不加计度。他们与宇宙的物质能力相接触，而且他们生活于喜乐里。也许他们不能告诉你他们是快乐，——喜乐在他们，是那么自动自发，竟是自然底，——更不能告诉你是为何，因为其智慧尚未十分发展。我亦曾知道这种人，在任何境地能作必要底努力（不是一明智而有计度的努力，而是自动自发的），不论是物质界，情命界，或智识界等，而在其努力中常有快

乐。例如,有人坐下来写一本书,他作一番努力,这使他脑经中某个事物起种震动而吸引理念,那么,立刻此人感到喜乐了。这是全然决定的,不论你作何事,纵使是最属物质的工作,例如打扫一房子或作烹饪,倘若你作必要的努力,于此工作展出你的最大底能为,你便有喜乐,纵或你作的这事与你的本性相违。时若人要实现什么事,便自动会作其必要的努力;这集中你的能力于此待实现的事,而且这给你的生命以存在之理由。这勉强你达到你自己的一种组织,你的能力之一种集中,因为是这乃你所要作的,而非五十种其他的事与此相违反者。而且是在这集中里,在这意志之深密性里,有喜乐之渊源在。这便给予你以接受力量的能为,与你所散发的力量互换。

107. 知觉自己

(续读)"……这自我完善化中的第一步,是变到知觉你自己。"

问:"知道自己即管制自己",这意义是什么呢?

答:这是知觉自己的内中真理,有体的各部分,及各个相应底功能。应当知道为什么作这事,为什么作那事;应当认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一切行为,自己的一切运动,自己之所能者,诸如此类。认识自己还不够,应是这种知识引到一明觉底自制。完满地认识自己,便是完满地管制自己。

但这须有一企慕,无时或释。

这从来开始不嫌其早,继续不患其迟。这便是说,纵使你仍在幼年,你能开始研究你自己,认识你自己,而且,一点一点,管制你自己。时若你如常人所说是"老了",上了很高底年岁,决不会太迟作此努力于自知明而愈明,自制善而愈善。这是生活的"科学"。

要自我完善化,首先应变到明觉你自己。例如,这么一桩小

事,我确知其在你平生发生过若干次了。突然某人问你:“你为什么做了那事?”那么,自然底答复是:“我不知道。”设若有人问你:“你在想什么?”你答说:“我不知道。”“你为何疲倦了呢?”——“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欢喜呢?”——“我不知道。”诸如此类。我可取五十人,突然问他们,没有准备,“你为什么作了那事呢?”倘若他们在内中不是“醒觉”,他们全会说:“我不知道。”(自然,我这不是说那班人,已作过训练认识自己,且追寻其运动到极端者;他们自然能够摄持自己而且集中,给出正确底回答,唯独在稍过一些时之后),你会见到这是如此,倘若你照顾你的整个日子。你说某些话,而你不知道为什么你说那些话,——唯独那些言辞出口之后,你乃觉知那不完全是你所要说的。例如,你往见某人,你预先准备了你所要说的话,可是一旦在其人面前,你什么也不说了,或出自你的口者,乃另外一些话。你能否说明到什么程度那人的氛围影响了你,且阻碍你说出所准备的话呢?多少人能说明这个呢?他们甚至见不到其人是在这一或那一境界里,而且是因这缘故他们未能向他说出所准备的话。自然,有些非常明显底场合,你发现那人正是在那么恶劣底脾气里,以致你不能问他任何事。我不说这个。我说清楚见到相互底影响:在你的气性上发生作用和反响的;是这,乃常人见不到的。例如,突然人感到不安和欢喜,但多少人能说“是那个了”呢?这难于知道,完全不容易。应当非常醒觉;应当是在一非常注意观察的境界中。

有些人一日睡十二小时,其余时则说:“我是醒觉的!”有些人一日睡二十小时,其余时则在半醒状态!

要处于这注意观察的境界里,便应当遍处有可以说是触角,与你的真知觉性的中心常相接。你记录一切,你组织一切,而且,在那么一种方式下,你受不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能受欺哈,被骗

过,除你所要说的外,不会说出其他。但多少人寻常生活在这种境界里呢?当我说"变到明觉",是这,乃我正确要说出的。倘若你要从你所处的环境和情形中获到最大底益处,便应是充分儆觉;不应当遭到出所不意,不应当作不知道为什么作的事,不应当说不知道为什么说出的话。应当是恒常儆醒。

也应当懂到你们不是分别底个人,知道生命是一不息底互换,种种力量,种种知觉性,种种震动,一切运动之互换。这好像是在一群众里,不是么,时若大众推向前进,人人皆前进,时若大众退后,人人皆退后。在内里的世界,在你的知觉性里,亦复如是。恒常有种种力量在你生作用,正动或反动,这好像氛围中一气体,除非你十分儆醒,那些事会进到你,唯独其已进到你内中之后,又出去,好像是从你发出的,然后你方觉知。多少趟人遇到了发神经的人,或发怒或情绪恶劣的人,他们自己也变到发神经,发怒,情绪恶劣,像那么样,而不知其何由。这是如何的呢,时若你与某些人游戏比赛,你玩得很好,而与另外某些人呢,你竟不能游戏了?而且非常沉静底人,不恶劣底人,突然变到愤怒了,时若他们置身于一愤怒底群众里。人不知道是自谁起始的,这是经过着的事,扫过知觉性。有些人能分解这样底震动,另外有些人则生反应而不知其由。一切如是,从最小底事到最大底事。

在一集体中而不失其为个人,应当是绝对觉知自我。觉知那个自我呢?那个超上一切混杂的"自我",便是说,即我所称为你的有体之"真理"者。长时若你犹未觉知你的有体的"真理",你便为一切事物所推转,而你完全照顾不到。集体的思想,集体的暗示,是一奇巨底势力,当在个人思想上发生作用。而所为特异者,是个人未尝觉知。人以为自己是如此思想,而实际是集体如此思想。群众是常比个人低下。取同品格,同类别的若干个人,那么,当其

独处的时候，这些个人比在一群众中同类别的人至少高两度。那里有黑暗的混杂，冥顽的混杂，于是人必然滑下到无知觉中了。要脱除这个只有一法：变到知觉自己，愈变愈明觉，愈变愈留意。

试行作此一小练习：在每日开始说："我不说我不加思索的话"。你相信你思想过一切你所说的话，岂不是？这全不是那么一会事，你会见到多少趟你所不愿说的话几乎冲口而出了，你不得不作一知觉底努力阻止其脱口而出。

我知道有些人极为明慎，不作一谎言，但突然，当其在一群人中，原应当说真实话，却自动地说起谎话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为之，一分钟以前也未尝想到为之，而那却像那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置身于一班说谎的人物里；那里有一谎话的氛围，很简单是他们感染了这毛病！

是这样，一点一点，渐渐地，赴之以坚毅，首先出之以极大底慎重和多多底注意，人可变到明觉了，学到认识自己，由是后来成为自我的主宰。

108. 识力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五日

"唯独极端留意观察（我们的有体的）一切运动，可竟说是以之经过我们的最高理想的法庭，以至诚底愿望听其裁判，然后我们能希望在我们内中养成一种识力，毫无错误的。"①

人应清晰地顾念自己的动作之原由，因为，在此有体中，有种

① "生活的科学"，见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体育杂志》。

种互相矛盾底冲动,——这一些推你至此,那一些推你至彼,这显然在生活上造成一混乱之局。倘若你观察自己,你见到一自你作了某事而感到有点不安,心思会立刻给你一有利底理由以辩正你之所作,——这心思是能在一切上镀金的。在这种情况之中,认识自己是困难的。应该是绝对诚实然后能达到那里,在心思体的一切微小谎骗中清明地透视。

倘若你在心思上检视你一日中的各种运动和反应,有如人无定限而重复同一事,你不会作何进步。若要使此省察能促你进步,应当发现你内中的某物,以其光明你能裁判自己者,某物代表你自己的最佳部分者,某物稍有光明者,稍有善愿者,而且,恰恰是应当以进步而取起者。你将此物置于你面前,而且,好像在电影一样,起初将一切你所作为的,一切你所感觉的,你的冲动,你的思想等等度过去;其次,试将其排比,便是说,寻到为什么这事随那事而来。于是你注视此光明底幕布,在你面前者;有些事过去的很好,不投下什么阴影;有些事,相反的,投下一微小阴影;还有其他的,投下一阴影为十分浓黑且使人不愉快了。应当异常笃实为之,正如你作一游戏:"在这么一种环境里我作了这样和这样底事,作如是感,起了这样式的思惟;在我面前有我的自我知识和自我主宰的理想,那么,好了,这行动是与我的理想相合呢还是不合?"若其相合,这不留什么阴影在此幕布上,这仍其透明,人亦无须劳心于此。若其不合,这便投下一阴影了。为什么这留下一阴影呢?在这行为中,有什么是与认识自我和主宰自我的意志相违呢?最寻常你将发现那与一无知觉相应,——于是你将其归入无知觉底事物一汇,且决定下一次你在作某事之前必试行知觉。但在其他场合,你将见到那是一点卑鄙微末底自私性,十分浓黑,来使你的行为,你的思想等等变了畸形。于是你将这自私性置于你的"光明"之前而

自问："为什么这有权力使我如此作为，如此思想呢——?"与其接受不论任何解释，你毋宁去寻求，乃发现在你的有体的某一角落里，有个什么思惟，说："呵呀！不然，我可接受一切，除了这个。"你发现那是一微小底虚荣，一自利之念，一自私之情，隐藏在某处，五十个事。于是你在你的理想的光明中看这一切事物："倘存留这一念头，这是否与我的寻求和理想之实践相合呢，或还是与我的理想不合？我将这微细角落的黑暗置于光明之前，直到这射透它，使它消失。"于是这喜剧收场。但你一日的喜剧还没有收场，不是吗，因为还有许多事物得这么通过光明。可是倘若你继续这游戏，——因为这真实是一游戏，倘若你诚心为之，——可保你六个月之后你更认识不到你自己了，你会向自己说："怎么？我曾是那样的么？那不可能！"

人可能是五岁，二十岁，五十岁，六十岁，而这么自加转化，将每个事物置于这内里底光明之前。你可见到那些原来之不与你的理想相合者，普通皆不是完全得从你弃除的原素(这种非常少有)，简单只是不当其位的事物。倘若你组织一切，——你的情感，你的思想，你的冲动，等等，——于此性灵中枢即内里底光明之周围，你将见到内中一切混乱皆化为一光明底秩序。

进者，这是十分明显的，倘若一同样底程序为一国家所采纳，或为此世界所采纳，则大部分使人不快乐的事物将要消灭，因为世界的最大一部分痛苦，皆起于事物之不在其适当位置。倘若人生是以这么一种方式组织了，以致没有什么是虚耗了，——事物皆在其适当位置，则大部分痛苦不复存在。一位年老底圣人说过：

"没有什么恶。只有不平衡。

没有什么坏事。只有事物不当其位。"

倘若一国中一切皆当其位，倘若在物质世界中，以至在个人的

行为,思想,感情中,皆是如此,则大部分人间之悲苦皆会消灭。

如是,则有两事得加考虑:知觉性,以及知觉性藉以显示的工具。先论工具:有心思体构造思想者,情感体构造情绪者,生命体构造行动之能为者,以及此动作之物理体即身体。

一位天才能运用不论什么工具而作出一些美丽底事物,因为他有才能;可是你给予这天才以一完善底工具,他会作出奇妙底事物了。以一大音乐家而论,即算是一架破敝底钢琴,缺少许多音键,他也能奏出一点好听底音乐,倘若给他一架好钢琴,诸音调适,则他将奏出更美丽底音乐了。在两个场合其知觉性皆同,但为了自加显示,知觉性须有好工具,——一个身体,具有其心思,情命,性灵,生理底能量。

设若你在生理上建造不良,成长不好,那么即算你有美好底训练,你难于与一身体美丽建造优良的人在体育运动上争衡。在心思同然,——有组织良好,复杂底,完整底,优秀底心思的人,较之只有多少是凡庸底,组织不良底心思的人,会自加表现得远过美好。首先,应当教育你的知觉性,变到知觉你自己,依据你的理想而组织你的知觉性,但同时不要忽略在你身体中的工具。

姑举一例。你在身中有你的最深沉底理想,但你置身于一教室里,要教学生一点课程。那么,这光明在上,这知觉性的光明,时若你必须向你的学生解释你所教的课程,是有一大宗知识为比较方便呢?抑或是灵感是如此以致不需要这大宗知识呢?你个人的经验怎样呢?……岂不是,有些日子一切皆进行顺利——你的辩才无碍,学生肯听,且容易懂到你。但另外有些日子,你所要讲说的全然不到,学生也不肯听,——你感觉烦恼也使人厌烦。这便是表示在前一场合,你的知觉性清醒且集中于你的事上,而在后一场合,你的知觉性多少是睡眠了,——你是依赖纯属外在底工具。可

是在这场合，倘若你有一大宗知识，你仍可向学生说点什么；倘若你有一经过训练的脑经，有准备，简言之，有一良好底工具，要用它时则起良好作用，倘若你亦集合了一切必需底注解，意义，则一切进行仍然甚好。可是倘若你头脑空空，而且，甚至你没有与你的高上知觉性发生接触，那么，你没有其他可资了，除了取起教本而念出那一课，——你不得不利用他人的思维。

再以游戏为喻。亦复有些日子一切进行很好，你事先没有作何特殊准备，但终然一样，你一切成功，然倘若你事先练习得很好，则结果当更为优异。例如，倘若你遇到某个对手，是渐渐地，严肃地，以耐心与坚忍而训练成的，而突然起一大愿心，那么，这人会打倒你，纵使你有愿心，除非你的愿心远高过你的对手的。倘若你面对某人，他只知道这游戏的技巧，却没有任何明觉底愿心，而你呢，你却在充分明觉底境界里，则显然你会胜过他，因为知觉性的性质高过技巧的性质。但这个不能代替那个。是高尚者最为重要，尽管那样，亦仍需要反应迅速的神经，自发底动作，知道那游戏的所有的秘密，方能作到尽善。两者皆所必需。高上者是知觉性，它使你在恰当底时分作恰当底动作，但这不是除外其余。时若人寻求完善，不能以有了一个为托辞而忽略另一个。

109. 对手

问：应不应为了得胜而游戏呢？

答：若人有一知觉性如三岁或四岁的儿童，这是一完全必要底刺激。但人虽在五十岁而仍有四岁的知觉性，岂不是？不然，时若人有一成熟了的知觉性，便不须为了胜利而作竞赛。应当是为了游戏而作游戏，为了学习游戏，而且为了在游戏中进步，且为了你的游戏将是你的内中最高知觉性的表现，——是这乃为重要。

例如,爱作游戏到很好的人,不去寻低劣底对手和他们玩,简单为了胜利的愉快,——他们选择强能底游戏员和自己玩。我记起自己在八岁时学打网球,那时是一股热情;但我从来不愿和小朋友们打,因为我学不到什么(通常我总是打赢他们),我常往寻打得最好的人;他们有时惊奇,但终于他们也和我打,——我从来没有赢,但学得了许多。

110. 正、反、合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

*"为了完成这内中发现的运动,不忽略心思的发展方好。因为心思这工具,可能同样是一大助力或一大障碍。人类的心思,于其自然状态中,常是在见识上是有限的,在知解上是狭隘的,在概念上是峻峭的。应当恒常作一番努力,将其大化,柔化,深化。"*①

不幸是大部分人思想愈多,则自信愈是超上。心思满意于其自体,不甚企慕进步,——它自以为知道一切。有许多人以为他们的思想方式是最好的;他们不懂到常是有多个方式思索同一主题。如他们的思想愈强愈密,则他们愈信只有一个方式思维。这是为什么我在这里说某些练习能够扩大你的思想,且能养成一种习惯,同时从多个观点看事物。

"如是,非常需要将一切事从尽可能多的观点加以考虑。在这

① "生活的科学"刊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份《体育杂志》。此文见拙译《母亲的话》第一辑。

事有一练习，可使思想大加柔化和升扬的。那办法是这样的：立下一案，清晰计度之。再立下与之相反的一案，以同样底精密计度之。于是由郑重底观想，应将这问题加以扩大，或从而超上，直到求得一综合，可融合此相反底二端于一更大，更高，更概括底理念中。”①

给我一正案。

（甲）正案：每人在世界上负着他的十字架。

反案：有些人是超上于一切人类的痛苦。

问：综合呢？

（乙）在每人，有其本体之一部分是超于痛苦的。

（丙）世界上有许多各种不同底人。

（丁）十字架是必需的，为了跳越过苦难。

问：这不是一综合呀！

（甲）在我的正案中，我说的是“寻常人”。在反案中我说的是“非常人”。

（说）是的，但是你相信非常人没有十字架！虽是超上底人物也有其十字架得负着。

此事关系在知觉性之不同。在某些人，是外在知觉性的情况最为发展了；在另外某些人，相反的，尝留心发展其高上知觉性的境界。然则说“每人负着他的十字架”，这于外在底知觉性是真实的（属物质之事，关于那些触及生命体，情感体，和心思体之事），在那班人常会遭遇多数量底不幸事件，尤其是不幸事件似乎是与个人的能量成正比，好像是一随其能承担其事而发施的。可能刚是

---

① 见拙译《母亲的话》第一辑。

那班有高上能量的人,便有增多的患难和不幸。

可是有些人超出了一切不幸,然不幸之事仍为他们而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内中知觉性比外在知觉性较强,更为发展了。(在这里我不说已"转化"的人物,因为在他们,不是么,人可见到一境界,虽其物质躯体亦超越过痛苦;我们只是说像现在这样的人。)倘若你的知觉性的基础,是安立于某处,其间这些外物不存在了,则人可说你不背负你的十字架,因为你超出了它。虽然,仍有例外,有超出了痛苦的人仍背负他们的十字架。如何调叶这两个似是相违的事呢?

答: 不幸是不同。

不是。人类的苦难与不幸,性质常是同一;有些苦难出于自己,出于环境,或出于一般情形;这便是说,人是隶役于这些忧患,自有生俱起,无人能从之逃脱。它们不常是有同一深密性,但它们常是在那里。因此似乎是相违,但这不正确!因为在某些人,这好像不存在,虽其完全存在!这好像未有,虽其全有!这个和那个皆不完全真实,这个和那个也皆不完全虚妄。

111. 苦难

有一人类知觉性境界(这还不是超人的,真实是人类的),其间这二者可以同存。人可能有那些患难,而可能不感觉,好似它们并不存在。这便是说,一不幸事,——"十字架",只影响到外在知觉性,身体的,心思的,情命的;而性灵呢,——如实说,性灵是超出一切忧患以上,姑且取一极简单底譬喻:一疾病。一生理上的扰乱生起苦痛,不是么,有时很大,但有些人在那么一种知觉性境界里,其身体上的痛苦对他们并不存在,对他们为不真实。这于别离亦然;倘若人爱某人,而当与之离别,则感痛苦,——这是一最广遍之苦,

这是联系之破断了，——那么，在某知觉性境界，真实底两人间之联系不能破断，因为它不属于事物可加破断的境域。因此，人是超出了任何可发生的事。

但在达到一高上知觉性境界以前，还有一阶段，其间人可在自己发展理智，——一理智，为清明，精确，合逻辑，在对事物之见够客观。时若人充分发展这理智了，一切冲动，一切情绪，一切欲望，一切颠倒，皆可置于此理智之前，而这使你合乎理性。大多数人，时若某事加之以苦恼，便变到非常不合理性。比方时若他们生病，便会这么度他们的时日，说："呵哟！我多么苦痛，这多么可怕！这会长久这么下去吗？"于是，自然这变到坏而又坏。或者，时若有一不幸事临到他们了，便叫喊说："这些事只临到我！我，从前以为一切皆美好！"或至泪随声迸，如痫如狂。那么，不说超人，却在凡人本身有一高等能量，人所称为理智者，它能宁定地，冷静地，合理地观照事物。这理智向你说："你不必苦恼，这无济于事；不必怨尤，这事既来了，便接受它。"那么，人立刻变到安静多了。这是一非常好底心思教育，这发展判断力，视见，客观性，而且同时在你的德操上有非常健康作用。这使你免除了使自己成笑话，使你行动如一合理性的人。

有一事在心思是甚为困难的，但据我看来是十分重要：永远不许心思判断或人或物。如说："这是好，那是坏，此为是，彼为非，那有这缺点，这有那不善，"诸如此类，这皆是有损害底批判。

凡一般运用其智慧的人，他们愈智慧，他们愈见到自己全不知道什么，而以此心思，人竟不能知道什么，人能以一方式思维，以一方式判断，以一方式观看，但从来不能确然于什么事，——而且永远不能确然于什么事。人可常时说，"或许这是如此"，或"也许这是如彼"，诸如此类，没有定限，因为心思不是一知识的工具。

在思想之上有纯粹理念;思想为用于表白此纯粹理念。而"知识"又远超于纯理念之域而上,有如纯理念之超于思想。应当知道由思想上跻于纯理念,——而纯理念本身,只是"知识"之一翻译本。"知识"只能由全般同体为一而得。如是,时若你自处于你的微小人类心思中,这心思,属于物理知觉性,常是工作不息者,由其可笑底优胜性的高处,观看一切批判一切者,它常说:"那是坏的,那不应当如此",则你可确然于你自己是错了,决无例外。最好是保持沉默,留意观察事物,于是,一点一点,你在你内中造成记录,保存这一切而不下判断。时若你能将此一切保持于自己内中,沉静而无任何激动,十分沉静地将其呈于你的知觉性的那一最高部分之前,试行保持一郑重底静默,而且等待着,于是,也许迟迟地,好像从极高极远处传来,有某个事物如同一光明之现出,你方能稍多知道一点真理。

但是,倘若你长此激动你的思想,割切之为小片,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我可向你们重复说一百遍,倘若必需,但我能向你们保证,如若你们犹未心信及此,你们永远不会胜出无明。

112. 心灵的统计

问: 有没有一精确数量的纯理念呢?

答: 要知道那个,要走去看"无上者",问他这事!我不从事于统计学!

这里有一小故事。我的某一朋友尝旅行印度,于是人请他讲说他的旅行。一位甚有信仰的老太太也在座,她问他说:"在印度,心灵也计算到么?"他回答说:"是"。

"它们有多少呢?"老太太再问。

他回答说:"只有一个。"

113. 情命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读“生活的科学”中一段——）

“情命体在我们内中，是冲动和欲望的基址，亦即是热心和暴行，发动能力，和绝望，消沉，痴情，与反叛的根据地。它能发动一切，建造之，实践之，它也能毁坏一切，阻滞一切。也许在人这有体中，它正是最难训练的一部分了。这是一种工作；需长久底辛勤，极大底忍耐，要求最完足底诚心；因为倘若没有诚心，从第一步起便欺骗了自己，而一切进步之尝试皆归无功。”①

非常难寻到一真实需要与一欲望间的界线（自然，瑜伽的理想，是永远无有需要，因此永远不欲望什么），但这是为一般有善愿的人而写的，他们试求知道自己且管制自己。于此，我们真遇到一个问题，需有一极大底诚心的，因为情命体首先遇合人生的方式是由欲望，——虽然，仍有些事物是必需。倘若没有欲望，又如何知其为必需呢？……为了这事，须有非常、非常留意底观察，而且，倘若有个什么在你内中，好像作一微小然深密底震动，你便可确知那是有一欲望了。例如你说：“这食物于我为必需。”——作如此想，如此信念，以为需要如此如此底食物，于是进而为当为之事以获得它。要知道这是一需要呢，还是一欲望，便应非常留意自加观察，自问说：“倘若我得不到它，什么事会发生呢？”那么，设若当下底回答题：“哦！那便会很坏了”，则你可确然于这是一欲望之事。在一

① 见拙译《母亲的话》第一辑。

切事物同然。在每一问题上你退后一步，自加观察而自问："且看，我会得到这个么？"倘若那时分在你内中跃然以喜，你可确然于其为一欲望了。反之，设若某事物告诉你："哦！我不会得到这个"，于是你感到甚为颓丧，那么，再度，这又是一欲望了。

为了使情命体瞒不过你，不但是要十分留意，而且要有几乎是奇迹似底诚心，——我用"奇迹似底"这名词，不是要使你们感到沮丧，相反的，这是为了给你们一更大底向至诚的企慕。

(续读)"有了情命体的合作，没有什么实践似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转化似乎是不可行的。"

这正是奇妙之事。我相信情命体甚为知觉它的权能，而且，这是它之所以重要；它有机动能力，以此任何困难在它皆不甚困难，但是必得它在正当这边。倘若它合作，则一切皆甚为可观，但得到其恒常合作不甚容易。它是一甚良好底工人，他工作非常非常良好，可是在工作中它常寻求其自体的满足，它要得到工作的利益，一切可从工作而得到的快乐，一切可得到的好处；时若为了这个或那个理由(理由可能有许多)没有给它满足，则它不乐意了，全然不满意："这不公平！我工作，而没有得到任何酬报，"于是它袖手旁观，它不动了，它也不说什么，有时它说："我不存在。"于是一切能力皆从身体里出去了，你变到疲倦了，耗竭了，你更不能作一点什么事。而且，突然一下这变到严重了，因为，应该向你们说起，因为心思是情命的好友，——不是理智心思，而是生理心思，与情命体极为极为友善；那么，一自情命体开始说："我对那不管了，人待我不善；我与那再也没有关系。"则心思自然立刻来到了，解说，鼓励，举出很好底理由，而这便是老故事："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人物诚皆可厌，一切环境皆于我作对，最好是离开，"诸如此类。这极恒常发生，但有时有一细小理智的微光，在某处向你说："呵呀！这喜剧，

够了!"

但倘若这变到很强,而人不及时改正,则人堕入失望里:"真的,这生存不是为像我这样的人而设的;我在天上会更快乐,其间人人皆温文,人能作其所愿作的事,"等等,自天国概念而来的,——我相信是这两个同谋者,心思和情命,发明了天国!因为倘若人生,这存在,不与你的欲望应合,你便开始哀伤:"呵哟!我受够了,这世界太可怜了,太虚伪,我死去罢了。"于是会有一时分这情形变到严重:沮丧化为叛变,抑郁化为怨望:我是说那班甚有坏气性的人,——有些人气性坏,(而这不是他们的错过!)有些人气性好,(而这亦复不是他们的错过!)事情本是这样的,——那么好了,那些坏气性的人,发怒了,叛变,要打破而且毁坏一切:"你会见到,他们不做我所要做的,会受惩罚的!"那么,这情势变到更严重一点了,因为心思常是在那里主谋,于是它开始有奇妙底报复之念了,——由沮丧,人作出某一种蠢事,由恶念,人作出另一种蠢事。由沮丧而作的蠢事只关系你个人,然由恶念而作的蠢事却累及他人了;有时这么一类蠢事大为严重。倘若你稍有善愿,则每当这类恶劣情绪勃发时,最好是安静不动,以此为律,向自己说:"我不动,我等这暴风雨过去,"因为,在极少时分里,人能毁灭或败坏若干日月的常规底努力。

114. 安慰

但这里,我给你们一点安慰:

(续读)"若是在那班已与其性灵体充分建立起关系的人们,足以在其内中保持企慕之火焰长明,使当实现的理想之知觉性常为生动者,则这种危机较少长住,亦较少危险。由于这知觉性的助力,他们能处理他们的情命体,正如处理一闹气的小孩,耐心忍性,

向之指出光明和真理,试欲使其依服,而在其内中觉醒那一时给蒙蔽了的善愿。"

是最后一安慰。在真是诚实底人,真有善愿的人,皆能转变这一切危机为一进步的手段。每趟你遭了这么一种袭击,一种风暴,你能转变此危机为一新底进步,为向目标更前进一步。倘若恰恰你有必需底诚心,能直面在自己内中的这危机的原因,——所作之错,所思之错,所感之错,——倘若见到这弱点,这暴行,或这虚荣(因为我忘记向你们说起情命体是较心思更充满了虚荣),倘若你正面注意这一切,倘若忠实地诚心地认出一切发生的事是由自己的过错,那么便能好像用一炽红底铁置在腐烂之处。你能涤除这弱点,变之为一新底知觉性。于是人见到,在暴风雨过后,人稍长进了一点,人真实作了一进步。

115. 身体

(续读)"进步可能迟缓,颠顿可能频数,可是倘保持了勇往直前的意志,人必有一天会胜利的,在(真理知觉性)之光耀前,见到一切困难皆消融不现了。"

这里我着重缺点和困难,这不是要挫折你们的努力,而是向你们说明,应当以必需底勇气作这些事,而且,因为未尝立刻成功,恰恰是不当失望;可是倘若企慕是有在于你内中,意志是有在于你内中,则迟早你会成功,这是绝对必然的。而且我这话是向处在十分寻常底环境中人说,其所处之境也许不如你们的优越,可是一样能学得知道自己,克制自己,管束自己,为自我之主宰。所以倘若情境良好,便有更多机会可以成功。有一事却常是必要的,便是不抛却这游戏,——这是一大游戏,其结果是值得一直玩到底。

(续读)"终者,以一合理且明决底体育训练,当使我们的身体

够坚强且够柔韧，使其在此物质世间，成为那欲以我们而表现的‘真理力量’之适当工具。”

例如，身体比较情命体，组织远不如其困难。可是心思与情命，以其德性与气质，对身体这可怜底奴隶何所不为！既虐待了它，也许毁坏了它（它略略申诉，小小生点病），这两个同谋犯便如此说：“这身体是个什么野兽，在我们的运动中不能随从我们！”不幸，这身体盲从其主人，这心思和情命，而不作任何审辨。心思与它的理论走来了，说：“你不应该吃那个，那会使你生病，你不应作这事，这很坏，”倘若这心思不智慧不明审呢，这可怜底身体遭受它所得到的训令之后果了。我还不说它从情命所受到的命令。心思以其严酷底原则，情命以其过度与勃发和热情，很快便毁坏了身体的平衡，造成了一疲劳，耗竭和疾病的情况。……“这应当从这暴君专制下解放出来；其方，无非由恒常与有体之性灵中枢相结合。”这显然是一切疾病的救治。

（续读）“身体，是有一可惊的适应力和忍耐力的，亦适宜于作出如许纷多底事，非人寻常所想象者。设若管制之者不是这些无知和暴虐底主人，设若它纯为本体的中心真理所管制，则人且将惊诧其所能为者。”

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已证明这身体是能够忍受苦难，在平常为不能忍受者。你们必然已读到或听到大战中一些故事，身体被强迫遭受而且忍耐许多可怕底事，然它抵抗过那一切了，已证明它有忍耐的能量，几乎不可尽。有些人处身于某些环境中必然会死的，然而生存了，这是因为在他们有一极坚强底生存的意志，而其身体服从此意志。

（续读）“在这种平衡和健康生活中，一新底和谐自将在它（身体）内中显现了，反映出高尚诸境界的和谐，这将给身体以比例之

完善及形式的理想美。”

这里最后一阶段。设若以人的身体，像它现在这样，比较起美的一高上理想，则显然很少人能通过这考试。几乎在每人必有一种比例之不平均；我们已那么习惯于此，竟不注意到了，但是设若从高上美的观点看，则变到可见了；很少有几个人的身体能比得上完善底美。这不平均有千个理由，耐救治只有一个，便是在这有体中介入此本能，这真实底美的意识，一无上底美的意识，这，一点一点地，在细胞上生作用，使此身体将能表现其美。这还是一人所未知的事：身体是有粘柔性，远过于人所信者无限。无疑，你们必然已注意到(也许是在一颇朦胧底方式上)，有些人生活于一内中底和平里，一内中底美里，一光明与一圆足底善愿里，皆有一种相貌，与另外一些人之生活于恶劣思想中，本性的底下部分中者，迥乎不同了。一旦人在自己的最佳处，超越了最低下底动物性，则他返映出一点什么，当其生活于动物性境界中时是不在那里的。

倘若人以自私性，或以这著名之物，虚荣，求改变其形貌，自然未能成功了，因为有能力发生作用者，是一更深沉底事物；可是倘若人在一切时，皆禁止恶念不生，邪思不起，则可见到有一和谐，开始在形貌和色相上一点一点出现了，因为这是一事实，身体表现内中境界。

但人又忘记了一事。倘若人一日中有四、五小时的高上知觉性，人感觉这已是太多了，而其余的时候，则多少过着像一小动物的生活，放逸下去，任为环境所推移。而且，又更全然忘记接近那在高处的事物，能阻止你降到你的天性中低下诸境界者。

你可从你的身体更多有所得，倘若你愿意费此气力。

不应当蔑视身体，也不应太加斥责，因为罪犯不是它；倘若你采用适宜底方法训练而且保育你的身体，你当得到一种收获，无限

大过你于今之所有。只是挽近人方开始谈起体育为一重要之事；倘若你上推一百年，那时是毫无他事可做的人方从事于体育。百年前，这是一奢侈。时若人说："我不愿把孩子送进学校，他应当谋生"，则会有许多人说："但是请原谅，你犯了一严重错误了，因为倘若你不为你的儿童作成成人的生活的准备，则他将什么事也不会作。"人是为心思而作此说，但非为身体作如是言。许多儿童生活于多多少少是良好底情境里，其身体恰是一困难，但人说："那自会纠正的，那会弄好……"有训练，有耐心，则可有一身体，能应付人生之事。现今，人认识一停匀而且健康底生活之价值了。我说过这和谐将是进步的。

（续读）"而这种和谐是进步的，因为本体的真理永非静止；这是一种完善之继续展开，增长着，只加纯全化而且概括。一旦身体已学到随顺这进步底和谐之运动，则可能由无间断底转化，脱离散坏与毁灭的必然。如是，死亡的必然律，将没有更存在的理由了。……此真理的四德性，将自发地在我们的本体中显现。性灵体将为真诚纯洁底爱之工具，心思体则为不匮不赈底知识之工具；情命体且将显示无可胜服底力量和权能；而身体则将为一完善底美与和谐之表现。"

这是在神秘道中人物及宗教人士间所极少知道的事：在有体的每一部分上，"神圣者"不同地自加显示。在有体的高上诸部分，"他"自显示为"和谐"与"美"。

因此，身体美的表现问题，便是一精神问题。

116. 睡眠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七日

（神圣母亲诵读关于梦的一篇文章，是旧日所撰，收于《昔言》

"Paroles d'autrefols"一集中。)

"……人生多过三分之一,消磨于睡眠里。……"

身体的睡眠,因此甚值得我们注意。我说"身体的睡眠",因为我们有些倾向,以为我们身体睡眠时,我们有体的全部皆入睡了。

"……有时人说,是在睡眠中,乃发露其真本性。……"

他们的真本性,这不是说他们的深沉底本性,而是说他们的自发底本性,未加管制的,因为睡眠时意志的管制停息了。而一切凡人在醒境中所不为者,在睡眠境中为之,因为意志的管制解除了。

"……一切欲望之被抑制而未销融者,……当意志已入睡时,皆试行寻求满足了。而且,欲望既是形成的真实机动中枢,它们便进行在我们内中且在我们周围,组织起一聚集环境,最有利于它们的满足的。"

在另一讲中,我们已讨论过心思的形成能力:心思形成一些元体,皆有一多少是独立的存在,且试欲自加显示的。在此,我不是说思想,而是说欲望。欲望属于情命界,可是在此欲望中枢,常有一思想,欲望在其本体中既包含了这心思底形成之权能,与此情命底实践之能力,则变到大为活泼且大有机动性了。情命是有体之机动中枢,活动能力的中心;而这两者一经结合,便造成一个事物,非常强盛,有其巨大底倾向要自加实现了,——此外,宇宙间之一切事物皆趋于显示,凡被阻遏不能自加显示的,即由此事实本身,丧失其力量和能耐。大多数方法意在自我管制者,恰皆是利用压抑,遏制其运动,以为倘若人继续这压抑够长久,则可至于抹杀那不要的原素。这会是十分真实的,倘若这事只是关系物理世界,然在此物理世界之后又有一下知觉世界,而在此下知觉世界之后又有一浩大底"无心知"。你所不知者,即除非你在你内中灭掉欲望本身,便是说,其形成之种子,则你所欲阻遏其出现的形成,可以说

是压在下知觉中了，——驱迫而且压抑到最深处，——倘若你进而寻求之于下知觉中，则可见到它在等待做它的工作。这是为什么有些人，经过若干年岁，能管制其所不欲的一个运动，突然为此运动所袭，它自下跃起，而且经压迫愈长久其力量亦愈强大。因此，梦有很大底用处，因为压迫不再存在了，明觉底意志不在那里（它入睡了，或到了旁底去处），欲望被压抑者从下跃起，自显现为梦，而且是那么样，以致你可学到关于你的本性的许多事。这是为什么说在睡眠和在梦境中，人可发现其真本性，——这不是他那真本性之为深沉本性即性灵者，而是他的自发本性，未经管制的。

“这么，可在夜间几小时内，毁灭白天我们的明觉底思想所作若干努力之结果。……因此应当学到认识我们的梦，而且首先得加以辨别，因为其性格和品质大有分殊。时常在同一夜里，我们能有多个梦，属于不同底类别，一随我们睡眠的深浅而异。”

我不知道这里有某人曾否观察这现相；一随夜里的时刻，或随你已入睡之时间，你的睡眠改变其性质。倘若你费神加以观察，（虽然很少有人肯费此神），可能是在夜里非常时间突被惊醒，则可注意到你前后不是在同一睡眠境界里。也有些时分你有各种不同底梦，——倘若你加以观察，你可很清楚见到；也有些时分你非常难于觉醒，因为你已入睡太深沉，全然不知觉外间事物了。在其他时分，相反的，只要一极微细底声音，非常轻微，便足以惊醒你一跃而起了。

问：在夜里我不畏惧某些事物，可是在白天却有畏惧，为什么呢？

答：这表示你的情命体较你的生理体为老。

（神圣母亲继续诵读）“无疑，从某些观点看，我们的下知觉较我们的寻常知觉有更多底知识。”

这里,我要更改一个字,这不是"下知觉性"比我们的寻常知觉性有更多底知识,而是"上知觉性"(Supra-Conscient),它脱出了我们的寻常知觉性,不是因其较低下,而是因其较超上。时若我们在夜里向自己提出一问题,这问题便进到我们的有体的高上诸部分,而次晨我们得到回答,解决,因为在上,在我们的知觉性之深处,我们知道一些事物,在我们的外表知觉性中所不知的。

问:在睡眠中,常有些印象,是进到一光明境界中了,是高上知觉性境界,可是醒后只带回一印象,一记忆而已,为什么呢?

答:这是因为在有体的层级中,从最外在底知觉性到最高底知觉性间,有些空处,缺乏联续之处,时当知觉性上升,下降,又再上升此层级,它得通过一些黑暗空窍,其中一无所有。于是它进到一种睡眠,一种无知觉性,时若它在这方式或那方式下从另一方面醒转,则记忆不会把它从那高处带下的。这事很寻常发生,尤其是在那称为"三摩地"的境界中。入乎"三摩地"的人,发现在他们的活动底外在知觉性与他们的静虑的知觉性之间有一空处。在上,他们几乎必然是明觉底,——明觉其所处之境界,——可是当其再下到他们的身体中时,在中途他们进到这一空窍,其间便丧失了一切,——他们不以带回其所得之经验。需要一番大训练,在自己创造出那多个层级,方可使知觉性不遗忘其从上方所感觉到的。这不是一不可能底训练,但这极为久长,且需要不动摇的忍耐性,因为这仿佛是你要在你内中创造出一有体,一身躯;但为了这事,首先须有必要底知识,还要坚持,也要有毅力,其长久是使许多人丧气的。但这完全不可没有,倘若你要参加你的高上有体之知识。

117. 知觉底睡眠

问：记录下自己的梦，有没有用处呢？

答：是的。有过一年多，我曾从事于这种自我训练。我记录下一切，——几个字，或一微小事，一印象，——我试行从一记忆进到另一记忆。起初，这不甚有结果，可是在几乎十四个月以后，我能从头到尾追随一切运动，一切梦想，直到夜的开端。这使人置身于一那么明觉之境，那么有联续之境，以致终于我更不入睡了。我的身体舒展着，深深入睡了，但知觉性中没有任何休息。那结果绝对神奇；人变到觉知睡眠的各方面，绝对觉知一切其间所发生的事，直到最微细底末节；于是没有什么能逃脱你的管制了。可是，倘若白天你有许多事要做，而且你真实需要睡眠，则我劝你不必尝试。

无论怎样，有一条件是完全不可缺的，即是在醒觉时不做任何微小动作；应该在一全般不动底境界中醒觉，否则一切皆消逝了。

118. 三分钟休息

问：心思是不是需要休息呢，离此生理身躯和生理头脑？

答：是的，绝对需要。而且唯独是在静止中，心思方可接受自上而来的真实光明。我不信心思体可能有疲倦；倘若它感到疲倦呢，那毋宁是脑经的反应。唯独在静止中，它乃能超出自体以上，但从我们这所说的睡眠和梦境的观点看，有一现象是甚可注意的。我自己实验过。倘若你成功于不但在你的脑经中建立一静止，亦复在情命体中建立一安息，在你整个有体中一切活动皆已，而且，倘若你出离这名色境，而进则另一“真、智、乐”界，即无上知觉性境界，则在那境界里三分钟，你得到多于八小时睡眠的休息。这不甚

容易,不易……这是知觉性绝对明觉,但全般不动,在圆满底太始底"光明"里,倘若你得到那个,倘若你能臻于使你内中一切皆不动,则你的全部有体皆加入此无上知觉性,而我已注意到,在那境界里三分钟的休息则等于八小时寻常睡眠(我是说身体的休息,筋肉的休息)。

119. 封套

问:情命体是不是也要休息呢?

答:是的,情命体以一种封套环围着这肉体,其密度好像人在非常热底天气里所见到的热的震动。是这,乃为一中介者,介于微妙体与最属物质的身躯之间。是这,乃保护身体不遭一切传染,疲劳,耗损,甚而至于意外事件。那么倘若这封套全无伤损,它将在一切上皆保护你,但是,只要有一稍强烈底感情,一疲劳,一不乐,任何一震惊,便足以使它有一好像划破的裂痕,而非常微小底一裂痕,便容许任何侵入了。医学也见到倘若人在一情命底完善平衡中,则不会感染疾病,无论怎样,有了一种对传染病的防御性。倘若你有此平衡,有此内中底和谐,保持此封套无损,则它保障一切。有一些人这么过一种十分寻常底生活,知道睡则如其所应睡,食则如其所当食,而他们的神经封套竟是那么完好,以致他们经过一切危险,好像全不相干。倘若人知觉这封套的弱点所在,有时只需几分钟集中,唤起力量,建起内中底和平,便足以整顿复原,治好,使不幸底事情消失。

120. 一步二步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读旧日之“答问”①——)

“你要瑜伽干什么呢？要得到权能？要达到和平与安静？要服务人类？……”

“这些动机，没有一个是以证明你是应走这一条‘路’的。”

最大底乖谬是人以这些文字而思想，但这些文字空无内容；大多时只是文字而已，——你说起“神圣者”，你说起“无上者”，你说起“瑜伽”，你说起许多事，但这一切是否与脑中某具体底事物相应呢？是否相应于一思想，一情绪，或一清明底理念，一经验？抑只简单是文字而已？

有人说瑜伽是“人生的最后目标”，但你从这“最后目标”所期望者是什么呢？有人说这是认识自己；这是个人底独自底一方面。设若推此稍远，这是要知觉其有体的真理；为什么人生于世，什么是人所当为？设若又推此更远，人能知觉其与余人的关系，设若再推之更远，人可问人类在宇宙间的一出戏，一目标是什么？还有，从心里学观点看，尘世的情形是什么？宇宙是什么？其目标，其一出戏是什么？像这样，你一步一步前进，终于你在其整体看到这问题了。你应该见到这事物，在文字后的经验。在这里，我们说是“瑜伽”，但在他处，人作他说，有人说：“我寻求我的生存之理”，诸如此类。具有宗教精神的人会说：“我愿求到神圣‘当体’”。有五十种方式说此一事，然是此事乃关重要，应该你在脑中，在心理，在遍处感觉到它。应该这是具体底，生活底，否则便不能进步。应当出离文字，而进到行为，——进入经验，进入生活。

问：（转向一儿童）你有意作瑜伽么？

① 参看拙译《母亲的话》第二辑。

答：是。母亲。

问：你为什么要做瑜伽呢？

答：要感觉到“神圣者”的“当体”。

问：你呢？

答：要实践“神圣者”，而且为了这个，应该自加完善化。

问：又你呢？为什么你对瑜伽有兴趣？

答：因为我能知道我自己。

问：你呢？

答：为了作人所感觉为内中真理的那些事。

问：而你呢？你作瑜伽么？

答：有时作。

问：你是诚实，但为什么“有时”呢？（又向另一儿童说）你有瑜伽是什么的理念吗？

答：我想瑜伽是一条路，由之……

问：在路的末了人发现什么呢？

答：“神圣者”的恒常“当体”。

问：（转向另一儿童）在瑜伽中使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答：我不懂瑜伽是什么，是集中于你吗？

这是一好底象征。

究之，幸而没有人说他要修瑜伽是为了获得权能，有些国家，有些人物，隐约知道有所谓瑜伽者存在，于是他们始终这一理念，他们将超胜于人，比他人将获得更大底权能，因此，他们可统治他人，——这是最坏底理由，最自私，这招致最有害底结果。还有他人，受大苦楚，生活非常困难，烦恼，哀愁，有许多忧患，说：“啊呀！我去寻一点什么，可给我和平，安静的，我可稍许休

息一下。"于是他们皆奔到瑜伽里，以为他们将可全般慰足而且满意了。不幸，事情不完全是那样。设若人是为了这种理由而开始修瑜伽，必然在路上会遇到大底困难。其次，在凡人眼里又有这种大美德："慈善事业""博爱人类"；于是许多人这样说："我去修瑜伽，为了能够服务人类；使不快乐底人快乐，在一最可乐的方式上为人人而组织世界"。我说这是不够的。——我非说这事在其本身为不善，虽然，我听到一年老玄秘学者取笑地说过："在这世界上不再有苦难，这事不会太早，因为有许多人正快乐且以此苦难而生活。"这是一嘲笑，但也非完全错误。倘若没有了可救之苦难，则慈善家不更有存在的理由，——他是那么自满，他是有那么一种印象他不自私！我也曾认识这样底人，倘若世间不复有苦难，他们便会十分不快乐了！倘若没有了苦难可救，他们将干什么呢？他们将有什么事业，又将有什么光荣呢？他们如何能向人显出："我是不自私"，而且是充满了慷慨，慈善……？

(继续诵读)"……你是否为了'神圣者'的缘故而要修瑜伽呢？……在这场合，且唯独是在这场合，人可说你于此道是有准备了。这是第一步：对'神圣者'的企慕。"

企慕的第一运动是这样：你有好像是一缥渺底感觉，觉到这宇宙之后，有个什么是值得认识的，也许是(因为你还不知)唯一事物，值得为之而生活的，它可能使你与"真理"相接；是某个事物为宇宙所依，却不依乎此宇宙；是某个事物仍超出你的知解以外，但在你觉得似乎有在于万事万物之后……我这说的远多于大多数人对此所感觉的，但这是最初企慕之开端，——认识那个，而不生活于这常存在底虚伪里，其间事物是那么乖谬而且不自然，这便会使人愉快了；找到某个事物是值得为之生活的。

(续读)"第二步是在于加强这企慕,保持其恒常清醒,使其生动而且雄强。"

不是时而向自己说一次:"哦,是!我想寻求'神圣者'",却是在某一时分,有些什么事不快意了,人稍感到乏味了,因为人已感到厌倦,——究竟,有许多微细理由——,突然自己记起了有某事为瑜伽者,某事为"神圣者"它能引你超出这生活的平版。

(续读)"唯独集中能引你达到这目标,——集中于'神圣者',为了得到对'他'的目的作一绝对底和整体底奉献。"

这是第二步。这便是说,你开始要寻到,认识"神圣者"且生活之,应该你同时感到那事物是如此可珍贵,如此重要,以致以你的整个生命,还不足以获得它。那么第一个运动便是一自我奉献,对自己说:"我不要再属于我自己了,为了我个人的微小满足,我愿属于这一神奇对象,应该寻到,认识,体验者,我对之企慕者。"

(续读)"集中在心里。进到内中;尽可能深而且远进到内中,将你的知觉性之一切散在外面的线索皆收集起来,卷起,一跃而归入你内中有体之渊默。"

自然,说起"心里",我不是说这器官,这腔子里的心房,而是说有体的心理的或性灵的中枢。

(继续诵读)"要修瑜伽,自己应作些什么准备呢?"

我答复提出这问题的人说:"最先应当知觉。"于是,这人试行变到知觉了,几个月之后,她又来向我说:"呵呀!你那给了我一多么坏底礼物!从前,我与众人周旋接触,他们对我皆现得非常温雅,我亦有善愿,他们对我皆极温文,而现在呢,一自我变到知觉了,我见到种种事物,在我皆不十分可意了,而同时我又见到许多

事物，在他人全不可意！”我便回答她说：“这是可能的，倘若你不愿意讨麻烦，则不须出离你的无明。”

因此第一步是知道是否人愿见到且认明真理，或愿安乐地留住于其无明里。

（续读）“……于今平常人的态度是什么呢？……一旦他遇到何者至诚参有神圣性质，岂不勃然大怒而起叛乱么？他岂不感到‘神圣者’的统治，等于毁灭他所最宝贵底财产吗？……”

这是在一非常明白的方式下表明：只若你长此留住于你的微小个人私我性中，你永远不会作那一手式，跳那么一步，得以与“神圣者”同体为一。

藉这机会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事：很久以前，有些人到这里来，因为他们想加入这修道院，便可以长生不老。他们极企慕长生不老。自然，那是些老年人，看不到他们前面多远底路道了，他们欲望其无限延长，——因为这是常人了解“永生”者，以他们之为他们而无限延长。于是，对第一个向我提出这问题的人，我回答说：“我不知道是否凡人皆能长生，——也许不能，——但即使是在某些有长生能量的人，多少人准备付得此的代价呢？因为所当抛弃的事物之量，是太巨大了，以致也许在半途他们会说：“呵呀！不行，这价太贵了。”我记得有一位画家，我和他谈起永生之可能性，他问我一个新世界会是怎样。我向他说，例如，一切事物皆将自体光明，将不复有这种反射之明，如在这地球上是从太阳来的。我一面向他说，一面看到他愈拉长了脸，愈变愈严肃了，终于他向我说：“但那样如何作画呢，没有阴影以显出事物的光明？……”我便向他说：“你恰恰给这问题一启钥了”。

有许多人，大多数人，曾问我那新生活会是怎样，我回答他们说：“会有力量之互换，有一能力之旋流；身体的构造会全然不同，

一切无当底器官皆将消失,将为心理功能所代替,而这一吃食,常常吃食之必需也将消灭了。"再度我又见到面孔拉长,人说:"呵呀!一切人所吃的好东西,皆会完了么?"

这皆是举小事为例,还有许多其他的,远过重要底事。最重要底也最困难底事,是舍弃其私我,因为舍弃私我,在未有准备的人,便等于死去,且更有多于身体之死亡者,因为在他们私我之死去有如有体之消灭——这是不正确,但这以给人以此一印象开端。要永生,便应弃除一切碍限,而私我便是最大底碍限;因此,倘若"我"不永生,这又有什么用处?

(续读)"我们在生前诸世皆曾相遇。否则我们在此生不会聚在一处。"

人可说这是偶然,人可说这是因为我们皆常常曾在一处;这二者皆同等真实。我也曾向这位女士说,因为她爱好玄秘法:"我们曾在前一世相遇",而且这是真的,岂不是?但这是看事物之一法。而且还有:"我们全皆是一家人",这也是真的,但不是常人对此的看法了。

我还说:"经过若干世代,我们皆曾为'神圣者'的胜利及'他'在世间的显示而工作。"这是全然明显的,因为宇宙是为此而创造的,因此,宇宙的一切分子,不论其为何者,皆为此而工作,自知或不自知,但为此而工作终归一样!

121. 两条路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日

(继续诵读)"设若你不能除去野心奢望,不要触它(指'瑜伽')。这是火,烧人的。"

……"瑜伽有两条路,训练(多波西雅)与皈顺。"

问：皈顺是什么呢？

（答者）那意思是人完全自奉于“神圣者”。

（说）是的，那么事情又怎样呢？倘若你完全自奉于“神圣者”，则是“他”作此瑜伽，不复是你；因此这不十分困难；至若你作“多波西雅”，则是你自己修瑜伽，你便要负全部责任了。——于此便有“危险”。但是有些人自愿负全部责任，及其危险，因为他们皆属一非常独立底性格。他们也许不甚急迫，——倘若要多生方能达到目的，这在他们没有关系。可是另外有些人愿意进行更快，且更稳当达到目标，那么，这种人以全部责任归于“神圣者”。

122. 远离法

（继续诵读）“瑜伽的第一效果，是取开心思管制，于是潜伏着的饥渴突然释放了，便皆冲起而侵袭此整个有体。……你所应当作的，是使此事物远离（那些冲动，尤其是性欲冲动），与之不相联接，尽可能少去注意它，而且，纵使你偶然想起它，保持无动于中，且不关心。”

这比专注在一个困难上远过困难！而远离此一困难又更困难，要看那好像什么事与你不相干，不使你发生兴趣，不属于你，属一世界而不属于你，——可是唯独是这样做乃能成功。这要求一种精神的解放，和对于你内中底有体之信托，——你应当信倘你取良好态度，是最好底事会临到你；可是倘有不可意底事临到你而起畏惧，则你毫无可为。在你内中应有此信托心，不论困难是什么，不论阻碍是什么。最寻常是，时若有什么不如意事发生了，人说：“这是不是会增长呢？还有什么不幸底事会临到我呀！”诸如此类。你应当说：“这些事皆不是我的；它们属于下知觉世界；我与之无关

系,自然可知,而且倘若这些事物再来扰我,我将决战。”——自然,你会回答我这说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难。但是,真实地,倘若你取这深信托态度,没有什么困难你不能克服的。焦急却使困难变到更大了。

明显的,有一困难:在你的知觉底有体中,某个事物是“不要”这个困难,诚恳愿望超越它,但在你的知觉性之其他部分中有无数运动为你所不知觉者。你说:“我愿意治好这个,”但不幸,说“我愿”并非是一切,还有知觉性的其他部分,隐藏了,使你不干涉它们,时若你的注意他转了,那些部分便试行显现。这是为什么我说且常时反复说:要完全至诚,不要试行自欺,莫说“我尽了我所能做的”。倘若你不成功,这是因为你未尽你之所能。因为,倘若你真实是尽了“一切”你之所能,你必须成功。倘若你有某一缺点,你愿解除的,然它时常坚住,而你说“我已尽了我之所能为”,则你可确然于你未尝作一切所应作的。倘若你已作了呢,你必已成功了,因为来到你的困难,恰与你的力量成比例,——没有什么能临到你而不属于你的知觉性的,而凡属于你的知觉性者,你皆能加以主宰。即使是那些事物和暗示之从外来者,只能依你的知觉性的同意之比例而触到你,而你原是建立了为你的知觉性之主宰。倘若你说“我尽了我之所能为,而这继续如故,所以我抛弃它了”,则你已可确然你未尝尽你之所能为。时若某个错误坚持“如故”,这便表示某个事物之隐藏于你的有体中者,突然像一魔鬼从箱子里跳了出来,把持了你的生活之舵柄。所以,只有一事可为,便是起而寻逐隐藏于你内中的一切黑暗角落,而且,倘若你将一小星善愿之火花置于此黑暗之处,那便会终止,黑暗皆消,而且那对你现似为不可能者,将变到不但是可能,可行,而且将是已成就了。如是,在一分钟内,你能解除烦恼了你若干年的一个困难。这我可以给你绝对

担保。这仅依乎一事:你是真实地,至诚地愿解除它。在一切事这皆同然,从身体的疾病到最高底心思困苦。知觉性的一部分说:“我不愿要”,可是在这后方有一大堆原素缄默无言,不自显露,而且恰恰愿要事情像那样继续下去,——普通总是为了一无明的理由,它们不相信有治好的必要;它们相信一切是在最好底世界上为了最好底事。有如与我谈话的这位女士,她说:“不安始于你要变改。”法国一大著作家反复说过这话,造成了他的最珍贵底理论:“忧患始于你愿要自己完善化;倘若你不要自己完善化,则你永不会有忧患。”我可向你们说这绝对是错误的,但有些事物终归一样,在你绝对愿要让其安然,不愿人加以改善:“呵呀!你多么使人厌烦,让我们这样下去!”

123. 教人的危险

(继续诵读)“全世界充满了毒氛(不信,迟疑,抑郁),每一呼吸你皆吸进。设若你与一不相宜的人交谈数语,或甚至这人仅走过自身,便可从之而得传染。……时若你长此仍属于凡人,过凡间生活,则与世间凡人混在一起,没有多大关系;但若是要过神圣生活,则于你之相与及你的环境,当特殊慎重。”

要求解决这问题,修士便进到林中,坐在树下,在那里,明显的,无须畏惧其他凡人的传染了。可是要达到这一决定的末端,非常困难,因为很快传闻某一圣人是坐在一树下修静了,立刻人人奔往!不但他逃不了困难,反而加重了。因为倘若有一事比任何事皆危险的,这便是教人。你仅知道一点点,而你便开始教人,你立刻被迫而说过于你所知道的,因为凡人向你提出一些问题是你所不能答复的,除非你是一沉默英雄。在世界上,那班愿意充作精神教师的人,时若人来问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便捏

造。因此,倘若在你的内中训练你开始假充,则你可确然于将坠人最坏底坎陷里,——一切事中,假冒是最有害的。在世俗,你或可混充非是你者,因为凡人容易骗过,那不必引你到一祸灾(虽然,倘若你夸张,那亦常引你到一灾祸),可是在精神世界,与你相关系的不是凡人而是"神圣者";你不能假充你是这或是那,因为"神圣者"比你更知道,岂不是!"他"知道你是什么,不是以你所说的而受到影响。

在一切精神训练中,第一事人所教你的,便是不将你的经验说与旁人。倘若你需要使脑经清楚,只将你的经验说与你的精神导师而不说与任何旁人,而且,即使是直说与你的精神导师,也应该非常慎重。时若你向他陈述或解释在你所发生的事,倘你留意观察,你可见到其间有些事物非你全般知觉的;在你的经验中,常有缺联续处,漏洞(极为困难是达到知觉性之联续,且能追踪其运动直到末端),那么,倘若你陈述你的经验而不欲增加以任何事,未尝缺乏诚心,纵使如此,你仍会将所缺之处填补。时若某人来向我陈述某事,一内中情事,有时发现我不注意,未尝重视人所陈述的,——这不是那样,这是因为我在内中听,我见到什么是完全正确的,以及人所加上的微细事。普通我不鼓励这些事,是因为这缘故。我知道倘若人能向我说过所发生的事,能感到自己是轻快了,如释重负,但那应出之以异常合乎科学的精神。一位科学家从来不会向你说:"这是如此"或"这是如彼",除非他已做过一切可能底实验以证明他所说的。在精神底事物呢,应采同一办法。与其说:"我做了那事,事情经过是那样的,"毋宁应说:"我有此印象,……事情似乎是如此",……和"这在我似乎这个与那个之间有一关系……",而且不单是像一谈话的方式,亦且是像某事真实表现了一精神境界。倘若你寻求一事之明朗

化，你无须自己预先加以解释，因为一旦你已经给以解释，我更没有什么解释可给你了！你送花给我，比方说，种种花，但你不加安排，却向我说："这里，我送花给你，随你乐意作成一束。"像这一样，这在我远过容易，不是吗，我能取我们需要的那样原素，而供给你以此事的解释。可是倘若你送我一花束全已做好了，其间我见到有些不是真花而是赝品，我亦无能向你说出什么，因为我单独是要那些事物可说是"纯洁的"。所以，你记住这一劝言：我常是准备倾听你，但不要送来制作之物，——给我于所发生的事之精确记录，而且，纵使这样，你可确然于一旦作心思上的移写，心思常是知道补好漏洞，——它爱好事物合逻辑，有联续性；而且，并你也不知，全般自发自动地，它会供给出一些原素非你的经验所本有的。我也不责备任何人，我知道这是一自发现象。应当极端注意，庶几可完全正确精微。

问：倘若说："我的运动皆不属于我，我无所事于此"，这岂不危险？

答：是，显然，倘若你说："我无能为，这属于'自然'，应该是这运动一循其自然之路"，你便作了我告诉你不作之事，你是利用"神圣者"有如一美丽底外衣，罩住你的欲望之满足。可是相对反底一运动："我毫无是处，因为这理念横亘我的脑经了"，亦复同等错误，岂不是？

自然，倘若有冲动来到非你所愿望的，第一当作的事是愿其不再来到，然而，倘若相反的，你不是诚实地愿其消灭，那么，保持它吧，可是不必试行修瑜伽，不必上此一道，除非你已预先决定克服一切困难。这决定应当是至诚而且完全。此外，你当注意到，当你前进时，如理如量，你相信是完全者，非然；你相信是至诚者，非然；于是你一点一点进步；但要成功，则应有进步的意志，尽可能为圆

足,——倘若你有此意志,而有某冲动猛力袭你,则当稳持此意志,使有体不致动摇;应当防备其来袭,岂不是,若其已到,你说:"好的,这皆自下而来,但我不要其再发生,这皆不属于我。"这与说:"让它去吧,这是'自然'",其事不同了。

124. 应付冲动

应当在情命体中已有此实践之开端,它应当抵抗到来的冲动。大多数人,甚至那些要修瑜伽的人,每当一冲动来时,立刻说"这全是好的,没有什么可为,这全是好的"。那么,倘若你内中某个事物起反抗了,说"我不要",这是你的有体的高上一部分。作决定要修瑜伽者,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情命,甚至不是你的心思,这是你的心思的高上部分,或者是你的性灵体。唯独这个能作决定,——你的身体不甚知道是怎么一会事,你的情命则相当焦急地待看转化之发端,心思以其理念则宣称:"这可像那样作,可像这样解释",诸如此类。所以,倘若你有一决意,它来自你的有体的高上部分,则你所当依托者是它,而非其余,——是这为"我"。而且终于应当懂到这不是一个人之"我",而是宇宙底,神圣底。

125. 情命与身体之了解

问:但是不是情命体本身终于也得作决定自加改变呢?

答:我可向你担保,情命体让其自去,永远不会作何决定自加改变,——它完全满足于它自体,而且,此外它即是心思的同谋,心思便于凡它之所为,给以尽可能的解释。生活于情命知觉性中的人,虽不能说出,他们常是非常满足于自体。他们亦复满意于凡在他们所发生的事,常说及他们的冲动:"这多么有趣,这

多么有趣!”那么,倘若你等待情命体作何决定,你便要等待很久了!

应教训你的情命体它当服从。在感到任何满足以前,它当知道它只有服从,无余事可做。这是为什么我说开始修瑜伽不甚容易;倘若你不诚,不必开始。

身体是非常驯服的;真实它是尽其所能为,但它不知道服从谁;因为,它通常不直接与高上体或性灵体相通。冲动直接由心思而来,或由心思而裹上了情命,于是它便作其所欲者。在情命作何决定以前(如我已向你说,要它作何决定是不容易的),应有一光明开始生于心思之最高部分,一光明能使你与一高上知觉性或与性灵相接;是在这光明上人可取其据点,使事物为心思,为情命,终且为身体所了解。

126. 人格统一

一九五一年二月八日

(继续诵读①——)

“……外表有体如同一层壳。在普通人,这外壳如此坚厚,以致他们全不知觉内中的‘神圣者’。若使,虽仅一瞬间,内中有体觉醒了,说:‘我在此,我是“你”的’,则这好像一架桥梁已经建好,一点一点这外壳渐渐稀薄,直到有一朝这两部分全然相接,表里一致了。”

你从来未曾想及结合你的有体为一么?你曾否感觉惭愧,有时见到你是一人,另一时又另是一人,有时你要作某事,而另一时你又不能作了,你是面对一个性,你能称之曰你“自己”,同时这个

---

① 见拙译《母亲的话》第二辑第二章。

性有许多部分遁离了你?

(答者)我未曾试行统一各个人格之可能在我内中者,但我试行将这个面对那个,“善”的面对“恶”的,而我从来在“善”者中没有得充分底机动力以对抗“恶”者。

(说)你从来未曾想到你对“善”与“恶”的判断,只是纯属凡夫的判断?而那未必与你内中的神圣“当体”的判断相合?那些你所未能除却的“恶”事,也许是那些不当其位的事,未尝在其应处的平衡里,而一概将其消灭,这非常可惜了,因为,也许,你的一部分能力和一部分神圣“当体”,皆同时丧失了。不在一导师指导之下修瑜伽的人,便依照寻常道德观念,有时他们感到非常困惑,因为,在他们的善愿中,他们达不到所希望的结果;这普通是由于他们原应转化他们的有体,却从而是正之,而且也由于其道德概念本非常坏。在统一有体的这工作中,应当有一充分底想象力,能将你的运动,你所愿保持于你内中的运动,皆呈献你所能想象为最近于神圣“当体”者之前;自然,起初这只是一想象,甚远于真理,但这应帮助你稍稍出离道德的狭隘,以及你的知觉性的界划。例如,你有此理念,将你之为你者和你之所为者,皆呈献于一知觉性之前,同时为无限又为永恒者。这两个名词,起初也许不觉其有充分意义,但它们强迫你破除界限,使你面对某物,那是在各方面皆大大超越了你,其判断不能是同于人类心思的判断。人应当绝对这么发端。设若你依照道德原则而分析你自己,你可确然于走向于神圣方案相反的路了。请注意,这不是说“神圣者”或是不道德,而是一种道德,全非人类所了解的;这不是同一事物。

127. 野心与奇迹

（继续诵读）“野心是许多瑜伽师之所以灭亡。……有过这么一个故事：某瑜伽师曾得到了神异底权能。某日，其门徒之一请他赴一大宴。馔肴是陈于一长底低案上。门徒皆坚持要老师怎样显一神奇给他们看。他知道这事是不应当作的，但野心的种子还未从他的知觉性中扫除净尽，他便想：‘究竟这事也无罪过；这可以给他们一证明这类事为可能，而且增加他们对上帝之伟大的敬仰。’如是，他向门徒说：‘移开这长案，不要触到这桌布和上面所安置的’。门徒皆反对说：‘但这不可能，一切皆会掉下去！’老师坚持说：‘作吧！’长案是抽去了，奇迹发生：桌布悬空，盛馔肴的器皿皆不动，好像下面的桌子仍然承托着。门徒皆惊异了，但突然这老师跳了起来，奔出堂屋，高叫说：‘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徒弟了！我不幸哪！我欺骗了我的上帝！’”

这是一试探，一切教师在每一步上所遇到的，为了一非常简单底理由，这是寻常人类在一普通方式上，非亲与神圣权能相接触，毫不知道一启明了的知觉性可能是什么，于是要求作事实证明。大多数宗教皆建立在这要求上，为了一些理由，我可非常坦直地称之曰“政治底理由”，他们在其宗教的源须上，安立多少是一大数量的奇迹，谓其教主所尝为，他们这样便多少是鄙朴地在无知凡夫中鼓励起这趣味，这需要，要见到他们所称为奇迹者，庶几相信某人的神圣权能。这是一特殊底无明，因为全不需要有一神圣权能或知觉性以作成奇迹。行奇迹，利用情命界中的微小元体，这些元体皆够有实质，能与物理世界相接触而在其上发生作用，比较生活于高尚诸界的知觉性中，只由一切其他境域之中介在“自然”上发生作用，容易过无限。这种废话已向人类的全智慧反复说过；某人为神圣的证明，便是他能使死人复活，治好病，以及作这一类的其他

许多事(除了使愚痴变为聪明①)。 然而在我,我可担保这不是一

---

① 这是一回教故事;我相信。人尝说耶稣曾使死人复活,诊好了许多病,使哑者能言,盲者得见,有一日,人领来一愚痴人使他治为聪明,——于是耶稣逃跑了!“你为什么跑开呢?”旁人问他。——“我能作一切事,”他回答说,“除了给智慧与愚痴人。”以其间的“有物”之助力,他们可作出那些奇迹,并无其他。倘若根据这个而承认某人为超上,便是大错了。自然,也有其他诸教,建立其于教主之启明上。那些启明,皆是他们所接受的知识之多少,是愉快的心思移录。这已是高一等了,但这还不是一证明。我的结论是这:凡人愿有证明,这求愿全不利于增长。因为真底神圣权能,已按照某一方案而组织此世界,而在此方案中,没有问题或事情会以不合逻辑的方式发生;否则,从初这世界便已是不合逻辑了,——其实不然。大多数人,想象此二者之一;或是有一物质世界,他们所隶属的,一切皆由之而来,一切皆归返于是,终于是,——这是于不信者为然。或者在信者,在大多数信士,是有个什么他们称曰“上帝”者,再有这物质世界,而这物质世界是“上帝”所创造,“他”知道“他”之所为,且为“他”之所欲;混乱起于说一切事物皆以一种自然底或超自然底专断而发生。很少有人知道宇宙间存在有一无限量底等级,而这些等级的每一个,有其自有的真实性,自有的生命,自有的律则,自有的决定性;而创造之发生,不是“如是”,由一专断底意志,一专断底方式,却是知觉性之一展开,而每个事物,是为其前一事物的逻辑底结果进化而成。这,我是尽可能简单告诉你们,岂不是,这是一非常不完全底说法,但是倘若要详尽告诉你们那历史如其为实事,则颇难于使你们了解。只有我的这结论我愿意你们知道(我已多少趋向你们说过,多多少少说之已详),即这些无数境界的每一个,具其自有的而且非常合逻辑的决定性,——一切发生是由因到果——,但凡此诸界虽属分殊,而非彼此离隔,而且,由若干程序我们可加研究的,内中世界或高上世界恒常与低下或外在诸世界相接,且在其上发生作用,到那么一地步,以致前者诸界的决定改变后者诸界的决定。举例说,倘若你取纯物质界,而见到物质的,纯粹物质底律则,突然为某个事物所改变了,你应该说是一“奇迹”,因为一界的决定性起了裂痕,由于另一界的干预,但我们没有这习惯称之为一奇迹。比方说,时若人的意志参入了,改变了某个事物,这在你觉得十分自然,因为你从幼年起已习惯于此;你可记得,岂不是? 前些日子我所举的一个例子:一个石头落下了,是顺其自有的决定性之律则,但你有此意志要阻止其下落,你伸出手去将其把住;那么,你应该称此为一“奇迹”了,但你不如此说,因为你已习惯于此了(但一只老鼠或一只狗,或许称此为一奇迹,倘其能言)。请注意,这在人所称为“奇迹”者,同是一事;他们说“奇迹”,因为他们完全不知,不知觉那些等级,介于要表现的意志与其表现于其处的那一界之间者。时若他们有一心思底或情命底意志,这在他们现得很自然,但倘若事关一高上界的意志,——天神界或高上元体之一界的,——突然推翻你整个底微小组织了,这对你便现似一奇迹。然这是一奇迹,徒然因为你不能遵循那些等级,由之而那现象发生者。因此,那“无上意志”,那从最高境界来的,设若你在其(接下页)

证明;这只证明一事:即这班“大师”与情命界的权能相接。

128. 有物

(继续诵读)“但应当如此用(权能),如其所从来。权能之来,是由与‘神圣者’结合。这应该是为‘神圣者’的意志所运用,而不能为多多少少是乔装了的虚荣所役。”

倘若人运用权能,为了表现是有了它,这便会那么充满了虚伪和谎骗,以致它终于消失。但这不是一完全绝对底场合,因为,如我在初已经说过,若是事关一种权能,如能治好疾病,或改变一全属外在的事物,——使一不吉利底环境化为吉利,寻到已失之物,凡此诸微小底“奇迹”,多至无数,在一切宗教中皆有的,——那便甚为容易,而且尤其有效,倘若利用情命世界中诸元体的助力;然

(接上页)逻辑底作用中观之,设若你继续知觉之,它对你将是十分自然的。你可在两个方式下解释这事,或者说:“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应该像这样发生,这只是神圣‘意志’之一表现。”或者,每趟你见到在物质界上有从另一界来的干预,你应说:“这是奇迹!”所以我可确然说,凡愿意见奇迹的人,皆是好尚其无知之人!你懂到我的逻辑,是不是?那班人爱好其无知,他们绝对愿意见到奇迹,使自己惊异!这是为什么严肃修瑜伽的人,认为鼓励这种倾向非常有害;也是为这缘故这被禁止了。

“奇迹”是有,因为你不使人有时间见到那程序,你以之而作成某些事者,你未尝示人以其步骤。如是,某些已达到心思境界之高处者,便不必一步一步踏过思想之等级;它们能从一理念跳到很遥远底一结论,不须经过中介诸段;人通常称此为直觉(这不完全是一“直觉”;这是那理念,在其渊源上非常高,由之而那些人在下降时,能见其事物与其结果之全,无须经过那一切等级,如寻常人类思维之不得不经过者)。这一种经验是我曾有过的;我和室利阿罗频多谈话,从来不须经过中介诸理念;他说出一事,我便见到非常遥远底结果;我们时常像这样谈话,设若我们谈话时还有他人在旁,他或者会说:“但他们是说什么呀!”但在我们,岂不是?那像一句不断的话一样明白。你可称此为一心思底奇迹,这简单是室利阿罗频多曾有心思现象的全般视见,因此,我们无须再花废时光度过一切等级。在能循此线索的人,这事是非常自然且合逻辑;对无知之人,这是一“奇迹”。

那不常是值得介绍的,远非如此;那么,在那种场合,那些"有物"会揶揄你。这开端得很好,很光彩,但普通结局异常坏。

我知道某人的故事,那人有些微小底官能,纵意于种种所谓"精神"之术,而且,由于反复练习,已成功与他所称为"一个神"进到一知觉底接触了。这人经营商业;他是一银行家,甚至作投机事业。他与他的"神"的关系,完全是属于实用的一种!这位神告诉他何时价格会上涨,何时会下降了;它向他说:"卖出这个","买进那个",它给他非常正确底财政报告。多年他听他的"神"的话,服从它,成功到难可想象了;他变成了奇富,而且,自然,常是矜夸那领导他的"神"。他总向每人说:"你看,这真是值得学,与精神相交通。"但有一天,他遇到一比他稍聪明的人,向他说:"你莫信哪!"他不听,他以他的权能和野心而张大了;于是他的"神"给他一最后底主张:"现在,你可变为全世界最富底人了。你的大欲望将可圆成了。你只须随我的指示作。且作这事:你将你所有的一切投在这一赌注里,你便会变作全世界最富底人了!"这蠢才甚至见不到这是给他设下的陷阱;多少年他听从他的这"向导"而成功,因此,他服从了这一最后底指示;于是一切皆丧失了,直到他的最后一文钱。

这么你可见到,是些微小底"有物"戏弄你,而且,为了使你确信,它给你这些小小底神奇,鼓励你,时若它们感到你完全可操纵了,便开你一很好底玩笑,——这便完了。如是。

我已说过仅有一安全处,永不作他事,除非与神圣意志相和谐。这留下了一问题:如何知道是神圣"意志"使你作为呢?我回答了那向我提出这问题的人(虽然其人未能与我同意),即"神圣者"的声音是不难辨别的:人不至于错误。无须走上了道很远然后识得;你应当听那平和而沉静底微小声音,在你内心的沉默中说

出的。

129. “神圣者”的声音

我忘记说一事：要听到，须是绝对诚心，因为倘若你不诚，你开始将欺骗了你自己，你全听不到什么，除了你的私我的声音，于是你会决然（以为这是那真实底微小之声）作出最可骇怪的愚蠢事。但是倘若人是至诚，则这路道稳确。这甚至不是一声音，这甚至不是一感觉，这是一极端微妙之事，———微小底指示。时若一切进行顺利，便是说，时若你未作一点违背神圣“意志”的事，也许你不会有任何确定底印象，一切皆仿佛正常。明显的，应该殷心于知道你是否顺着神圣“意志”而行为，这是第一点，可不是？没有这个你便什么也不能知道。可是一自你是殷心，你又留意，一切对你皆现似正常，自然，但突然一下，你在某处感到一微小底不安了，在头上，在心里，或甚至在腹中，——普通，人是不顾及此；你能一日里多次感到这个，但你拒却它，不对它注意；但这已不十分像从前了；于是，在这时分，你便应停住，不论你在作何事，观察，倘若你是诚心呢，你便会注意到一细黑点（一微小底恶念，一微小底虚伪动作，一微小底专断决定），而这便是不安的原由了。其次你会见到，这一细小黑点从私我而来，这私我是充满了偏好的；通常它是作其所好之事；其所喜好之事则判断为好事，其所不喜好之事便判断为坏事，——这便混淆了你的判断。在这种情形之下，判断是困难的。倘若你真欲知道，你应退后一步观察，于是你可见到这是私我之微小运动，乃此不安之原因。你会见到这是一微小事，退转到它自体；你将有此印象，是面对某个坚固事物，它抵抗着，或者是黑暗。于是，用了耐心，从你的知觉性之高处，应向此事物说明其错处，终于它便消失了。我不说人在第一天便会立刻成功，可是倘若人至

诚尝试,则终结常是成功。而且,设若你坚忍这么作去,你会见到你突然解脱了一大堆卑鄙,丑恶,黑暗,皆阻遏你开展于光明中者。是那些事物使你退转,阻止你扩大自体,舒放于一光明中,其间你感到甚为安乐的。倘若你作此努力,你终于会见到你离所开始的出发点已很远了,那些你所感觉不到的,所不了解的,皆变到明白了。设若人毅然为之,必然成功。

这是统一你的有体的第一步,变成一明觉底人,有其中心意志,且依此意志而作为,且将是神圣"意志"的一恒常表现。这事值得一试。

而且我可告诉你以我个人的经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有趣的事。倘若你开始作此努力,你将见到你的生活充满了趣致,——不是么?在人的寻常生活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钝滞底无聊(我说三分之一,但在有些人每日三分之二皆是钝滞底无聊),而这一切皆烟消云散了!一切皆变到那么有趣,最微小底一细事,最微小底一接触,最少底几句交谈,最少底事物更换,——一切皆充满了生命和趣味!

130. 绝对自由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日

"设若你准备服从'神圣者'的命令,你应该能平静地取起任何给你的工作,即算是异常浩大的,次日又能搁起它,处之以同一安静态度,而不感到责任在你。对任何事物或任何生活方式,应当没有执着。你应当是绝对自由。"

我愿意有某人告诉我他所懂到的"绝对自由"是什么,因为这是一很重要底问题。我告诉你为什么。

大多数人,混淆了自由与放纵。在寻常思想,说自由,意义是

有其可能性作一切愚蠢事，如人所愿，而无人干涉。我说应当是“绝对自由”，但这是一非常危险底劝告，除非人同意于接受这些名词的涵义。或无有于何者？——无有于执着，是明显了。恰恰是这。有那么一个故事，佛陀回答一擅长一切工巧的少年，说：“我善能管制我自己这工巧。设若凡人祝贺和颂赞我，我仍然安静而无动于中，设若凡人訾毁我，我亦同等为安静而无动于中。”

然则你试行自问，看到什么程度你是超越了一切褒贬。这不是你当自觉那么超胜旁人，以致凡其所说，在你似皆无关轻重，这不是那样。这是你已觉知普通无明境界，也包括你的在内，而时若他人相信这是好，你却能知道：“这虽好，不到那样”，时若他人相信这是坏，你却能说：“这虽坏，不到那样”。凡事皆全般混杂，总之谁也不能判断谁。因此，你对一切赞扬和一切诋毁，全然漠不关心。那结论当是这样：长时若在我的神圣知觉性，或在我所认为师尊者，未尝说“这应当作”，“这不应当作”，则我全不关心于他人可对我作何说。因为，我认为那神圣当体，在她或在他为我所信托者，能知何者是好，何者是坏，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

这是要成为自由的最好底办法。对“神圣者”作全般皈顺，你便会完全自由。

真实要自由，也只有这办法，全般无有保留皈顺“神圣者”；因为，如此则凡系缚，纠缠，牵挂你者，自然会从你堕掉，没有任何种重要性了。设若某人来责让你，你可说：“他凭什么权威责让我呢，他知道神圣‘意志’吗？”倘若有人来赞扬你，同然。这不是主使你不从凡自他人来者得到些益处，——我平生学到虽是一小孩也可给你一教训。非说他比你较少无知，但他好像一面镜子，能反照出你的面目之真，他可告诉你什么事是不真实，也可指明你所不知道的事。于是你可得到非常大底益处，倘若你接受此教训而无不良

底反应。

我生平一切时，我学到人总可学到一点什么；但我从来不感觉为他人的意见所缠缚，因为，我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能知道一点什么事，那便是“无上真理”。于是人乃完全自由了。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便是这个自由，——无有于一切执着，一切无明，一切反动；一切皆解放了，除了向“神圣者”的一全般皈顺。这便是出路，出离一切对世界的责任。唯独“神圣者”是有责任。

问：要皈顺从初便是完全，岂不是不可能？

答：通常，不可能。多少需要些时间。却也有顿时底转变；要为你详细说明，这需费很多底时间。也许你知道在一切教派中，已说过需要三十五年，乃可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然则不当期待这事在一分钟内成就了。

131. 给奖

问：倘若人对一切事皆应无动于中，为什么人给儿童奖品呢？

答：你不期望一个学生应是一瑜伽师，不是么？我方才说，需要三十五年，方可达到那里，为了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不是么，个人底权威，凡人的，有如一家长的，教师的，一国元首的，是一象征底事物。他们没有任何真实底权威，但这是赋给了他们，使他们能担任他们的一份职事，在像现在这样的社会生活里；这即是说，一种社会生活，建立在虚伪上，完全不在真理上，因为真理的意义是一体，而社会是建立在分化上。有些人，充当他们一个脚色，发展他们的功能，圆成其象征，多多少少是良好，——没有一个人没有过失，在这世间一切皆是混杂的。但有人认真演出他的一脚的，试要尽其可能忠实圆成它，也可得到一点灵感，使他比寻常人演得更真切一点。倘若一位给分数的教师，在心中以为

他是神圣真理的代表，倘若他亦恒常作其努力，要尽他所可能与神圣意志相和谐，那么，好了，这可能非常有益，因为普通教员一随其偏好作为，——他所爱好的，他所不喜的，诸如此类，——他亦属此共同虚伪；可是倘若在给分数时，教师试行忠实地求与更深沉底一真理相和谐，深过他的微细狭隘底知觉性的，他可充当这真理的中介人，而且，由此事实，可帮助他的学生明觉在他们自己的这真理。

这刚好是我要向你们说的一事：教育是一神圣职责，教学是一神圣职责，为治国之领袖是一神圣职责。于是，设若充其任者企愿在最崇高最真实底方式上圆成他的任务，世界的普通情形可变到良好得多。不幸，大多数人全不计及这事，他们也在某种方式上充任他们的那些脚色，——不用说还有无数人，工作只为了赚银钱，但在这场合他们的作为是全般腐化了，岂不是？这是我曾创办这修道院的最初一基础；人所作的工作，应该是对“神圣者”的奉献。

与其任自己随本性、习气之波流而转，毋宁应当恒常存这种意念于心，即自己宛是代表着“无上知识”，“无上真理”，“无上律则”，且将以尽其所可能最忠实，最诚恳底方式行之；这么你自己便可作大进步了，也可使他人进步。进者，你将受到尊敬，且不会更有不守规则的课堂了，因为在全人类中，有个什么是认识、倾倒于真实底伟大之前者；即最卑下底罪犯，也能羡慕一高贵且无私底行为。因此，时若儿童感觉到在一位教师，一位训导长，有如此深沉底企慕，要依乎真理而行为，他们会那么驯良地听你的话，这是你所得不到的，倘若你一日心情很佳，次日，又脾气很坏，那对一切人皆不幸。

132. 三十五年

问： 倘若改变个人的性格需要三十五年，人如何能从现在便

能对“神圣者”作全般皈顺呢?

答:这能进行更快,你知道!这依乎人所取之路。

你记得我们曾讲起初生猫与初生猴的态度。[①] 倘若人同意于像初生猫一样驯服,(也有小猫极不驯良,我看到过。)像小孩一样驯服,这可能前进极快。但请注意,说“采取小猫的态度”是非常容易的,但行起来不甚容易。不应相信采取小猫的态度了,你便摒除了一切个人的努力。因为你不是一小猫,人不是小猫!在你内中有无数个原素皆习惯于自信,要做其自己的工作,管制这一切原素,比自放于一切环境中远过困难。这极艰难。起初,常有这思想的奇妙工作,它极爱观察,批评,分析,疑惑,试行解决问题,说:“那岂不甚是如此?”“像这样岂不是又更好?”诸如此类。那么,这样前进而又前进,小猫又在那里呢?……因为小猫不思想它无有于这一切,因此远过容易。

无论你遵循那一路,个人的努力常是必需的,直到同体为一的时分。在那时分,一切努力皆从你掉下,有如一破旧底外衣,你是另外一人了;凡在你曾是不可能者,不但皆变为可能,亦且皆不可少,你不能另外怎样作。

应当注意,沉默,期待内中底灵感,不因外在反应而作任何事,而自由上而来的光明推动,恒常地,规则地,唯独以此光明之灵感而作为,不以任何其他。不要思量,不要疑问,不要自问:“应该作这个呢还是那个?”而是——知,见,闻。以一无问难无疑惑的内中的确然性而为,因为决定不是自你出,决定是自上而来。那么,这可能很快到了,或者也许要等待很久,——这依乎以前的准备,这依乎许多事。直到那时,应当志愿着,赴之以坚毅,尤其是永远不

---

① 见《母亲的话》第二辑。

失去耐心，也不失勇气。倘若必需，无妨重复同一事物一千次，知道在第一千次上你将得到结果了。

你不是一整块琢成的。你的现在的身体有时是一偶然。设若你在内中有一知觉着的心灵，曾影响此身体的形成，即你是早有准备了，无限地胜过了某人另一心灵，那顿头堕入一个身体而未知其所往；在这种场合，便应做许多工作，去觉醒那这么堕入黑暗中的性灵。内中底准备，可从生前若干世而成，或自当前这一生；或者，你在你的全部发展上达到了一转捩点，而你是正确联系于必需底环境上，以走完最后一步；但这不是说在你达到这转捩点以前，未尝生活过一千次。

133. 基础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

（继续诵读）"你问：'为什么"神圣者"还没有显示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微小一点滴掉下来，足以使你歌唱，舞蹈，叫喊，设若整个降下，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是为什么我们向在其身体，情命，和心思中，没有一足够坚实和浩大底基础的人说："不要拉"，这便是说："不要试行猛烈拉引'神圣者'的力量，只可在和平与安静中期待着。"因为他们将不能承担那下降。但对已具有必需底基础的人，相反地，我们却说"企慕吧，拉下！"因为他们能够接受从"神圣者"下降之力，而不致颠倒。

问：为什么神圣力量使人颠倒呢？

答：因为这对他们太强。这有似乎你处于一巨风暴中。有时风吹太强，以致人站立不住，——人应俯伏在地上，待它过去。而神圣力量，比飓风之力，还要强过千倍。倘若在你没有一非常浩大

底容受性,一异常坚实底基础,为宁静,为心灵的等平,为内中底和平之一基础,则那来时将如飓风卷去你,你无能抵抗。于光明亦然。某些人目中有病,他们见太阳时,不得不戴黑眼镜,因为太阳光线在他们感觉是太强。但这还只是太阳光而已。时若你能见到超心思底光明,它对你会那么炫耀,以致比起太阳光,这如同聚墨。应当是极坚实底眼目和脑经方可支持,应当十分有准备了,建立于某个异常安定且浩大底事物上,——有似乎有一静定之基础是那么坚固,以致暴风过时,或光明到时,虽极深密,而人仍可安然不动,接受所可容纳的,不致颠倒错乱。但百万人中,没有一人,能知道这意义是什么。但即使是你知觉地进到性灵体中,这也是炫耀夺目,而这犹是你之所及,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性灵体;然它已是那么不同于你的外在知觉性,以致第一次你知觉地进入其中时,这在你似觉真是光辉映发,是某个事物,较太阳的最明丽底光辉,明丽过无限。

性灵体是可称曰"人所能及的'神圣者'"。

134. 三表征

问: 是否有些征象,表示人已有准备可修此道了,尤其是倘若人没有精神导师?

答: 是,是重要底表征,是在一切境况中心灵之平等性。这是绝对不可无的基础;某个事物,非常安定,沉静,和平,一巨大力量之感觉。这不是来自惰性的沉静,而是一集中了的权能之感觉,这保持你常是平等,不论什么事发生,即算是在那些环境下,可能似是你平生的最可怕的遭际。这是第一表象。

第二个表象:你感觉自己完全被囚禁于你的寻常知觉性中,好像在某个异常坚硬,窒塞,且不可忍受的事物中,好像应在一铜墙

上穿透一孔。而且，这磨难几乎忍受不了，使人气闷；有一内中的努力要通过去，但通不过去。这也是最初表相之一。这便是说你的内中知觉性达到了一点，其外型对它已太小了，——即寻常生活，寻常活动，寻常关系之模型，凡此一切皆变到狭小，微末；你感觉在你内中有一力量要打破这一切。

还有一表征：时若你集中，若有一企慕，你感觉某事物下降于你，你得到一答复；你感觉一光明，一和平，一力量降下；而且几乎立刻，是不是，你无须等待，度过长久时间，——只要有一内中的企慕，呼唤，那答复便来了。这意思是那关系也善自建立了。

135. 不宜强迫情命

问： 时若力量下降而人感觉颠倒，那意思岂不是情命体尚未准备好，岂不是应当强迫它准备呢？

答： 你如何能强迫它呢？可以说，它从你的手指间溜过去了。你的意志以为擒住了它，但它已逃走。这是很难管制的。而且强迫它干什么？准备好？……凡你所能从它得到的，是它转入，惰性，便是说，它匿伏在一隅，不动了，让巨风过去！与神圣力量之接触，对它好像一巨风。时若它见到危机已过，便再行活动，说：“现在是轮到我了！”

时若你感觉颠倒，这意思是你还有许多功夫要作在情命体上，然后它方有准备，这是说，在某处有一弱点。在某些人，弱点是在心思中。在法国，我认识一青年，他是一大音乐家，奏提琴极可欣赏，但他的脑经不甚大，恰够帮助他的音乐而无余。他参加我们的精神哲学座谈会，突然一下，他有一经验，感到有限中的无限；那是一绝对真实底经验，到有限底个人中，来了无限的经验。但这那么使这青年颠倒了，以致他什么事也不懂。不得不停止那经验，因为

那于他过强。这一案是心思太弱。

他有了那经验,岂不是?而不是理念(理念对一般人总是陌生的)。应该有了经验然后有理念,因为大多数人只以语言文字而思维,——倘若你以两个相矛盾的理念置于一处,他们便不复了解,而经验却全然可能。然则应该有一稍博大底头脑,也稍柔顺,也稍和平,非是顿然感觉凡你所思维的皆逃脱了,你宁可静静期待你头脑中某事物开始懂到经验的内容。

有些人——许多人——在其情命体中非常弱。时若在他们微小个人中,微末力量中有些无限性,永恒性之感觉,这便那么与其寻常所有的印象相违反,以致他们什么事也懂不到了。于是他们生病,或者开始胡言乱语,或者喊叫,或者跳舞。

但倘若你是绝对诚心,以明通底眼光看你自己,则这在你不会发生,因为一经验像这样来而不当,常是一矜持或一野心的结果,或起于内中之失平衡,因为人疏忽了有体的一部分,为了另一部分的好处。

有些人,以为他们能在瑜伽中进步,由听其身体完全不动,情命睡眠,心思沦于一种钝滞里(因为时常他们之所谓"寂静"只是一钝滞境界),那班人,倘若有一经验来到时,你可确然于其全般颠倒了。他们失去头脑,作过度底事,或者,非常不幸底事临到他们,应当有一坚实且平衡底身体,一善加管制的情命,一有组织,合逻辑,而柔和底心思;如果,倘若你在一企慕的情境中时,你得到一回答,则整个有体将感到是增丰了,扩大了,皇华了,你会完全幸福,你不会倒翻一杯水因为它太满,有如一拙劣底手,不知持一注满之盂。是这样了,是不是?好像你有一小瓶,非常微小,若你不用心将其改制为一大瓶,它便只是那般大小了;那么,倘若突然盛满以太强底什么,一切皆溢出了!

136. 脱囚

问：时若知觉性感到“被囚禁”了，是处于它的太狭小底外在型范里，那么应当怎么办呢？

答：总归是不应当猛力，因为倘若你用蛮劲，则你出来是疲倦了，乏竭了，而毫无结果。应当集中一切企慕之能力。倘若你知觉你内中的（灵明或）火焰，应当将一切你所有的最强健的，如你的企慕，你的呼祷，皆投于这火焰里，而且尽你可能平静地等待，有此呼求，具此绝大信心，那回答会到来；时若你在这境界里，有了你的企慕，和你的力量皆集中了，有了你的内中底明焰，于是轻柔地在这种外壳上加一点点压力，不加猛劲，却支持不懈，尽可能长期支持，不扰动，不激昂，不惊慌。应当全般安静，在一祈求中推进。

这在第一趟不会成功的。应当，如所必需，开始作多少趟，但突然一下，某一日，……你在另一方了！于是你出到一光明的海洋里。

设若你打斗，设若你激动，设若你奋力，则你会全得不到什么；设若你躁扰过甚，你只会得到头痛，那便是一切。

是这样了，集中你的一切企慕之力，作极深密底集中，又处以绝对底宁静，知觉着你内中的火焰，将一切你所可能者投入其间，使其明而又明，炽而又炽，于是作一祈求，明觉地，再缓缓地推进。便是了，你必然有一日会成功。

137. 讨价还价

（继续诵读）“有些人一旦转向‘神圣者’，便失去了一切物质依靠，及其所爱的一切对象。倘若在何者上有其眷恋，则那同样退去了。”

我们在这里进到一大问题了。……对一人，何者是好与何者

是不好,这意念,在他的发展了的知觉性,与在神圣知觉性,颇为不同。那对你好像是好的,有益的,若从精神观点看,不必然常是最好的。是这应当从初便学到,那神圣知见,引导你最迅速达到目标的,绝对与你的知见不同,且是你所不能懂到的。这是为什么从初便应向自己说:"这是好的。我接受一切,后下我会了解的。"

时常见到有些人,开始修瑜伽以前,有相当舒适底生活,一旦进到瑜伽了,则一切环境,他们尝特殊有其执着的,皆在多少是一粗暴底方式下从他们脱离了。于是他们感觉苦恼,他们也许不坦白向自己承认这事,他们也许作另想或用其他言语,但这回到这意思:"怎么?我是好的,但人待我不善!"全部凡人的公道意念皆在那里了。"你要试行作好,而在此便是这些大乱临到了!凡一切你所爱的皆从你离去了,凡你所有的乐事皆没有了,凡你所爱的人皆走开了;真是不值得作好人,作此一番努力。"而且,倘若你循你的推理更远,一下你又堕到那毒瘤症了——那么,是为了自私你要修瑜伽,是为了自私你要作贤圣,你以为你的位置会更好,他人因你的作好会给你一糖果!然而这得不到!……那么,好了,这一违拒是一最好底教训,尝可能给你的。因为,若长时你的企慕中仍挟了一欲望,若长时你的心中犹与"神圣者"有一讨价还价之念,则事物会来给你以打击,直到你觉醒到你内中的真实知觉性,没有什么条件,也没有讨价还价。如此而已。

138. 前是与今是

问: 自从我修瑜伽以来,我发现我的一切事皆比从前好多了。所以我结论到……

答: 也许你的企慕真实是至诚无私。在这场合下,事物发生便应是如此。

问：时若人已是够坏或不善了，但顿然人已决定改变自己，是不是立刻能感到那内中底微小声音，每番他作什么坏事便加以警告呢？

答：一切依乎内中底反悔或转变所取的形式。倘若转变是突如，则人可立刻知觉那微细声音，但倘若转变是进步着呢，则最佳底效果也同等进步着。这绝对依乎各场合，无从说。若发生的是一破裂之感，一启明，那么，是的，人立刻可有内中指示。这甚至可能是返照的。这便是说，人沉思过去某些作为，人可有明朗之见，见到人之前是关系到人之今是。此外，每一趟在人内中有了一真底改变，已超越了一缺点，便可有明朗之见，见到事物之全般曾现为十分自然者，于今好像在一银幕上过而是一黑点；你可见到其渊源，种种因与种种果。倘若你有一精明正确底记忆，而且在一时期里，我们姑且说，十年，你已作了至诚底努力以改变自己，使你自己愈近愈加奉献了，而你又记得从前你之为你，你便会说："这是不可能，我不是像那样的！"但如实你曾是那样。有这么一阶段，介于人之前是者与从前现似为自然者，和今是者与今之现似为自然者之间，以致你不能相信你是同此一人。这便是最准确底指征，你真实是进步了。

139. 入道第一表征

问：何时方可说人真实是走上了精神之道呢？

答：第一个表征（这不是对凡人皆一般同），而以时间为次第，我相信，是一切其他之事对你皆好像绝对无关重要。你的整个生活，你的一切作为，你的一切运动，倘若环境是如此，皆继续下去，但对你皆似乎完全无重要性，那不复是生活的理由。我相信这是第一表征。

亦可能有其他之事;例如,有种情绪,觉一切皆不同了,生活着不同,心思里有一光明,是从前所未有的,心里也有一安宁,是从前所未有的。这便作成一转变;但积极底改变惯常后到,极稀罕从初便到,除了在一闪光中,值转反之时,其时人已决定采取精神生活了。有些时候,这起始如一大照明,一大喜乐进到了你;可是普通过了些时,这便退往后方了,因为在你内中仍有太多底不完善处存在。……这不是厌烦,这也不是蔑视,而是一切对你皆好像那么缺乏兴趣,真似乎不值得劳神去作为。比方说,时若你处于某种物质情境里,或可乐或不可乐(这两极端是相接的),你便说:"这一切对我曾是那么重要吗?但这是毫无重要性呀!"你有此印象,真实是你已转到另一方面了。

某些人想象精神生活的表相,便是能坐在一角落里默想!这是一非常非常通行的理念。我不愿严肃说,大部分矜张其静虑的能力的人,我不信他们一小时里静虑了一分钟!真作静虑的人从来不夸张;在他们这是一十分自然之事。时若这成了一自然之事,没有什么光荣,你可开始向自己说是进步了。那班说起的人,且以为这给他们一优越性,胜过余人,你可确然于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一全般冥顽的境界里。

静虑至不容易。静虑有若干种……人可取起一理念,进随之以达到其一结果,——这是一活泼底静虑;思索一问题或要写作的人,作者静虑而不自知其作静虑。其他的人静坐,试行集中于某事物上,不是追随一理念;简单是集中于某一点上,以便深密化其集中之能;于是便达到你普通集中于一点上所达到的:倘若你成功于摄敛你的集中之能力,充分着于一点上,不论是心思的或情命的或身体的,则到了某一时分,你通过了,便进到另一知觉性里。还有其他的人,试行从他们的头脑中逐出一切运动,一切理念,一切返

映，一切反动，而达到一真实底沉默底平静。这异常困难；有些人试行了二十五年，还是未成功，因为这有点像执奔牛之角。

还有另外一种静虑，便是尽可能沉静，然不试去停止一切思想，因为思想有的是纯机械底，设若你要制止这一切，便需要若干年，而且，这么进行之后，你还不会确然得到结果。那么毋宁摄敛你的全部知觉，尽你所可能保持沉静，和平，你离去对外物之执着，好像外物全不使你生兴趣，而且，突然，你点燃了这企慕之火焰，于是将一切来到你的事物皆投入此火焰，使其焰光愈加上升，愈加上升；你自与之同体为一，你进到你的知觉性和你的企慕之顶点，不思量任何其他之事，——简单地，一企慕上升着，再上升着，更上升着，一分钟也不想到结果，不想到有什么事会发生，尤其是不想到什么不会发生，总归是没有欲望要有什么事发生，——简单地，企慕之悦乐上升又上升，又上升，在一恒常底集中里愈进愈加深密。在那里，我能担保那发生的事是所能发生的最好底事。这便是说，你这么作时，你的可能性之最高度是实现了。这些可能性是随多个人而不同。于是这一切焦心，愿意静默，要度到现相之后，要呼唤一有回答之力，要期待你的问题之一答复，凡此一切，好像不真实底烟雾，自皆消散了。倘若你成功于明觉地生活于此焰光里，在这一柱上升的企慕中，你可见到纵使没有顿时底结果，在一些时后，有些事物会来到你的。

140. 集中与静虑不相代替

问：我们集团在此静坐时，我们应集中在什么上呢？[1]

---

① 以前很长久一时期，院友在修道院以内作静虑，后下门徒增加过多，体育亦占重要地位，于是这种静虑，为一集团“集中”所代替，即在修道院的体育场静坐。——原注

答：有谁能告诉我这“集中”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作这个呢？这是一非常有趣的问题，这关系我们大众。谁能告诉我这种集中与所谓“寻常”静虑有什么不同吗？我们为什么作这个，其间发生什么事呢？

（答者）人将白日所为的一切皆作一奉献。

是的，这是个人底一方面。但在集体，为什么作此集中呢？

（注意，他是走上了道了，他走了第一步的一半。）

（答者）人集中于其弱点上，而且企慕其消失。

这仍是个人底一方面。

从在前院里作静虑时，或在早晨或在晚上我们静坐，我的工作在于结合你们大众的知觉性，尽我所可能将其举起向“神圣者”。有能力的人感觉到这运动，随从之。那是寻常底静虑，有其向“神圣者”的企慕和上升。在这里，在体育场，工作是结合一切在此的人使其开启，且使神圣底力量下降于他们。这是一相反的运动，这是这集中不能代替那一静虑，正如那静虑不能代替这集中。在这里发生的事是特殊的，——在院里的静虑，便是团结一切在场的人的一切知觉，以其企慕之力，将其升举向“神圣者”，便是说，使你们每人在自己身上作一点微小底进步。然在这里，我取你之为你者，每人来说：“这里，我们和我们白天的一切工作，我们是忙于身体之事，现在是在此；我们奉献给你我们的一切运动，正如我们之所为，正如我们现在是这样。”于是在我的工作，乃是将这一切结合，作之为一和同底集聚，而且，为答此奉献（这在每人能作的方式不同），乃开启一切知觉性，扩大其接受性，使此接受性成为一体，使“力量”下降。于是，在这时分，你们每个人若是够沉静，注意，必然会接受一点什么。你们未必常是明觉，但每人必须会接受一点什么。

（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有向神圣母亲提出下列问题者——）

问：现在又发生什么事呢，你不亲自到体育场的全体集中了？

答：我希望大家已作了些进步，不需我亲自到场，亦可感到“力量”之“帮助”了。

141. 上道的梦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五日①

问：我时常作梦，梦见铁路，我时常赶蹋了车。……

答：这很是象征的！

问：……因为我有许多行李。我在后跑，有时赶上了，跳上了最后一车箱。

答：火车，轮船，我假想还有飞机，在修瑜伽的人们，皆是道的象征，以及引导你的“力量”的象征，——设若你失去了时机，或设若你有太多底行李，或设若你想起太迟，那么，你便迷失了道，要大跑一番方能赶上。

有很多梦是像这样的，它给人一精确底指示人是在什么情境里。

问：怎样是人先在梦里遇到而且认识某些人，后下在寻常生活中方遇到而且认识呢？

答：有许多可能性。但最寻常是交通已经建立了，不论是在心思界，不论是在情命界，或甚至在微妙生理界，是这交通乃招致后下的遇会，——你的梦不单是预示，它亦复是一条件；有一内中底关系够相接近，使你在睡眠中能相接触；于是后下环境自加安排，使你与他们实际遇会。有时这也只是预示的，但这梦有一特殊性质。——人见到某人来了，在某些时候他果真来了。

① 读讲《母亲的话》第三章，论“梦”与“视见”诸节。见拙译第二辑。

普通,这是一已建立之关系;是某人已经遇到,已经常会,已与之谈话,与之在夜里同过了一些时。那么,这以后,时若相遇了,便有此印象,彼此非常熟识。而且这是一事实,人在亲身相遇之前,已互相认识了。

142. 视见之不诚

问: 不是有错误底视见么?

答: 倘若你说一个你未曾见到的故事,显明的,这是一谬误底视见!若你报告时,加以粉饰,编排,改变,这亦复变成了一谬误底视见。但是,倘若你纯全坦直说出你之所见,这其间能有什么错误呢?是你的解释可能错误,你可说:"这意义是如此",而你大错了。但你所见到的,你便见到了,你所未见到的,你便未见到!这是一常使我奇怪的事!……你是见到没有?倘若是,你便见到!至若对于你所见者的解释,那是另一会事;但倘若你见到了,你便见到了!

这问题通常起自那班惯于稍稍编排其所见者的人。他们见到微小一点什么事,不是么,在一瞥里,于是,有意或无意地,知觉或不知觉地,他们加以编排,这里加上一点小事,那里又加上一点什么,加之以解说,使其事相联贯,时若这成为一独立的故事了,他们说:"我有了这视见",但这全不是他们之所见的。……这是一种心思之不诚。这是自发的,——时若心思见到一事在此,一事在彼,另一事又在他处,这在它甚不安稳。它便补好漏洞,说:"这个引起那个",诸如此类,于是心思非常满足了,因为这合逻辑。心思在视见的诸点间所增加者,偶然也可能是真实的,但也可能是虚伪。

你毋宁自问,你是否有一保持静默的心思,全为客观而且至诚,精确地说出它之所见或是你有一溢满了活动的心思,那每当见

到某物时，便稍加一点粉饰，自动地，于是编成一大故事；那么，你完全相信你是见到那一切了，但如实你对那一点也未见到。是这，可说为视见之不诚。但这不是视见之错误！你所见到的，你是见到了；这是解释的错误，或简单是加以粉饰之述说的错误。我曾有些可惊叹的例子！有人见到了真实是启明性底事物，但一点也不了解。在一时，不是么，他们自发地说出他们所见到的，——过了半个钟头，那故事即已稍稍改变了，一切"漏洞"皆已补好，末了是那故事全然独立！那故事是痴呆，没有意义，然其所见到的几点，皆是弘大底启示。

（沉默）

视见的能量，时若其为自发而且至诚，能使你接触到某些事实，是你在你的外表知觉性中所不能知道的。……这是一非常有趣底事，即是在世间心思界某处，世间情命界某处，微妙生理界某处，人可发现一切发生的事实之记录，精详，完善，自动底记录。这是人可能想象的奇巨底记忆，它不缺漏什么，不遗忘什么，它记录了一切；倘若你能进入其中，你可走向后，你可走向前，走往一切方向，你便会有一切事物的记忆，——不独是过去的事，亦且是将来的事。因为一切皆记录下了。

143. 土地的记忆

在心思界里，比方说，有一物理心思的境域，关系物理之事，保持了地球上物理事物的记忆。这好像你进到了无数穹窿建筑之下，而这些穹窿是无限地联续着，这些穹窿间充满了小小底档案架，层层叠叠，一架在一架之上，皆有小门。于是，倘若你要知道某事，而且你是明觉，你这么望去，你见到一微小点，——发光的一小点；你知道这是你所要知道的事；你只须集中，那便启开了；那启开

之后,便好像一个什么卷子展开了,极端微妙,但是若你有一够强底集中,你便开始阅读,好像读一本书。于是你得到那整个故事在其一切详情里。不是么,有亿万数这些小孔;时若你游行到那里,便好像游行于一无限里。像这样你能发现你所要知道的一切详细情形。但我应告诉你们,那里所存录的,从来不是历史所记载的,——历史常是编排的,我从来未曾遇到一"历史的"事实可能是像历史,——这不是阻折你们学历史,但事实是这样。事实的经过与凡所记录的样式迥乎不同,这是为了一非常简单底理由:人类的脑经不能够精详记录事实,人凭记忆而编成的历史,但记忆常是渺茫的。举例说,人谈某人的回忆录,那写下的人拣择其所感兴趣的,所见到的,所注及的,或所知道的,而这常常仅是一整体中的一微小部分。时若史家编史,其事亦同于记梦,岂不是?你有了某一点,其次又另一点,其次又另一点,于是你能有一视见于所发生的事,近于精确了,然后加上一点想象,你补好了一些空白;但在他们,他们需要一继续着的历史;在事情或时会之间,有那么许多空白,他们尽其可能填补,或如其所愿而填补,一随其心思底,情命底偏向等等。而这便成了历史,是人所要你学的!同一故事,在这一文字和在另一文字,在这一国家和在另一国家所记录的,你不能想象其多么可笑!这尤其是真实的,倘若一个国家,以其虚荣,以其尊威,是偏私于其事。末了,人所表呈的两个事象是那么不同,以致人会相信所说的原来不是一事。这几乎是难信的。但我已说过,即使是完全外在底事,具体底事,没有褒贬入乎其间,这仍然是一样;没有人类的脑经能在全体了解一事物。纵使是最有学问,纵使是最博奥,纵使是最诚实底学者,不见一主题——尤其是多主题——之全;他只说出他所知道的,他所了解的,凡其所不知所不解者便皆不在那里,而这便绝对改变了一切。

但是，倘设人能有此能量，进到土地的记忆里，我可保证你值得费这一番力。这全与瑜伽不同；为了这，无需有一精神生活，这必须有一特殊能量。

在一切事，——我可永远向你们重复说这话，倘若我有此时间，——在一切事皆当是绝对诚实。倘若你不诚实，你开始便欺骗了你自己，而你的全部经验将不值一文钱。但是，倘若你诚实，而且训练（因为这不容易）而成就到进入这世界的心思忆记里，你将作出一些发现真是值得这番劳苦的。